

张宪文 主编

38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⑧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中)

蒋晓星 张连红 王瑞林 等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三十八卷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中)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⑩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10)

蒋晓星 张连红 王瑞林 刘广亮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 72 册/张宪文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5
ISBN 978-7-214-12792-1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4753 号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 册)

主 编	张宪文
责 任 编 辑	何民胜 王保顶 等
封 面 设 计	陈 翌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 308.25 插页 288
字 数	37 67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2792-1
定 价	8000.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江宁区调查	1
(一) 原江宁镇调查	1
(二) 原铜井镇调查	92
(三) 原陆郎镇调查	142
(四) 原东山街道调查	188
(五) 原上坊街道调查	257
(六) 原横溪镇调查	308
(七) 原丹阳镇调查	352
(八) 原陶吴镇调查	398
(九) 原谷里镇调查	447
(十) 原东善桥街道调查	509
(十一) 原秣陵街道调查	550

2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中

(十二) 原百家湖(殷巷)街道调查	605
(十三) 原方山街道调查	672
(十四) 原禄口镇调查	721
(十五) 原铜山镇调查	798
(十六) 原湖熟镇调查	844
(十七) 原周岗镇调查	903
(十八) 原龙都镇调查	939
(十九) 原淳化街道调查	967
(二十) 原土桥镇调查	1014
(二十一) 原汤山镇调查	1080
(二十二) 原上峰镇调查	1128
(二十三) 原麒麟镇调查	1171

下

二、浦口区调查	1243
三、玄武区调查	1501
(一) 后宰门街道调查	1501
(二) 梅园街道调查	1508
(三) 新街口街调查	1512
(四) 玄武门街道调查	1518
(五) 锁金村街道调查	1518

(六) 孝陵卫街道调查	1523
四、白下区调查	1526
(一) 月牙湖街道调查	1526
(二) 大光路街道调查	1527
(三) 五老村街道调查	1528
(四) 洪武路街道调查	1529
(五) 止马营街道调查	1531
五、秦淮区调查	1533
六、建邺区调查	1567
七、下关区调查	1580
八、栖霞区调查	1582
(一) 尧化街道调查	1582
(二) 栖霞街道调查	1586
(三) 龙潭街道调查	1590
(四) 马群街道调查	1594
(五) 迈皋桥街道调查	1598
(六) 燕子矶街道调查	1608
(七) 仙林街道调查	1618
九、雨花台区调查	1633
(一) 西善桥街道调查	1633
(二) 赛虹桥街道调查	1640
(三) 雨花台经济开发区调查	1642
(四) 梅山街道调查	1645
(五) 铁心桥街道调查	1646
(六) 宁南街道调查	1648
(七) 板桥街道调查	1648
十、六合区调查	1654

4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一) 雄州镇调查	1654
(二) 葛塘街道调查	1655
(三) 竹镇镇调查	1658
(四) 长芦街道调查	1668
十一、溧水县调查	1684
(一) 溧水经济开发区调查	1684
(二) 柘塘镇调查	1688
(三) 永阳镇调查	1691
(四) 晶桥镇调查	1693
(五) 和凤镇调查	1709
(六) 石湫镇调查	1715
十二、句容市调查	1716
十三、其他零散调查	1733

(十二) 原百家湖(殷巷)街道调查

1. 张正祥、许富源口述

张正祥,男,1925年1月生;许富源,男,1935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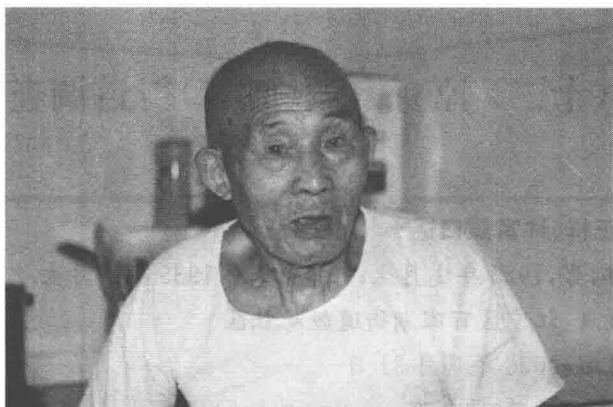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张正祥

那年我13岁,跑反跑到安徽天长县,阴历十月头开始跑反的,第二年正月回来,那时候已经安民了。鬼子杀人就是一开始的那几个月,见到人就杀。鬼子来的时候,我家里有弟兄三个、一个嫂子、一个妹妹,还有父母。回来时房子还在。鬼子一般不走的话不放火烧房子,他要走了就放火。

当时街上关了69个人,都是殷巷的年轻人,关在赵培才的房子里。那个时候房子都是土墙草房,其中任传炳和许福龙爬墙跑掉了,殷家安鬼子要杀他,他就抢鬼子刀,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有些人见到鬼子去吃晚饭,外面没有鬼子了,他们就一起把土墙推倒,然后跑掉了。鬼子当天



许富源

杀了有十几个人,吃完饭回来看到人全部跑掉了就把街北头的四五十间草房烧光了,烧过以后就走了。

杨中材说打胜仗的兵不打人,鬼子来了还在街上玩,鬼子来了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鬼子见到鸡子就打死,只要腿,别的丢了不要。

强奸妇女的事情太多了,年纪轻的强奸以后就放掉,年纪大的强奸以后就把她杀了。我一个姑妈张刘氏当时 70 多岁了,在家看门没跑,被鬼子强奸了,说她老,就又把把她杀掉了,用刺刀捅死的。许福林的两个姐姐,一个 8 岁、一个 10 岁,都被日本鬼子强奸了,当时有十几个鬼子在场,因为她们小,没有轮奸,强奸以后就放了,他的丈母娘叫魏云珍,当时二十几岁,在坐月子,被鬼子强奸了,是三四个鬼子轮奸的,小孩没死,但是后来再没有生育了。

听说在马木桥,鬼子抓到两个年轻的老百姓,要他们吃掉地上的一堆牛粪,其中一个没办法吃掉了,鬼子就拍手哈哈大笑,然后把他放走了;另外一个吃牛粪咽不下去,鬼子很生气,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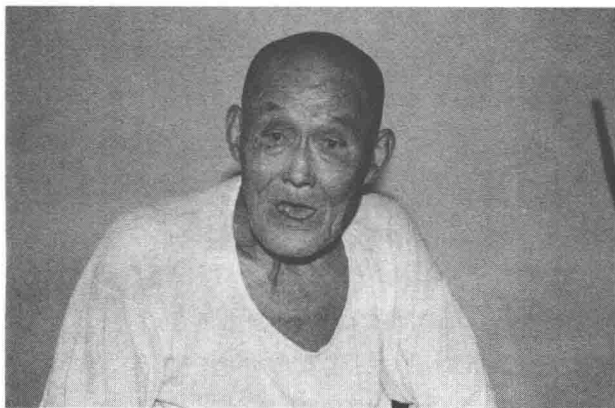
2. 耿玉龙口述

耿玉龙,男,1925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耿玉龙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鬼子一到我们村就打死了二三十个人。西庄有个周富成,30多岁,被鬼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又打了三枪把他打死了。杀他的时候,地上跪了一排的人,求鬼子不要乱杀人,鬼子认为他是中央军,就把他打死了。吴振起的女儿,当时十七八岁,没结婚,在家被两个从岔路来的鬼子抓到轮奸了。听讲第二天两个鬼子又来了,又把他老婆强奸了,他老婆当时有四五十岁了。

我父亲叫耿德宏,当时六十来岁,跑反的时候,鬼子看见了他就叫,可能是叫他不要跑,鬼子过来就用刀背在他头上砍了一道血印。

我老婆袁双秀的父亲袁桂军和伯伯袁桂林,都是50多岁,在土城头被三四个鬼子杀掉了。

鬼子在街上烧了二十几间房子,街上打死二三十个人。殷兴宝背个大帆布袋,跳到水里跑,鬼子打了一枪打在他腰上,有帆布袋挡住了,没有死。还有一个人姓朱,50多岁,被鬼子在脖子上砍了一刀,没砍死。

3. 余盛波口述

余盛波,男,1926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余盛波

日本人来时是冬月,我12岁了。当时我们家穷,跑反跑到仙家庄的姑妈家。那时候人笨得很,稀里糊涂的,听见日本人打南京时,炮轰了一两天,姑妈还拜神说要是早点把南京打下来就好了。鬼子来的时候我看到的,那时候我在外面玩,看见日本人背着长长的刺刀,一个中国人把他们带到村里来。到了村里他要回去了,鬼子就把他打死了。

孙来发不知道情况,还挑水说要去迎接鬼子,一看形势不对,就把水丢了赶紧跑。鬼子看见了就打他,第一枪没打到他,鬼子就趴在地上瞄准了打,把他打死了。

我哥哥余清云当时在下墟给人家放鸭子,跑反回来走殷巷街上,看见街上到处都是死人,有几十个,有的被剖开肚子,有的被砍头,这个时候鬼子已经走了,不然我哥哥也要被打死的。吴成义的姐夫被鬼子在脖子上砍了一刀,但是没有死。

鬼子经常来仙家庄找吃的找妇女,妇女们都把自己的脸涂上锅墙灰,把自己弄得不成人样。鬼子用长长的刺刀捅草垛子,看看里面有没有人躲。

一个南京跑反来的姑娘到了我们村没钱再跑了,鬼子又要来找妇女,这个姑娘就站出来让鬼子侮辱了,村里的妇女就没有被强奸了。

西庄的周富成剃了个和尚头,穿件卫生衣,鬼子以为他是中央军,就把他抓起来了,头一天没有杀他,第二天被鬼子打了一巴掌,倒到田里,鬼子又用枪打了三枪,三颗子弹从背心穿过去,当时就死了。

我看见鬼子强奸一个13岁的小姑娘,她姓吴,妈妈还在坐月子,她小还穿个开裆裤,两个鬼子看见就把她轮奸了。鬼子走了以后小姑娘直哭,坐到哪里哪里就一摊血。

开春了,大家跑反回来种田了,在田边发现有两个人被杀死了,那个时候已经发臭了。那个时候鬼子真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有一次我在土地庙那里玩,被鬼子抓到了要我带他们找姑娘,我带着他们走,看见前面坟包那里有几个妇女抬出头来看,好在鬼子没有看见,我马上掉头把鬼子带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次是走运。

我还看见过一架国民党的双翅膀飞机看见鬼子的三架轰炸机后,马上掉头跑,但是没有跑掉,冒着黑烟飞到将军山时栽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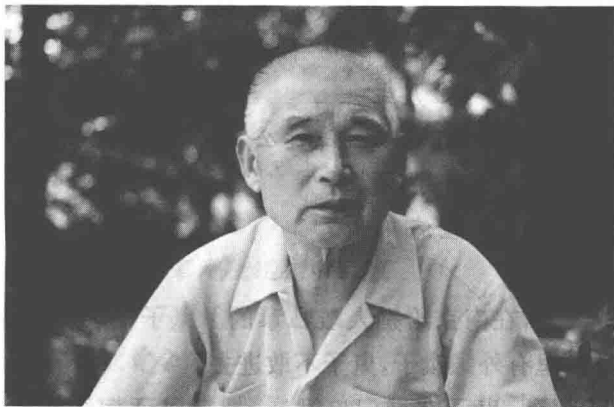
4. 吴成裕口述

吴成裕,男,1926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吴成裕

日本人来时我 11 岁，跟家里人一起跑反去了安徽和县，那是阴历冬月，回来过的春节。

鬼子在街上杀了十四五个人，他们本来都是去迎接鬼子的，鬼子又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就把他们一个个用刺刀戳死了，肠子都戳出来了。鬼子还抓了不少人关在赵培才的房子里。里面有一个老徐，是个外地人，跑反跟我们一起跑的，他先跑回来就被鬼子抓到了。他看见鬼子杀了十几个人，就在鬼子吃晚饭的时候爬墙跑了。其他被关的人也一起跑掉了。

我们村徐来发，挑水准备迎接鬼子，看苗头不对了就跑，被鬼子看见一枪打死了。

我婆婆姓殷，四五十岁了，还有一个姨爹，大概三四十岁，两个都住在殷巷街，跑反跑到水塘里，探出头来看看，被鬼子看见了就被打了。姨爹被打到左边肩胛骨，婆婆被子弹擦过胸口，都没有死。

在村头玩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被两个鬼子抓到了，叫他吃地上的牛粪，鬼子用刺刀对着他，他没办法就吃下去了，鬼子看完哈哈大笑，然后放他走了。

听讲村上一个妇女被强奸了，叫魏云珍，当时没跑掉，在家被鬼子强奸的。

溧水的东坝死了不少日本人，那边的房子就被鬼子烧光了。

5. 魏德福口述

魏德福，男，1919 年 2 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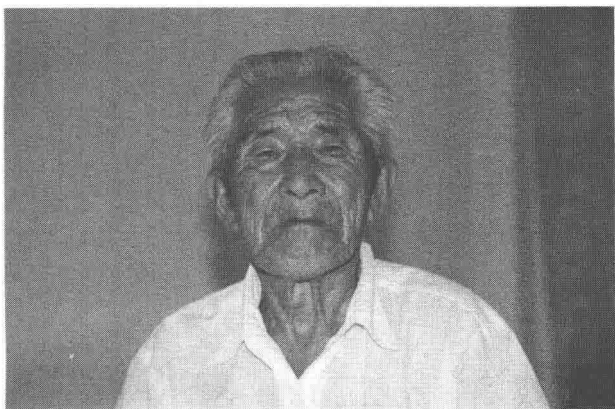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当时我 19 岁，在南京给别人雕私章的。鬼子来了我们躲在五台山的难民区里，那里有外国旗子，鬼子不敢进去。

后来发良民证，鬼子在城门口站岗，把良民证掏给他看就让你走。过了年把，汪精卫成立了“警卫师”，派人来换鬼子站岗了。



魏德福

我3月份跑反回来的,当时已经安民了,我家住在殷巷陈墟魏家村,靠近大路。鬼子来了收电线,看见人就打,在我们村打死了七个人,房子也烧了不少。那是冬月初八,那时候我在南京,是听说的。这七个人中,一个是我的家门哥哥魏德钱,50多岁了;一个是他的儿子魏元福;两个是村里的人;一个是其林山的,姓潘,五十来岁,叫潘长阳;还有一个妇女,叫罗金香,六十来岁;还有一个魏德喜,60多岁,被鬼子抓走了再没回来。

我家被鬼子烧了五间草房,三间大三间小,大的20多平米,小的也有十五六个平米。总共烧了村里五户人家15间左右的草房。

我父亲73岁,躲在地窖子里,还有一个姑妈,也70多岁,都死在地窖子里了。

6. 魏德富口述

魏德富,男,1923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四五岁了,跑反跑到圩区鬼子不去的地方。



魏德富

我叔老爹叫魏立成,当时 50 多岁,坐个木盆想过河到对过的山上躲起来,鬼子看见了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我们家的两间草房和一个草垛子被鬼子烧掉了。当时村里有 20 多户,房子烧了有一半。

后来安民以后,鬼子经常下来找吃的找妇女,一般是两个一起来。冬天,鬼子要一个老头打鱼,打不到就把他推到水里了,早上推下去的,到了傍晚鬼子走了才上来。

有一次,鬼子抓到八个夫子拖东西,拖完了就要杀他们,鬼子叫他们跪到地上,当时打死七个,另外的一个站起来就跑,歪歪扭扭地跑,鬼子没打着他,让他跑了。他后来讲给我们听的。

鬼子一般两三个一起来,天天来找吃的找妇女。我们村上有个老地主叫汤万金,家里养的两头猪被鬼子吃掉了,把他家的牛的四条腿也卸掉了。

7. 孙国金口述

孙国金,男,1935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孙国金

国民党为了抵抗日本人,挖战壕把我家的三间瓦房拆掉了。我是太平人,当时跑反跑到了谷里公塘头,有人回来拿米,在东善桥看见鬼子见人就杀,田里到处都是死尸。高湖有一个人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后戳死在地洞里。他姓张,二十来岁。

听讲鬼子在路上看见妇女就强奸,妇女躲鬼子,在脸上抹上锅灰。

8. 刘显坦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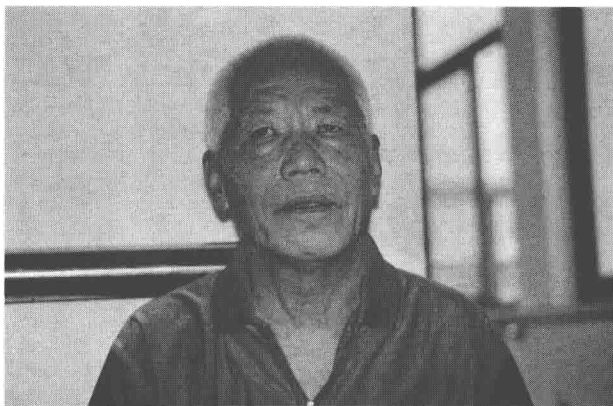
刘显坦,男,1930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全家一起跑反。我家当时是资本家,有好几处房产。我们住在砖瓦楼房里,是五进双层的楼房。我家住第五进,在最里面,连天井带厢房有200多平方米。住的房子没有被烧,但是南昌和扬州的厂房都被烧光了。我们跑反是往龙都跑的,跑了一天才到。回来时隔壁的七进的楼房被烧掉了,其他人家的草房烧得更是多,见火就着了。当时村里有300多户人家,不少牌坊也被烧掉了,村里烧了有五六十家的房子。瓦房烧得多,姓张的两户人家的十间楼房烧得片瓦不



刘显坦

存。姓孙的一户人家的四进的楼房也被烧掉了，只剩下了几间厢房。

詹老太、金老太、孙老太都在家看家没有跑反，鬼子放火了她们要去救火，就被鬼子戳死了。姓徐的老头也被戳了，当时没死，后来刀伤没好死掉了。孙显清的儿子，当时有二十来岁了，已经抬老婆了，在南京的难民区里死掉了。

村里我知道的强奸就有四五起，姓夏的媳妇，姓余的媳妇，都被强奸过，多呢，都是二三十岁的媳妇，强奸轮奸。鬼子还抓劳力，抓去有的就没回来。

9. 蔡子树、蔡秀英口述

蔡子树，男，1918年4月生(夫)；蔡秀英，女，1917年11月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学府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日本人到南京的时候，我们跑到沙洲圩躲。11月份的时候，两个鬼子来了，叫我们把衣服和帽子脱了，把手给他看，叫我们跪在面前，一个个地查，脱得慢的就打。他就是要检查你是不是当过兵，是不是中央军。那天过了两个小时鬼子又来查，脱得慢就要打。我们后来都不敢把棉衣



蔡子树(左) 蔡秀英(右)

的扣子扣上,怕鬼子又来查,脱得慢被打。

鬼子捞鸡,抓到了鸡就叫人给他送,听说一般十个去只有一个回得来。我一个舅姥(老婆的哥哥)和我几个人跑反回家,在安德门被鬼子抓到了,叫我们送鸡、米和糖,送到五塘庙,我躲到后面去了,没有去。那里有鬼子的军队,舅姥送过去以后就没回来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三个人见了鬼子就躲到了钓鱼台的一个裁缝家。鬼子看见了把他们拖出来,拉到茅厕旁用刺刀砍。一个是小双子,二十一二岁,当场就死了;另外一个叫胡正元,脖子上砍了一刀,砍得浅,没有死;还有一个叫吴开富,手给砍掉一个,刺刀刺在身上还没拔下来。鬼子走后,胡正元把刺刀从他身上拔了出来,他就死了。

韩府山观音洞里有 300 多人在那里躲难。头一回来了三个鬼子,庙里的和尚跟他们讲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后来来了 13 个鬼子,他们到庙里面挑了 13 个年轻人抓走了。路上放了一个人,因为他的手被炮弹炸掉了,鬼子认为他没有用才放的。另外的 12 个人被鬼子带到鸡鸣寺对过的鸡爪山底下的一个大沙坑里,叫他们站成一排,架起机关枪来打。其中有一个是我表哥李福成,30 多岁,还有一个姓刘,叫刘七,还有一个刘仁元,还有一个叫小花子。李福成的嘴被打烂了,腿也打伤了,但是没有伤到要害,救回来了没有死。刘七当时没有被打死,过了几天才死的。

天堡桥那边死的人多了,河里、路上、桥边到处都是,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不敢多看,害怕,具体多少人不知道。

跑反回来我们朱家营 30 多家只剩下四家瓦房没有被烧。我家的是三间瓦房加两个小坯子,瓦房没有被烧。还有卓春龙家、吴开富家的瓦房没有被烧。其他的草房和草垛子全部被鬼子放火烧光了。

10. 蔡石芳口述

蔡石芳,女,1920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学府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蔡石芳

阴历七月初十,我家姑妈给我妈妈过 40 岁的生日,那天鬼子的飞机就到南京来了。鬼子头一天来没有丢炸弹,过了有个把月了才丢炸弹。我们跑反跑到沙洲圩了,村里姓胡的和姓齐的也一起跑的。当时沙洲圩有熟人,他们把牛房打扫干净后让我们住。蹲了十天不到就回来了。有一天的下午 1 点钟左右,鬼子到了沙洲圩。鬼子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架着机枪,叫男的站一边女的站一边,把衣服都脱了。其中有一个新娘子不肯脱,被鬼子用刺刀从肚子挑到脖子,当时就死了。鬼子走后,我们就往回跑了。到了天堡桥的时候,看见河边睡得到处都是死人,有男有

女,有老的有小孩,至少有两百人。过了桥了碰到徐老头和胡老头挑着女儿、被单和其他一些东西,看见鬼子了害怕,就主动跪了下来。鬼子要抓张齐友,要抓他去背东西,他姐姐跪在地上哭,不肯让鬼子把他带走。我拉她起来叫她不要哭了,不然鬼子要杀人的。张齐友被抓去了两个月左右就回来了。

韩府山有座观音洞,是座庙,我们好多人躲在那里。有一天吃了中饭后,来了三个鬼子,在我们中间抓了13个人,好多都是我们村的,有刘八的哥哥、福成、汉兵好几个人。他们都是青年人,鬼子说他们是中央军,叫他们自己挖坑,然后用机枪扫,打死12个人,南京人福成听机枪一响就倒下去了,没有被打到,死人一个个地压在他身上,鬼子没有发现他还活着。鬼子走了以后,他从底下爬出来,腿被血水泡得不能走了,我家老公公几个人把他抬回来的。回到家后我们又连夜跑到了公塘头的山上躲鬼子了,春节以后安民了才回来。

我们朱家营村有三四十户人家,房子就只剩下四家瓦房没有被烧了。当时家家都有三四间草房,烧了有一百间左右的房子。

安民以后鬼子经常到村里来,找鸡子吃找妇女。我们村没有被强奸的。麻田周光友的姐姐,当时十八九岁,被鬼子强奸了。鬼子经常骑着马来带她出去,一去就是一天,带出去三四次。

胡正元和吴金根的父亲两个人在钓鱼台被鬼子抓到了,胡正元被鬼子在脖子上砍了一刀,逃了回来,吴金根的父亲被打死了。他们当时都是二十三岁的人。

11. 邵绪和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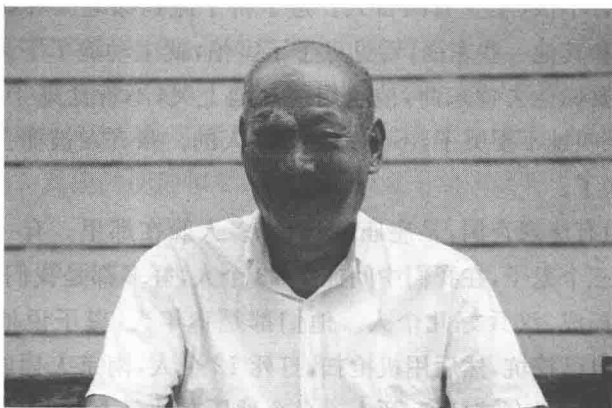
邵绪和,男,1925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学府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我是老前进大队人,鬼子来时我十三四岁,和父母、两个妹妹一起跑的,跑到沙洲圩。我们看到鬼子烧小行的蚕桑公司。过了年正月初九了



邵绪和

才回家,还没安民。

邵绪山的父亲给日本人打死了,当时将近 70 岁了。家门爷爷躲在地窖子里被鬼子发现了拖出来杀掉了,我爷爷叫小辣子,当时也将近 70 岁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十几户人家,烧了有八家,30 多间草房被烧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

那时候鬼子经常找妇女打鸡子,我们都跑出去了,没有被强奸的。

12. 张瑞才口述

张瑞才,男,1928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学府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 10 岁,家里有妈妈、哥哥和我三个人,父亲已经死掉了。跑反跑到沙洲圩蹲的。哥哥当时 28 岁,鬼子看到了就要他,说他是中央军,我们几个小孩抱住他的腿,鬼子看到哥哥有亲属的,知道不是中央军就放了他。后来跑反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吃饭,哥哥对鬼子说:“先生,要不要吃饭?”鬼子又差点把他当作中央军杀了,我又拼命抱住他



张瑞才

的腿,才没被杀。

我是前进大队张家营的,跑反回来的时候村里的 16 户人家就剩下两个地主的瓦房没有被烧了。烧了 14 家的房子,有 30 多间。我家的两间草房也被烧光了,粮食三四百斤和家里的东西都被烧光了。

我一个四婶婶,也姓张,当时 40 多岁了,她娘家姓姚,还有我奶奶,70 多岁了,在井头水库(现在的中惠翠屏国际城的位置)捡东西,几个骑着马的鬼子看见她们了就放枪把她们打死了。

村里的人有两个人在难民区里被鬼子打死的。一个是我家门哥哥,另外一个杨成龙的哥哥。杨成龙的爷爷当时 70 多岁了,是个老瘸子,被鬼子穿着皮靴踢到了腰部,肿得厉害,过了个把月就死了,还没安民呢。鬼子听见他在讲话,听不懂,以为他骂他们才打他的。

鬼子经常到村里来找吃的找妇女。妇女为了躲鬼子,把锅灰涂在脸上。鬼子抓劳力给他送东西,我们村上就有五六个人被抓去了,送东西送到江口就放他们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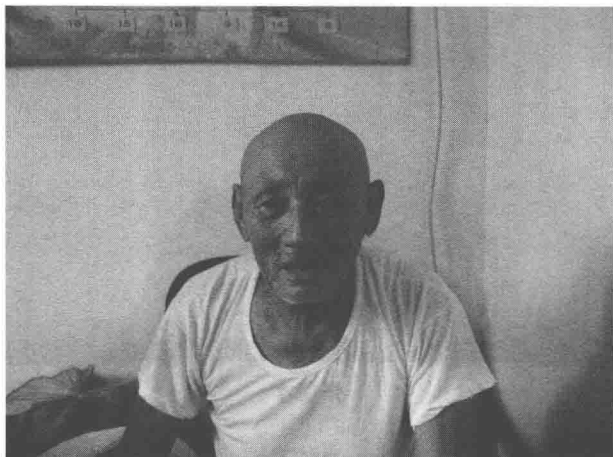
13. 何有才口述

何有才,男,1922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长山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何有才

我老家是汪村的高桥，鬼子来的那一年，我15岁。祖母没有跟我们一起跑反，留在家里被鬼子打死了。有六个逃亡的人回家探望，被鬼子抓住。鬼子让他们跪下来，准备枪毙。左少晨当时年轻，他见状撒腿就跑，结果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其余的五人都被杀死了。

王陆村的12家房子被烧了11家，有20多间。当时，杜太平和李太新阻止鬼子烧房子，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之后抬到屋里，连人带房子一起烧掉了。粮食啊，家具啊都被烧毁。

卢成秀当年15岁，被八个鬼子轮奸，剩下一个鬼子因为不能强奸她，很生气。鬼子先是打了她一枪，子弹从她肚子的一侧穿过去，然后把她拖到屋里，点燃了房子。卢成秀从窗子里逃走了。

金毛子20多岁的时候被抓去当夫子，再也没有回来。我们村上大概有七八个人被鬼子拉去当夫子。

有一次，中央军和鬼子在杨山交火。中央军死了很多人，壕沟里都是。

我被鬼子整了好几次，他们让我把五六十斤的砖头举在头顶上，时间长，我坚持不住了，胳膊往下滑，鬼子就用枪把子捣我的大臂。

14. 马聚县口述

马聚县,男,1924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长山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马聚县

鬼子来的那年,我才13岁。有一次,我到南京去,鬼子把持城门,看起来很凶。我拿出良民证,摘下帽子给他们敬礼,还要给钱,不然,就会挨打。我看到,鬼子用笞帚打一个人,他吓得不敢动,还望着鬼子笑。要是板着脸,鬼子会打得更狠。

水阁大队梅和的老婆当时30多岁,被鬼子强奸后枪杀。

老和尚、田发贵和田发银三人躲在地洞里,鬼子发现了,让他们出来,然后一一枪毙。

鬼子在我们汪村打死了十几个人;房子被烧得干干净净,有50多间,里面的粮食和家具也全部烧毁;鸡啊猪啊的也都被鬼子抢光了。

15. 张有林口述

张有林,男,1931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长山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有林

我老家是蔡村,鬼子来的那一年,我7岁,跟着家人在外逃亡了一年多才回来。我们蔡村附近有个陈溪桥,有一次,中央军把桥烧了,鬼子不能通过,就回来报复。村上70%的房子被烧毁,大概有350间,我家的几间草房也被烧了。

钱大肚子,当年20多岁,给鬼子挑子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鬼子枪毙了。

张新富,30多岁,给鬼子行礼,鬼子一刺刀从他肚子戳过去,把他肚子戳穿,还好没有碰到要害地方,他没死。

蔡村两名幼女,一个姓蔡,一个姓丁,十二三岁左右,双双被鬼子强奸。

有一个40多岁的妇女,被七八个鬼子轮奸。

刘有河在城门口被鬼子打了两个耳光,裤子掉下来了,他也不敢动。过了半天,鬼子才让他回去。

16. 李业秀口述

李业秀,男,1930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其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李业秀

我老家是殷巷的其林大队。一开始,鬼子刚进我们村的时候,见人就杀,大概杀了六十几个。我们全家跑到了云台山,一个多月才回来。

一天夜里,鬼子进村,抓我父亲去做挑夫。过了20多天,父亲才逃回家中。

17. 李广臻口述

李广臻,男,1933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其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逃到云台山,个把月之后才回来。听别人说,鬼子在殷巷看到人就杀,杀了60多个。鬼子还强奸妇女,大关元的妈妈脚小,没有逃掉,被鬼子抓到后侮辱,当时她30多岁。回来之后,她气得直哭。



李广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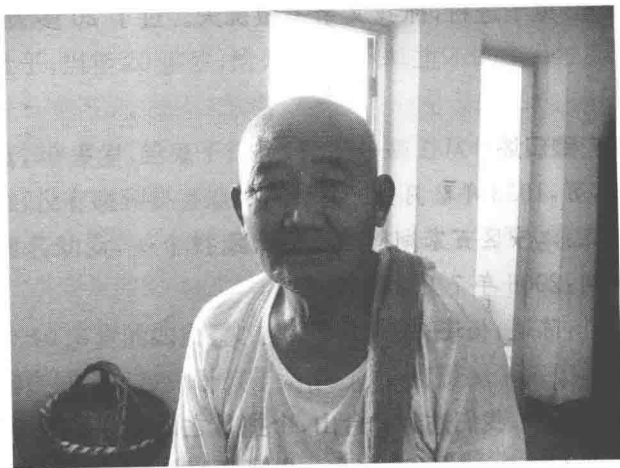
18. 梅定海口述

梅定海,男,1930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其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梅定海

我老家是殷巷的。1937年冬月的一个下午,鬼子到了我们村上,杀

了大概有 60 个人。那时候,我们已经提前逃到了云台山,过了一个礼拜才回来。

我们村上的陈凯静,当时 40 多岁,鬼子向他要姑娘,他说没有,结果鬼子一枪打死了他。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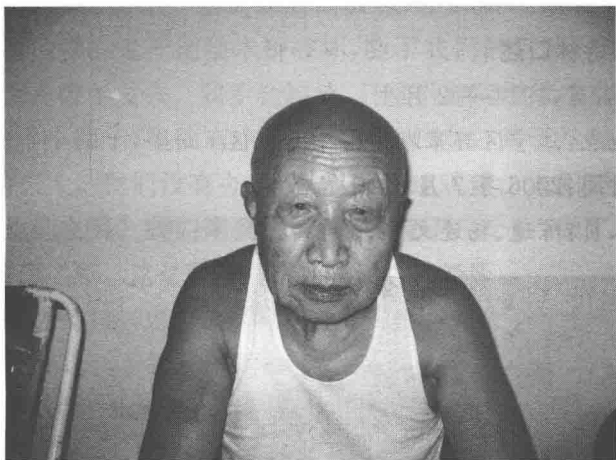
19. 朱锡吾口述

朱锡吾,男,1926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其林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朱锡吾

鬼子来的那一年,我 12 岁。他们来到殷巷的第一天就杀了 60 多个当地的百姓,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任家边一家五口全部被杀,曹大生的哥哥曹大松也被杀害,其余被害的人我都不认识了。公路两旁的房子基本被烧光,估计有 50 多间。鸡、猪、牛、马,全部被鬼子带走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逃到周岗圩的刘古庄,20 多天以后才回来。

鬼子还在村上抓人去做挑夫。邵文兵、大菜干当年都 30 多岁,被鬼子抓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曹鸿泰和三节儿做了一段时间挑夫之后逃回来了。

大关元的母亲当年 40 多岁,被鬼子奸污;还有一个花氏老太,逃到我们村上,也被鬼子强奸;最惨的是张明文的老婆,那时候她才二十来岁,她先是被一个鬼子奸污,后来鬼子逼迫朱长福强奸她,朱长福患有大肚病,不肯。接着,鬼子让曹年高上,曹年龄小,才 16 岁,也不愿意。最后,鬼子拿着刺刀对准一个姓邵的,邵没有办法,只得脱光衣服趴到张明文老婆的身上。

孙继仁的妈妈,当年只有 17 岁。鬼子要烧她家的房子,她下跪求情。鬼子生气了,一枪打向她肚子的侧面,子弹穿过身体,从后面出来。幸好鬼子没有打中要害,她没死。到现在,她肚子和后腰上还有枪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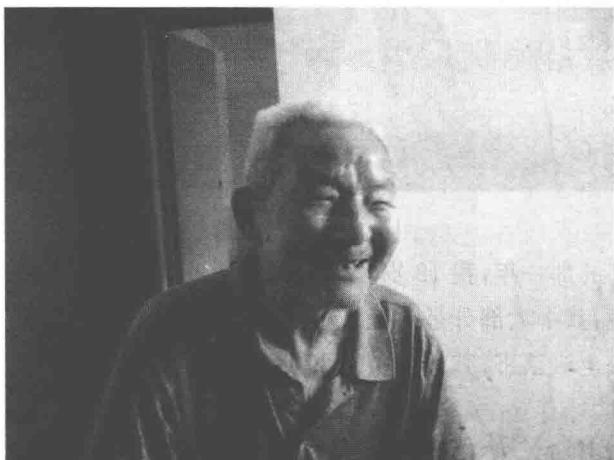
20. 陈诗林口述

陈诗林,男,1914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牛首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陈诗林

1937 年冬月初五鬼子进村。那时候,我大哥是做粮食生意的。他跑到石子岗的时候被鬼子抓住。四叔家的堂哥也被鬼子抓到芜湖,后被

放回,他告诉我:南门外桥被炸断,鬼子让 300 多个老百姓拖木头搭桥,然后把这些老百姓全部杀害。我担心被杀害的 300 多人里面有我哥哥,第二年 3 月份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决定去找哥哥的尸体。我曾在南京学过裁缝,在哥哥临走的时候给他做了一条格子的棉裤,我希望根据这点线索找到哥哥的尸体。很不幸,我们没有找到。

鬼子到了殷巷后,村里有人说,我们要欢迎日本人。大家相信了他的话,都留在村里。结果,鬼子杀了 60 多个老百姓。后来,我们逃到龙都,同行的八个胆子比较大的人决定挑着担子收鹅毛。快到周村的时候,我们遇到一条河,上面一个独木桥。我们刚过桥,就被三个鬼子发现了。他们让我们过去,我们吓得在原地不敢动。鬼子开始从腰间掏枪,我们见状吓得撒腿就跑。鬼子在后面放枪,子弹嗖嗖地飞过。所幸的是,我们没有中弹。鬼子把独木桥破坏,断了我们的后路。两个同伴脱下棉衣,从河里游了过去。我不会游泳,只得沿着河继续往前跑。后来,我们遇到一个小棚子,里面有十几个避难的妇女。鬼子发现了她们,强奸了其中的三人。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远远地观望。太阳要落山了,鬼子回去了,她们在哭。我们来到她们面前,磕了三个头,做了三个揖,感谢她们的救命之恩。这是我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冬月十几的时候,鬼子进了马村。他们的狗在追我,我拿砖头砸它。后来,鬼子追着我到了村子外的小塘边。一个鬼子端着刺刀问我,我对他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他就拿着刺刀向我戳过来,我往后一躲,这样反复了几次。突然,一阵驴叫的声音传来,鬼子停下来问我:“那是什么声音?”我就给他比画了一下,四条腿能跑的。后来,他们向驴叫的方向走去,我又逃过了一劫。

还有一次,鬼子没有马草了。他们在石子岗抓了 14 个人,包括我。鬼子指向一堆稻草,我们就把稻草装到车上,一直忙到下午。鬼子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毛钱。后来,遇到一个卖豆腐的,鬼子抢了豆腐分给我们吃。

21. 樊元海口述

樊元海,男,1926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牛首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樊元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我家住江边的城南。1937年的阴历十月,中央军和鬼子交火。鬼子把一个营的中央军包围,然后把他们赶到江边全部杀害,大概有300多人。

我还听说,鬼子在殷巷杀了五十几个人,都是老百姓。

有一次,两个鬼子把14个人分成两排,全部射杀。

还有一次,我和张老道在一起。鬼子在他头上砍了七刀,然后用刺刀捅进他的肚子,把肠子都挑出来了。

有一个十八九岁姓马的姑娘出嫁,在轿子上被鬼子拉下来强奸。

在殷巷,三个鬼子轮奸姓金的姐妹两个,一个19岁,一个17岁。

我们村上的汪发龙给鬼子做挑夫,后来,他没有回来。马汪富倒是从铁丝网、木头桩下面逃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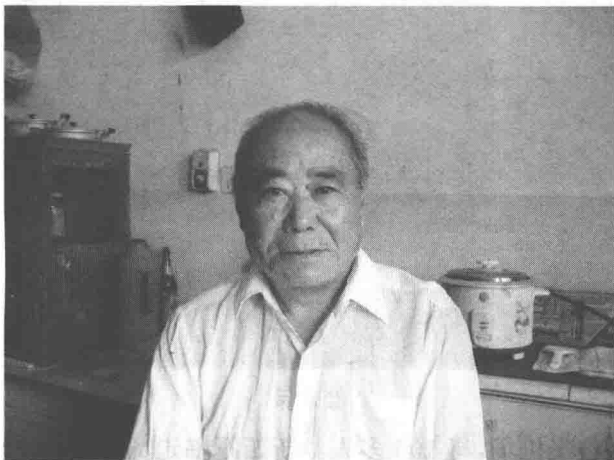
22. 秦学志口述

秦学志,男,193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牛首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秦学志

我老家是水阁的高家庄。鬼子刚来的时候,尽找姑娘。一个姓陈的十几岁的姑娘被鬼子拖到小山头糟蹋;还有一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之后,下体被塞了一个酒瓶子。

那时候,村民东逃西散。我们全家躲到了谷里的大山里,一年多才回去。凹子队王元生的爷爷在家看东西的时候被鬼子打死。

23. 聂奇保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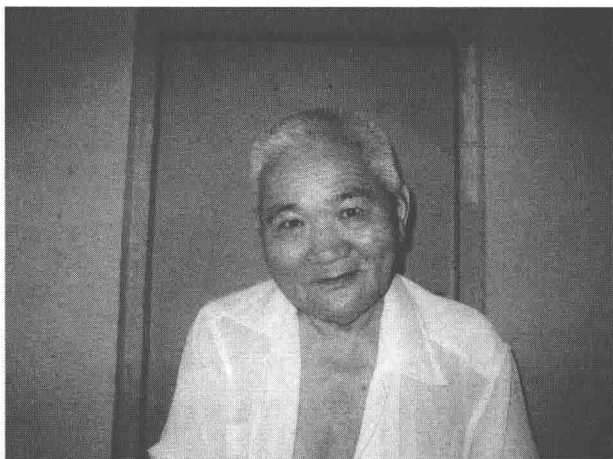
聂奇保,男,1933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小区3幢3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我原来是东山聂村的,鬼子造飞机场的时候抓了很多民工,都是河南的,有100多人,都住在东山的聂村的老百姓家里。我家就住了三个河南人,他们都是被鬼子抓来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那时天很热,新四军来了,把民工都带走了,当地人一个不带,来了大概100多个新四军。



聂奇保

日本人当时住飞机场,有 100 多人。新四军临走的时候,有个指导员戴个眼镜,站在我家门口,宣传抗日,让老百姓团结起来抗日,不要给鬼子造机场,来残杀中国人民。

有一个妇女被鬼子强奸的,她是潘村的。在家被鬼子抓住的,当时 20 多岁,她丈夫姓甘,当时她丈夫不在,我们都叫她潘村婶婶。

我们前聂村整个烧得就剩一家啦!就地主聂奇峰家的瓦房没烧掉,当时鬼子住在里面的。当时村上有 20 户人家,多数是瓦房,少数是草房,有 40 间。我家三间瓦房被烧掉了,然后我们跑到了安徽那边。

鬼子造机场的时候,夏村被拆掉了,澳东村和黄山村有一部分也被拆掉了,没有赔偿的,就给点芦苇编的席子,让我们自己搭。我们是下半年回来的,后来拆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住到了鬼坟堆(埋死人的地方),就在那边搭个土墙。

24. 张广明口述

张广明,男,1924 年 8 月 2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新寓 149 幢 1 单元地下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张广明

鬼子是晚上从秣陵大路来的,老百姓杀猪欢迎他们,图个安宁,不知道鬼子的厉害,那个时候先到南京的是朝鲜人。鬼子在殷巷街上杀了很多,有 50 个,就在现在的殷巷医院那边,靠近河边,用枪把他们都杀掉了。有一个人逃掉了,叫刘发兴,当时他的手被扎起来的,他自己想办法脱了,然后跳到河里,游到了对岸。当时是晚上,鬼子打了好多枪都没打到。他去世有十多年了。

我们下墟前面有条河,有个坝子,鬼子过来的时候我们把坝子扒掉了,当时是冬天,有六个鬼子过来的,过不了河,那天天气很好,我亲眼看到他们的刺刀在太阳底下闪亮闪亮的。

当时我们村大,有百十户人家。日本人来的时候,有条件的就跑,没条件的就不跑,像我们孤儿寡母的就没跑。那时候跑的话都是跑到龙都,水很多。

平静后鬼子也来的。要猪要鸡要牛,再送到秦淮河边。我们又听不懂他们的话,不照他的做就要打你。那个时候鬼子住在方山。刚平静下来是强奸了很多妇女。有一个姓王,是王金发的母亲,当时 30 多岁。张光新的老婆,鬼子当时追她,她跑到我们家,我妈没让她蹲里面,她就走了,鬼子看到她进我家的,就要人,要不到人就把我家的房子烧了,当时我家就两间草房。鬼子还拿着刺刀要戳我,我妈跪下来求情,才放了我。

还有一个姓高的,小名叫大丫头,是我们村的童养媳,十七八岁,是高明润的老婆,没躲得掉。后来她丈夫就抛弃她了,重新嫁人到秣陵了。

七十子被日本人抓去的,当时 30 多岁,张光新的老婆原来是七十子的老婆,他被抓去后没回来,就跟张光新了。我的丈人叫李成美,也被抓去了,鬼子叫他送东西到南京,到南京后就把他放了,他回不来,到了南京难民区,又被抓了,后来在江东门被杀掉的。

25. 张开乙口述

张开乙,男,1922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新寓 149 幢 2 单元 2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张开乙

我们村有个姓高的,小名叫大丫头,和我同年的,在家被鬼子抓住糟蹋了。还有一个新丫头,姓王,大概 30 多岁,也是在家被鬼子抓住糟蹋的。

我一个侄女婿,叫商德仁,躲在南京的难民区,被鬼子拖走没回来。有一个叫七十子的,奔到南京难民区,被鬼子抓去了,后来就没回来。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成美,也是和七十子一起躲的,也一直没回来。

鬼子在殷巷杀了 100 多人,很多是做生意的老百姓。

26. 葛长寿口述

葛长寿,男,1924 年 8 月 2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殷巷新寓 171 幢 3 单元 506 室(原下墟西头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葛长寿

第一次有两个鬼子来到我们村,父亲和我两人在家,其他人都跑了。小孩跟着他们玩,他们给小孩吃糖。背着枪,在地主陶金和家拿了一筐鸡蛋,跑到我家煮熟了然后吃,枪就靠在一边,吃完背着枪就走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村里年纪轻的妇女都跑了,老太太把锅灰抹在脸上。鬼子在出村的时候放了一枪,打在铺岗大队的孙起华的左胸口,鬼子看他趴在田头不动,以后他死得了,就走了。他当时是经过我们村头,刚好被鬼子看到。他们看到年纪轻的就打,年纪大的和小孩不打。当时孙起华没死,后来治好了,活了好多年。这大概是三八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第二次来的时候鬼子没打枪,有四个人。我们村有两个人,一个叫

王锡礼,一个叫朱清吾,都40岁左右。当时鬼子用刀砍他们,没砍死,吓得奔了,还好没放枪,不然就死了。

鬼子在淳化上庄村杀了很多,我有个老表在那,听他讲的。当时有一群人被推到一个小水塘里,有三四十人,然后用机枪扫,塘里的水都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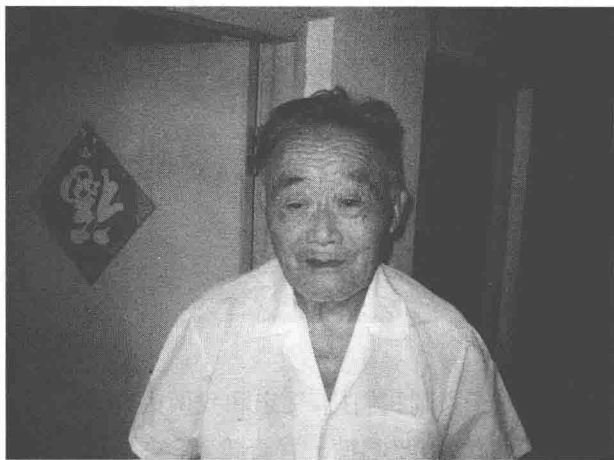
27. 翁忠广口述

翁忠广,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青源社区3幢104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翁忠广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当时还有个把月就过春节了。鬼子来时飞机先炸,鬼子是从溧阳那边过来的,鬼子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做尽坏事。我们听到鬼子来了,就跑反到了殷巷下墟,在那个地方呆了两个多月呢,过春节后才回来。等我们回来我发现村上烧了几间房子,这儿烧了两间,那儿烧了两间,都是草房,不是很严重。

鬼子刚来的时候,在我们村一个鬼子强奸了一个老太,她叫朱福阿,当时都有80多岁了,被鬼子逮到,把头蒙上,糟蹋了。

在跑反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青年妇女被鬼子强奸了之后,又用酒瓶塞进她的下身,用脚一踩,踩得那个青年妇女七孔流血,真残忍啊。

我们当时跑反呆在殷巷的时候,是住在秦淮河的西面,我看到河对面有一个鬼子跟一个老太要洋火,老太给了他一盒洋火,他就点着了旁边的稻草,把那个老太推到了屋里面,关了起来,旁边的稻草就顺着一路烧了起来,烧死了70多个人呢。

腊月二十四的时候,鬼子来到了殷巷大队,烧杀强奸无恶不作,在街上杀了70多个人,我们都不敢见他,见到他就没了,坏死了。

我还看到在安民之后,南京的集庆门前尸体堆得有城墙高了,在中华门底下的门前有一片荒地,当时人头堆得有十几亩地大。

28. 王启汉口述

王启汉,男,1926年12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下墟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王启汉

对面周村有个土地庙,日本人抓个旗子从里面出来,有十几个人是探路的,他们从秦淮河以南往北走,当时中央军在下墟龙都湾有一个炮

台,机枪和迫击炮都架好了,准备开战,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然后他们就撤回了。周村有个湖,他们从湖边绕到任家边,在那里打死了不少老百姓,有三四十个人。他们在那边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从渡桥到殷巷,先来的日本人没杀人,大约有七八十号人。后来中午来的大部队杀了不少人,有100多。当时有个叫李家乐的,跟我差不多大,跟着日本人,看见鬼子杀人了。当时鬼子在一间草房里关了七八十个人。鬼子又抓了二三十个人,把他们捆成一排,用机枪扫,有一个人把捆着的手脱开了,从湖里逃走了。李家乐看见他逃走的,鬼子打了十几枪,没打到。这里面有殷巷人,也有过路的。李家乐看见了,就跑去告诉关在草房里的人,这七八十个人就把土墙掀开,从湖里逃走了。

我看见一个卖艺的,专治跌打损伤的,叫张金道,躺在殷巷饭店旁边那条小巷子里,肚子被剖开了,肠子都流出来了。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是过路的,在饭店里被打死的,躺在桌子旁。那时候,我十一二岁,时间是在快要到冬天的时候。

鬼子在方山有营房,经常有几个日本兵下来打猪,要我们拿鸡蛋给他们。

在我们村的碾坊,是磨面的,鬼子看到里面有驴子拉的屎,以为有马,就问:“马有马有?”老百姓以为要麻油,给他一瓶荤油,鬼子就把荤油打翻在地上,还放火把碾坊给烧了。碾坊是王余锡家的,第二天鬼子把他家栓在土地庙的驴子给牵走了,有五六个鬼子。

我们村有六七个妇女被鬼子侮辱的。有个从南京跑反过来的,躲在战壕里,给鬼子捞去糟蹋了。还有两个姓陈的,当时还没结婚呢,也被糟蹋了。当时有几十个妇女都躲在战壕里的,他们就拣漂亮的糟蹋。

鬼子来的时候,老人小孩拿鸡蛋迎接他们,他们把猪打死,内脏不要,头不要,叫我们送到殷巷街上,然后用马车送走。

29. 张淑玉口述

张淑玉,女,1929年1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下墟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张淑玉

鬼子来时我 8 岁，跟家人跑反到龙都，坐船过去的，待了三四个月，鬼子有时来，有时不来。

有个人小名叫七十子，在南京做工的，回来的时候走在大路上，被鬼子看见，抓走了，以后再也没回来。

村里有个把女人被鬼子糟蹋的，有一个媳妇，当时 20 多岁，还有一个姑娘家，当时是从南京跑过来的，被鬼子抓住糟蹋了。

30. 刘声立口述

刘声立，男，1925 年 5 月 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下墟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1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鬼子在殷巷街上杀了很多，刚来的时候，抓了一些百姓，在纸条上写“汝等皆兵”，给他们看，他们不识字，就点点头，被鬼子杀掉了。

张光新的妻子，当时 30 多岁，没躲好被奸污了。鬼子来的时候，很多妇女都用锅灰抹在脸上。



刘声立

31. 潘贤坤口述

潘贤坤,男,1924年8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九龙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仇松杏、刘运玺



潘贤坤

日本鬼子是下午4点从铺岗村到殷巷的,当时有人用日本旗子招着

欢迎日本人,是十几个日本人过来的,从我们村经过到李家头。鬼子以为在李家头有国民党军,在李家头杀了最少五个人,有一个人是我们亭子口村的,姓楚,当时40多岁。他被鬼子杀掉以后,他老婆就改嫁了,他老婆就是潘家和的母亲。李家头村有三个人被杀掉。在李家头杀人是下午的事情,到了晚上,鬼子到殷巷街上,把殷巷街上的人集中在六间房子里,是金明生家的房子,杀了有五六十个人,等到第二天,殷巷街上鸦雀无声,棺材都不够用,死的人太多了。被杀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张金道的,块头大,就是殷巷人,被鬼子戳了八刀,他死的时候有40多岁。还有一个姓朱的,他头被砍了一刀,没有伤到骨头,没被杀死,跑回来的,也是殷巷街上的,他那时有二三十岁,后来他来过我们这打过油,我看到他头那边还留有疤痕在。

村上余长怀被鬼子看到,鬼子让他带路,他就带路,把鬼子带到了坟场,没有带到村子,鬼子就把他打死了。他死的时候30多岁。

日本人先是在任家边跟国民党打了一仗,走我们这边走的,到我们这,见到一个人就杀一个人。我姨夫和两个老表在任家边的象北湖,听到声音,以为是国民党,其实是鬼子,被鬼子发现了,就把他们三个人杀掉了,我姨夫叫邵国炳,当时40多岁,两个老表一个18岁、一个20岁。这个事情是平定以后,姨母过来哭着讲给我们听的。

安民以后,过了两个礼拜,鬼子过来捞鸡,还扔糖给我们抢吃,也有找妇女的,是朝鲜人找的。在下墟的余家村,有个小姑娘被几个朝鲜人强奸的,有两三个朝鲜人欺负这个小姑娘,老太太都讲可怜啊。

32. 崔盛林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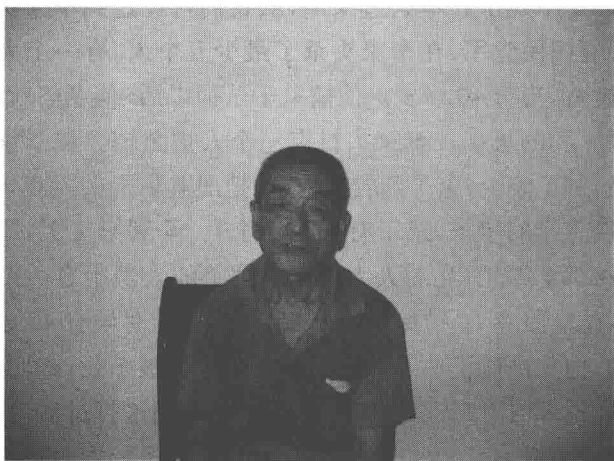
崔盛林,男,1934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九龙社区224号4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仇松杏、刘运玺

鬼子来的时候,我四五岁,在我们村烧了一家房子,是周礼金家的房子,两间草房。当时他家躲了很多,鬼子来了人跑了,鬼子找不到人,



崔盛林

就把房子烧了。

我知道鬼子杀了很多，有一个叫孙天华的，40 岁左右，是九龙大队铺岗村的。鬼子的子弹从他的肩膀穿过，他倒下了，趴在地下装死，鬼子用脚踢了踢他，他没敢动，鬼子以为死了，就走了。他看鬼子走了，他就爬起来向东边的西头村奔。鬼子刚来时，见人奔就开枪的，鬼子不讲理。还有个叫余长怀的，小名叫小怀子，四十几岁。他的儿子和我们差不多大，跑反时哭着乱跑，他就去追他儿子，鬼子看他跑，就开枪，一枪把他打死了，死在村边上。

有一次，有一个日本人喝点酒，靠在墙边休息，村上的陆老头想夺鬼子枪，干掉那个鬼子，村上的人都不准，怕日本人报复，村上会被烧光杀光的，后来那个鬼子走了。陆老头当时 50 多岁。

听人家说鬼子在渡桥那边，有个叫任家边村上，杀了很多。我们这边李家头村上也杀了不少人，有十几个人，这些地方当时很繁华，人很多的。

鬼子在我们这要东西的情况少，在岔路口社区的情况多。那边靠近机场，受害情况多。找姑娘的事，鬼子刚过来时还是有的。这要问年龄大的人才知道。

大部分人都跑反的，只有年龄大的人在家，不碍事的。也有妇女抹

锅灰在脸上,装年纪大。后来稳定以后,情况就好多了。

33. 郭友香口述

郭友香,女,1934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九龙社区11号205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仇松杏、刘运玺



郭友香

鬼子来时,在我们马村,有一个姑娘被鬼子追着,鬼子穿着便衣的,被我们村上的一个50多岁的老头发现了,姓陈,以为是欺负妇女,就说了鬼子。鬼子把枪拿了出来,老头吓得奔了。鬼子就把妇女抓到了,她是陈国强的老婆,鬼子欺负过她就走了。

还有一次,鬼子到了我们村上,就烧我们的稻草堆,我妈妈当有50多岁,就阻止鬼子,鬼子就问干啥,妈妈吓得就跑了。

我3岁就到了这边做童养媳,我们家的一个小叔子,叫陈孝来,16岁,在鬼子来时,被抓壮丁抓走了,抓到了东山那边,抓去了三个月才回来,回来不久,就死掉了,得的是红斑病,还会传染,传染了家人,那年7月到9月三个月内我们家就死掉了六个人。先是小叔子;然后是我的老公公,53岁;再是我们的一个哥哥,当时有20岁;再是两个弟弟,一个14

岁,一个12岁;还有个小侄女,只有周把岁。他们都是被小叔子传染的。他们生病,都是身上发烧,身上长红斑点,我们说是红瘟病。我老伴弟兄六个,这之后就剩两个了。

34. 吕金道口述

吕金道,男,1916年11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九龙社区铺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仇松杏、刘运玺



吕金道

我22岁的时候,鬼子来的。我一开始在上海做工,上海被打开后,那边形势紧张了,我就回来了。打牛首山那一仗时,老百姓该躲就躲,该跑就跑。

日本人走渡桥到我们铺岗村时,是下午4点左右。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日本人过来了,后来有人喊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跑,往圩心里跑。后来回来了,日本人晚上不出来,我们就晚上回家睡觉。白天跑,有高埂挡着,看到村上烧火,知道日本人来了,直跑到渡桥壕沟那边,碰到一个鬼子,拿着长枪,带着刺刀,我们就跪下来,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都下跪求情,他招了招手,让我们走了,然后他就朝我们村走去,也没有打我们。

第二天我们奔到了陶吴,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才回来。中间一时半会会回来,晚上回来拿米、看看家。我们跑反的时候,我刚结婚。我和老婆各自逃命,夜里跑的,看不见人,等跑到地方了,就喊一下,我老婆应了一声,表明人在,我心里就踏实了,老婆比我小一岁。跑反的路上也看到死人的。

日本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一家房子,是周礼金家的两间草房,听人家讲是鬼子跟他们家要鸡,他们家的人听不懂,没有给日本人,鬼子就烧了房子,房子烧的时候,人都躲起来了,年纪大的回去救火,年纪轻的不敢回去救火,怕被日本人抓过去当夫差。房子没有烧完,后来又修房子了。

我们村杀了几个人,李明才,60多岁,他们家住在路边,鬼子半夜不敢走路,喊他家门,找他带路,他本来想带鬼子抄小路的,是诚心诚意地带路的,鬼子以为他不是好人,不走大路,就把他戳死了。第二天早上,余长怀从街上回来,他是忙着回家看他的儿子,知道鬼子进村了,在路上被日本鬼子看到,让他站住,他跑的,被鬼子打死了。余长怀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家门的一个爷爷叫吕大明,有50岁,也是早上从街上回来的,被鬼子看见,开枪打他,子弹从他的头皮上擦过,险险的,留了一条命。孙天华,40岁,也被鬼子开枪打过,子弹穿过肩膀,他躺在地上装死,鬼子踢踢他,他没有动,鬼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鬼子走远后,他爬起来就奔了。

上海不打了,我23岁的时候回上海,从新街口经过,遇到鬼子没有给他行礼,鬼子回头就给了我一耳光,把我摔在地上,让我起来。我们是从下关坐火车去上海,是慢车,七八个小时就到了,几块钱一个人。

鬼子天天下来找吃的,太阳不下山就回去了,他们住在方山,他们也会在村上找妇女。村里很多妇女被找过,因为我们村子很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鬼子来,所以都没跑,至少有20个姑娘、媳妇被欺负过,我们村里一共有100多户人家。每次鬼子都是两三个人下来,刚开始没有安稳的时候天天下来,一来就要找花姑娘,安稳以后就好多了。

日本人刚来的那天晚上,在殷巷街上杀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叫张金道,50多岁,会打拳,学武的,被鬼子戳了好几刀。被杀的还有一个叫

胡广生的,50多岁,也是街上的人,比较有钱,舍不得家,没有跑。

35. 吕金波口述

吕金波,男,1924年11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九龙社区铺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仇松杏、刘运玺



吕金波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3岁了,也懂点事。我们很恨鬼子,刚来时见人就打,看见人不爽就打,人连小鸡小狗都不如。鬼子两三个人,几乎每天都会到村上,狗见了也会咬他们,鬼子来打个猪打个鸡,鬼子要瘦肉,鬼子也烧家具,他们不高兴就烧,鬼子就是烧了好玩,人都吓得不敢在家。

鬼子来三四年以后,才允许买卖。我当时进城做生意,在中华门,当时我戴着帽子,帽子没有除,鬼子以为不尊重他,打了我一嘴巴,帽子都打掉了。刚安民时没有良民证,后来有了,进城都要带着。

鬼子还欺负妇女,村上有一个姑娘、三个妇女被欺负过。姑娘当时有十七八岁,后来也结婚了;妇女都是三四十岁。当时人们都慌得嫁姑娘,能结婚的赶快结婚。

孙天华被鬼子打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子弹从肩膀打穿的,当时打晕了,趴在地上。鬼子还踢了踢他,他装死。他看鬼子走了,就跑回家了。当时是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起在晒太阳,鬼子来了不打小娃子,孙天华跑的,就被鬼子开枪打的,被打的过程我们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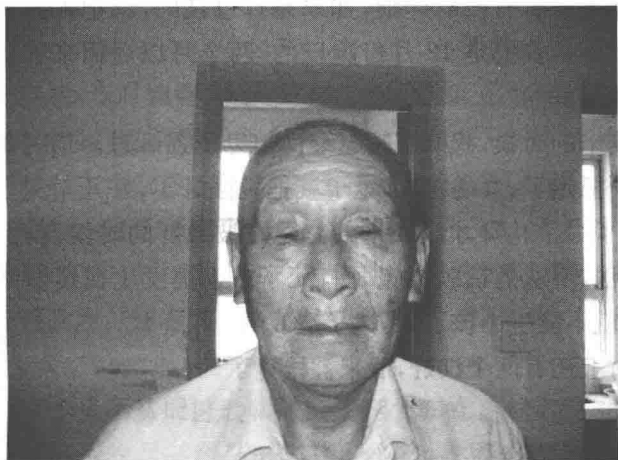
36. 包祖模口述

包祖模,男,1929年3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燕湖社区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仇松杏、刘运奎



包祖模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鬼子是从东善桥过来的,来了好几个鬼子,村上有一条狗看见鬼子就叫,日本人就打狗。村上的驼子听见枪声就奔,鬼子离他有几百米,鬼子看见他,就打了一枪。驼子姓杨,快50岁了,是小燕湖的。他被打的过程是我亲眼看到的,打的肉,没有伤到他的骨头。

长山社区安平村跟我们搭界,马文军家的房子被烧的,被烧的有五间草房。朱村的陶金成被鬼子打死的,是鬼子刚来的时候。鬼子跟他要牛,他眼睛有点瞎,不给鬼子牛,就在他家门外被鬼子打死的,有两三

个鬼子。这也是发生在第一次鬼子从东善桥过来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四五十岁。

鬼子第二次过来的时候，打我家的猪，当时我家开槽坊，酿酒的，家里养了很多猪，鬼子来村上要吃的东西，就打了我们家猪，猪有七八十斤，鬼子打猪不要猪头。以后每次过来都要打我们家的猪。

有一次来了四五个鬼子，杀过猪以后，把猪抬走了，走到关帝庙，关帝庙歇了只老鹰，鬼子打着玩，枪一响，把藏在旁边的黄牛吓出来了，鬼子看见黄牛的屁股，就把黄牛牵走了，是孙金财的黄牛。

当时我们家十几个人跑反到安徽，是腊月里头，晚上12点钟有部队走街上走，我当时躲在树下，鬼子把门蹬开，进屋要抓壮丁，看到人，先把人的帽子除下来看有没有印痕，如果是打过仗的，就把人打死。当时抓了七八个壮丁。我们是12月份跑反的，两个月以后回来的。岔路口有妇女被鬼子强奸的。

鬼子刚来的时候，我的嫂嫂赵维良被鬼子强奸过。当时哥哥包祖仁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女的在家，鬼子就把她强奸了，好几个鬼子呢。哥哥被抓走，过了一个礼拜才放回来的。嫂嫂被强奸的时候，我们也在房间里，没有办法，不从的话就被鬼子打死了。事情发生在嫂嫂结婚的第二年，她后来就不能生小孩了，是鬼子造成的。

我们村上还有两个汉奸，后来被枪毙了。

37. 张勤义口述

张勤义，男，1917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东南社区195—1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20岁，第一次来是冬月初五下午4点，从秣陵那边过来的。在周村前面有个炮台，是国民党的，鬼子到了周村就停下来没有走，在周村打死了六个人。有三个是姓葛的，是葛兆强和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妈妈。鬼子来的时候他们在吃饭，看到鬼子端着碗就躲在田埂

里，葛兆强的妈妈喊他，被鬼子听到了，鬼子就用刺刀戳死了葛兆强和他妈妈，他女儿哭，也被鬼子戳死了。葛兆强当时有 50 多岁，他的女儿只有十五六岁。当时从南京跑反过来的三个穿着列宁装的人也在我们村被打死了。当时他们往秣陵跑，在双基村的郭家桥遇到了鬼子，被带到了我们村，杀死了。

初五的时候我被鬼子打了三枪，从我的脖子上穿过，现在还有伤疤。当时我和张敦清、张锦仁三个人看到鬼子一起跑，跑出一百多米，鬼子端起枪打了三枪，打中了我的脖子。当时我昏死过去，倒在了田里。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自己醒过来的。鬼子打我的时候，如果我回头了，子弹就会从嘴里穿出来，就会死掉的。

初六早上，鬼子到了任家边，在地洞里发现了十几个人，鬼子让他们从地洞里出来。出来一个就用刺刀戳死一个，一共戳死了 17 个人，其中有一个叫任宝妹，当时她有 20 多岁。在那里还烧了十五六间草房，烧了两次。在周村一队，还杀死了两个人，是姓刘的，一个是刘大，一个是刘二。他们当时躲在地洞里，从里面探头往外看，鬼子看到了，就把他们打死了。还有鄂村也被杀了四个人，是邵国兵父子三人，大儿子叫毛头，小儿子记不得了。当时邵国兵有 40 多岁，他大儿子和我同年，是 20 岁，还有一个记不得几岁。还有四个人是跑反过来的，不记得了。在我们村一共杀了 33 个人。

我见到三个鬼子从周村七队拖走了三个妇女。他们是划船过来的，拖到大街头上奸污的。一个是史华兵的老婆，比我小两岁，是 18 岁，还有一个是史华宝的老婆，有 30 多岁。还有一个是耿万忠的女儿，有十六七岁，当时她回家就死了。

我们村给日本人做工叫做日本工。

38. 陶昌生口述

陶昌生，男，1928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秦淮社区石马新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住在麻田村,9岁,全家跑反到沙洲圩,住了大概十天左右,当地人把我们带出来,那时候跑反的人特别多。路过油坊桥的时候,很多跑反的人都被打死了,有的尸体还挂在树上,还有的没被打死的正在惨叫。死了不少人,我们没数。过后我们到了韩府山的观音洞,当时韩府山的半边山到处都是跑反来的人。我看到三个日本鬼子到观音庙,一个老和尚端茶给他们喝,日本鬼子拔出东洋刀准备一刀劈死老和尚,结果老和尚头让开了,手中的茶杯被劈成两半。后来鬼子在跑反的人群中找了13个年轻人,都是20岁左右,鬼子怀疑他们是中央军,逼他们自己先挖了个坑,然后叫他们跪在那里,用机枪扫射。只有胡伯明的姑爹逃了出来。当时有一个叫刘七的,他患有抖子病(可能是痉挛症),当其他尸体压在他身上时,他浑身一抖一抖的,被鬼子发现后补戳一刀死了。这13人当中我记得的,除了刘七外还有小姑塘的王怀喜的岳父、刘仁元、刘春生、胡伯明的哥哥,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鬼子不但杀人,而且放火烧房子。当时麻田村的人全部跑反了,全村32户人家共70多间房子被烧,只有两三间瓦房没有烧完。

我家大妈跑反回到村里,也被鬼子杀掉了。刘和的爹爹、文金的老岳父,还有东队的芮存达、芮德才、芮德银和张太山的父亲等20多人,都被鬼子杀死了。

当时为防止遭鬼子糟蹋,姑娘妇女们都用锅底灰把脸抹黑,但是还是有不少女的被日本人强奸了。光是我家族里就有十个人被强奸。全村有20多人被鬼子侮辱了,其中有五六个人自杀了。除了这些,村上很多人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刘文军的父亲、赵明方的父亲被日本人抓走后失踪了,一直没找到。全村被打死的水牛有60多头,100只羊被打死,尸体扔得到处都是。

39. 陶意欣口述

陶意欣,男,1916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秦淮社区石马新寓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沙洲圩，见南京的枪炮声打得很急，我们又跟着跑反的人一起跑到了公塘头，第二年春天才回家。回来看到村里的房子被烧光了，全村 40 户人家只有七八家房子没有被烧，估计烧毁的草房有 80 多间。跑反的时候我们看见鬼子在观音洞杀死 13 个人，我记得的有刘仁新、刘仁义、周广生、周广荣、刘仁元、芮德银和一个叫小佟子的。

鬼子见人就杀，我外婆当时 60 多岁，被鬼子打死了。我家对门的杨老太也是被鬼子打死的。还有我的叔岳父是在跑反时被鬼子打死的。

40. 韩兴才口述

韩兴才，男，1929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秦淮社区石马新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住在大姑塘，我们全家一起跑反到沙洲圩，后折回到公塘头，看到韩府山脚下活埋人，估计有将近 15 个人。一年后我们回到村里，村上的房子（20 多户）全部被烧，只剩两家的房子没烧完。赵明方的老子被日本人抓去当挑夫，后来就没回来了。

村上光我知道被侮辱的妇女就有两三个，年龄都是 20 岁左右，虽然她们脸上都抹了黑灰，还是没有逃过日本人的手。

我父亲韩德金，当时是菜贩子。1938 年春天，当时他去大校机场附近的一个菜场进货，途中遇到日本鬼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打成重伤，回来两天后就死了，他当时只有 39 岁。

41. 邵祥兴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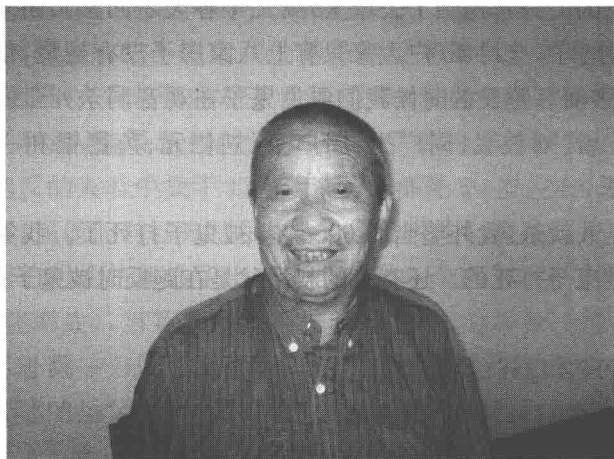
邵祥兴，男，1926 年 7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太平花苑 64—103 室（原太平大队幺

儿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邵祥兴

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要牛,我就把牛牵过去。鬼子说不要,要黄牛。单老四的儿子、胡老大的儿子被捞过去,都是十八九岁,牵驴子到岔路口,就没回来。

么儿村的邵立德被打死了,他这个人有点呆气,40多岁。当时他身上揣着江宁县的难民条子,被鬼子搜出来,就把他打死了。邵村打死了三个人,都是老头子,其中一个叫徐新潮。

我们村有五六间房子被烧了,都是瓦房。还有老明高被打死的,在雨花台那边给人看房子,被打死了。黄茂岗的王老四也被打死的。

42. 邵典贵口述

邵典贵,男,1927年正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太平花苑(原太平大队邵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邵典贵

鬼子是从方山那边过来的,那个时候是冬天,我们跑反到铜山,二三月份回来种田了。回来后看见邵长炳家的三间房子被烧了。还有邵长兰、邵思金家的房子,一共有十间房子,都是草房。

我们村的徐新潮,60多岁,没跑反,跟他老婆在家,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先说有的,后来又讲不出来,就被鬼子用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姓邵的,眼睛看不见,鬼子来的时候他就跑,被一枪打死了。我们村有十多个人被杀的,殷巷街上死了40人呢。

43. 王茂勤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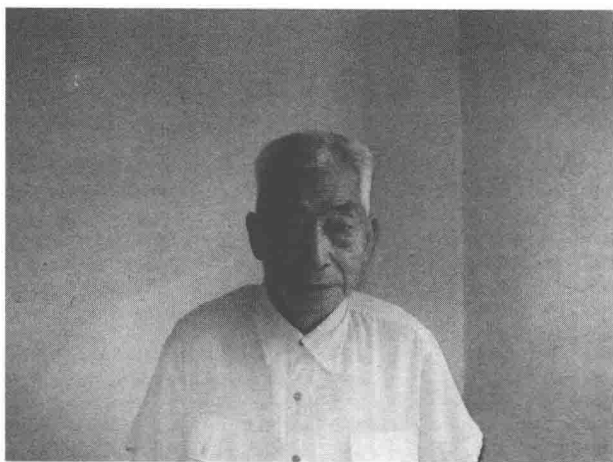
王茂勤,男,1926年7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太平花苑50—102室(原太平大队黄茂岗)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我们跑到沙洲圩。日本鬼子的飞机从上海过来炸南京,一天三趟,有时早上,有时中午,还有晚上来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射炮打中鬼子的飞机后,飞机在天上烧。



王茂勤

沙洲圩那边都是水,我们过去十几天后就打仗了。鬼子叫老百姓下跪,不跪就用枪打。老百姓带着米和鸡,鬼子看见了一掀,看到有米,手一招就放我们走了。

村里房子烧得没剩几间,有十五六家,当时一村就 20 家,一家有两间房子,都是草房。鬼子到村里,把猪杀了,把皮一剥,光要肉,叫看门的老头老太送到南京步校。当时日本人就住南京步校,他们经常下来。

我们村王梅福的爹,叫王新智,我们都叫他王老四,被鬼子戳了八九刀,抬回来不久就死了。

44. 邵德义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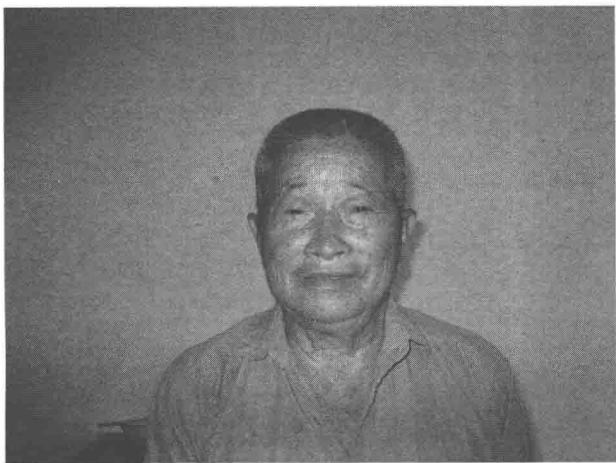
邵德义,男,1924 年 5 月 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太平花苑 81—201 室(原太平大队小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我原住太平小二村的,鬼子是腊月来的,我们跑到沙洲圩,看见鬼子在马路上走。水阁那边烧了很多房子,高湖的毛昌夏被打死了。我们村



邵德义

20 户人家,烧得就剩两家,一个姓包的,一个老明和家,都是瓦房。那时一家人家有两间草房,我家的两间草房也被烧了。鬼子经常下来打猪,叫百姓送到步校。王老四被杀的,邵齐德也被杀的。

村里有三个女的被强奸了,两个妇女和一个姑娘,十八九岁,糟蹋完就走了。鬼子就住步校,没事就下来。

45. 邵长炳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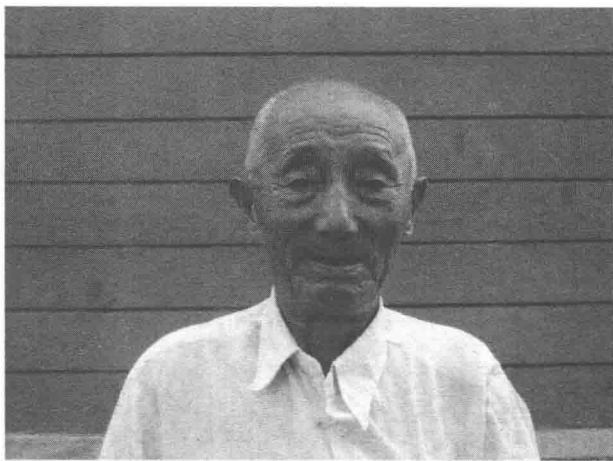
邵长炳,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太平花苑 34 幢 506 室(原太平大队邵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是冬天来到我们村里,当时我 17 岁,全家五口人一起跑反,是晚上走的,挑着米和被子,跑到陶吴、云台山那边。跑反时看到路上都是死人,鬼子枪法准,看到有人穿马路就打,是从安徽那边来的部队。我们是过了年回来的,正月二十几,那个时候已经安民了。鬼子在这里打了几天炮,烧杀抢掠,我家烧了十间房子,都是草房,只能住到别人家里,后



邵长炳

来就用毛竹搭个土墙住。

我跑反到小骆村的时候,看到从方山来的三四个鬼子捞着十几个百姓,准备枪毙,这时有个翻译就跟他们谈,后来就放了他们,当时我亲眼看到的,吓死了。

我原来是太平大队邵村的,村上有十五六个人被抓走了,还有很多妇女被强奸了。安民后,鬼子经常下来找吃的,要鸡子要鸡蛋,两三个人一起,背着枪,这个时候老百姓见到鬼子就不跑了。

46. 张大炎口述

张大炎,男,1933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胜太社区胜利新村二幢601室(原胜利大队魏巷街)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跑反的时候,我才5岁,跑到陶吴的龙王庙,大概是冬月跑的,在外面呆了个把月,回来后住在太平村那边的亲戚家,(因为)家在大路旁边,不敢回来,到了三四月份安民以后才回来的。



张大炎

我以前是小学校长,请人来学校给学生做思想教育,城西大队的张富贵,他说他在南京时 20 多岁,他和一群人被鬼子抓到扫帚巷,被鬼子推到了小水塘里用机枪扫,鬼子的子弹打在他腿上,他就倒在塘里装死,等到鬼子走的时候,半夜里就从塘里爬出来,天亮的时候才爬到花神庙,白天躲在草垛子里,晚上又出来爬,终于爬回了家,后来他腿有点瘸,一直有块弹片留在他腿里。

张富贵还带了两个女的来我们学校作报告,那两个女讲的是,在水阁看到日本鬼子强奸一个女娃,给糟蹋死了。

47. 张殿忠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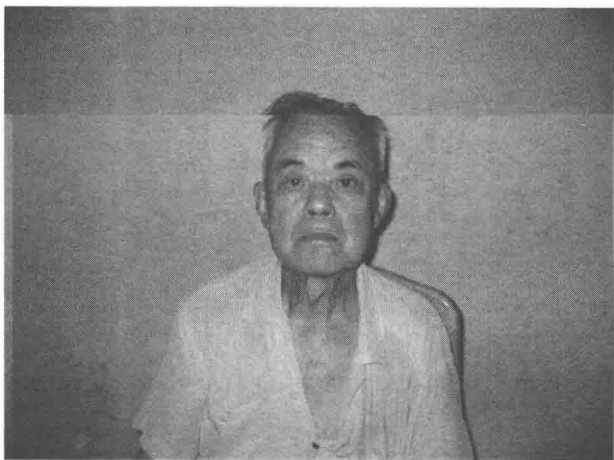
张殿忠,男,1927 年 8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胜太社区胜利新村 11 幢 107 室(原徐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鬼子来的时候我 10 岁,跑反是天冷的时候,跑到了殷巷的仙家庄,那边三面环水,鬼子不去。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又跑到横溪龙王庙。



张殿忠

回来以后也不安民，还没安民。我们村烧的房子很少，只烧了一家，他们家姓程，家里有弟兄三个，程连贵、程连生、程连宝。他们家在上海开茶叶店，比较有钱，他们家是六间瓦房，在当地是最好的。中国人受罪多呢，牛啊猪啊都被打了，好的都捡走了，坏的都丢了。

听说鬼子在殷巷杀了 60 多个人。我们村损失了几个，一个叫金长友，20 多岁，一个叫徐方成，30 岁左右，都是在外跑反的时候死的，连家都没回来。还有一个叫金维忠，他被鬼子抓去做过工，当时有十四五岁，他在跑反的路上被鬼子抓住了，让他背东西，鬼子戳死了一个跟他一起背东西的人，但他不认识，他很害怕，他就从水田里跑，鬼子朝他放了几枪，但是没打着。他就跑到了陶吴的一个小山坡上，在一个老太太家呆了一天，又被鬼子抓住了，他就又给鬼子背东西，背了几个月。后来鬼子把他带到了高淳，让翻译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们去上海，他说不愿意，家里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家，他想回家，鬼子就放他回来了。他回来后跟我讲的这些，他跟我处得好。

我有个姐姐被鬼子侮辱过，她是我姨妈的儿子带过来的，她小名叫二豆，有 16 岁了，是在我们跑反回来后，大概四月份，麦子都绣穗了，姐姐背着柴筐去打柴，在路上被鬼子看见了，就在麦田里被鬼子糟蹋了。在那个年代真是没办法的事情。

在跑反初期的时候,我们好多人躲在仙家庄,各个村都有。有一次来了五个鬼子,看到漂亮的妇女就拖到房子里去糟蹋,三个在里面两个在外。被拖进去的妇女都不是我们村的,都不认识。

48. 徐宏旺口述

徐宏旺,男,1922年9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胜太社区胜利新村12幢1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徐宏旺

我们家是胜太魏巷街,鬼子是腊月里到这边来的。当时我16岁,所有的人都开始跑反,朝没有鬼子的地方跑。跑到第二年二月才回来,回来后就安民了。我们家的房子没有被烧,但是家里都空了,家具、门、窗、猪和鸡都没有了,只剩空架子了。我们村有三四户人家被烧,大约有11间草房。

我亲眼看到一个老表,姓孙,30多岁,在身上系了根皮带,牵头毛驴跑反,跑到殷巷公社五库村,三四个鬼子说他是中央军,就开枪把他打死了,用的是三八步枪,打在腹部,肠子都打出来了。打死他以后鬼子把他牵的毛驴也带走了。

妇女被糟蹋的情况也有。我村里面有个女的叫李玉兰，二十四五岁，才结婚，第二天夜里就被鬼子糟蹋了，就一个鬼子来的，把她家里七八口人都关在门外，没人敢动，大概是过年后的二三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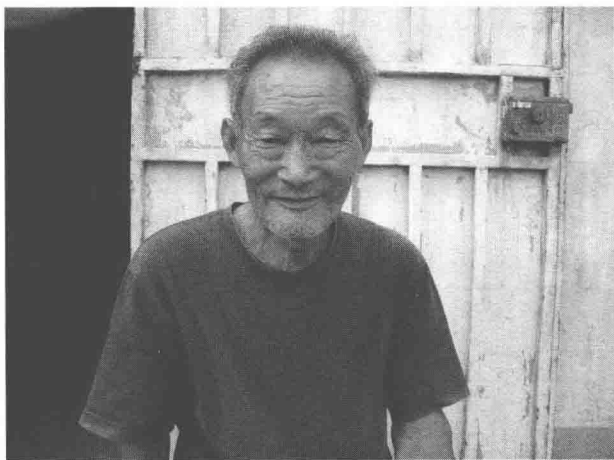
49. 李文保口述

李文保，男，1926年12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胜太社区胜利新村39幢3单元105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李文保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冬天来的。在殷巷街鬼子杀了不少人。我们跑反跑了不少路，往不靠大路的地方跑，白天跑，晚上回家。我家的房子被烧光了，我们家住在后头，年纪大的老人就住在我家里，把山芋也放在我家里，鬼子喜欢吃山芋，后来发现山芋被搬走了，就把我家三间草房烧掉了。

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了一个老头，人家喊他季呆子，有近60岁，他就一个人在家里，没跑反，看到鬼子来了就往外跑，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我们村被糟蹋的妇女有三四个，大概都是二三十岁。鬼子是晚上来的，这是在没安民之前发生的，安民以后就没有了。

鬼子会下来打猪捞鸡,叫村里人抬到步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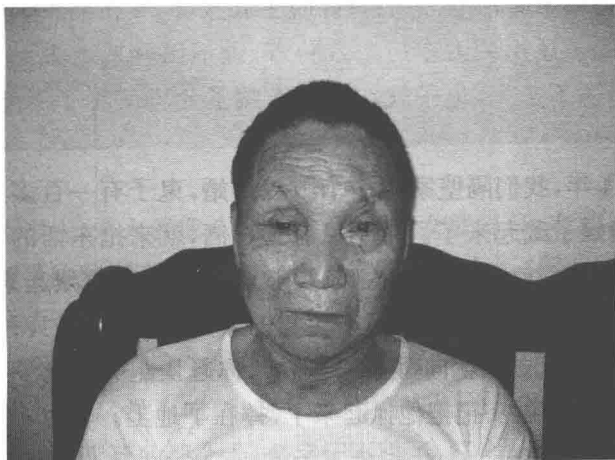
50. 魏立照口述

魏立照,男,1933年7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龙池胜利新寓27幢407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魏立照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父亲在南京做工,当时城门都关起来了,逃不出来。我母亲当时还怀着我小妹。父亲不在家,母亲带我们到舅舅家,我姨娘就叫我妈把我甩了,我妈不肯甩,是我舅舅带着我们跑反的,跑反到横溪曾庄。

我父亲当时在南京山西路,躲在房子里的地板下面,日本人晚上不出来,他们就晚上出来弄点吃的,地板下面是空的,日本人踩着声音响,他们拖了一二十个妇女,日本士兵排队强奸,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强奸妇女的。我父亲他们当时躲在地板下面不敢出声,连咳嗽都不敢。不过时间长了,还是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把人帽子除掉,看脑壳上有没有印痕,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像是军人的一个都不放过,我父亲腿有病,有点瘸,日本人把不像军人的拖在一边,其他人排成一排,用机枪扫死。后来就

搞了难民区，发通行证，可以离开南京城，当时是中岛部队发的通行证，我父亲拿到通行证，从山西路出中华门。一路上，父亲手里就拿着通行证，不敢揣在衣服口袋里。日本人要问，就举起通行证给日本人看，一路跑出南京城。到了村上，我们村上人就把他带到曾庄了，大概是南京城被日本人强占后五六天的样子，父亲才到曾庄和我们团聚的。

我们村上，魏老五的老婆，叫芮恒英，当时有 30 多岁的样子，鬼子来时，鬼子让她和她爷爷辈的一个老头瞎搞。这个老头当时有四五十岁。老头不敢，但鬼子逼着他，他们只好脱了衣服，但实在搞不起来，鬼子惨无人道呀，鬼子还用刺刀在后边威胁着，说不搞就把老头下身割下来。但他们还是搞不起来，鬼子就在屁股上踹了几脚就算了。鬼子是没人性呀。

在 1944 年，我们隔壁家的一个叔叔结婚，鬼子有一百多人来了，家里边就把新娘子藏起来了。鬼子见有鸡有酒，就来抢东西的，我的母亲见鬼子来抢东西，就向叔叔家人喊，要叔叔家人把东西藏起来。鬼子没有听懂，就打了我母亲几个嘴巴子。我的家门哥哥魏立仁，和村上的魏明林站在一起，魏立仁就向母亲喊，婶婶，你赶快跑呀。鬼子听见了，以为是魏明林喊的，就一把把他抓起来了，摔在了地上。他也不敢反抗，没办法。

我爷爷跑反回来过年，鬼子又来了，他就躲在草堆里边，鬼子见没人，就用刺刀戳草堆，爷爷就只好出来了。鬼子让我的爷爷牵着马，帮他们带路找姑娘，爷爷就带着他们转。当时妇女们都躲在山埂里边，爷爷不会往那边带。爷爷把鬼子带到了杨柳村，鬼子就把他放回来了。

51. 戎志广口述

戎志广，男，1928 年 6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龙池新寓 6 幢 207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日本人到南京那年我 10 岁，惨无人道，我家房子被烧光了。日本人



戎志广

拿中国人不当人，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见到妇女就强奸，在我们中国蹲了八年。特别是刚到南京的时候，残忍。在殷巷马木桥，桥上有泡牛屎，鬼子走桥的北面往南面走，有两个老百姓从桥的南面往北面走，鬼子看见他们两个人，就叫他们吃牛屎，一个吃了没有吐出来，叫江金成，还有一个吃了又吐出来了，没有吃掉，鬼子就用刺刀把他戳死了。这两个人都是我们村的。被戳死的那个人，名字记不得了，江金成捡了一条命回来。

我们当时跑反到殷巷仙家庄，来了三个日本鬼子，一个是小排长，还有两个是士兵。他们把村上的老百姓集中起来，男的、女的、老的、小孩分开来站。那是腊月里天气，鬼子让年轻人脱光衣服跪在那，就要杀年轻人，有一个女娃就出来，是个学生，21岁，她懂日语，一把就抱住那个小排长，陪小排长睡觉，还有另外两个女的陪了两个士兵。出来后，女学生就说：“大爹大妈，没有我，（年轻）人就死了，大家不要笑我啊！”老人们都说：“你救了我们，怎么可能笑你呢，你做的是好事啊。”女学生还告诉我们，鬼子明天还要来这儿，这边不能蹲了。第二天我们又跑到元山，元山是山区，日本人不来。

我们龙池被烧的房子多呢，被打死的有六个人。是戎起仁、王光才、王光富、魏立成、邵洪松，还有就是那个没有吃牛屎被鬼子戳死的。

戎起仁是我叔叔，他身体魁梧，日本鬼子到我们村上拖女人睡觉，他

去看的,被鬼子看见了就打了他一枪,子弹穿过胳膊,他就抱着鬼子往塘里拖,村上其他老百姓不准,把鬼子放了,怕鬼子报复,叔叔回家没有几天就死了,那时候医术不发达,他(胳膊受伤的时候)又拖日本人进塘里淹了水,最后死了。后来那个鬼子去南池找另一个鬼子了,那天是两个鬼子骑摩托车下来的,一个在南池,还有一个在我们村的。叔叔受伤后,过了个把礼拜就死了,死的时候五十一二岁,他家里有钱,(他死了)家里还能生活,当时他儿子不在家,跑反跑到其他地方了,他老婆 50 岁,后来也没有改嫁。

王光才,是王明强的父亲。鬼子到我们村上拖我们村的猪、黄牛,黄牛是我们家的,鬼子只要猪腿,就抓了王光才,叫他把猪、黄牛送到岔路口的步校,日本人住在那里。送到以后,鬼子就把王光才打死了,死的时候四十七八岁。

王光富,是在殷巷街上喝茶的,是白天,被鬼子打死的,当时一下子打死七个人,王光富死的时候有四十一二岁。

戎起仁、王光才、王光富是西池的。

魏立成是在百家湖那边被鬼子打死的,百家湖那边有河滩像岛一样,魏立成跑反没跑掉,就躲在弄鱼的盆子里,被鬼子打死的,死的时候有 50 多岁了,是排头村排山队的,他家蛮穷的。

邵洪松跟王光才一样,被日本鬼子抓去送东西的,东西送到后就被杀了,死的时候才三十七八岁,他是南池村的,当时家里一个女儿,他死后,老婆就带着女儿慢慢过生活。

我父亲也被日本人打伤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日本人造飞机场,父亲在飞机场里干活,造飞机洞,他望呆的,其他人看到日本人过来就赶忙干活,他没有注意。鬼子看见他没有在干活,就把他摔在地上,用皮鞋蹬他。父亲当场就吐血了,后来被人家抬回来的。回到家,就得病了,只能吃不能干活,那时我父亲 36 岁,拖了几年就死了。我母亲当家,家里弟兄三个、一个姐姐,十来亩田,我们家苦啊。

村上被烧的房子不到十间。我们家被烧了三间,一间瓦房、两间草房;王明义家被烧了两间草房;小庄头烧了一家。房子烧了,跑反回来没有地方住,先住在叔叔家用来拴牛的风干房,慢慢糊生活,过了一年后,

才住上自己盖的房子。

王兴义的舅舅和舅妈跑反跑到我们这，他们是南京的，被鬼子看见了，鬼子就欺负他舅妈，让他舅舅在旁边看着。当时天冷，日本人叫他舅舅把衣服脱光，下河推着船送日本人，当时他舅舅 40 岁不到，舅妈三十七八岁，那时人老实，没反抗。

我们村上还有七八个妇女被欺负的。鬼子到我们村上，村上 13 个女的躲在戎起义家的稻仓里，鬼子找花姑娘，他们听见稻仓里有声音，爬上梯子一看有 13 个女的，当时有七个鬼子兵，他们强奸了八个人，放走了五个人。被强奸的有两个殷王氏，她们当时三十四五岁。还有我的两个堂姐，一个堂姐才 14 岁，还有一个堂姐才 13 岁。还有一个年纪大的，叫殷陈氏，她 40 多岁了。还有一个王罗氏，当时二十七八岁。还有我四大妈，当时 40 岁。当时我母亲和我姐姐也在其中，我母亲神气，跟我姐姐脸上都抹了黑灰才被鬼子放走的，还有三个年纪大的也被鬼子放走的。我的那个 14 岁的堂姐被鬼子轮奸的，被两个鬼子轮奸的，鬼子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鬼子也精了，会让人把脸上的黑灰洗掉。我母亲当时 41 岁，我姐姐当时 14 岁。

52. 冯永炳口述

冯永炳，男，1928 年 12 月 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龙池新寓 6 幢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跑反时，我才 10 岁，和父母一起跑的，我们跑到了殷巷，当时我们家没钱，跑不远，有钱的人就会跑得远。殷巷那边有小河小沟的，我们想鬼子不敢去的，后来鬼子也去了，我们就又跑走了，就跑到了谷里呆了五六个月。当时没得吃，父亲就找些野米吃。我们回来时已经是来年春天了。

我们跑反时，在马木桥，鬼子让两个人吃牛粪，有一个吃了，有一个不肯吃，鬼子就把他打死了。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冯永炳

后来我们还给日本人做工,是岔路口那边建飞机场的时候。当时给鬼子做一天工,鬼子就会给些钱,这些钱能买六七升米的。我们当时小娃子,鬼子管得不很严。我们去做工,那些钱可以过生活的。

我的一个叔叔、小四子、家门爷爷,三个人当时都有 20 多岁,他们去给鬼子做工,被鬼子抓去当夫子,帮鬼子拿东西的。我的叔叔、小四子一直都没回来,失踪了,像是死掉了。这个家门的爷爷,在 1951 年回来了,回来时入了党。他是在外边加入了共产党。我们问他知不知道我叔叔的下落,他说当时跑散了,知道了。

有一个冬天,鬼子在我们村上,要我村的小五子脱光衣服下河,小五子比我们大几岁,有十几岁的样子,小五子就下了水,鬼子还往水里面开枪,吓他,但没打着他。小五子冻得不得了,鬼子还在岸上拍手高兴。小五子上来后,鬼子还给他糖吃。鬼子不怎么打小孩子,我们当时都在场的。

鬼子在南京杀了很多人的,在南京江东门杀了很多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在这个地方的。

53. 罗秀英口述

罗秀英,女,1925 年 1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龙池二小区 22 幢 4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罗秀英

鬼子来时我才 12 岁，跑反时父母把其他人带走了，我们女娃没带走的，留了奶奶和我在家里边。父母跑到了横溪那边。后来村上有人回来拿米，我就和他们就一起去找父亲。父亲走时交代，牛不能丢，我就牵着牛，和村上的人一起走，奶奶给了我几个饭团，有只咸鸭、咸鹅，还给了十个铜板。我一直跑了七天，一双布鞋都跑破了，最后赤脚，脚上都跑出了泡。我晚上就和牛睡在一起，父亲交代，牛不能丢，我就想着牛在人在，最后终于找到了父母。

我的姐姐做一个湖南人的童养媳，湖南人背着包袱过来的，很穷，家里边就有一个小草房子。鬼子来时，我的姐姐被鬼子发现了，鬼子要欺负她，当时她有 15 岁，她不肯，鬼子就朝她打了一枪，子弹从腰后打到了前边出来，后来她家的奶奶把她拖到地窖里边。到了晚上，她家奶奶看她死了没有，听到她说要喝水，身上流了血，渴了。后来那个湖南侂子也死了，我的姐姐就又回到了我们家里边。姐姐现在身上还有个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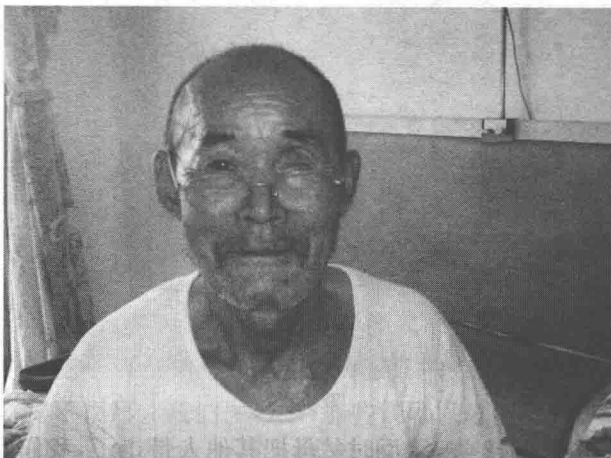
54. 魏元锡口述

魏元锡,男,1927年3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湖滨社区太平花苑15幢104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魏元锡

我是魏家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0岁,是腊月里,我们村东面有一条大道,是从东善桥到南京的一条大路,当时鬼子看到人就开枪打,在我们村上打死了好多人呢。我父亲和我的一个三哥哥都被鬼子打死了,当时鬼子讲话听不懂。我父亲叫魏德钱,当时有60多岁,我那个三哥哥小名叫三五子,当时只有十几岁,当时鬼子打死了他们两个,还用刺刀戳了两刀。

在我们村还杀了十五六个人呢,一个是魏德贵,有六七十岁;一个是周德义的奶奶,当时她有七八十岁,是坐在地洞里被打死了。还有几个是前坟的,一个是马明才的父亲,他有六七十岁;一个是马天亮,他也有六七十岁;一个是魏长林的奶奶,她有50多岁。我只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其余的就不记得了。

还有在我们村上烧了好多房子,只有石前村的一个房子没烧,当时村上有十一二家人呢,我家也有六间草房给烧了。因为在这里杀了人,

烧了房子，我们才开始跑反，跑反跑到了殷巷圩里，在那呆了个把月，正月里才回家。

还有我的一个大伯被鬼子抓走了，叫他背东西，送到南京去，后来一直没有回来，他叫魏德全，当时有 60 多岁。

还有我村上的一个妇女被鬼子糟蹋了，当时就在大路边上住，是芮实和的老婆，她有三四十岁。她当时已经把脸抹上了灰，就在她家抓住强奸了。

南京打下来后才安民。安民之后就好多了，日本人不怎么下来了，也不怎么杀人了。

55. 魏元秀口述

魏元秀，女，1925 年 1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湖滨社区太平花苑 30 幢 3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魏元秀

我是石前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跑反跑到公塘头。那个时候快过年了，跑了不长时间，在家过的年。当时中央军退却的时候让老百姓逃跑，我们跑了，鬼子就来了。在我们村烧了十四五家的房子。就只

有我们一家没有烧到,是那种中间有一间大房子、两边有两间鸭屁股房子的那种草房。后来跑反回来了,鬼子还会来,我们就躲在将军山里,日本人来找花姑娘,不得不躲。

大约春天的时候,鬼子来我们村,叫我们村的人都跪在村里的晒场里,在那里戳死了一个人,他是芮成德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因为他腿上有绑腿布,鬼子就说他是当兵的,就把他给杀了。

我听别人讲,马田柱的女儿,被鬼子抓走了。那天她正好结婚,后来又放回来了,具体呆了多长时间记不得了,她当时只有十五六岁。

56. 吴光银口述

吴光银,男,1936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湖滨社区太平花苑30幢2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吴光银

鬼子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岁,什么都不记得,只是听我爷爷说过一些事。在我们康后村,烧了不少房子,都是草房,当时只有连着石前村的那间房子没被烧掉,是魏德虎家的,具体多少房子也记不得了。只是当时在村上有吴、周、康、黄几个大姓,大概有十五六户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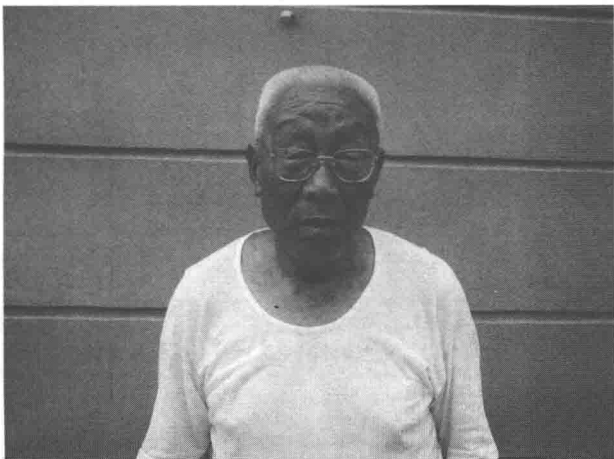
57. 芮实龙口述

芮实龙,男,1931年9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湖滨社区太平花苑15幢107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芮实龙

我是杨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七八岁。我记得是冬天,跑反跑到了周岗圩,在那大约呆了不到20天,过年之前回来的。当时我爷爷奶奶在家看门,房子没有被烧,村上烧的房子很少,基本没有。

跑反的时候,我家一个亲戚在南京给老板看店,被鬼子捞走了,一直没有回来。他叫王奎昆,当时有20多岁。还有一个是鬼子刚来的时候被打死的,他是我九太爷,他当时有30多岁吧,躲在地洞里,鬼子烧房子,把他呛出来了,鬼子看到就把他打死了。

安民以后,有一次三个鬼子在我们大队强奸了一个姓王的,小名叫兴丫头,她当时有头20岁。她躲在山里面,被鬼子看到了,带到村里面强奸的,后来还让老头给他们烧水洗澡。

还有一次鬼子下来捞鸡抓牛,把戴大正家的一头黄牛牵走了。

58. 毛夕清口述

毛夕清,男,1927年5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湖滨社区太平花苑16幢4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毛夕清

我是高湖的,民国26年鬼子来的,利用朝鲜部队打前阵。我们村上有个庙,在里面有两个和尚被他们杀了,把庙给烧了。

当时我们跑反,我跑到了南京,躲在难民区里,当年就回来了。我看到中华门外遍地是死尸,都是在路上抓的夫子被打死在那里,有三四百个人。当时大家跑反了,各个方向都有。在东善桥那边的高村,我们村的两个人,当时逃反被打死了。一个叫张家荣,二十一二岁,还有一个是陈丁荣的伯伯,有二十六七岁。

我们村上还有两个老头被打死了。一个叫毛强夏,七八十岁,当时躲反回来,在赖石岗碰见鬼子,他跪下来求饶,鬼子见他是个老头,为了震慑其他人,就把他给杀了。另一个叫毛强德,70多岁,被鬼子抓夫抓去的,在南京南门外被鬼子打死的。

强奸妇女的事情多了,我不好说。我们村张家荣的老婆,叫芮成英,二十一二岁,被两个鬼子强奸了,是在跑反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已经生

了三个小孩，一个儿子，两个双胞胎女儿。儿子前几年刚去世，两个女儿跑反的时候因为太小，没有奶吃，饿死了。

59. 芮成财口述

芮成财，男，1927年5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百家湖街道湖滨社区太平花苑25幢4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芮成财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1岁，跑反跑到了沙洲圩，在那呆了20天不到。刚到那儿两天的时候，鬼子就去了沙洲圩。那个时候我母亲才27岁，用锅灰把脸抹黑了，怕鬼子找花姑娘。那个时候我们小，如果大一点的话就没命了。

在沙洲圩的时候鬼子见猪就拿，就牛就抓，并让芮门银给他们抬，让我抬稻草。我掉到了河里，天冷，衣服都给冻住了。鬼子就让我回来了，没有送去。他们还在那里找帽子上有帽箍的，如果有就是中央军，就要被打死，有十五六个人被打死了。

后来我们从沙洲圩回来，到毛公渡，鬼子让我父亲（芮耀祺）给他拉网。鬼子说话，我父亲不懂，叽里呱啦的，我父亲以为是把网拉上来，一

拉鱼就全跑了。鬼子操起刺刀就在他头上劈了一刀，是用刀背劈的，淌得浑身都是血。后来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老毛病才死的。

从毛公渡到小行到安德门到石子岗再到铁心桥，然后绕路到家，这一路到处都是死尸，我们是从上面爬过来的，到半夜才到家的。

鬼子在岔路口步校驻了几百个人，他们经常下来捞鸡抓猪。鸡抓了用刺刀一挑就走了，猪是让老百姓给他们抬过去。我有一次差点就被鬼子打死了。当时我和芮成修看到鬼子来了，躲在涵洞里。鬼子看到，朝我们开了三枪，三枪没有打到就不打了，真是死里逃生。

跑反回来，有一次芮门如的姐姐，是个哑巴，被鬼子拖走了，当时有两三个鬼子，这样就被糟蹋了。

（十三）原方山街道调查

1. 张顺英口述

张顺英，女，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健康社区南圩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张顺英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当时我8岁，鬼子一来我们就往河对岸跑，鬼子不过去。鬼子一走我们又回来。我家房子没有被烧，对过龙都的房子烧得多。

我奶奶姓王，当时七八十岁了，腿脚不好，走不动就在家看门，鬼子来了问她要花姑娘要壮丁，奶奶讲没有，都走掉了，鬼子就抓住她的头使劲摇，奶奶被吓得生病了，不过两三个月就死了。我父亲叫张名荣，当时四十几岁了，跑反在别人家的时候，被鬼子抓去抓去做苦工，挑土扛木头。过了几天他就跑回来了。当时鬼子来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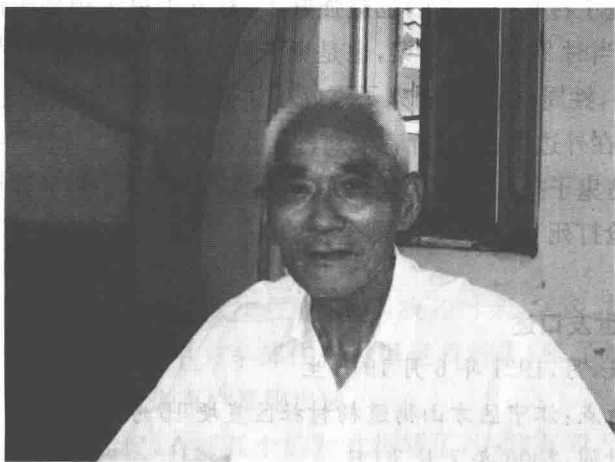
2. 虞玉福口述

虞玉福，男，1930年10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杨村虞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虞玉福

鬼子来时我8岁，从马路上过来的，国民党卡住不能走，他们就停在这里。是从东山过来的，开着卡车，去农村捞东西。老百姓跑的话就打你，干活的话就不打你。

我们村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走,被鬼子打了一枪,子弹从他耳朵上飞过去,擦破了头皮,鬼子看他是在地里劳动的,就没打死他。他叫虞明才,当时四十几岁。还有一个哑巴,是虞明才的弟弟,鬼子喊他站住,他听不到,在五六百米外一枪把他打死了,鬼子还跑过去踢了两下,看他有没有死,晚上的时候就喊村里人把他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鬼子不打小孩,他们是六月初六那天过来的,来了七八个鬼子,还把牛牵走了。

鬼子在健康烧了很多房子,我们村没烧。三八年二三月份的时候,鬼子在虞村强奸了一个妇女。当时她看到鬼子就跑,鬼子就在后面追,她跑到洋桥,躲到一家人家,鬼子就在那家把她奸污了。她是虞明才的媳妇,叫孙慧英,当时30多岁。我们村还有姊妹两个,没结婚呢,老家是我们这的,在苏州开店,打仗了就回来了。一个叫阿芳,还有一个不记得了,都姓虞,十七八岁,有两个鬼子把她们强奸了。是过了春节以后的事情,三八年的春天,是跑的时候被抓的,在山上把她们奸污了。后来一个去苏州了,一个跟新四军走了。年纪大的妇女用锅灰涂在脸上,鬼子就讲不要不要。那时候年纪轻的都跑了,年纪大的都呆在家。

在隔壁丁村有一个女的也被强奸了,有五个鬼子跟她睡的,后来中毒烂死了,当时20多岁,姓梁,也是鬼子刚来的时候。直埂村也有个姑娘,20多岁,姓周,也被五个鬼子强奸了。鬼子是坐车来的,七八个人一起,车就停在外边的路上,背着枪到村里找花姑娘。

在埭墟鬼子打死了两个新四军,当时新四军扔了两个炸弹没爆炸,被鬼子用枪打死了,那边还有烈士墓的。

3. 徐世友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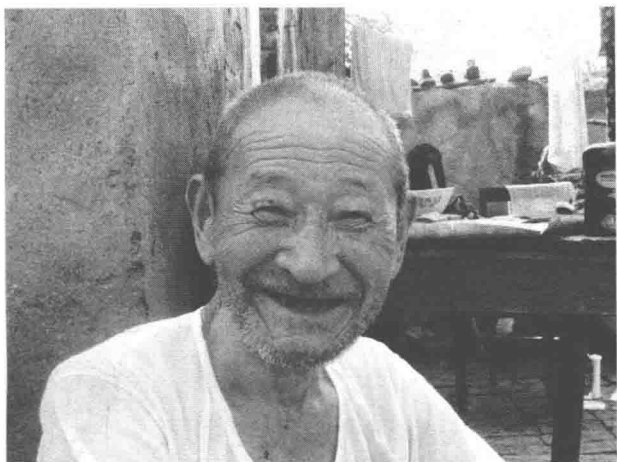
徐世友,男,1921年6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杨村社区直埂1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里人都跑了,就我和爷爷没跑。虞村的两个哑巴,有一个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一个姓虞的女的被糟蹋了,叫什么不记



徐世友

得了，也是虞村的。我们村没有人被杀的，房子也没烧。那个时候我家门前没有路，有一条沟。有一次，新四军躲在里面，看到鬼子来了，就开枪，鬼子就跑了，没打到。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4. 杨兴斌口述

杨兴斌，男，1921年6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杨村社区丁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鬼子来时我16岁，老大老二都跑了，我和母亲、父亲、奶奶、妹妹都没跑，躲在庙里。当时中央军都住在村里老百姓家，搭了炮台，挖了壕沟，说这里要打仗，让老百姓都跑出去。

鬼子刚来的时候，有好几个妇女被污辱了，一共有四人。我一个大嫂，当时30多岁，在村头碰到两个鬼子，被糟蹋了。鬼子以为她男人是新四军，说死拉死拉的，村里人都跪下求饶，后来就把她放了。还有一个姓梁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也被糟蹋了，后来结婚不久就死了，是烂腿死的，说是中了鬼子的毒。还有一个老太婆，60多岁，姓王，带着一个



杨兴斌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后面山上的坟场被两个鬼子奸污了。

虞村的两个哑巴，鬼子来的时候，两个人奔，哥哥奔在前面，弟弟跟在后面。跑到村上的碾坊的时候，鬼子喊他们站住，他们听不见，鬼子就一枪先把弟弟打死了，哥哥刚好奔到了下面的田里，看不到人，就没被打死。

我们村有个在外面打工的，叫梁保福，来家的时候鬼子把他捞去了，看到他手上有老茧，把他带到庙里，说他是新四军，要死拉死拉的，后来保长来保他，才放出来的。他现在还在的，住在南京。

鬼子每次来的人数不多，就几个人，次数也不多，那时村前还没有马路，靠马路比较远，所以鬼子不常来。

5. 乐德清口述

乐德清，男，1931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方山社区下乐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乐昌华腿上烂了个洞，没跑掉，被鬼子抓到了就说他是新四军，要杀



乐德清

他。恰好武家庄有新四军放枪，他就乘鬼子趴下来打新四军的时候滚到了田里，鬼子没找到他也就是了。

我们这房子没有被烧，方山大庙被炸是有的。当时庙里面住了国民党兵，鬼子用飞机来轰炸，但就是炸不到庙，庙旁边到处都是坑。

乐昌瑞的父亲当时三四十岁了，被淳化那边过来的鬼子抓走了，抓走以后就没有音讯了。

乐德章的老婆当时 20 多岁了，还有乐德玉的十八九岁的妹妹，被鬼子抓去淳化了，一两天以后才放回来。

6. 时祖生口述

时祖生，男，1928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解溪社区解溪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 10 岁，我家当时在青龙山帮人家放牛、种田。鬼子是冬月来的，一来我就跟着大人一起跑反，跑到赤山湖蹲了几个月，在外面过的年。

鬼子经常抓人检查、审问，看虎口，是不是当过兵的。鬼子到处烧房



时祖生

子,烧过一个地方就知道来过了。我家当时租的别人的房子住,那是地主家的楼房。地主家住了六户人家,他家都是瓦房,没有草房,二三十间房子全部被烧光了。安民以后就回了家,看到沿街两边的 30 多间门面房、住房被烧光了。

鬼子经常打人,我的一个叔叔因说错了话被鬼子打过。跑反回来的时候我们三家一起养的一头耕牛被人牵走了。

对过老土地庙里,严家的一个女儿被鬼子轮奸了。

毛玉才家是种菜的。有一天,他老婆站在门口被鬼子抓到强奸了,当时她 30 多岁了。

鬼子杀人的时候会叫被杀的人自己挖坑。鬼子在张家庄杀了七个人。本来抓了八个人,其中一个人在鬼子喝酒的时候被炊事员用柴草藏了起来,逃出来了,还在陈淮家藏过呢。

7. 刘国海口述

刘国海,男,1921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解溪社区殷岸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刘国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几岁了,在高淳的恒春杂货店里学徒帮工。鬼子来了,把店烧了,我就跑回家了。我家父亲当时 40 多岁了,留了一把胡子,鬼子和“警卫师”的人到薛永庭家翻东西,薛永庭到我父亲这里求他,我父亲就去向鬼子求情,两句话没说完,鬼子就用刺刀把我父亲的手臂刺伤了,刺的血直淌,过了好几个月才好。

邻居刘国玉被鬼子和伪军用刺刀对着耳门,说他是新四军,要杀他,亲家一个老奶奶叫他老婆出来,他老婆抱着个小孩出来,鬼子看到他有亲属,不是新四军,就把他放了。

还有个邻居刘昭和,当时 30 岁了,他见到鬼子来了就往东边的龙都跑。鬼子看到了他,就端枪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亲眼看见的,当时我们往西边跑的。

鬼子叫我们交税,你交税他就不来,不交税他马上就来骚扰。我家没交税,家里的六七担麦子就被抢走了,别人家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事情一般伪军做得多。

鬼子来了就打鸡子打猪,打到了就叫我们送到洋桥,打了多少都没办法计算了。

8. 陈淮口述

陈淮,男,1931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解溪社区解溪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陈淮

鬼子来的时候，我父母带着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舅舅一起跑反，跑到龙都住了半年才回来。

鬼子刚来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叫郑兴的新四军。有一次，好多新四军在魏家庄的祠堂集合，有叛徒告密，鬼子把祠堂围起来了。在突围的时候，郑兴被鬼子打到了膝盖，没跑掉抓起来了。郑兴被带到张家庄荷花塘的东南角，鬼子就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用刺刀戳死了，还把头砍下来示众。还有一个姓李的新四军炊事员，被鬼子在延安桥打死了。

鬼子经常来扫荡，把解溪横街的30多间房子全部烧光了。

鬼子扫荡的时候，许村的朱招宝被鬼子一枪打在胸部，在圩冲里打死了，当时他三四十岁。

1944年冬天，鬼子在张家庄用刺刀戳死七个新四军。

严家喜的女儿，20多岁，在土地庙被鬼子捞到后轮奸了。回家后我们看她走路都走不了。鬼子还经常下村找鸡子找姑娘，抓到好多年轻的妇女，就带到淳化的据点去侮辱。

9. 朱世明口述

朱世明,男,1929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解溪社区许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朱世明

在我12岁的时候,阴历七月初十,我家父亲朱招宝扛着一把锹出去到田里干活,用牛车拉水浇田。早晨5点一刻,鬼子到了,鬼子一枪就把我父亲打倒了。子弹从腹部进去,从后背出来,后背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鬼子8点多钟走后,才有人告诉我们说我家父亲被鬼子打了。我们把他抬回来,20分钟以后就死了。当时我家两个妹妹、母亲、祖父祖母都靠我父亲一个人。

村上有一个妇女,也姓朱,当时二十来岁,已经结婚生过小孩了,被两三个鬼子抓到了强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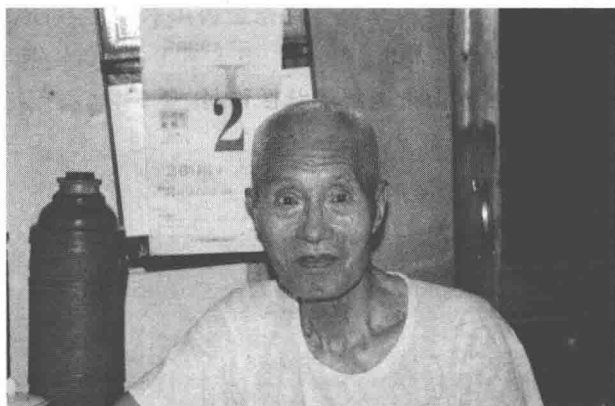
10. 谢基如口述

谢基如,男,1918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解溪社区解溪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谢基如

我祖籍是江宁的,但是在外长大的。鬼子来的时候我在如皋做生意,1944 年才回江宁。

回来以后,看见鬼子经常来扫荡,打新四军。1944 年冬天,鬼子在张家庄用刺刀戳死了七个农抗会的人,他们是游击队的外围组织,有从湖熟抓来的,也有从湖西友谊大队抓来的。

听说鬼子刚来的时候,杀了一个叫郑兴的新四军,是在殷岸许家祠堂杀的。鬼子一来的时候,老街上的房子烧了有 30 多间。

11. 许昌金口述

许昌金,男,1922 年 12 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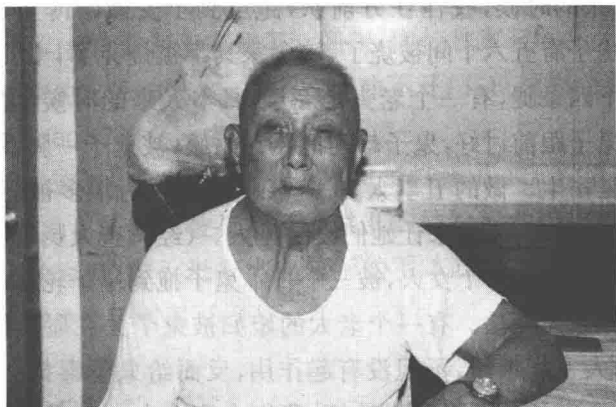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解溪社区殷岸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十几岁,我当时在南京学徒,学铜匠的。鬼子轰炸南京,我就回家跑反了。水西门升州路戒严,不让进城。

李宏堂和日本人一道来找新四军,带了三个鬼子,一个叫前田,一个叫佐瑞,一个叫中喜。鬼子叫我们集中在西边的场上,他们来找新四军的。还要抓区长徐立和财政部长王世明,但是鬼子没抓到他们。鬼子把



许昌金

保长的儿子许家林和两个小新四军带走了。两个新四军被带到了秣陵，许家林被带到了东山机场，保长托带鬼子来的张跃庭把儿子保出来。保长用了5只羊、100个鸡蛋和100斤黄豆换儿子出来的。鬼子把他儿子放出来的时候跟保长他们说，有新四军要及时报告。

鬼子在我们这里张家庄打死了一个新四军，叫小郑。我当时已经结婚了，我老婆当时就两套衣服，都被鬼子拿走了。

鬼子放火烧房子的，老路那边许长立家的三间草房一间瓦房，还有许柏山家的三间草房都被烧了。许长立家的房子里找出了几个新四军才被烧的。鬼子平时不大来。

戴世胜的外甥女在沟沿边上被鬼子强奸了，三个鬼子轮奸的。还有许家和的老婆，当时十八九岁，见到鬼子就在田埂上跑，鬼子远远地放了一枪，见打不到就哈哈大笑，没有再打她了。

12. 陶永福口述

陶永福，男，1933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横岭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住在方前队,跑反到了安徽的博望,回来的时候,村里的房子有五六十间被烧了,粮食家具都被烧光了,十几头牛也被杀死了,刷下四条腿,有一个老头是瘸子,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日本旗,到鬼子跟前讨好,鬼子却问他要花姑娘,被鬼子一脚踢得半天起不来,鬼子是畜生。做的丑事太多。我不想说,因为很多被侮辱过的妇女她们的子孙很多,说出来让她们没脸见人。(经调查人员再三劝说,陶才断断续续地说)有一个女人,被三个日本鬼子拖到屋子轮奸,她的丈夫在门外哭,却毫无办法。有一个老太的媳妇被鬼子关在屋里强奸,老太拼死向日本人下跪求情,不但没有起作用,反而给鬼子毒打一顿。我的母亲被五六个鬼子关在屋子里轮奸,我们全家人在外面号啕大哭,却毫无办法。(讲述人此时泪流满面,停止讲述,拒绝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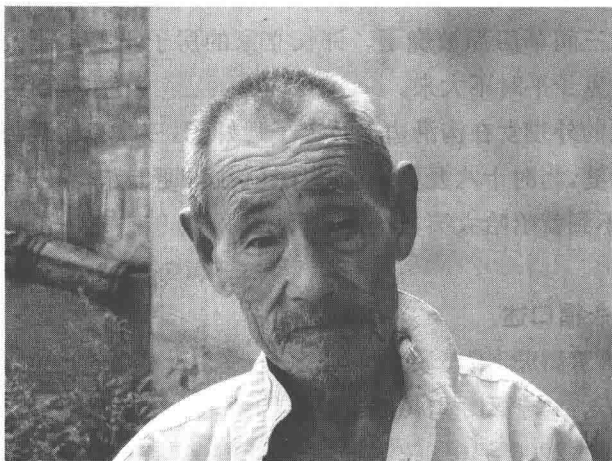
13. 王志堆口述

王志堆,男,1914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横岭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王志堆

鬼子到我们村的时候我23岁,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方前,后来我们

全家跑反到小丹阳去了,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回来后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毁,但我们村的陶源会家烧了六间房,陶传林家三间房子也被烧了。当时陶传林家的房子很结实,日本鬼子冲不开门,就用燃烧弹将房子点着,里面有2000斤粮食被烧光了。

王氏兄弟两人,还有张长根被日本鬼子打死了。王五爷家的一条黄牛、陶月友家的一条黄牛被打死了。村上的姑娘妇女怕遭日本人糟蹋,都用锅灰把脸糊黑,但也没有逃出鬼子的手掌心,村上有三个姑娘当时20岁左右,都被鬼子糟蹋了。

14. 乐锡华口述

乐锡华,男,1926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横岭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乐锡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日本鬼子丢炸弹,那时我住在横岭,我家姑母带我们跑反到六合新庄,当时我姑母家是个地主,在六合有田地。我在她那里待了大概一年,我姑母住在了上方。回来后我看到我家里的草房被日本鬼子丢炸弹烧光了,横岭的一条街上被炸毁了许多房子,当时

我们这里有个方山饭店也被炸毁了。

日本鬼子丢炸弹时,一对姓叶的老夫妇被炸死了,当时他们 70 岁左右,还有一个过路的外地人,不知什么原因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时他只有 30 岁左右。当时我们这里姑娘和妇女为防止日本人欺负,都用黑灰把脸糊黑,有个 20 岁左右的妇女被侮辱了。

后来安民了,鬼子的一个班住在窝山的一个庙里,他们在庙的四周挖了战壕,围了铁丝网,鬼子还经常到村里来,但没有抢我们的东西。

15. 王存生口述

王存生,男,1922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横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王存生

日本鬼子来我们村的时候,我 16 岁,我们全家跑反到了龙都的张家边,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回来时我们家的房子被烧光了。我们村被烧了七八户人家,共 30 多间房。

当时我哥哥在上海吴淞口,给鬼子做挑夫,最后被鬼子打死了。陶友琴的哥哥在挑东西的途中,把挑夫的标志弄丢了,因此被鬼子打死了。

当时鬼子丢了许多炸弹,炸毁了我们村许多房子,幸好没有人被炸死,鬼子还在我们村打死了两三条牛,把牛的四条腿刚下拿走,抢的鸡猪鸭就更多了。

16. 孙於义口述

孙於义,男,1921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王墅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刘运玺、仇松杏



孙於义

鬼子来时我17岁,鬼子是冬月初四晚上来的,我们村叫下王墅,鬼子来之前我们就挖好地窖子。鬼子经我们这里过,和中央军在前边打起来了,在东山那里打了两夜一天。这之后我们就跑反,老百姓都是往圩里边跑。鬼子在这边杀了不少人的,在下王墅杀死的有八个。长富的奶奶(老婆的意思,下同)、金存的奶奶、孙新刚的两个奶奶(大奶奶和二奶奶)、还有大王富的奶奶、张和才的奶奶,其他两个记不清楚了。当时她们都有五六十岁,年纪大了,就在家里边看门,被鬼子逮到的。她们有被鬼子刀戳的,有用枪打的,死的这八个都是女的。

还有我的父亲,也被鬼子打死了。鬼子在下午4点到我们村上,我

父亲当时有哮喘，咳嗽，父亲往家里走，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就把父亲打死了。

鬼子还在下王墅烧了很多房子，整个庄子都烧光了。当时下王墅的房子很好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做生意的，房子都盖的是瓦房楼房。房子烧了有 100 多间，光房子就烧了三天三夜。烧的房子有长富奶奶家的、孙老三家的、包文忠爷爷家的，能记得的就是这几家了。鬼子烧房子的时候，房里面的家具、粮食都被烧光了。跑反回来就只好盖个草房过日子，生意也没得做了，就只好开春的时候种田了。

后来鬼子还会到我们这边搞点吃的，鸡、猪等，当时村上牛不多。村上有 200 多户人家，只有五六十户是种田的，其他的都是做生意。

安民后，进城要通行证的。有一次我进城，鬼子喊我，说了一声“嗨”，也不说话，就对我拳打脚踢的。见鬼子要鞠躬，不要行礼，鬼子认为行礼是军人的，老百姓行礼就会打的。

17. 倪必胜口述

倪必胜，男，1922 年 10 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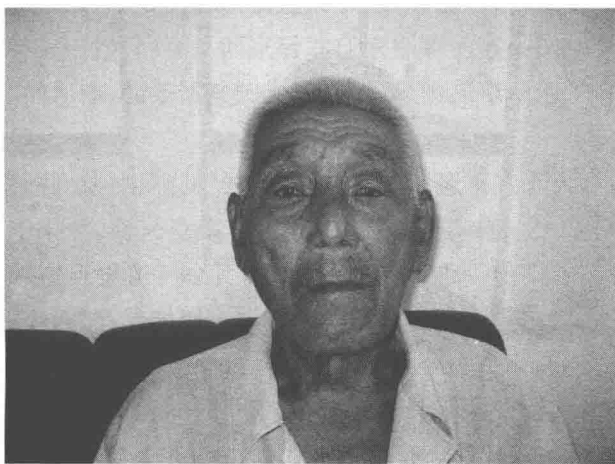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王墅社区上王墅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来时，我们都往龙都圩跑，跑到第二年二月份才回来的，我们是在龙都过的年。在外边呆了四个月。当时跑反都是一家人全跑的，没留人看家的。我们村上烧了很多房子的，我家烧了两间房子。我们村上有一家是大户，房子很大，有 100 多间，前后三进的，还有偏房，这家的房子全被烧光了。当时王墅的房子很好的，都是以前的一些大官住过的地方。我们的小队叫倪家边，我们的小村人口不多，有几十户人家。房子烧掉了有 100 多间。就整个王墅大队，房子烧掉的有四五百间的样子。

鬼子还在上王墅杀了七个人，都是男的，当时有 20 多岁，都是些年轻人。村上的孙大发被鬼子打了，子弹从后背打进去，从前边飞了出来，



倪必胜

当时他有 50 多岁。

我的父亲被鬼子抓夫子，鬼子逼着他挑东西，后来鬼子把父亲放回来了。村上还有个叫倪本昌的，被鬼子抓着要往宜兴挑东西，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的。我们倪家边，有个女的被鬼子欺负了。她当时住在庙里边，因为房子被鬼子烧掉了，她有个儿子也跑反跑掉了，就她一个人，一个鬼子把她强奸了。

18. 李家圩口述

李家圩，女，1932 年 11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 1 幢 2 单元 204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6 岁，是冬天跑反的，跑到淳化，住了十几天，又跑到湖熟，母亲当时挺了个大肚子跑反。

听人家讲，村里有个姓刘的媳妇，当时 20 多岁，跑反的时候没跑掉，鬼子来时她朝山上跑，被鬼子抓住了，就在山路上把她奸污了，但是没杀她。



李家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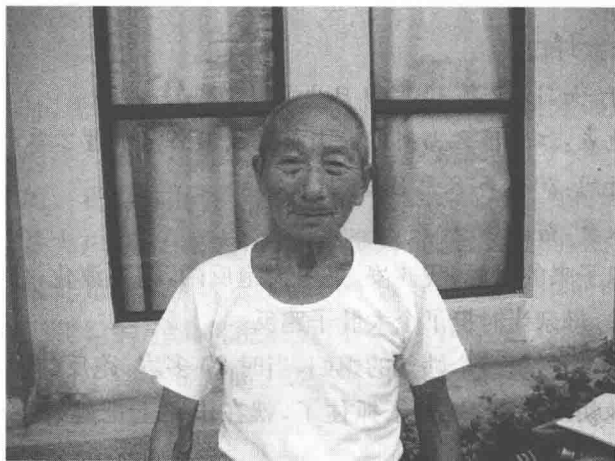
19. 李昌标口述

李昌标,男,1922年4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31幢3单元106室
(原成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李昌标

日本鬼子没过春节的时候就过来了，是路过的，我们跑反跑到龙都，大概呆了两三个月才回家。回家后发现家里养的五头牛就剩下五个头，遍地都是牛的尸体，四条腿被卸走了，一直到第二年阳历4月份，牛的尸体还没烂。

鬼子第一次路过我们村的时候，村里被打死了三个人。一个叫张世勋，当时六十来岁，在家没跑，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一个叫张玉怀的，40多岁，当时躲在河埂底下抽水烟，头一抬，日本人一枪打在他脑袋上。还有一个人称老四的，当时四十来岁，他在跑反的路上被鬼子打死了。

我们村有个姓纪的女人，丈夫姓张，当时20多岁，在跑反的路上被两个鬼子抓住，拖到我家里奸污了，不久就生病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日本人要洗澡，在百姓家屋子里挖个洞，把水缸架在上面，用人家的家具当柴烧，房子烧着了也不管。我们村被烧了四五家，姓李的姓张的都有，一般一家有两三间房子，房子都连在一起，一烧就一大片，他们也不敢救。

20. 冯领娣口述

冯领娣，女，1927年7月7日生



冯领娣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 19 幢 2 单元 3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 10 岁,我父亲把我送到乡下,跟我的一个姑奶奶住,第二天我姑奶奶就被鬼子推在茅坑里淹死了。一起被淹死的有好几个,都是女的,都是五六十岁,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年龄小,鬼子没管我。后来我就跟我一个表婶婶跑反了。

21. 陈余尧口述

陈余尧,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我母亲带着我跑反,看见日本人,就把我甩掉了,她往圩埂那边跑,一不小心掉水里淹死了。

我有个叔叔叫陈友敬,当时 20 多岁,是在家里被日本人抓走的,人家说日本人来了没事,只要系个条幅就好了,他就没跑。一起被抓的还有陈友福的两个儿子,都是头 20 岁,结过婚的。还有一个陈友炳,当时也是 20 多岁,四个人是一起被抓走的,以后都没有回来。后来听人家说他们死在上坊,家里人就去找,在上坊看见尸体成堆,但没找到他们。

山西村的李泰成夫妻两个跑反跑到我们成村时,被鬼子打死了,当时 40 多岁。

22. 陈治英口述

陈治英,女,1923 年 11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原成山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陈治英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15 岁,还在娘家,我娘家也是成山大队的。那时我们往东跑,跑到高桥那边,是跟父母一起跑的。当时是冬天,穿着棉衣,跑了几个月,在外面过的年。回来以后家里房子还在,村里房子也没被烧。

我的老公公,叫张世房,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差抓去的,后来一直没回来。

我父亲姓陈,小名叫四孩儿,在现在东山县医院那个山坡处被鬼子打了一枪,子弹从后背上打进去,从胸前穿出来,棉袄也被染红了。打完以后,他躺在原地装死,鬼子用枪杆子拨拨他,他没动。鬼子以为他死了,用一条席子把他盖住,就走了,后来他就跑回了家。

23. 谢秀珍口述

谢秀珍,女,1925 年 5 月 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 5 幢 2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日本人来时,我才十二三岁,日本鬼子到南京是阴历十一月初七,那



谢秀珍

时我住在高桥。高桥的一个镇长叫我们赶快跑，我父亲胆子小，煮点黄豆做干粮，十一月初十，我们就奔得了。往西南方向跑，跑到安徽那边的一个小镇上，就在那边安顿下来，过了个把礼拜，日本人就过来了。

我父亲是第二年2月回来的，站在山头，看见我们家被鬼子烧掉了。当时我的外婆在我家看门，我们回家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被鬼子用枪捣得浑身都是伤，鬼子用枪摆在她肩上放枪，把她耳朵震聋了。

我们高桥澳东村，房子差不多被烧光了，只有一排瓦房没被烧。村里当时有头20户人家。

在高桥有个小姑娘，只有8岁，被三个鬼子奸污了，那个血流的哟……后来鬼子的大头目把那三个鬼子杀掉了，以后鬼子就再也不敢奸污妇女了。

24. 荣承寿口述

荣承寿，男，1914年7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成山社区成山公寓59幢1单元1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荣承寿

我本来在外面做生意的,店铺被鬼子炸毁了,我只好回来了,当时我24岁。我们跑反时经过小丹阳,到安徽那边,是冬天跑的,在外面跑了一年多。头一次还不敢回家,找几个年轻人回来探路,人家跟我们说,回来吧,鬼子已经不打人了,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后还没怎么平定。

回来以后,土墙茅屋被鬼子烧掉了,我家当时有四间草房都被烧光了,家里的东西也被烧光了,农村人把鸡子、猪关在家里。鬼子来找,鸡子和猪叫起来,叫得他们烦了,就放火把房子烧了。我们村上烧得少,大的村上,像陵里村上被烧的房子很多,他们跟鬼子有对抗的,整个村都差不多被烧掉了。

我们村上有个神经病,大脑不清楚,他在路上大声喊:“鬼子走了。”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是死在村外的。

年轻的女人用黑布把头发包起来,用锅灰抹在脸上,装成老太婆,防止被抓。

村里被抓走的人有四五个,都是年轻人。有一个叫陈正怀的,被鬼子抓走以后再也没回来。鬼子看到青年人头上有戴帽子的头盔印,就说是当兵的,就把人抓走或者杀死。

我们村上的陈尹氏,当时20多岁,我们平时称她为老八姑,她是小脚,跑不动,就在村子里被鬼子奸污了。离我们村不远,有一个老太,四

五十岁，也被鬼子侮辱了。这也是发生在安民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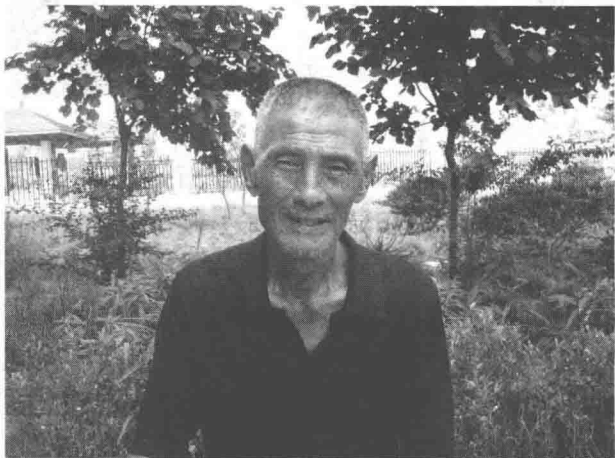
25. 陈万信口述

陈万信，男，1928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潭桥公寓3—302室（原高山大队河北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陈万信

日本人是冬天来的，我们跑反到龙都，那里不通公路，鬼子不去，我们在那呆了一年。回来后鬼子还在的，住在一个叫窝上（音）的庙里，就在现在派出所的西面，人不多，在成山大队罗墟祠堂里鬼子也住的。

我们村后面的穆家村一共七家人，被烧得差不多。有易正玉家的三间草房，许梁玉家的房子，徐宜斌、宜衡、宜顺三兄弟家的草房，都是三间。烧了房子后他们就搭个棚子住，宜顺就住在我家。我们村没烧房子，烧了几个牛棚。

鬼子一来，村上的两个老头就去迎接他们。村上三个妇女被侮辱了，都是结过婚的。她们跑反回来后去山上砍柴，当时鬼子开了一个小车子，停在马路边，看到山上有人，就把她们抓住了。当时天冷，我在外

面晒太阳看到的。当中有一个被侮辱后，她男人就不要她了，村里人就劝。

王明顺的妹妹被杀了，肠子被拖出来绕在草堆上，她是个疯子。

村里养的小猪，鬼子把它戳死了就直接烤着吃。经常有南京来的鬼子从秦淮河那边坐船过来，人不多。妇女就躲在地洞里、夹板墙里，有个女的，十几岁，剪个平顶头，打扮成男的。

26. 王天明口述

王天明，男，1926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潭桥公寓12—201室（原高山大队高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王天明

鬼子从南京过来时是冬天，还没过年呢。到过我们村，人都一起跑到湖熟了。我家一个老太公，有70多岁了，在家没跑。他在武汉兵工厂工作的，懂日语，他拿着日本旗欢迎他们。跑反回来后，看到鬼子在村里扎营，鸡、鸭都被鬼子逮走了。我家养了一头猪，跑之前锁在家里的，鬼子来了听见猪叫，叫我们开门，我们不开。鬼子就抱了一堆稻草准备烧

我们的房子，我们只能开门把猪放了，鬼子一刺刀戳过去，猪就睡地下了，还叫我老大哥送到共和村，那边靠近公路，他们好运走。

老太公告诉村民要拿日本旗，给日本人敬礼。日本人拿糖给小孩吃，小孩不敢吃，老太公讲不要紧，我们就吃了。

鬼子在我们村打死了四个人。一个叫王天华，一个叫王天强，是我家门哥哥，还有一个我家门舅舅，叫马老五，都是30多岁。他们是来家拿米的，被鬼子看见了，让他们跪下，开枪把他们打死了。我们村的叶创六，跑反时挑了一担稻子，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当时40多岁。

我们村被烧了七八家瓦房，都是姓王的，那时村里有200户人家。

村里有个女的，是个疯子，二十几岁，是王明珍的妹妹。她没跑，鬼子要奸污她，她不肯，鬼子就拿刺刀戳在她的肚子上，肠子也出来了，还把肠子绕在草堆上。日本人一上村，妇女就拿灰抹在脸上躲起来，躲在夹板墙里。

日本人在我们村后的罗墟驻了一个营，就住在老百姓家里，百姓都跑了，房子是空的。

27. 马兴富口述

马兴富，男，1921年1月8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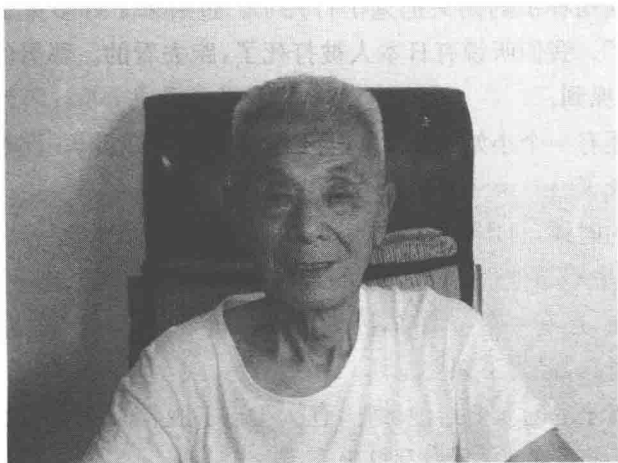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潭桥公寓23—106室（原桥前大队桥前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时我们都跑到了龙都，那里有水，鬼子想进去很困难。洪万兴的儿子，比我大一岁，被打死在王家山。有个小名叫陈过子的，是卖大饼油条的，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当时那个地方有条马路，路上死了一头被打死的牛，他想去割牛肉，被打死后就躺在马路上。

跑反回来后，有一次来了三个鬼子，一进村就放枪，老百姓吓得都躲起来。鬼子看见年纪大的围在一起，年纪轻的躲起来了。当时妇女都躲在我们家后头老倪儿家的土房里，脸上涂些黑灰。鬼子看到后面有房



马兴富



马兴富被打伤的腿

子,就走过去。听到女的在里面有声音,拿枪捣门。当时我兄弟叫马兴贵,七八岁,伸出头看看,鬼子拿个水桶砸过来,他头一偏,没砸到。房里躲了十个妇女,其中有一个鬼子把薛子虎的母亲强奸了,她当时二十几岁,已经生了小孩子,两男两女。其他女的没被强奸。

鬼子进村有个特点,一进村就放枪,老百姓就都躲起来。在龙都的时候,鬼子跑去侮辱某个妇女,后来又来了,她男人就躲在床底下,正在

污辱的时候用种田的锄头把鬼子打死了。过后来了好多鬼子把村上的房子都烧了。我们听说有日本人被打死了，跑去看的。那男的后来跑掉了，鬼子没抓到。

龙都还有一个小姑娘，12岁，看到日本鬼子来就跑，一跑过桥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刚来的时候，日本人是从东山那过来的，就前面那条马路，那个时候是小路，这里不是他们主要经过的地方。我们这儿两个庙被烧掉了，一个叫五仙庙，还有一个金山庙，因为庙里会藏新四军。当时鬼子住东山，离这里五里路，经常下来要东西。

看到鬼子的时候要给他敬礼，有次我忘了脱帽子，鬼子就喊我过去，用两个拳头打我的脸，牙齿都打出血了。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下关宝善街裁缝店做工。有一次跟一起做工的人打牌，来钱的，我输了没钱给，人家就叫。当时店对面是汪伪的警察局，警察听到了叫声，说我不是好人，就抓住我，带去审问，说我是新四军，让我坐老虎凳，到现在我两只大腿边的伤口还很明显。我在里面被关了一天，后来被人保出来了。

我在下关发电厂给日本人做过苦工。当时他们招了一批人，在发电厂后面有个日本司令部。吃饭的时候只有大缸的稀饭，没有菜，猪食一样。我在那干了一年多，一天干八小时，弄石子、水泥，一天一块两毛钱。在里面不听话就要挨打，做错东西了也要挨打。有一次，我被三个日本人打，他们用鞭子踢我的脚，把我打昏了再用冷水倒头上，我就醒过来了。脚上踢的伤口，又没钱看，当时天热，很快就腐烂了。还有一个姓黄的安徽人，也被打得厉害呢。他生活困难，偷了点火油，摆在吃饭的盒子的底部的夹层里，上面摆菜的，下面摆饭的。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说我家灯油没了，是点灯的，就被鬼子打了。打过之后第二天，他还继续上班，我就不干了，回家去了。当时发电厂门口有站岗的，进门出门都要低头，不低头就让你举个石头站在一边。

28. 王大满口述

王大满，男，1930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潭桥公寓 12—104 室（原高山大队六段湖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王大满

鬼子来的时候我 7 岁，跟着母亲一起跑到龙都，在外面呆了不久，后来就跟门口的人一起回来了。那时在家的老人都用红布贴在胸口，鬼子来了要站起来，规规矩矩的。

我们村的马义财，当时五六十岁，鬼子到他家里翻，看到地上的绿豆黄豆，就要那个豆，他说没有，鬼子就拔出刀要戳他，是吓唬他的。

我家的亲舅舅，叫马万顺，被国民党抓夫抓去的，在难民营逃了出来，走到现在的商城那儿躲在沟里，当时鬼子从洋桥往岔路口走，他听见声音，头伸出来看，被鬼子甩起来一枪打死了。

施明钟的妈妈被鬼子污辱的。她是扬州人，男人是做麻将牌的，当时三四十岁。鬼子来了，他们躲在挖好的地洞里，上面盖了草堆。鬼子把草堆烧着了，人就跑出来了，里面躲了三个人，一个男的，两个女的，有一个女的是外乡人，被强奸后她男人就不要她了。

我们村的房子没烧，烧了很多草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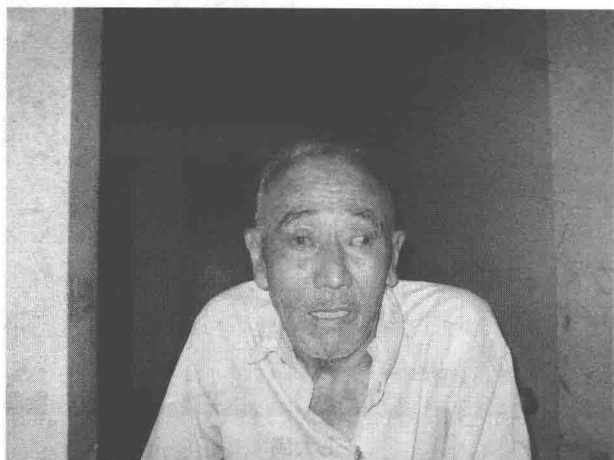
29. 孙迂洪口述

孙迂洪,男,1925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潭桥公寓12—2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孙迂洪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跑反到龙都,在那呆了两三个月。鬼子把潘良才家的两间草房给烧了。鬼子还为了取暖,把家里的家具都拿出来烧了,还杀了村子里的牛。我还看见洪万兴的儿子被打死在路上,是洪木金的兄弟。后来鬼子还经常来,骑着马,要粮要米。

妇女躲在陶遂湖家,孝陵卫有几个人给鬼子挑稻草到东山去了。周村有个30多岁的哑巴给鬼子打死了,薛和水的妈妈被打死了。当时在五仙庙住的日本人,在河边杀了很多。我跑反回来后看到有很多死人,都不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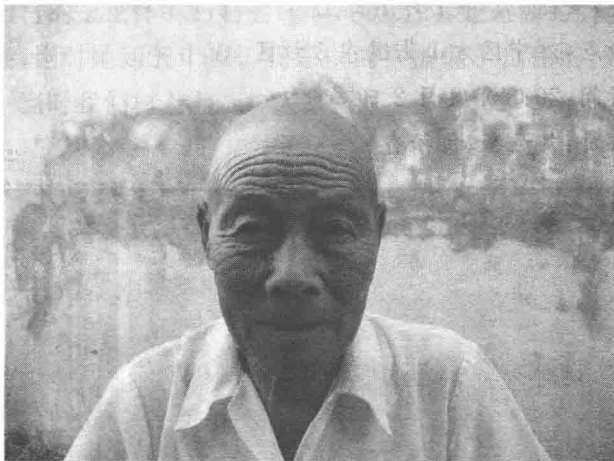
30. 冯必贵口述

冯必贵,男,1919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东方社区冯家山2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冯必贵

我有个叔叔叫冯学才，当时 30 多岁，被鬼子逮到，日本鬼子用很粗的木桩狠敲他的背，后来被人家抬回家，过了两天就死掉了。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鬼子来了，后来王墅那边有人跑反到我们这，说鬼子在他们那边杀死了八个人，我们就吓得一起跑了。

村上被鬼子强奸的妇女不止十个，她们都 30 多岁。我们村上当时三十几户人家，七八家人家被烧了房子，房子烧得不少，都是草房，一般人家都两三间，有冯学富家、冯学华家等。

当时进城要喊日本人先生，要向他们敬礼，踢你还不准你哭。当时鬼子还用石头顶着人的下巴撑人。我也被鬼子打过几个嘴巴，还踢了我。

我们村的冯必银的叔叔冯老四，被日本人抓去当苦差，就没有回来过，抓走的时候他 30 多岁。冯老四蹲在家里，没有来得及奔掉，被鬼子逮到的。冯必如雇的雇工也被鬼子打死的，他外号叫麻傻子，当时 30 多岁。汪家坟村的汪六根躲在地洞里，头伸出来看，被鬼子打穿下巴，也被打死了，死的时候 20 多岁。

31. 刘国英口述

刘国英,女,1921年1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东方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刘国英

我是17岁结的婚,18岁跑反的,当时还没有小孩,我是顾家山的,是抱过来给人家做童养媳的,抱过来的时候只有11个月大。我们当时跑到顾家,躲在山上,晚上睡在地洞里,子弹就掉在我们睡觉的地方,村上的驴也被打死了。当时不能烧饭吃,因为烧饭冒烟会被鬼子发现。后来又跑反到龙都圩,跑反的路上,在铁心桥那边看到死的人多呢,这边睡一个,那边睡一个。村上是不敢去的,只能躲在地洞里,我们是冬月里跑反,腊月回家过年,还没有过年,又说鬼子来了,我们又跑了,是秣陵关和淳化的鬼子。我们躲起来,看见鬼子拿着枪,吱吱哇哇的。我们躲在夹板墙里,村上的老头徐风海出来跟鬼子打交道,他给鬼子写字。我们村没有被烧,其他村烧得厉害。鬼子经常到我们村,要给他吃的,我们家养的老母鸡十几只不好带走,就藏在地洞里,后来徐风海给鬼子老母鸡,应付鬼子。当时村上,我的嫂嫂和婶婶没有躲起来,在家看家的。鬼子把我嫂子拖着,让她带着找花姑娘,鬼子看我嫂子身上有疤,不要她,当时

嫂子 28 岁，婶婶是因为残废，不能走，当时 50 多岁。

王家山村的王正怀的奶奶被日本人欺负的，她是因为脚小，跑不了，走路不方便，当时她四五十岁。我家里的牛被鬼子打死的，家里的鸡也被捞走的。当时我们村上七八户人家。

32. 王道英口述

王道英，女，1928 年 6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东方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王道英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0 岁。在秣陵那边，有娘俩走路，鬼子骑马走秣陵到方山，看见她们。鬼子把系马的绳子系在自己的腿上要强奸她们，母亲就撑起伞，结果马一受惊就跑，把鬼子拖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们都讲鬼子应该千刀万剐的。

我听说有一个 8 岁的女孩被鬼子捞到，还用瓶子塞在下身，倒挂在树上，她是别村的人。我们听了都吓得慌。

我们村上好几个被强奸的，有四五个妇女，都有 20 多岁了。还有一个被鬼子带到淳化的据点那儿，被一个鬼子包着，不给其他鬼子侮辱，过

了一个礼拜才被放回来。

我们村上房子被拆得不像样，村上的祠堂和庙也被烧了。鬼子要花姑娘，找不到就烧房子。我哥哥被鬼子逮到，让我哥哥带他们找花姑娘的。

村上也有牛被打死的，鬼子剥掉牛皮，带走牛肉，肚肠不要，我们家也被打死一头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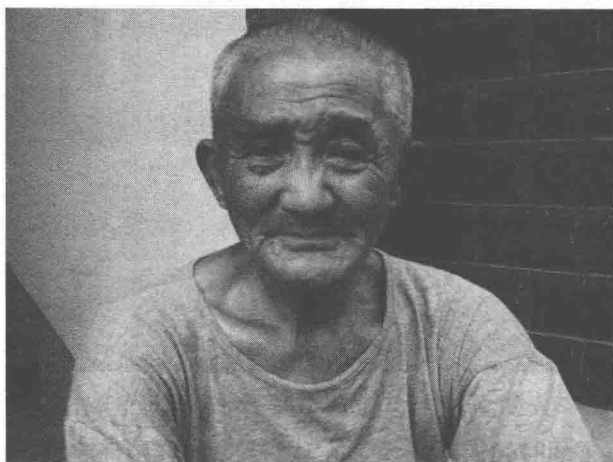
33. 王忠良口述

王忠良，男，1925年8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共和社区天景山公寓11幢504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王忠良

我是潭塘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3岁，当时跑反跑到了解溪，在那里蹲了一年，回来之后发现房子烧掉了，我家有八间草房呢，村里的草房差不多都烧光了，烧掉的房子有100多户。那个时候我们村是大村，有400户人家呢。

安民之后，在我们村上杀了六个人。鬼子来的时候，一个姓王的和一个姓潘的，两个人看到鬼子吓得就跑，当时翻围墙没有翻过去，被鬼子

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姓戴的，日本人喊他，他跑，他一跑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另外三个是上坊的，名字记不得了。当时是我们一块跑反回来，他们六个人当时大约都有 30 多岁。

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姓戴的，在国民党退却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去拉东西，到了南京躲在难民区里，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了，是用机枪扫死的，我叔叔叫王准仁，他当时只有 16 岁。

强奸妇女的事，多呢。有一次，在我家门口有两个妇女晒太阳，被鬼子抓到她们自己家里面强奸了，其中一个是被国民党抓走的那个姓戴的老婆，当时她有 40 多岁，还有一个是许德云的老婆，那个时候她才 20 岁，是刚刚结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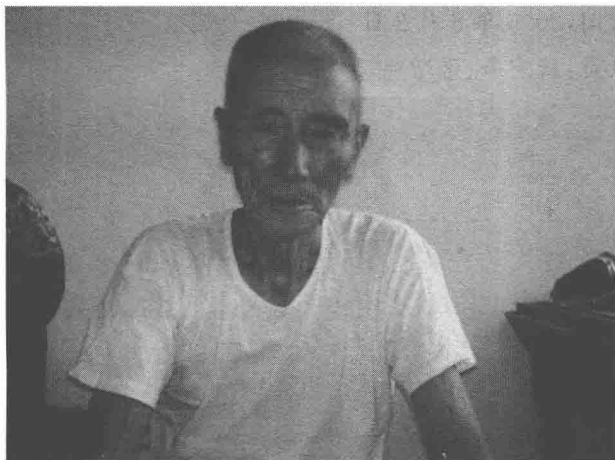
34. 余永祥口述

余永祥，男，1925 年 10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共和社区天景山公寓 27 幢 1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余永祥

我是彭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是冬月，我有 12 岁。因为我们村是在大道旁边的，鬼子来的时候，在大道上看到人就打死。当时我们村上死了

几个人，一个是彭成生，当时他有40多岁，他躲在地洞里面，出来给驴子喂水，被鬼子看到后打死了。我家的一个叔叔被鬼子抓去背东西，等快到南京的时候，他就奔回家了。他叫余业友，当时有40多岁。还有一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当时她的家人在上海，她跑反时被鬼子抓住强奸了。当时有两个鬼子，这个女的姓彭，当时有20多岁，这些都是鬼子先头部队经过我们村时干的。

在先头部队经过之后，我们就跑反到了许村，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过的年。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都被烧了，我们只好住在村上的大庙里。

在鬼子大队经过的时候，将我们村上的房子都烧没了。当时我们村上有240户人家，都烧了，只剩下一个祠堂、一个关帝庙和一个社房。

后来听我逃回来的叔叔说，在高岗杀了好多中央军，大概有18个。

35. 陶悦华口述

陶悦华，女，1917年11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共和社区天景山公寓4幢204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陶悦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21 岁。当时跑反跑到龙都,躲在前杨柳村,我们是听说当时有个(日本人)掘地,他保护着龙都,鬼子不会过去骚扰。后来跑反回来,我听说村上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在家看门,鬼子用刺刀戳她的肛门,当时没有死,睡了几天就死了。

鬼子刚来的时候,我的弟弟陶悦成被鬼子捞走一直没有回来。当时他去南京卖山芋,在南京城门口捞走的,共捞了四个人,其余三人都回来了,我弟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来,肯定是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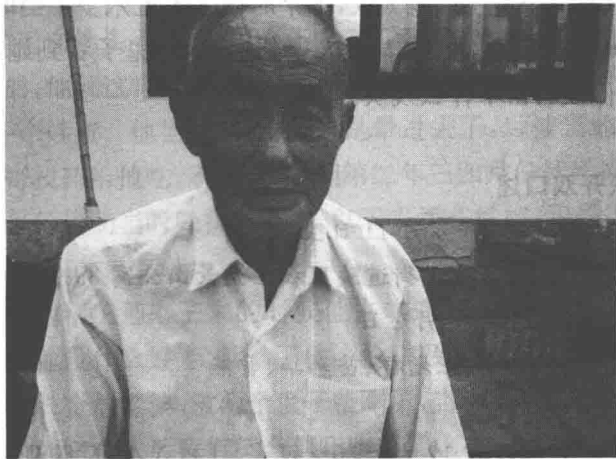
36. 陈友常口述

陈友常,男,1920 年 4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共和社区天景山公寓 7 幢 5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陈友常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8 岁,大约是冬月里,我们听说龙都有日本人保护,我们就跑反跑到那里去,原来是掘地军曹在那里保护。当时他家人在日本做生意,他参加了日本军队,当上了头目。后来日本人打南京时,他家人告诉他,打到龙都的话就保护龙都。日本人打到龙都之后,就驻扎在那里。当时日本人来的时候穿着马靴,挂着腰刀,很神气。有一次,

五个鬼子来到龙都桥上，当地人就告诉了掘地军曹。他就走到桥上，和日本人叽里呱啦说了一通，那五个日本人就敬了个礼走了。

在龙都呆了一段时间回家过的年。村上的房子也被烧了，有陈传林家的两间草房，陈孝玉家的三间草房和一间杂货店，还有李开海家的三间草房，还有陈孝发家的三间草房，他当时是保长，家里的很多稻子被烧了。还烧了好几堆草垛，大约有三四个。还有高东村的也被烧了很多，具体多少不清楚。

鬼子来的时候打死了村里的二三十头猪，把猪腿都背走了，剩下其余的都扔掉了，还烧死了一头黄牛，牵走了两头牛。一头是陈孝顺家的，鬼子给了他12个角子。

我记得高东的刘天业，被鬼子抓走了，一直没有回来。还有他的兄弟刘天富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躲在曹王庙对面的一个地洞里，鬼子看到就把他打死了。

我们村有一个姓王的老太太，那个时候才十五六岁。当时她抱个小人躲在地洞里，小人哭，她抱着小人走到地洞口，鬼子看到她，开枪打中了她的腿，但没有留下什么残疾。

37. 耿开双口述

耿开双，男，1926年4月11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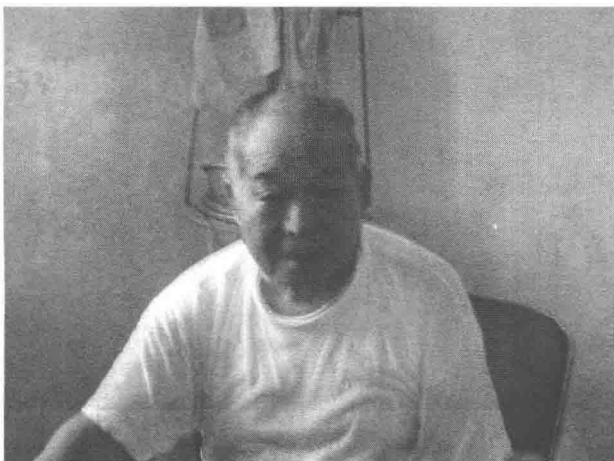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陵里社区天景山公寓39幢1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苗李华、曹燕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2岁，我记得是冬月初六，跑反跑到了东边的解溪，日本人不大会去那。在那住了几个月，过年阴历二月回来的。回来之后发现我们村上的房子都被烧了，只剩下四家没有被烧，有两家祠堂，一个是耿家祠堂，一个是陈家祠堂，有两个庙，一个是武圣庙，一个是城隍庙，当时在我们村上一百五六十户人家。

鬼子在我们村上杀了三个人。一个是周冰洋，当时有二十八九岁，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是陈冯氏，是陈之华的奶奶，



耿开双

当时有 60 多岁;还有一个是外地来的帮工,小名叫小石子,有 30 多岁。

周冰洋是被两个鬼子打死的。当时五六个人都躲在塘子里,鬼子来了,用秤砣甩在他头上,用刺刀戳了一刀,刺刀拔不出来,鬼子用脚一蹬,才拔出来的,他就这样死掉了,日本人用火将他烧了。当时鬼子戳了两个人,另一个姓董。他当时没有死,只是晕过去了,后被当地人救了。他的一个哥哥找药给他吃,不过没用,到第二年三四月份就死掉了。

陈之华的奶奶当时躲在柴草中,鬼子来找花姑娘,用钩子钩她下身,就钩死了。

那个外地帮工是鬼子来的时候他去欢迎的,他给日本人作揖磕头,日本人以为他没什么好意,就给了他一枪,打死掉了。

还有陈长金的老婆,被两个鬼子糟蹋了,当时她有 30 多岁。

听到杀死三个人后我们就全部吓跑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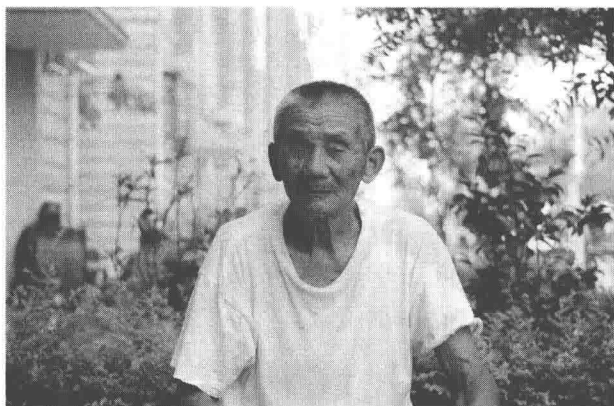
38. 齐永海口述

齐永海,男,1921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新河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3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齐永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挑个担子同弟弟、妹妹和妈妈往龙都东阳圩跑反,住在娘娘(小姑妈)家,哥哥当时就在龙都做茶艺工。爸爸和奶奶在家看门没有跑反。我们住了十几天,就回家了。回来后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别人家的房子有被烧的。殷巷河西周村王家庄的一个人被鬼子逮到了,有三个鬼子。其中一个鬼子让他弄个盆把鬼子推过河,到我们李家庄来,当时水浅。鬼子过来就点了三处火,殷仁旺家的两间草房被烧掉了,烧了一个草垛子,还烧了一个牛车渡(用牛力引水的工具)。鬼子到我们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抱个小孩,就朝他放了一枪,但是没打着,我们就吓得都跑了。

陈玉家的舅舅当时 20 多岁,是龙都人,在我们新河清沙嘴种地主的庄田。鬼子来了,他就和大清沙嘴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的一起往龙都跑反,在小清沙嘴被鬼子逮到了,鬼子要强奸那个女的,女的不肯,鬼子就把他们两个都枪杀了。

鬼子在小清沙嘴抓到一个姓陈的农民,要他带路到我们李家庄,要找鸡子找花姑娘。到了我们村口了,他不肯带路,鬼子就把他杀死了,肠子都打出来了。他当时 30 多岁,被打死后鬼子就把他踢到河沟里了。

我们村有三个女的被强奸了,有姑娘有妇女。李成富的妹妹当时有十八九岁了,跑反没跑及,被鬼子抓到了强奸了,四五个鬼子强奸的。还有小张家塘的陈少波的妈妈,当时 40 多岁了,被鬼子看到了,追得没办

法了就跳塘了。鬼子招手叫她上来，她死活不上去，又不会水性，被淹死了。

39. 邵良寿口述

邵良寿，男，1919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新宁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3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44年10月，十来个鬼子从青龙山来到解溪，住在张家庄。张少青和张少廷（解溪人）带队的，到郭村，先抓了李贤文，又抓了张义如、李祖礼、小东子，还有李立生、魏某和、李赛华、李德玉。当时，新四军的民政科长刘野征在这一带活动，他带着区中队，已经撤离了殷岸，鬼子就是为了搜捕他们，所以才到我们这里来到处抓人。李贤文叛变了，其余七个人被抓到解溪张家庄，后来又在郭村抓了李友三（他侄儿是民兵）。李友三后来逃出来，被老百姓用柴盖住了，其余七个人都被鬼子处死了。其中张义如被鬼子戳得两肋冒气，爬到陶家庄一个草堆里，躲了七八天，因无处治疗，死了。叛徒李贤文，当时刘野征吩咐各地民兵随时随地注意他，一旦发现，立即报告新四军。但后来，李贤文在句容被鬼子用狼狗活活咬死了。有一回十几个鬼子到村上来，在一个小山上，枪毙了一个叫大萝卜的人，他是二大嘴家的伙计。因为他穿了一件黄衣裳，鬼子认为是中央军。郭村这里粮食多，日本人叫湖熟的伪区长王太志，到郭村为他们征粮，新四军知道后，劝说了几次，无效，后来新四军就派人把王太志杀掉了。

住在秣陵关的汉奸李宏堂，原来准备和新四军合作，后来闹毛了。有一次区大队在阴沟，一个祠堂里边，招了15名新兵，并储备了粮食和钱票子。那一天晚上，李宏堂带着日本鬼子，将哨兵打死，放火烧了祠堂，区大队长郑得胜不怕死，连扔两个手榴弹，都是哑弹，郑得胜就被鬼子打死了。区长后来端着快慢机冲了出去，当时新兵都被俘虏了，粮食和钞票连同新兵都被送到了溧水，充入了李宏堂的队伍，损失枪支15

把。有一次，江宁县抗日政府的军事科长朱之生，攻打驻扎在解溪的鬼子据点，当新四军队伍赶到时，李贤文首先打枪，结果，鬼子疯狂反扑，因新四军的武器太落后，被鬼子打死了七八个人。最后攻打据点没成功。

40. 张堂荣口述

张堂荣，男，1926年9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宋墅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张堂荣

鬼子来时我才13岁，跑反到龙都那边的一个庙里，我们整个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躲在庙里，跑反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我们在外面跑了年把。回来后日本人已经来了，房子已经烧过了，平定一点了。回来之后家里的好东西都没了，我们家的房子还在，后宋墅村被烧了五六十间瓦房，只剩下九十九间半房子没有被烧，前宋墅村也有房子被烧了，后宋墅的张堂瀛、张堂镐家的房子全都被烧光了，张堂勋家大概有四五间瓦房也被烧掉了。

安民之后，鬼子还经常下来捞鸡、捞东西，村里人都不敢出去。有时出去淘点米、洗点菜，回来之后就把门关上。安民之前，我们村有个姓王

的女人，是王祥华的姐姐，当时十六七岁，她出门被鬼子看到，在她家的房子后面被三个鬼子抓住奸污了。

41. 马家龙口述

马家龙，男，1921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万兴花园17—507室（原桥前大队周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3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马家龙

鬼子来时我17岁，是阴历十一月来的。我们跑到淮阴县，呆了好几个月呢。鬼子在周村打死了两个人，都是老百姓，一个是任长根的儿子，井上庙后面挖了个地道，他出来的时候刚好被鬼子看到，用刀杀死的。还有一个叫张戴林，40多岁，他没跑。我母亲挑着我们挑不动，他就把我们挑到方山又回来了，回村里的时候被鬼子杀掉了。

外村有个妇女，被欺负的。他姥姥在我们村的，当时二十五六岁，出嫁了，有小孩了，小名叫孙如艳，是我的表姐，就在我家，（日本人）把她强奸了。其他人都从后门跑了，她没跑掉，第二天就走了。当时来了三个鬼子，有一个糟蹋她的。

我家叔叔的爷爷叫黄春方，50岁了，给日本人送东西，都是鬼子抢的

米,让他挑着走,后来就没回来,就失踪了。

我们村没烧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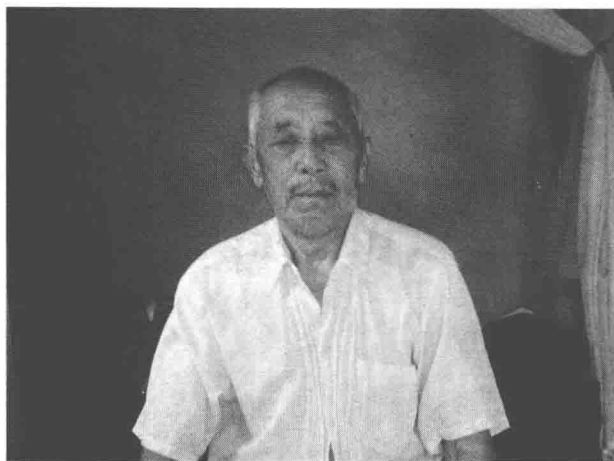
42. 李志荣口述

李志荣,男,1921年10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新华社区前西厢57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3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李志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7岁,我记得是冬月初四夜里来的,我们当时都跑不掉了,只能呆在家里面。初五早上6点钟,李银家的牛棚烧起来了,当时鬼子在那里烘火,不小心烧着了。他喊人救,就没有全烧掉,不过也烧得差不多了。

初五初六的样子,我们就跑反了,跑到了龙都圩里,那个时候我们天天晚上回家来看看,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的。

回家一看,我们村上烧了大概有六七十间房子呢,有李明兵家的21间大楼房,由李明高家的七间瓦房,有王辉英家的七八间瓦房,其余的记不得了。

鬼子杀了我们村上的七个人。他们是李生侠(音)、李清顺、李明高

的父亲、李东海、李立勤、李朝辉的奶奶，还有一个是瞎子，也是姓李的。当时李生侠被中央军拉夫拉走了，回来的时候在刘家边被鬼子捞到给杀死了；李清顺鬼子来的时候躲在草垛里面，被鬼子发现，拉出来给杀了；李明高的父亲是因为当时求鬼子不要在他家烧死了的日本兵——当时鬼子打王墅的时候死了些日本兵，就在他家烧，他求鬼子不要在他家烧——鬼子生气就把他的鼻子和耳朵割下来，就这样死了；还有一个李东海当时鬼子来捞东西，鬼子看到就把他打死了。

另外一次，鬼子来的时候，有三个人在晒太阳，鬼子看到后就把他们打死了，当时他们都有五六十岁了。

除了我们村上死了十个人外，鬼子还在我们村上杀了从别的地方拉夫拉来的 13 个人，这些人都是周围村上的，不晓得叫什么。

43. 阮启文口述

阮启文，男，1933 月 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新华社区后西厢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3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阮启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5 岁。当时跑反没有跑出去，走到解溪时出不

去就回头了。当时鬼子进村的时候看到人就打,在我们村上打死打伤五个人。一个是李目虎的母亲,有四五十岁;一个是我伯父,叫阮列春,有50多岁;一个是我母亲,有50多岁;一个是李锡强的舅舅,年龄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没有被打死,叫宫胜太。他们五个一起在外边晒太阳,鬼子看到,没有说话就把他们打死了。我伯父阮列春肚子被打中,肠子都出来了,当时没有死,睡了一天,就死了。宫胜太当时子弹右肩打入,从左背穿出来,后来好了,到1960年才死的。

在我们村上烧了好多房子,我只记得有宫一山家烧了二三间瓦房,其他的就不记得了,我们年龄那个时候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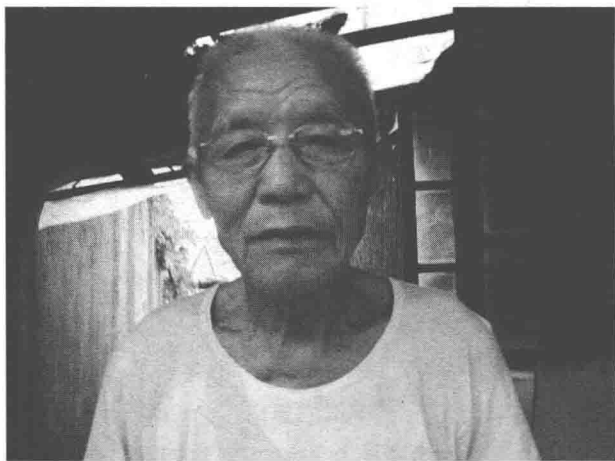
44. 宫义玉口述

宫义玉,男,1929年10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新华社区后西厢4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3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宫义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8岁,当时是冬月里,我们跑反跑到了龙都圩里,是和我们家人一块跑的。那个时候圩里面有水,鬼子不大去,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呢。我们回来后,发现我们村上烧了些房子,我叔叔宫善美

家的三四间瓦房被烧了。

鬼子在我们村上杀过人的，阮启文家的母亲就是被鬼子打死的，当时有 30 多岁。鬼子来了，她们都跑，鬼子说话又不懂，不晓得要干什么，就把她打死了。我们听他的话就没被打。

当时鬼子来了，我们都跑了，只剩下几个年纪大的人在家看门。一个叫李清顺的，当时有 60 多岁，他被鬼子打了一枪，肠子都流出来了，当时没有死，睡了一个小时就死了。他因鬼子来抓差送东西，他为了躲避就装病，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了。后来鬼子不让他去了，他以为躲过去了，就神气活现地出来了。鬼子看到就打了他一枪，他跑去问一个老人（宫胜利），肠子出来了要不要紧，老人说不要紧，后来他就睡在自己家里死掉了。

我们跑反回来之后，有一次鬼子来捞鸡，鸡乱跑，他开了一枪，鸡没有打到，在一个老太的裤裆里面穿过去，但没有伤到她，现在墙上还有一个枪眼呢，当时这个老太有五六十岁。

我们跑反的时候，躲在龙都圩里面。一次，有两个年轻的妇女从外面跑反到了那里，被两个鬼子骑着马看到了，就把她们两个带到了淳化宪兵队，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回来了，这两个妇女有 20 多岁。

跑反回来之后，在我们村外面的大墩上，两个鬼子强奸了两个妇女。当时这两个妇女是去王墅村走亲戚，走到我们村外面的大墩，被两个鬼子抓住强奸了，我们村上人都看到了。那两个妇女难为情，就从别的地方绕道走了。

安民之后，鬼子经常下来捞鸡、炸鱼，我还听说在刘家边全村烧了三分之二，有瓦房有草房，大概有二百七八十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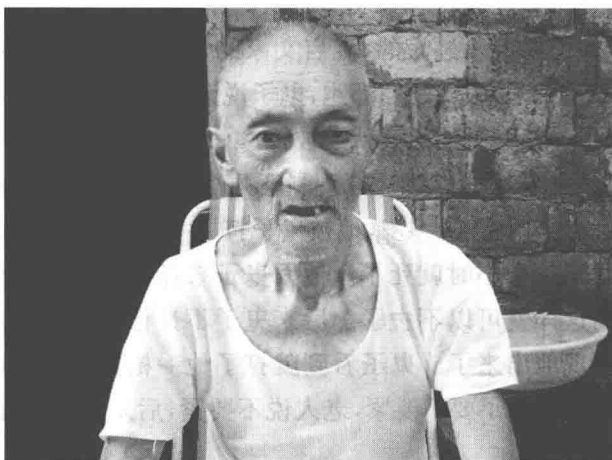
45. 李明高口述

李明高，男，1927 年 4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街道新华社区前西厢 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3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李明高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1 岁了。我记得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冬天，快晚上了。那个时候在我们村上还没有杀人，鬼子从别的地方拉夫，为他们背东西。那个夫子想跑回家，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因为杀了人，我们在家呆了两三天就跑了。当时父亲把我们送到龙都的姨妈家后，就回家看门。鬼子来的时候就住在我们村上，蒋介石的部队就在王墅。当时打起来了，日本兵死了不少，没有攻下来，鬼子就退到我们村上。鬼子在村民家里烧日本兵的尸体，我父亲跪下来求他不要在我家烧。鬼子以为父亲反对他了，就用刺刀刮我父亲的鼻子、脸和耳朵，都不成样子了。当时我还有一个二哥在家，他就跑到龙都告诉我们这事，我的哥哥姐姐就回家请了些抽大烟不要命的人把我父亲埋了。我父亲叫李增寿，当时有 40 多岁。

我还听说，李清顺被鬼子杀了，有 40 多岁。当时鬼子打王墅没有打过去，就住在我们村上。日本人在草垛旁边晒太阳，李清顺躲在草垛里面，害怕了就发抖，草动了，鬼子就把他揪出来杀了。当时村上死了十个人呢，其他人我就不晓得姓名了。

还有两个人被鬼子拉夫拉到南京，一个叫李生侠(音)，一个叫李义武，他们跑回来了。在路上有个庙(古英楼)，里面住着鬼子，他俩经过那里的时候，被鬼子捞到了庙里面。鬼子看到李生侠长得五大三粗的，手

上有好多老茧,就说他是当兵的,就把他打死了。那个李义武,长得像老百姓,就把他放了。后来李义武说,吓死我了,以为杀了李生侠会杀他呢。

在我们村上有个妇女,很听鬼子的话,后来她得了杨梅毒,烂死了。当时她很爱时髦,我们都叫她二道毛,她姓李,当时有 20 岁,这是安民之后的事了。

(十四) 原禄口镇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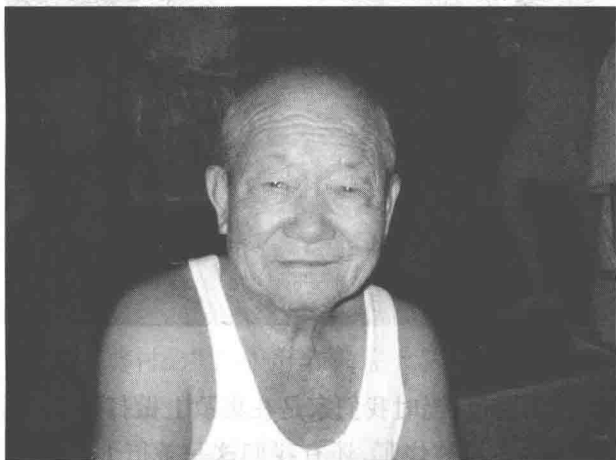
1. 夏传银口述

夏传银,男,1935 年 1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集镇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高鹏、张增祥



夏传银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3 岁,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一些事。邓家有一个女儿,当时有十七八岁,给鬼子抓走了,第二天才回来,后来结婚了,还生了

小孩。

新四军和鬼子在十队打过的，在胡上坟那里有条沟，当时里面都堆满了人，具体有多少也不晓得。

还有鬼子烧了禄口街上的房子，在街上两边都是做生意的，一共有 一百四五十户人家，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烧到，那个时候有一个卢老太在庙里烧香拜佛，求下来的这十几户人家，有两个财神庙，有一个土地庙。

2. 徐生祥口述

徐生祥，男，1937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集镇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高鹏、张增祥



徐生祥

我出生三天就跑反，当时我们家是在集镇上做打烧饼生意的。我听父母说我家的一间房子被烧了，还有我们这一条街上的房子都烧了，大概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呢，只剩下有十几户人家没有烧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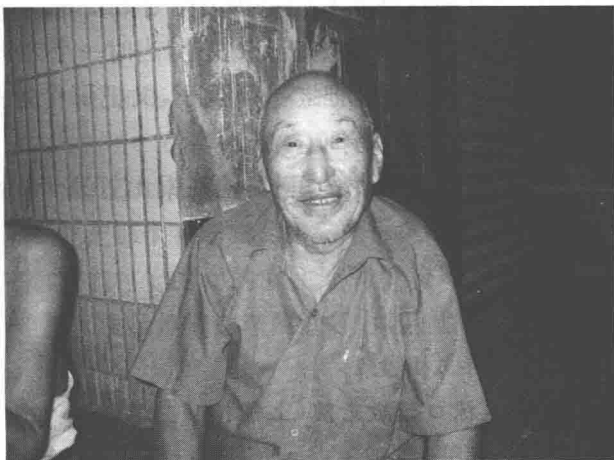
3. 高宗保口述

高宗保,男,1934年6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集镇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高鹏、张增祥



高宗保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4岁。我记得有一次鬼子来扫荡,有一个迟家村的人跑到铜山公社的呼墟村,在那里搞辣椒,鬼子来了,就把他抓住,倒挂起来,用辣椒水灌他,他被折磨死了。

还有一个呼墟的人被带到了我们王家山,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他叫刘正罗,有60多岁,鬼子用“雷子”(鞭炮)塞到他的下身,把他炸得乱七八糟,还把他装进猪笼子里,往上面浇水,把他搞昏过去了。鬼子走了,我父亲就让他儿子把他接回去了,鬼子把他折磨得半死啊。

我还听说一个曹村的“丫桂子”在俞庄大队做帮工,他回来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当时有五六十岁。

还有一次,鬼子下来扫荡,打了我大伯。当时鬼子问他有没有新四军,他说没有,说一声没有就打一嘴巴,一共打了七八个嘴巴。后来又问一个姓王的,他聪明,鬼子问有没有新四军,他说你们来了,新四军就走了,鬼子没有打他,当时我大伯有60多岁了。

在我们禄口街上有个人被杀了，他叫“谢老七”，是谢良富的父亲，当时有七八十岁了。当时他们家有钱，刚盖的新房子，别人让他走，他不走。鬼子来了，子弹打在他的大腿上，后来王汉利背着他走，鬼子又一枪打在了姓王的腿上，不过王汉利没有死，而那个“谢老七”流血流死了，那个姓王的有 30 多岁。

我听说在铜山公社的后陈巷有个鬼子要强奸妇女，没有强奸到，新四军在那里打死了两个鬼子。后来鬼子来扫荡，当时一个老头和一个媳妇在那里磨东西，鬼子看到就先把老头斩死了，又把那个媳妇斩死了。那个老头当时有 60 多岁，媳妇有 30 多岁。

鬼子还杀死了一个叫姚文龙的里长，他在铜山打鬼子，有一次鬼子来扫荡，就把他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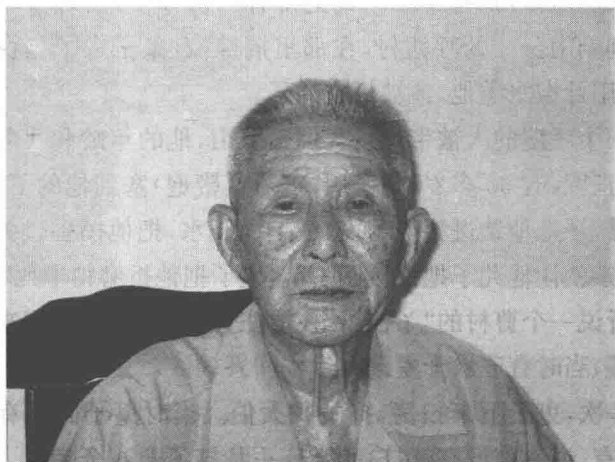
4. 吴良银口述

吴良银，男，1925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敬老院（上穆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吴良银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2 岁，鬼子不讲理，不懂他话就打人。有一回我

和哥哥吴良金在家，鬼子到了我家捞鸡，捞了七八只鸡，剥皮烧了要吃，问我哥哥“咪西咪西”，哥哥不懂鬼子说什么，站着没动，就被鬼子打了一个大嘴巴，我赶忙告诉去拿筷子，哥哥把筷子拿过来了鬼子才没有再打他。哥哥当时有 25 岁了，已经有小孩了。

我堂兄弟吴昭安，当时十八九岁，见到鬼子就吓得跑，鬼子端起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七八个鬼子住在上穆大队的龙王庙里，庙后面是山，鬼子挖了个战壕到山上，架了机枪和钢炮保护他们的据点。

邓家庄一个二三十岁的女的被鬼子侮辱了，老百姓偷偷地把来村里的七八个鬼子的枪都拿走了。鬼子找枪的时候保长让老百姓把枪还给他们了，鬼子头就把那个强奸妇女的小鬼子臭骂了一顿。

鬼子一来，我们村上的女的就往地洞里躲，鬼子在我们村没有找到妇女。鬼子也抓人去给他们送东西做苦力，但做完事都放回来了。

5. 熊益喜、王腊英口述

熊益喜，男，1924 年 10 月生（夫）；王腊英，女，1921 年 1 月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敬老院（秦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在我们村没有杀人，但是在铜山杀过几次人，有汉奸带路，那个时候我放哨，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当时新四军住在桑园大队的驻驾山，新四军开走了，鬼子就到了村里。鬼子找不到新四军就找老百姓问，老百姓说不知道，鬼子就把他戳死了。

李昌贵是新四军，住在秦村毛家，为新四军收钱粮的，带了个警卫员做同伴。这个同伴叛变了，带着鬼子来找他，出了秦村街就一枪把他打死了，从下巴打进脑袋里去的。后来新四军报仇，把这个叛徒打死了。

秦村神村岗有两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鬼子是白天来的，一个妇女姓汪，当时 30 多岁，她儿子 17 岁结婚，鬼子来了把她强奸了；另外一个妇女姓周，20 岁左右，鬼子要强奸她，我老婆的父亲要护着她，被鬼子一



熊益喜(左) 王腊英(右)

枪拐打倒了,鬼子把她拖到房间里强奸了。

鬼子还经常下来找鸡子鸡蛋。

6. 吴其根口述

吴其根,男,1936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敬老院



吴其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我父亲叫吴家寿,当时五十来岁,是在溧阳南渡开药店的。鬼子来的时候,他从南京进货回家,在苏州时碰到了鬼子,鬼子把他的货全部抢走了,还给他抽了一支毒烟,他一回到家就被毒死了。鬼子到了溧阳又把我家的两进的两层楼房烧掉了,当时我家楼下是药房,楼上住人,地板都是木的,街上的房子烧了不少,农村的草房烧得更多。烧房子的时候,我母亲抱着我在门外看着火哭,没有办法。鬼子来了就用刺刀架在我母亲脖子上,后来鬼子就走了,没有杀我们。

7. 程声吉口述

程声吉,男,1934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陆纲社区毛林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高鹏 曾金海



程声吉

那时候我才4岁,父母在上海上班,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回禄口,住在清圩。鬼子刚来的时候见一个打一个,走到哪烧到哪。站住脚了就开始安民了,抓些汉奸来当保长。鬼子还会下来瞎搞,找鸡子吃、找妇女。有

的时候个把鬼子下来会被老百姓打死,后来下来瞎搞的就更少了。

令桥那里有鬼子站岗,我们见到他们要敬礼,喊先生。鬼子给我们发良民证,他是从汉奸、保长那里搞的资料,他不认识的没有良民证的就说是新四军。搞到最后鬼子就开始收粮,搞维持会了。秣陵的李宏堂有一个自卫团,为鬼子做事。还有地痞流氓也做坏事,敲诈老百姓,没有钱交的就逮到凤凰山,说是新四军,然后让鬼子戳死。

我们村没有烧房子,马路边上烧得光光的。邓家庄姓高的一户人家有钱,当时是两进的楼房和厢房,全部被鬼子烧光了,有八九百个平方。草房烧得少一些,瓦房烧得多,靠近路边的都烧。

跑反的时候我家一个堂哥,是个皮毛匠,20多岁,跑到秣陵西旺的丈母娘家,见鬼子来了就躲到了塘边,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打死了以后他老婆给他收完尸回来,就被鬼子抓到强奸了。当时她在喊救命,老百姓准备用锄头把那个鬼子打死的,保长不让,说是怕鬼子知道以后来杀人放火。

听说我们村还有两个女的被鬼子强奸的。都姓张,一个十七八岁,还没结婚,一个20多岁了,已经结婚了,都是被好几个鬼子强奸的。

鬼子打到鸡子和猪以后,有时候会抓我们这里的人给他送过去,但是都放回来了。

鬼子在洋桥杀了七八个中央军,就是在扒扒张的马路边上打死的,老村长参加过埋的,是他告诉我的。

张家禄在田里搞菜籽,鬼子带着伪军来扫荡,以为他是新四军,就一枪把他打死了。大塘上面有一个坟山,马甫的一个人在那里上坟,鬼子也以为他是新四军把他打死了,当时他大概三四十岁。那个时候我已经八九岁了。

令桥那里有鬼子站岗,包括伪军有100多人,被新四军打死不少,后来呆不下去走了。

8. 杨利福口述

杨利福,男,1937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陆纲社区王家庄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杨利福

我是1937年6月生的,刚生下来父母就带着我跑反,鬼子的这些事情都是听父母讲的。我们是跑往横山,跑了三四个月才回家。我家父亲杨亨明原来在镇上开了个布店,听讲鬼子来了街上就闹了,我父亲就准备关门打烊,被鬼子一枪扫到了右小腿,后来瘸了,当时他三十六七岁。他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当时人口多,姊妹弟兄六个,没办法父亲后来就在别人家的店里帮工,维持生计了,家里就开始败掉了,我们其他的人就回家种田了。当时街上的店面没有被烧,这边的绅士跟鬼子关系搞得比较好。

鬼子在我们村上没有烧房子。扒扒张的一个姑妈家,因为靠近马路,她家的前后进的走马楼就被鬼子烧掉了,大概300多平方一进。她家旁边的四家房子也烧光了。朱家村也差不多烧光了,陈应福家的三四进的走马楼,连四周的附属厢房也都被烧光了。

茅亭庙九十九间半的房子被新四军烧掉了,因为不给日本人住,烧得只剩几个大厅和几间房间了。

日本人不讲理,他们在令桥站岗,我们过令桥要敬礼,喊先生,不然就要打你。

9. 杨亨财口述

杨亨财,男,1919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陆纲社区王家庄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杨亨财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8岁,鬼子在中国呆了有14年。鬼子是冬月初四来的,他一来我们就跑反,跑到云台山,过了年才回来种田的,那个时候妇女还不大敢回来。我们这里房子没有被烧,靠近马路的朱家村和邓家庄的房子烧了好多,朱家村的房子烧得就只剩张金柏一家的两间房子没有被烧。

鬼子是走洋桥到我们这边来的,洋桥冬月初二晚上被国民党炸掉了,因为怕鬼子过来。鬼子一过洋桥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两个警卫员。鬼子当天晚上又来了,在扒扒张杀了28个人,杀死了用汽油烧,烧得乌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只有茅厕边上的一具尸体没有被烧。鬼子杀完人后我姐夫带我去看的。其中姐夫认得一个人,她是高义和的老婆,她是个疯子,跑反的时候他们没有带她走,被鬼子捞到杀掉了,其他的人都不认识。鬼子杀人以后又把扒扒张给烧掉了,我姐夫家三间楼房被烧掉了,总共烧了有十几间瓦房,十五六间草房。鬼子烧房子的那天我姐夫躲在家,看到前面三间房子烧着了,再不跑就要被烧死了,才从屋后面跳出去

跑掉的。还有地主张进福家的 200 多担稻子,堆了一个房间,烧了 20 多天还没烧完。当时大家都跑出去了,没有人知道去救火。

后来鬼子来收税要钱,快到过年的时候,鬼子和李宏堂带着军队来了,我家没有钱,他们就把我弟弟带走了。从家里一直打到扒扒张,脑袋打了个大包,我弟弟被打死了。我 20 岁结的婚,分家了。22 岁那年的时候,因为种的田都不够交税的,鬼子就把一个大我一岁的人和我一起抓到了秣陵,叫我们做苦工。鬼子要我们上操,他教我们又听不懂,做得不对他过来就是一脚踢你,挨打是经常的事。

有个南京跑反来的姑娘,跑到我们村里被鬼子抓到了,在田埂上强奸了。鬼子经常出来找妇女。

跑反的时候我还被鬼子一枪把帽子打飞了,差点就打死了。

10. 刘世林口述

刘世林,男,1914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马铺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刘世林

1937 年冬天,当时在家听说日本鬼子要到我们村,我们开始都在家

里挖地窖,准备躲在里面,但后来怕家里不安全,就在我们圩田里挖地窖,忽然听见令桥那边传来枪声,开始我们以为是中央军,后来有人说是鬼子来了,我们不敢再挖,就都回家了。到了晚上看到邓家村的人全都挑着东西带着小孩逃跑到我们村来,我妈叫我也跟着跑,那年我 24 岁,我夹了一把轧草用的铡刀就跟着跑反的人走了,当天晚上我们都睡在地洞里。第二天,我们听到令桥方向有鬼子的汽车声音,当时令桥已被炸毁,鬼子们就从河底上跑上来。我们躲在了坟山旁的树里,看到鬼子的队伍不停地向前走,一直到晚都有鬼子的队伍。到了太阳快落山时候,鬼子往牛首山方向走。牛首山旁边的祖堂山有个国民党伤兵医院,那里有 1 000 多名受伤的士兵睡在那里,这些人还没来得及跑,被鬼子用火活活地烧死了。当时,我们能听到牛首山方向的枪炮声接连不断。

鬼子在我们村烧了张志清家的房子,但不知什么原因怎么也烧不着,之后鬼子就走了,他们又烧了“大雷子”家的草堆。朱承元、张道柄在逃跑途中被鬼子杀害了。

鬼子安民后,经常到村里抢百姓的鸡、鸭、猪,而且叫村上人把这些东西送到秣陵关据点。他们看到姑娘就追着跑,刘老二家的儿媳妇,当时 20 多岁,一直跑到了柏庄,但还是没能跑掉,最后被鬼子糟蹋了。我的姐姐当时也被鬼子追着跑,幸好跑掉了。

我们这里有一座桥叫马甫桥,那时为了防止鬼子从秣陵关到我们这里来,老百姓把桥给扒掉了。

11. 朱庆财口述

朱庆财,男,1934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马甫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没目标地到处躲,哪里没鬼子就到哪里。鬼子进村看到百姓就打就杀,村里的鸡、猪都被宰了。当时鬼子还在陆纲村放火烧房子,全村 130 多户人家都跑光了,所有房子、家具



朱庆财

和粮食都烧光了。

记得 1937 年冬天,鬼子到我们村,我的父亲抱着我、我大伯朱承元、村民李良福等几个人躲在一个池塘边,被鬼子发现了,那时我大伯 30 岁左右。鬼子看到我大伯头上有道戴帽子留下的白印,而且肤色好,就怀疑他是中央军,就向我大伯开了一枪,但大伯并没有被打死,倒在了地上,之后鬼子逼李良福把我大伯推到塘里,又朝我大伯补开了一枪,我大伯就这样死了。

另外,我们村的一个 20 岁左右的曾姓妇女没来得及跑,被日本鬼子糟蹋了。

12. 杨自祥口述

杨自祥,男,1926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孔家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7 年 12 月份,鬼子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烘火,把我家和其他两家的房子共十几间烧光了。鬼子见人就打,有个叫高老二的老人被打

死。当时鬼子爬到楼上站岗,高老头家离这个楼不远,他伸出头来看看,被鬼子发现后连开两枪打死了。鬼子后来又放火烧尸体,高老头家的老母猪拖高老头的尸体,连肠子都拖出来了。我们村有两个姑娘(18岁、19岁),被日本鬼子强奸。当时禄口街上所有的门面房被烧光。

13. 陈谄银口述

陈谄银,男,192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孔家庄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看到鬼子就跑,村里的房子被鬼子烧了30多间。我们村没有人被鬼子打死,但鬼子抓了我们村五人做挑夫,一直挑到四川,后来又回来了。一个姓陶的妇女,被日本鬼子侮辱了。

14. 徐景堂口述

徐景堂,男,1922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机场社区8—34号(原黄桥大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那个时候我17岁,到我们村的鬼子不多,去秦村的多。鬼子在禄口杀的人多,我看到一个人的脚被钉在墙上,已经死了,60多岁,是扫街的。

在令桥有鬼子,有一次在刘家庄,鬼子要侮辱一个姓刘的妇女,50多岁,她跳下塘,不肯上来,鬼子就把她戳死了。另一个姓张的妇女,也是50多岁,被强奸了。第三个女的姓刘,鬼子要强奸她,她男人躲在门后,从背后抱住鬼子,鬼子多厉害呢,把他戳死了。当时来了两个鬼子。

刘绍大,30多岁,被鬼子抓去干活的。当时有一群人被捆在一起,有二三十个人,都是年龄在二三十岁的男青年,在雨花台(日本人)用机枪把他们全枪毙了。那时我在南京做事,亲眼看见的。



徐景堂

鬼子打人觉得好玩,有一次我站着,他用腿扫我的腿,我只能笑笑。

15. 徐炳金口述

徐炳金,男,1919年2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白云社区三角村304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徐炳金

我父亲徐德龄,当时 58 岁,被鬼子打死了。我家里有点钱,鬼子来的时候,我和母亲、哥哥、妹妹都跑了,到上穆庄,住了年把。我父亲没跑,在家护钱,被打死的,是我们回来后看到的,躺在草堆旁。鬼子还把我家房子烧掉了,有八九间草房,粮食也烧掉了,两头牛也被打死了。回来后我们只能搭个小棚子住。

鬼子是从溧水过来的,部队经过这,来打南京的,来的人多呢。当时一来,我们就跑了。村里的徐有明被鬼子抓去的,当时日本人已经住在秣陵,被鬼子用枪打死了,他当时 50 多岁。“小巴子”20 多岁,在秣陵的时候,他用窗户的铁棍子打日本人没打死,却被日本人打死了。还有两个人被打死的,不认识了。

我们村叫后毛村,有 50 多户人家,被烧得差不多了。就徐水银一家的瓦房没被烧掉。鬼子住他家的,我们村靠近去南京的马路上,所以烧得多。

我给鬼子送柴禾、送枪炮弹到溧水白马。

16. 王存银口述

王存银,男,1925 年 9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茅亭社区(原东湖大队王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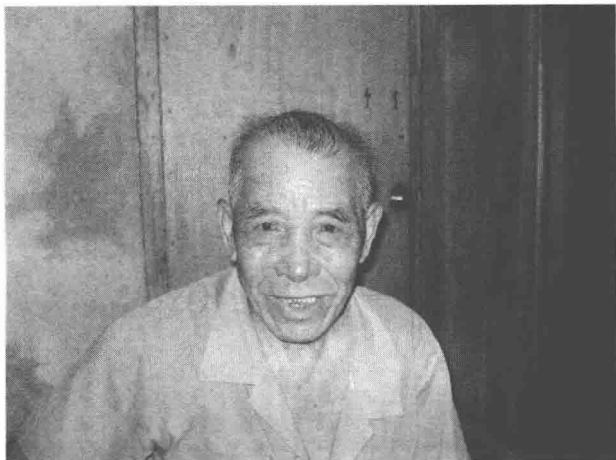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从秣陵来的鬼子到陶思赋家,当场把他打死了,当时来了 20 多个鬼子。俞庄大队有个姓曹的,我们都喊他“摇摇头”,被鬼子抓住在王鹤山头打死了。当时鬼子找新四军,你讲没有就会被打死,讲有,说看到头目被吓跑了,就少打。鬼子在陶思赋家,新四军二中队准备跟他们开火,当时的团长叫赵家淦,老百姓要求他不能打,不然整个村都要被烧光的。

新四军有五个人,住王鹤山李千玉家,来了 16 个鬼子的绥靖队,当晚就被新四军打死了。后来几百个鬼子、伪军到了王鹤山,围了起来,新四军当时还不知道,有人报信说赶快走,五个人就逃掉了。

东湖有个姓迟的,小名叫山狗子,鬼子说他是新四军,把他颠倒过来



王存银

用胡椒水灌,就被灌死了,当时有 40 岁。一天上午 8 点钟的时候,雾很大,看不清楚,有七八个鬼子“清乡”到了东湖村,我们村的叶德才和高老二,看到鬼子没有脱帽行礼,被打得七死八活。我们村的九老头子,原来是清圩大队的,在我们村帮工,被鬼子抓住,说是新四军,也被打得半死不活。

村里有个姓迟的妇女,30 岁左右,鬼子来了要强奸她,她把头发弄得很乱,就没要她。

有七八个鬼子到过我家,要喝水,叫我烧水给他们喝。鬼子在外面一喊,他们东西都来不及拿就跑出去了。禄口镇的汪汉立,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穿了一个洞,后来只能躺在床上,当时已经有 60 多岁了。我哥哥也被打过,打昏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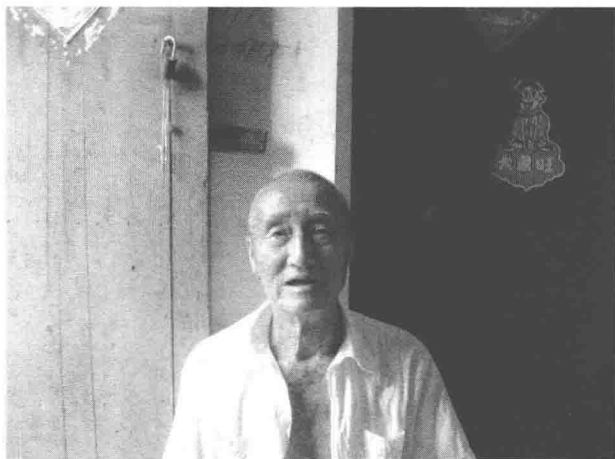
17. 邓明发口述

邓明发,男,1926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茅亭社区 173 号(原禄口秦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邓明发

我原来是秦村人。鬼子是阴历十月份来的,我当时是 11 岁,跑反到徒塄,在那呆了 20 多天。我家的大牯牛被鬼子用刺刀刺了一下,把牛惊跑了,后来又被我妈妈和婶婶找了回来。我和同村的吴广龙,当时他有 40 多岁,被鬼子拉到铜山,用锄头帮他们弄稻草。鬼子用狼狗看着我们,特别吓人,有人没干好,就用鞭子打出血,第二天还得接着干。后来我还经常被鬼子拉去砍芦苇,烧了给他们取暖,干活还不给吃的。

安民后,鬼子到村里来,我们村邓明虚的女人,30 多岁,她没跑,在她家里被鬼子奸污了。还有个秣陵来的姑娘,鬼子一来,她吓得躲在夹板墙里,洞口用一个盆子盖着,被鬼子发现后奸污了。

1942 年,鬼子在东湖杀了一个 50 多岁的男的。

18. 任茂春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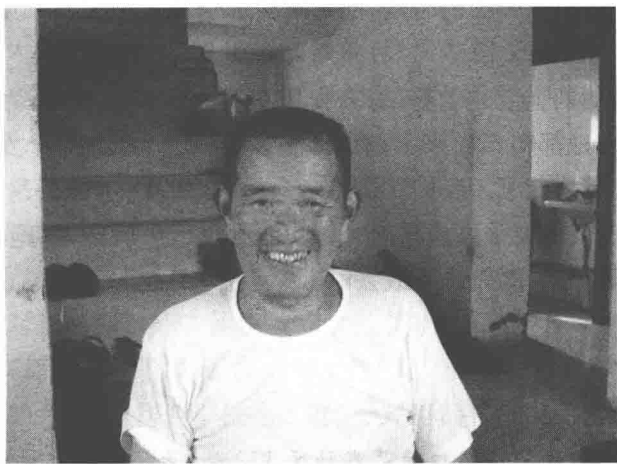
任茂春,男,1927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茅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我是前毛村的,鬼子是阴历十一月份来的,那时我 11 岁,跑反到铜



任茂春

山。鬼子住在成功大队的令桥,有一个连的人,在那住了两年。还在两边筑了炮台,有机枪口。当时鬼子就住在姓王的和姓时的家里,他们是开店的。鬼子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老百姓从桥上过要良民证,算是作为一道关口。

我们村有四家人家被烧的,张强富家的三间,姓吕家的五间,姓查的三间,刘古福家的三间两厢房,都是草房。

村里一个姓仇的老奶奶,50多岁,到靠近令桥的河边弄菜,鬼子眼睛准,用枪把她打死了,从胸口打进去,从后面出来。陈维其的爸爸,五六十岁了,他家是楼房,在家守房子,就没跑,被打死了。陈如意的父亲也被打死的,也是在家守产业。我大伯也被打死的,60多岁,在家喝酒,鬼子就一枪。当时都是三个五个鬼子过来,穿着大皮靴,扛着枪。

有一个姓刘的被拉去干活。给鬼子烧饭的,穿着鬼子衣服,戴着鬼子帽子,会讲日本话,外号叫“大黑子”,没做坏事。他当时20多岁,是后毛村的,也是被鬼子抓去的,到令桥,有两年,后来就跑到南京去了。

安民后,日本人在后毛村开了个妓院,就在刘文金家里,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个把两个女的,是外地的。开了有两年时间呢。后来里面的一个女的跟一个叫陈照连的日本人翻译跑了,这个翻译后来给新四军逮到用刀戳死了。

鬼子在我家点蜡烛的时候,把我家的台子烧了个大洞。见到牛鸡鸭就逮。

后毛村的刘金宝的老婆,躲在麦田里给鬼子发现的,五六个鬼子搞她一个,后来她都爬不起来了,有30多岁,当时已经有一个女儿了。过了一年她就害病死了。我们村还有一个女的,40多岁,鬼子逮到她,看到她满身长疮,就没要强奸她。当时妇女看到鬼子来就跑,都跑过黄桥,那边有湖,还有新四军,鬼子不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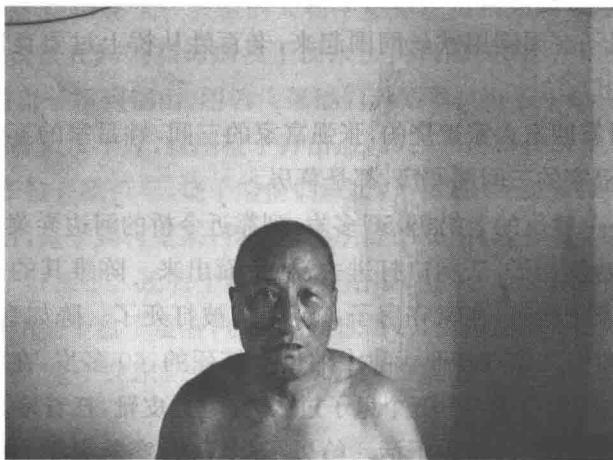
19. 陶善有口述

陶善有,男,1933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茅亭社区173号(原禄口东湖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陶善有

1942年阴历九月十三,从溧水过来20多个鬼子,还有很多绥靖队,夜里到了东湖村,把村子围起来了。把门一推就抓人,用绳子把他们绑在一起,村里100多人都被抓去了。鬼子这次来是抓新四军的,我们村有八个人是新四军。当时有“农抗会”,为新四军服务的,负责征粮和交税。新四军有个团长,叫郑忠和,投降鬼子了,把我们村的八个新四军都

交代出来了。于是当晚鬼子把全村的人都抓到了村里的陶家祠堂里。陶孝仁，是农抗会的头子，鬼子用细铁丝，然后用钳子把他的手绞起来。鬼子打他，要他把其他人都招出来。他被打得吃不消，话都讲不出来了。鬼子让村里人在他面前过，是新四军的他就点个头。八个人中有六个人被认出了，只有两个人没被抓到，一个叫刘荣明，一个叫陶善海。当时他把枪藏在草堆里，他有枪也有手榴弹，本来想炸鬼子，刘荣明不让他炸，说百姓会遭殃的。村里有个叫陶思赋的，他家条件好，当时新四军就藏在他家里，对新四军很好。他也被陶孝仁供出来了，当时就被鬼子打死了。其他人都被抓到了溧水，在那关了两年。后来我们村的一个人的亲家，是溧水的大地主，新四军托他把被关的人保了出来，说他们不是新四军，只是老百姓。

乡长周良春的老婆被鬼子抓去的，鬼子打她，给她灌胡椒水，问她把新四军的枪藏哪了，她说把枪都摔塘里了。

我们村靠山，鬼子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在山头挖个洞，用板挡起来。不敢在家里睡，鬼子打进南京后我们就回家了。

村里有个姓傅的，安徽人，跟着他侄儿到我们村的，鬼子看到他一枪打在他的腿上，后来就残废了，他叫傅银长。还有一个姓吴的，我们都叫他“吴小辫”，鬼子一枪打在他的右膀子上，没钱医，四五个月后就烂死了。

20. 马传英口述

马传英，女，1918年5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杨树湾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快20岁了，已经结婚了。我怕被鬼子抓，就跑回到藏王庙，是冬天跑的，在外面呆了一个礼拜。家里的老人说没事了，就回来了。回家后，鬼子一来我就跑。我们离公路远，鬼子在这里没有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只是安民后，时常有三两个鬼子过来，他们一来，人



马传英

家就跑，他们也逮不到妇女。在公路附近成功村，房子被烧得噼里啪啦响。我们在跑反的时候听见的，看见火光很大。

鬼子在我家后头的张桥村打人的，一枪把人的腿打穿了，这是我听人讲的。还听说鬼子在安民后，来村里抢人家的鸡。

在老成功村那里，有个妇女被鬼子追得跳到塘里，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她是孝苗的婆婆，婆家姓刘，当时 30 多岁。这也是听人家讲的。

有一回，来了二十几个鬼子，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丈夫正在稻田里干活，被鬼子抓去背东西，把担子架在他身上，叫他一个人挑，挑到凤凰山那边，到半夜就放他回来了。

21. 顾家法口述

顾家法，男，1925 年 1 月 1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杨树湾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鬼子刚来时，我才 13 岁，正在禄口中心小学念五年级。日本人一接近南京，学校就宣布停课解散了，我还记得校长姓徐，他是淌着眼泪跟我



顾家法

们宣布解散的。还没过年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跑,跑到俞庄大队庄湖村,那边有条河,日本人过来以后,大家一起跑掉了。我们站在山头上,就听见双响炮仗响得很,这是禄口镇上的店铺被烧的,前街上的两排房子大部分都被烧了。我家住后街,被烧得房子不多。街上大半条街两边的房子都被烧了,那条街有里把路长。街边的都是瓦房,蛮好的。

我们跑出去个把星期才回来,街上被烧得很狼狈。我在从永兴村到四角井的路上看到有死人,据说是外地人,被拉夫拉过来的,在脖子上面戳了个洞,大概 30 岁的样子。还看到原来警察局的牢房里,也被打死了两个人。我们那里谢义顺杂货店老板,浑名叫“谢老七”,当时六七十岁了,他舍不得家,不肯走,鬼子来的时候,他举个小旗去迎接,鬼子用刺刀把他刺死了。我家一个邻居,叫陆明财,四五十岁,是杀猪的,被鬼子抓夫抓走了,在路上想逃跑,被鬼子抓住,戳了 13 刀,没戳中要害,幸亏他身体好,没死,逃回家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安民回来以后,我的一个同学,叫陶雪梅,比我大两岁,被三个鬼子轮奸,她家离我家 300 米远,鬼子在她家里把她强奸的。当时我在家里,听别人讲的。她被鬼子轮奸以后,在家里叫了两天两夜就死了,我听说过她的惨叫声。

令桥被炸以后,有 13 个国民党兵跟大部队走散了,被日本人抓住,

在令桥底下的和尚坟被集体枪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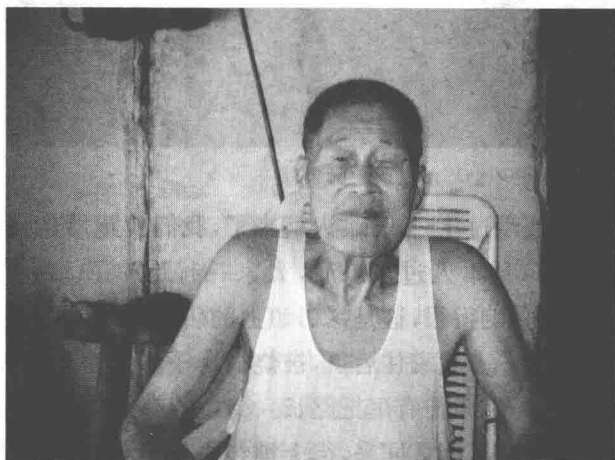
22. 张继荣口述

张继荣,男,1922年8月3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杨树湾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张继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跑反跑到和平,那里隔着秦淮河,鬼子过不去。我们是冬天跑的,穿着棉衣呢。鬼子沿着马路烧房子的,在老成功村烧得最多,我们这边没有烧。

平安以后,在令桥那边住过鬼子,有十来个吧,是在那里看桥的。鬼子在令桥住了六年,我们上街看见鬼子就要给他行礼,有时吓得忘了摘帽子,就要被鬼子打耳光。

鬼子经常下来找花姑娘,年轻妇女老早跑光了。隔壁村有一个叫“小凤子”的寡妇,还有新圩一个叫陆桂玲的寡妇,她们两个经常去鬼子那里,她们去了鬼子就不下来找花姑娘了。她们去了,我们从鬼子那边走也不害怕了。

听说,张桥的张莫宣的老婆,当时20多岁,跑反的时候过河,被鬼子

一枪打在大腿上，没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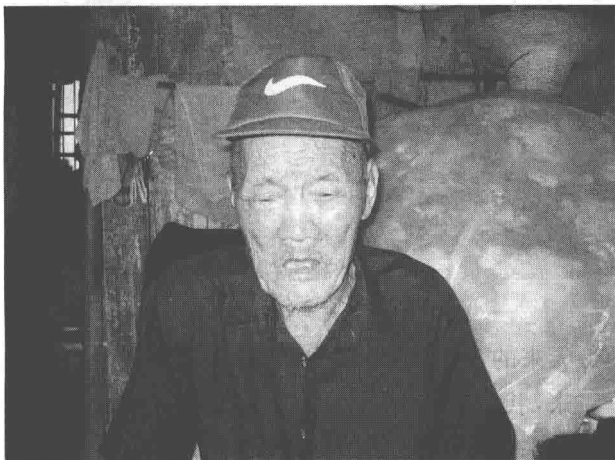
23. 刘谨财口述

刘谨财，男，1918年4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杨树湾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刘谨财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的。有时还挖地洞，躲在地洞里。跑反跑过河就行了，鬼子过不了河。鬼子是冬天来的，呆了没几天，鬼子走了，我们就回来了。鬼子逮到人就会用枪打。

在令桥那边驻鬼子的，听人讲，铺头村杨家边那边有个塘，鬼子在那边站岗，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打鱼，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鬼子枪法很准。

听说在周岗那边有人被鬼子杀死的，我们村没有。

鬼子下来找花姑娘，鬼子一来大家都跑，我们村没有妇女被鬼子逮到的。

24. 陈全胜口述

陈全胜，男，1920年6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张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陈全胜

鬼子是冬天来的，走溧水过来的，当时鬼子住在令桥，老远就能听见放枪。鬼子一来，我们就跑到杨树湾。我父亲和我的一个堂兄没有跑掉，被鬼子捞到背东西。他们送东西到溧阳，被抓了20多天才被放回来，回来膀子上扎着白布条，说明已经被抓过夫了，可以不被再抓。成功村上还有一个人是躲在地洞里，头一伸被鬼子看见，也被抓了去送东西的，是和我父亲他们一起被抓的。

我是河沿上村的，成功大队刘家村有一个女的被打死的。当时鬼子发现了她，追她，她跑。鬼子看追不上她了，就开了枪，打死了她。她当时快20岁了，已经嫁人了。

当时鬼子到村上打猪、打鸡，要人送到令桥，打完鸡就走，不是经常到我们村。鬼子到村上找姑娘，看到姑娘跑得快，追不到就开枪。我们这边跑到杨树湾那边就没事了。鬼子来了就跑，鬼子走了，我们就回来。

在令桥那边，我看见过七八个尸体，一个是趴在河里，一个是趴在路边，还有一个被烧死在姓吴的人家家门口。我是好玩，跟村上三四个人

跑去玩的时候看到的,当时看到死人不怕,死了呀。

25. 张志贤口述

张志贤,男,1921年1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张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张志贤

鬼子是阴历十一月来的,是走溧水来的,往南京去经过我们这的。我的一个堂哥哥给鬼子打死了,他有点呆,没有跑掉,被鬼子看到,打死了,哥哥叫张志亮,他死的时候有40多岁了。当时他老婆不在家,带着女儿在上海给人家做保姆。我们跑反走杨树湾到周岗圩。

鬼子一路而过,来捞捞鸡,后来强奸妇女,到我们这里有两趟。

靠在马路边上的村都被放火烧了,我们这离马路有三四华里呢,我们村没有烧。鬼子都是一二十个地过来,到村上弄吃的。在杨树湾杀死一个妇女,是强奸不从被杀死了,名字不晓得。我们村上有一个妇女被强奸的,当时已经结过婚了,现在还活着,她现在89岁了,叫什么就不说了。

鬼子在令桥那边有堡垒,我们上街都是过河,不敢走那边走。

26. 邓秀英口述

邓秀英,女,1935年3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张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邓秀英

陆纲村有一个姓高的女的是被鬼子害死了,她长得好看,没有跑掉,被鬼子强奸后杀掉的,当时这个女的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岁数不是很大。后来她死了,她丈夫又娶了一个。

房子也被鬼子烧掉了,而且是好房子,都是瓦房,烧了谁家的,我们不晓得,都跑掉了。当时要躲在地洞里,不能让鬼子看见。

我父亲也被鬼子抓过,给鬼子送东西到溧水。后来回来了,一天的时间就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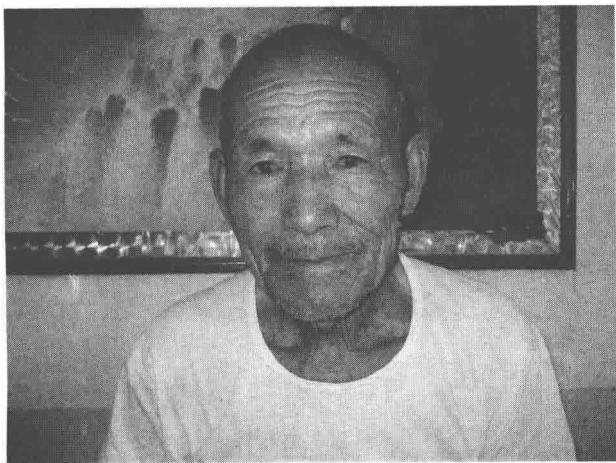
27. 张承华口述

张承华,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张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张承华

鬼子要什么东西就给他，鬼子也欺负姑娘，我们村上的张志亮被打死的，他脑筋不大好，是在柴房里被打死的，死的时候年纪蛮大的，他不知道跑，蹲在家，被鬼子逮到的。我们当时跑反跑到钱家渡，过河，中央军撤兵的时候把桥给炸掉了。在令桥那边，鬼子架机关枪，打死好多人。大部分是当兵的。鬼子在我们村上还烧了草堆，草堆是烧饭用的，他们是烧了好玩。还叫小孩子捞鸡给他。

28. 王殿林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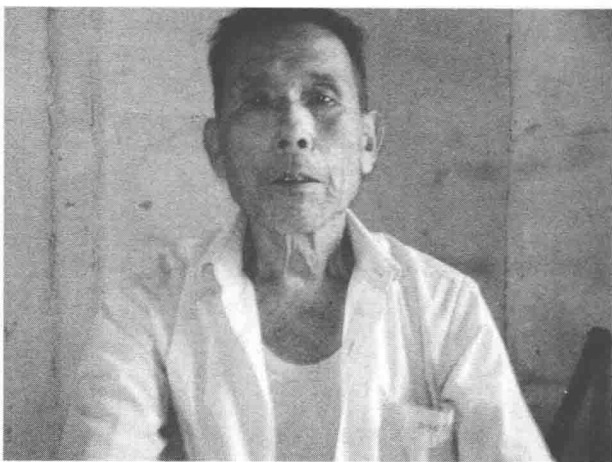
王殿林，男，1923年11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成功村陈家村8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5岁，是冬天，那时候穿棉衣了。跑反跑到了横溪的油坊边，我姐姐住在那边，在那里蹲了一年多。后来家里房子被烧了，我们家一共六间，有我大伯王金龙家的三间。我们没有房子住，就住在了东头仓。我们村上烧了很多房子，我知道的有陈继承家的六间瓦房，陈继长家的四间草房，还有陈周礼家的一间多，其余的记不得了。



王殿林

鬼子刚来的时候糟蹋了一个妇女，她是陈周礼的奶奶，当时有 50 多岁，我也是听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父亲被鬼子抓去挑东西，送到溧水，后来被放回来了。我也被鬼子抓过，那个时候我有十六七岁，在令桥有个鬼子碉堡，我在外面玩，鬼子把我抓去，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栗树下村的给日本人做翻译的一个女的，具体名字不晓得。她给日本人说了一些话就把我放了。

29. 王殿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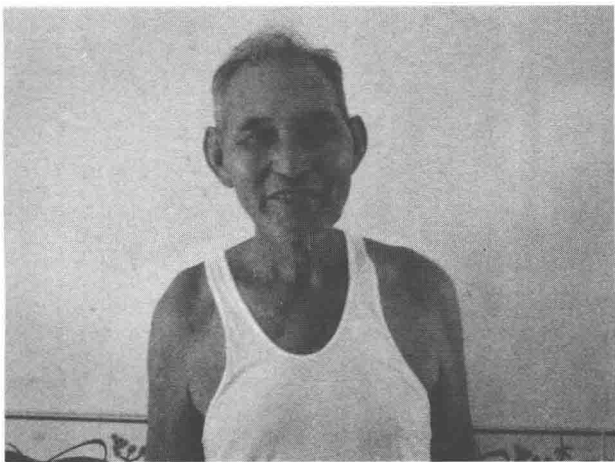
王殿云，男，1926 年 2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成功村栗树下 2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2 岁，是冬月里，我们跑反跑到了南边的铜山，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回家过的年。我家房子没有被烧，在我们村上大约烧了二十一二间房子，我记得的有王殿仁家的三间草房，王月海家的三间草房，王传乐和王传发一共三间草房，王月昌家的三间草房，王月清家的三间草房，王月林家的三间草房，其余的记不得了。



王殿云

鬼子来的时候在我们村上杀了一个人,他叫王殿荣,有 20 多岁到 30 岁的样子,还有和他在一块的有两个老人,一个叫王金业,一个叫王香仁。他们两个年纪大了,鬼子没有打他们,把王殿荣带到一个庙里,在庙塘里面把他打死了。

那个时候鬼子经常下来捞鸡抓猪,找花姑娘,当时我们村上的妇女都跑掉了,没有被糟蹋的。安民之后,鬼子在禄口街上捞了三四个人,捞到了凤凰山,在凤凰山把他们打死了。我是听被打死的一个人的老婆说的,她当时改嫁后嫁到了我们这边。

30. 秦广财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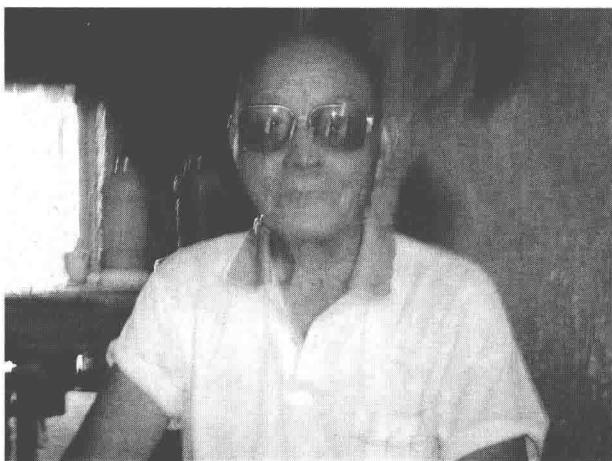
秦广财,男,1929 年 1 月 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成功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8 岁了,那个时候呆在家里没有跑,鬼子问我要鸡子,我给了他 12 个蛋,他就给了我一包糖。刘老四家的一头母猪被鬼子打死了,那个时候猪快要生小猪,肉不能吃,就烂在那里了。



秦广财

我看到刘家村的张木金的老婆给鬼子戳死了。当时她有 30 岁的样子,没跑掉,就躲在稻草下面,鬼子看到就用刺刀戳稻草,戳在肚子上,就死掉了。

31. 刘增华口述

刘增华,男,1931 年 1 月 18 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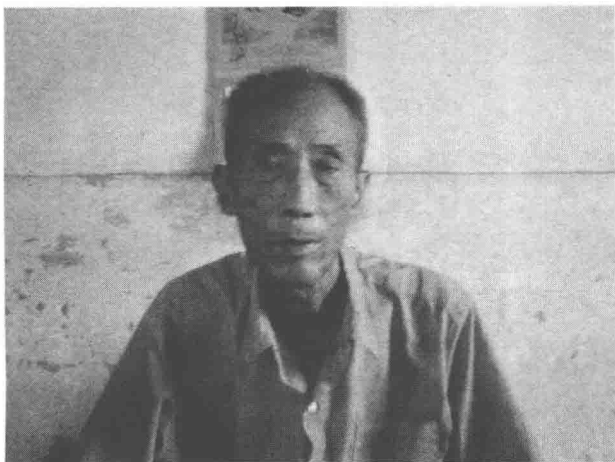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甫头村杨家边 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 7 岁,跑反跑到了大圩庄,过了一年多才回来。那个时候我爷爷没有跑反,在家看家,鬼子到我们杨家边来,把桌子凳子都放在一起烧火取暖,差点把房子点着,幸亏我爷爷急忙拿水浇,才没有把全村七八家人家的草房烧掉。

我们还把河埂挖断了,不让鬼子进来。鬼子来的时候我父母都跑了,我没来得及跑。鬼子抓了个老妇女,是胡启家的老婆,问她要大姑娘,她就跑,跑的时候被鬼子打了一枪,是从屁股眼穿过去的,那个时候她有五六十岁了。我一个叔叔在河边弄鱼,被鬼子看到了,喊他上来,他



刘增华

没上来,鬼子就用枪打了他一枪,子弹从他的右边脸穿到左边脸,他叫刘顺朱,那时候有三十来岁。还有一个我们叫他董老四的,35岁左右,也是给鬼子一枪打死的。有一对姐妹,在跑路,姐姐脚小,跑不掉,被鬼子从后面追来,她就一头跳进河里死了,名字不记得了。我们村有一个妇女,当时躺在床上,鬼子把她侮辱了,没有杀她。她是姓胡家的老婆,当时有四十几岁。我家的一头牛也被鬼子牵走了,村里有人家的鸡鸭牛羊被鬼子弄走了很多。

32. 焦国忠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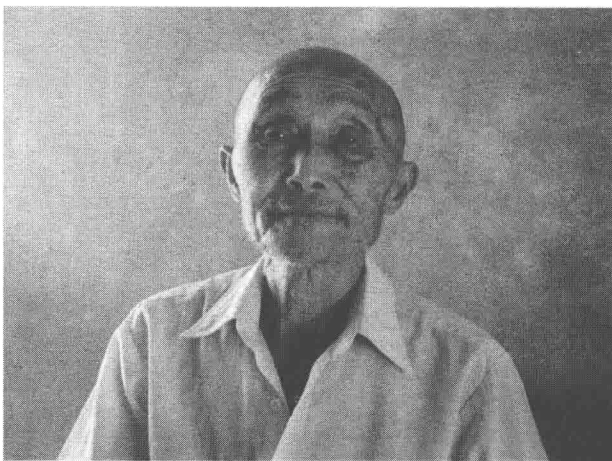
焦国忠,男,1923年6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成功村铺头村20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是冬月初五,我有15岁,那个时候中央军把令桥都炸掉了,鬼子过不来,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到处窜,看到人就打。当时有一个人路过,就被打死了。还有一次,鬼子从乌刹桥过来,在那里杀了四五个人,杀了就扔在湖里面。



焦国忠

鬼子在我们村上杀死了五个人。在村口打死了一个，那个人没有人收尸，被狗吃了。一个是端木义来，有 50 多岁，两三个鬼子追他，追到村西北的一个圩里，追上了，把他肚子剖开，肠子也流出来了，就这样死了。一个叫端木传松，有四五十岁，他当时在圩里面搭了个棚子，他就躲在那里，鬼子来了他就往那跑，有一次鬼子走了，他跑出来望望，鬼子看到了他，就把他打死了。一个是端木义来的母亲，有 70 多岁，那个时候她年龄大了，端木义来就把她送到了西荡村躲起来，后来她听说儿子被打死了，都快过年了，她就到村外面哭。有一个鬼子背着枪问路，有一个老太太给鬼子指着往这边走，后来鬼子听到另一边有枪声，他就觉得那个老太太给他指错路了，不是好人，正好看到端木义来的母亲在那里哭，以为那个指路的老太太就是她，就把她打死了。还有一个老头，他当时也是躲在圩里面，晚上出来望望，碰到了鬼子就被打死了，他叫端木义龙，有 60 岁。

我们村上的房子全被烧了，那个时候村上有三十七八户人家，我家有十五六间房子被烧了，就是瓦房上盖了草的房子。

在我们村上，强奸妇女是少数，那个时候人都跑了，我的一个三大大的老婆，来家望望，被鬼子抓住了，就给糟蹋了。

33. 张万明口述

张万明,男,1925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黄桥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张万明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鬼子一路上见人就杀。鬼子走乌刹桥过来的时候烧房子,在我家这里都能看见。禄口的鬼子不过来,都蹲在令桥。有一次两个鬼子端着枪过来,一路上边走边放枪,到了毛家才回头。张益进的婆婆当时七八十岁了,走亲戚回家走到甫头被鬼子打死了。她因为二儿子被鬼子打死了,一路走一路哭,被鬼子看到打死的。

34. 杨志顺口述

杨志顺,男,1929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黄桥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反到铜山,剩我母亲一个人在家看家。
我看见鬼子打人的。有一次,汉奸带着鬼子到村里来要鸡要鸡蛋,



杨志顺

张兴成在旁边插嘴,话还没说完,被汉奸打了几个嘴巴,打得鼻血直流。那个时候我十来岁了。

我们这里来的鬼子多是梅山的,捞鸡打人是经常的事情。

谢长发是个两面派,也给新四军办事,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在乌刹桥向一个卖鸡蛋的老奶奶要钱,老奶奶碰到鬼子就讲他是新四军。他躲到麦田里被鬼子找到了,捆在车后头拖,但是没有拖死,要是有人去保他是不会死的,但是没有人保他,最后就被鬼子杀掉了。

我那个时候在陆家村学徒做木匠,听讲师娘没有跑反被鬼子抓到强奸了,当时 20 多岁,师傅叫陆世鼎。

35. 程秀英口述

程秀英,女,192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黄桥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我家是秣陵金村大队人,当时家里有父母、两个弟弟和我五个人。父亲程厚在溧水柘塘给人家布店当伙计,鬼子来了,把店铺炸掉了,父亲就跟着东家跑反了,我们还以为他死了呢。爷爷奶奶挑着担酸菜,把我



程秀英

和母亲送到了黄桥，我妈妈赵敏兰是小脚，受的苦多了。我到了黄桥，奶奶不要我了，就叫我直接留在黄桥给人家当童养媳了。路上看见好多跑反的妇女，也有南京来的女大学生，穿得破破烂烂的，脸上抹着锅灰。

我一个娘娘(小姑妈)，当时和我差不多大，十一二岁，被鬼子捞到后强奸了。奶奶帮她穿好衣服藏到了草堆里。后来就来了好多鬼子，用刺刀往草堆里戳，我们见呆不下了就全部跑出去了。也有的躲地窖子里，鬼子用脚踩，看看有没有人，后来也不敢躲下去，都跑反了。

舅母刚生的小孩，当时和好多女的躲在房间里，鬼子来了，她妈妈就抱着那个小毛孩，穿着死人的红衣裳，叉开腿站在门口，堵住门，鬼子忌讳就走了。

我家在秣陵时住在一个做香火生意的蔡天元家，就在路口，他家是瓦房，跑反的时候他母亲七八十岁了，就没有跑反，在家看门，他家还有些财产，没想到鬼子来了就把她戳死了。房子没有烧，但是被翻得不成样子了。我家除了挑了一担酸菜出来什么都没有了。当时鬼子来了我就背着6岁的弟弟跑。

我家爷爷爸爸几辈都是做生意的，爷爷跑反出去后回家来看看家里的情况，被鬼子抓到了拉去做苦力，在河边扛木头，后来他逃回来了。

秣陵到处都是死尸，我是踩着死尸跑反的，没手没脚的，没有头的，被剖开肚子的，到处都有。

到了黄桥这边好些了,这里不靠大路,又有新四军,鬼子来得少了。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村上有一个男的叫谢长发,是个两面派,给鬼子在梅山抓到了,捆在车后头拖,给拖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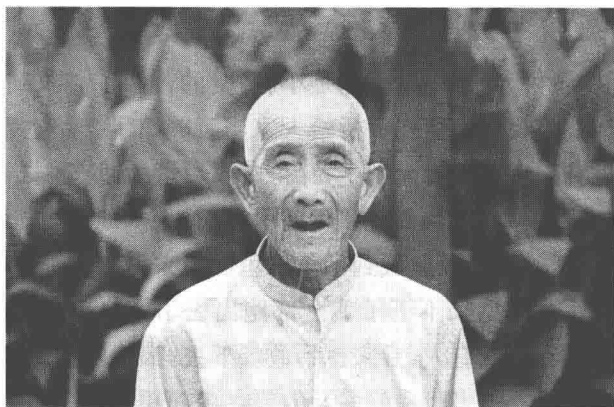
36. 俞成淦口述

俞成淦,男,1923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俞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俞成淦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我们俞庄没来过鬼子。鬼子都住在禄口令桥那里,但是有汉奸给他们做事。还有秣陵的李宏堂跟着鬼子做事,无所不为。

听说在东湖村王家山鬼子杀过不少人,那里受过影响的。

后来上街的时候看见过鬼子打人,鬼子他没事就打人玩,跟逗小孩一样。

禄口跑反来的人跟我们讲,见到鬼子要低头,不然要挨打。鬼子见到年轻的女的就强奸。

群力大队的陶承兴在日本蹲过的,回来就给日本人当翻译当汉奸,30多岁,带过鬼子打横山的新四军。他和鬼子住在令桥,新四军要杀他。

有一次，五六个新四军让熟人叫他出来，把他拖到俞庄冯潭庄毙掉了。新四军在一天晚上杀了三四个汉奸，几个汉奸都是镇江大丹阳的。

横山来的鬼子在冯潭庄打死了新四军的一个连长，叫姚文龙，当时30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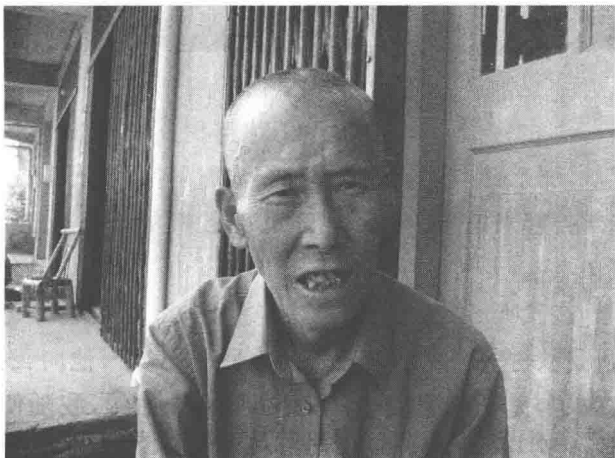
37. 陶崇泉口述

陶崇泉，男，1932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群力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陶崇泉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全家跑到一个山上，躲起来。我岳父和村上另外一个人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后来那个人就没回来了，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清了。

38. 陶崇恒口述

陶崇恒，男，1925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群力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陶崇恒

1938年5月的一天，一个日本鬼子跑到我家来，当时有一个姓吉的妇女在我家玩，那个日本鬼子将她往我家内屋里拖。我父亲抄起一根扁担和日本鬼子打起来，姓吉的女人和我母亲趁机从后门逃跑。那个鬼子就拖了两捆柴点着，要烧我家房子。这时又来了一个鬼子，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之后他们就走了。

有一次，我从村里刚跑出来，正好遇到一个鬼子，他向我招手，我只好到他那边去了，鬼子给我糖吃，问我哪里有花姑娘，我随便指了个方向，后来鬼子绕了一圈跑到上塘，一个姓朱的老婆正在塘边洗衣服，当时她只有20多岁，鬼子把她抓住，将她拖到一个旧坟堆旁，那个坟堆里的棺材板散落在外，鬼子将姓朱的老婆强奸后用棺材板捅她的下身，活活把她捅死了。我们村上还有两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一个30多岁，一个20岁左右，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有一天夜里，鬼子又来了，我们跑到了西庄，陶崇富父亲家的三间房子被烧得精光。

那时日本人来了我们整夜不敢回家，有时在坟山堆里睡觉，陶崇喜的太太当时已80多岁，跑反的时候被连拖带拽，惊吓过度，不久就死了。

我家当时挖了一个防空洞，有一间房子大。1939年的一天，一个日本鬼子突然来到我们村，来不及躲进防空洞，我和陶崇友一起跑了。鬼

子跟在后面追，连打几枪，一颗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把我头发烧了。我们跑到新庄碾米坊，住下来。

39. 梁心和口述

梁心和，男，1927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群力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梁心和

鬼子来时我10岁，我们家人和全村人都往山里跑。当时一个姓徐的住在孔老六家，他看到孔六家房子着火了想回去救东西，刚到家就被鬼子用枪杀死了。孔老六家的十几间房子都被烧光了。鬼子还打死了徐家的两个人。被抢的鸡鹅鸭就数不清了，鬼子还抓了七八个人当挑夫。

40. 梁心元口述

梁心元，男，1921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群力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梁心元

1938年春，住令桥的日本鬼子到我们村来骚扰。我家父母亲、兄弟姐妹，跑到张家村躲起来。一个叫孔心才的人被鬼子打死（35岁），当时鬼子从前门进家，他从后门逃出。鬼子点火烧他家的房子，孔心才看见房子着火了，回头朝家奔想救火，还没到家门口被鬼子一枪打死。有一个叫徐金坤的老头（60岁），他是住在孔心才家的，孔心才房子着火后，他想回来救屋里的东西，被鬼子打死。这一场火把房子和家里的东西烧了个精光。

鬼子进村时要找花姑娘，要小孩子玩。有三个鬼子要花园边一个姓姚的妇女（30多岁）帮他们找花姑娘。她不肯，结果三个鬼子就轮奸了她。这个妇女被糟蹋得爬不起来，差点自杀。

梁心河、梁心发都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一年多。十甲村常贵的弟弟给日本人当挑夫，回来就不行了，很快就死掉了，我们村一条牛被日本鬼子打死，把四条腿刚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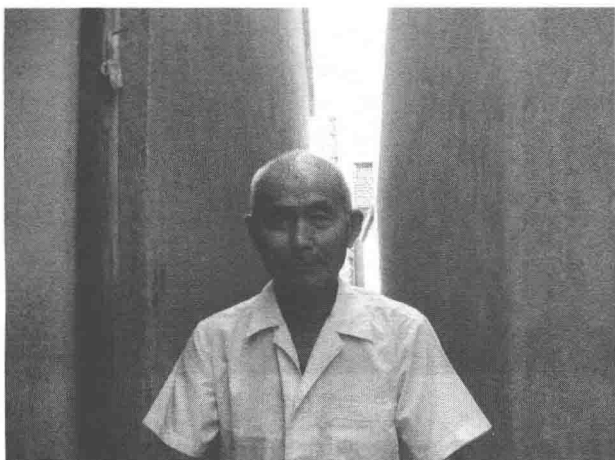
41. 周久寿口述

周久寿，男，1925年7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机场社区8—29号（原秦村大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周久寿

我听人讲,鬼子把人挂在卡车后面拖,头都拖掉了,是黄桥的,比我大,当游击队的。

村里的周九荣给日本鬼子拉去干活的,又放回来了。周九才也给拉去的。我被鬼子打过,看到鬼子没脱帽子,被他打了一个耳光。

42. 周玉兰口述

周玉兰,女,1916年11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机场社区7—38号(原秦村大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22岁,鬼子先到的上海,冬月到了南京,在铜山杀了很多。当时鬼子是经过我们秦村的,还到我家来过几趟,来搜查新四军。我丈夫叫周侗,他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当时他已经跑到外面了。

陶思赋被打死了,他是新四军的副队长,正队长跑掉了。因为有汉



周玉兰

奸告密，所以他被抓住了。在东湖王家山住的鬼子，就住在老百姓家里。陶思赋被打死后，村里有关新四军的材料都烧光了。

有个叫李昌贵的，河南的，给新四军收税的，在我们村给鬼子打死了。

43. 王采芳口述

王采芳，男，1924年8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机场社区8—46号（原俞庄大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是阴历十一月份来的，我们都跑光了。群力大队的陶承兴，在日本做皮毛的，懂日本话，给日本人做翻译。他两面倒，后来给新四军枪毙了。

新四军的姚文龙连长，在红南庄村上，带一个排的人打冲锋，被鬼子打死了。先中了一枪，又被鬼子用刺刀戳的。我们三四个人给他收尸的。

年纪轻的都奔山上，挖个洞，躲在里面，盖个稻草。“谢老七”是镇上



王采芳

的地主,开个店,叫谢义顺,鬼子要他找新四军,他不肯,就被打死了,当时 60 多岁。

44. 邵光普口述

邵光普,男,1916 年 6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机场社区 10—19 号(原秦村大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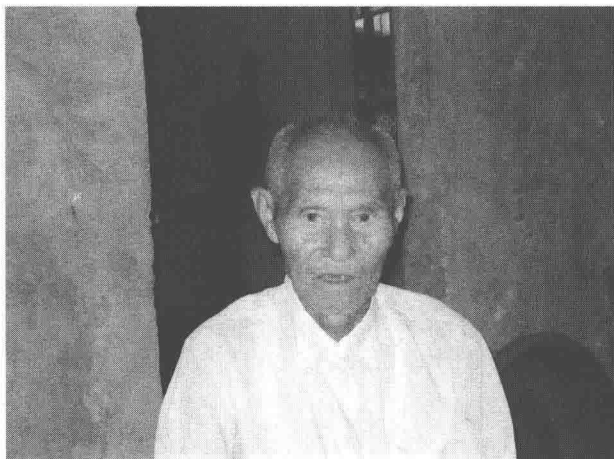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 21 岁,是冷天,从溧水过来的,来的人不多,在令桥一个坟墓了不少人,都是国民党的兵。

陶思赋是东湖的,鬼子在村上用枪把他打死的。我们村离公路远,禄口街上烧得多,烧死的人不止一个。

我们给鬼子干过活的,白天出去,晚上再放回来。我也干过,就在铜山,给鬼子劈柴,干了五天,就给我饭吃。十来个人去的,是村里派过去的。其中有邵显发、邵三宝、邵光胜、邵显美,都是 10 多岁到 20 岁的。村里还有个邵广林,30 岁,看到鬼子跑,鬼子用刀刺他,受伤后没钱治就死了。邵放金,家里五个人杀了四个,有一个躲起来没死,是(鬼子)刚过



邵光普

来的时候杀的。

秦村街上有妇女被侮辱的，是潘明德的老婆，40多岁，有八个鬼子轮奸她。还有一个女的，姓毛，是毛清和的老婆，30多岁，鬼子来时没跑。后来她们就没生过孩子。

45. 张发根口述

张发根，男，1926年11月28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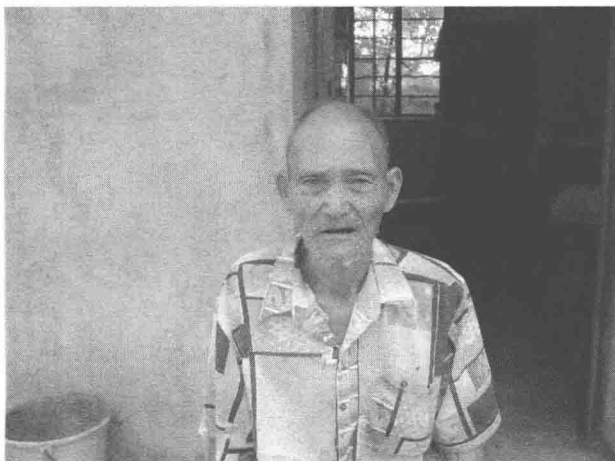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高伏社区大泽西村104—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我今年81岁，日本鬼子来时，我十一二岁。那时候我们全家都跑反，往山上跑，挖地洞躲在山里，那里有条圩埂隔着，鬼子不好过来。

鬼子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正是吃饭的时候，我喊我奶奶跑，正在吃饭的她说我不出去，死也要死在家里。我就和我们村的老七，赶着大黄牛走了，我奶奶当时有70多岁了，后来她又和村里的几个老奶奶从家里出来躲在草丛里。日本人从草丛边经过，已经过去了，她站起来看，正好有个日本人回头看到她了，就开枪一



张发根

枪把她打死了。鬼子打死我奶奶之后，去村里抢鸡抢鸭，然后就走了，这是春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听说禄口的房子差不多都烧光了，在街上还杀死了个哑巴，是要饭的，有 50 岁，在喉咙上戳了个洞。

第二趟来的时候，鬼子已经住在令桥了，又到村上来捞东西。鬼子一来，人全都往外奔，新生大队的张发清的父亲当时有 60 多岁，上街去经过永兴大队，在村边上被鬼子看到，被鬼子一枪打死了，那个时候也是春天，鬼子这两次过来，就隔了十天左右。

又隔了 20 多天，鬼子第三趟过来，在我们村强奸了一个妇女，是一个南京的女人跑反过来的，当时大概有 40 岁，是薛万胜家的亲戚，被三个鬼子抓住，就在牛棚里强奸了，是我亲眼看到这三个鬼子把她拖进牛棚的，后来我就吓得奔了，大家都跑的时候，她找不到地方跑了。

鬼子来我们村上没有烧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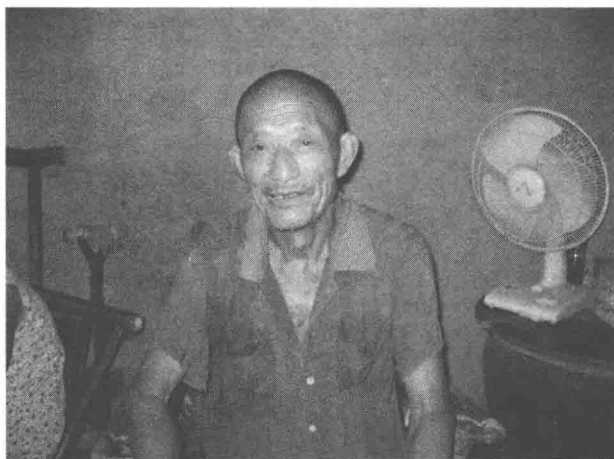
46. 张茂财口述

张茂财，男，1929 年 7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高伏社区高伏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张茂财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八九岁，我们往南边跑反，跑到河那边去，鬼子不过河的，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鬼子一走就回来了。

我们这边不靠马路，房子没有被烧，就打死了一个人，是张发根的奶奶，有六七十岁。鬼子来，她没跑，鬼子走了，她又单独跑出来，鬼子一回头看到了，就拿枪把她打死了。

跑反的时候，鬼子就下来强奸妇女，我们村有两三个吧，她们没跑得掉，有一个南京跑反过来的妇女，是薛万胜家的亲戚，她是城里人跑不动，被鬼子抓住强奸了。还有一个婆家姓张的，还有一个婆家姓吴的，都是30多岁的妇女，被鬼子糟蹋了，还没有安民呢，安民就好多了，当时有四五个鬼子吧。

听说鬼子到我们村来的时候，是在牛首山那边吃了败仗，路过我们村，拿我们村上人撒气呢。

47. 彭永树口述

彭永树，男，1923年9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金石路8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彭永树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村上的“任老大”,70多岁了,被鬼子抓到,让他背盒装的子弹,他不好背,年纪大了,走路都不行了,背不动,鬼子就把他打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村上还有一个姓陈的老头,也是鬼子让他背东西,他不肯背,被鬼子打死的,六十四五岁。当时我跑反到一个姓张的人家,他们家没有菜吃,我家正好腌了菜,我就回家拎腌菜。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腌的菜太重,有20多斤,拎不动,刚出门口,就听见皮鞋的声音,听见人讲东洋兵来了,我一看,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朝我开了一枪,我躲了一下,没有打到我,我就走另一个门,跳过三板墙,躲在芦柴堆里。鬼子追我,又开了两枪,我当时躲在芦柴堆里,看见一个老头被迫我的鬼子打中了耳朵,当时就昏倒在地,鬼子看了看他,朝他敬了一个礼就走了,这个老头姓陈,40多岁。

鬼子烧房子是阴历十月的事情,我家房子被烧了两间,家里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禄口街上,里把路的房子全被烧光了,门面房都被烧了,后面的房子没有烧,鬼子后面没有去,是从街上过时烧的。我姑奶奶家被烧了18间门面房,我姑姑家被烧了四间房子。

鬼子还杀马,杀了好玩,马肉不要。走我们这边过的时候,还用子弹对着人的额头敲三下,人疼得直在地上打滚,还打水牛。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鬼子做的坏事多呢。我们村上有五六个妇女被鬼子侮辱的。其中有一个妇女被鬼子侮辱后,我们还说她生的小孩是和东洋兵养的。鬼子要年轻的、好看的女的,不好看的不要,看见好看的人就让人家过去。

我被日本鬼子抓过四次差,鬼子叫我背东西。我那时还小,鬼子知道我背不动东西,看我背着好玩,背的东西有四五十斤呢。我背不动,就让我们村的一个大个子背,大个子背东西,没有扶着东西,鬼子就打他嘴巴,打得他嘴直流血,大个子姓陈,他比较倔强,我就跟他说按日本人说的做,他让我背,日本人不准,我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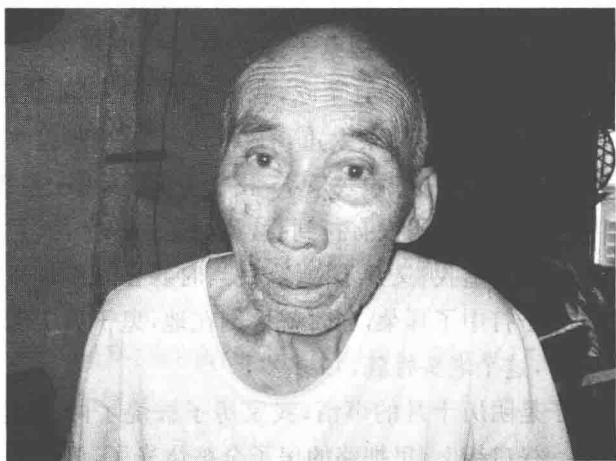
48. 彭永寿口述

彭永寿,男,1923年9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肖家山5—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彭永寿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鬼子是冬月初五来的,先到了黄桥庵。鬼子到我们这里就杀人、放火、强奸。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一共有两次。第一次烧了六家,第二次烧了一家,烧的房子有20间。我家房子也被烧的,我家有四间半房子,回到家就搭小棚子住。家里当时砌了个墙,把粮

食放在里面,用土盖着,粮食没有被烧掉。家里的家具被烧了,我结婚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跑反到陶吴,住的那家人说鬼子来了,我们又跑反到蒋家庄,在外面跑了一个月,回来过的年。过年后,在家又奔了两次。后来好些了,鬼子不打人了。

在我们村上,鬼子要东西吃,看见年轻的妇女就要强奸,不从的话,就用刺刀威胁。

我大哥在街上玩,被鬼子抓到做苦差,送东西,到红杨树的时候,他们住在大庙里,鬼子叫大哥给他们挑水,头一趟有一个鬼子跟着他,第二趟鬼子没有跟着,大哥就游过河到了亲戚家,在亲戚家歇了一夜,第二天回来的,大哥当时 25 岁。

49. 成如寿口述

成如寿,男,1928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白云路 27 巷 13—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成如寿

我们家被鬼子打死两个人,吓死一个人,房子被烧了五间,三间房子

和两间厢房。鬼子来的时候,我大妈和我奶奶在家门口,鬼子跟她们要鸡蛋,她们不懂。当时我大妈手摸着腿,鬼子以为我大妈要打他,就朝着我大妈的腿开了一枪。当时我爷爷睡在床上,头朝里,子弹从大妈的腿出来打到我爷爷的屁股,从我爷爷的肚子出来,他们两个都被打死了,一颗子弹打死了两个人。我爷爷当时有 85 岁了,大妈有 70 多岁了。嫂嫂当时也在旁边,看见两个人被打死了,自己也吓死了,正好她当时有吸血虫病。嫂嫂死的时候有 20 多岁,她因为有病没有跑反。

我家全被烧了。家里当时还有 30 多担稻,有的稻放在棺材里也被烧了,被烧糊的不能吃的就有千把斤稻,总共被烧了有 3 000 多斤的稻。村上如堂家四间房子被烧的,禄口街上的房子基本上烧得差不多了。

我还听说杨树湾铺头村王玉和的媳妇被鬼子强奸后,就跳塘自尽了,她是寡妇。

50. 成如堂口述

成如堂,男,1927 年 1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成如堂

鬼子是冬月来的,我的父亲就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来之前,父亲被国军抓壮丁的,要父亲帮他们拿东西。父亲拿东西到了南京,后来国军和鬼子在牛首山打仗,父亲也在战争中被鬼子打了一枪,三天三夜后死了。我父亲死的时候我 10 岁。我家也被鬼子烧的,家里被烧了五间房子,牛也被鬼子牵走了。到了第三年,家里的牛又被土匪给抢了,妈妈就跳塘死了。

鬼子烧房子的时候,家里有五六十担稻,也被烧掉了。

我二哥被鬼子抓过做苦差,过了个把月才回来的。

51. 王桂英口述

王桂英,女,1921 年 6 月 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信陵路 44 巷 5—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王桂英

我们前脚走,鬼子后脚就烧了房子。家里东西都烧光了,我们家是三间大房子被烧的,家具也烧了,锅也给摔坏了,放在家里的粮食也烧掉了。当时我们种田,家里的稻子有千把斤(20 多担)全被烧了。村上谢良富的父亲被鬼子打死的,当时有 60 多岁,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他家的一个

帮工，帮工有 30 多岁。

禄口街上被烧的房子多呢。

我们当时是往南面的农村跑，我是 17 岁结婚的，上半年结的婚，下半年跑反的，在外面蹲了一年多才回来的。回来后，没有地方住，就搭小棚子。当时家里有公公婆婆、兄弟三个，还有我们妯娌三个人，还有小孩。

鬼子当时还追妇女、掳妇女，村上也有被抓的。

鬼子背个枪，挂个刀，瞎搞，看到什么就抓什么，我们家的一头猪被鬼子捞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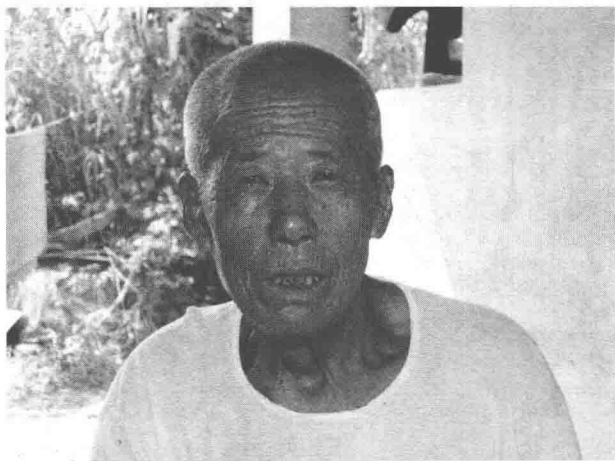
52. 张顺安口述

张顺安，男，1929 年 8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白云路 49 巷 1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张顺安

我 7 岁的时候，鬼子到我们这来的。我家前面有一个老头，他家被杀了两个人，老头姓成，被鬼子打死的时候有 50 多岁了，是成如寿的爷爷，还有他大妈也被打死的。成如堂的父亲也是被鬼子打死的。村上有

三个人被打死了。街上还有一个打更的也被鬼子打死的,姓陈,是在六亩田被鬼子看到了,打死的,死的时候有 50 多岁。街上大楼房被烧得多呢,村上如堂、如寿家的房子全被烧了,如寿家是三间带一厢的草房被烧了,如堂家是三间草房。

53. 周家荣口述

周家荣,男,1917 年 11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永兴社区禄口大街 10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周家荣

我 20 岁以前,是住在秣陵大里队的。鬼子是冬月十八来的,鬼子头一天晚上来就烧了很多房子。我的一个叔叔,叫周吉州(音),被鬼子打死了,死的时候有 40 多岁。

在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姑娘,被鬼子拖到后面强奸。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几岁,鬼子强奸后,还把她下身划了一刀,她挣脱跑了。当时我们躲在地窖里边,把她救到地窖里边,但也没有救活。

我在禄口给别人做帮工,禄口街上有个老头,被鬼子打死了,鬼子来时跑到半亩塘,没跑掉,鬼子打死了他,当时有 50 多岁,姓邵。

在鬼子来了一段时间之后,住在了令桥,今天属于新生大队,村上的一个老头,姓张,有60多岁,是保长。他来街上买东西,被鬼子发现了,就把他打死了。

鬼子来的时候,烧了我家五间房子,我们整个大里村烧光了,当时村上有十几户被烧掉,有四十来间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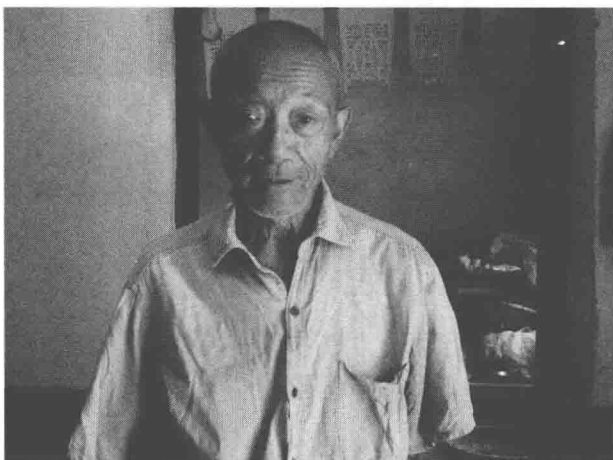
54. 张发锦口述

张发锦,男,1928年3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新生社区张铭监15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张发锦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0岁,有一次鬼子下来抓大刀会的头头张老师,怀疑他为新四军做事,不过没有抓到他,他化装跑了。鬼子就让所有的人集中在晒场里面,绥靖队就到处掳东西。抢过吉老二家、张仙堂家、张仙西家,都是一些好衣服,还有鸦片烟土。

有个为日本人做翻译的人叫陶承兴,带日本人来抓张发根,他是新四军,化装跑了,没有抓到他。后来陶承兴被新四军给枪毙了。还有为日本人做翻译的姓陶的人,是陶承兴的叔叔,他带日本人去找张发田,张

发田是大刀会的,也没有抓到他。后来日本鬼子走了,大刀会就去找这个姓陶的翻译,没有找到,就把他老婆打了一顿。

张家康的叔叔上街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他是保长,当时李宏堂带鬼子到禄口,有新四军化装在茶馆里喝茶,双方打起来了。他躲在墙垛后看,后来他探出头来望望,被鬼子看见了,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我听说钟村一个女的被鬼子强奸了,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出门,不到20岁。这个女的村上有叫小福子的年轻人,还没有结婚,在鬼子强奸那个女的的时候,就把鬼子的枪偷了。后来鬼子和他打起来了,鬼子没打过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就被头目骂,头目要把他开除。后来小福子又把枪还回去了,那个头目就说他是大大的良民。

55. 朱明华口述

朱明华,男,1928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新生社区小圩王9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5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朱明华

鬼子来的时候快冬月了,那个时候我有9岁。当时鬼子和中央军在牛首山打了三天三夜,中央军退却,把令桥给炸了,往溧阳方向退。我站

在我们村的高地往下看，禄口烧了很多房子，后来听他们说大约有一百一二十间。鬼子不经常来我们这儿，有的时候就是个把鬼子来的。在我们村上有个叫陶承福的老婆，当时有 20 多岁，被一个鬼子强奸了，她近年才死。

在秣陵那边，我老婆的外婆被鬼子打死了，当时她看到鬼子来，抬头望望，鬼子看到她就把她给打死了。我还听说在钟村大队，一个姓吴的老婆，被一个鬼子强奸了。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56. 周承林口述

周承林，男，1922 年 7 月 1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新生社区邵埕周 4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周承林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6 岁，来我们村上一共三次。第一次来我们村上的时候带的枪和炮，那钢炮直径有 10 厘米，这次是李宏堂从秣陵带过来的。这次没有杀人，大概是冬月里来的。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住在现在的大队书记家里，我家的一个四叔在那里吃鸦片，鬼子望望，用盒子枪对着我和四叔，敲了敲我的头，我吓得

慌，鬼子没有杀我们就走了。在前面的吴家村打死了一个男的，姓吴，小名叫小枣子，当时有十几岁，是吴娴思的儿子，鬼子打的是他的脖子，我那个时候大胆啊，还掀开他的头发看了看。当时鬼子来的时候他跑，在菜园子里窜来窜去，鬼子以为他是新四军，端起枪就把他打死了。

第三次来的时候我有二十一二岁，鬼子看到我，给我糖吃，是那种方正正的白色的糖。他不说吃，他说咪西咪西地。当时有一个老头，有70多岁，胆子特别大，他提壶开水给日本人喝，日本人看他喝自己才喝，怕有毒。

我听说张铭监村有一个老头在街上被打死了，他是张家康的叔叔，有五六十岁，当时街上搞得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他想上街发点洋财，被鬼子撞见了，吧嗒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57. 周良友口述

周良友，男，1919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禄口镇东湖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良友

鬼子来的时候我19岁了，已经结婚分家了。鬼子来了我们就往山上跑。有一天，我家请客吃饭，饭菜都摆好了，听讲鬼子来了就都跑了。

我老婆的哥哥叫张家才，他的老婆，当时二十几岁，被鬼子抓到强奸了，因为长得很漂亮，据说后来鬼子还来强奸过她。当时我躲在草堆里，她妈妈在旁边讲有小孩在，叫鬼子不要强奸她，鬼子叫她母亲走开，然后把她拉到旁边的草房里强奸了。

陶孝仁被鬼子抓了，叫他帮忙做事，他不肯，就被鬼子用鞭子毒打，还不给饭吃，抓到柘塘梅山关了七八天才被保出来，回来时身上好多伤，到处都是血。他是农抗会的，和他一起被抓的农抗会干部还有六七个，其中有陶孝明和胡金发，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

我们这里一个地主叫陶世富，鬼子问他要钱，他死活不肯，被鬼子摁在八仙桌角上用碗口粗的木棍活活打死了。当时他有四五十岁了，留了个和尚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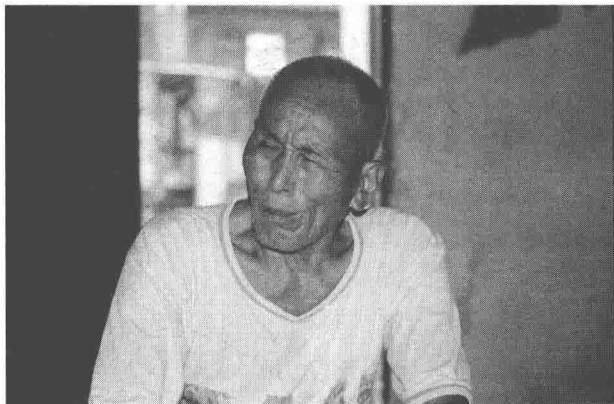
58. 周志长口述

周志长，男，1930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东湖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志长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跑反是往石埭的圩埂那边跑的，那边有条河，过了河鬼子就不追了，那个时候我们睡在山上。鬼子一来我们有警报，

一个村一个村地传信，听到鬼子到了就跑，他一走我们又回家。我们这里房子没有烧，王家山那边住了四五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那边损失多。

陶世富是个大地主，一个上海来的国民党特务，叫刘老四，是陶荣根从上海带回来的，问他要钱，他死活不肯，特务就讲他是坏人，把他抓起来了。鬼子问他新四军和农抗会的事情，他不知道，就被摁在八仙桌边，肚子抵着桌角，用碗口粗的木棍活活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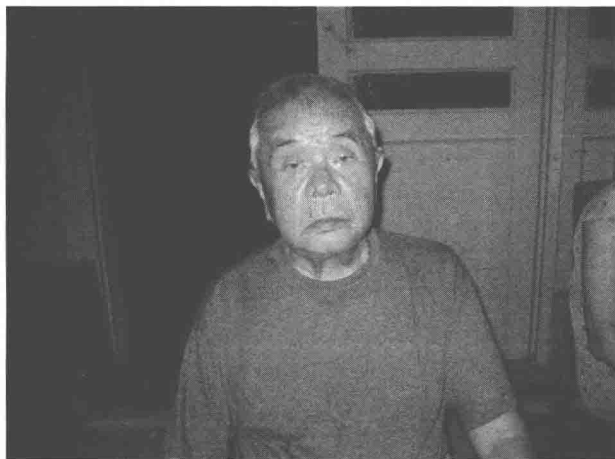
打死地主的那天，鬼子还抓了七个农抗会的干部，头头叫陶孝仁，四十来岁。一起被抓的还有王清才，30多岁；胡金发，30多岁；陶孝明，30多岁；吴美珠，二十八九岁；周良春，30岁左右；陶荣根，也是三十来岁。鬼子把他们带到溧水的梅山做苦工，还打他们，关了七八天后，我们过去一批老百姓求镇长、保长把他们保出来了。

妇女们用锅灰涂在脸上，鬼子看不上才没有强奸。鬼子和伪军来的时候还拿东西，看你衣服比较好也拿。

59. 程华宝口述

程华宝，男，1926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集镇艳阳广场32号



程华宝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曾金海

我父亲原来就在街上做生意的,经营南北货,叫程同兴。我家当时是一间门面房,木结构楼上下的,20多平方米。鬼子烧禄口的时候把街北头的烧光了,南头没有烧。等跑反回来,我家里的财产都没有了。我们家七箩筐的银元,不低于6000银元和店里的货物,回来时都没有了。那时候我们家雇了六七个伙计,生意做得比较大。

我亲眼看到有个人被鬼子用马钉钉在公社食堂的墙上,钉着脚掌倒挂着。那个人是街上的,姓翟,当时大概30多岁。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装成一个老太太,被鬼子抓住糟蹋后,用刺刀挑在马上拖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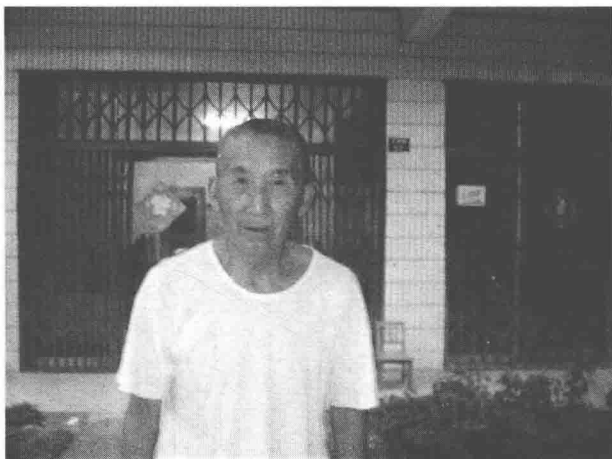
60. 张德定口述

张德定,男,1927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集镇正阳路64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曾金海



张德定

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那个时候帮人看牛。鬼子到大伏泽村的时候我们就跑反了,回来之后房子没有被烧。

我家一个大奶奶,当时快 70 岁了,被鬼子打死了。鬼子来的时候她没有跑,在家看门,她养了一些鸡,鸡跑出去了她就去找。鬼子看到草丛里有人,以为是新四军,就一枪把她打死了。

我家还有一个四哥,叫张德堂,鬼子进攻上海的时候在上海学徒做裁缝。有一天他上街去买油盐,正好赶上鬼子飞机轰炸,就被炸死了。那个时候他才十五六岁,是老板后来告诉我们的。

在禄口街上,鬼子烧了很多房子,那个时候我上街看过的,有瓦房有草房,主要是做生意的,100 多间房子被烧了。

强奸妇女有两三个。有一个是南京跑反来的,是谢万胜家的亲戚;还有一两个是我们村上姓张家的媳妇,都是 20 岁左右。那个时候鬼子来了人就跑,男的跑得快,女的跑得慢就被抓住强奸了。

61. 陶承叶口述

陶承叶,男,1934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集镇正阳路 2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曾金海



陶承叶

鬼子来的时候我4岁,住在群力。当时我母亲抱着我往横溪那边跑。路上我哭,妈妈怕被鬼子听见就踩我腿,把我的腿给踩断了。我直哭,后来腿弯不过来了。现在阴天左腿关节还有点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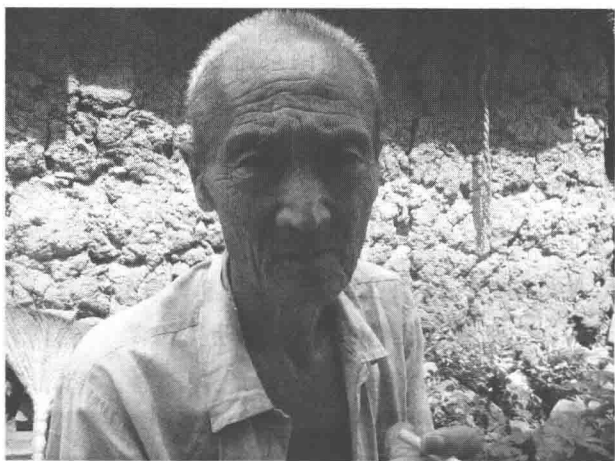
62. 李保清口述

李保清,男,1930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秦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李保清

1939年春天,十多个鬼子和绥靖队两个侦察班突然到我们村来“清乡”。我村秦光巨、魏光金两人手里捧着个茶杯,被怀疑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抓了关起来,用劈柴狠狠地毒打他们。两人全身被打得血直喷,关了五六天。那时我小,日本鬼子不跟小孩啰唆,于是我偷偷地送饭给他们两个人吃。后来村上人找保长,把他们保出来了。

清乡时,鬼子还到处抢鸡,熊洪清家一个大木桶,被日本鬼子拿去当澡盆用。东湖村的陶思赋,当时有60岁了,鬼子怀疑他是新四军,把他打死了。

当时鬼子在我们村建了一个据点,强占了李宝祥家的五间房子做办

公室，四周挖起壕沟，拉起铁丝网，李宝祥只好租了陶季发家的房子住。

禄口街上有一人，姓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他 40 多岁，他被日军拉去当差，后来就没回来了。

孤山头（赵村水库旁）是日本人的据点，建据点的时候，拉了我们村上三四十个人去干活，这个据点里的鬼子逼伪保长送一个姑娘给他，为了不使村上的老百姓遭殃，只好照办。这个被送去的姑娘外号叫“大妈妈”，她被送到鬼子据点后直到鬼子投降才被放出来，终生没有嫁人。

63. 郑桂英口述

郑桂英，女，1926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秦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郑桂英

我娘家是铜山人，1937 年冬天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跑反，先跑到焦村，那时我母亲正在坐月子，按风俗不能在人家家里住，只好住茅厕棚子。我父亲郑胜才当时因为家里有不少米，没有跟着跑反，留在家里看门。父亲和村上另外两个人趴在田埂上，远远看着家，看有没有鬼子来，被鬼子发现后一枪打中太阳穴，子弹从左太阳穴穿过，从右边出来。父

亲死的时候只有 40 岁。其他两个人当时五六十岁的样子，也被鬼子打死了。有一个 12 岁的小男孩，叫“小老虎”，也被鬼子打死了。当时“小老虎”家养了一头牛，发疯到处跑，“小老虎”跟在后面追，鬼子以为他是坏人，一枪把他打死了。鬼子后来又在村上打死了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当时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都姓郑。杀人后鬼子又把铜山镇的房子全部烧光了，粮食也烧了。我家的一个大脚铜炉，被日本人拿走了。我家隔壁是户有钱人家，他家所有的财产都被日本人拿走了。拿了多少东西我们没看清，只是回来后他家全部空的。我们村有好几个人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我记得跑反时有十几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后来我婶婶带着我跑，我身上还背着 5 岁的妹妹，手上提着东西，最后全家到了溧水，住了五六年。到了 17 岁后我就嫁到了秦村。

64. 周良渭口述

周良渭，男，1925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秦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周良渭

鬼子来的那一年我 12 岁，我们四处躲，一到晚上我们就在地洞里睡

觉。那时正是冬天,溧水人都往我们这边跑。日本鬼子在铜山烧了很多房子,溧水新村房子全都烧光了。我岳父在村里人跑反后留在家里看门,他趴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田埂上,被鬼子发现后一枪打死。我们村那时有一个鬼子据点,住着十几个鬼子,建据点的时候,抓了很多老百姓去干活,抓了多少人我记不清了。有个叫周栋华的人在干活时候问鬼子要香烟,被鬼子用皮带抽打了一顿。鬼子建的据点是强占了李保祥家的五间草房搞起来的,四周挖了壕沟,拉起了铁丝网。

我们村有一个妇女当时 30 岁左右,新四军税务主任李昌贵有一次在我们村收税,由于叛徒(其手下税务员)告密,伪保安团长李宏堂带了十几个鬼子来抓他。由于李昌贵的手枪被叛徒事先做了手脚,打不出子弹,被鬼子追了很远的一段路后在一个田埂上被一枪打死。恰巧一个叫王功立的老百姓正在田里干活,鬼子以为他也是新四军,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把膀子打穿,鬼子到他跟前问,得知他是做田的才没把他打死。

65. 李臣明口述

李臣明,男,1927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秦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李臣明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到我们村的时候，村上男女老少到处乱跑，等他们走了我们就回来。我记得鬼子砍树十分厉害，一共砍了将近 200 棵大树，都是拦腰砍的，拉到据点去生火做饭。他们在秦村建有据点，是强占了李宝祥家的五间房子。为了好通风散烟，把房子弄了一个很大的洞，把李宝祥赶出家门，李宝祥只好租了人家的房子住。我们村上有两个人，当时 30 多岁，他们被怀疑是新四军，关了五六天，被打得浑身是血。

孤山头据点的鬼子逼伪保长将一个叫“大妈妈”的姑娘送去，一直霸占到日本人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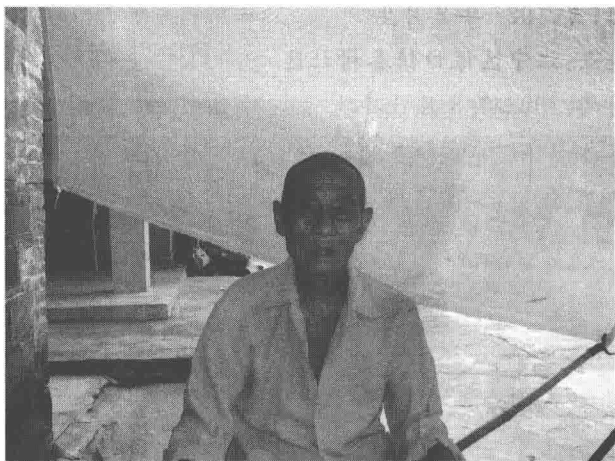
66. 余直庆口述

余直庆，男，1918 年 10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上穆社区陶塘边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余直庆

钟村钟家的一个帮工，跟日本人干架，没打过日本人，他的外号叫小福子。当时有一个挑水的，拿个铁锹帮他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那个日本人把枪摔在地上，自己奔走了。后来维持会就把小福子送给日

本人了,为了村里的安全。钟村的一个女的被鬼子拖到了横山。

我在街上被鬼子打过的。当时两个鬼子在买东西,挂着东洋刀,我去看看鬼子买什么,被打了一个嘴巴,我就吓跑了。

67. 甘承玉口述

甘承玉,男,1926年3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上穆社区甘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甘承玉

我12岁时鬼子从溧水到我们村里的,他们是把令桥炸掉过来的。令桥旁的马路上的电线杆上挂了两个人。禄口的房子被烧了两三天,烧得差不多了。

鬼子第二年下乡了,在双石头村强奸了一个妇女。当时她看到鬼子就往甘村奔,日本人看到她就把她逮到强奸了。她丈夫叫陶成福,那时20多岁。

钟村的一个妇女被鬼子拖到坟山强奸了,她姓陈,父亲叫陈时兴,她还是个姑娘,当时来了两个鬼子。他们村还有一个帮工,是个年轻人,外地人,把鬼子的枪夺了,打在鬼子的背心上,但没打死。鬼子是从凤凰山

来的。

1939年的时候,从横溪来了两三个鬼子到吴家村,在两三百米外把吴良户的孙子打死了,他当时十七八岁,打在脖子上的。鬼子看到他就把他打死了,我还跑过去看的。

鬼子出来的时候都是三四个人,从凤凰山来的,碰到鸡就逮,从不落空。

68. 穆克彬口述

穆克彬,男,1925年9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上穆社区上穆村78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穆克彬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到横溪铁家村舅舅家,那时还没过年,几个月后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桥断了,我们坐在一个大盆里过河的。

我叔叔家的二姐,她家是秣陵镇傅村人,我二叔叫穆范鹏,二姐小名叫丫子。她当时已经怀孕,肚子已经很大了,她在家没跑,被鬼子强奸了。后来因为这个生病了,坐月子的时候就死了。

1943年的时候,我们村的刘咸贵被打死了,当时20岁左右,他是朱

正才的姑父。我跟他一起在田里栽秧，到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他挑着一筐秧，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去。我说你先回去，他就先回去了。后来听到枪响，村上闹哄哄的，我很害怕，就没敢回去。他肠子都被(日本人)打出来了，血淌得一塌糊涂。他老家是安徽人，排行老三。他家里没钱，父亲写几个字在陶吴镇上磕头，村上给点钱把他埋了。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帮工，当时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叫同喜。

同一天，走马岗王德才的老婆，叫银珍，跟我差不多大，在看牛，鬼子瞄着打枪玩，在800米外一枪打在她腿上，被打得大叫，那时我在栽秧，吓得直奔，饭都没敢吃。

我父亲被鬼子打过的。他当时是新四军的保长，我也曾经帮新四军做过事情。当时我不在场，鬼子用手腕粗的竹子打他的头和脖子，竹子都打开了，他身上被打了一个大包，还流了好多血。这是全村都知道的事，我父亲叫穆范尧，当时已经50多岁了。

乡长穆范雨，是新四军，他被鬼子打了三枪，没被打到。

穆范巨，31岁，当时经常有村里人到外面去捞米，他老婆劝他也去，于是他和其他几个人晚上去了横溪，突然听到了枪声，他就跑到水田里，躺在那里，结果鬼子用手电筒照到了他，就用枪把他打死了。这是1944年八九月份的事情。后来家里人把他埋了。

村里经常有人被派去到横溪给鬼子干活，做蚕茧，一次就去几十人，我父亲也做过。早上去晚上回来，得自带干粮，因为鬼子不给吃的。

69. 穆范瑞口述

穆范瑞，男，1923年6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上穆社区上穆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鲍定发的老婆在田里干活，被鬼子打死了，血流了一地。国云也被打死了，打在头上的，他当时有50多岁，他是踊跃的。还有一个帮工，是个侏子，也被打死了。汤志荣被鬼子打了两枪，打在他腿上，没被打死，



穆范瑞

那时他有 30 多岁。

70. 张启斌口述

张启斌,男,1936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钟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张启斌

我今年 71 岁,鬼子来时我两三岁,鬼子一来我们都往山上跑。那次鬼子是从横溪来的,新四军就住在我们村上。鬼子与新四军在这边的爬山(音)打了一仗,那时我 8 岁了,新四军的一个指导员牺牲了,第二天我们村的人就吓得奔了,鬼子把这里的敬思庵烧掉了。

我们村的小福子,当时有 50 多岁,有个鬼子要强奸他的干女儿,他干女儿当时已是个大姑娘了,鬼子没有得逞,小福子和一个帮工看见了,就跑过去抡起铁锹打鬼子,鬼子吓得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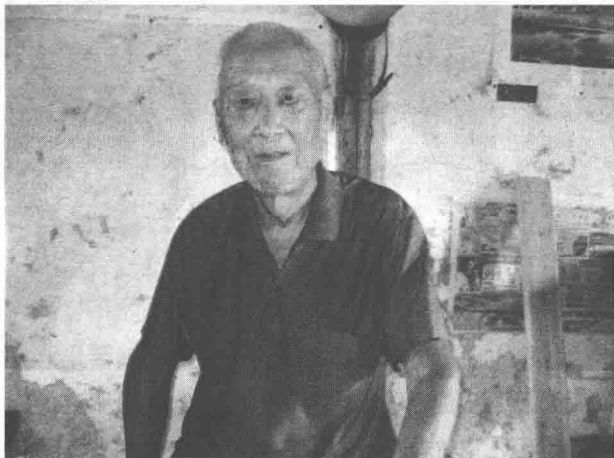
71. 邓福财口述

邓福财,男,1923 年 12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钟村社区邓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邓福财

日本鬼子到过我们村,没在村上打过仗。日本是从秣陵来的,在田埂上追妇女,一直追到我们村上。鬼子就到我们村上来过两次,邓家村一次,钟家村一次。从秣陵小里村跑来一个妇女,是村上邓其虎家的亲戚,当时 40 多岁,被鬼子按在田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那时还小,就吓得奔了。还有一个是钟叶浦家的女儿,当时头 20 岁。在我们村前

面的山上,被鬼子抓住了,要强奸。村里的小福子看见了,用铁锹打在鬼子的屁股上,鬼子拿枪打他,被他用铁锹把子弹挡住了,村里又跑了一个人来帮忙,鬼子吓得把枪扔了就走了。听说,鬼子跑到秣陵那边投河自杀了。村里的人吓死了,这里的乡保长把小福子绑上到秣陵,是工商会的人陪着送过去的。鬼子的小头目把他放回来了。

72. 文叶志口述

文叶志,男,1927年9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陶东村簪缪村谷盛54—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文叶志

鬼子一到就放火,我们就知道鬼子来了。鬼子是冬月初五走秣陵来的,鬼子进陶吴街上就打死了两个男的,都是三四十岁。后来鬼子到牛首山、东善桥,我们听得见枪声,很激烈。我们村上损失两个人,是被日本鬼子抓过去做苦差的,快把东西背到的时候,鬼子把他们戳死了。一个姓邢,二三十岁,一个叫傅大宝,四五十岁。后来太平了,在簪缪村有一个妇女被鬼子强奸的,这个女的姓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鬼子看到她,就追她,她就跑到塘里,鬼子叫别的人把她拖上来,欺负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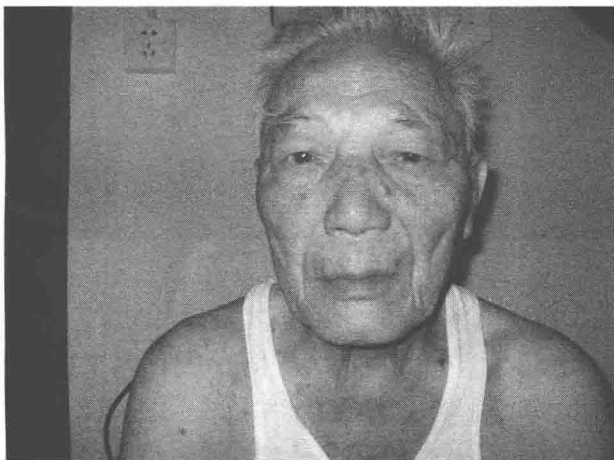
73. 王绪田口述

王绪田,男,1929年1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卫生服务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王绪田

日本鬼子到我们后村来的时候,我们村上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人,他懂日语,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我们村上不瞎来,强奸妇女还是有的。当时村上有八九十户人家,房子没有被烧过。鬼子在禄口烧房子的,东善桥也烧房子的。我到南京的路上,看到鬼子强奸妇女后,用刺刀捅,别的人用衣服帮她们盖住尸体,惨不忍睹,死的人很多。鬼子是从秣陵到我们村上的,我们村上有两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当时一个年纪比较大,一个年纪比较小,十七八岁,是童养媳。鬼子都是早上下来,晚上走。

有一次,我抬米上街卖,那时五洋比较紧张,我袋子里装了香烟、肥皂、火柴等,还有钱。走到铁心桥的时候,被汪精卫的部队拦下来,要拿我的包。当时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个伙夫在,他要打开我的包,我怕被他拿走包里的钱,就用鞭子打了他一下,他昏倒在地上,我就赶忙逃回家,后来在家不敢蹲,就去横山跟了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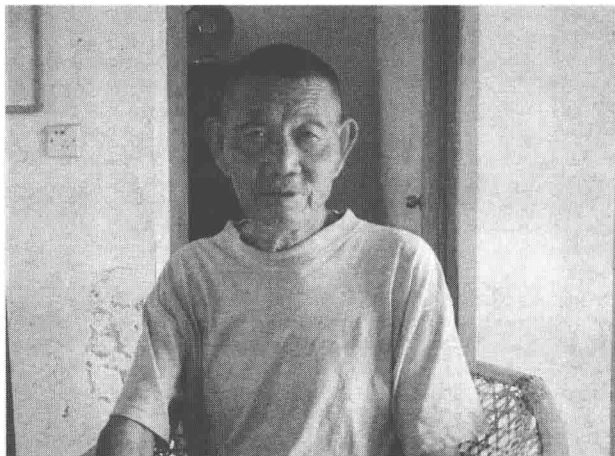
74. 周守明口述

周守明,男,1925年1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山塘社区山里周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周守明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3岁了,当时是从禄口来的,在我们村上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杀人,在秣陵烧了许多房子,具体多少我也不晓得。

在我们村上,鬼子强奸了一个妇女,她是周守美的老婆,姓奚,有十五六岁。她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在我们村上做童养媳,当时她跑反,在田埂里被两个鬼子抓住了,就在那里把她强奸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安民呢,这个女的现在还在,有80多岁了。

那个时候鬼子经常下来捞鸡,看见就捞,具体有多少我不晓得。

75. 朱升见、陈月琴口述

朱升见,男,1926年6月24日生;陈月琴,女,1928年10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禄口镇山塘社区菜山朱35—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朱升见

朱升见：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2岁了，我记得是冬月二十二号来的，是从湖熟那边过来的，我们吓得奔到陶吴那边的山里面。当时禄口、秣陵、陶吴烧了好多房子，不过具体我也不晓得，我们在陶吴山里面呆了个把月的时间，后来回家过的年，鬼子来村上就是捞鸡、找妇女，不过我们村上没有被他们找到的，也没有烧房子。

只是我们听说有个姓王的女的，有20多岁，第二天就要结婚了。她从秣陵跑到了陶吴，在陶吴那边的桥上遇到了鬼子要强奸她，她就跳下河淹死了。

到1938年的夏天，在钟村大队，鬼子拖到一个妇女，这个妇女的男人不在家，鬼子正要强奸她，给她家做帮工的一个伙计，用铁锹打了鬼子一顿，没有打死他，后来村里人怕惹来杀身之祸，就把这个伙计捆起来送到了秣陵，又买通了翻译，给鬼子说了好多好话就把他放了。

在凤凰山上鬼子开过矿，我们村上也有给他开过矿的，有一个叫周生福的干了头二年呢，大概干一天给两斤米，一斤绿豆。

陈月琴：我娘家是秣陵街上的，我父亲开了一个小布店，有三间房子的门面，鬼子来的时候，我有9岁了，我们跑到了云台山，在那儿过了个年才回来的。回来之后，发现在街上烧了不少房子，具体多少我记不得

了,我们家的布及家中的家当都没了。

我记得我叔叔被鬼子枪毙了,他叫陈学义,有40多岁。鬼子看到他就喊他,他不回头,鬼子吧嗒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十五) 原铜山镇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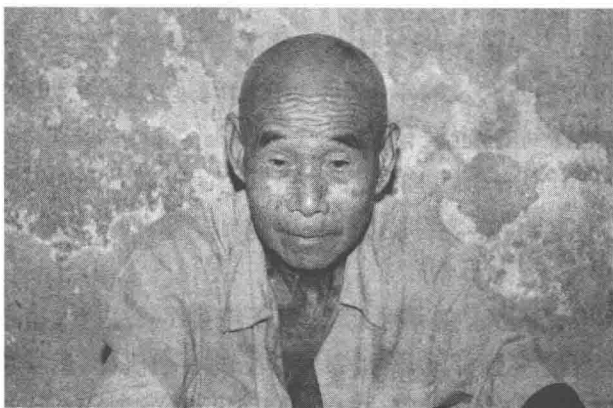
1. 李兴汉口述

李兴汉,男,1925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石埭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李兴汉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了,阴历八月份来的(编者注:时间推测应是1938年)。鬼子来了我们就跑,一走我们又回去。

新四军跟鬼子打仗的时候,铜山住了鬼子。鬼子在石湫茅乌山有个据点,鬼子要在铜山修一条路去那里,就叫保长派我们去给他修路搭桥。鬼子叫我们砍了150棵以上的大松树用来修桥、修路,总共干了有七八天。鬼子不给我们饭吃,早上去晚上回来,中午吃饭要自己解决。吃饭

和回去的时候他把铁锹给扣下，你要是不去的话他一看就知道了。当时我十五六岁了。鬼子叫我们这里搞搞那里搞搞，这条路没有修成。

徐大贞，20多岁，在张王庙给别人放牛，一个人在山头种麦子，甩着榔头在打洞种麦子，在太阳光下看着像抡手榴弹，恰好碰上溧水柘塘的鬼子，鬼子就过来追。那个人躲起来了，鬼子就抓到了他，用枪把子一下就把他打倒了。鬼子把他拉起来叫他带路去东吴村（群力社区）。到了东吴看见一个被鬼子打死的老百姓，徐大贞吓得在那里不敢动。鬼子到了收队的时候又叫他把他们带回去，过了泊口了，鬼子看见了梅山的据点了，就叫徐大贞喝口水，他吓得要死，鬼子把他放回去了。他头上被打的地方后来留下了一个大包。

2. 陶基佩口述

陶基佩，男，1929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埂方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陶基佩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铜山的五指塘（音）里有个鬼子在游泳的时候淹死了，另外一个鬼子穿条裤衩就在街上到处找人去捞。

鬼子在蔡家山打死了七个人。赵家淦带的队伍在石岗桥打死了绥

靖队的陈大头，鬼子下午就来报复。新四军在蔡家山，鬼子在庙基山（音），各占一边打了好几个小时。后来鬼子利用坟包作掩护，绕到了新四军的后面，新四军损失了七个人，最后就撤退了。

3. 周大玉口述

周大玉，男，1930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埂方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大玉

鬼子是9月4日夜里一两点到的我们村的，他们是来扫荡的。我当时十二三岁。天亮的时候，鬼子把我们100多个人抓到一起，挨个检查。当时我小，鬼子把我身上搜了搜，没找到东西就打了我一个耳光。鬼子打死一个人，姓汤，外号叫小辣子，20多岁；还打伤了六个，用木棍子打的，鬼子是问新四军的事。我哥哥托保长用七斤半的鸦片烟给鬼子，鬼子才没有再打我们。

我们村当时靠大路，鬼子跟新四军经常打仗。有一次，鬼子临走的时候还烧了周正贤家的三间草房。还有一次，我在放牛，鬼子跟新四军打仗的时候，把我夹在中间打。再有一次，横溪来的鬼子跟新四军打仗，新四军被打死了七个。

尚洪一个叫大妈妈的女的,30多岁,鬼子问铜山的保长谢义明要姑娘,保长就把她买去送给铜山孤山头的鬼子了。孤山头住了十多个鬼子,有个小头目,他们都是从桑蒲的茅乌山来的。

横溪的邓其彪是个汉奸,和小鬼子在我们谢义孝家打麻将。当时有新四军歇在我们村,地下党就报告新四军把他们抓了起来。那天在下雪,新四军跟小鬼子谈好条件,给了(新四军)两箱子子弹,新四军就给了那个鬼子一套蓑衣放了他。新四军把邓其彪用三把刺刀戳死了,就在我家门口。

有一次鬼子找新四军的时候,把我父亲抓到了,问他话他又不懂,就把他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直灌得水从鼻孔里涌出来,动都动不了了。父亲叫周正安,当时50多岁,在家看门没有跑。

4. 周存荣口述

周存荣,男,1928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敬老院(桑园周家村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存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了,跟着父母一起跑反。鬼子来就跑,不来就不跑。南京有亲戚在我们这里的也跑反过来。国民党在南京打不过日

本人,蒋介石就往西南跑了。陶吴、禄口、溧水都住了鬼子,还有二鬼子。

我 14 岁那年的农历初一,一个姓周的外号叫小四爷的人带着大刀会打新四军。这个人厉害,鬼子的小头目都是他的干儿子。大刀会把新四军在山上包围了一天,当时山上还没什么树,新四军死得不少,连长黄伟也被打死了。我 15 岁那年的五月二十七,桑园村西庄村的刘之荣,40 多岁,鬼子要杀他家的猪,他死活不肯,就被鬼子的特工队一枪打死了,然后把他推到塘里。横溪前旺村的洪成功,当时 40 多岁,他与村里一个叫孙中发的人有仇,这个孙中发 30 多岁,他在新四军、绥靖队和特工队里都蹲过,孙中发把他抓到桑园村杀掉了。

二月三十,我房门祖父周为峰,他在帮他舅舅种地,见到鬼子他就跑。鬼子看见他跑,就一枪把他打倒了,子弹从后背进去胸口出来,抬到家里就死了。

听讲,驻驾山的周行福跟老婆在睡觉,鬼子来了把他家的房子包围了,他裤子都没穿就跑,鬼子把他抓到就用刺刀戳死了。

特工队来强奸过妇女,村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被强奸了,当时我 15 岁。

特工队来打大刀会,打新四军,打过以后到处烧房子。我们村 20 多间房子被烧了。西庄、范西、后叶和铜山街上的房子都烧过的。张海波是特工队的头头。

前陈巷有两个人早上起来在磨稻子,被鬼子抓到了用刺刀戳死了。

洪蓝阜一个姓李的翻译官,跟鬼子在陈巷的灯台寺见到一个姓胡的小伙子,20 多岁。他们见小伙子长得漂亮,又年轻,就说他是新四军,把他吊在门框上架着柴禾烧死了。

当时铜山住了十个鬼子,鬼子问镇长要姑娘,镇长花钱买了尚洪的一个叫“大妈妈”的妇女(当时 40 多岁)送给鬼子。

横山后村头一个 20 多岁的铁匠,鬼子看他有刀就把他打死了推到塘里了,当时是六七月份。

5. 周学玉口述

周学玉,男,1925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溧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学玉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我们这里和溧水搭界,有一座桥,鬼子这头来我们就往那边跑,他们从那里来我们就往这边跑,一来就跑,不来就不跑,过了桥鬼子就不追了。

有一次,鬼子叫我抓鸡。鸡全跑掉了,没抓着,鬼子就要打我耳光,我蹲下来躲过去了,鬼子笑笑,说小孩良心坏坏的,就没再打我了。

鬼子一来男的全跑光了,有些腿脚不好和眼睛不好的女的就没有跑掉,被鬼子抓到站在一起。鬼子挑好看的女的强奸,挑了一个眼睛不好的、30多岁的女的,恰好鬼子集合的哨声响了,鬼子就放了她没有强奸。

鬼子带来的绥靖队抢东西,拣好的带走,鬼子就是要鸡、要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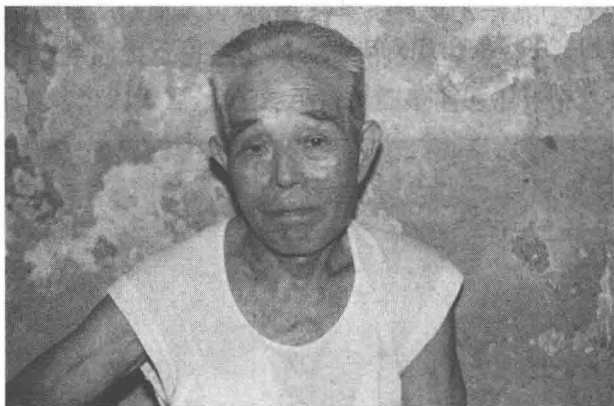
6. 陈金德口述

陈金德,男,1924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南夏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陈金德

当时我家就住过鬼子，鬼子把我家的桌子、凳子的腿都锯短了用，锯掉的木头用来烤火。有个小鬼子的衣服上有虱子，他就用我家的锅煮衣服，我父亲就讲，这样锅不能用了。鬼子马上拳打脚踢，我父亲被打得嘴巴直冒血，就跑掉了。一个头目知道这件事了，就把那个小鬼子打了几个耳光，骂了一顿，小鬼子被骂得动都不敢动。

我后来参加了小组队（农抗会），是个小组长。我们专门搞破坏，扒桥拉电线，搞过两次，不让鬼子的车子过。晚上搞完了，白天鬼子就抓我们给他修。鬼子把我们村四五十户的门板和床板全部拆光了，还叫我们砍树，能用的树全部被砍掉了，最少有 50 多棵，搞过两次。桥长最少有六米，宽有四五米，电线拉了有五里路，还把我们所有的锄头把子都拿来拉电线了。

鬼子叫村里的丁发明挑酱油，从茅乌山挑给我们村里的鬼子吃。半路上他把酱油丢下就跑了，鬼子自己把它挑过来了。鬼子很气，就叫保长把他交出来。找了两天就把他找到了，鬼子就用皮鞋踩他，把他全身都踩烂了，挖好坑准备埋了他，还叫我们大家都去看，保长谢义明把他保出来才没有被埋掉。

7. 许运生口述

许运生，男，1925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谢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许运生

1938年9月,鬼子从溧水开过来,进曹村来铜山,实行“三光”政策。我家在谢村街开了个杂货店,当时鬼子要烧我家店,我爷爷在家看店门的。爷爷下跪求情,日本人叫他走开,爷爷没有办法只好夹着一条烟带着一个钟走了。鬼子就用笊帚沾了油,点着了房子,谢村街上两边房子都烧光了,足有300间门面房。

我村有个叫许明胜的,那时他和我们跑到上峰躲过的。鬼子抓到他后叫他趴下,把轻机枪架在他身上,打死了一条牛。到了铜山街上后,整个大部队向横溪前进,留下了烧杀队。

谢村有五六个妇女(20岁—30岁)被奸污。谢村南头的孤山头住着十多个鬼子,他们的小头目叫维持会长周义生送一个叫大妈妈的姑娘给鬼子,这个姑娘一直到鬼子走后才回来。

8. 许修竹口述

许修竹,男,1919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谢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许修竹

鬼子来时我16岁,住在谢村,我们都往田里、山上跑。鬼子在我们村杀了三个人。一个是南京人,当时30多岁,一叫小喜子的(20多岁),还有个是夏培玉的岳父叫夏秀龙。当时村里的姑娘都穿着非常破旧的衣服,为了躲鬼子把脸涂上黑灰,但还是有三个妇女被鬼子侮辱了。鬼子把我家的四间房子烧光了,当时村里有500多户房子被烧得只剩下几间。鬼子抓了30多个人去当挑夫,大约有十个人没有回来。

9. 徐昌恒口述

徐昌恒,男,1924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谢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9年,阴历闰七月的一天,鬼子来烧铜山,100多户房子被烧得只剩不到十户没烧,共烧了300多间。其中我家共三间房子都被鬼子烧光了。当时我家是做生意的,开了个杂货店。家里的商品、所有的家具和



徐昌恒

粮食等物品都烧光了。我家里有 500 块钱,害怕被抢走,我妈妈将钱揉进泥团里,又把它藏在墙洞里,房子被烧后成了锅巴片子。这些鬼子是从曹村过来跑到前业一村,他们用笊帚和稻草沾了火把把我们村的大部分房子都烧了,从早晨 7 点一直烧到傍晚。

在前业一村,鬼子抓了个叫张喜仁的铁匠(27 岁左右),当时他给用户送镰刀,鬼子见他腰上别着镰刀,讲他是新四军,就把他抓走,在谢村还抓了夏培玉的父亲(卖肉的)。在押送途中,有个叫龚道英的(30 多岁)躲在狗屎堆(地名)的稻田里,听见鬼子讲话声,头一伸,被鬼子一枪打死。鬼子押着张喜仁、夏培义往小丹阳方向走,在谢村的村中心杀死了夏培义,在离谢村七八里的一个叫上方塘的地方杀死了张喜仁。

过了两个月,鬼子又来我们村,谢之宏的妻子当时 40 多岁,被鬼子拖到村头上心窝的一个庙里侮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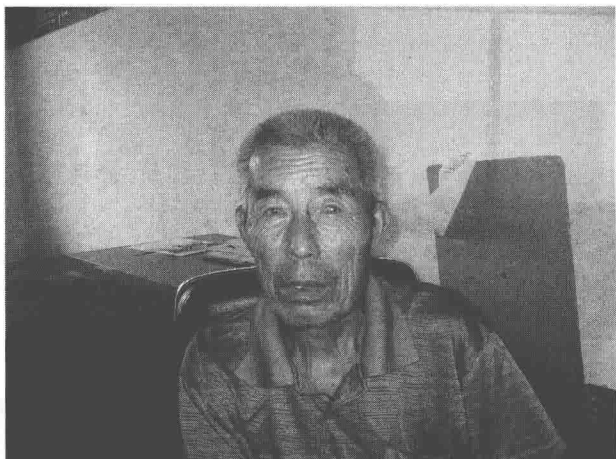
10. 陶先德口述

陶先德,男,1931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谢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陶先德

鬼子来了把我家的三间房子都烧光了,村里烧了多少间房子已经记不清了。鬼子抓了百十个人去当挑夫,泊上的一个叫卢昌友的被鬼子抓去后用铁丝从背部穿到胸前,让他在外面晒太阳,当时他 30 多岁,最后鬼子把他杀了。在安徽贩卖茶叶的七八个人被鬼子抓去,认为他们是新四军,就在孤山堆把他们都杀了。我们村的姑娘妇女都用黑灰涂在脸上,但还是有四五个妇女被鬼子侮辱了,她们当时都在 20 岁左右。

11. 业宗成口述

业宗成,男,1923 年 11 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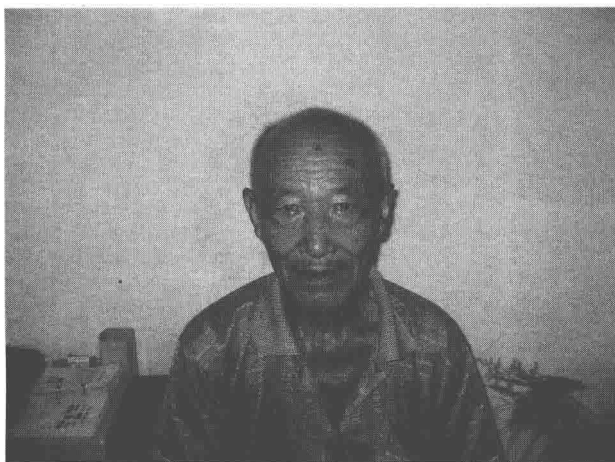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桑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7 年冬天,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在山脚底下挖了地洞,鬼子一进村我们就进地洞。有一回鬼子抓我和村里其他几个人去修马路,我们只干了半天,听说要被抓走,就趁机逃跑了,保长就被鬼子打成重伤。我家三间草房被烧光了。

有一次,鬼子在横溪朝我们村开炮,一炮将我村业承忠家的油坊炸



业宗成

掉了,共有 30 多间作坊,他家本来很有钱,被这一炸就垮掉了。

还有一次,我到谢村街,鬼子放烟雾弹取乐,街上的老百姓被熏得到处乱跑,鬼子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再有一次,一个鬼子在塘里洗澡淹死了,其他鬼子把谢村街上的人全都赶出来捞尸体,后来用网拖上来了。

当时我们村吃的盐都是鬼子出售的,自从我们吃了他们的盐后,身上生了一种疮叫疙瘩疮,得了这种疮很痒,用手抓会越抓越痒,然后就淌黄水、化脓。周围各个村里 90% 的人都生了这种疮,甚至刚出生的奶娃子也得了这种疮,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这种病才渐渐地好了。我们怀疑盐巴里有毒。

12. 业宗根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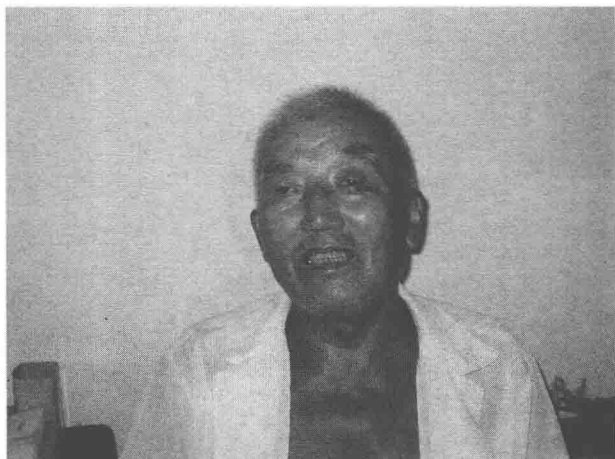
业宗根,男,1931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桑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先是到处躲,有时躲在稻田里,最后又往横山跑。鬼子到我们村烧了三户人家共 15 间房子,把全村的鸡都打光了,用枪挑



业宗根

着走，把猪也杀了，刷下两条腿就走。

大业村陈再富，小名小裤子，他帮地下党做过事，因为他家里有一条长矛枪，遭到鬼子的怀疑，被绥靖队和日本鬼子追到五亩坝杀死。

鬼子为修横溪至铜山的马路把桑园村 18 岁以上的男劳力共有 300 多人，全部赶去修马路，有一个叫刘三伢子的，当时他拉着石碾子压马路，下坡的时候被石碾子压成重伤。

13. 业宗祯口述

业宗祯，男，1928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桑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9 年的五六月份，鬼子来了，我们跑到曹村躲起来了，李家村有一个从江北过来的帮工叫双银，被日本人打死。

村上有土匪经常和日本人在一起害老百姓，烧了我们村很多房子，我们村的业氏祠堂被烧，业宗祥父亲家、业宗西、业宗力、业宗忠、业宗孝、业宗岳、业德富等人家的房子被烧共 40 间。



业宗楨

谢村街有个铁匠叫张喜仁,他下乡送镰刀,鬼子见他腰里别着镰刀,以为他为新四军打武器,就把他杀了。驻驾山的周新富当时 20 多岁,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他翻墙逃跑,刚巧一个鬼子守在墙角底下,被鬼子当场杀死。有一个妇女(20 多岁)被鬼子侮辱了。

14. 刘为发口述

刘为发,男,1929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桑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住在夏家湾,到处跑,鬼子烧了很多房子,刘弟民、刘弟宏家里的粮食、家具全都没有了。鬼子把我们村一个塘里的水抽光了,把鱼捞上来后全都带走了。鬼子碰到刘弟荣,就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脾气很犟,不肯说,鬼子就使劲一棍把他打死了,当时他 60 岁左右。一个叫李带文的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被鬼子打得口里冒屎,最后被他老祖母发现了,把他带回家,当时他只有 10 岁。我们村有一个 20 岁左右的妇女,她的父亲是保长,鬼子问她父亲要花姑娘,她父亲没办法,就



刘为发

把她给了鬼子,被鬼子侮辱了。孤山头鬼子建据点的时候,逼保长找人来干活,抓了三四百人去挖壕沟,挖了两个多月。

15. 周正义口述

周正义,男,1920年2月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埂方社区埂方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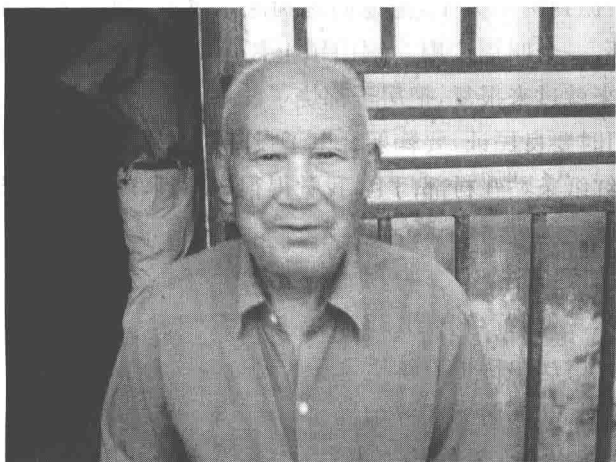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那个时候我19岁,鬼子来的时候我在南京中华路福东街做中药生意。父亲原来在武汉的,日本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八月十五(阴历),鬼子三架飞机炸南京,八月十六我就回来了。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鬼子从溧水到铜山,来了20多个人,天亮的时候把曹村烧了。鬼子到了曹村就停下了,我们这边地势低,他们不敢过来,就往这边打枪打炮。周明仁家的房子被炮弹打到的,落在厢房里,把窗户都炸了。那时家里没人,都跑出去了。我站在外面,看到天上有炮弹飞,我往塘下一躲,炮弹就落在我后面,黑黑的一股烟冒了上来。

我们村有个人在铜山做帮工的,看见鬼子就跑,一跑就被鬼子打死



周正义

了。他姓周，二三十岁，这是我听说的，还没结婚呢，家里很苦，我们都叫他大埂子。有一次天亮的时候，鬼子在我们这抓了五六个人。有一个叫汤小腊，被抓到了铜山，鬼子打过他之后，把他放在板凳上，手被捆起来，用漏斗灌辣椒水，被灌死了。他看人不正视，斜着眼睛看，鬼子就把他抓去了。还有禄口的一个人，是我们这边一家人家的女婿，鬼子把他打了一顿又把他放回来了。周大真也被打的，保长让翻译花点钱请吃饭，才被放回来了。

有个年纪大的，叫周宏财，鬼子用刀戳在他的腰上，后来有人说他是良民，鬼子写个条子让他家里人把他抬到溧水，后来就好了，这大概是1939年的时候。

鬼子是1938年才来的，从金坛那过来的，在铜山孤山头住的鬼子，在四周挖水沟，外面里面都有铁丝网。有一次，有个日本人落单，被新四军抓住了，后来又给他枪，放他回去了，他穿着农民的衣服，戴个斗笠。鬼子在那一直住到投降，经常下来转转，溧水的茅乌山也住鬼子的。刚来的时候经常下来打鸡，后来就不怎么打了。

有次鬼子看见我，一枪打过来，子弹从我头上飞了过去，大难不死。那个时候我二十二三岁。

曹村有两个妇女被奸污的，当时就寻死在塘里自尽了，20岁左右。

有一次鬼子抓到两个夫子，把他们送到溧水洪蓝，当晚又放回来了。一个叫周大怀，一个叫周广财。铜山镇上孤山头有个塘，有个鬼子洗澡时淹死了，后来就过来报复，把房子都烧了。

进城门时要良民证，要鞠躬。鬼子投降时，新四军写个“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红纸条贴在村部门上，我觉得很想不到，就这么投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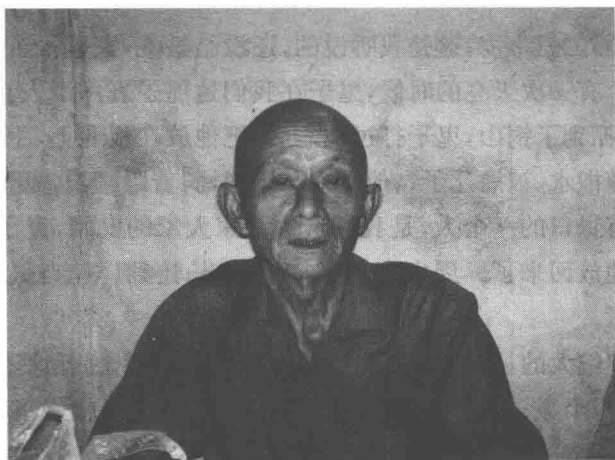
16. 张仁健口述

张仁健，男，1927年8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埂方社区方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张仁健

鬼子是1938年来的，那个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的，我们一起跑反到魏庄大队，当时村上有30多户人家。大埂头的周明忠，原来是游击队的，鬼子来的时候他躲到茅厕里，有七八个鬼子用枪柄捣他的背心，没被打死，那时有40多岁了。

铜山街上烧了很多房子。鬼子洗澡的时候淹死了一个人，后来就过来报复。鬼子把人抓到铜山的孤山头去干活，我们村的张昌宝就去干过的，去挖战壕，自己带东西吃。周大真被打得最狠，腰都被打断的。

17. 迟树富口述

迟树富,男,1928年12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埂方社区曹家山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迟树富

鬼子进攻中国时我9岁。第一次来是4月份,从溧水过来到曹村,我们都跑到榔头山,挖个地洞,跟家里人一起躲。

1941年的时候,村里的汤小腊被打死的,是汤金阳的大伯。当时鬼子在大埂头抓了30多个人到铜山孤山头,那边是鬼子的一个据点,他们在那住了八年。当时为了围剿新四军,把他们抓过去审问有没有新四军。其中有周明忠,30岁上下,周宏财、周大真、周大余、周德方,都是20多岁。还有周大齐、周大会、周大银,后来放回来十多个,其他人都扣在那边。鬼子要我们给他们300块钱赎回来。后来我们凑了200多块钱,要周正元、周志纯天亮的时候送过去。过去的时候发现汤小腊已经被打死了。他是被鬼子用辣椒水从嘴里灌死的。其他人被打伤的有三个,周明忠、周宏财、周大真,周宏财被鬼子一刀戳在肚子上的。鬼子的那个据点就在现在铜山镇上的中学里,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少的时候也有十几个人。

彭福的沈瑞武,是我的表叔,30多岁,他和沈瑞和一起被鬼子抓到了溧水后用刀戳死的。新四军后来在这里扎下根,经常晚上八九点钟出去,带点干粮,早上三四点回来,出去打鬼子。

曹村有个雇工叫张老三,20岁,被鬼子打过的。当时两个鬼子压住他打他,他一把推开,跑了,鬼子开枪没打到,他一直跑到了我们村的大埂头。

大埂头的周广祥,鬼子来的时候用炮把他家的房子打了个洞。曹村街上打死了十几个人,久宝家里一家打死了七个,他们跑反时鬼子用机枪打的。曹村的房子都被烧光了。

我听说,卷蓬村有两个妇女被鬼子强奸的。鬼子进村的时候抓住她们,让她们做饭,做完饭后就把她们强奸了。其中一个叫陶周氏,是周红金的姐姐,20多岁。

曹家山和大埂头原是一个村,叫第五保,有200户人家。我还给新四军送过信的,当时周大余、周正分、张孝友、周大正是负责农抗会的,经常给新四军送信。我18岁的时候,张长爽叫我送信给耿农长,他是地下党的领导,那时鬼子还没走。

村上很多人被鬼子拉去干活的,就在孤头山,去挖地道。我14岁的时候被拉去一次,挖战壕,由保长负责在每村派人。那次我们村去了有七八个人,老的、小的,没有年轻人。15岁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穿铁丝网。还有周光颐、周德芳、周光柏也被拉去的。都是自己带东西,鬼子不给吃的,干半天的时间,有七八个鬼子在旁边看,一般每次干活的有四五十人。

18. 张家国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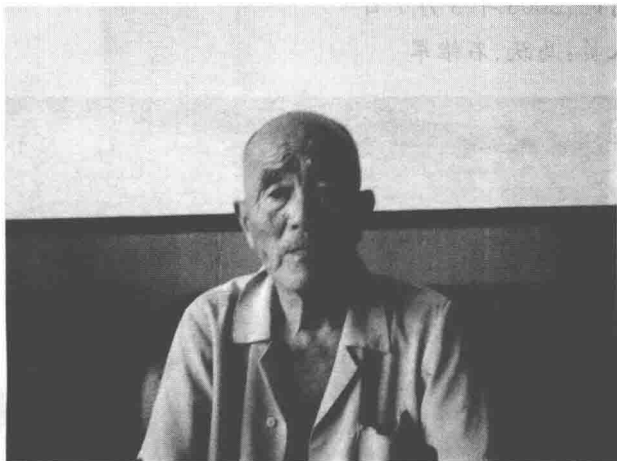
张家国,男,1924年1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彭福村张敏家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我们村被烧得厉害,那时有50多户人家,烧了有30多户,草房烧光



张家国

了，瓦房没烧完。我家的瓦房烧了一半，鬼子走后，我父亲看见房子冒烟就回来把火扑灭了。我家一共六间瓦房，烧了一间，还有三间草房都被烧了。那时家里人多，老弟兄五个。

溧水是鬼子的根据地，刚来的时候，中央军打死了一个日本头目。我们村被烧的房子有：家荣家，五间；长金家，三间；大元家，三间；大福家，三间；大和家，两间；大春家，两间；老九家，三间；子义家，三间；洪发家，三间；大寿家，三间瓦房；朱小福家，两间；洪义家，三间。大多数都是草房。

同一时候，两个卖茶叶的外地人，跑到大队粮管所那边被鬼子的机枪打死的。还有一个梁村的，姓周，我们都叫他小辛村，也是同一天被打死的。

这边的新四军多呢，是根据地。后来鬼子就不怎么来了。周久敛，帮鬼子挑水的，在外面呆了一个多月，后来放回来了。鬼子刚来的时候，在这边打死了二三十个人呢，还把老百姓抓到铜山，问新四军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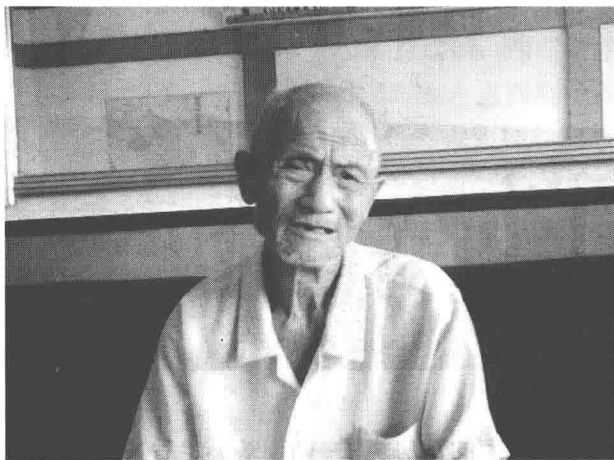
19. 沈延正口述

沈延正，男，1914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彭福村沈庄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沈延正

鬼子来的时候,我23岁,我们跑反到山头村,在那里待了个把月,我们村的房子没有被烧,井头村被烧了六七家,都是楼房。

沈相玉,50多岁,鬼子让他带路,鬼子到了溧水就把他杀了。还有沈学民,50多岁;沈瑞和,40多岁;沈瑞清,50岁;沈祥和,40多岁。他们都被鬼子抓去带路,带到溧水的时候,鬼子就把他们杀了。沈瑞泰也给鬼子带路,他没有被打死,但是受伤了,两年后就死了。沈瑞武也被鬼子抓去带路到溧水,鬼子用刺刀刺他的时候,他顺势一倒,刺刀刺在他的脖子上,鬼子以为他死了,到了半夜他偷偷跑回家的。

我给鬼子修过马路,在东山修过一年,要自带干粮,中间没有休息,邵村、东山、柘塘都驻扎过鬼子,他们修了水沟、碉堡。

20. 周敦银口述

周敦银,男,1934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彭福村青桧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周敦银

鬼子冬月初三到曹村,从溧水过来的,有 100 多人,去南京的。中央军在曹村打死了一个日本头目。

鬼子见人就打,我父亲周久成被打死了,当时 40 多岁。周久宝,50 多岁,也被鬼子用枪打死了。当时我们躲在一个塘的杨树底下的,之前不知道鬼子要来。我家共有五个小孩,我排行老四,父亲死后,是我外公抚养我们长大的。家里两亩田,靠种田为生,姐姐被送去做童养媳的。

周久茂,40 多岁,已有两个孩子。鬼子来的时候他跑到外面,带着酒,鬼子看到他就把他打死了。一个姓钱的外来户,40 多岁,鬼子一枪从他耳朵上擦过去,留下了个伤疤。在沈庄抓了四个人,瑞泰、瑞武、瑞林、祥和,都是姓沈的。鬼子让他们送东西到溧水,就瑞武没被杀死,回来了,其他的都死了。当时鬼子把他们捆起来,用刺刀戳,瑞武被一刀捅在肩膀上,他顺势一倒,趴在地上装死。瑞泰先被捅了一刀,他就骂日本人,鬼子又捅了他一刀,死了。

周培基被打死的,肠子都出来了,当时他是跟他父亲和兄弟一起跑的,都被打死了,父亲叫周久宝,他兄弟小名叫二罗锅,十几岁。

第二年阴历六月十三,鬼子过来烧的房子,也是从溧水过来的。曹村九十九间半都被烧掉了,那边有一个姓周的祠堂,房子都是连着的。

我们村的青桧树都被烧光了,有 20 多户,瓦房比较多。竹园村也烧

了，曹村的胡化塘也烧了，那时曹村的一条街、青桧树、胡化塘是连成一线的，都被烧的。张敏家有 50 多户，烧了有 30 户人家。我家的四间瓦房也被烧了，自己再搭个棚子住。青桧树除了我家，还有久宝、梁胜、梁玉、久书家都被烧的。当时我们都跑到一个大围埂里，鬼子看不到。那边靠近一个大湖，是王家渡的。除了烧房子，还打死了三个人，是卖茶叶的，过路的，不认识。

21. 周敦有口述

周敦有，男，193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彭福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周敦有

鬼子是冬天从溧水过来的，来我们村有 80 多个鬼子，我们跑反到西横山。我们村的周久茂看到鬼子来就跑，他跑到蒋家塘，被鬼子一枪打死了。青桧树村被杀了好几个人，其中有钱宏模，40 多岁，他当时躲在菜园边上，鬼子看见后就一枪把他打死了。周久宝父子三人，儿子叫周培基和二罗锅，都被鬼子打死了。还有周久成，近 40 岁，鬼子来的时候，他躲在家门口的菜地旁，被鬼子打死了。东边拐村也被杀了几个人，其中

有一个姓王的老太，她 50 多岁，她是王根基的母亲，鬼子在她家门口把她打死的。许文焕的父亲 50 多岁，也被鬼子打死的。老翟 40 多岁，被鬼子抓去带路，带到溧水的时候鬼子把他杀了。老钱，四五十岁，也被鬼子打伤了。周良真的老婆也被鬼子打伤的，子弹打在她的嘴巴上，此外鬼子还打死一个外地人。

村子里经常有人被鬼子抓过去修公路，修的是溧水到铜山的公路，其中有张立国、孙易真，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要自己带饭吃。

山业村住过十来个鬼子，有一个 30 多岁的妇女被鬼子奸污的。

22. 徐大满口述

徐大满，男，192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大魏庄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徐大满

鬼子来时，我十三四岁，鬼子大概是三四月份过来的。我们就挖地洞，躲在地洞里。

鬼子在梁村烧房子，用炮轰，烧了五六十间房子，有瓦房有草房，梁村那时比较富裕，瓦房多。

梁村有十几个人被鬼子拉去做夫的,以后再也没回来。我们村也有三个人被拉走的,一个叫魏金春,一个叫周良宇,还有一个叫魏宏真,其他两个都回来了,只有魏金春没有回来,他当时 40 多岁,鬼子说他手上没有老茧,是新四军,就把他杀了。

我们村有个妇女,叫魏春英,当时 30 岁出头了,在家门口被鬼子抓住糟蹋了。

鬼子经常下来捞鸡、捞猪。这群鬼子住在梅山,包括绥靖队一共有 100 多人。

23. 薛长海口述

薛长海,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小彭村大塘刘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薛长海

我是大塘刘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快 8 岁了,当时我们挖地洞,躲在地洞里。

我父亲被鬼子抓过差的,当天就放回来了。

在梅山住过鬼子的,那里有鬼子的机关。

24. 周良龙口述

周良龙,男,1928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小彭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周良龙

我是小彭大队杨门涧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在家睡觉,别人都跑了,我还不知道呢。当时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母亲是个女人家,不晓得这些事情,那是春天的事情,在我们村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杀人。

听人家讲,鬼子头一次到曹村,与中央军相遇开火,中央军打死了一个鬼子,中央军撤了,小鬼子的大部队把曹村包围了,开始放火杀人,曹村死了不少的人,房子被烧得多呢,一条街都烧光了,还有一个大祠堂也被烧光了,曹村当时是个老集镇,很繁华的,沈庄有六七个人被鬼子抓到溧水杀了。

侮辱妇女的事情是有的。安民之后,鬼子就住在大柘塘梅山上,说来就来。有一次,我们村一个姓汤家的媳妇被鬼子抓住了,当时她有30多岁,鬼子把她拖到村上空食堂里糟蹋了。

25. 魏宏兰口述

魏宏兰,男,1933年7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小彭小魏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魏宏兰

日本鬼子来时我六七岁,村里人跑反都朝圩里跑,或者挖个地洞躲在里面,当时是听见枪声就跑,鬼子走了就回来,是冬天时开始跑的。日本人特别喜欢打鸡。

听说在梁村烧的房子多,在曹村也烧了很多房子,街上有个大祠堂被烧光了,有九十九间呢,曹村那时是个大市场,街上的人特别有钱,被烧得很厉害。

梁村有个小老四很有名的,他大名叫周胜安,有二十几岁,他有枪有势力,鬼子和新四军都想跟他合作,他先跟鬼子有联合,后又不肯,但也不跟新四军联合,小老四被新四军偷偷枪毙了,说是汉奸,我那时小,还跑过来看的呢,尸体就放在离魏庄里把路的地方。

我们村有个妇女被鬼子糟蹋过,夫家姓周,30多岁,跑反的时候,因为小脚没跑掉,就被四五个鬼子抓住糟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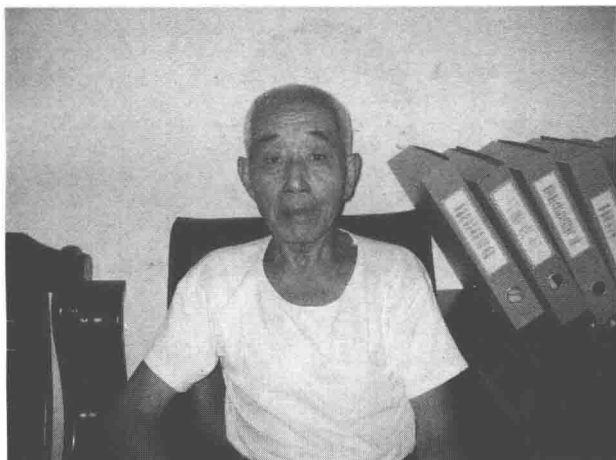
26. 李财宝口述

李财宝,男,192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小彭大彭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李财宝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跑反时跑到我家附近的姨娘家。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春天,鬼子在梁村死了一匹马,是跌死的,鬼子就在梁村住了四天四夜,在大彭住了一天,我亲眼看到鬼子八匹大马拴在食堂门口,他们到处捞鸡,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

第二次来的时候,在梁村烧了七八家的草房,在老屋村烧得多,有11家,这是我12岁那年春天发生的事,是因为周家的一个小老四,组织大刀会,很有势力,有个土匪带着儿子,过来拜访,被他手下人弄死了,土匪的老婆跟溧水的鬼子好,是姘头,她招来鬼子烧杀,那一次人倒没有伤亡。后来小老四和鬼子合作,鬼子给他枪支弹药,新四军叫他交出来,他不交,就被新四军暗地里杀了,相当于汉奸吧。

跑反的时候,梁村有个姓周家的妇女,在路上被鬼子抓住了,就被鬼子糟蹋了。她后来生了个儿子,人家都说她跟鬼子生的,她家男人跑反跑到了外地去了,可能是因为嫌弃她吧,听人家讲的时候我1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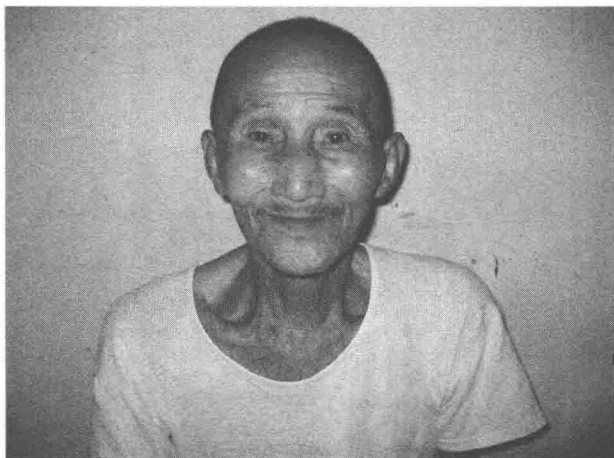
27. 周久顺口述

周久顺,男,1923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梁彭梁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周久顺

鬼子来时,我才十几岁,和家里人一起跑的,村里一个人不剩,全跑了。鬼子只是从这里过的,没有烧房子。

在梅山,溧水鬼子烧了房子,跑反的时候是热天,溧水来的鬼子是在土匪的带领下,来梁村烧房子的。当时梁村有一百七十八户人家。大部分房子都被鬼子烧掉了,大多数是草房。

在梅山驻有12个鬼子,禄口镇上也有鬼子的据点。

听说曹村的祠堂被鬼子烧掉的,这个祠堂很老,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了。

28. 周久荣口述

周久荣,男,1922年8月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曹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周久荣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五六岁。鬼子从溧水方向来的，我们往北跑，跑到小彭那边的东岗头，往水比较多的地方跑，鬼子不过来的。是我们弟兄几个一起跑的，敌人一走，我们就回来了。

大概是1942年吧，鬼子准备去烧梁村的，带路的不敢去梁村，因为梁村的地主有枪，就扯了个谎，说曹村就是梁村，就把曹村烧了。那时候曹村叫秦曹镇，是个老集镇。集镇上有一个周家大祠堂，共九十九间半房子，全被烧了。整个老街基本被烧了，共有2000多间房子。那时候的老街两边的房子都比较好，都是瓦房。那时候店铺多，有布庄、杂货店、裁缝店，还有四家豆腐店。有一家汤云太家的，还有一家黄天太家的。还有饭店，周三和家的一家旅馆，还有三家茶馆，有一家沈祥根家的，还有当铺。曹村当时是个大集镇，是水陆码头。

第二次大概是1942年阴历六月十三，还是从溧水来的鬼子，鬼子来曹村打死了36个人，有周久宝家父子三人，都是用枪打的。在翻塘那边躲了四个人，被鬼子发现，全部被打死了。在湾塘彭福水库那边也被打死了十几个，其中有老曹家夫妻两个，都是60多岁。死的人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纪大的有60多岁，小的只有1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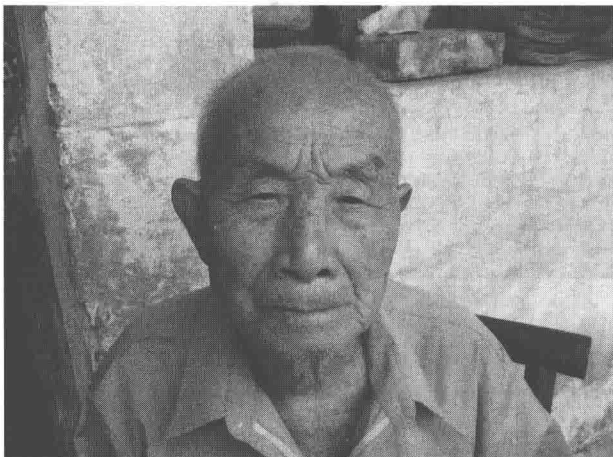
29. 沈延德口述

沈延德,男,1921年4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曹村74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沈延德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六来的,在曹村打死了三十几个人。第二年六月里烧曹村的,有一个九十九间的大祠堂被烧掉了。还被烧了好多店铺,有杂货店、酒店、茶馆、布庄、小饭店、粮店。老街两边差不多都被烧光了,没烧的只是少数。

鬼子来烧曹村时,两个高淳人被打死了。

安民以后,山业村住有鬼子的,有七八个的样子。他们天天到街上来。

跑反时,鬼子把四五个妇女赶到一间房子里,后来听人讲,鬼子把她们糟蹋了。

曹村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是水陆码头、重要集镇,很繁华。周围村也到这里来做买卖。

30. 汤荣贵口述

汤荣贵,男,1937年11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曹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汤荣贵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刚出生,曹村被烧的事情都是听人讲的。曹村的房子全都被烧了,只剩下五间瓦房。整个村子被烧了大概5 000多间房子,本来是不烧曹村烧梁村的,带路的人把鬼子带到了曹村,就说曹村是梁村,结果鬼子把曹村烧掉了。

有一家被打死了三个人,是周久宝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当时十八九岁。还有一个被打死的叫周良合,当时50多岁。他们都是在湾塘被打死的。

梁村的周家有个小四爷,在溧水被鬼子杀掉了。时间大概是在1942年,是在曹村房子被烧、人被杀之后,听说是小四爷去溧水跟鬼子求情,为鬼子烧曹村的事情讨个说法,然后就被鬼子抓了,直接杀掉了,尸体是被家人领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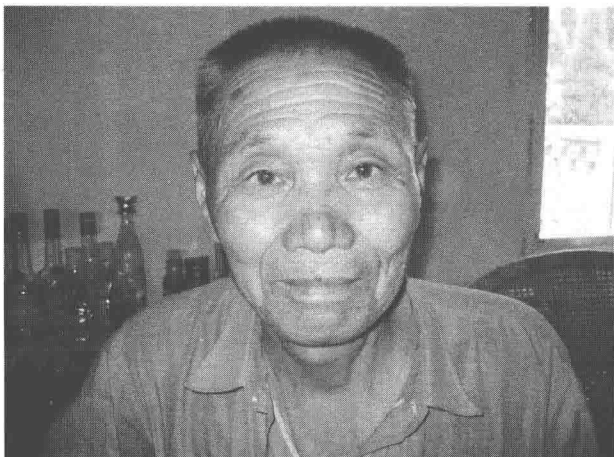
31. 郑兴铭口述

郑兴铭,男,1930年2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石埭社区浣溪村郑家村 67 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郑兴铭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我的父亲是保长,就相当于后来的村长。

鬼子到我们村的时候,南京已经打下来了。鬼子是夜里到我家的,当时我和父亲睡在一起,鬼子要我父亲给他们搞米、鸡蛋、毛巾和两三百双黄边鞋,鬼子要三天之内搞好,搞不好就杀。父亲是教书的,胆子小,没见过世面,没了办法。父亲第二天就发病了,没处看医生。我就到铜山庙,天天磕头,给父亲求神,我一个人跑到那磕头,也没用。后来我的亲戚说要到另一个村上找医生,我就牵着马去找医生,但医生不肯出门,父亲过了几天就死了。

鬼子是阴历八月到我们村上,那一天就打死了四个人,有我二叔、郑升才,还有乡长的父亲,他是做小生意的。当时鬼子来了15个人,当地的小组队有几百个人,都斗不过他们。小组队没有枪,打不过鬼子,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鬼子还打死一条黄牛。歇了几天,鬼子又来了,还带了伪军过来大扫荡。我跑出去几天都没的吃,我们当时跑反到溧水。铜

山街上烧了最少有 300 间房子,在陈巷上也一路烧。有八个溧水人被特工队打死的,在狗屎堆打死四个,在观音屋打死两个,在三板桥打死两个,都是 20 多岁的人。

村上有好几个妇女被鬼子糟蹋的。有一个女的刚刚生完小孩三天,没有跑掉,被鬼子抓到了,鬼子强奸了她之后,她都起不来了。村上的老人们有经验,用塘里的水烧热,放在桶里边,让她趴在桶上,用热气煨小肚子,还用手在她的屁股上往下边赶,这样把精子都弄了出来,鬼子都是多少年没见女人的,够狠的,这样子她慢慢地才好了,她的丈夫叫张本相。鬼子还抢洋钱,鬼子有句口号,打到东山镇,人人都好混。

32. 李建汉口述

李建汉,男,1914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石埭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李建汉

日本鬼子是冬天过来的,那时我 20 多岁。鬼子刚来的时候,见到老百姓就打。我们村的薛万泉被鬼子打死的,当时他二十来岁。白杨村也被打死一个。村上烧了几家房子,有三四间草房被烧,瓦房没动。在铜

山有一个妇女被卖的,是鬼子跟保长要的,保长买了一个送给鬼子。那个女的,家里穷,20多岁。

33. 丁克贵口述

丁克贵,男,1929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石埭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丁克贵

鬼子住在我们铜山镇,在邓家边村有一个地下党被鬼子抓到,打得要死。鬼子用很粗的棍子顶着他的腰,打得他脸上血直流,用钢丝穿他的脖子,后来死了。这是夏天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姓鲁,当时20多岁,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鬼子还没到我们村上的时候,有人讲鬼子进攻了。母亲叫我们赶快吃饭,吃完跑反。鬼子来了,我们还没有跑,都不晓得鬼子已经来了。鬼子走我们家门口过,当时我父亲是打铁的,鬼子要我父亲给他们带路,我父亲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鬼子就问我母亲,父亲人在哪,我母亲讲人不在家,鬼子就甩了她耳光,当时有翻译。鬼子说看见我父亲往家里逃的,后来鬼子走了。有七八个鬼子走我们这过,看见鸡就抢鸡,我们家被抢了

一只鸡,还跟我们要鸡蛋,给他鸡蛋就走了。狗叫,会打狗。我十四五岁的时候,被鬼子抓去铜山挖壕沟,不做就打。村上还有其他人被抓去的,有一个叫张同发的,30多岁,鬼子突然来了,看见他没有在做,就用棍子打他。我们是早上去,晚上回来,是保长分派到各家,不去不中,每家都要有一个去铜山挖壕沟。当时我们村上有四五十户人家,家家都要派人去,各村都有派去的。

当时有一个女的被买了送给鬼子,要陪七个鬼子,那个女的都吃不消,鬼子就说加钱。这个事情很多人知道的,那个女的是邓家边的,人家都叫她大妈妈。

34. 管敬保口述

管敬保,男,1932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石埭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管敬保

铜山镇曹村房子被烧的,周家祠堂也被烧的,烧了上百间。铜山镇上也被烧了,一条街上的房子都被烧了。当时铜山住七八个鬼子,许多妇女都被鬼子糟蹋了。鬼子快要走的时候,三个鬼子穿便衣到柘塘,鬼

子一讲话,就听出来是鬼子了。有头 20 个新四军,把三个鬼子逮了,歇了三天,有几百个鬼子过来报复,见人就打,东湖村死了几个人。姓陶的被鬼子抓住用刑,灌辣椒水,让他说新四军的去向,后来把他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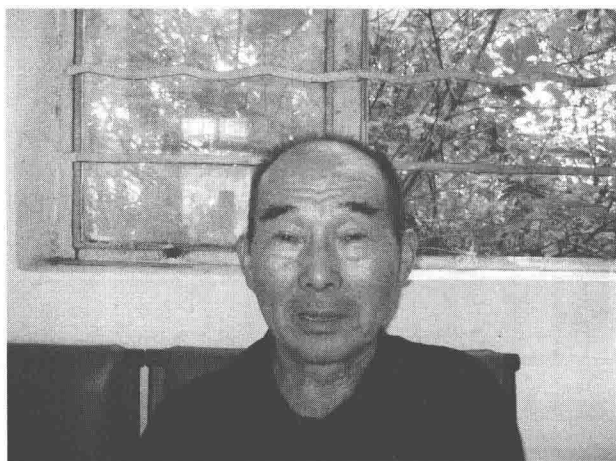
35. 夏殿武口述

夏殿武,男,1935 年 2 月 2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尚洪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夏殿武

当时父母带着我跑反的,东躲西藏的。在邓家边,鲁长有被鬼子打死的,鬼子用钢丝穿过他的脖子,用木桩顶他,当时他还很年轻。

鬼子捞老母鸡是小意思,我父亲那时是鞋匠,给人家上鞋子,人家的鞋子做好了摆在我家里,鬼子会到我家拿鞋子。有一次,鬼子在我们村上有个人家吃过饭以后,听到一个人磨刀子的声音,发现了他,就把他打死了。他是陈巷的,年纪不大,是青壮年。在邓家边,有人被鬼子灌辣椒水,这个人当场没有死掉。邓家边还有一个妇女被鬼子找过,叫“大妈妈”,是鬼子找保长要姑娘,要求各保送一个姑娘,当时那个女的家里穷,岁数不大,已经结过婚了。

36. 陶太华口述

陶太华,男,1923年8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尚洪村尚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陶太华

鬼子是从秣陵过来的,把我们村上的周文顺抓到秣陵,吊起来打,问他新四军的去处。他是老百姓,不知道,被抓的时候30多岁,后来放回来了。还有一次,鬼子跑到我们地里,问我有没有新四军,我讲新四军跑了,当时有翻译,后来鬼子就走了。

鬼子还捞鸡吃。

37. 陶桂珍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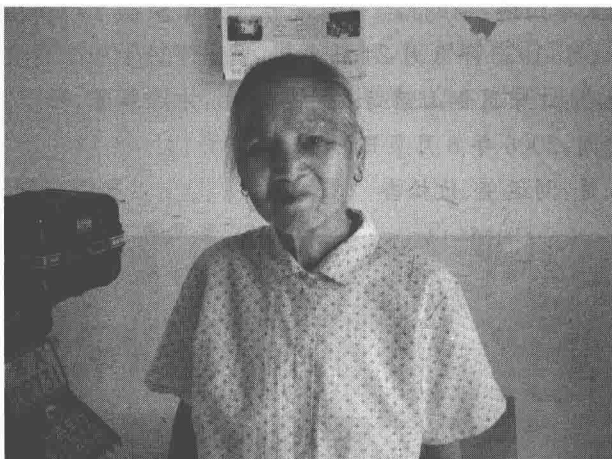
陶桂珍,女,1924年11月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徒塍社区后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我7岁就来这儿做童养媳,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我们村上没有



陶桂珍

烧房子,也没有杀人。我记得有一个外地的人在我们村被杀,这是听人讲的。那是跑反的时候,一个年纪大约 30 多岁的哑巴,被鬼子捞到,强奸了,后来还用酒瓶戳她下身。鬼子真的不是东西啊。

有一次,鬼子在我身上拍了拍,那个时候我正好生了孩子,鬼子瞎来,我吓得要死。还有一次,我和我侄女儿两个人卖柴禾回家来,在路上碰到了一大帮子鬼子,我们吓得绕道回来的。

38. 周良兰口述

周良兰,女,1917 年 7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徒塍社区后庄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7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二十一二岁,我原来就是这个村的,我们跑反跑到了横山,呆了不长时间,回家过的年。当时鬼子就住在双家路的庙里,来来去去的有不少呢。鬼子在我们村上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杀人,只是他们经常下来,拿着枪满村跑,吓得怕死了。



周良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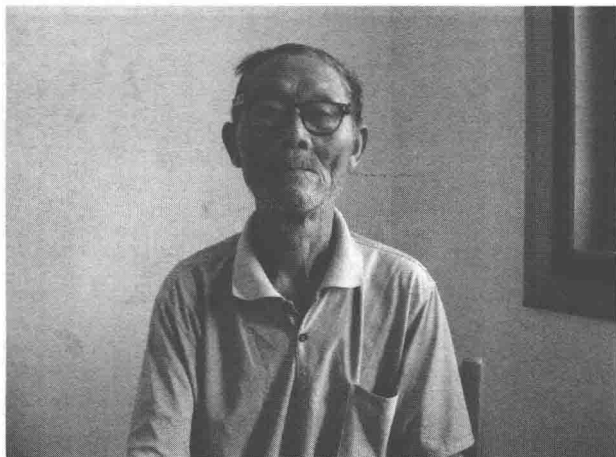
39. 管治坤口述

管治坤,男,1927年5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徒塍社区上徒塍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管治坤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是上半年来的。那个时候在铜山有个据点,

鬼子一来我们就到处乱跑,鬼子一走我们就回来,在我们村上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杀人,只是打过人。我听说我们村的杨德义被打过,当时村上的人都跑了,他跑到山上去望望,被鬼子抓住,把他倒挂起来,用辣椒水往嘴里灌,不过当时他没有死。还有一个也是被灌辣椒水,他是呼嘘的人,叫甘长龙,有50多岁,鬼子问他有没有新四军,他说没有,就把他倒挂起来用辣椒水灌,这个人被灌死了。

有一次,鬼子在路上问人有没有新四军,那个人说你们来了他们就走了,说完他就往高处指,高处有个灯台寺,正好那里有个人。鬼子追过来问他有没有新四军来过,他说没有。鬼子说他是良心大大的坏,就用绳子绑了一块石头在身上,扔塘里淹死了,他姓胡,30多岁。那个时候铜山还没有鬼子据点。糟蹋妇女的事情没有印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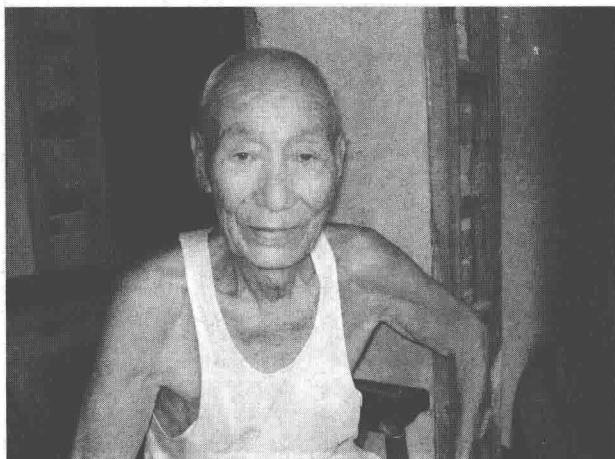
40. 徒以德口述

徒以德,男,1916年12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徒媻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徒以德

鬼子来的时候我22岁,那个时候还没有来我们村上。我记得是十

月下旬(阴历),他们从溧水过来的,在溧水烧了三天三夜。三天后从横塘渡到禄口,来的时候大概是上午9点钟,我们在家都听到坦克声,嗡嗡嗡嗡的,不晓得是鬼子来了。10点钟的时候烧了禄口街上,烧的是从禄口到令桥的一条岔街。12点以后,逃难的就开始往我们这边跑了。那个时候有一趟公交车是从溧水经秣陵、经殷巷、经岔路、经中华门到南京的,鬼子沿线走,第二天就到了南京。在禄口街上,大约打死了三四个人,有男有女,但都不认识,在秣陵死了两个,也都不认识。

直到我25岁的时候,鬼子才来我们村上,那个时候菜籽都开花了。头一次来是上午,一直到下午3点钟还没有走,他打鸡啊,我们家原来有个竹园,里面的竹笋被鬼子打个精光,我祖母和我家一共60只鸡都被鬼子吃得了。当时鬼子是用我们家的板凳烧的鸡,我家有近20条板凳呢,当时有100多个鬼子和几十个伪军呢。因为我们跑反把女儿徒凤玉放在家里了,当时还不到1周岁。我和我老婆跑到了横溪,老婆让我回家看看孩子,我不敢回家啊。我请了个人把我孩子带出来,我就在外面等着。那个时候鬼子来了,把我抓住了,带到了王昌龙家,有一个头目在那里喝茶,鬼子说我是中国兵,我讲不是,王昌龙也替我说情。鬼子说不行,他看看我的手,那个时候我的手没有老茧,还叫我脱掉衣服看看我的肩膀上有没有老茧,不知怎么他突然拔出刀来,放在我脖子上,我吓得要死,王昌龙家的老子也替我担保,大概有30多分钟的样子,才把刀拿下来,鬼子不说话我也不好走,所以我让王家的老三和老五把我送回去了。刚出来,我看到有二三十个鬼子在塘里面洗澡,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老百姓,回家抱小孩的,就让我回家了。

我家原来有一把自卫枪,是大刀会动员我们买的。新四军来的时候叫我们交枪,我把枪交给了新四军的指导员王晓培,他给我开了一个条子,说我爱国,捐钱买枪,我怕以后大刀会会找枪,我就回家把这个条子夹在我的书里面。后来有个小头目看我的书,把这个条子翻出来了。鬼子就说我通中国兵,我讲不是,鬼子就把我祖母带到了秣陵,说让我去才把她放出来。我就找了陈一生的侄子,他是给日本人做翻译的,给日本人讲了讲,八九天后就把我祖母给放了。我们花了十几担稻子请陈翻译,那个时候,我祖母都有70多岁了,还好,在里面没有

打她。

第二次来我们村上的时候,是鬼子来扫荡。我们正在田里薅草,鬼子来了,让我们村前村后的人都跪在那里,鬼子用皮鞋踢了好几个人,有杨家松,50多岁,有徒国仁,50多岁,还有八九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钟村。有一个姑娘,20岁,当时还没有出门。一个从秣陵来的鬼子想强奸她,姑娘跑,鬼子追。当时有个叫小福子的人在田里锄地,那个姑娘朝他跑去,小福子又不敢动,后来这个姑娘跳进了塘里,鬼子让她上来,她就在塘里哭,那个鬼子拿着枪呢。这个小福子就从背后抱住了这个鬼子和枪,那个鬼子就用头撞小福子,撞得小福子满头是血。这个时候,被在那边给人帮工的我本家哥哥看到了,就用铁锹打了这个鬼子三锹,打得鬼子连枪都没有拿就跑了。后来鬼子向维持会要我本家哥哥、小福子和枪,我本家哥哥徒以金跑回我们家了,没有抓住他,维持会就把小福子和枪交给了日本人,这个小福子被吊起来打,差点被打死,幸好有翻译说情。

还有我听说一个陈巷的人被鬼子打死了。有一次鬼子来扫荡,只有八个鬼子。大概8点钟的时候,一个农民在田里拢稻,鬼子看到了,问他有没有新四军,他说没有,等到了黄泥口,新四军来了,跟这些鬼子打起来了,打死了一个鬼子,鬼子又回来找那个拢稻人,用榔头打死了他。

还有一件事,在冬月里,陈老九请客赌博,等第二天散场之后,八九点钟的时候鬼子来了,把人围起来,让人都跳到门前的沟里去,不跳的话他们就人踹下去。那个时候是冬天,冻坏得了。有一个人是保长,叫陈松宇,40多岁,还有高老大,40多岁,高老二,40多岁,高老四,30多岁,其余的人都记不得了,大概有三十几个过水,过完水就让他们回家了。

41. 周庆双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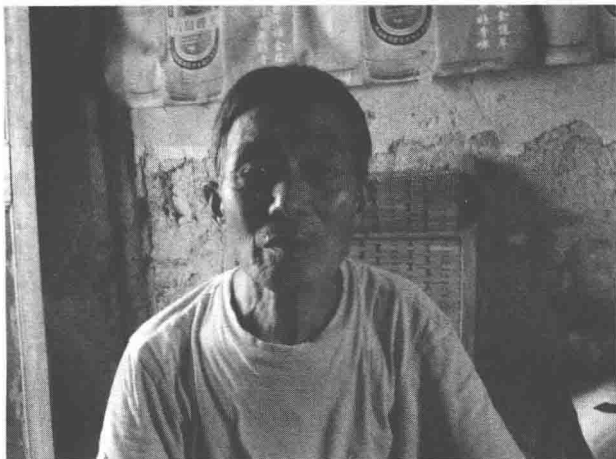
周庆双,男,1928年12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山镇陈巷社区前陈巷52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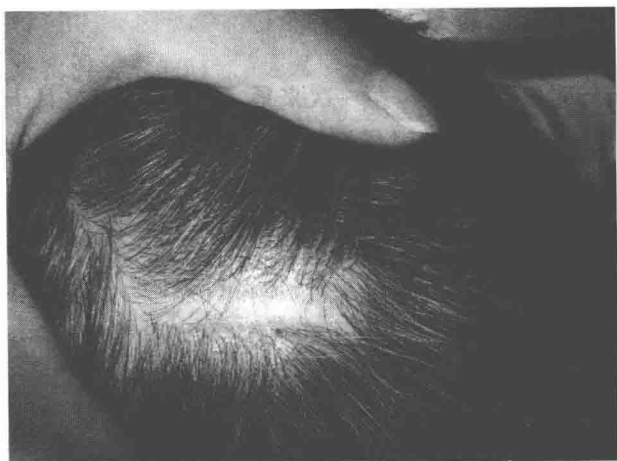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9岁，第一次来是二月里，大概二月十几号，当时我家里有五个人，鬼子来的时候烧了我家一间草房，我大哥被鬼子用刺刀砍死的，那个时候他在草垛那里玩，鬼子来了他就躲在里面，等鬼子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哭了，鬼子就把他捞起来砍死了。那个时候他血流个不停，有30多岁了，已经养小人了。



周庆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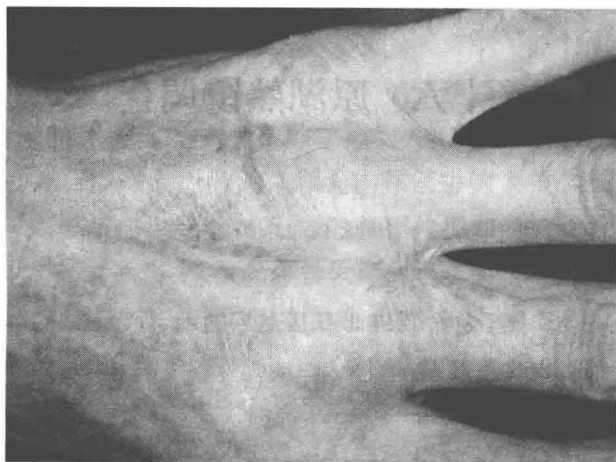
第二次来的时候，在我们村打死了一个老太、两个老头，砍伤了我和我四哥。这次是因为新四军在我们村上打死了一个小头目，后来鬼子来报复的，还烧了周庆荣家和周庆元家的两间草房。那个老太是周家人的媳妇，有60多岁了，有个老头是我家门里叔叔辈的一个人，叫周以民，有60多了，是被鬼子用枪打死的，他是个瞎子，眼睛看不见的。鬼子来的时候，我四哥带着我跑到了我四叔家，躲在那里。一个鬼子走到我四叔家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用刀砍我四叔的头，当时头没有掉，还用灰和布包起来，鬼子一看没死，又戳了一刀，就戳死了。我四叔叫周以良，已经60岁了，眼睛也是看不到。我吓得躲在稻草里，鬼子撩起稻草用刺刀朝我头上砍去，我用两个手护了一下头，我的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都断了，小指还连着一一点，左手也是刀疤，头上也是，现在还看得很清楚。（如图）



鬼子又砍了我四哥，在他头上划了几刀，耳朵被砍了一点，没有死，去年才去世的。

董宝生家的父亲也被鬼子打死了。他那时候在田里拢稻，没有跑，鬼子看到就用枪把他打死了。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太，是周令宝的奶奶，有 50 多岁了，鬼子用枪打了她的胳膊，后来好了，没有什么事。还有周庆荣的妈妈，有二三十岁，



被鬼子的子弹打在腰上,当时没有死,后来得病死的。

这两次之后,鬼子就没怎么杀人了。

(十六) 原湖熟镇调查

1. 魏为善口述

魏为善,男,1922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赵家边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魏为善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6岁,跟着父母跑反,年纪大的在家看家。我们跑反先跑到堆区,后来又去了龙都。有一个日本人保护龙都,他叫掘地,因为他妈妈是龙都人,在日本跟一个日本人生下了他,他妈妈就叫他要保护龙都,日本人就不打龙都了。后来日本人把他带走了,以后就没有回来,不知道是调走了还是被他们搞死了。掘地的营地在淳化,但是他一直在龙都,保护当地的老百姓。

我一个二姐夫叫徐国才,是徐家边人,他跑反出去了,因为养了一头牛,当时是冬天,牛要吃草,他就回家抱草。他看到鬼子就跑,鬼子叫他站住,他又听不懂,又害怕,还是跑,鬼子一枪就把他打倒了,肠子都被打

出来了。下午一两点打的,到了晚上就死了。他当时 20 多岁,将近 30 岁了。

陈家边有个余村庙,里面有和尚,两个南京跑反的姑娘跑到了庙里,和尚就欺负她们,把她们当老婆。陈家边的人把两个女的抢回家了。和尚就报告新四军,说陈家边的人是坏人。陈家边的人报告掘地,掘地就穿着便衣来了,到了庙里就把衣服脱了,掏出枪把和尚打死了。

徐家边徐国有家的一头大黄牛被索墅的鬼子牵走吃掉了。

村上余兆福的老婆,当时 25 岁左右,躲在山上的地洞里,傍晚了她探头出来看被鬼子看到了,六个鬼子欺负她的。

赵申和家的一头猪被鬼子抓走了,叫了两个人给他抬到索墅。

在七里岗,鬼子跟国民党打了一天一夜,日本人死的他们就自己点火烧掉了,国民党的部队死的就埋在那里了。一开始日本鬼子一般是从句容过来的,安民了才住在梁台。

湖熟大队的吕墟头一个人跟陈生是死对头,是个地痞流氓,没事就做土匪抢人家东西。陈生报告鬼子,鬼子就带着狗来了,指挥刀指到哪儿狗就咬到哪儿,把这个地痞活活咬死了。

2. 郭德发口述

郭德发,男,1921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赵家边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当时我 17 岁,跑反跑到马塘圩,后来鬼子用盆渡过去了,我们又向赤山湖那边跑,那里有新四军,鬼子也怕,不敢去。跑了一个月左右回家的,后来就不跑了,你不跑鬼子他不打你,你要是跑他就一枪把你打死。

鬼子在徐家边打死了一个人,他叫徐国才,他看到鬼子就跑,被鬼子一枪把肠子都打出来了,当时有四十一二岁了。

我们村上一个妇女,当时 20 多岁,在八亩山边上挖了个地洞躲在里面,她伸出头来看的时候,被鬼子抓到了,七八个鬼子一起强奸她。当时



郭德发

是下午五六点了,索墅来的鬼子。当时巷上、索墅都住有鬼子,一条线,湖熟后来才有鬼子住在那里。

鬼子在我们村点火,把火柴一丢就走了,他一走我们就把火扑灭了。

鬼子经常叫我们给他捞鸡,捞到了就叫我们给他送。郭新桃家的一头猪被鬼子捞走了。

我被汪精卫的伪军用刺刀砍过。有一次,我牵着驴子拖了 180 斤米要去南京卖,到了淳化的时候碰到了站岗的伪军,他问我要钱,我说米还没有卖没有钱,等卖完米了再给他。他就一刺刀刷过来,我的背被砍伤了,一直到后来还有一条刀疤。伪军又把我的驴子和 180 斤米抢走了,我就只好回家了。后来伪军还抢过我一次,当时我们三个人,两个伪军把我们叫住,其中一个用两个手指往我们口袋里掏,我们一巴掌把他打倒,他们要掏手榴弹,我们就在面前,他不敢丢,我又拿了根扁担在手上,他们两个看情况不好才走的。我们这一大片要去南京的人都要走这条路,被欺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3. 孔凡福口述

孔凡福,男,1918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赵家边村兴旺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孔凡福

日本人抓差，把李太顺和孔老三抓去干活了。他们在那里给鬼子淘米洗菜，做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跑出来了。鬼子要走了，就派了两个人来找他们，他们就跑。李太顺当时 20 多岁，就只有妈妈，别的亲人都死了。鬼子抓了他妈妈，用锄头把子打，他就回来了。一个鬼子在他家里砸东西，另外一个在门口站着。好多人在外头给他们求情，讲好话，还给鬼子端茶。鬼子要用绳子捆他，他妈妈就咬鬼子，鬼子把他妈妈的嘴巴当场割了下来，然后把李太顺和他妈妈用刺刀戳死了。鬼子一共戳死了四个人，另外两个人是芮军荣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 30 岁左右，儿子才 3 岁，抱在手上，鬼子以为他们是李太顺的老婆和儿子，就把他们两个也戳死了。李太顺讲我父亲是他父亲，鬼子也要杀我父亲的，我父亲跑了才没有被杀死。

鬼子还牵老百姓的牛。有一次，鬼子牵到一头大牛，看到我们村姓陈的一个老太太带着小牛躲在田里，就把大牛丢掉了，把老太太的小牛牵走了。

4. 徐兴华口述

徐兴华，男，1925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赵家边村徐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徐兴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跟着父母亲一起跑反,跑到了龙都圩区里面。

村里的徐国才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30岁左右。他老婆徐魏氏当时20多岁,没有跑掉,躲在床炕里被鬼子抓到强奸了。他回家看情况时被鬼子发现了,叫他站住,他吓得还跑,被鬼子一枪打死了,肠子都打出来了。

兴旺村被杀了五六个人,有一家人就被杀了三四个。兴旺村的一个人被鬼子叫去干活,送鸡送猪,他就只有一个妈妈了,别的人都死了。他跟鬼子讲家里就他一个人,他就跑回家了。鬼子来找他的时候,看见他家里有好多人,鬼子说他良心坏就把他一家全部杀掉了。

赵家边的一个女的躲在地窖子里,被鬼子找到了,七八个鬼子强奸她,她当时20岁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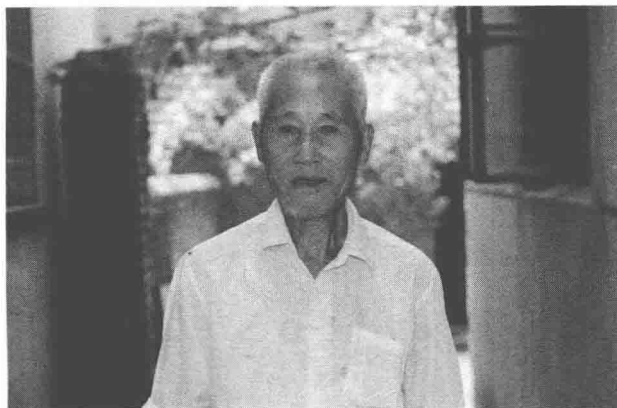
5. 贾德华口述

贾德华,男,1924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晓春岗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贾德华

鬼子来了我就跟着父母亲一起跑反,往赤山跑,还带着家里的一头牛一起跑。当时是11月,大人经常回来抱点稻草喂牛。我们在外面躲了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才回家。

贾春荣家的两间瓦房,袁广才家的一间瓦房一间厢房,这两家连在一起,房子里面堆了稻草,被鬼子点火烧掉了。贾前水家三间瓦房和贾前福家的两间瓦房也被烧掉了。

有个新四军生病了住在我们村,他叫蒋玉林,有人报告鬼子就被鬼子抓了起来。他当时住在保长秦金福家,一大早被鬼子抓到了,保长跑掉了。鬼子抓了保长的家人和家门口的几个人,这个新四军就自己出来了,叫鬼子不要抓老百姓。听说这个新四军写字给鬼子看,也不知道具体怎么了,鬼子把他放走了。

鬼子刚来的时候,贾吉强的奶奶贾赵氏当时19岁,被鬼子抓到侮辱了;还有贾德阳的奶奶,当时50多岁了,在家看家没有跑反,被鬼子抓到后强奸了。

6. 贾德文口述

贾德文,男,1926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晓春岗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贾德文

我当时小，跟着大人一起跑反，跑到新跃的后栾墅住了下来。因为一个姓李的人懂日本人的话，鬼子来了我们就给他们一些鸡，我们就安民下来了。

我们村贾前水家的三间瓦房被烧掉了。鬼子来要强奸妇女，看到我们村 40 多岁的贾李氏，她见到鬼子就跑，鬼子一枪打在她大腿上。她躲起来了，鬼子找不到她，就把贾前水家的房子烧掉了。

我们这里有个媳妇，姓赵，贾赵氏，当时十八九岁，躲在地洞里被五个鬼子抓到强奸了。

有个新四军的司务长生病了住在我们村，住在保长秦金福家，有汉奸就去报告梁台的鬼子。鬼子和伪军一共一二十个人来包围了保长家。抓到新四军后，保长被逼着跳塘了。后来我们托人把新四军保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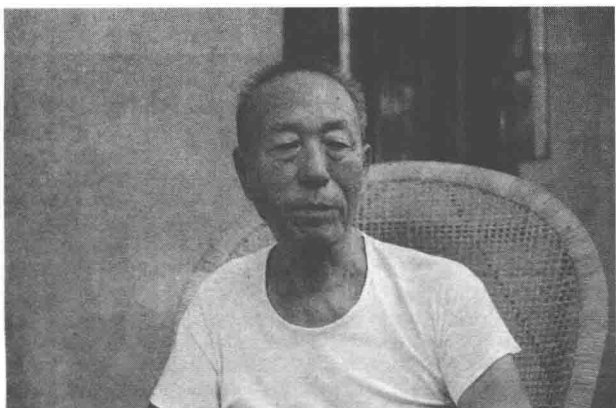
7. 贾前金口述

贾前金，男，1933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晓春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贾前金

跑反时,我父亲贾思源 50 多岁,留在家里看家没有跑,被鬼子抓去南京当苦力挑东西。还有一个姓腾的,叫腾双清,40 多岁,也被一起抓去了,过了二十几天才放回来。

我 10 岁左右的时候,离鬼子投降还有两三年,那是热天,一个生病的新四军,是个司务长,名字叫蒋玉林,30 岁出头,住在我嫂嫂贾邵氏家。有两个汉奸知道了就向梁台的鬼子汇报。鬼子带着伪军把我嫂嫂家包围起来抄家,把新四军给找出来了。鬼子找到保长,把他打了一顿,是用刺刀背砍的,头都被打破了。伪军把保长推到了塘里,保长爬起来说要回去换件衣服,回到家就从后门跑掉了。鬼子把新四军带走了,还抓了村里的五六个人,抄了几户人家。被抄家的有我家、秦金福家和秦金财家,他们把家里的衣服、帐子和被子都拿走了。村里的几个人当天下午就放回来了;听说这个新四军也放出来了,因为他是上海人,是个大学生,懂日本人的话,我们村又托人去保他,双方面结合,鬼子就把他放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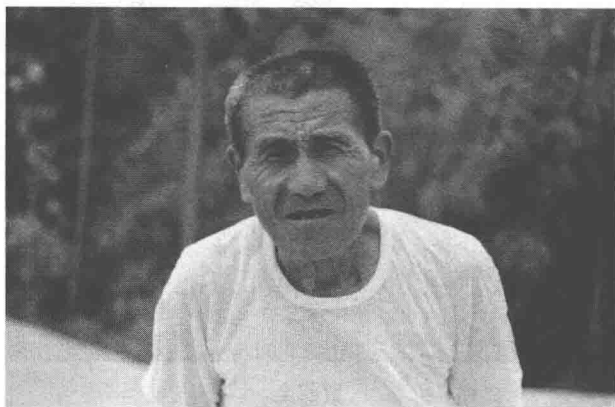
8. 祁正保口述

祁正保,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河北社区西冲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祁正保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跑到了赤山，有时候连夜回来背米吃，蹲了一两个月才回来。回来后，祁兴贵家、祁正春家和祁兴正家一共六间楼房是连在一起的，被鬼子烧光了，当时每间都有 20 多个平方。我家的四间房子也差点被鬼子烧掉了，鬼子把我家的桌子烧掉了，把房子烧得冒烟。鬼子一走，在家看家的爷爷就把火扑灭了。

我们村对面的巷上住了好多鬼子。他们经常来我们这里骚扰，打鸡打猪，捞了就叫我们给他抬回去。强奸的妇女太多了，不好讲。

9. 陈万喜口述

陈万喜，男，192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新墩）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村里人都跑反了，鬼子住在索墅，我们就往赤山跑。陈世贵的爷爷和大伯父家的房子被烧，共五间。李义林、李义清弟兄两家的一进房子被烧了，共十间再加两个厨房。李义福兄弟两家也有十多间房子被烧。



陈万喜

陶德旺父子(30多岁,其子未满周岁)、李义成(30多岁)、陶泽金跑反时,在索墅被鬼子打死的。

10. 刘明仁口述

刘明仁,男,1928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村委会



刘明仁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8年2月,鬼子在我们村烧了三家的房子:高齐龙家的三间两厢、刘克文家的五间、高齐福家的三间草房。

我的父亲刘秀福当时40岁,跑反时留在家看门。鬼子来了把他抓到高桥门帮鬼子采藕,由于天太冷再加上当时我父亲生了病,就冻死在藕塘里了。皮家庄焦国志的父亲在中和桥被鬼子打死了,他是被鬼子抓去干活的,途中他想逃跑,被鬼子发现了,就把他杀了,他那时40岁左右。我的堂爷爷当时30岁,被鬼子抓去当挑夫,最后就没有回来了。外村有个老头带着他家的童养媳跑到我们村时,这个女的被鬼子发现,就把她抓去侮辱了,她当时只有1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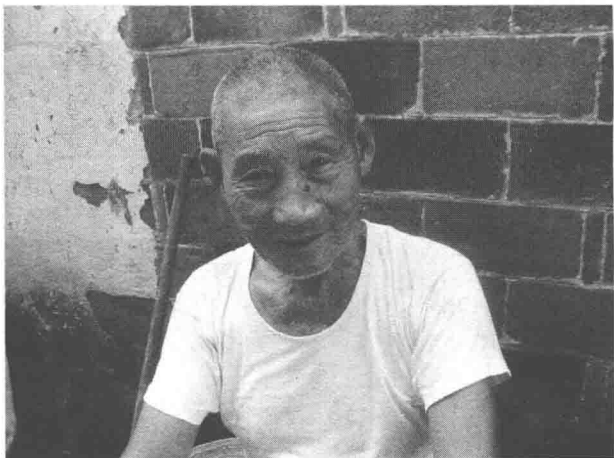
11. 梁广民口述

梁广民,男,1925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新墩)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梁广民

鬼子来的时候,我住在丹桂村,我们都跑到赤山躲起来,晚上回家偷

偷拿点东西再回去。薛家庄有两个人被鬼子打死了，都是姓张的，30 岁左右。有个叫老五的在塘边洗东西，被鬼子打死了，那个时候有 45 岁。鬼子抓了一个老奶奶，准备杀她，这个老奶奶就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了半天，最后鬼子就放了她。鬼子在我们邻村沙紫观、新府烧了六家房子，我们村的老明福家房子也被烧了，还有李开义家的共 30 间的大楼房也被烧了。梁广福、刘义成、陶德旺和他的未满周岁的孩子跑反途经殷巷时被鬼子打死了，除了那个小孩，他们当时都是 40 岁左右。

顾天才和一个姓张的人在上海被鬼子炸弹炸死，当时 30 多岁，我们村有四五个妇女当时是三四十岁的人，被鬼子抓到后侮辱了。鬼子在我们村里宰了数不清的鸡鸭，还打死了四五条牛，把牛的四条腿刚走了，还找了许多人帮他们把这些牛肉挑到他们的据点。

12. 胡居成口述

胡居成，男，1931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胡居成

我们村的胡兰友、胡居禄两家房子被烧了，总共五间。

1944年8月的一天,湖熟据点的鬼子去索墅据点调粮食,新四军得到情报后,在沙子岗设下埋伏,和日本鬼子交上了火,有一名新四军被打伤了。

13. 胡家华、李玉兰口述

胡家华,男,1927年6月生;李玉兰,女,1931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湖熟镇耀华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胡家华(右) 李玉兰(左)

胡家华: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往郭庄方向跑。那时,索墅、梁台都住着鬼子,他们经常下乡来找花姑娘。我们村有一个姓胡的姑娘,小名叫三姑娘,当时20多岁,她躲在地洞里,被鬼子拖出来强奸了。还有一个姓张的小名麻丫头,当时也是20多岁,有一天她在菜园里弄菜,被鬼子发现后慌忙往村里跑,鬼子追到村里后强奸了她。

那时老百姓家结婚,抬轿子都不敢走梁台过。村上杨四福结婚时,新娘轿子经过这里时被鬼子拦下了,幸亏找了保长拼命求情才算了事。杨四福在外做生意,他的父亲不放心出去寻找,被鬼子抓去干活,后来就失踪了。

李玉兰：我娘家住在索墅边上，1938 年春天，鬼子进村搜新四军，村里人事先都知道鬼子要进村，大家都跑反，只留下老人在家看门。当时我家没人在家，鬼子不敢轻易进我家房子，就向我家扔了一个手榴弹，房子被烧着了，鬼子见没人就走了。村上其他老人都来灭火，只抢出了一些被烧焦的稻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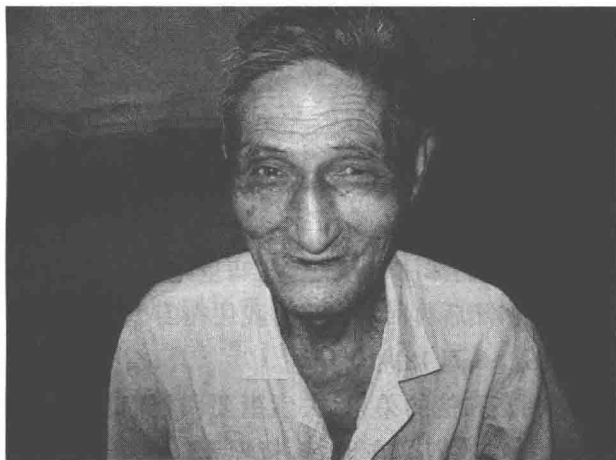
14. 王金田口述

王金田，男，1926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王金田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住在圩里，我们跑到郭庄公社黄庄大队，在那里挖了地洞，躲在那里，鬼子走了我们就出来。我们村是耀华高家边自然村，有一次跑反路过丹桂桥时，高家清家的刚好 3 周岁的小孩一直在哭，为了不被鬼子发现，高家清忍痛把小孩扔进了河里。还有个外乡的人也把小孩扔进河里了。1938 年 2 月，刘明仁的父亲和邻村的两个人被鬼子抓去干活，在高桥门一起给鬼子采藕，那时天气还很冷，刘明仁的父亲被冻死了。

15. 王正明口述

王正明,男,1929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新墩)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王正明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往句容的郭庄庙里跑,白天躲在那里,晚上偷偷跑回来,弄点粮食,然后再回去。当时我住在山里王,我们村被鬼子烧的都是楼房,大概有18间12厢房子。

薛家庄的张朝富和他的弟弟,去索墅要回他们被日本鬼子抢去的东西,被鬼子抓住,叫他们跪在地下,打死了。在吴家庄,有一个姓孔的,当时30岁左右,鬼子来的时候他躲在一个塘口,头一伸被鬼子一枪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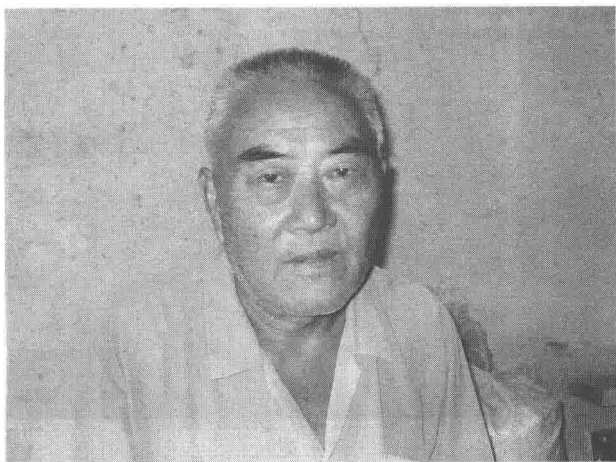
16. 张士根口述

张士根,男,1932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耀华(新墩)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张士根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跑反,当时我还小,我父亲用担子挑着我跑,往圩区、赤山里躲。我们有时在那里呆个把星期,有时白天躲,晚上就回家拿一些吃的东西再跑回去。当时我住在薛家庄,我的堂爷爷张朝富当时 45 岁,有一天他到索墅街上买东西,途中遇到鬼子,鬼子就把他抓起来,还有其他许多人,然后用枪对着他们,有的胆子大的就蹲在那里,胆小的就到处乱跑,我爷爷是在逃跑时被鬼子用枪打死的。

17. 薛永英口述

薛永英,女,1919 年 1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湖熟社区高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李保生被鬼子用狼狗咬死的。有个人被鬼子用枪打的,从嘴巴的一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进去的伤疤小,出来的伤疤大,嘴都瘪了。乔崔虎家的三间草房被烧了。



薛永英

18. 吴飞龙口述

吴飞龙,男,1925年10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湖熟社区高场村5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吴飞龙

我老家是淮安的,14岁到南京的,是1938年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

有鬼子，住在梁台，周围拉的铁丝网。我在南京卖薄荷，在鼓楼被鬼子抓过。

鬼子在村里杀人的，在秦淮河大桥看到挂着个人头，是男的，不晓得是谁。傅老二被鬼子打的，躲在水沟里，子弹把他嘴巴打开了，他当时有40岁了。

那个时候看到鬼子就像看到鬼一样的。有个妇女被奸污的，二三十岁，她丈夫姓马。

19. 成树支口述

成树支，男，1922年5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湖熟社区河沿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成树支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了，跑反跑了好几处呢。梁台有鬼子住的，用铁丝网围起来，怕新四军上去。

有个连长，18岁，带人用被单裹在身上冲上梁台，梁台上有个洞，鬼子看见底下有人，就用炸弹炸，炸死了两个新四军。

这边杀的人不多，杀的都是从外地捞过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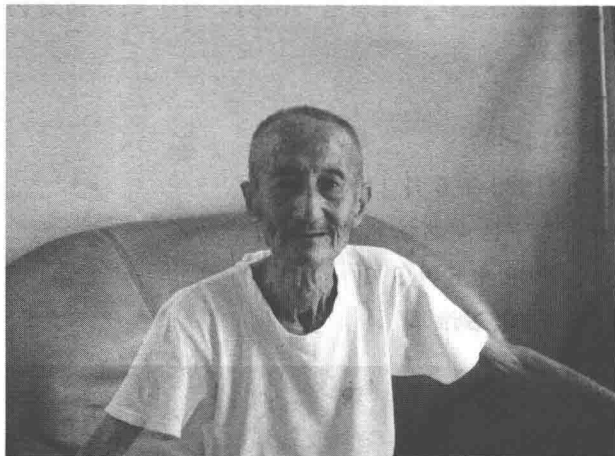
20. 马士发口述

马士发,男,1919年1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湖熟社区河沿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马士发

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我19岁,梁台上住着十多个从溧水过来的鬼子。我们跑反到铜山,有个亲戚在那,住了两个月,是秋天以后,那边山多,鬼子不去。

村里有家外地人的三间草房被烧了。桥口有两家房子被烧的,集镇上的,在街边上的高房子。其中一家是姓马的,外号叫马老三,他儿子叫马陌松;另一家是姓周,叫周二有,他家的一间平房被烧的。

徐老四、吴仙生被打死的。在桥那边的马路上,他们看见日本人来了就跑,跑到了河边,被河对面的鬼子一枪打了两个,都是30多岁。鬼子当时看到年轻人就杀。

傅老二那天和梁素生在聊天,从淳化来了一队日本人,傅老二就躲在附近的一个粪坑边,被鬼子一枪打到了,子弹从他嘴巴的右边进去,从左边出来,牙也打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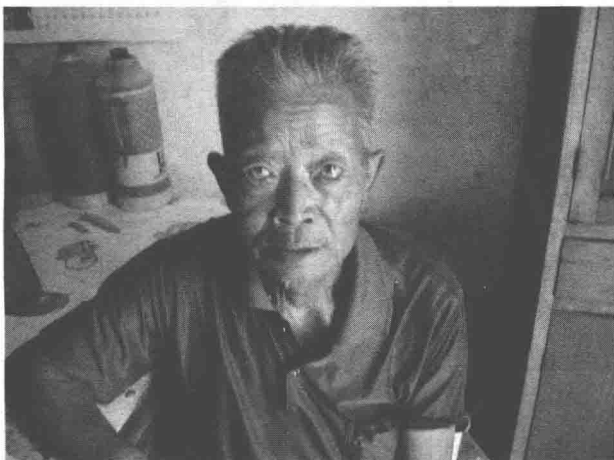
21. 张大明口述

张大明,男,1931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和进尧上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张大明

鬼子到村上来的时候,张大根在山上锄草,看见鬼子来了,他就吓得奔了。鬼子就用枪打他,一枪打在他的腿上,他就跑不动了,然后鬼子又用刀把他戳死了,他当时有20多岁。张大根死后,家里生活就困难了。家里只剩下他老婆和两个女儿,小女儿还抱在手上,家里就靠他老婆种田为生。

张昌琨的父亲叫张大本,当时有30多岁,被鬼子一枪打在膀子上,没伤到性命。他和张大根被打死是同一次,是在种麻的麻地里被打的,后来把子弹挖出来了,但是他以后不能做活了。

这个村里面当时就五六十户人家,安民以后,鬼子经常下来找鸡找猪找吃的,在我们村上张家大祠堂住了五六十个鬼子。

22. 张士松口述

张士松,男,1926年6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友谊村上应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张士松

鬼子来时我还在湖西，那个时候还在上学，鬼子来了学就上不成了，就开始跑反，有时候也挖个地洞躲在里面。

我们湖西村的有个叫李立成的，参加了新四军，被鬼子抓到后把他杀了，他当时有20多岁，留了个遗腹子。还有尧上村的夏忠寿和李立成一起被打死的。

湖西张齐春的老婆是被鬼子打死的，当时才20岁，刚结婚还没有生孩子呢。那一次她提个桶去湖熟街上打油，被鬼子看到，鬼子喊她站住，她不敢站的，鬼子会欺负人的，她就跑，鬼子就开枪了，一枪打在肚子上就死了，死在后面的牛望山上，这是鬼子刚来的时候的事情，那年我12岁，亲眼看到的。

张齐春的老婆被打死之后，隔了两年，他的第二个老婆被鬼子抓住强奸了，这是听人家讲的。听说上应村村子小，鬼子抓了别的地方的女人都带到这里来糟蹋。

在湖西圩埂那边，我看见一个鬼子要强奸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有把伞，她可能觉得害羞，就用伞挡挡，伞一撑开，吓得马奔了，就奔到了我们

湖西村里面,后来鬼子还来我们村要马,我站的地方离那儿只有半里路,只能看个大概,也认不清那个女的是谁,只记得当时是个热天。

魏家边那边有个男的,外号叫小皮匠,当时二三十岁吧,鬼子去抢当地当铺,小皮匠也想趁乱去抢,被鬼子看到,打了一枪,子弹从左脸颊打进去,从右下巴出来,当时没有死,留了个疤,他跟我蛮好的,我还看过他的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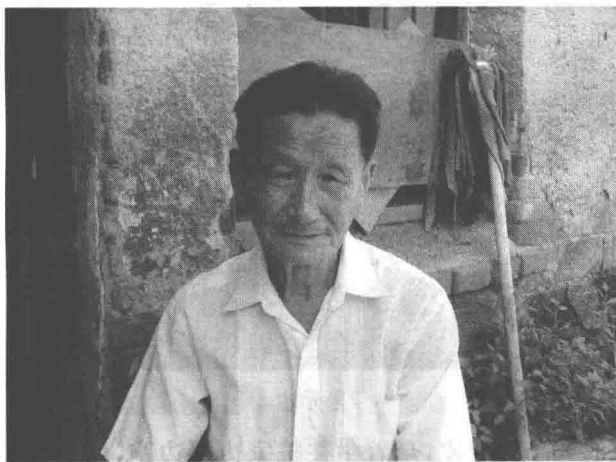
23. 马长根口述

马长根,男,1922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友谊下潘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马长根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了,村上人吓得把牛都牵走了,把粮食都藏在地洞里。

我和哥哥在放牛,鬼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就要我们兄弟帮忙捞姑娘,小姑娘吓得跳到河里,当时是春天,后来鬼子看那小姑娘太小了,就把她放了。

听说鬼子在下应村抓了女人,然后把那些女人糟蹋了,都是媳妇,有

两三个，一个是李再寿的母亲，当时有 50 多岁了，和她丈夫一起躲在下应村，她被鬼子抓住糟蹋了。年轻的小姑娘都用锅灰抹在脸上。还有一个女的，是金桥那边的，躲在下应村，是李再前的外甥媳妇，当时才 20 多岁，被鬼子抓住糟蹋了，我记得是我 16 岁时发生的。

24. 朱元才口述

朱元才，男，1925 年 12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和进友谊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朱元才

鬼子来时我十三四岁，牵着牛往陈家边那边跑，鬼子走了我们就回家了。平定以后，我用小车推着米进城卖，看到鬼子打人的。

龙都张家渡村，有一个小名叫大孩的，当时二三十岁，是个新四军，在湖熟梁台被鬼子枪毙了，那次被枪毙了不少人，大概有十几人都是游击队的，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是哪里的，人头被割下来，挂在电线杆上，这是我小时候上街看到的。

在陈家边东边有个塘，我在那边玩，看见有个女的在路上走，被一个鬼子看到，鬼子就追她，她使劲地跑，没办法就只好跳到塘里，鬼子还不

放过他,用枪朝塘里打,把她打死了,这个女的就是周围村里的,跑反没有跑掉,当时她有 20 多岁。

下潘村有个妇女,夫家姓李,当时有四五十岁,跑反时躲在下应村石猪山,被鬼子抓住了,就在村里被鬼子糟蹋了,这是鬼子刚来的时候发生的事。

25. 张年娣口述

张年娣,女,1924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和进魏家边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曹燕、苗李华



张年娣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 14 岁。我们吓得躲在地窖里,晚上睡觉也躲在里面。我有个小叔叔,叫张新富,鬼子也不问什么原因,就用枪殴打他,还用脚踢,把他扔到塘里,是冬天,婆婆哭,鬼子还不准哭。这是鬼子刚来的时候的事情。

26. 李道春口述

李道春,男,1925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新跃村范堰村栗墅港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李道春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我记得是过了阴历冬月二十日，我们全村都跑到了溧水西十里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回家过的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偷偷回来的。

正月初一的时候，鬼子在丹桂大队的杜桂村打死了四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当时鬼子来捞土匪，在祠堂里发现有四五十个人，他们是大刀会的。鬼子把他们都抓住了，刷来刷去，就剩下了四个人像土匪，就把他们都打死了。在丹桂的杜桂还烧了一家茶馆，是楼上楼下的那种楼房，大概有六间吧。

鬼子在我们村上还抓过夫的，很多呢，起码20个人，是早上抓的，把他们抓到了索墅，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就把他们都放回来了。

有一次，“警卫师”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夜，他们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捞，我家有近400斤的米被捞走了，还有一床被子。我叔叔家的一头100多斤的猪，他们随便给了几十块钱就弄走了。

强奸妇女的事多呢，因为我们村靠这一条大道，鬼子经常来来去去的，这种事太多了，我记得刚来的那次下午就逮到了四个妇女，其中有60

多岁的,其余三个都有 30 多岁了。鬼子就在村里把她们强奸了。还有一个妇女在家挖地洞,被三五个鬼子看到,轮奸了她,那个时候她有 20 多岁,结过婚的。还有两个妇女被鬼子带到了新跃,下午两三点钟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她们有 30 多岁了,具体发生什么事也不晓得。

27. 王际民口述

王际民,男,1926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新跃村范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9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王际民

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鬼子是冬天来的。我们村的王新康到街上玩,好多人去湖熟街上抢东西。当时鬼子对他们开枪,子弹飞到了王新康的右脚上,后来是别人把他背回来的。鬼子在索墅烧房子的,我们当时跑反到戴家边,是回来过年的,在外边呆了 20 多天。我们村的王圣连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当时鬼子住在梁台,新四军打鬼子,打完就走了。王圣连走到城岗头的时候被鬼子开枪打死的,是肚子被打穿的,肠子都出来了,就在城岗头的菜地塘边,当时他 45 岁。当时有人看到回来告诉他家人,是他的一个兄弟去收尸把他抬回来的。还有村上尹长宝右手及

右腿被鬼子用枪打坏了，留下残疾。

后来鬼子经常下来，都是个把鬼子下来，都来捞鸡、搞猪。我们村上的王井，当时十六七岁，还没有结婚，被鬼子逮到欺负的，当时她躲在家里，没有跑掉，后来她嫁到南京去了。

28. 王新康口述

王新康，男，1927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新跃村范堰村55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王新康

鬼子来的时候，我一直呆在家里没有跑反，我记得是腊月里，我和我叔叔去街上玩，街上有很多人抢东西发洋财，抢衣服等什么的。鬼子看到就对着人群开枪。我叔叔被打到了，我也被打到了。我叔叔的膝盖被穿了，后来腿烂掉了，过了几年死掉了。我叔叔叫王为才，当时五六十岁。我的脚擦伤了，后来是有人背我们回来的，歇了几个月才好的，没什么事。

村上的王圣连是去推牌九，回家的路上被鬼子开枪打死的，他在路上伸头伸脑的，被鬼子看到了，以为他是新四军，就把他打死了。

29. 邵天英口述

邵天英,女,1922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新跃村后栗墅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邵天英

我丈夫被鬼子抓过两次。第一次是鬼子还没有来我们这边,鬼子是来抓新四军的,在湖熟街上逮了几个人,其中有我丈夫陶洪庆,当时他21岁。他们被带到了淳化,在里面呆了五六天呢。听我丈夫说鬼子让他们举着东西,打他们,后来被一个人保了出来,出来之后我一看吓死了,我丈夫被打得不成样子了。第二次是被鬼子抓到了土桥,鬼子用枪戳他,戳得他脸上都是血,后来也是被人保出来。我丈夫后来得气管炎去世的,去世的时候有50多岁。

我还记得我们村上一个姑娘,是吕克平的姑姑,当时有十七八岁,长得很漂亮,还没有结婚,鬼子强奸不成,她跳进了水里面,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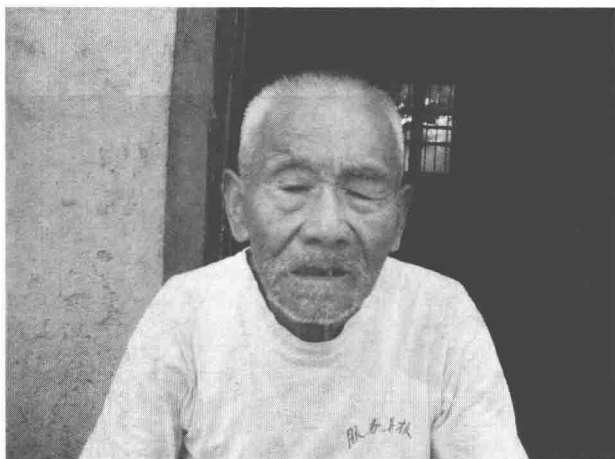
30. 李兴贵口述

李兴贵,男,1922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新跃村后栗墅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李兴贵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那个时候我还在湖熟学理发，鬼子是从溧水过来的。我20岁的时候才回家的。那个时候在我们村上有个叫张宜龙的，他会说日本话，去迎接鬼子，妇女都躲起来了，鬼子没有怎么烧房子也没有杀人，就走了。后来张宜龙在村口挂了一个钟，鬼子一来，钟就响了，钟一响，村里的人就都躲起来了，等鬼子来了，他说这个钟是为了迎接鬼子，所以在我们村上鬼子没怎么杀人放火。

我们村上没有死人，都是在外边死的。有个人叫李家和，被鬼子打死了，那个时候他有四五十岁了。他是做小生意的，主要是卖一些烧饼、油条，在土桥卖完后回家，有人就告诉他不要回家了，鬼子来了，他不听，说做生意的没事，鬼子应该走了，刚走到半路上就碰到鬼子了，被鬼子打死了。

还有两个人参加新四军，过河之后就没有回来。一个叫余元厚，一个叫栾吉根，可能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我还听说在淳化有一个姓戴的人做寿，他们在那个地方赌钱，后来有人告密，说做寿的那里有新四军，鬼子就去了，活埋了好多人呢，其中

有一个是我们村上的,名字叫栾良元,当时40多岁,现在他儿子栾长根还活着,你们可以去问他。

我躲在马宕圩里亲眼看到鬼子放火烧了湖熟,放了三把火呢,有鬼子放的,有中央军放的。

强奸妇女的事,不是很多,我们村上好像有一个姓王的,有十七八岁,还没有出门,被鬼子糟蹋了。

31. 陶家友口述

陶家友,男,1923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樊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陶家友

苗老二家一家七口被杀,他们挖了地洞躲在里面,他们是离我们三里路的句容下塘镇的人,死的七个人有老有少,具体的我不清楚。吴春如的哥哥当时一个人在家,大人都跑反跑了,鬼子在他家发现了子弹壳,那个子弹壳是他捡了玩的,鬼子就把他带到湖熟大桥,准备把他扔到河里,他就扒着桥,鬼子就用刀把他手砍了,他就掉到河里了。

潘家边有个大树子也被鬼子杀了。高功福在圩边被鬼子打到大腿。

后来在雍家边，雍德泰的老婆和他两个女儿，鬼子一枪打了三个人，他舍不得，还去哭了一场。鬼子在涵头上烧了很多房子，烧火为号。

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的被鬼子强奸了。还有一个潘家边的女的，有40多岁，儿子都很大了，鬼子还是把她给强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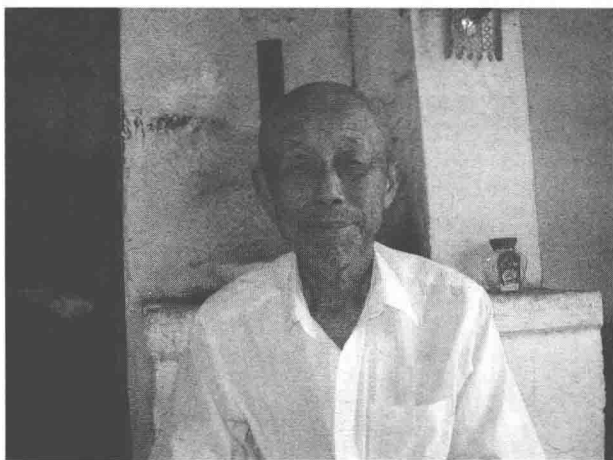
32. 陶家龙口述

陶家龙，男，1921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樊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陶家龙

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跑反到芦荡圩，在那边搭了个棚子，呆了两个月，我们放水把坝淹起来。房子周围都是水，鬼子不敢过来。高功福在圩里被鬼子发现了，鬼子瞄了瞄，打到了他大腿，没死。在雍家边鬼子打了三个人，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大女儿10多岁，小女儿八九岁，鬼子的子弹穿过大女儿的膀子，再打到小女儿的头，然后又打到母亲那儿，母亲和小女儿都死了，大女儿到现在还活着。

鬼子在池塘边打死了潘家边的大树子，当时他有40多岁。鬼子来之前，国民党军队把桥给炸了，路不通了，那是刚造好的桥啊。鬼子从涵

头上行军,在那里烧了很多房子。在薛家庄有一个女的当时十八九岁,被鬼子抓到了,鬼子当时没带枪,是下来捞鸭子吃的,有个人用扁担要打鬼子,鬼子就吓得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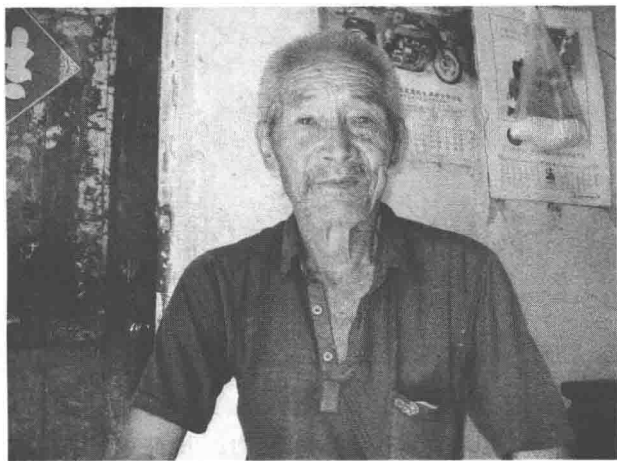
33. 潘世荣口述

潘世荣,男,1921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笪家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潘世荣

我今年86岁,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7岁,跑反跑到王家村后坟场里,躲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家房子被烧掉了,后来住在城隍庙,我家当时有两间瓦房。还有潘科培家的两间瓦房都被烧了,他家的帮工被鬼子杀死了。他姓石,小名叫小毛子,是上街时被鬼子杀的,那时他有40岁。潘科培的老婆,鬼子在街上见到了她就追她,一直追到村上,当时村上有一头牛胀肚,人很多,都起哄了,就没有抓到她,当时她有20多岁。

鬼子经常打人,我被鬼子打了两枪拐子,我穿了一双好鞋,鬼子想要,我不给他,鬼子就打,后来鬼子还是把鞋拿走了。潘科柄有一件好衣服,鬼子想要,他不给,后来就打他,他只好给鬼子。还有潘科发,鬼子把

他打得七死八活。当时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34. 笪珍福口述

笪珍福,男,1927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笪家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笪珍福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跑反到陈家边。我被鬼子抓过三次。第一次是我在胡记园做伙计,鬼子让商号帮着抓夫,我当时在街上给老板买包子,鬼子一喊,我吓得就跑,鬼子用竹杠猛戳了我一下,我就站住了,鬼子讲话我也不懂,旁边跟我说是鬼子让我帮他们拿东西,当时一共抓了三个人,帮鬼子抬洋灰,抬完就放我们回来。第二次是去南京的路上,在河定桥被抓了。第三次鬼子没抓到,“警卫师”打了一枪,没打着,我跑掉了。

鬼子从溧水、郭庄过来,烧了我们家三间房子、一个草堆,鬼子还在村上烧了七八间房子,鬼子以烧房子为行军路线的标记。在窑洞那边有个茅屋,有一个女的跑反跑到那里边,茅屋周围都是水,鬼子发现茅屋里有女人,就过去,开始是要一头牛驮着过,但是鬼子掉在水里了,然后鬼

子就把那只牛打死了,那只牛是陈其泰家的,后来鬼子用浴盆渡过去强奸了那个女的。

35. 潘世芳口述

潘世芳,女,1920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前石涵头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奎



潘世芳

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我15岁到这里做童养媳的,我们在陈家挖了地洞,在那呆了十几天。后来跑反跑到孔塘埂,躲了十几天,回家过年的。鬼子到我们村上烧了房子,陆运东家的三间草房被烧了,当时他的姑姑只有七八岁,因为腿不好走,大人跑反又跑掉了,所以没有逃,烧房子的时候被烧死了。还有孙自福家的三间瓦房也被烧掉了。

刘根宝的爹爹刘老大,被鬼子杀掉了,他是推土车的,鬼子抓夫抓到了他,在淳化他想逃走,鬼子就把他打死了,他当时有30多岁。

有一次来了四个鬼子,想找着鸡鸭等吃的,我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就追到我房间,我吓得不得了,我的婆婆就跟鬼子讲好话,还要跟鬼子拼命,鬼子就走了。

36. 温普才口述

温普才,男,1925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前石涵头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温普才

我们跑反跑到郭庄,在那呆了两夜,后来和杨兴贵一起回来,走到东门口看到鬼子在打鸡,鬼子招手让我们过去,让杨兴贵挑两个桶,让我背三只鸡,到街上以后,杨兴贵跟鬼子讲,把我背的鸡让他背,让我回去,鬼子就同意了,把我放走了。杨兴贵被鬼子带到青龙山十字界,后来杨兴贵逃了回来。这之后我就睡到石涵头杨兴贵家那边,把草堆扒了个洞,就睡在里面。

陆运东的爷爷陆成才的三间草房也被烧掉了。当时陆运东的姑姑因为小,鬼子来的时候大人都跑了,留了她一个人在家,烧房子的时候把她也给烧死了。

刘老大被鬼子抓夫,推车子,他想逃跑,后来在淳化被杀了。我们村还被烧了三间公房和一间厢房,烧得劈里啪啦的,后来村上有人救火,就没有全部被烧光。

尚福海家有个帮工,女的,40多岁,被鬼子糟蹋了,当时三四个鬼子,鬼子强奸过她又到陈家村牵了杨兴友家的一头牛。

37. 杨齐凤口述

杨齐凤,女,1916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燕窝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奎



杨齐凤

听说鬼子在三棵树杀过人,樊家的五间草房被烧了,他家的老奶奶喊媳妇,媳妇躲起来了,鬼子就用刀戳了她一刀。

我们村上一个叫顺英的妇女,被三个鬼子强奸了之后,她丈夫不要她了,就把她卖到江北去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两个侄媳妇,还有村上的两个女的,被鬼子抓到了。我老头子就把鸡都放出来,鬼子光知道抓鸡,就没有注意我们,我们就躲在门后一个缸里。鬼子进来问我婆婆要人,我婆婆说,她们上街去了。鬼子就乱找,用刀乱刺,我的小孩一直在晃门。当时我们都吓得直哆嗦,鬼子没有找到我们就走了。

38. 史后凤口述

史后凤,女,1914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河南社区燕窝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史后凤

我那时候跑反跑到陶田圩我娘家那里,我就躲在那边躲两个月,当时还有小孩子,三个月大,我带着小孩一起跑。我们村上有一个妇女,被鬼子给抓到了,有三个鬼子,鬼子欺负她之后,她男人就不要她了。当时我们村上还有两个女的,她们的丈夫一个姓尹,一个姓陈,当时都有二三十岁,说是去送菜,实际上是鬼子去侮辱她们。鬼子抓了三四天就把她们放回来了。听说西河沿那边有人被杀,鬼子见人讲你是坏人就杀。樊家小村,只有一家人,大概有三四间草房,鬼子都烧了。

39. 杨传义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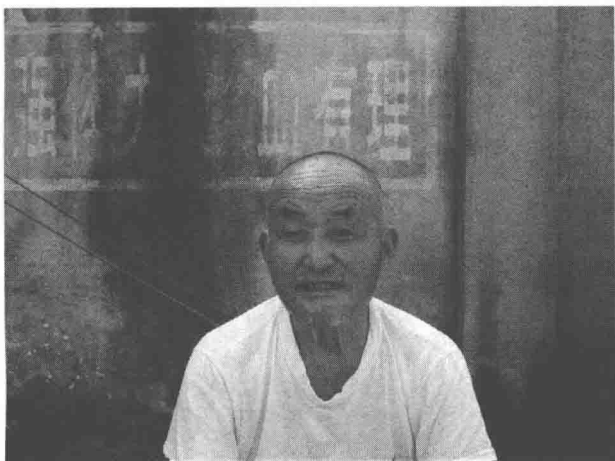
杨传义,男,1927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颜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日本人是民国26年来的,从湖熟来的,说我们村有新四军,把我们村上的人集中到了谭家村的后头,用机关枪对着我们,我们村其实没有新四军。那个时候我10岁。



杨传义

鬼子把东洋刀架在我大伯杨德明的颈上,问他有没有新四军,他说没有,他那时四五十岁,鬼子没杀他。他们是春天来的,有七八个鬼子。

张富海的两个姐姐被鬼子强奸的。大的夫家姓陶,小的夫家姓刘,是颜庄的,当时还没生孩子,后来小的那个生了孩子。她们是躲在家里的时候被两个鬼子发现的。

40. 孔凡全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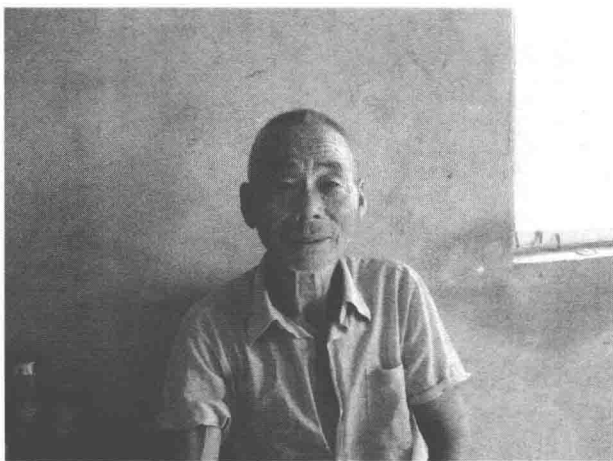
孔凡全,男,1925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金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他们到一个地方就以放火为号。王涵头的陈德友被打死的,鬼子叫他找花姑娘,他怕鬼子打他,就跑,被鬼子一枪打死了,跑了几十丈,打死在田里,他那时已经有60岁了。当时鬼子一来就两个三个,他们是下半年来的,上午八九点的时候。温家庄有个浑名叫连和尚的,鬼子也让他找花姑娘,也被打死的。鬼子还经常抢老百姓的牛,他们喜欢吃黄牛。



孔凡全

我们村两个妇女被强奸的。其中一个是我的四嫂嫂，我四哥哥叫孔凡生，那时他不在家，在汉口做生意。我四嫂那时 20 岁，长得很漂亮，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她叫李爱玲，是一个鬼子把她强奸的。还有一个，她男人姓张，她儿子叫张四更，从地洞里出来的时候被鬼子看见的，丈夫跑反了不在家。

我们村姓张的聋子给鬼子送东西的，30 多岁，回来时鬼子给他一张纸条。

41. 孔祥银口述

孔祥银，男，1932 年 12 月 28 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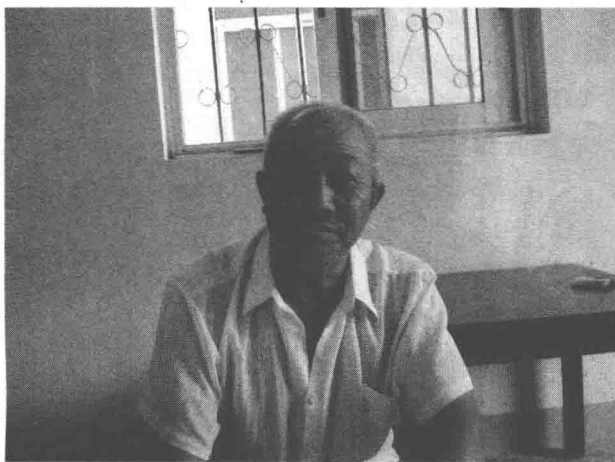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金桥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我 6 岁跑反，晚上睡地窖子里，用门板盖起来。白天有老人放岗，鬼子一来我们就跑，他们经常来打鸡、打狗。

村里的张德友，鬼子叫他找花姑娘，当时很多妇女都躲在土地庙里的，他不肯，有三个鬼子，甩起来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孔祥银

有一次,五月初五,鬼子喝了酒来找花姑娘,我们都躲在草房里,鬼子来的时候,我被我妈拖了出来,里面的妇女没出来,被奸污了,她姓雍,她男人叫张钊生。还有一次,有个姓潘的女的,看见鬼子就跑,有两个鬼子在后面追,追得她直叫,被奸污了,30多岁,她男人姓孔。

聋子张钊喜被拉夫的,鬼子让他送东西,个把两个月才回来的。在梁台给鬼子修炮台,由保长派人,我去过一回,还有魏仙根也去的,早上去,晚上回来。

42. 孔凡云口述

孔凡云,男,1926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金桥圩子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春天,吃过中饭了,人在下面走,有四五十人,上面有架飞机,从溧水过来的,去南京。村里的人都没跑,在囚山烧了很多房子。

有个女的被强奸的,20多岁,长得挺漂亮的,她男人姓孔,跑到铺岗



孔凡云

头被鬼子抓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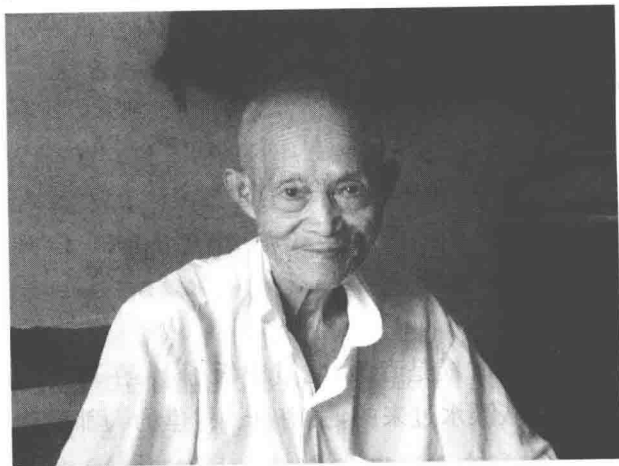
村上派任务给鬼子做事,挖壕沟。

43. 孔凡义口述

孔凡义,男,1928年10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金桥圩子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孔凡义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天快冷了，稻子已经收好了。人都跑掉了，就老人和小孩没跑，那时我 10 岁左右，年轻人都跑了。我看到鬼子来的，过来找花姑娘，他们住在梁台的。

村里的孔凡林，看到鬼子就奔，鬼子开枪要打他，这时有个狗子对着他汪汪直叫，鬼子就把狗子打死了，他就跑掉了，他现在还在世的。有个陆先生，是外地人，在这里教书的，他拿个日本旗迎接他们，鬼子就没再找他。那时来了二三个鬼子。

孔凡生的老婆被强奸的。那个时候他不在家，他老婆跑到许家涵，被鬼子追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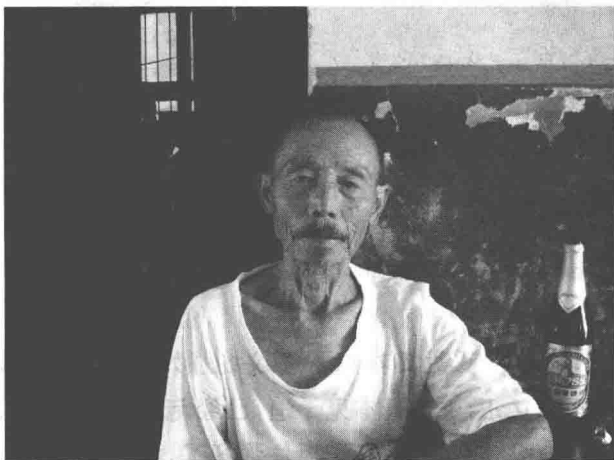
湖熟镇上烧了很多房子，鬼子还让老百姓去抢镇上的店铺。当时就两个店铺没被抢，一个叫张兴太，一个叫聂太恒，有人保护。

孔凡喜给鬼子送菜到秣陵的，又让他回来的。

44. 施后太口述

施后太，男，1927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金桥村陶田圩



施后太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天气冷了,从溧水过来的,从围埂上走,没进村。我们村就来了一个鬼子,有人挖了个大坑,为了防止鬼子进来,他一跳就过去了。村里有个老头,施后成,带着一个老太,是刘庄的,是个矮子,家里很有钱,看到鬼子来的时候,他们就跑,鬼子一枪打过去,他们往地上一滚,没打到。

45. 李智祥口述

李智祥,男,1923年1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瓦罐庄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奎



李智祥

当时我在龙都时,看见日本鬼子在坟场强奸了一个姑娘,她是光明村的,是地主家的女儿,她被日本鬼子追,已经跑出街了,一直跑到坟场,那里三边都是塘,没有路了,被鬼子抓住强奸了,姓蒋,大概有十六七岁。龙都街上还有一个小名叫燕子的姑娘,是瓦罐庄的,她在街上被三四个

鬼子强奸了，人都起不来，最后是两个老太扶她起来，走了走，才稍微好起来。鬼子刚来的时候没有驻扎，1942年的时候驻在龙都东坞，还有汪精卫的“警卫师”，大概有七八十个人。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公路，鬼子进不来，所以鬼子也没有在这里杀人放火。

46. 王义银口述

王义银，男，1929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双新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王义银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八九岁，鬼子来我们这里次数很少，就来过一次，绥靖队会经常下来。真正的鬼子只来过一人，杀了11个人，伤了一人。那个受伤的人是被鬼子把他的耳朵割掉了。这是解放后统计的，这些死的人我都不认识。当时也烧了房子，烧的房子有30多间，有草房有瓦房，是在光明大队那边。鬼子一路而过，有20多个。我们游击队想打鬼子，老百姓跪下来求游击队，让不要打，怕鬼子来报复，老百姓遭殃，后来就没有打鬼子。龙都街上驻了一个鬼子，这个鬼子叫掘地，他还好，后来听说在淳化那边被鬼子自己人杀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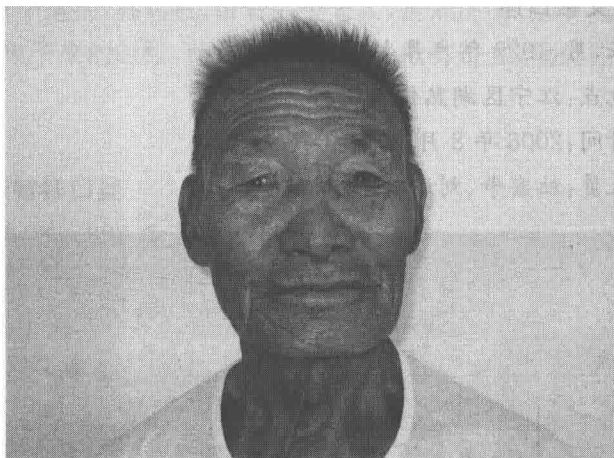
47. 孙道顺口述

孙道顺,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双新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孙道顺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2岁。鬼子到我们这里来过一两次,到的是西北村,还有朝鲜人。当时好多南京人跑反到这里。

鬼子从秣陵那里到龙都来的,他们没有烧过房,没有奸污过妇女,因为妇女看见鬼子来都跑反了。在龙都有新四军,所以鬼子很少来我们这里。我记得鬼子在这里八年只下来一两次,我们这里有新四军,还有很多河,把桥都炸了,鬼子不敢来。我上过龙都街上,见到鬼子要敬礼,我们没跑过反,很多南京在这里有亲戚的人都跑过来了。鬼子来都不大背枪。

48. 卢家禄口述

卢家禄,男,1918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水北街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卢家禄

我当时 19 岁，跑反跑到了安徽的含山，第二年 3 月份回来的。

徐老四和吴锡林在河对面的巷道里走，一前一后，被河这边的鬼子一枪打过去，把两个都打死了。他们一个是开茶馆的，另一个是开粮食行的，是亲家。

我一个弟弟叫卢家寿，他是南京红十字会的，给鬼子抓到后在水西门外杀掉了，当时他才 18 岁。

我前妻被梁台的鬼子的绥靖队长抢走了，她叫刘凤忠，跟我差不多大。他把我老婆带去了陶吴，那个时候我 23 岁了，我老婆小我六岁，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

我们街上一个姑娘跑反躲到乡下，碰上鬼子了，吓得跑，鬼子叫她不要跑，她还是跑，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她叫韩国凤，当时十八九岁，在离湖熟四五里路远的乡下打死的。

吕璩头的一个人，日本人讲他是土匪，就抓到梁台用狗咬死了。他姓李，是李先月的哥哥，他当时比我大一点。有一次我知道梁台的鬼子一次杀了九个人，他们都是下面的保长、甲长，鬼子说他们保护新四军，不听话，是坏人，用枪打死了。这次是最多的一次，两个三个地杀是经常的事情。

鬼子在街南边烧了房子，街北头没有烧。周大友是开小店的，有两个人躲在他店里，被鬼子放火烧死了。

金家禄是桥头开饭店的。有一次鬼子在街上搞演习，他儿子就去桥上捡子弹壳玩。鬼子演习回来看到了就把他推到河里去了。当时是夏天，河里发大水。他想爬上来，爬到桥边了，鬼子用刺刀把他的手指砍断了，他就掉到河里淹死了。当时他就 10 岁左右。

鬼子把街上的三四个女的带到了索墅强奸，过几天了才放回来。

我后来的老婆的兄弟叫吴宗来，就住在梁台边上，鬼子逼他天天给头目烧饭。他告诉我们，鬼子天天都抓妇女进去强奸，每次三四个。炮楼住了十几个鬼子，伪军住边上，有 100 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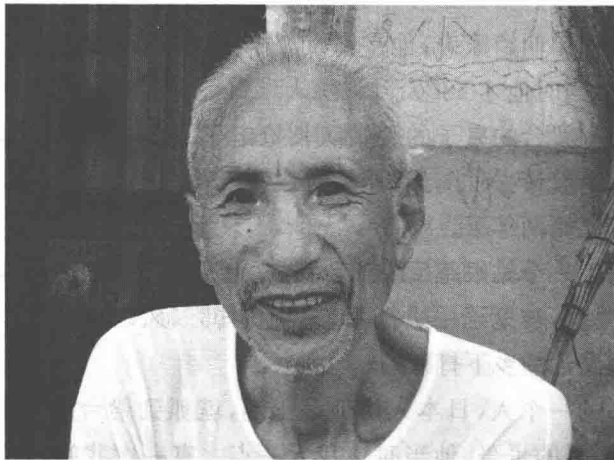
49. 杨奇杰口述

杨奇杰，男，1928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水北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2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杨奇杰

日本人到我们湖熟的时候我 10 岁，他们没有进村，我们就已经跑反了，往水荆墅那边跑的，那里有不少少数民族。我们在那里躲了三个月，

安民了才回来。

街上徐老四是开茶水楼的,当时 40 多岁,被日本人来的时候杀死了。

我二舅姓马,名字我不记得了,他给日本人抓去当夫子了,去了就一直没有音讯,再也没有回来了,应该是死掉了,那个时候他有 30 多岁。

傅老二是高场村的,日本人来了打他一枪,子弹从左脸进去从右脸穿出来,没有死,当时四五十岁了。

鬼子住在梁台,旁边的刘家山是鬼子专门杀新四军的地方。陶聋子是新四军的一个领导,在溧水被鬼子抓到后带到了梁台,下午带过来的,一过来就杀死了。还有他的三老婆也被一起杀掉了。

鬼子在我们街上强奸过妇女,名字我报不出来。当时湖熟的市场很繁华,鬼子烧了一些房子。

鬼子刚来的时候见人就杀。

50. 火秀英口述

火秀英,女,1928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水北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2 日



火秀英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我家老公公叫吴锡林，街上开粮食行的，他和街上开茶馆的徐老四是亲家，都是在清真寺的后门开店的，两家门对门。他俩在街上走的时候一前一后，被鬼子一枪把两人都打死了。这件事情是我听我老婆婆和丈夫讲的。

51. 陈齐槐口述

陈齐槐，男，192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老年公寓（三界陈家村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陈齐槐

鬼子在我们村西头的林家庄抓了六个地下党，陶聋子是个干部。他们当时住在林家庄的一户人家家里，被汉奸出卖了。鬼子把他们带到梁台，丢到一个大缸里。人一进去就冒一阵烟，然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听人讲的。陶聋子他们住的那户人家的房子被鬼子一把火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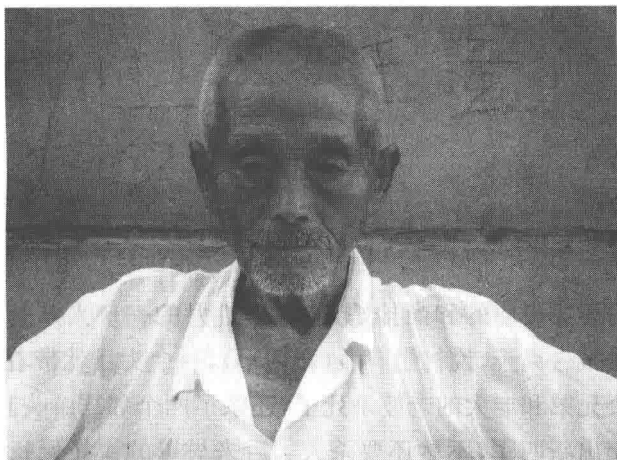
52. 周鸿鑫口述

周鸿鑫,男,1922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水北街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鸿鑫

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四到我们湖熟的,一来就把徐老四和另外一个姓吴的人打死了。徐老四是街上烧茶炉子的,姓吴的是开粮行的,当时都是30多岁。

陶聋子被梁台的鬼子杀死了。他是新四军的一个军官,被鬼子用刀砍的。还有水北巷的戴如高,他是卖毛竹器的,后来当新四军干革命了,被鬼子抓到了,也在刘家山杀死了。

53. 庞守年口述

庞守年,男,1921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老年公寓(河北陈家边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庞守年

我们村里吴村庙的和尚抬媳妇,村里姓尹的一户人家就去整他,这个和尚就去报告鬼子,说村里有匪(新四军),一个头目就带着鬼子来,把姓尹的四个兄弟和老大的老婆杀死了,还杀了两个邻居。头目还限村里三天之内交出新四军,不然还要杀人。后来村里的人托保长、乡长找到龙都的掘地头目才把事情解决。掘地把和尚杀了。

村上有个女的被鬼子强奸后又用刀捅死了,她当时二十五六岁,三个鬼子轮奸的。另外一个女的躲在祠堂里,当时二十八九岁,鬼子发现后就抓出来强奸了,三四个鬼子强奸她一个,她受不了昏过去了,她妈妈后来把她救醒的。她叫邓桂香,小名叫小五子。

54. 张大坤口述

张大坤,男,1923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老年公寓(和进尧上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我一个家门兄弟,小名叫长脚老四,40多岁了。他当时在山上准备回家的路上,看到鬼子了就跑,在靠村的棉花地里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张大坤

还一个大哥叫张大鹏,他当时从田里干活回家,看见鬼子也跑,鬼子一枪打到他的下身,擦破了点皮,他就倒在芝麻地里装死,鬼子和他隔了一口塘,就没再理他了。

鬼子经常下来就是捞鸡。

55. 张良栋口述

张良栋,男,1930年7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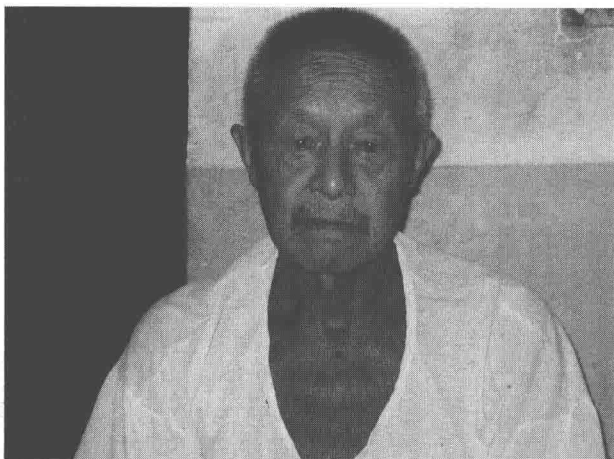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湖熟镇三界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在当时鬼子经常到我们村用网拉鱼,还叫我们做饭给他们吃。当时我们村有做炒米糖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做的糖稀都被鬼子抢走了。鬼子还逼村民帮他们把这些东西挑到他们的据点去,当时我父亲就被鬼子拉去当挑夫,挑了很远,但最后还是回来了。

有一个湖熟镇的妇女跑反到我们村,被鬼子发现后侮辱了,她20多岁,当时她已经结婚生了小孩,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在林家庄,鬼子烧了陶家齐家的五间房子,因为鬼子认为他是新四军,当时有村民



张良栋

想去救火,但怕过去后被鬼子打死,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被鬼子烧光。

56. 吴延富口述

吴延富,男,191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三界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我们全家和村民跑到了戴家庄和句容边的球山,都是到处躲。鬼子在湖熟镇打死了一个妇女,20岁左右。她是在一个花店帮忙的,当时鬼子在马场看到她就叫她站住,她脾气很犟,不听鬼子的话,继续走,鬼子就跑上前把她抓住,接着就把她打死了。鬼子在我们村还打死了一头牛,是谁家的我已记不得了。

有一天,新四军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鬼子发现后就在梁台向我们村这里放炮。鬼子的一架飞机打中了国民党的飞机,那飞机落在了戴家庄,当时有一个叫小猫子的人亲眼看到了这一幕,非常惊慌地跑回家了,但不久他就因惊慌过度而死了,那时他只有20多岁。当时还有一个叫



吴延富

邱大连的人(30多岁),看到了一帮鬼子后就怕得往家跑,但他越是跑,鬼子越是追得厉害,鬼子一直把他追到了他家,就用刀把他杀死了。

57. 王德春口述

王德春,男,1929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三界社区



王德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当时我住在涵头上,鬼子来的时候还叫我们都要欢迎他们,否则就打我们。我们村有一个叫魏其发的,他家的房子被鬼子放火烧了,共三间。还有一个叫王德年的人,被鬼子认为是新四军,当时他二三十岁,鬼子在他们的据点梁台把他杀了。汪精卫的“和平军”和鬼子当时在我们村抢了很多的鸡,具体多少记不清了。

58. 徐德濠口述

徐德濠,男,1931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三界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徐德濠

有一天,在陈堂庙的新四军和鬼子打了起来,有一个鬼子被新四军打死了,当时鬼子都住在梁台。鬼子和汪精卫的“和平军”到我们村找那个鬼子,他们来我们都已经跑了,因为当时我们有放哨的帮我们看着,鬼子来了看没人就在每家抢东西,当时我家的三串大铜钱都被鬼子抢走

了。我们村有个叫张木昌的没有跑，鬼子看到他后就向他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他，他就慌忙跑了，一直跑到了三界庙，鬼子就没再追了。我们村里的鸡也都被鬼子抢了去。

当时我们还挖了地洞，鬼子一来我们就躲在里面。我姐那时生了一个男孩，就带着男孩跑到了我们村，躲在了地洞里。为了不让小孩哭出声，一直用手捂住他，差点把这个小孩捂死。在湖熟镇上有一个妇女被鬼子侮辱了，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当时 20 多岁。

59. 陈顺贵口述

陈顺贵，男，1930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三界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2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陈顺贵

鬼子来的时候我 8 岁，我们都是到处跑。

有一次，新四军和鬼子在球山打了一仗，鬼子找了很多拉夫，逼他们到球山去，在街口的一个老仓库旁有一个圩埂，鬼子当时派人在那里站岗，我们都很怕，不敢出去。在河南的姚村鬼子也设了岗哨，新四军一来，鬼子就架起机枪对新四军扫射。当时我父亲就被鬼子拉去当挑夫，

鬼子还狠狠地打了他，回来的时候身上都是伤，还有一个叫陈心仁的也被拉去当了挑夫。

60. 陶敬蔚口述

陶敬蔚，男，1926年4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丹桂村山北头100—7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陶敬蔚

鬼子来时我有12岁，鬼子到村上的次数很多，鬼子是从湖熟的梁台过来，我们在村头的桥上插上旗子，表面上是欢迎鬼子，实际上是老百姓自己做信号，知道鬼子来了就跑。鬼子在村上抓了很多，看人的手，清查新四军。鬼子那天杀了四个人，说他们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杀死了。鬼子还问我父亲有没有新四军，我父亲说没有，鬼子找出这四个人后过来打我父亲，把他的头打破了，血流得都看不出人样。

我们村上陈其勇的老婆被鬼子强奸了，她当时没有跑掉，是一个鬼子在她家里强奸的。她30多岁，已经生过小孩了。

渡桂村良民刚的父亲被鬼子在杜桂村用枪打死了，他当时已经结婚生子了，现在有一个儿子还活着，是个哑巴，没有结婚。

在我 16 岁那年,鬼子抓过我一次,鬼子说我是新四军,抓我到湖熟关了七天。当时被抓的还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张世金,其他两人不认识。后来给鬼子弄到粮食,就把我们放回来了。其间鬼子还打了我好几个嘴巴。

还有葛学珍的三间瓦房被烧了,鬼子说他们家有新四军住过,就烧的。后来鬼子讲是误会了,烧错了。

听说潘相村刘承顺的父亲刘永和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了两刀,日本人走后,村上人帮忙包扎后才捡回一条命。

61. 陶绪华口述

陶绪华,女,1927 年 1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丹桂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2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陶绪华

鬼子来时我有 10 岁,鬼子还曾在村上住了一个礼拜。鬼子在村上杀了几个人,一个叫“三风子”,有四五十岁,鬼子让他下河捞鸭子,他捞不上来,鬼子把他打死了。鬼子有一次打死四个人,邵平山、梁齐义、李齐腊、王长庚。王长庚有四五十岁,其他三个人都是 20 多岁。鬼子说他

们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杀了。村上陶敬儒的父亲在湖熟梁台被日本鬼子用开水烫死的。现在他们有后代在上海。

鬼子还在村上烧了房子,葛学珍的房子被烧了,是三间瓦房。

62. 李开成口述

李开成,女,1912年6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丹桂村杜桂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李开成

鬼子在我们村杀了人,正月初三打死四个人,在渡桥旁边,鬼子说他们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杀死了。

鬼子下来经常要吃的,要做饭给他们吃。

葛学珍家的三间瓦房也被烧了,鬼子说他们家有新四军住过,就烧了,后来鬼子讲是误会,烧错了。

鬼子经常下来找妇女,这种情况不好讲。

(十七) 原周岗镇调查

1. 丁道伦、丁道德口述

丁道伦,男,1926年3月生;丁道德,男,1933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徐慕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丁道伦

新四军住过我们村,给了我父亲一身衣服(丁道德讲是一床灰毯子),鬼子远远地用望远镜看到了,就往我们村上来了。新四军还丢了两把枪在我家,放在我家车水的东西里面,吊在墙上。我父亲看见鬼子来了就把衣服往草堆里藏,叫我快走。我往西边跑,西边也有鬼子来,我没跑掉。鬼子把我们村里的人集中到一起,前面跪半个村的人,后面又跪半个村的人,架着机关枪对着我们。伪军就到处捞东西抓鸡,还找新四军的东西。鬼子把刺刀架在我父亲的脖子上,逼我父亲讲新四军在哪里。丁长友的老婆刚刚结婚,穿着红衣裳,鬼子一看就知道是新娘子,就哈哈大笑,一个鬼子用刺刀挑她的衣服,把她的衣服挑开了,戏弄她,但



丁道德

是没有强奸。薛友生家的一个小家伙，是薛瑞德的弟弟，躲在床底下，鬼子就用枪捣，不知道捣没捣死。王厚德的老婆长得漂亮，也被鬼子瞎搞强奸了。翻译官认得我们村的保长徐章红，讲新四军前几天就走掉了，头目才把我们放了，不然机枪一扫全村人都要死了。鬼子临走烧了杜为凡家的三间草房（丁道德讲还有两三千斤的稻子）；烧了张成友家的两间草房。后来坟场那边放了几炮，鬼子就收队走了。

还有一次，一大早鬼子就到了我们村，抓走了好几个人。我父亲、端礼忠、丁存财、杨大贵、徐友松、徐显良，还有一个乌江在南京剃头的人，是丁长贵的姐夫，来看丈母娘的，一起被鬼子抓到了龙都圩冲里的一个庙里。鬼子看人的手，两个手上都有老茧的就是农民，没有的就说是新四军。杨大贵当时 30 多岁，被鬼子灌辣椒水，灌得都没气了，还把牙齿全部打光了。当时是冬天，我父亲在门口烧火把他烘醒过来的。后来用小车推回家养伤，躺了半年才好。徐友松是个小孩，鬼子的头目喜欢他，给他东西吃，还想把他带回日本去的。徐显良是湖熟街上站店的，一个鬼子认得他，讲他不是新四军就把他放走了。这些人关了十多天才放回来。

杨大文的叔叔叫杨仁怀，当时 40 多岁，是给新四军收税的，是个新四军干部，有汉奸告密，就被鬼子在溧水杀掉了。他是从安徽的龟山走洪蓝埠去溧水时被鬼子抓到硬打死的。

我们村上有两三个人被鬼子强奸了,具体名字就不好讲了。

我舅舅当时 30 多岁,姓徐,小名字叫三毛,他到南京去卖鸡蛋的时候,被鬼子大屠杀杀掉了。

2. 徐治元口述

徐治元,男,1925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徐慕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徐治元

鬼子最后一次来我们村是七个镇的鬼子一起来的,一大早 6 点多来的,有柘塘、湖熟、龙都、乌山和禄口等地的鬼子。鬼子把机关枪架在村里,叫我们跪在一起,八字胡的朝鲜人在喝酒,绥靖队的人就到处抢东西,抓鸡,抓到了就吃,就吃鸡脯,别的都不要。他们把杜为凡家的五间瓦房烧掉了,还烧了吴老四家的三间草房。鬼子还打了一个有钱的地主,叫徐政庭,用东洋刀的刀面刷他的脸。鬼子还强奸了一个小妇女。一个老太七八十岁了,走不动了,鬼子硬是叫她爬过去的。

杨大贵被鬼子抓到了龙都,灌他辣椒水,牙齿都打光了,一起被抓去的还有徐友松。杨仁怀是个新四军,在洪蓝埠被鬼子抓到了,在溧水杀死的,是汉奸告的密。

我外甥薛瑞德的弟弟,当时躲在床底下被鬼子用枪捣,当时没有捣死,过了几年后就死了,估计是当时吓坏了。

3. 王应书口述

王应书,男,1931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徐慕双释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王应书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后来新四军炸鬼子洋桥的时候把王应德吓死了,这个时候我有十一二岁了。

当时我们村里达到30亩地的人家就买了枪,对付土匪的。后来有汉奸报告鬼子,鬼子就带着伪军来收缴武器了。抓到了王应德的老婆,她姓李,当时50多岁,鬼子把她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她说枪在水塘里。当时是冬天,鬼子叫老头老太都下到水里去捞枪,没有找到,她就讲在土仓里,后来在粮仓里找到了。高万元、高万兴、高万钱和高万邦四兄弟也是地主,看见鬼子对付老太婆了就乖乖地把枪都交出来了。一个翻译官就敲诈他们,要他们每个地主都给了10担米钱,一共要了50担的米钱。这个翻译住在溧水孔塘镇,那里也有鬼子住。

4. 杨大文口述

杨大文,男,1925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徐慕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杨大文

当时我13岁,跟着父母一起跑反。

有一次鬼子来找新四军,把我们集中到一起,跪在地上,鬼子挨家挨户地搜查。

我叔叔叫杨仁怀,当时快50岁了,他是新四军的一个司务长,在我们周岗、郭庄、茅山一带打游击。有人秘报鬼子说他是新四军,鬼子就在溧水官塘把我叔叔抓到了,鬼子把他带到了洪蓝埠,打他,审问他,灌他辣椒水,后来就把他弄死了。我们又不敢认他,偷偷地去看他,都不敢说认识他。我叔叔的儿子比我大四岁,他托人帮忙去看过叔叔的,那个时候他已经被鬼子打得不成人的样子了,鬼子把叔叔关了个把月后就把他弄死了。

日本人扫荡的时候把我亲哥哥抓走了,抓到了龙都,因为有人说我叔叔是新四军,我哥哥是同党。鬼子把他绑在凳子上灌辣椒水,牙齿都打光了,关了十几天才放回来,哥哥回来的时候都动不了了,在家里躺了两三个月才起来。当时是秋天,草堆已经堆起来了。

杜为凡家和张成发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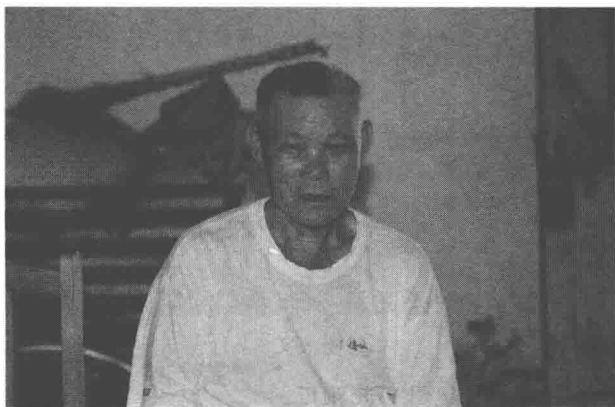
5. 周孝凤口述

周孝凤,男,1932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徐慕双释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孝凤

我们这里是圩区,三面都是水,鬼子一般不过来,好多南京跑反的人都躲到我们这里来。鬼子就来过我们双释两次,第一次因为我们村里一个姓周的叫珍伢子的女的嫁到了郭庄,她跟日本人好上了,她妈妈死了她回来奔丧,鬼子也就带着几个小鬼子和伪军跟着她回来了,没呆多久就走了,没有骚扰我们。这个女的当时四十来岁了,长得很漂亮,回来的时候她儿子骑着鬼子的自行车回来的。第二次鬼子是来找新四军的,过了一下就走了,没有烧房子没有杀人,就抓了一些鸡鸭和猪。

我看见鬼子在徐慕烧房子,在我们村上就看得冒烟,具体烧的哪家的房子,烧了多少我不知道。

6. 徐传坤口述

徐传坤,男,1927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徐传坤

我家原来住在郭庄,鬼子来时我9岁,跟着家里人到处跑,新四军的一个区长叫陶家齐,小名陶聋子,鬼子一心想打倒他,正好那年我们村还有一个叫陶四龙子的,鬼子听到这个名字就不舒服,放火烧了陶四龙子家的房子。有一天朱维才在外面放牛,被鬼子看到后一枪朝他开去,他没被打死,而那头牛却被打死了。马家圩的一个叫尹小路的,当时15岁左右,他是地下党,被鬼子抓到后,用狼狗活活咬死。鬼子还把他的头割了下来,架在碉堡上示众两天,后来区大队把他的头偷了回来。鬼子把陶家齐夫妇和四个小兵抓去后,不到一个星期,这四个小兵就被鬼子杀了,之后鬼子还当着陶家齐的面一刀捅了他老婆的肚子,把他老婆杀死了,问陶家齐新四军的位置在哪,但他一直没有说,后来鬼子先捅了他一刀,然后又放狗咬他,就这样陶家齐被鬼子弄死了。当时有三个鬼子走到邻村的张巷村轮奸了一个小姑娘,她当时只有15岁,这个小姑娘的后事我就知道了。

7. 徐传达、徐承志口述

徐传达,男,1925年2月生;徐承志,男,1913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徐传达



徐承志

鬼子来时我们到处躲,挖地洞躲在里面。鬼子在我们村杀了徐承

春,他家当时开了个鸦片馆,鬼子来时没有跑,在凤凰桥把他杀了。有两个妇女被鬼子侮辱了,当时只有20多岁。在绿杨徐家村,鬼子烧了徐承宽家的三间两厢房子。鬼子还把村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鸡、鸭、猪也被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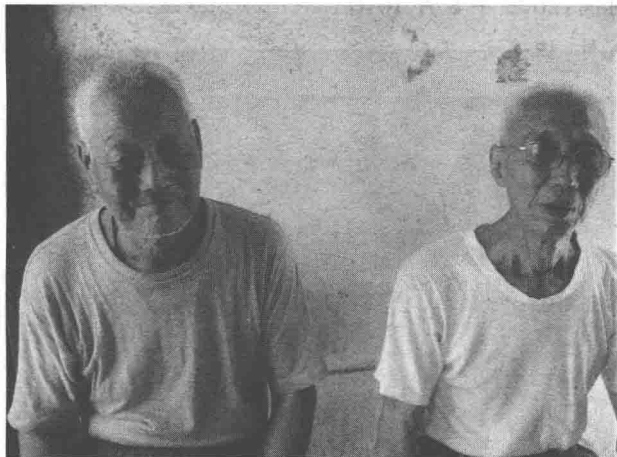
8. 张良和、许承志口述

张良和,男,1925年3月生;许承志,男,1927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张良和(左) 许承志(右)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当时我们到处躲,沿着柘塘到溧水的公路两边的房子全都被鬼子烧了。我们村有一个叫徐孝发的人,当时40多岁,他从田里干完活回家吃早饭,突然鬼子来了,鬼子看他腰里系了个皮带,怀疑他是新四军就把他带走了,还狠狠地打了他,他家里人花了很多钱,求了很多人才把他从鬼子那里保释出来了。还有一个叫徐承春的人,当时50多岁,凤凰桥的一个农民,当时40多岁,不知什么原因,鬼子就把他们俩打死了。我们村当时有两个妇女被鬼子抓去侮辱了。一个姓张,一个姓李,当时都是40多岁。

有一天,五个鬼子和绥靖队到我们村。当时我们没有跑,鬼子看到我们后就叫我们去帮他挑东西,我们一直挑到了大连山,把东西送到了下圩庄,在下圩庄我看见鬼子把陈正富的老婆抓走强奸了,鬼子还把我大舅家的两进共十间两厢的房子烧了,因为鬼子怀疑我舅舅是新四军。东西送到之后鬼子就叫我们回家了,当时我们只有 16 岁左右,之后他们又叫了另外一些老百姓帮他们挑。

9. 徐文心口述

徐文心,男,1922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徐文心

鬼子来的时候我住在徐慕村,当时我们到处躲,挖地洞。鬼子在我们村里烧了很多房子,具体多少不清楚了,其中张顺心家的房子被烧掉了。鬼子还在我们村打死了两个人,一个姓张,还有一个是外地来的帮工,当时他们都是二三十岁。当时有两个妇女,都是 20 多岁,一个是张清的老婆,还有一个姓王。鬼子用机枪对着她们,把她们带到太吴庙侮辱了。村里的鸡、猪被鬼子杀了很多,具体多少数不清了。由于我们事

先就把牛牵走了,所以我们的牛没有被鬼子抢走。我父亲被鬼子抓到了溧水当挑夫,后来回来了。庞老二是做黄烟生意的,也被鬼子抓去当挑夫,最后失踪了,当时他 30 多岁。我们村还有三个人在跑反途中被鬼子打死了,其中一个姓张,一个姓徐,还有一个忘记了,他们当时都是 30 多岁。

10. 徐承教口述

徐承教,男,1919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徐承教

1939 年的一天,日本鬼子从湖熟、禄口、柘塘三面合围周岗圩,鬼子到我们村(广严寺)时,老百姓都躲到圩田里去了。有一个叫徐承春的,因为他家里开了鸦片馆,没出去,那天一大早,鬼子就到他家里去,他吓得躲起来,被鬼子拖出来一枪打死。

丁道生的老婆当时 30 岁不到,人长得很漂亮,她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鬼子到她家时,她吓得躲起来,鬼子在她家把她找到后,拖到楼上把她强奸了。

还有一次，鬼子到徐慕村抢粮食，从钱家渡过来，区武装大队在绿杨得到情报，在后山上打了一阵枪，鬼子往后退，钱家村的民兵也开了枪，鬼子在钱家村烧了一个草堆作信号就跑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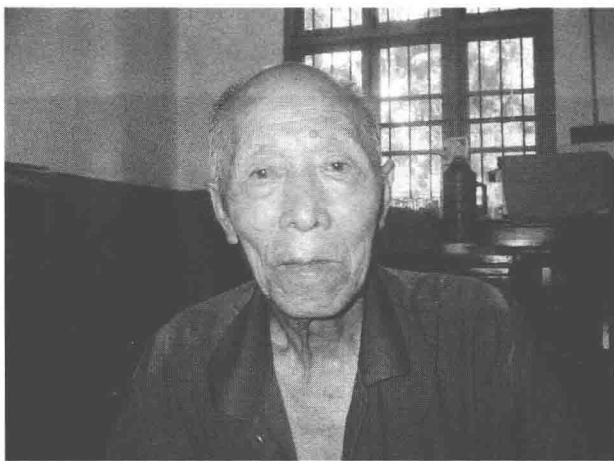
11. 张士龙口述

张士龙，男，192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张士龙

1942年的时候鬼子不是经常到我们村来，但有时郭庄、湖熟、索墅的鬼子会一起来。鬼子一来我们就到处躲，躲到田里、塘边。当时有一个叫张昌玉的人躲在了田里，鬼子在山上看到了他，认为他是新四军，就朝他开一枪，他的腿中了一枪，还好没有被打死，他当时40多岁。还有一个叫老二的也是躲在沟边，被鬼子发现打伤了，他是个外地人，是来我们村帮别人干活的，也是40多岁。在广严寺一个叫徐承春的，还有绿杨王昌乐的儿子，他们当时20多岁，在凤凰桥被鬼子打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头都打开了。鬼子是从湖熟经过绿杨到我们村的，王昌乐儿子就被鬼子追到了我们村打死了。徐承春看到鬼子来了就跑，跑的途中

想上厕所,他就到了一个田里,正好被鬼子发现,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汪精卫的“和平军”到我们村抢过两次粮食和其他东西,但这两次都被新四军拦下了。

12. 李风英口述

李风英,女,1931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周岗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李风英

鬼子来的那段时间我只跑反过一次,鬼子在石桥口烧了王志德的房子,他当时是个地主,家里的房子很多,具体多少间我记不得。鬼子还在我们村打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徐承春,还有一个是王昌乐的儿子。他们当时是从绿杨被鬼子追到我们这里打死的,他们都是二三十岁。

鬼子当时还在我们村抢了很多粮食、鸡、猪,具体多少已记不清了。在焦村,有两个从不同方向来的鬼子互相打了起来,其中还打伤了一个叫张昌玉的人和—个叫老二的人,老二的腿部被鬼子打了一枪,他是外地的帮工,帮人家碾米的。

在绿杨王家祠堂,有一个叫朱伟龙的,当时 20 多岁,被鬼子抓到了凉台上,正准备杀他的时候,突然鬼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就在这时,他乘机从凉台上跳了下来,跑掉了,拣回了一条命。还有一个叫四宝的,第一天参加新四军,第二天就被鬼子抓去杀了。我们村还有两个妇女,当时只有 20 多岁就被鬼子侮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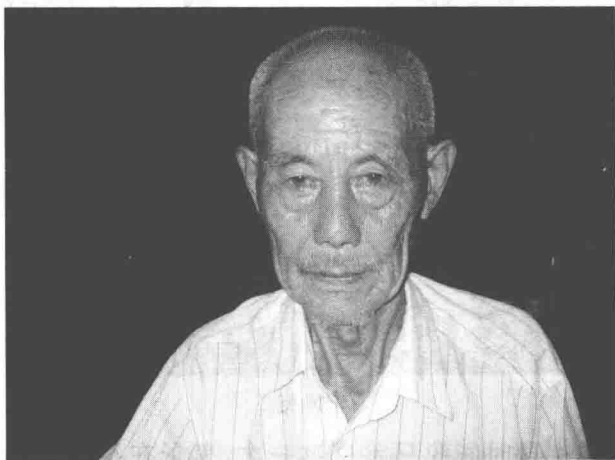
13. 柳家喜口述

柳家喜,男,1923 年 7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尚桥石桥口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柳家喜

我 18 岁结婚的,我结婚第二年鬼子过来的。鬼子过来以后不做好事,烧杀淫掠,鬼子到地主家里捞枪。

鬼子去保安队,保安队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个做饭的,是焦村人,他没来得及跑,就被鬼子抓住,用刀戳死了,他当时四十五六岁。这是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生的。

鬼子第二次来是一大早,是从柘塘来的。那天我刚下圩,我躲在圩底下,还是被鬼子抓住了,他们把我的手捆住,一起被抓的还有石桥口村

陈宝贵的老婆、山东村夏致富的老婆。陈宝贵和夏致富都是农会主任，还有焦孝宏，他是四乡农会主任。还有石桥口村的大地主王志德，因为他家里有枪，鬼子没找到他家里的枪，就把他抓起来了。还有石桥口的赵忠发。鬼子的一个头目让我们面靠墙站着，他站在我们后面，后来鬼子把我们带到了柘塘，有个王翻译，是共产党的卧底，认识我，就跟日本人说我是良民，鬼子就把我放了。叫我带口信给陈宝贵去柘塘领老婆。我走了以后，鬼子给焦孝宏和王志德他们灌水，是用冷水从鼻子里往下灌，鬼子还用枪拐打他们，他们被关了两个月，后来被绥靖队保了出来，听说焦孝宏出来年把就死了。

王志宏、王志德、王志来、王志文家的房子被烧了，共十间四厢，这些人家是住在一起的，一烧就全被烧了。这是我结婚一年以后的事情。

在我们这里没有妇女被强奸的，在长干村有妇女被鬼子糟蹋的，那个妇女娘家姓王，当时 30 岁不到。她是躲在圩里的，带着吃奶的小孩，孩子哭，被鬼子听见了，就把她抓住糟蹋了，后来她觉得丑，要寻死，老人家就劝她，这是没办法的事。

14. 焦臣明口述

焦臣明，男，1932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尚桥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鬼子刚来的时候，我才五六岁。老百姓都躲在圩里的地洞里。

鬼子在我们村没有烧房子，在石桥口村烧了王志德家的房子，是三间瓦房，是平定以后烧的，刚来的时候，因为这里是圩区，鬼子不大敢来。

安民以后，有一次，鬼子从山西山下来，这里的自卫队东放一枪，西放一枪，鬼子以为有很多人，就吓得用枪乱打，打得那边房子上全是枪眼。现在那房子还在，一面墙上都是枪洞，当时有五六十个鬼子。

鬼子在这里杀人的，一个是张树良的伯伯，当时三四十岁了。他是



焦臣明

给新四军做饭的,被鬼子抓到和平村,用刀戳死了。张树良现在还在,已经 77 岁了,他知道这件事。

有一次,新四军在我们村的焦于启家里开会,从禄口来了七八个鬼子的便衣特务,把他们家包围了,要抓新四军的大队长。那个大队长叫刘鹤亭,当时有 30 岁,他是龙都南窑村人。大队长的护身兵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被打伤了,大队长被抓了。大队长被抓到柘塘那边不走了,鬼子在那里的龙王庙用枪把他打死了。

听说平定以后,鬼子在我们村强奸了一个姑娘,当时十四五岁,是谁家的不好讲,会坏人名誉的。

15. 王志有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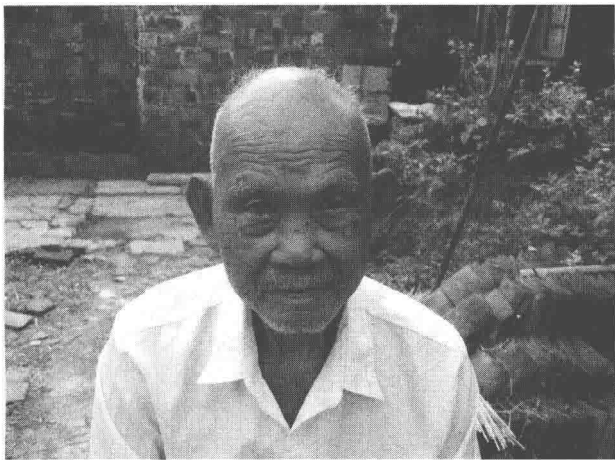
王志有,男,1923 年 5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尚桥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四五岁,在圩里挖地洞,睡在里面,鬼子看见人就用枪打的。你蹲在那里别动还好,要是伸头伸脑被他看见,他就用枪



王志有

打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以前这里是游击区，鬼子不大敢过来。有一次，我挑着柴草上龙都街上去卖，几个鬼子跑上来逮着我就打，我抱着柴草护身，鬼子不讲道理的。

平安以后，“警备师”来村里要钱没要到，就带日本人来烧房子，把王志宏、王志来、王志富、王志贵和我家总共十间四厢房子都烧光了。那是老祖屋，前后有两进，都被烧掉了。

16. 杨贤英口述

杨贤英，女，1924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尚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尚桥了，我是在这边做童养媳长大的。那时一听见鬼子来了，大家就朝圩里跑，也有胆大不跑的，也有舍不得家不跑的，还有挖地洞躲在里面的。

鬼子在我们这儿没有放火杀人，一般都是路过。当时周岗没有镇，



杨贤英

鬼子住在柘塘、湖熟。

平定以后，鬼子经常会下来找鸡、找鸭，也找花姑娘，但大家都跑，我村上没有逮到花姑娘。

17. 张德宏口述

张德宏，男，1923年8月19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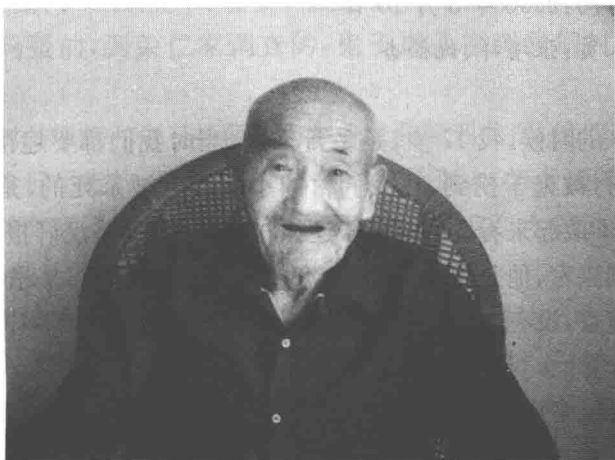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和平村16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鬼子是冬月过来的，我们村上没有房子被烧，村上的张荣仁，40多岁，汉奸过来调查，说他是新四军，说他烧过饭给新四军吃，鬼子就把他抓了，用刺刀刺死的。鬼子在石桥口村烧了三间瓦房，是王志德家的。

我们这边四面都是河，鬼子来得不多，不敢来，当时妇女都跑了。鬼子和新四军在山西山打了一夜，第二天到我们这边。我们饭没吃就跑了，过了河就不要紧了，跑到禄口杨树湾那边。鬼子是从溧水柘塘那边过来的，鬼子一走我们就回家了。新四军在这边，鬼子不怎么敢来，我们



张德宏

家杀好的鸡,没有藏好,鬼子就在我们家把鸡烧吃了。还打死了我家的猪,那个时候已经快过年了,猪有 100 多斤。

18. 朱本太口述

朱本太,男,1921 年 12 月 2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和平村 18 队



朱本太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是冬月来的,当时我们都要迎接鬼子。张荣仁在焦村,被鬼子捞到,在我们村的小山坡上被杀死的,是夜里被杀的,我们都不敢起来看。当时鬼子还抓村上的大户,是汉奸报告的,抓了我们村的刘兴宏,他是保长,说他家里有枪,就把他抓起来吊在树上打。后来鬼子搜查,没有查到枪,就把他放了,当时他有五六十岁。鬼子第一次来,没有动什么,我们一起躲在圩里。

鬼子还过来捞鸡吃,剥鸡皮。来了个把钟头就走了,我们就回来了。

19. 丁存根口述

丁存根,男,1918年3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和平村5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丁存根

日本鬼子过来烧杀淫掠,鬼子在柘塘那边,马路边的房子烧得精光。鬼子是从柘塘到南京经过我们这里的,是夜里到我们村的。鬼子把我们

村的张荣仁杀了,当时他 30 多岁,他在焦村祠堂给新四军烧饭的,汉奸装扮成卖鸡蛋的,到荣仁家调查的,鬼子把他捞到我们村上,把他戳死的。

我们村的潘根和朱身杨两个人穿着球鞋跑到龙都,他们两人被鬼子捞到准备上船运走的,新四军来了,就跟鬼子交火,朱身杨跳水准备跑,被鬼子一枪打到了他的头,没有被打死,当时他有二十四五岁。潘根当场被打死,他死的时候有 20 多岁,跟我差不多大。

鬼子还过来捞鸡,我奶奶家的鸡也被捞走了。

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姓张的姑娘,20 多岁。鬼子来了,她和她妈妈一起跑的,结果没跑掉,被鬼子抓到了,有三四个鬼子欺负她的,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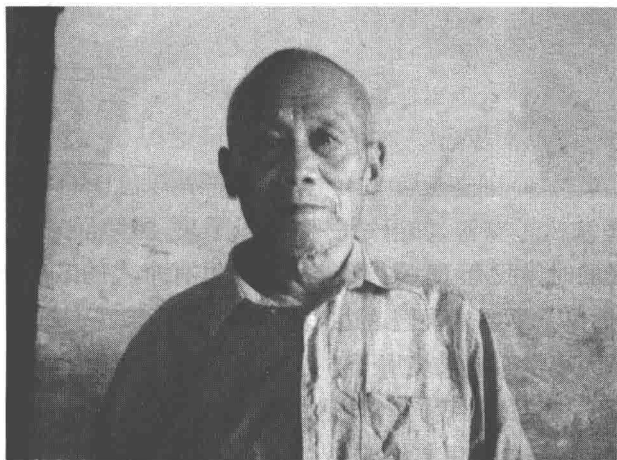
20. 刘广寿口述

刘广寿,男,1927 年 7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秦淮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刘广寿

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当时穿着夹衣,是冬月里。鬼子自己带东

西吃,不吃中国粮食。后来好多南京的难民住在我们这里,有百十号人,一直到鬼子投降后才走的。

我们村上还有三四个妇女被欺负的,都结过婚了,最大的有 19 岁,最小的有十六七岁,在我们村前面摆渡的地方被欺负的。

我们这边水多,鬼子不经常来。

21. 夏日常口述

夏日常,男,1921 年 2 月 2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秦淮村竹园村 1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夏日常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7 岁,当时我们这里有个人的亲戚是秣陵的李宏堂,他告诉鬼子不要来我们这边,所以鬼子没有来我们这里,在我们村上就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烧房子。

我被鬼子捞过的。我们当时是跑船的,我从南京回来,走到李家边的时候,正好鬼子在那里打游击队。鬼子就把我们船上的四个人捞走了,带到了梅山,在那里用枪托捣我们,不过没有受伤,我们四人那里被关了一天一夜。后来被一个叫陈广生的保长花十二打瓷碗保了出来,

其中有我,还有我两个弟弟,都是七八岁,还有一个是外地人,叫徐小二,有六七岁,他是淮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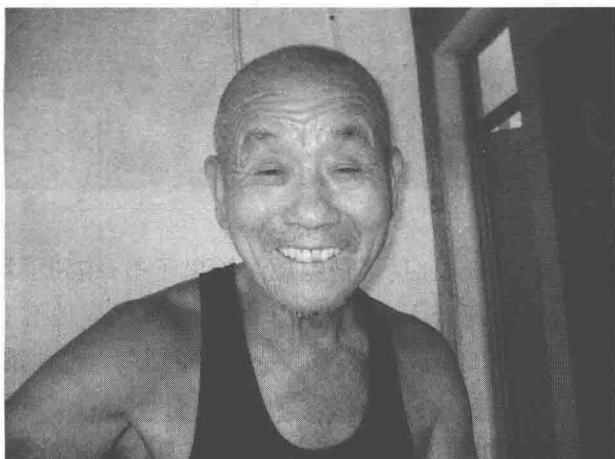
22. 庞帮基口述

庞帮基,男,1923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绿杨村绿杨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庞帮基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17岁我就参加了新四军。家里哥哥是个赌棍,把家里房子三间卖了两间,我没房子住,就参加新四军。鬼子来时烧了王家祠堂的三间两厢,鬼子讲是新四军住的,就烧了。鬼子还杀了三个人。一个是新四军,叫高之桂,是用刺刀戳死的。还有一个新四军的伙夫,他是龙都圩那边的人,头一天来,第二天就被杀了。庞自银被杀了,他睡在菜棚子里,鬼子来了他探头望,鬼子就把他刺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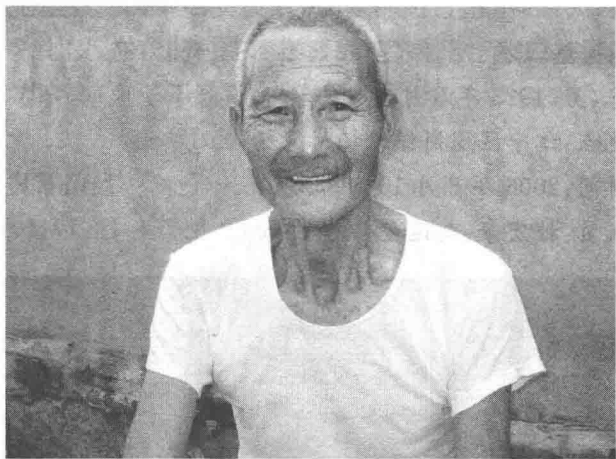
23. 庞家礼口述

庞家礼,男,1933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绿杨村高李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奎



庞家礼

鬼子来的时候我6岁,我哥哥跑反时被鬼子追,跑到了圩里。在庞家山庙的旁边打死了一个人,是我家门的哥哥,那时候他有30多岁,名字叫庞家卅。我们村上的庞自银,30多岁,鬼子用刺刀把他挑死了,鬼子说他是新四军。庞家善,当时16岁左右,1943年12月的一天清晨,鬼子进村扫荡时,将他当作新四军枪杀了。鬼子在夏庄还杀死了一个人,是新四军的伙夫,头一天来到夏庄,第二天就被杀了。在孔塘埂,新四军的通信员高之桂被鬼子抓到打死了,死时快30岁,一个大小伙,当时已经结婚了。我们村上王志前,区大队的大队长在龙都小庄头,鬼子追他,就把他杀了。在我们圩里,新四军被鬼子追,鬼子打死了四个新四军。我们的圩叫小木头圩,新四军每人背两只枪,逃了三条河还没有逃出去。鬼子都是20多岁的小伙。鬼子还杀害了一个新四军的从中央派来的人,叫邓仲铭,他在被鬼子追杀泅水渡河时淹死了。当时新四军在我们村上每家都住过。我们村上王家祠堂被烧掉了三间瓦房和两间厢房。鬼子讲是新四军住过,就把它烧了。鬼子下来找吃的,找鸡,还经常下来到村上找妇女,年轻的姑娘都把脸上抹黑了。有一个姑娘,后来成为庞家珍的老婆,被一个鬼子拖到床上了,后来鬼子们吹号集合,这个鬼子就

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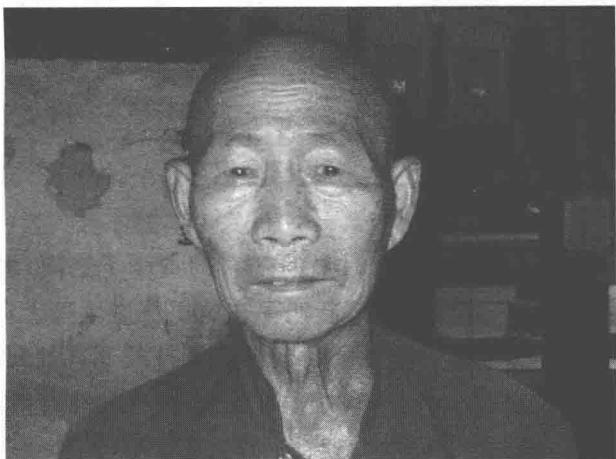
24. 戴明银口述

戴明银,男,1927年7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绿杨村高李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玺



戴明银

鬼子来了我们跑反,我当时有10岁。村上人把村旁的桥弄断了,鬼子就进不到我们村。韩仁河是新四军,鬼子抓住了他,把眼睛蒙住,让他推磨,磨上装有炸弹,就把他炸死了。当时鬼子把韩仁河的娘打得浑身都是血,问她晓不晓得,说不晓得就打。

跑反的时候,村上戴广业的儿子、戴广其的女儿和他家的两个亲戚,都被鬼子打死了,一共杀死了四个人。

25. 吴国林口述

吴国林,男,1921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绿杨村高李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0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奎



吴国林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7 岁，村上的王家祠堂烧了三间，里边放有棺材，鬼子一把火就把它烧了，说是新四军在这里住过。鬼子从柘塘那边过来，我们村上的庞家正在跑反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他和我同年。鬼子来了就杀人，所以晚上我们不敢睡在家里，就挖个地洞睡，睡在五八渡。我们村上的庞自银、高之桂、王志银都被鬼子杀害了。

鬼子一来，村上的妇女就躲到一个人家里去，所以没有被奸污的。

26. 方东口述

方东，男，1936 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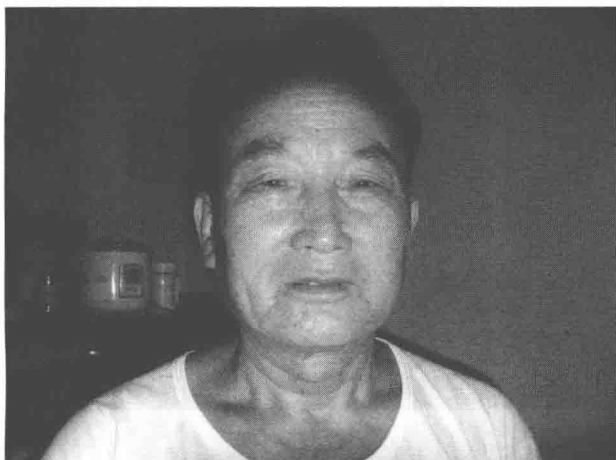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绿杨村高李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刘运奎

鬼子当时住湖熟、秣陵、郭庄，离我们很远，不经常过来。跑反的时候我才 2 岁，好哭，妈妈就把我一个人放在一个地洞里，过一段时间妈妈爬过去看看我怎么样。

1937 年、1938 年的时候，鬼子从郭庄方向来，村上的老百姓用澡盆



方东

过河。当时老百姓不晓得机关枪这些东西，鬼子打死了戴广业的儿子、戴广其家的几个人。有一年，鬼子从湖熟过来，从梁台出发到了高阳桥。当时我们村上正在抢水插秧，人声很大，鬼子以为是新四军，翻译跟他们讲说不是，是老百姓。人们见到鬼子来就奔了，鬼子就到村上找人。鬼子到我家，我当时睡在床上，鬼子用刺刀撩开被子，看见是小孩，鬼子就走了。鬼子就把村上的人都集中起来，有 200 人，找伪保长跟鬼子讲，村上出了钱、米、鸡等东西给鬼子，鬼子就走了。

27. 钱奕源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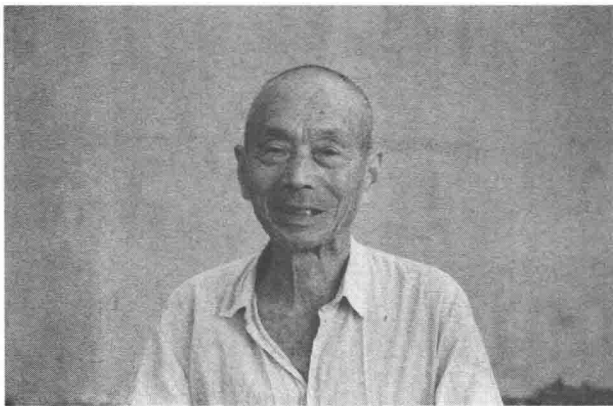
钱奕源，男，1926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1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一二岁，跑反躲到坟山里。不少南京跑反来的人也躲到我们这里。鬼子刚来的时候，柘塘一个叫掘地的鬼子在地溪强奸了一个女的。我们村一个钱右红，他在溧水当过田亩主任的，他跟鬼子熟，我们村沾他的光，没有鬼子来骚扰。



钱奕源

我们这里是圩区，鬼子到我们这里比较少。柘塘的鬼子从地溪桥过来，走我们这里经过，去长干和徐慕抢粮食。一开始新四军少，后来新四军多了，鬼子就不敢经常过来了。

有一次，鬼子去徐慕抢粮食，走我们这里经过，有新四军放枪，鬼子就趴在坟山上开机枪，后来机枪坏了，鬼子就撤退了，走的时候烧了我们村的一个草堆。

鬼子在下杨村住过一夜，烧了徐承宽家的三间瓦房。

28. 钱奕伦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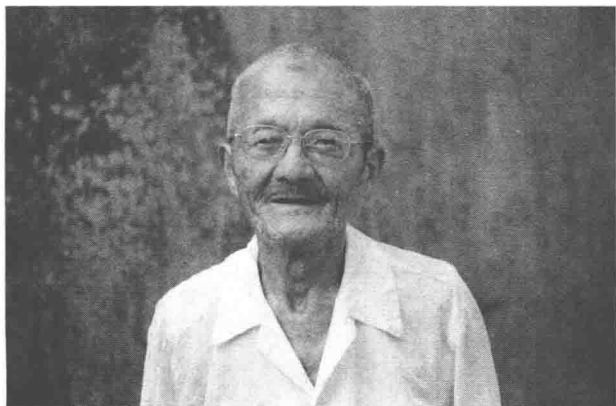
钱奕伦，男，1929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经常来抢粮食，那时候我已经有10多岁了。有一次，鬼子在长干抢粮食，抢到了就让抓来的夫子帮他推回去，用土车子推，每车子可以推400斤左右的粮食。我看见他们推了十几车的粮食走。鬼子抢粮食时候一般是30多个人一起去。鬼子先自己进村找粮食，叫夫子们留在溧水和我们这里交界的地溪桥，找到了粮食就叫他们过去拖。



钱奕伦

又有一次，鬼子去徐慕抢粮食，从我们村过，有新四军住在杜家边，新四军看见了就在少友岗的坟山上放枪。鬼子的机枪卡壳了，就吓得回头，临走烧了我们村一个草堆。新四军在后面追，后来鬼子就不大过来了。

鬼子在我们这里没杀过人，就在下杨村烧了徐承宽家的三间瓦房，也没有强奸妇女。

四月初八的时候，龙都、湖熟、柘塘、郭庄和乌山的鬼子都来了，我们吓得往河对面跑，到了地溪鬼子就追上我们了。鬼子在地溪桥住了一夜，抓了三个小伙子。伪军用枪对着我，看我小才没有动我。

29. 钱勳龙口述

钱勳龙，男，1923年10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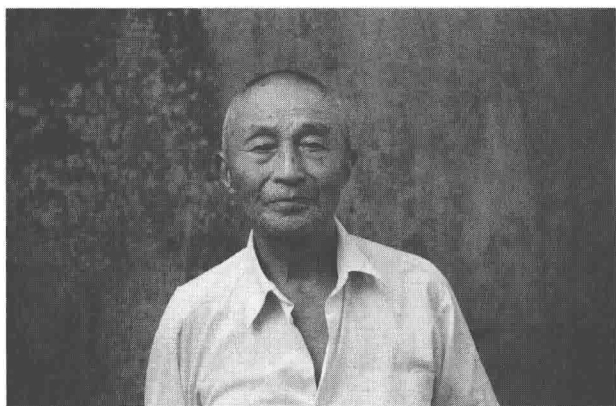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当时我15岁，靠马路的人都往我们这里跑，我们不跑，鬼子不来。

年后安民了，有新四军了鬼子才摸过来打新四军的，还抢粮食。鬼子在我们村就烧过一个草堆子。当时鬼子带着汪精卫的伪军去徐慕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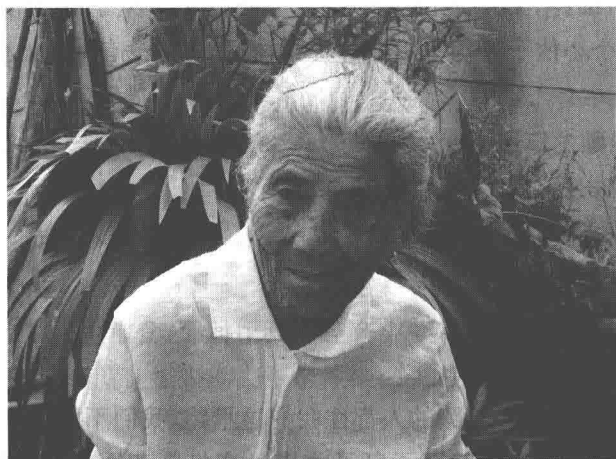
钱勳龙

粮食,碰到新四军,新四军打枪,鬼子机枪卡壳了就往后撤退。新四军就在后面追,鬼子经过我们村的时候就把一个草堆烧掉了。我们这里基本上没什么骚扰。

30. 徐英口述

徐英,女,1928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



徐英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当时我是柘塘人,鬼子来了就往南边跑。我父母没有跑,又住在公路边,鬼子一来就把我父亲徐生牛当夫子抓走了,他当时三四十岁,过了15天左右才回来。

鬼子把我家和婶婶、大妈家的一排房子烧掉了。我们是住的一排,每家都是前面一间后面一间。每家的前面一间都被烧了,后面的房屋救得及时,没有烧掉。我叔叔是个哑巴,腿脚也不好,当时30多岁了,在房子里被烧死了,烧得只剩下半个身子了。

我家对面的陈客家的老婆,当时有30多岁了,长得漂亮,小脚,蹲在家里没有跑反,被鬼子抓到轮奸了,被鬼子搞得当时动都不会动了。

31. 王昌卿口述

王昌卿,男,1925年4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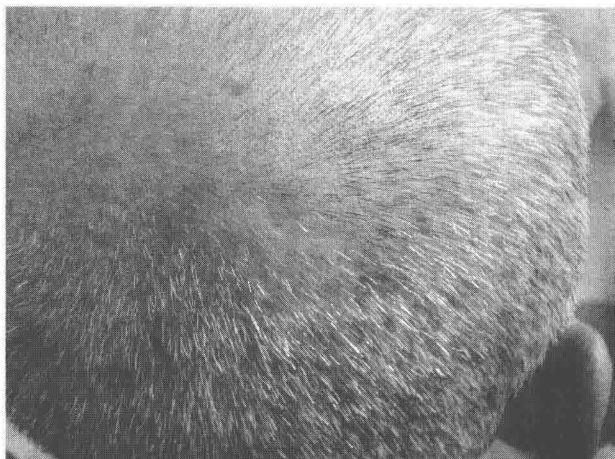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石辣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王昌卿



鬼子来了我们就往山上的麦地里跑反。

我当时是新四军长干队的分队长,跟陆纲、周迈和王一凡都做过事的。当时家里开了个小店。

1943年四月二十五日(农历),鬼子抓了我们村的21个人,因为村里出了叛徒。鬼子是在毛公渡抓到我们的,带到了杨家边。鬼子和绥靖队的伪军就打我们,叫我们站在墙角上,他们坐在凳子上,用锄头把打我们,要我们报出自己的名字,一个一个过去打。伪军手上有汉奸给的名单,我不敢报自己的名字,报了我们村别人的名字。鬼子吓唬联防队的班长,把他拉到里面一间房子里,喷水在刺刀上,然后用刀背砍他,没有真砍死他。鬼子又杀了一只鸡,血在刺刀上直淌。我那个时候以为真杀了人,害怕。鬼子拖我过去叫我跪下,拿着带血的刺刀在我头上比画,说要杀我。我就讲不要杀我,我有个亲戚是保长,他一定会来保我出去的。鬼子就说明天早上再杀,晚上我害怕就跑,又不知道门口有照壁,一头就撞到墙上了。鬼子和伪军出来又把我抓回去了,用枪打我,戳我,我被打晕过去了。醒来发现我的头都被打破了,现在还有个疤。(如图)有19个人很快就被保出去了,我和中队长徐华鹏关得最久,受的苦也最多。鬼子讲我有枪,要我缴枪。第二天就去了我家抄,抄了三天,没有找到。第二天鬼子又把我们带到了郭庄庙,给我灌辣椒水。鬼子又把我双手拉

开挂起来,又用木杠子压在我的膝盖窝上,叫四个人站在上面。我受不了了就说有,鬼子问在哪里,我就说真的没有,就是受不了了。后来鬼子要钱了,说给六万元钱(40元买一担米)就把我和徐华鹏放了。我家后来就凑了一万、他家出了五万给了鬼子,当时没有放我们。后来又到了湖熟梁台,最后又把我们带到了溧水洪蓝埠的司令部。我们还在找人保,后来找人托柘塘的冈本头目保我们。柘塘的冈本头目后来抓到一个新四军,想把我们两个都换出去,最后鬼子不同意,就只把徐华鹏换出去了,剩我一个人。鬼子在我到溧水的头一天杀了七个人,牢房都空了。鬼子在青龙山打新四军的时候又抓到了一个叫雷同春的司务长,还有另外一个姓吴的人,我们三个人关在一起。雷同春把牢房搞通了逃出去了。我在那里关了七天后,又花了2000块钱,托柘塘的镇长把我保出来了。

徐慕村的徐章清的妈妈被鬼子轮奸了。在我们被鬼子抓到的时候,鬼子和二三十个伪军还抓了三个妇女轮奸的。

32. 仇秀贵口述

仇秀贵,男,1922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石辣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跑反的时候经常睡到山边的麦地里,当时已经是春天了。鬼子在下杨村烧了三间瓦房,因为他家里有枪,鬼子去缴枪没找到人就把房子烧了。

我们村徐华贵的门牙被鬼子打掉了。鬼子叫他烧水,看到了他镶的金牙,就硬要说他是新四军,把他的四颗门牙打下来了,其实就是想要他的金牙。

窑上有新四军,有汉奸报告鬼子,鬼子就和大刀会的人一起来打新四军,把一个叫杨大根的新四军的腿打伤了,他后来装成老百姓牵个牛走掉了。



仇秀贵

有一次鬼子夜里来，头天晚上有人说是柘塘的鬼子要来，村里十几个人睡在圩埂边上。鬼子却是从乌山来的，一下圩埂就看见了他们，以为是新四军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了。抓到的人有王昌卿、张成书、魏朝荣、焦孝富、徐华鹏、徐华昆，记得的就这些了，他们都是20多岁的人。把他们抓到了郭庄，关了十几天才被保出来。鬼子讲王昌卿是新四军，要拖出去杀他，他想跑没跑掉，被鬼子抓回来毒打了一顿，也是后来保回来的。

鬼子还打死一个新四军，叫方东海，他是柘塘人，是新四军的区大队长，他被鬼子和乌山刘庄的大刀会在我们石辣泗庄村抓到了，反绑着双手打死在圩埂上。

33. 韩修德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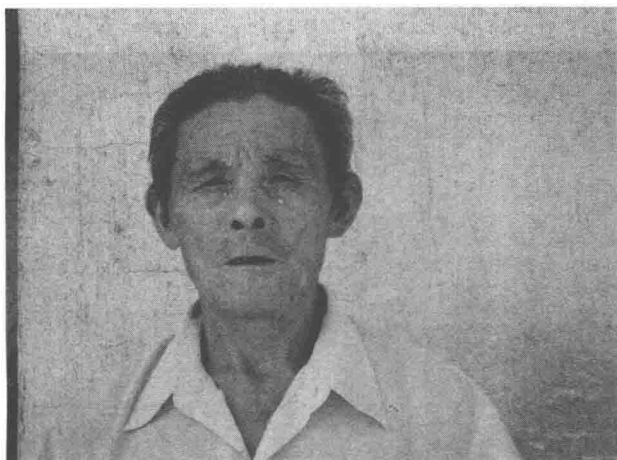
韩修德，男，1925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石辣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二三岁，他们来了我们就跑开，他走了我们再回



韩修德

来。当时家里有父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我家没有人口损失。我父亲韩义才是做小生意的，卖鸡和蛋，50多岁了。有一次从桥头到南京去做买卖，碰上了站岗的鬼子，他们堵住他的路，把鸡、蛋都抢走了，还打了他几个耳光。这种事情我父亲碰过好几次呢。

鬼子烧了下杨徐承宽家的房子，在我们村没有烧房子。

徐慕村是个大村，鬼子经常去那里扫荡，捞老百姓的鸡和猪。有一次鬼子扫荡，把老百姓都集中到一起，跪在地上，问他们新四军的事情。

窑上一个新四军被鬼子打伤了，子弹打到了屁股上。湖熟、郭庄、柘塘等四处的鬼子都来扫荡，新四军打不过就跑，这个受伤的新四军跑不了，渴了就到塘边喝水，被鬼子看到后一枪打死了。鬼子走了以后我们看到的。还有下圩庄的杨大根是新四军，也被鬼子打伤腿了，但是他跑掉了，后来他腿还一瘸一瘸的。他们都是20多岁的时候是新四军。

34. 迟延福口述

迟延福，男，1923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下杨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迟延福

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我 14 岁，父亲刚刚去世，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妈妈害怕，隔壁的家门爷爷就讲不要怕，他们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就带着我们一起躲到了圩心里。鬼子晚上来了我们就躲，到了早上我们又回来。

我们村的徐承松给鬼子抓去送东西，去了两年以后才回来，受了大罪。他当时 40 多岁。徐承宽家的六间瓦房和两间厢房被鬼子一把火烧掉了，他的瓦房是楼房的底子，准备盖第二层的。因为他家是有钱人家，家里有一杆枪，有汉奸报告鬼子，鬼子就来缴他的枪，没找到人，就放火把房子烧掉了。里面的子弹被火一烧都炸掉了。房子最后就剩一副架子了，他家的房子每间都有 30 多平方米。

鬼子和伪军找农抗会的主任，问一个老太他家住哪，老太一指，鬼子就过去了。主任家的门锁着，我妈妈和几个老太在旁边一个屋子里，鬼子和伪军就把我母亲当作主任毒打了一顿，后来弄清楚打错人才放过我母亲。母亲当时被打得全身都是青的，养了一个多月才好。

听说鬼子强奸过我们村上一个妇女，她是徐承发的老婆，就是徐承宽的弟媳妇。她当时 20 多岁，是徐慕村嫁过来的，也姓徐。

35. 迟开茂口述

迟开茂,男,1924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周岗镇钱家村下杨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迟开茂

鬼子来了我们就躲到水边,鬼子走了我们又回家,没有跑远。村里徐承宽家的房子被烧得精光,六间瓦房两间厢房。他家里当时有枪,鬼子来缴他枪找不到人就把他家的房子烧了。迟延福的妈妈被日本人打伤了,是找新四军和农抗会的。当时我们都跑光了,家里的衣服和一对银手镯、一个项圈被鬼子掠走了,银器每个都有一两左右。

村里徐承发的老婆当时20多岁,没跑掉,被鬼子抓到后强奸了。

(十八) 原龙都镇调查

1. 许深清口述

许深清,男,193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晶明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许深清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到处躲,大部分躲在刘家份岗,1938年农历七月初六,鬼子在我们村杀了一男三女。上蒲塘的潘老三(40岁不到),另外两个女的也是上蒲塘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下。尹村的一个女的也被杀,他们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鬼子还在上蒲塘烧了潘家、曹家的房子,共六间。上蒲塘村还有两个20岁不到的姑娘被鬼子侮辱了,她们名字不好说。

2. 张胜枝口述

张胜枝,男,1933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晶明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到处跑。那时鬼子在湖熟和秣陵之间到处跑,路过我们村时常常骚扰老百姓。有一次,上蒲塘村的潘老三当时30



张胜枝

多岁,遇到鬼子进村,他逃到村南头的一条水沟边,准备划水过沟,被鬼子用刀戳死。另外还有两个跑反过来的外地姑娘被鬼子杀死,当时都是20岁不到。还有一次,鬼子路过我们村抓了三个姑娘强奸了,她们的名字我不想说,她们当时都是刚20岁出头。

有一次,湖熟据点的一个鬼子单独来我们村,他没带枪,只带了一把刀,在我们村抓鸡,被五个村民围了起来打死。过了三天鬼子到我们村来查,没查到,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3. 蒋纯现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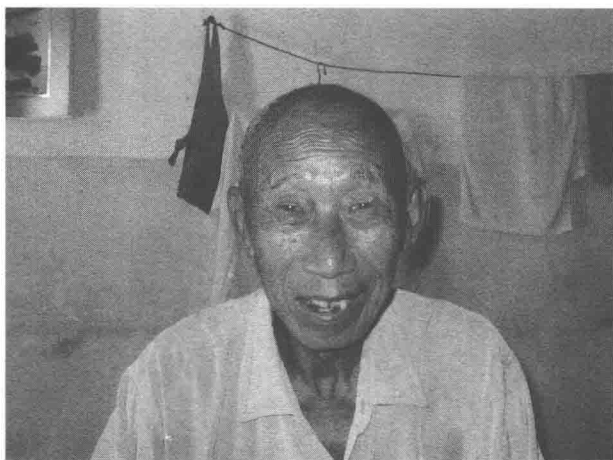
蒋纯现,男,1919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晶明村光明一队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天天跑反,因为我们这里紧靠秦淮河,秣陵和湖熟的鬼子经常坐船过来。1938年六月初六,上蒲塘村有一个叫潘老三的,当时40岁,被鬼子打死。他跑反没有跑掉,在路上被鬼子打死。陈希杨、潘国松两人被鬼子在家中杀害。小埠村的许深强被鬼子抓到带



蒋纯现

走后在路上枪杀,还有许深洪的父亲,由于家产被日本人抢光了,就投河自杀身亡,他们那时都是 30 多岁。

鬼子有时进村来得很早,看到妇女就抓。我们村有三个妇女被鬼子抓去侮辱了,还有一个妇女被侮辱后打死了。上蒲塘村的潘国友的前母刘英,鬼子要强奸她,遭到她的拼死反抗,最后被鬼子杀死。

有一次,鬼子在我们村抓了 25 个人,准备把他们送到凤凰山,一路鬼子还叫他们挑东西,当走到秦淮河时,有两个汉奸过河时淹死了。鬼子把这 25 人抓到凤凰山后,还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顿,个把月之后就放回来。

新明的邹家,有一年,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主要领导和县警卫大队在这里开会,由于汉奸告密,秣陵保安团长李宏堂带日本鬼子向他们突然袭击,有 13 名干部、武装人员牺牲,其中有江宁县县长强博。

4. 谢佑兰口述

谢佑兰,女,1922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晶明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1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谢佑兰

1938年11月的一天早晨6点多,我们一家人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很多鬼子。鬼子抓了我的丈夫和我大伯子许根宝,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新四军。后来又抓了我的老婆婆,问有没有看到新四军,没有问出结果,鬼子就到上蒲塘村,抓了许深强、陈希杨,他们当时都是30岁出头,鬼子怀疑他们是新四军,把他们抓到后村杀了。上蒲塘姓曹、姓潘两家房子被烧了,共六间。我大伯子家中财产被鬼子抢夺一空,后来他参加了新四军。

在上蒲塘村,鬼子还在一条活生生的黄牛腿上刮了两块肉拿走了。

5. 陈开玉口述

陈开玉,女,1920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晶明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8年2月的一天夜里,鬼子从秦淮河来到我们村,把我的一条大肥猪杀死后拿走了。当时有的妇女吓得跑出去,躲在坟山边。有的正在洗澡,鬼子来了,慌忙套上衣服就跑。



陈开玉

6. 张其彪口述

张其彪,男,1931年8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杨柳湖社区前杨柳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张其彪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是阴历六月十五从湖熟来的,来的时候鬼子

想烧村子的，老百姓求，就没烧，杀猪给他们吃，他们吃了中饭，下午就走了，走到后塘西，碰到新四军，打起来了。

村里中年人都奔了，有两个女的被强奸的。一个姑娘叫朱正美（哥哥叫朱正明），十八九岁，没来得及跑，在田边躲着的时候被一个鬼子看见后强奸的，后来嫁到南京了。还有一个妇女，躲在家中的厨房里被一个鬼子强奸的，她有30多岁了，已经有小孩了，姓王，她男人也姓王，叫王船发，后来又生了两个小孩。当时她丈夫跑出去了，不在家。鬼子是天刚亮的时候来的，用马驮着重机枪，不知道来干什么。村里有人站岗的，西边、中间、东边都有人站岗，我们叫站地步哨，是村里摊着来的，发现鬼子来了就立刻叫大家躲起来。这次来了有200个鬼子。

村西的老头叫刘运发，鬼子在这天跟新四军开火的时候，子弹从他的左耳朵边擦了过去，差点打死。

鬼子到一个地方就设一个点，湖熟梁台、秣陵关都有鬼子。

第二次鬼子又来了，是七八月里的时候，那天下着雨。来了几十个，没带马，背着武器。那时村上住着两个新四军，就躲在保长家里，装作老百姓。我和父亲站在门口，到了门前，我们才知道是鬼子来了。他问保长家在哪，我父亲就用手指了指，他反手就打了我父亲两个耳光，让我父亲带着去，当时吓死了，那个鬼子不高，胖胖的。他们出村后就跟新四军打了起来，两个新四军被打死了。

鬼子投降时，我们村住了七个鬼子，住在姓朴的家里，他家是方山的联络点。他们没事经常去杨柳湖钓鱼，那个时候说优待俘虏，老百姓也不去打他们，一直住到解放。

7. 李承太口述

李承太，男，1931年9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杨柳湖社区前杨柳村30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第一次来是春天，从南京来的，我们跑到地洞里，一开始来了十



李承太

几个。

我 13 岁的时候，六月十五那天，一大早来了很多鬼子，在我们家田里采西瓜，不熟的摔掉，还在我们村上吃的午饭，由保长杀猪、杀黄牛、弄饭给他们吃。出去后，新四军和鬼子在后面的马厂山打了一仗，打了好几个小时，老百姓都躲在家里。

万安的一个人被打死的，小名叫“沟八基”。他扛着小孩在肩膀上，从周家边回后塘西的时候，鬼子喊他站住，他没站，一枪打在他后背，当时就打死了，他有 20 岁了。他小孩才二三岁，没打死，后来他妻子改嫁了，爷爷奶奶把小孩抚养大的，现在还活着。

村里的一个姓朱的姑娘，十八九岁，在家没跑，被鬼子强奸的，就在六月十五那天，后来嫁人到了南京，她是朱正明的妹妹。

——鬼子在村上的时候，喊了一个姓刘的哑巴带路去采瓜，他们吃过中饭就走了。鬼子来的时候，说这个村大大的坏，房子大，人都躲在里面，想把村子毁掉，这时有老太太劝鬼子，后来就没烧。

我向鬼子要糖吃的。鬼子个子不高，穿着黄衣服，戴个帽子，那个时候小，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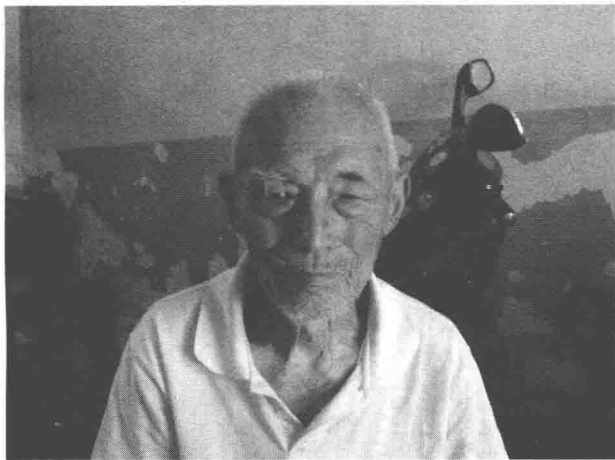
8. 张纯祥口述

张纯祥,男,1921年11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杨柳湖社区张家渡17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张纯祥

我们村的张苍仁迎接日本人的时候,被日本人戳了一刀,左腹部旁边,当时没戳死,几年后死的。还有一个姓张的,小名叫老龙旺,60岁了,被日本人打得七死八活的,不久就死了。那时鬼子来的时候,年纪大的都留在了家里,没走。

鬼子一来,我们就躲到村边的山里,现在山没了,当时在杨家山挖的防空洞,鬼子扔炸弹的时候就躲在里面。

村里的张心留被鬼子抓到湖熟梁台杀死了。他儿子是新四军,鬼子抓不到他,就把他父亲抓去了,他那时有60多岁了。

有外地的妇女跑反到我们这被鬼子强奸的,不认识。

我父亲当时是新四军的乡长,有一次新四军放了一枪,鬼子过来把我们家里四个人都抓到了梁台。我、我父亲、大娘和大嫂,还把家里的衣服等东西都掠走了。当时有两个翻译,一个姓陈,还有一个姓毕,暗通新四军,他们跟鬼子讲好话,我们就没受罪。第二天全镇出来保我们,证明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前一天晚上进去的，第二天上午就把我们放了。晚上太黑，没看清里面的情况。

9. 谢存华口述

谢存华，女，1924年6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杨柳湖社区庞家坟2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谢存华

我们村李昌和的姐姐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要强奸她，她不肯，被一枪打死了，跟我差不多大。我听说，在龙都街上，鬼子要强奸一个姑娘，他怕马跑了，就把马拴在自己的脚上，那个姑娘把伞一撑，马吓得就跑，那个鬼子就被拖了出去。

张家渡的张心留被鬼子抓到了梁台，用刀把他的头砍了。他那时四五十岁，当过新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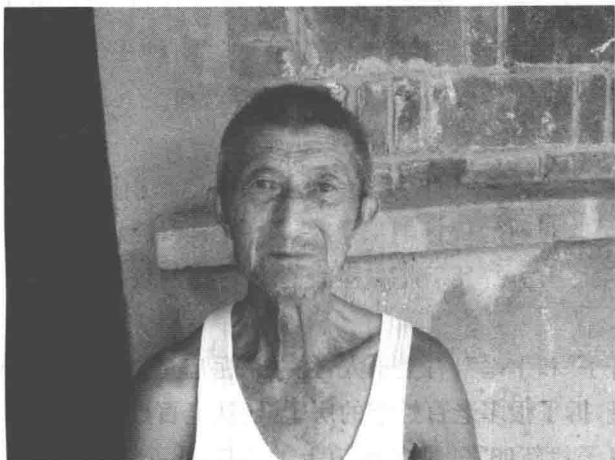
10. 罗忠长口述

罗忠长，男，1924年9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杨柳湖社区余家渡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罗忠长

鬼子是阴历十一月份来的,我们跑反到六合,呆了六个月。在六合时听到南京城里的炮火响了三天三夜,看见江里死的人很多。

鬼子从湖熟过来到佘家渡的,那时我们村有七八十户人家。鬼子让佘安国背东西,他当时50多岁了,他说:“我年纪比你还大,还让我挑?”鬼子就用枪柄捣他,最后还让他把东西送到湖熟,后来他偷跑回来的。陈家庚也给鬼子送东西的,都是从百姓家捞的鸡蛋、鸡,晚上放回来的。

我舅舅的耳朵被割掉后人也被杀死了。他是淳化西厢的,50多岁了,鬼子让他找保长,他不愿,鬼子就让他跪下,在全村人的面前把他的右耳朵割掉了,然后用刺刀戳了七八刀,血流得不得了。当时我们还在六合,他姓李,家里有十几口人呢,儿子叫李宗宣,后面的日子过得相当困难。

永安有个被杀头的人,姓张,鬼子说他是新四军,那时新四军晚上会去永安,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人,鬼子怀疑他。把老百姓们喊到场上,有个鬼子反拿着刀,然后一推,他的头就掉了,人还不倒,嘴还在地上咬土,这时他的颈子缩得很小,一会松开了,血就喷出好几尺高,喷完身体就倒下

了。他媳妇后来嫁到我们村上的，我们叫她大胖。

那时湖熟、秣陵、淳化都住有鬼子，他们经常下来扫荡，三天两头的，妇女用锅灰抹在脸上。张家渡有个妇女被强奸的，那个鬼子骑着马来，胆子大得很，在家里把她堵起来的。她丈夫姓张，儿子叫小老三、小老四，好几个呢。那时村上的保长叫张保华，村上人准备把那个鬼子搞掉的，保长说不行，那样村上会遭殃的。

我们村隔壁的薛家村打死了一个鬼子。他是扫荡时候来的，村上的地主叫薛李和，叫他的伙计把那个鬼子打死，伙计就一钉耙把鬼子打死了，伙计叫余受财。打死后把鬼子埋在了村里的坟地里，后来鬼子也没找到人。

过后有了“和平军”，有上千人，住在东岳庙里，鬼子在龙都大桥那修了一个碉堡，拆了很多老百姓家的房子，还让老百姓给他修的。

有次鬼子找新四军，把龙都镇上的人都叫一起，用机枪架着，问有没有新四军，没杀人。那时进城要良民证，从中华门进的，还要鞠躬。鬼子投降时，我们让他们疏通河里的淤泥，小孩都打他，他点点头，也不敢动。

11. 蔡道理口述

蔡道理，男，1923年2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新农村王家边62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日本鬼子没到过我们这个村，我去街上看见过鬼子的，当时我十六七岁，汪精卫的兵也就是二鬼子到过这里的，鬼子到过那边的东周村，烧了那里的房子，是喻克成家的，有四五间，是瓦房，是汉奸报告鬼子说他家有新四军，鬼子就把他家的房子烧了。

鬼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糟蹋妇女，听说在街上有个妇女跑反没跑掉，就被鬼子糟蹋了。



蔡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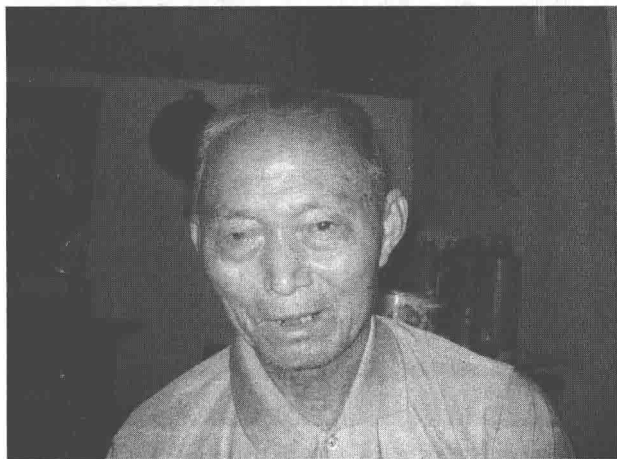
12. 喻传元口述

喻传元,男,1932年9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新农村周家边26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喻传元

鬼子在我们这里烧过房子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外地人偷喻克成

家的鸡,被他抓住吊起来打了一顿,就把他放了,正好鬼子下来“清乡”,碰到这个偷鸡贼,就问他,蔡东宏在哪里,蔡东宏是个新四军,那个贼心里怀恨,就告诉鬼子那个新四军在喻克成家里。后来鬼子就把他家的房子都烧掉了,是五间两厢的瓦房,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当时喻克成家嫂子 50 多岁了,在家没跑,鬼子就把她和那个贼一起抓到湖熟去了,后来村里的保长徐兴业就去保,说新四军不在他们家,是搞错了。鬼子就把喻克成的嫂子放了,我们整个村也没事。鬼子气贼说谎,就用刀把他戳死了。

这里交通不方便,鬼子不大过来,南京有难民跑反跑到我们这边,住在我们村上。

13. 徐智荣口述

徐智荣,男,1923 年 10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新农村邹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1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徐智荣

日本鬼子都是从秣陵那边过来的,我们挖地洞,就躲在地洞里,里面吃的喝的都有,我家没朝别的地方跑。

湖熟那边有个梁台，鬼子就住在那里，他们不敢到这里来的。这里打游击的多呢。

鬼子在这里没杀过人，“警卫师”来的时候，有一个知识青年，是湖熟的，穿着卫生裤，往邹太仁家里躲，邹太仁把他往外推，不给他躲。这个小青年就被“警卫师”的人一刀戳死了，“警卫师”的人以为他是新四军。日本鬼子不大过来，过来的大多是二鬼子。

鬼子在大庄头村抓过花姑娘的，是个妇女，鬼子要强奸她，她把带着的伞撑起来，把鬼子的马吓走了，鬼子把马拴在腿上，马一跑就把鬼子拖走了，那女的就乘机逃走了。

14. 刘世忠口述

刘世忠，男，1930年10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新农村邹家8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刘世忠

哪年不记得了，只记得是阴历二月十五，鬼子和新四军在村里打了一仗。鬼子是一大早来的，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当时新四军住在我们村上，鬼子带着绥靖队从凤凰山来的，新四军有被打死的，也有淹死的，

一共死了十几个新四军，老百姓没什么伤亡。鬼子本来要烧房子的，这个村的保长徐兴业跟秣陵的大汉奸李宏堂有亲戚关系，就请他帮忙，后来鬼子就没烧这边的房子。

我们吓得饭都不敢吃，鬼子凶得很，一进门就放枪，来吓我们，鬼子只有七八个人，其他都是李宏堂的绥靖队。

这里不通公路，水又多，鬼子不大来。秣陵老百姓跑反会跑到这边来，就住在我们村上。

15. 李纪俞口述

李纪俞，男，1930年2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新农村宋家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李纪俞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已经10多岁了，鬼子一开始来时，没到龙都，四几年才来的。

鬼子在这里没烧房子，在我们前面邹家村的财神庙，因为新四军内部出了内奸，去秣陵报告鬼子，鬼子就过来了，把新四军包围了，杀了七个新四军，其中有一个新四军的大队长，叫王志前，就是周岗人，这七个

人的尸体我亲眼看见的,那里离我这里就半里路。

我们这里不通公路,水又多,鬼子不大过来,杀人放火糟蹋妇女的事情都没有。

16. 赵后珍口述

赵后珍,女,1917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东阳村杨板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鬼子来了就杀人放火。我娘家在湖熟赤山那边,在娘家的时候我听讲有个人被鬼子的狗咬过,没有咬死,当时四五十岁。我们那个村大多数都姓朱,我不记得那个人姓什么了。在赤山那边,鬼子烧了我家的三间草房,还烧了我们邻居葛振友家的两间草房,当时他家的房子没有烧完。在赤山,鬼子见到女的就追,有的就跳到塘里,我就吓得连夜奔到了现在这个村上,躲在我外婆家。

在这个村上有人被鬼子扔在太阳底下晒,还打他,这个人叫潘德喜,有四五十岁,不过这人没有死。



赵后珍

17. 张思财口述

张思财,男,1923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东阳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张思财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了,听讲在南京杀了许多人。我们这里有两个人被鬼子打过的。一个叫潘纯修,有30多岁靠近40岁了。那个时候有个汉奸报告,说他通新四军,鬼子就来把他抓了起来,把他绑在凉床上,用塘里的水往他肚子里灌,后来被带到了湖熟,呆了两天,在那里被鬼子的狗咬了,当时没死,过了年把就死了。还有一个人叫潘厚生,有20多岁,当时也有汉奸报告说他通新四军,鬼子就把他的手捆起来,用鞭子抽他,当时没有死。

我们村上还有一个人那个时候被国民党抓夫,当时他弄鱼到龙都去卖,被抓到了芜湖的地岗那边,后来鬼子来了,他因为没有通行证在那边呆了10年,走的时候有20岁,回来的时候有30岁了。

当时鬼子来的时候见到东西就抢,过一下就走了。

我还听讲在龙都镇上有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是尹治贵的老婆,有40多岁。

18. 张生涛口述

张生涛,男,1918年9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东阳村双龙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1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张生涛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做学徒,后来回到家。鬼子是从东阳那边过来的,当时有三个鬼子,在我们这里鬼子没有烧房子,没有杀人,在淳化那边烧的房子比较多。

鬼子来了,冬天我跑到了浙江的新庄,在那里呆了半年,到7月份才回家的。当时跑反死的人多呢。有一次,在上海车站,鬼子摔了三个炸弹,在那里炸死了好多人呢。在我们村上,有两个人被鬼子打过的。一个叫陶仁化,20多岁,他当时和他的兄弟陶仁志(30多岁)、陶仁清给新四军站岗,不知道鬼子来了,被鬼子捞到了,鬼子打了陶仁化,是用手打的,把他的耳朵打聋了,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没有被打。还有一个是王志前,50多岁,被鬼子在新农夏庄的财神庙打了,不过这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死。

当时就是“警备师”的人抢东西,日本人不抢,他们什么东西都要。

在龙都有个叫掘地的日本人,他在那儿保护龙都,因为他的母亲是

龙都人。他的母亲告诉他打到龙都,就保护那里。在我们这里的女的都躲在了龙都,有一个姓王的小姑娘,是王后墩的,有十八九岁,还没有结婚,从龙都出来了,来了三个鬼子,被一个鬼子抓住强奸了,这也是我听讲的。

我还听讲龙都镇上的一个叫治贵的人的老婆,曾被 13 个鬼子糟蹋过的,当时她没有死。

19. 张信全口述

张信全,男,1926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东阳村西河南 11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1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



张信全

鬼子第一次来我们村上的时候是冬天,那个时候我 12 岁。鬼子是从高阳桥走延庄到湖熟的,经过我们这里。我看到天上有飞机,地上鬼子放火,看到人就杀,我们那个时候都跑了,躲在圩里面。

鬼子在我们村上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烧房子,只是在这里打过几个人。在我们这里就我们村上受灾比较严重。我记得大概过了三四年的样子,我亲眼看到几个人被鬼子打了。当时有四五个鬼子从圩埂上过

来,跟新四军打起来了,后来新四军跑了,鬼子就从湖熟和秣陵过来,在圩里面瞎放枪,打一个姓李的,打透了她的左肩胛骨,后来她的左膀子残废了。她是张志恒的老婆,有六十二三岁。还有一个叫张国庆的,他被鬼子打在大腿上,没有伤到骨头,后来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他有三十七八岁。还有四五个老人被捞到,捞到就打,大概都有六七十岁,鬼子打他们,膀子被打得肿得特别厉害。

鬼子捞鸡、抓猪多呢,我们当时买点菜都不敢放在家里,都埋在地下,鬼子看到了抢了就走,具体多少我也不晓得。

在我们村上妇女都跑得了,没有被糟蹋的妇女。

我给鬼子送过东西的,一次是送东西去周岗新桥,那个时候我有十五六岁,一两天就回来了,我吃不到他们的饭的。我也被鬼子打过的,有一次,我吃完早饭回家,在路上遇到了鬼子,当时我戴着草帽,鬼子一巴掌把我的草帽打掉了,又给了我一脚,让我挑砖头去龙都造炮楼,就这一次。

20. 戴君汉、谢礼贵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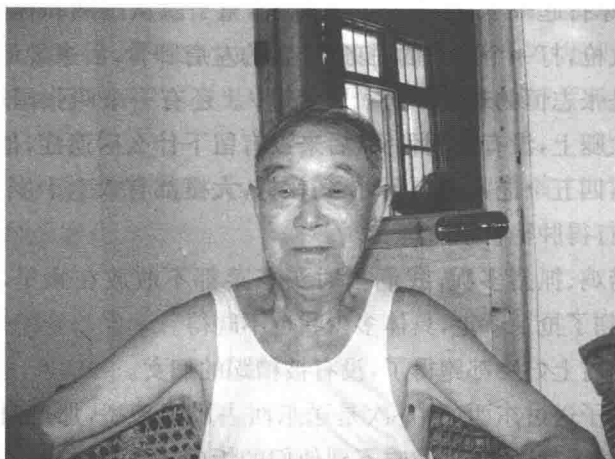
戴君汉,男,1923年12月23日生;谢礼贵,男,1928年12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万安社区永安村中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戴君汉: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从上海那边打过来的,原来他们要进通济门的,被国民党打退了,他们就改从中华门进了,就从我们这经过了。大六渡桥被国民党炸了,鬼子过不去,就在我们村住下了,住了一夜。那天是冬月十四,他们是夜里到的村里,一大批部队。之前我们不知道他们要过来,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日本人。当时我母亲生病,我一大早起来给他煮药,用小炉子烧的,我就听到有人踢我家大门,我赶快用凳子把门顶住,从门缝里往外一看,看到他穿着黄衣服。我跟爹讲,说来了兵了。他问穿什么衣服,我说穿黄衣服的。我父亲在上海做过生意的,他懂不少日本话,他说穿着黄衣服的不就是日本人吗。说完就有个



戴君汉



谢礼贵

日本兵进来了，他用刺刀乱划，嘴里不知道讲着什么。我父亲知道是问他要香烟，我父亲没香烟，给他看烟叶，他不要。我母亲过了个把小时就死了，是被鬼子吓死的。我家兄弟姐妹六个，我最大，母亲死了以后就拖到村后面埋了。

第二天下午，他们就走了，在村里抓差抓了十几个人，叫他们背枪背子弹到雨花台，还让他们抬受伤的鬼子，有十个人没回来，就回来了两

个。一个叫谢行耀，被抓过去后，睡在雨花台的花神庙里，日本人飞机瞎炸，他被炸伤了，没炸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屁股上被弹片炸到的，回来的时候已经化了脓。他家比较有钱，有一天匪徒抢他家钱，用蜡烛烧他的屁股，一烧就把他的伤烧好了。还有一个叫宫承顺，回来的时候没受什么伤。被抓去没回来的人有：戴辉川、戴云川、吴大郎、舒小小、王三四、王老九，都是三四十岁的人。在村上的时候，鬼子把快死的日本兵堆到挖的坑里烧掉。我父亲当时也被抓的，让他背子弹，走到村西头的时候，日本人又让他回来了，他会讲日本话，名字叫戴顺林。

鬼子在村上的时候，一个上午杀了四个人。东村有个人穿着国民党的衣服，他家穷，不知道哪里拣的国民党兵的大衣，鬼子把他捆到村里的一棵槐树上，戳了十几刀。他是谢礼贵的舅舅，叫王明义，40岁左右。还有谢行堂，被鬼子用枪打死的。陈长有，他家条件比较好，人长得胖，当时站在门口，鬼子在门口跟他讲话，也不知道讲什么，他不吱声，就在门口被鬼子打死了。他40多岁，有四个儿子。东村一个叫稀饭的，大名叫王官政，儿子叫王清新，当时跟王明义在一起的，也被戳死的。

当时我们人都跑了，年纪大的、小孩没跑。后来鬼子在秣陵、淳化都住的。龙都镇上住个鬼子，叫掘地，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在日本做老师的，姓刘。父亲死后他母亲告诉他父亲是中国龙都的，他官职挺大的，到了龙都，做了不少好事，保护老百姓。后来日本人把他抓到淳化打死了。他在龙都一共呆了三四年，有个姓庞的认他做干儿子的。

村后的庙被鬼子烧掉了。新四军在里面造手榴弹的，一个叫许汉清的汉奸，他带日本人过去烧的，叫宝峰寺，有15间，烧了就剩一间。

谢礼贵：我父亲谢行堂被鬼子用枪打死的。当时鬼子在村里要抓他差，他奔，跑到村外面被一枪打死了，倒在田里。当时我也在，子弹就从我的头上飞了过去，从我父亲的背后打了进去，从肚子上出来的。他当时40岁。我家就我一个儿子，父亲死后，母亲把我抚养大的。

有个女的被奸污的，她男人是南京人，做毛笔生意的，这里是她的娘家。她母亲是中村的，在三元庵做尼姑，庵里就她一个做尼姑的。

这个女的看到鬼子就奔，到了土地庙被一个鬼子强奸了，叫什么不记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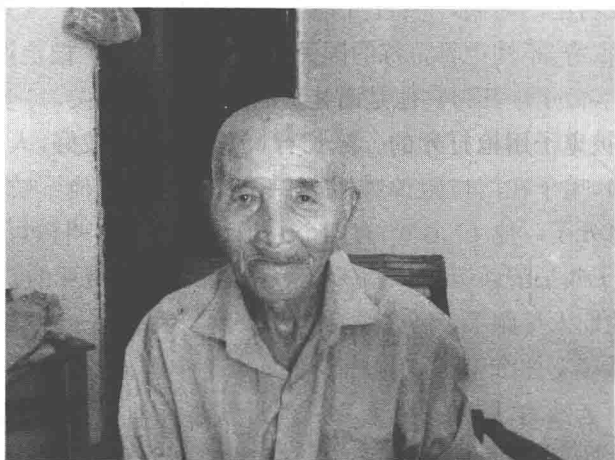
21. 李学友口述

李学友，男，1922年11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万安社区前塘溪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李学友

鬼子是冬月来的，第一次来了百十个人，经过我们村，拉了两个人，一个老头，小名叫小老三，鬼子让他带路到东山，第二天就回来了。有个妇女也被拖到外面强奸了，姓张的，夫家姓李，结过婚了，当时还大着肚子，儿子叫李安发。

后塘溪的周小丁的爹被打死的，他叫周继根，当时20岁，看到鬼子吓得奔，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

我被拉夫的，中午12点不到，鬼子把我带到了中村，我当时在兜鱼，还有其他人在的，但鬼子就抓了我一个。铜井的涵头上被烧了很多房子，有姓丁的，姓余家的房子，一共二三十家。

22. 马成达口述

马成达,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苗李华、曹燕



马成达

我原来是光明社区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三四岁。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两三家房子,有潘满良家的三间草房,其余一两家我不记得了,他们的房子不是靠在一起的,是分别烧的。

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鬼子在我们村上杀了一个妇女,是潘大志的老婆,当时有30多岁吧。她当时躲在家里,没有奔,被一个鬼子抓住,要强奸她。她不答应,鬼子就用枪捣她的乳房,她当场就死掉了。在我们村上就她一个被杀,别人都奔了。

鬼子经常下来捞鸡。有一次,一个鬼子走在圩埂上,被三个在田里干活的人敲死了,后来把鬼子的尸体分成八块,分别埋在了不同的地方,鬼子来找没有找到,这三个打死鬼子的人一个叫陈大运,一个叫陈传孝,一个叫张云宝,后来他们都奔出去躲起来了。

我还听讲一个姓潘家的女儿,小名叫广彩,有20多岁,她当时也没

有跑得了，被鬼子抓住强奸了，后来她嫁给了刘长荣。

23. 马兴怀口述

马兴怀，男，1924年8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龙都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苗李华、曹燕



马兴怀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在我们这里糟蹋了一个姑娘，她是蒋伯恒的女儿，蒋伯恒是龙都的管理者，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耳朵，是从南京跑回来的，住在勤丰戴家，她的外婆家。有一次，她从龙都街上回戴家，一个鬼子骑着马来了，这个鬼子看到她就追，她认不得路，乱跑，在田里把她捞到，拖到了阁子上（音）被糟蹋了。她要寻死，我们还去看她的，她在那里哭，后来她的外婆就把她领回家了。那时候她有十七八岁，当时我在门口收拾东西看到的。那个时候掘地还没有来。

鬼子在我们这里杀人是有，但鬼子杀的都是土匪，好人没有杀过，有一个人是解放的，叫桑老四，他是土匪，有40多岁，被鬼子抓住，在湖熟被鬼子用刀刺死了。

后来掘地来了,我们这里就好多了。他在我们这里呆了两三年,后来被鬼子在淳化杀了。

我还听讲有一次从秣陵过来一个鬼子,他捞东西,抢人家牛,当时他没有带枪,只带了刺刀,有三个人把他打死了。后来鬼子来找,我们人都跑了,鬼子来了没有找到,没烧房子也没有杀人。

在我们这里住的都是“警备师”的人,他们抓人给他干活。我给他们送过差的,当时是送子弹,从龙都街上送到宋家,当天就回来了。

我也挨过鬼子打的。有一次我去割稻,到了一个地方,被鬼子抓住,当时打了我一巴掌,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去割稻,他就让我蹲在那里,等过了一段时间,有好多人都去割稻,我心想好了,这样有伴了,不害怕了,后来鬼子就把我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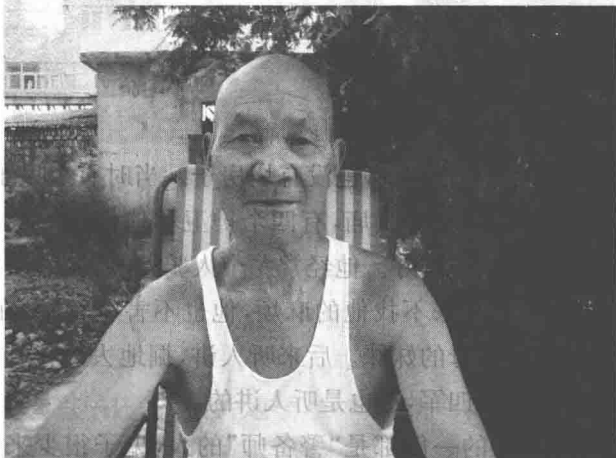
24. 郭瑞承口述

郭瑞承,男,1934年7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苗李华、曹燕



郭瑞承

我是现在晶光村的,鬼子在我们队里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听人说在

老光明大队烧过房子的，具体烧了多少不晓得。还听说在老永安大队张家渡，有六个鬼子糟蹋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当时才有十几岁，这是鬼子刚过来的时候的事情，当时我有五六岁了。

25. 时昌永口述

时昌永，男，1928年2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龙都镇集镇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2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仇松杏、苗李华、曹燕



时昌永

鬼子来我们这里没有杀人，也没有烧房子。当时有个鬼子在我们这里住着，他叫掘地，住在龙都大庙，有四个护卫和他住在一块，他跟南窑有点关系，在我们这里非常好。他经常一个人骑着马，挎着一杆马枪，带着一把手枪。新四军从来不找他的麻烦，他也不害老百姓，在这里还找了个中国老婆，是我舅母的妹妹。后来听人讲，掘地去淳化开会，被鬼子害死在那里，说他通新四军，这也是听人讲的。

在我们这里住着的一般都是“警备师”的人，鬼子很少来的，烧杀抢虏都是警备师做的。

(十九) 原淳化街道调查

1. 董象如口述

董象如,男,75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淳化村东街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3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石维军、苗李华、仇松杏



董象如

我原来姓周,跑反时6岁,跟家人失散,跟着姓董的人家。日本人在村子里的时候,表现出很喜欢小孩子的样子,给糖果、钱币,朝地上一扔,让小孩子捡。还上日本课,一个学期左右教些日语字母。日本人喝醉了,就空着档兜,光着上身乱窜,没人敢出门。我们看到喝醉的日本兵,都躲到一边。鬼子还造炮台、炮楼,后来被新四军烧掉了。在学校四周还挖了壕沟,弄上铁丝网,有人从周围经过,没问人之前就开枪把人打死。

西街卖农具的季宝六,被打了很多枪而死,是扬州人。

学校后面大坑,一次性杀了28个人。一个姓戴的过生日,大家去祝寿,做生意的在一起赌钱,后来有人报告鬼子,说是新四军开会。鬼子来后就抓走,把膀子连在一起,也不审问,直接问是不是新四军,直接杀人。坑是已经挖好的。

焦本军的大儿子,去焦庙粮库拉米,原来是国民党的,被日本人砍了一刀,用东洋军刀砍的。人没死,砍断一根筋,后来头没抬起,是咸墅村的。

有一次还看到桃园(现在粮管所)把人头放在钵子里,挂在桃树上示众。

我是从四川跑反,准备去浙江的。(我父亲)是中央警官学校科长,级别好像是连级以上,途经淳化,走散,跟着姓董的人家。进城门口都要摘帽子,不摘就打。现在弟弟在重庆,妹妹在攀枝花。

2. 马文富口述

马文富,男,1937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3日

调查员人:陈晓红、仇松杏



马文富

鬼子是个把连人驻扎在村里的关帝庙,驻下来就平了,不杀了,驻了八年。鬼子到处烧草房。

淳化南街有个哑巴,天还没亮就起早,鬼子问他口令,他答不出来,只摇手,背的是除草的农具,发出声响,鬼子以为是枪,就把他打死了。

我老婆的婶娘遭到六个鬼子的强奸,事后半死不活。她现在还活着,80多岁了,夫家姓沈,叫秀俊,儿子叫沈荣什么的,记不太清楚了。在青龙村,女的要脸的,儿子不一定知道,不能讲出来,只能自己忍辱偷生。上坊的黄中江知道确切经过,他是以前是九区区长。

我老婆的叔叔叫沈秀坤,涧边的,躲在地洞里,伸出头来打看,被日本人刺到脖子,后来被新四军救好了。这些一般都是听我上人讲的,他们记性好,都记得。

村里的老房子有的还在,就是当时日本人住的。村上姓陶的那家被杀了,就是去许璫做寿的,姓葛的被保出来了,你们可以去问问看。

3. 梁钟顺口述

梁钟顺,男,1921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东村192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3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我18岁时日本人来的,大路上都是兵,大家都跑了,我没跑掉。鬼子把我和没跑掉的人都赶到铁丝塘,要杀掉,说是新四军。当时有人买通翻译,有送鸡蛋的,也有送钱的。翻译跟鬼子说:“皇军,这是良民,不是新四军,开枪,如果跑的就是新四军,老百姓是不跑的。”鬼子开枪时大家都跑,有人说要跑蛇形,不能直跑。我跑到西南的一个小山坡上,那边没人站岗。年纪大的跑不掉,年轻人都跑了。马家福死了,笪有安死了。开枪没打死的,鬼子就用刺刀刺,说是要挖心来喝酒。在宵人桥(音)也打死了七八个人,鬼子都说是新四军,实际上都是老百姓。

在许璫鬼子有杀了30多人,有的是活埋的,后来听说还在那儿立了块碑。

4. 笪有银口述

笪有银,男,1923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东村161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3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笪有银

鬼子好像是冬月初三来的,我14岁。我父母、哥哥、妹妹跟着村里五六十人一起跑反的,跑到樊哥山(音)。鬼子在铁丝塘杀了近30人呢,我本家的一个哥哥也被打死了。

听人说在上合村鬼子也用机关枪进行扫射,打死了三四十人。

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又开始跑反,这次是向外边跑,跑到了邹家边(音)。有时躲在稻场的草垛里,有时躲在麦地里,全凭运气才保住这条命。

5. 笪有恒口述

笪有恒,男,1920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东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笪有恒

鬼子来时,我18岁,在溧水做了两年生意。日本飞机轰炸溧水,死了有2000多人,我就跑回来了。我父亲在汉口做生意,后来回来了。(日本人)抓我去做了十天伙夫,在巷上(四村)做饭。总管(日本兵)带我去村里拎菜、担米、鱼,(我)担不动,日本鬼子就自己担。日本人自己有米,不吃中国米。有三个鬼子,记得叫ka da ya ma sa,yi wa sang xi sang,sao dai sang(音),叫他们吃饭,咪西咪西,就是吃饭。日本人还问我,有没有姑娘,我讲没有,他说:“你撒谎,小小的有,大大的没有,都跑了。”当时日本人住的地方还有两个小女孩没有跑反。

鬼子叫我跟他们走,去南京。我乘去坎上挑水的机会,与站岗的鬼子距离半里,我就把水桶一扔,往坝底下跑。鬼子开了一枪,没打到我,便跟在后面追。我往南面跑,那里有我们的军队,鬼子不敢追,我就下圩了,是赤脚过的坝,跑到石塘头,十天后跑回来了。

跑反时,笪有安,比我大一岁,是我堂哥,一起跑反,他往北跑,我往南跑,日本人用机关枪打死五六个人,还有一个小名叫元生的,是梁乐唐的哥哥。

铁丝塘打死几个,老百姓跪在那儿,训话,机关枪摇的,马家福就是摇死的,现在他还有个女儿在石塘头。

还听说,顾正元的女儿桂珍子,十八九岁,被日本人看上了,她要跳塘(保清白),顾正元拖女儿,结果日本人用刺刀把两个人一起捅死的。

日本鬼子抢鸡鸭,经常抢小家禽。

6. 樊国宝口述

樊国宝,男,1920年10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樊国宝

我18岁时日本人到这来的。我没跑出去,家里草房被烧掉了,我的一个弟弟也被烧死了。他13岁,小名叫小六子,没起大名,是瘫痪的,我不在家,他一个人在家。国民党知道鬼子来了,叫老百姓挖地洞。鬼子来时,父母躲到地洞里,我跑下圩了,我们兄妹六个。家里把鸡鸭杀了,有一桶,二三十只吧,没能带走,一头猪和一只狗被鬼子打死了。

等到鬼子安民时,我们回来的。我回来的时候,大多数人家还没回来呢,家把两家,我们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

有一天早上上街,街市上有七八十人。日本人从土桥来,带机枪,有

一个军官、几个士兵,大概一个小队的样子。鬼子让我们跪在那里,有人开枪,人们就跑散了。外地一个剃头的被杀了,具体的姓名不知道。五村的一个人肠子被打出来了,具体名字记不得了。在塘边(铁丝塘)打死一个,在塘外围又杀了一个。还有一个卖菜的人叫孙二,他的狗咬鬼子。鬼子就连人带狗一起打死了。

大个子的老二,余园的。日本人到土桥,有人从那边跑反,被鬼子打死了三四个人,头脑都打开了。梁乐康脑袋被打开了,还有笪有安,同一个村的,被打死了,都是跑反的时候被打死的。

7. 周淑华口述

周淑华,女,1935年8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周淑华

我公公是我丈夫6岁时候被抓的,我丈夫现今73岁。朋友家做寿,吃饭打牌的时候被抓的。那时鬼子与新四军打仗,在淳化,鬼子受伤了,

伤的人比较多,讲是新四军。我公公被抓的时候 26 岁左右,去保的,去迟了。听我婆婆说,公公被日本兵用刀捅了两刀,推到坑里的,那个坑埋了 20 多个人,我们后来没收到尸。听说,有的人本来没死,他看到一个农民,说:“救救我,我被戳了两刀,我帮你养老。”那个农民又去汇报鬼子,结果又被鬼子推进去,用硝镪水往整个坑里倒,把人烧化了,我家老婆婆没有收到尸。我公公是做木匠的,开棺材店,叫陶发仁。

8. 李成喜口述

李成喜,男,1925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涧边村农田里(住址是 2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4 日

调查人员:张连红、石维军、苗李华



李成喜

当时我 13 岁,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跑,爷爷弟兄三人、妈、爹、我共六个人跑,村里有些老人跑不了就在家看门,陈老大、陈老二等四人就留下来的。我们一伙人跑到了赤山,旁边有个大池塘,当时有五六十人,是冬月初三跑的。

要过年了,我们就回来了,发现有村里有好几个人死掉了。有庙里的一个老奶奶,我叫她“二姑娘”,当时有四五十岁,人很漂亮的。她当时

没跑，日本人想侮辱她，她不肯，就跳塘了，那塘就在庙的旁边。马家秀的老婆，有40多岁，没跑，被日本人打死了，鬼子还把她的尸体拖到那个塘边烧掉。马邦豪没跑，被杀死了，他老婆也被杀死了。笪老三，当时几个老板雇他看门的，他没跑，也被杀掉了。

房子嘛，我家本来有五间，被烧了三间。大村烧得多。

9. 李文鸳口述

李文鸳，女，83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巷上村97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张连红、石维军、苗李华



李文鸳

跑反时我14岁，一家人都跑了。当时我姑姑有病，腿瘫了，奶奶就留在家照顾她。奶奶70多岁了，姑姑也50岁了。冬月初三，我们跑时把她娘俩藏在自家挖的地窖里，我公公和我叔公不放心她们，半夜里会跑回来看她们的。我公公叫李如喜，叔公叫李如才，他们兄妹七个，六个兄弟，一个闺女。初四夜里兄弟俩回来时发现妈和姐死了，死在地窖旁的塘里。娘俩的名字已经不知道了，女人没得名字的，姑姑是嫁给姓陈的（陈李氏），她是被日本人强奸后，自己爬到塘里自尽死的，塘就在地窖

旁,奶奶一看女儿死了,也跳塘死了,家里人把娘俩葬在那个塘的边上。

10. 李义芳口述

李义芳,男,1919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巷上村99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张连红、石维军、苗李华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我就跟父亲一起跑到土桥的亲戚家里。当时很多人都是跑到外地或者跑到亲戚家的,我们是要过年时回来的。

日本人烧杀噢,房子烧了很多,有的整个烧光了,有的烧了一半。当时村里有200多户人家,三分之一的房子被烧掉了。

我的伯父李仁和,在外地回来时被日本人抓走了,再也没回来,跟他一起的李文水回来后告诉我们的。

11. 马邦渠口述

马邦渠,男,77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涧边村



马邦渠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张连红、石维军、苗李华

我8岁时跑反到周岗,大概有二三百人跑的。跑反回来后,村里有三个妇女被强奸,已记不得名字了。我老祖母亲眼看到日本人把妇女拖走,任意施暴。村里还有一个马姓的孤寡老头被杀,大概五六十岁。跑反回来后发现100多间房屋被烧毁,马家祠堂也被烧了。

12. 马邦福口述

马邦福,男,1925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涧边村97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员:张连红、石维军、苗李华



马邦福

鬼子来时我13岁,在家帮人放牛,家里有四个人,父母还有个弟弟。跑反时跑到龙都东阳圩,离这儿大约有19里,一大家25人都躲在小庙里,过年前回来的。回来后发现家里房子都被烧了,我们家后面被烧了十间。

跑反时有年纪大的没跑,留在家看门,回来后发现他们被日本人杀

了。有马邦豪,60岁;笪老三,60岁;马家的一位老奶奶,70岁;庵里的一位老奶奶。还有李长生,他是跑反时被杀的,大概40多岁。他们的尸体都是大家跑反回来后埋的。

马仁富的老婆被日本人抢到斜对面的关帝庙里,被四五个鬼子侮辱,时间在2月份,是我在上午玩的时候看到的。索墅镇上的罗立德的老婆,比较胖,是个大块头,50岁左右,家里比较有钱,雇了六个伙计。她当时没跑,在家看门,在春天的时候被鬼子抓走过,几天后又送回来了。

13. 许元恒口述

许元恒,男,1933年3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许埭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许元恒

我6岁跑反的,7岁父亲被抓,当时天气不冷不热,是下半年了,我属鸡的,跑反到索墅。鬼子下午到村的,火烧到哪,日本人到哪,烧了不少房子。太阳还蛮高的,开始烧。我下半年才回来的。

我父亲叫许福成,当时30多岁,抓的时候在睡觉,被抓走了,没过两天就打死了。有一个被戳的,没被戳死,爬出来了,后来又用硝镪水倒的,烧死了。

戴德成做寿,那是在大厅被抓的,大概抓了32个人。当场打死一个,躲的,日本鬼子拖他的,他犟啊,和日本鬼子打架,被打了一枪,肠子被打出来了,肚子打通了,天亮死的。天亮叫的鸡,用鸡皮贴肚子,死的人叫许习正,20多岁,年轻的,来玩的。

日本人在厅里,一边架一个大机枪,我们都被叫到大厅里站着。许习林,30多岁吧,做寿管算账的,也被抓走了。他有两个儿子,叫许福根、许福宝,现在在上海。明礼国的两个堂兄弟是来帮明礼国做工的,都20多岁了,也被抓了,打死了。

14. 李玉珍口述

李玉珍,女,69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许埭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李玉珍

我妈妈当时十六七岁，我父亲叫李福银，属虎的，26岁，比我妈大9岁。我是腊月二十五生的，那个时候五个月大。

听我婆婆讲的。那次事件，我父亲是去吃酒的。鬼子来了，我父亲跑到竹园。有个人说：“福银，你蹲下来让我踩一下你的肩膀上去。”那个人到了外面，藏到麦田里。鬼子发现了后门，往竹园打枪，我父亲没有逃走，被鬼子抓走了，共抓了32个人。西庙里有个和尚，也去吃酒的，没处跑，躲在茅坑，也被抓走了，都是婆婆亲眼看到的。父亲抓走了，母亲哭来哭去，小啊，不懂。村里其他被抓走男人的老婆哭到东哭到西啊。

15. 贾家兴口述

贾家兴，男，1929年12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许埭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贾家兴

我以前是挖煤矿的，退休在那边看疯子。

戴德成当时没地方做生日，他家是草房，没地方办酒，就到我们房东家借房办寿。鬼子来抓人是有人报告的，在夜里抓的。大家当时睡觉的

睡觉,吃酒的吃过了,玩的在玩,还有的人走了。鬼子在厅里就逮了六个人,一共逮了19个人。当时就打死一个,是我村上的。他躲起来的,被逮到后杀了,是个姓许的,记不清叫什么了。大家都在托人保,保的人还没到,人就被枪毙了。四周铁丝网,用硝镪水倒进去后再用土盖上。

我的父亲小名叫真兵(音),抓的时候,我的父亲在睡觉,被抓走了。我母亲躲在床底下,鬼子用刺刀刺,把母亲也带出来了。后来自己用草药止血,大腿上的刀疤一直都在。

房东家姓许。当场打死的是躲在鸡笼里拖出来的,20多岁,跟日本人犟,被打死了。房子后面有竹园,有人逃命啊。村上被抓的加上被当场打死的共七个人。我属蛇的,鬼子来了,我跑了,没有来得及叫父亲,我是从竹园爬墙跑的,墙大概有一人多高。那些人中来玩的人少,来吃酒的人多。

16. 戴礼智口述

戴礼智,男,1934年1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杨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戴礼智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4岁，跑反啊。出事的时候我八九岁了。戴德成绝后了。我父亲去许墟的，50多岁，我大哥也去的，20多岁了。父亲叫戴修德，哥哥叫戴礼仁。他们对地形很熟悉的，翻墙头，躲到巷子夹墙，夹层只能一个人走，夜里鬼子看不见。哥哥活到现在就88岁了。戴德成是湖南的，做30岁生日，他是种田的，我们是河南的，认本家的。戴安贵，才20多岁被抓了，后来被杀了。他们是红帮兄弟，讲义气，称兄道弟的。孙震环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哥哥是江宁保安队的，为日本人办事，喊：“不要跑，不要紧的。”抓了三十七八个，都死了。

据说是淳化镇长许正生举报的。做寿的房子是许恒山的，是许奇荣的爸爸。

鲁荣顺的哥哥躲在地洞里，鬼子搜到了，他老婆在坐月子，日本人要强奸，他护老婆的，被鬼子杀了，后来日本人急着行军，不管他老婆就走了。他老婆后来改嫁了。

17. 李前才口述

李前才，男，1926年4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杨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2岁。

许墟事件中，有个叫陈三的，30多岁，住在青龙，靠精神病疗养院的水库旁边，是邓家庄人。鬼子叫他们自己挖坑，把人直接推下去，倒硝镪水，等于是活埋，后用土埋。陈三是挖坑时跑的，躲在草里，日本人找不到，就用刺刀刺，刺到他的脊梁骨，他受不了一翻身，被刺到肚子。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就走了。陈三往有熟人的地方爬，往大山洼爬，回来以后，过了三四天死了。

还有个叫何传连的，是戴德成的朋友，大刀会头子，青龙大队邓家庄的，几乎每家20多岁的人都参加大刀会，是抗日的，和新四军有来往。

有个和尚，上峰乡插花庙的，庙现在还在。当时蹲在茅房，也死了。



李前才

我还有个老表叫许玉明,也死了,那时 18 岁,是笕箕洼的,活到现在八十五六了。

日本人刚来时,村上人往青龙大将山北面跑反的,躲在山洼里,以为安全了,中央兵退了,日本兵看到了,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三十五六个人都打死了,就在大将山北面后的大埕塘,插花东北面。

18. 张兴隆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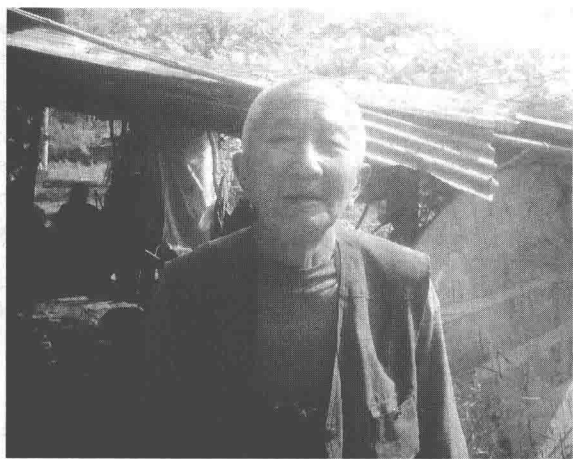
张兴隆,男,77 岁

调查地点:南京红卫林场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5 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做寿死了 32 个人,亏心啊,这个事亏心啊。有个和尚,蹲在茅坑,没逃过去。我老丈人(戴德成)翻夹墙,失足掉进茅坑,拉了一把草顶在头上藏起来了,他没死,亏心啊。我以前的老婆是戴德成唯一的女儿,算起来今年有 75 岁了,属猴的,做寿的时候她才十七八岁。明德智、明德强的老子,当时 40 多岁,是七里岗的,也被抓了,死了。他(戴德成)后来没



张兴隆

有说过这件事情，亏心啊。

19. 李泳春、李韵秋口述

李泳春，男，1925年11月生(夫)；李韵秋，女，1927年9月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前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列、曾金海



李泳春(右) 李韵秋(左)

李泳春：鬼子来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一起跑到了姐姐家，在溧水和句容交界的郭庄那边，过了三个月才回来。回来后已经安民了，鬼子就是下来捞鸡找姑娘。

李崇银弟弟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小名叫彩生伢（音），当时 40 多岁，经过解溪的时候被鬼子抓到了。他以前就被鬼子砍伤过脖子的，鬼子抓到他后看到了伤疤就说他是当过兵的，就把他杀了。

当时我在村里的祠堂里读私塾，听到祠堂后头有枪响，出去后看到了姓戴的小名叫大和尚的人躺在地上。鬼子走后我们把他拖到门口，看到他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我们用布把他绑了绑，因为没有人救他，当天他就死了。

我们村的瞎大爷李崇银当时 60 多岁了，是我们村年纪最大的。他看到鬼子来了就在大马路上喊鬼子来了，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其他人都跑了。

我们村李实银、李实玉和李实友家一共八间砖瓦结构的楼房被鬼子烧掉了。还烧了戴家喜家的农具和桌子、门板。

姓周和姓杜的一对妯娌被鬼子抓到轮奸了，当时她们是小脚，没有跑。平安以后，有一次我去解溪姨妈家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姨妈家的房子比较大，厅后面有个天井，里面还有一棵大的桂花树。鬼子把村里的小孩、妇女都集中到姨妈家的天井边，然后鬼子就一家一家地去搜查，找新四军。我们在那里吓得要死，鬼子没找到人就走了。后来听见有人喊日本鬼子走了，有一个人就从桂花树上下来了，有人讲他就是新四军。听说那一天鬼子在解溪杀了一个人，头被砍了下来。

李韵秋：我那时候 11 岁，跟着母亲一起跑反，住在龙都杨柳。有一次我们刚刚煮好了一锅饭，鬼子就来了，我们饭也不吃了就跑了。当时龙都鬼子还不经常去，那里有个王森保跟日本人好，鬼子不大骚扰龙都。

有一次鬼子来了，我姨爹的叔叔姓李，当时 40 多岁，他在巷道里伸头出去看，被鬼子一枪打到了头打死了。

我在解溪的时候，看见隔壁一个女的，姓朱，当时 30 岁不到，被一个鬼子抱上马带走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听讲跑反的时候父母亲怕小孩哭出声音,把好多小孩捂死了。

20. 李存智口述

李存智,男,1927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前巷60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列、曾金海



李存智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往龙都跑。开始是在山上挖地窖子躲,在塘边钻进去,后来躲不下去了就往龙都的亲戚那里跑,那里是圩区。

鬼子是从南边(湖熟)来的。村里李崇银看到鬼子来了就在马路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鬼子看到他就一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五六十岁了。

李实银、李实友、李实玉家的一共八间砖瓦结构的楼房被鬼子烧了;还有王宝才家的一间草房被烧了。王宝才家就两父子,家里穷儿子娶不上媳妇,现在已经绝掉了。鬼子开始就是到一个地方烧一烧房子,烟一冒后面的鬼子就知道先头部队到了哪里了,后面的鬼子就顺着路过来。

鬼子占领南京以后,就到村里来捞鸡找姑娘。一个姓戴的人,小名叫大和尚,当时30多岁,他见到鬼子就跑,鬼子远远地看见了他,就端枪

把他打死了,是在李家祠堂的背后打死的,肠子都打出来了。

王文龙的颈子被鬼子砍了一刀,一直砍到左边的脸上。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鬼子就砍的。后来他的脸上还是留下了一条大疤,脸都花了。

戴家喜家种田的农具(水车、耙车)和门板、桌子等都被鬼子拿去烤火烧掉了。鬼子烧了好几家的门板、桌子,他家是烧得最厉害的。

我们村姓周的和姓杜的妯娌两个,当时都是 30 多岁,小脚没有跑,被鬼子抓到轮奸了。还有一个姓李的妇女,娘家是岗家边的,20 多岁,刚嫁到我们村来的,也被鬼子抓到轮奸了。

李崇银的弟弟在解溪被鬼子砍死了,尸体就在大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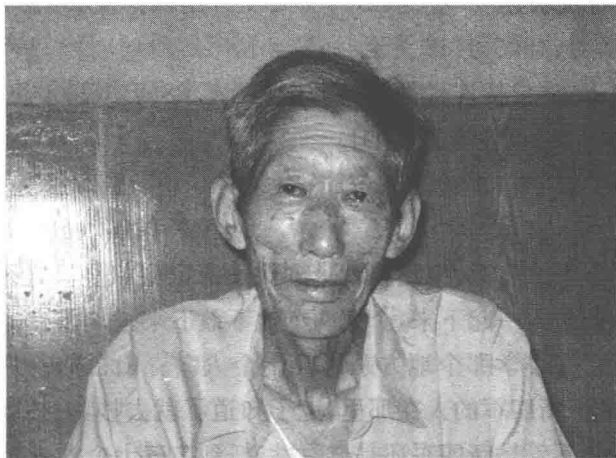
21. 戴家圣口述

戴家圣,男,1930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后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列、曾金海



戴家圣

鬼子来的时候我 8 岁,跑反跑到了龙都瓦罐庄。当时家里有八个人,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亲和我。龙都是圩区,交通不好,还有一个

叫掘地的日本头目保护，鬼子就不去那里了。这个掘地头目在龙都娶了一个老婆，小鬼子见到他就不进去龙都了。我们在那里躲了三四个月，到了安民以后才回来。中间我哥哥会偷偷地回家弄粮食吃。当时我家养了三头猪，鬼子来了用枪打死一头，但是没要。我家房子没有被烧。

村里的李金波、李成仁父子被鬼子抓到了，问他们要姑娘，他们说没有就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

前巷的王文龙碰到鬼子，鬼子也问他要姑娘，他说没有也被鬼子打了，用刺刀砍的左脸，后来左脸都花了，他当时四五十岁。

当时我们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娘娘庙三间房子和两间厢房被鬼子烧了，大概占地 200 多平方米，里面还摆了国民党的军粮，大概有两三万斤粮食。村上烧了两家房子，余存友家砖木结构的楼房三间被烧了，还有李学培家两间楼房也被烧了。当时的房子大概每间都是二十五六个平方米。

我们村的李宝兰被鬼子强奸了，她胆子大，没有跑，被鬼子轮奸了，当时 20 多岁。

22. 宫存沅口述

宫存沅，男，1936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后巷 2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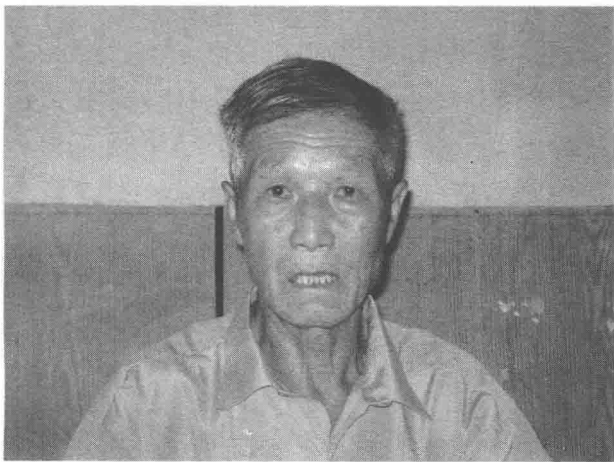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列、曾金海

鬼子经常下来打鸡，打到鸡就带到保长卢家根家烧了吃。鬼子下来一般都是十几个人一起下来，个把两个他不敢下来。

听说鬼子在小学那个地方杀了几十个人。青山村的一户人家办喜事请客，有两个新四军的人在那里，鬼子知道了就去抄，一抄就抄出了两支枪。鬼子就不管是新四军还是老百姓，抓到二三十个人一起杀掉了。

鬼子在我们这里杀了两个人，一个叫李金波，当时 50 多岁，还有他儿子李成仁，当时 20 多岁。鬼子抓到他们问他们要姑娘，他们说没有，就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



宫存沅

我们村后头的娘娘庙,占地一亩多,被鬼子放火烧掉了。

我们村的李宝兰,当时 20 多岁,她是地主家的小老婆,当时家里有财产,没有跑,被鬼子抓到轮奸了。

国民党抓壮丁挑东西,抓到一个 20 多岁的人,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看见了鬼子,国民党兵就把夫子丢了自己跑了,这个人就躲到我家。我家当时还有一个伙计,他熟悉情况,看到鬼子来了就跑出去了,这个人认识路,被鬼子打死在我家房门口。

23. 孙观达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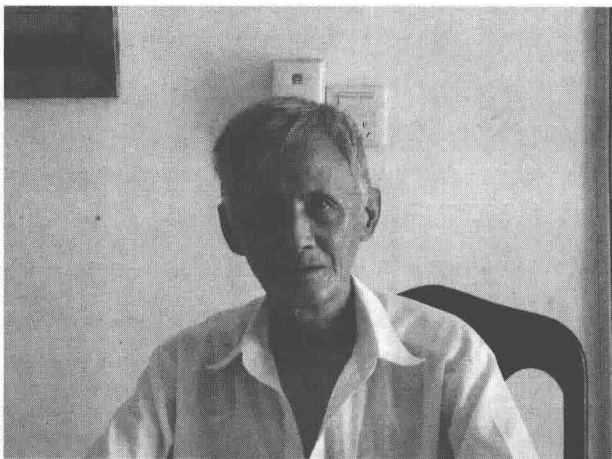
孙观达,男,1927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青山社区孙家边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1937 年冬月,日本人从上海进攻南京。现在的 104 国道,以前是从上海到南京的一条马路,鬼子就是从这条路过来的。当时村里大部分老百姓都躲在地洞里,一共挖了四个地洞,可以躲四五百人,上面用板盖起来。



孙观达

日本人进孙家边,共有 100 多人。村里有两个人被烧死了。当时他们躲在草堆里的,鬼子看到就把草堆烧着,把他们烧死了。一个叫杨船旺,还有一个叫“二猫子”,姓叶,儿子叫叶恒寿,他们都有 40 多岁。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被手榴弹炸死的,叫杨富银,四五十岁。

有五个人被抓夫抓去的,让他们挑军用物资,挑到南京。后来这五个人被捆着,八个人一捆地押到长江边上,用机枪扫死后全推到长江里。五个人里面死了四个,其中一个叫王船贵,一个叫任汉银,都是 40 岁左右;还有两个姓孙的,是兄弟两个,20 岁左右,是孙大成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叫任汉金,是幸存者。鬼子开枪的时候,枪声一响,他顺势一倒,没被打死。当时的人多呢,全部八个人一捆,死人都推到江里了,他回来后跟我讲的,这是 1937 年底的事。

—— 1938 年的时候,我们村又有一个人被杀的,叫孙树有。当时日本人在淳化有个据点,经常来农村强奸妇女,找花姑娘。一次鬼子来的时候,他老婆躲起来了,小孩没走,才一二岁,抱在怀里的。鬼子看到他,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鬼子就问:“没有花姑娘,这小孩是哪的?”他还是没讲,鬼子就把他捆起来了,问他还是不说,就准备端枪杀他。当时在场还有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太,都跪下来求情,结果还是打了他两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 30 多岁。

青山的许璦有个“许璦事件”。在1940年底的时候,有个人做寿,叫戴德成,他过40岁生日。当时到他家给他做寿的有100多人,当天晚上,淳化据点的日本人和伪军把他家包围起来,共来了100多人。大多数人都跑了,抓了30个人,有的是村上的人。有三四个人在家里当场就被打死了,有两个姓明的,还有一个姓贾的,30岁,他儿子叫贾家兴。当晚就带走了30个人,带到淳化据点,有29个人被活埋了。跑出来1个,是索墅的,叫葛同和,30岁。他是被放出来的,当时里面还有一个叫葛同和的,跟他一样的名字,跟伪军有关系,伪军送了一个名单,说这个葛同和是好人,要把他放了。叫葛同和出来的时候,保的那个没听见,没保的听见了,就出来了。抗日时期,我们这有青红两帮,被杀的人都是属于红帮的。我们这儿当时是游击区,有抗日民主政府,属于青龙区。红帮是抗日的,是民间组织,由老百姓组成的。他们和抗日民主政府有密切关系,领导人之间经常接触。我们这儿一般便衣汉奸不敢进来,进来的生人都要查,红帮就起这个作用。曾经有个外地人,把他抓了起来,给他两天时间找当地熟人,他没找到,就把他杀了,所以当时是很严密的。政府长期住在青龙插花。

后来经过调查,是淳化镇的伪镇长告的密,告密的人给新四军杀了,他叫许正生。把他杀了以后,抗日民主政府出了布告,老百姓才都知道的。红帮的人对他有威胁,所以他去告的密。

被抓的人里面,为首的叫孙震环,四十一二岁,他是鲍长道的老丈人。索墅的陶仁发,吴墅的梁祖前,青龙的何传连,杨家庄的戴德成,做生意的孙家边的曹大贵、孙正球、孙克群。

当时的淳化据点就在现在的小学那边,被活埋的地方就在现在小学的后面,有个山。鬼子在据点一直住到投降,有个碉堡,他们就住里面,周围有铁丝网。这个据点不好打,靠东山近,新四军打过几次,大规模的有一次,引来了东山的援军。我们孙家边是青山受害最严重的,靠公路近,当时有100多户人家。

日本鬼子经常下来找花姑娘。有一次,孙家边来了十几个日本人,年轻的小姑娘都躲到地洞里了,年纪大的都在家。鬼子抓到一个60岁左右的孙姓老太,问她有没有花姑娘。她以为鬼子要强奸她,就用手

比画了一下，意思是她年纪大了。日本人以为是要带他找花姑娘，很高兴，说姑娘大大的有。后来有个老头说，这不是姑娘大大的有，是告诉你她有多大年纪了。鬼子火了，把老太捆在一棵树上，问她有没有，她还说没有，鬼子就用枪要杀她。这时旁边那些老人为了保住她的命，就带鬼子过去了。当天有十几个姑娘被强奸了，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还有一次，一个20多岁的青年妇女，被四个日本人轮奸。她也是孙家边的，当时没跑掉，结过婚了，还没生小孩，后来她一个小孩都没生，当时她丈夫不在场。这一般都是1942年以前的事，1942年以后鬼子就不敢来了，抗日民主政府扩大了。

1942年，大批日本人到了索墅。这里是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地方，当时很繁华的。（鬼子）来的时候，有一部分百姓跑掉了，还有一部分没跑掉，有外地人，也有开店铺的。鬼子把这些人都集中到了铁丝塘，有三四百人。问有没有新四军，当时实际没有新四军，即使有也不会讲。鬼子审问了有个把小时，下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站在前排的人看到，日本指挥官要开始杀人了，架机枪的人已经准备要开枪了，当时就有人大喊逃命。大家就一齐逃开了，鬼子这时就开枪了，打死了有十个人，还有一个在菜地里被流弹打死的。其中一个我认识，叫马盛昌，涧边村的，40岁左右，死的人里面都是男的。

索墅的梁宗英跟他的老婆、丈人、丈母娘等一起跑反的，在山地里被鬼子抓到了，日本人要强奸他的老婆，她当时20多岁，还没生孩子。她母亲去护她，被打死了，父亲也去护她，也被打死了，最后她还是被强奸了。她是湖熟河北大队的，这是1937年底的时候发生的。

后来每村都有地步哨，是村里的组织，看到鬼子出动了就立即通知全村。

鬼子刚来的时候，国民党在淳化设置了防线，中央军跟日本人在这里打了一天一夜，淳化中学那边的炮台打死了三四百个日本人，他们突破不了，后来日本飞机把它炸了。恐怖得不得了，我们都躲地洞里，火光冲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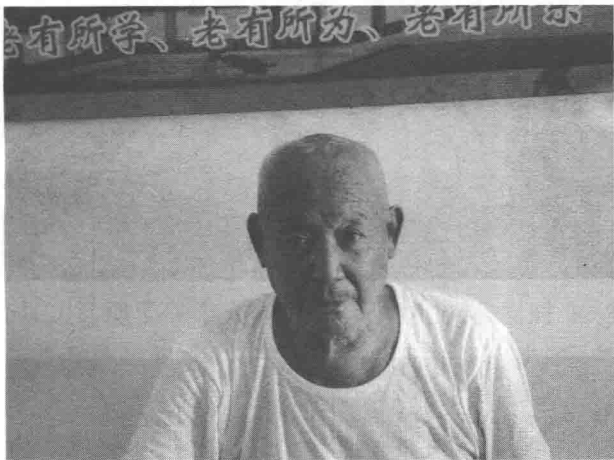
24. 罗齐华口述

罗齐华,男,1922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青山社区孙家边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罗齐华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5岁,他们是冬月来的,从土桥那边过来打南京的。刚来的时候,我们躲在地洞里,后来就跑出去了,跑到湖熟的圩区。

我们村上烧了三个长厅,一共有120间房子。孙大福家的长厅、任汉金家的长厅,还有一个长厅也是姓孙的。那时候每个长厅有三大间,光是过去的抗日民主县政府这个地方就烧了100多间。

我们村王船才的哥哥和孙大红被打死的。他们当时躲在地洞里,出来的时候被鬼子看到,用枪打死的。孙大红跑出来的时候,鬼子一枪打在他腿上,后来没人照应,流血过多就死了。

25. 王立贵、沈秀保口述

王立贵,男,1927年11月11日生;沈秀保,男,1933年4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镇东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王立贵



沈秀保

王立贵：日本人来时，我 11 岁，跑反是冬天，跑了两个月的样子，在外面过的年。回来以后我家的房子还在，屋里的东西、门、家具全被鬼子烧掉了。吕少奇家的大房子也被烧掉了，是五间瓦房。还有一家姓吕的，被烧了三间瓦房。其他没烧的，大多数人家的门、家具都被烧了。

我在上学的路上，快到校门口了，看到日本鬼子叫一个老头去糟蹋

他的闺女，老头不肯，鬼子就一刀把他们父女两个戳死了。那个女儿还有个小孩，小孩当时还包在被子里，抱在手上。鬼子就把这个小孩用刺刀挑起来，摔到水塘里。后来听人说鬼子在这之前已经把那个女的糟蹋了。这个老头是索墅街上的，老头的女儿有 20 岁了，老头有 40 多岁。我吓得就奔回家了，在回来的路上，江西塘街上有人告诉我打死人了，然后我在五行庙看见了一个自卫队员的尸体，还有在梁忠炳家的茶馆里也看见了一个自卫队员的尸体，穿着制服，都是 20 多岁。

还有一次，鬼子从西边过来，老百姓就往东边跑，就在我们村后面，鬼子架起了机关枪就扫，打中四个人，死了三个。死的三个我都认得，一个叫小宝子，大名叫笪有安；一个叫老耿，是小宝子家的伙计；还有一个是梁毓堂的哥哥。那个被打伤的是笪箕洼的人，子弹把他肚子打穿了，但没打中要害，没死，可能现在人还在，笪箕洼是现在的插花大队的。在我们关帝庙那边活埋了一个人，叫长太，是巷上人，当时 30 岁出点头的年纪，还有一个和他一起被鬼子抓走的，后来被保出来了，鬼子抓他们，是因为怀疑他们是新四军。

安民以后，鬼子在铁丝塘那边杀了很多。有一次，鬼子叫许多人跪在塘边，架起机关枪扫射，说谁跑谁是新四军，然后就打死他。当时死了南家庄的一个年轻人，才 19 岁，涧边村死了一个 30 多岁的，这两个是我知道的，其他死的我不认识。

鬼子在这里糟蹋妇女多呢，少说也有 20 多个，这个不大好讲，会坏人名誉的，不讲了。安民以后，鬼子在这里还强奸妇女。八年，鬼子在这里，老百姓就没有安生过。

沈秀保：安民以后，有一次，鬼子下来经过曾老四家门口，他家的狗朝鬼子叫唤，鬼子用枪去打狗。当时曾老四躺在床上，听见狗叫唤就起来望望，被鬼子看见，一枪就打死了，他当时有 60 岁了。曾老四被打死时，我就在家，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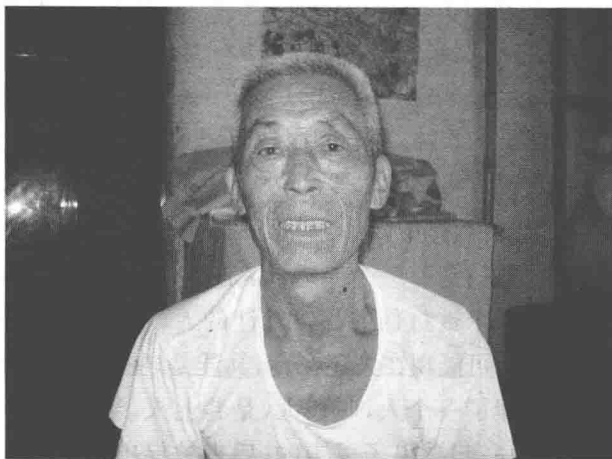
26. 梁毓富口述

梁毓富，男，1932 年 3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石塘头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梁毓富

鬼子来时我七八岁了，那时是冬天，我们是冬月跑反的，跑到了溧水，是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跑的，爷爷奶奶年纪大，没跑，在家看门。我们在外过的年，大概在外两个月吧。回家后发现房子全被烧光了，当时我家有四间草房，全被烧了，没有地方住就搭个棚子住。村里房子也被烧了不少，有30多间被烧的。其中梁忠顺、梁忠发家五间两厢瓦房被烧了，还有梁忠友家三间草房也被烧了，还有一些草房也被烧了，家里的东西烧得光光的，只剩下空身人。我家那头黄牛也没了，梁忠顺家也有一头牛不见了，家里的鸡猪什么都没了。这里基本上家家都喂鸡喂猪的，全都没了。

我们村里被鬼子杀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三叔，一个是梁忠贵的奶奶。她看见我三叔被鬼子杀了，就骂鬼子不讲理，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他们两个都是被刺刀戳死的，就死在锅子塘那边。当时我三叔二十七八岁，那个老奶奶当时有60岁。他们俩和我们村的梁忠前当时是躲在锅子塘那边的，梁忠前看见鬼子杀人，躲在床底下没敢出来，他就躲过了。我们跑反回来后，他跟我们讲的，他当时30多岁。

我们村梁忠兴的老婆被鬼子侮辱了,就在村前面神墩子庙那边的桥边被鬼子奸污的。鬼子是从巷上过来的,他老婆跑没跑掉,当时才20多岁。

27. 任明富口述

任明富,男,1934年9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姐妹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任明富

我的父亲是被鬼子打死的,他是索墅街上周家的干儿子。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正在给干妈家烧饭。他出来小便的时候,看见鬼子来就跑,别人喊:“汉民别跑!”他以为是喊汉奸别跑,就使劲跑,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当时我才3岁,记不太清楚,我二姐还在,她知道。二姐叫任凤英,住在土桥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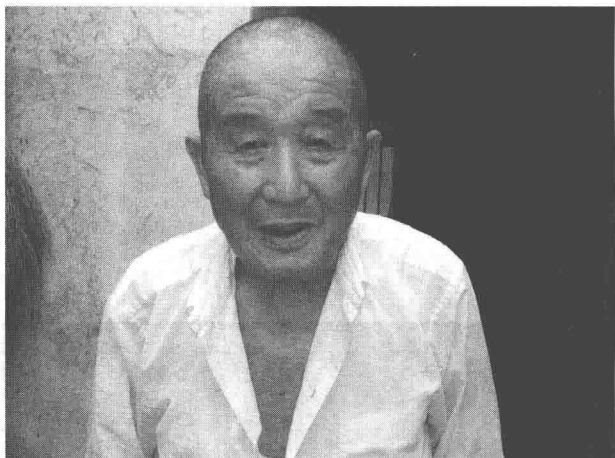
28. 李成林口述

李成林,男,1931年9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吴墅社区石子涧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李成林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6岁。在村西头,鬼子把黄连根的爷爷捞到,把他倒挂在茅坑里,死的时候,老人有60岁了。我家十间房子被烧了,都是瓦房。房子烧掉以后,我们没有地方住,生活太苦了,我就跑出去当兵,打游击了。

我老婆5岁的时候,她父亲被日本人抓走做苦差,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被抓走的时候有40多岁。她父亲走了以后,她们姊妹就出去要饭吃,过得很苦。我老婆老家是七里岗的。

当时烧房子是普遍的现象。

鬼子也找妇女,我们村上有一个妇女被鬼子抓到,就把她当玩物一样,用筐子带着她,随部队走,后来回来了,当时这个女的有20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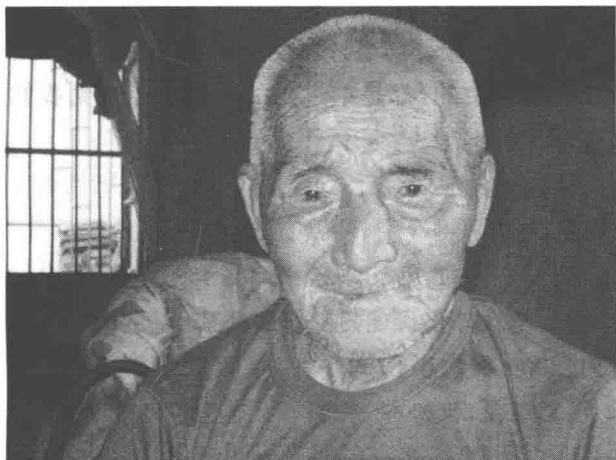
29. 贾家贵、贾寿禄口述

贾家贵,男,1920年8月2日生;贾寿禄,男,1925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吴墅社区洪墅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贾家贵



贾寿禄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跑出去了，在农村上，鬼子来了就烧杀。在我们村上，鬼子把陈永才的父母关在他们家的房子里烧，把两个人活活烧死了。他们家是两间草房。陈永才的父母当时都有六七十岁。他们儿子当时跑出去了，不晓得。还有一天晚上，村上被打死了两个人，都姓贾。他们是回家拿东西的，被鬼子发现了，没有来得及跑掉。鬼子一叫，他们就跑，鬼子端起枪就打，两个人死的时候都有

六七十岁。

村上还烧了不少房子。贾秀才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是五间瓦房。村上有三四个妇女被欺负的,都是结过婚的。鬼子经常到我们村,看见哪家有妇女就强奸。

30. 祁先正口述

祁先正,男,1922年1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吴墅社区洪墅41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祁先正

鬼子是冬天到我们村的,是下午来的。头一次来就把我们村两头牛打死了,其中一头是我二爷爷家的,晚上人就吓得奔掉了。当时是两三个鬼子到我们村的,鬼子大批人马在淳化那边。我们当时跑到赤山那边,蹲了几天,晚上回家弄东西,拿粮食吃。我们有一次是白天下午回村的,当时赶得巧,正好有两个鬼子在我们村。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回来的,还有祁礼月、祁礼云两个人。看到鬼子,他们两个就马上奔掉了,是从贾家元家的后门奔掉的,我没有来得及跑,就躲在贾家元家的厨房里,后来也从他家后门奔掉了。当时贾家元家有两个老奶奶在家看门,鬼子看见

我们躲进他家的,就跟两个老奶奶要人,问老奶奶我们躲在哪。一个老奶奶不肯说,鬼子就把她拉到塘里淹,老奶奶还是没有说。鬼子找不到人,就烧了两家房子。一家是我家,另一家是祁礼月家。我家是三间两厢瓦房,祁礼月家是三间瓦房被烧了两间,没有全烧掉。鬼子后来就走了,我们也不敢回家了。

我们村上有两个人是同时被打死的,一个叫贾正堂,一个是贾正喜。他们都是没有跑掉被鬼子开枪打死的,两个人都是三四十岁。

鬼子头一次来的那天晚上,还拖了几个妇女,就在我们庄上的塘边强奸妇女的,被拖去的有三四个妇女,都是结过婚的。她们都是30多岁,都要寻死,被村上人劝住才没有自杀。

郝墅村的张为荣也是被鬼子打死的。他被鬼子发现后在跑的过程中被鬼子开枪打死的,当时他有30多岁。

我们洪墅村的贾寿才家的四间瓦房也全被烧了,房子很好,盖得很高。

31. 李太生口述

李太生,男,1922年1月9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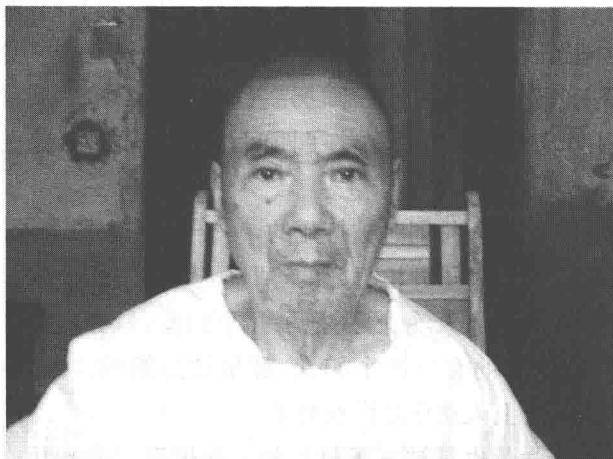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咸墅23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我们跑反跑到葛家边的舅舅家,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后来又跑到赤山湖,在那里呆了天把天;之后又跑到狼塘湖(音),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第二年三月回来的。我家房子没有烧,东西全没了。在我们村烧了两家人的房子,一家是李武才家的三间草房,还有是王奶奶家的三四间瓦房。

我听讲有十五六个人被鬼子抓去抓走了,抓到南京又把他們放了回来。在上坊又被抓住了,鬼子想杀他们。有一个人跑了回来,这个人叫焦忠义,还有和他一块被抓走的,一个是焦忠仁,鬼子把他的头发撕掉了,没有死;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叔叔,名字记不得了。鬼子开枪打在他的



李太生

腿上,也没有死。当时他们叔侄三个都有 30 岁左右。还有一个是李福第的父亲,当时有二十七八岁,他被鬼子打死了。其余的好像都跑回来了。

32. 李炳强口述

李炳强,男,1928 年 12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咸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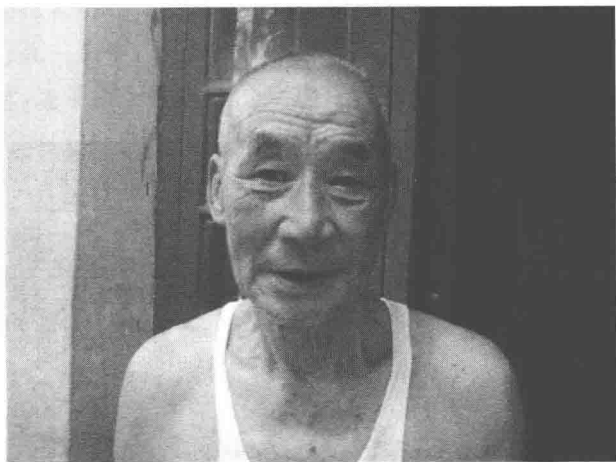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3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 10 岁,我记得鬼子就来了一次,那时我们奔到了大山凹的山头上,上面有个老人住在那里,叫李文兴,他是住在一个小棚子里。

我记得鬼子来的时候不冷不热,是中午来的,他们来这儿的时候已经住在淳化的一个学校里。他来烧了我们村王奶奶家的三间瓦房。当时王奶奶不肯出来,鬼子放火烧,她想出来,走到门口就被烟呛死了,尸体被烧了,她有七八十岁了。

在我们村前塘那儿,摁死两个老太,一个叫“跳跳子”,一个叫“新奶



李炳强

奶”，当时都有 60 多岁了。她们被抓到前塘边，鬼子觉得好玩，就用砖头砸她们，她们就跳下去淹死了。还有一个叫李前章的，五六十岁，被鬼子放在蒸笼里蒸死了。

鬼子在我们村上抓夫抓了五个人，去给他们送差，送到上坊。鬼子当时住在上坊那边的庙里，在那儿打死了一个叫李炳旺的人，他有 30 岁左右，他是被枪打死的。还有一个叫焦忠义的，他当时跑了，他的哥哥焦忠仁说，不要跑了，他就被鬼子用东洋刀砍了一刀，当时刀砍到了地上，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两三厘米的伤口，没有死。还有一个是他们两人的叔叔叫焦本章，当时他想跑，被鬼子一枪打在了他的膝盖上，后来把子弹挖了出来，没有事了。还有一个姓李的，名字记不得了，他想跑，没有跑成，被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

在我们村上有两个女的被鬼子强奸了，一个叫方光英，有二十一二岁，当时还没有结婚，后来没有生什么病；还有一个是张根培的母亲，30 多岁，当时已经生过孩子了，鬼子没有强奸她，是拿她开玩笑，用瓶子往她下身戳，真是畜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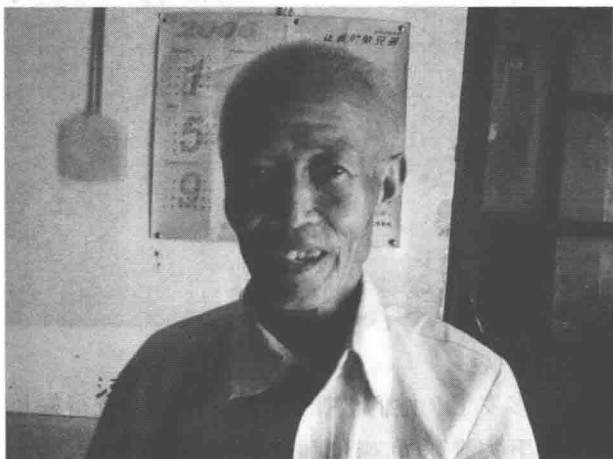
33. 汤世贵口述

汤世贵，男，1931 年 4 月 2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下漆阁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3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汤世贵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7岁。当时中央军驻在张家山，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日本人来到我们村上。他们穿着黄色衣服，我们没有见过，跑去看，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打老百姓。太阳下山了，日本人开始啪啪地放枪，中央军没有还枪，这样我们就奔了。后来张家山的中央军撤退了，日本的正规部队过来才开始杀老百姓。正规军还没有过来的时候，鬼子杀了七个中央军，他们是从张家山下来到后祁村扛木头搭地窖的。鬼子来的时候张家山的中国兵喊他们，让他们赶快回来，说敌人来了，没想到在后祁遇到了鬼子，被鬼子用刀戳死了。我们村的人都看见了。

——那时家里没有钱，只能在附近绕，没有跑远。在我们村上，我记得杀了三个人。一个是姓陈，小名叫“小老二”，有20多岁；一个叫奇才，可能姓梁，他们俩是在村边的过水子塘边被鬼子用手枪打死的，打死之后往塘里一推；还有一个人叫李先福，他当时挑着一担山芋跑反，跑到了下漆的南山，爬坡的时候被在我们村的鬼子用长枪打的，打伤了，从山上滚了下来，摔在塘里淹死了。

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李新龙家的五间楼房，是上下两层的那种。这

是我跑到吴墅之后在山上看到的,在我们这儿就烧了这一家。鬼子刚来的时候还打死一头牛,是姓李家的,他们刚了四条腿就走了。

在吴墅,烧了一个姓陈家的草房,他们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是我的姨奶奶和姨公公,都有七八十岁了。鬼子烧他的房子,还把他們关在门里边,他们跪在那里求鬼子不要烧,后来房子烧完以后,他们的骨架还是跪在那里。

鬼子抓夫是有的,抓了两个。一个叫袁昌根,鬼子抓他去送东西,到了江口就把他放回来了,当时有十几岁;一个是我哥哥汤世富,他在杨家边遇到一队鬼子,鬼子把他带走了,带到湖熟第二天就把他放回来了。

在我们村上有三个女的被鬼子糟蹋了。一个是姓李的,当时还是小姑娘,没有出嫁;一个姓陈、另一个姓王,她们都有 20 多岁,当时都没有养小孩。后来她们都改嫁了,不在这边了。

34. 李福康口述

李福康,男,1931 年 7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唐家 9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3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7 岁,跑反跑到了江西九江,是跟爷爷一块跑的,到第二年春天回家的。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李新龙家的五间楼房,是二层的那种,还有李顺如家的三间瓦房,是那种平房。

在我们村口有个塘,叫过水子塘,在那里鬼子打死了两个人,一个姓陈,小名叫“小老二”,是陈国泰的哥哥,当时有二三十岁;一个叫奇才,有三四十岁,是从外地跑到我们这里做伙计的。当时他们看到鬼子来了,就跑,跑出去 200 多米了。一个给鬼子挑东西的老百姓喊他们,说头目叫他们过来。他们两个以为没有事,就过来了,这样就被鬼子抓住了,让他们跪在过水子塘边上,用手枪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死了,之后又蹬到塘子里。



李福康

还有一个人当时没有死,后来呆了一段时间就死了,他叫李先福。他跑反跑到了对面山头上,鬼子一枪就打中了他的腿部,那个时候他有四五十岁。

鬼子在我们村上抓了李新元的老婆,有 20 多岁,姓梁,是上漆阁人。鬼子把她抓到了淳化的东山头,在那呆了两三天,后来逃了出来。那个时候鬼子已经住下两个月了。

安民之后,鬼子经常下来抢东西、捞鸡。鬼子在刚来的时候还抢了我家一头大黄牛,在这儿捞鸡抓牛多了,不记得了。

我们村的李天林被鬼子打过的,那个时候已经安民了。他贩米去卖,走到南京大校场,那个时候是飞机场,有鬼子在那边站岗。那个时候见到鬼子要喊先生,他没这样做,鬼子就打他,让他顶着一盆水,跪在那里,是冬天啊,让他跪了个把小时就让他回去了。

鬼子刚来的时候还抓了我们村的王永元,还有咸墅的焦忠仁,一共有十个人,让他们送东西送到上坊七夕寺。鬼子让他们挖了个大坑,要杀他们,他们想跑,鬼子一枪打在了王永元的左背上,子弹从他的左肩穿出,他当时顺势倒下,没有死;焦忠仁当时也没有死,从大坑里爬了出来,这是他们回来自己讲的。

35. 王文祥口述

王文祥,男,1926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青龙社区岗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王文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虚岁12岁。鬼子从索墅方向来的,是冬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来的,鬼子一来就铺开了。在鬼子没来之前,我们家家户户都在山上挖地窖子,鬼子一来,就是烧杀淫掠,村上的人们躲在地窖子里边。我连夜就和大人们跑了,我在那时,两床被单都挑不动的,我们一直跑到赤山,在外边呆了近两个月。

跑反的时候,村上一些年纪大的,有些没有跑的。我家门的一个太太,当时有70多岁。鬼子来村上时,她躲在门后边,鬼子发现了她,就一枪把她打了。打到了大腿,当时还没死,后来拖了一个星期就死了。村上的缪成华,当时有60多岁,跑反时也没跑,鬼子见到了他就抓夫,让他担东西。他老了,担不动,鬼子就用枪把他打死了。鬼子还把黄宗海打伤了。鬼子来时看见他,就随手打了一枪,打到他的大腿上,他那时刚好在塘边,就摔在了塘里边,把塘里边的水都染红了。后来,他的腿就残废了,一直用着拐杖。

我们大队的大城村，一个村子基本烧光了。当时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个村的后边有国民党军队挖的战壕，国军撤退后，鬼子就把整个村子烧了。烧掉的房子有近 200 间。有五分之三是瓦房，剩下的是草房。村上人回来就搭个小棚子，慢慢过生活。我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两间偏房。杨华义、杨德生、杨德兴，他们三家一共有五间大瓦房。鬼子在村上看见一个姑娘躲在了他们的房子里边，鬼子就进屋找，找不到姑娘，鬼子就放火烧房子，五间烧得精光。岗家边纪村的贾正松、贾正常弟兄俩，鬼子烧了他们六七间瓦房。鬼子烧房子没有原因的，杜村高世振家的房子烧了一大片，那时他们家的房子多，有二三十间的大瓦房都被烧掉了。杜村戴塘姓藤的、姓杜的、姓彭的家的房子也被烧掉了，鬼子烧了两家的瓦房，有四五间，草房一共烧的有七八间。东龙村的缪有金、缪有银兄弟，房子是走马楼，上下层的，鬼子烧了十间房子。还有周大金、周大银家的房子，是两进，有 20 多间瓦房被烧掉了。鬼子烧房子时，我就躲在岗家边山后的地窖子里，烧房子时连后边的竹园也烧得劈里啪啦的响，很像开枪的声音。

鬼子来过两天以后，就在村上欺负妇女。岗家边有一家，户主叫沈秀军，他的老婆、他的妈妈、他的姨妈、他的表妹，都被鬼子侮辱了。同时被侮辱的还有丈夫姓陈的、姓缪的、姓杨的。其中沈秀军的老婆被 20 多个鬼子轮奸的。鬼子轮奸以后，这个女的都起不来了，还是村上的一个光棍马步科把她拉起来的，他当时光棍一个，没跑反。鬼子来的时候，沈秀军的姨爹说没事，他姨爹叫大于，带个眼镜，见过世面，说可以和鬼子讲理，就没跑出去的。当时沈秀军的老婆刚结婚，还没小孩子，有十七八岁，年轻，被鬼子轮奸的。鬼子把她拖到了杨国奇家里边，鬼子排队轮奸了她。鬼子还把这些女的拖到了大花圩的肖家庙他们的住地。后来鬼子出去打仗，鬼子驻地有中国人当夫子，就把这些女的放走了。当时被抓去的有五六个女的。她们被抓去了两三天的时间。沈秀坤和他的嫂子躲在地洞里，鬼子把他的嫂子奸污了。他当时探头看的，鬼子就用刺刀把他的喉咙刺穿了个洞。沈秀坤当时有 20 多岁，后来在脖子上留了个大疤。

36. 张松华口述

张松华,女,1908年11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张松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30岁,是住在青龙村的。我们跑反跑到了湖北,因为我老公公是那里的人,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年,我们回家的时候整整走了50天。等我们回来,我听说周大金家的十五六间瓦房全被烧了,他是地主。还有缪成富家的三间楼房给烧了。

我后爹徐金贵被鬼子戳死了,有八九十岁了,鬼子扒他的香台,他不让扒,鬼子就一刀把他戳死了。

在我们村,糟蹋妇女的事多呢,我后来听讲周大银的丈母娘,日本人当时想她的心思,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人死了还站在塘里。还有明月宝的丈母娘,那时有20多岁,被鬼子在她家糟蹋了,后来他男人把她卖到了溧水,他自己去当新四军了,还没有过江就死了。还有一个姓周的,当时很小,才十一二岁,被两个鬼子抓到后强奸了,小便特别多,看好之后嫁人了,还生了四个儿女。还有一个是李义山的老婆,当时有三四十岁了,鬼子找她去,她不去,想拐别人去,不过没有拐到。在我们村有近

20 个女的被糟蹋了。

鬼子还抓差,当时跑不掉的就被抓走,有一二十个人。

37. 王建英口述

王建英,女,1917 年 10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王建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 20 岁了,住在青龙村,我记得是冬月初三过来的,我们跑反跑到了圩里头,呆了两三个月,回家过的年。我们来家的时候已经安民了,当时鬼子驻在淳化学校里面,经常下到索墅。

我们回来之后,发现我家的四间楼房被烧了,我们村上还烧了三间祠堂。

我家的老公公也被鬼子杀死了,当时 60 岁不到。那个时候已经安民了,他被鬼子捞到淳化用刀戳死了,我们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发现遍地死尸,是从索墅到石子涧的路上,当时我都不敢看,一路跑回家的。

38. 蔡规宝口述

蔡规宝,男,1927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蔡规宝

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在湖熟,我住在湖熟街上。我记得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春天,我们跑反跑到赤山。后来我们搬到淳化的时候,鬼子已经驻在淳化的学校里了。在那边我记得鬼子杀了好多人,四五十个人是有的。都是从别的地方捞过来的,我们这里的没有。

39. 徐云法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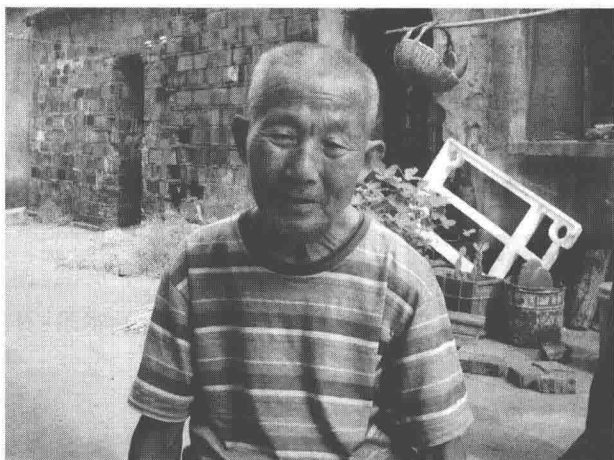
徐云法,男,1924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淳化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4岁,那个时候天气不冷不热,我是住在栖霞龙潭二道坝那里,没有跑反。在我们村没有烧过房子,也没有杀过人。有



徐云法

一个人被鬼子拉去让他背枪，他叫田守明，有四五十岁。他看到鬼子吸烟，就问鬼子要，鬼子就用枪托捣他，不过没有杀他，捣得也不怎么严重。鬼子下来捞鸡挑猪要妇女。我们村有妇女被捞到了，叫什么记不得了，那个时候她有 20 岁，还没有结婚，她跑到墓地，被鬼子捉住了。这件事情是在过年后，大概三四月份时发生的。

40. 王志贵口述

王志贵，男，192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街道淳化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4 岁，当时我们跑反跑到了解溪那里的殷岸，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过年后才回来的。当时我们都躲在地窖里，怕日本人扔炸弹。

我们跑反回来后，我家的五间瓦房被烧了，在淳化街上有好多房子被烧了。有四个大厅被烧了，一个厅大约有十几间房子。在南街烧了三个大厅，还有一二间房子被烧了。我记得一个姓冯的人家烧得最



王志贵

多,他当时是地主,有30多间瓦房;有一个姓李人家的十间瓦房被烧了;还有一个姓张人家的15间瓦房被烧了。西街上一条街的房子都烧了,具体是谁家的不记得了,大概有七八十间呢。在东街上冯继才家的十多间瓦房、冯宝如家的十多间瓦房都被烧了。其他我记得的还有梁珍玉家的20间瓦房,其余的都不记得了。这些房子都是鬼子刚来的时候烧的。

杀人的事情有很多。我父亲王献清就是被鬼子用刺刀戳死的,那个时候有60岁了,他是在跑反到高淳的路上被杀死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姓赵的,当时他有50多岁了,和他一块死的还有30多个人。鬼子当时把他们往塘里推,他们往上爬,鬼子就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了。我还看到一个叫张德才的人被杀了,他看到鬼子来就跪下磕头,鬼子就拔出东洋刀一下把他的头砍下来扔塘里了,他那时有60多岁了。他妈妈去塘边找儿子的尸体,也被鬼子一刀戳死在塘里了,她当时有80岁。还有一个姓李的,是李学元的父亲,他当时躲在草垛里,鬼子以为他是中国逃兵,就把他拖出来打死了,他当时有60多岁。

听说李由贵的父亲和哥哥在方山被鬼子打死了。他父亲有60多岁,他哥哥有十几岁。他们跑反跑到了杨柳,在那里被鬼子抓去当差,他哥哥出去看看,也被抓去了,拉到方山把他们杀死了。还有刘成根的爷

爷,有六七十岁,死的时候在壕沟里,还跪着呢。

糟蹋妇女是有的,在南街上,陶绪成的外婆在家里被一个日本人强奸了,她当时有 60 多岁了。还有一两个妇女也被强奸了,具体的不晓得。抓鸡捞猪太多了,谁家的谁知道啊。

(二十) 原土桥镇调查

1. 戎家臣口述

戎家臣,男,87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行政服务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戎家臣

我 17 岁跑反,看到日本人开枪打中国百姓,打中一个,倒下,他们就一边鼓掌,一边哈哈大笑。

我有一个三舅叫吕月财,比我大一岁,当时在宜兴陶瓷学校上学。知道鬼子来了,回家看母亲,院子里晾着黄颜色的衣服(很像当

时的童子军装),鬼子看到了,就说他是童子军,把他抓走了。他妈就请镇长作保,镇长人还没到,他就被杀了,就在当时鬼子的驻地湖熟梁台。

2. 李献金口述

李献金,男,75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行政服务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李献金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我当时6岁。一开始以为是中央军抓壮丁,没跑。早上鬼子就到了,见到房子就烧。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叫李献林,15岁;二哥叫李献春,12岁。早上去买烧饼油条,看到鬼子后就跑回家告诉我爹妈。中午时鬼子在庙家山(音)同中央军打仗,山上有碉堡,用机关枪向鬼子扫射,下午中央军就撤了。

本村的刘老二看到鬼子来,就躲在门后,被鬼子看见后用枪打死了;在施来庵有60多具尸体被焚烧,有中央军也有老百姓。鬼子叫村里的张和廷等18人把尸体拖到一起挖坑埋了。鬼子在镇上呆了一天,第二天就走了。在共和行(粮行)门口我看到了好多尸体,从门缝看的,一个

尸体穿着蓝色的裤子,记得特别清楚。

鬼子将村里的妇女抓到下庄,几天后再送回来。当时好多人躲在西街马奶奶家里,鬼子发现后叫笪本贵(村里人)奸污其中的两个妇女,一个叫黄克英,30多岁,一个是王洪飞的老婆,也30多岁。笪本贵很害怕,不干,鬼子就威胁他,拿着锯子说不干就锯他的下身。

鬼子还轮奸妇女,有杜玉堂的老婆,30多岁;陈青杨的老婆,也30多岁。

听说永平那边有家人的大儿子被打死了,当时他中了一枪,没有立即死,疼得在地上打滚,鬼子又补了几枪,他母亲有大脖子病。

3. 陈芳清口述

陈芳清,男,83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第五行政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陈芳清

我13岁跑反,家有母亲、姐姐、妹妹。鬼子一来就烧了邮电局。在共和行门口,我亲眼看见日本人打死了三人。其中有个清洁工叫马三,在国民党一个部门扫大街的,另外两个不认识,好像是外地跑来的。在

菜园里日本人朝徐二的儿媳妇喊花姑娘，她一听就跑，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她大概有 30 岁。

听说永平大队上庄有家姓吕的，老大、老二都被日本人打死了。老二还被用火烧的，老三现在还在世。

有个姓吕的小伙子，大概 20 岁，从外地上学回家，日本人认为他是童子军，就把他抓走杀死了。当时他家人托镇长去湖熟梁台保人，但没来得及。

4. 尹世宝口述

尹世宝，男，75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第五行政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5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尹世宝

我 6 岁跑反到赤山，躲在祠堂里。我没有父母，跟着 7 岁的哥哥一起跑的。

我看见开茶叶店老板的老婆被两个日本人轮奸，店名叫“韦福兴”（音），老板姓韦。还有罗凤翠的老婆也在，她躲在床底下没被发现。这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韦老板的大女儿叫韦德凤，现在 50 多岁，住东

山,具体位置不清楚。罗凤翠有两个儿子,都死了,还剩下二儿媳妇,叫罗根娣,也住在土桥。

我们家房子被烧了四间,衣服都烧光了。

5. 熊祥英口述

熊祥英,女,89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5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熊祥英

我原来是上合的,现在合并为茶岗。跑反时,我的女儿才1岁,现在70岁了,我也89岁了。鬼子来了,我们跑到山上,躲到山洼里,家里四个人,一个老太,一个小孩,男人还有我。房子有的被烧,有的没烧。我有小孩,躲起来了,一个人跑到边上,别人也不愿意带我们。

过了个把月回来的。我有两个邻居,前面两间房住两户人家。我走后门,他们走前门。村上有个老头叫纪贤根(音),无儿无女,是门档里的邻居。我家一间房,他住在前面,老头五六十岁了。跑反时,在马路上被鬼子先打倒了,然后用草烧的,死了。家里的鸡跑了,回来之后没看到

人,我是女人,不看死人的事情。

6. 陈芳英口述

陈芳英,女,84岁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陈芳英

在管头村前一个水塘边,王友如(我丈夫的爷爷)扛着扁担,日本人以为是枪,一枪打得他朝塘里一趴就死了。

吕兰英的老婆婆是被日本人踢死的。她要找儿子,儿子叫王全金。可能跟日本人名字音相同,或是日本人以为在骂他“我是你儿子”,就踢她小肚子,把她踢死了。

7. 王招子口述

王招子,女,1927年7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家里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王招子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1 岁,大人把我丢在家里,家里还有奶奶、妹妹、瞎子父亲,妈妈出去了,后来人口没有损失。

日本人拆我家的房子,是三间瓦房,我只好躲在庙里几个月。还烧了西头的房子。

王维庭,当时五六十岁,夫妻俩吵架,鬼子以为是骂他,就在菜园里踢老头,殴打他,踢得他直滚。鬼子不打小孩,把糖给我们吃。

王国忠在山上走,被鬼子打了一枪,没被打死,40 多岁。是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在马路上看到时打的。

我妈妈叫陈秀英,外婆姓王。外婆是被鬼子打死的。她在门口弄菜,鬼子看到后把她摔到河里淹死了。

我爷爷肩膀被打了一枪,背上被打通了,没打死,日本人以为他是中国兵。

8. 纪宝珍(后来改姓王)口述

纪宝珍(后来改姓王),女,1928 年 2 月 26 日生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6 日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我现在 79 岁，跑反的时候 10 岁。我原来是后李村的，住在外婆家，外婆家是新兴村。我们从新兴村往水门跑，再到湖熟圩区。我外婆他们认为小孩子不要紧，就带我回来了。鬼子从上庄经过，下午在村上烧掉不少房子，晚上我还看见地上被烧后留下的四个人影痕迹。

到了春节以后，我母亲回来了。父亲在上海被鬼子抓走了，一直没回来，他叫纪贤春，现在活着 100 多岁了。我妈妈属兔的，比我爸小 3 岁。

我丈夫（即王正坤）他表姐被鬼子糟蹋了两天后又放回来了，是鬼子刚来时候的事。本来她躲在一栋房子里，门很隐蔽，鬼子没看到。她丈夫在村子里喊：“快出来吧，鬼子走了。”正在这时，一个鬼子冒出来了，就带走表姐，两个人骑着马走了，带到句容。她丈夫也不敢反抗，叫戎振兴。表姐 30 岁左右，天快黑了，其他的人也回自己家了，过了两天，被放了回来的。

我在土桥镇上跑反的时候，日本人追个漂亮的女人，她穿着黑旗袍。那个女的被迫得跳河淹死了，就在水门前面那个河，我亲眼看见的。

有个女的带着漂亮的小男孩，四五岁，会哭，妈妈带不动，就把男孩按在圩塘淹死了。

王全玉，男的，他家有间房子，他要跟人家躲在一起，别人不准他躲，他有小孩，会哭的，没办法，他就把小孩捂死了。

那时候我不敢看日本鬼子，他们会把我吃糖果，问我有没有女的，我不敢作声，也没有吃糖，不理他，就走了，房里躲着姨娘和我妈妈。

还有一个一起玩的女孩，11 岁，她块头大，叫吴二丫头，是后新兴村的。我们在一起晒太阳，被日本人拖走欺负的，就在村上，没有把她带走。

9. 王中贵口述

王中贵，男，1927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家里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王中贵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1 岁,现在 80 岁,跟着叔叔跑反的,还挖地洞藏。日本人看到小孩给糖吃。我的叔叔被抓走了,叫吴兴业,40 多岁,关在湖熟,是晚上被抓的,快天黑了。

鬼子来的时候,放火烧房子。日本人让村上老百姓点着火把列队欢迎,群众是被人逼着欢迎的,不欢迎就打,这事发生在安民之前。

村上一个人在山上被打死了,是赵家边的,忠国的亲兄弟,年纪 30 多岁,他们家有忠国、忠军兄弟四个。

10. 王正坤口述

王正坤,男,1927 年 11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跑反到圩区,日本鬼子怕水。鬼子来了,我们睡在地洞里。鬼子看见小孩不打,看见大人打。



王正坤

鬼子要老百姓烧火迎接，鬼子前一天与国民党军队打仗吃了亏，就在上庄打死了四个人。

鬼子烧房子不少，还糟蹋姑娘。我姑姑的女儿被鬼子抓去后糟蹋了两天，是个骑马的日本人抓走的，被抓到句容。

11. 王正怀口述

王正怀，男，1928年9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员人：陈晓红、仇松杏

跑反的时候我10岁，跑到句容郭庄躲日本人，爷爷奶奶在家，80多岁了，在家看门。

日本鬼子放火烧房子，我父亲不放心爷爷奶奶，跑到家里看他们，下午回来看的，在村上被日本人发现了，打了一枪受伤的。

后李村的纪义宾当时躲在塘边的，50多岁，农民，被日本鬼子看见后打死了。王国忠在塘边被打的，50岁左右，属猪的。



王正怀

平定的时候,日本人要花姑娘强奸,女的都躲起来,找不到就烧房子。

12. 吴传海口述

吴传海,男,80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郎洪巷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那时我10岁。他们是早上七点半到的,我们不知道是鬼子,叫他们“洋人”。鬼子一来就拉人帮他们背枪、背子弹,村子里养的牛啊、马啊、驴啊也被拖去背东西了。我家里有一个爷爷,当时已经80多岁了,也被拉去拖枪,他叫吴智学,三天三夜后又逃回来了。

我们家人、村里人,包括邻村共八九百人,一起跑反到山上叫方志巷的地方,离这里大概有一公里,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就各跑各的,我跑到了下埠村,住了半个月。

在村里,有一个叫许义河的,鬼子叫他背子弹他不肯,大概走到七里

岗的地方吧，被鬼子用石头砸死。半个月后，有人把他的尸体拖回来了。还有许义兴的爸爸，十八九岁吧，也被抓去送子弹，后来就没回来，大概也死掉了。

村里的吴传兴，他女儿脑子不好，在家照顾女儿。鬼子要侮辱她，吴传兴就和鬼子对抗，被鬼子用石头绑在身上，沉在塘里，那个水塘叫彭家塘。

后来我们回到了村里，过年前就回来的，在冬月二十几吧。鬼子住在窑下三年，经常到村里要鸡、要鸡蛋、要花姑娘。那个时候，村里有个叫许义根的，中午 12 点到 1 点的时候，去大便，看到鬼子来了，一把把鬼子抱住，抢了鬼子的枪，扔在了茅坑里，然后就跑了。鬼子很气，追到吴玉兴的家里，烧了他家五间平房，并一枪打在他老婆的脚踝上，子弹穿了过去，以后脚就拐了，她当时有 50 多岁。

第二年，鬼子经常来找花姑娘，村里的姑娘经常女扮男装。鬼子来到许礼辉家，他家姑娘从后门跑了，鬼子就烧了他家的房子。有个姑娘被鬼子发现后，跳到了塘里，鬼子就在岸上用枪指着。当时村里七八个姑娘，当中有跑掉的，有跳塘的，有五六个是被带走又送回来的，也有跑回来的。

冬月二十几回来的时候，元桥那里全被烧了，我们村被烧了 60 间。

第三年的时候，我家大伯吴德兴，他儿媳妇的孩子，也就是他孙女儿，1 周岁。鬼子来，没找到花姑娘，就把她装在口袋里，扔到了河里淹死了。

13. 戴孝友口述

戴孝友，男，72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郎洪巷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6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周郎有九个自然村，靠近 104 国道的有三个村：元桥、周郎桥、洪巷村。鬼子来时我还小，记不得多少，但听父母、听邻里都讲了许多。鬼子

造孽啊,那犯的罪啊,数都数不过来。

元桥很小,当时就 12 户人家。鬼子来时都跑掉了,没人,也没花姑娘,粮食好的就抢走,还一把火将村上的房子都烧掉了,30 多间呢,全烧了,人倒没有被杀的。

周郎桥也不大,有 30 户人家,房屋被烧了 12 间。我们在元桥后面,听传鬼子来了,就抓紧跑了,都朝下庄跑。那边有个圩子,鬼子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比较安全。村里有年纪大跑不动的,就在家看看门,被日本人杀了两个。一个叫戴长元,有 50 岁。那时 60 岁就是高寿了,所以 50 岁就不行了,不能跟今天比的。另一个叫戴延铭,60 岁。两个人都是被枪打死的。日本人是从我们这经过的,没作啥停留,只想抢东西,不是有“三光”的政策嘛,杀光,烧光,抢光。在我们村看到没啥好图,就杀了两个老人,放火烧了房子,就走了。

洪巷村大,日本鬼子在这儿造的孽多,你们听他(指吴传海)讲吧。他是本村人,亲身见到,亲身经历的,知道的比我多。

14. 吴传禄口述

吴传禄,男,78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郎洪巷村 55 号



吴传禄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当时哥哥比我大2岁。他们是夜里过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只听到很响的皮靴声,以为是广东兵来了。本来是沿着村子北面的马路过来的,那边的元桥被炸了,所以他们绕道经过我们村。

村里人知道后都跑,跑到山上的方志巷,有20多天。回来后发现房子被烧了很多,我家的房子被烧了一半,我们把火扑灭了,我家后面的一家房子被烧掉了。

鬼子在村上抓了五六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带到了窑下,后来又送了回来。具体是谁都不记得了。鬼子在我们村也杀了好几个人,我都不记得了。鬼子在周郎村有驻军,在齐山台的大庙里也有驻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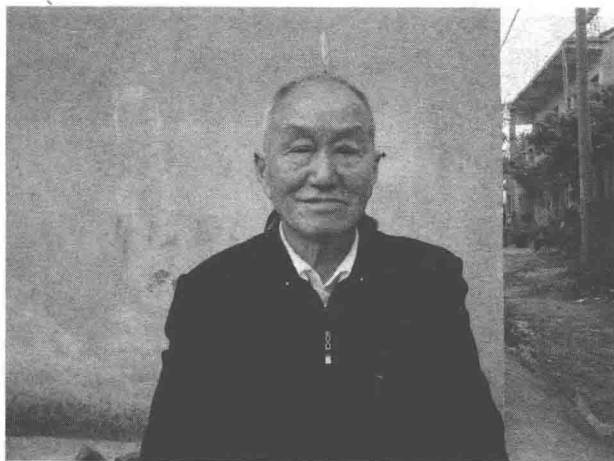
15. 吕祥文口述

吕祥文,男,84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永平上庄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吕祥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 16 岁。我亲眼看见鬼子当天打死了四人。他们是吕和珠、吕和真、吕毓厚,还有一个人名字记不得了,都是男的。和珠、和真在 20 岁左右,他们是兄弟,后面两个年纪要大一点。他们还有一个兄弟叫吕和美,在前年 78 岁时去世的。兄弟三个都是吕家奶奶的儿子,吕奶奶有大脖子病。吕和美的老婆叫葛秀兰,还在世的,并且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吕东顺,都住在上庄。

鬼子来的时候,和珠把一堆稻草点着,欢迎日本人,被日本人一枪打死,然后用火烧,烧得身体都蜷在了一起。和真先被日本人打了一枪,但没有立即死,爬到了村里学校的门口,又被鬼子补了一枪,就死了。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躲在学校里。

鬼子打死人后也没烧房子,没抢东西,也没找花姑娘。在前面王家村烧了很多房子,后来鬼子到了邻村,被村里人打了,回来后又放火杀人。

16. 刘巩氏口述

刘巩氏,女,98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永平下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6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刘巩氏

鬼子在我们庄抓走四个女人,夫家都姓刘,两天后又骑马送回来了。大概都是 20 多岁的样子,还没有孩子。她们都是从外村嫁过来的,我们都不喊她们的名字,而是叫她们原来家那边的地名,水门过来的就喊水门,下庄过来的就喊下庄。

17. 戎子英口述

戎子英,女,83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永平王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6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三四岁。我娘家在土桥后头,我是后来嫁过来的。当时跑反到上庄,在王家村看到有两个人被打死。日本人找花姑娘,把她们带到窑下(句容)。有一个姓戎的女人,30 岁左右,被带走了,后来鬼子又骑马把她送了回来。

18. 陈其桂口述

陈其桂,男,84 岁



陈其桂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永平东水门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四五岁的样子。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打人,要我们烧火迎接,村里的房子没被烧掉,王家村倒是被烧掉了15家房子。鬼子在桂花园打死了300多人,看见跑的就打一枪,有兵也有百姓,尸体堆成了一堆,后来有些人挖了个大坑,把尸体埋了,在庙家山。

有一个姓戎的女人被带到窑上,是被骑马的鬼子带走的,三天后被送了回来。叫什么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女人也被带走了,是张兴余(音)的老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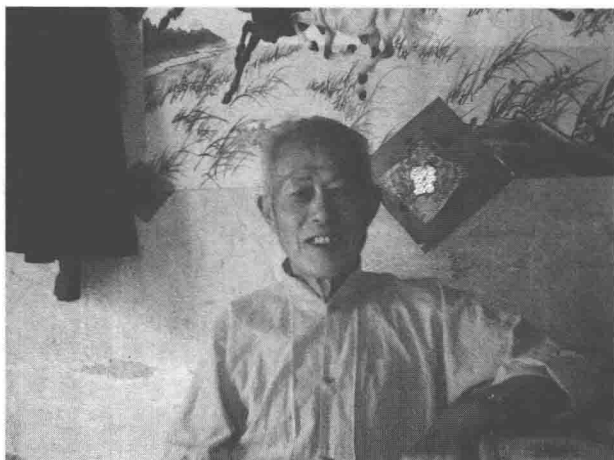
19. 王成坤口述

王成坤,男,82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永平王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



王成坤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他们后来都跑反,

我太小,没有跑。鬼子刚来的时候,爷爷他们烧火迎接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在村头烧房子,就没有人迎接他们了。鬼子不打小孩,给小孩糖吃,有些顽皮的小孩还向鬼子要糖吃。当时庄上有几十户人家,烧了村里地主王永顺家的房子,他们家的驴也被鬼子用枪打死了。我家养的鸭子、鸡也被鬼子用枪打着玩。

有一个土桥镇跑反到这儿的女人被鬼子抓去,姓什么不记得了,30岁左右,我们村没有女人被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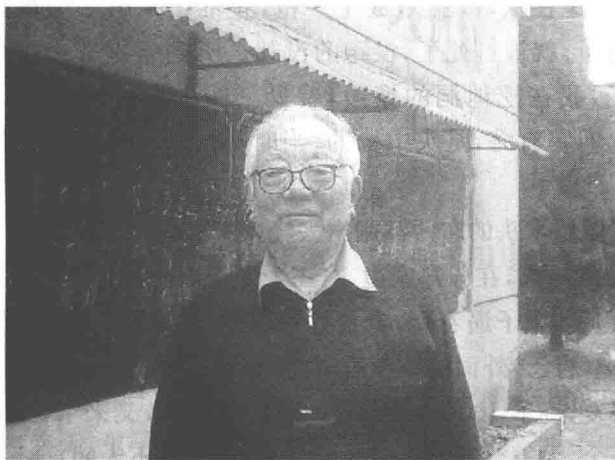
20. 笪善源口述

笪善源,男,78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村大花垵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6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笪善源

日本人过来时我8岁,跑反了,害怕啊。除了年老走不动的,都跑了,下圩了,上赤山了。我家挖了两个地洞,家里七个人,在靠水边的地方挖,有草苇,看不见。蹲在里面个把星期,小孩小,受不了,洞里空气少啊,大人还行。当时村子里住了十几个鬼子,随行的还有马、骡子、骡车。

安民是在 1938 年春天,村里没鬼子,鬼子到据点了。鬼子在这住了半年多,烧房子,对老头、老太太敲敲打打。笪善本是个驼子,40 多岁了,鬼子用香烧他的背。笪惟庭,40 岁不到,鬼子让他脱衣服,大冬天的,下面不穿,上面衣服一点点,鬼子用扇子扇他。笪宜元在路边扒粪的,鬼子下乡,看到了,打了他一枪在右肩上,没伤到骨头。

笪惟海的老婆被鬼子在桂家桥包抄逮到后轮奸了,事后她跳河,被老百姓救了上来。

1937 年冬天,我们村 100 多号人,外村几十个人,共有一百五六十人被鬼子包围了。鬼子要鸡,就给鸡。一个鸡跑了,钻到草堆里,里面藏着一个人,是笪善煌的弟弟,日本人说他是中央军,准备用枪打。保长跪下来求日本人,说是良民,保长叫笪崇福,40 多岁。我和外公当时也跪在那的。

笪惟仁上街,叫我父亲一起去,他先去了。十多个鬼子从淳化那边来的,老百姓跪在铁丝塘边,放了一枪,笪惟仁是第一个被打死的,其他人有人跑了,就被打死了,没跑的没死。听到索墅那边打枪,我们知道鬼子来了,我在挖地洞的塘边,看见三四个人翻过山头,有个人中枪,趴在那,叫笪有海,是头中枪的,当时 20 多岁,他父亲叫笪善源,跟我同名。

鬼子把屋里木头的东西都搬出去烧。

1938 年的一天,在前郑家边,有三个鬼子来要花姑娘,看见一个姑娘就追,姑娘跑了,鬼子逼着要,老百姓在碾坊打死两个鬼子,还有一个鬼子跑掉了,把(自己)外面的军装脱了,就穿着白衬衫跑了。后来,鬼子 40 多个人来报复,烧了 100 多间房子。隔了十多天,又来了,跟大刀会打,鬼子伤了一个,大刀会死掉不少人(以为自己刀枪不入的)。

21. 笪有富口述

笪有富,男,1925 年 5 月 1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村大花垵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7 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笪有富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我13岁,跑反到周子大队,20天就回来了,跟父亲一起回来的。父亲是驼背,日本鬼子用打铁的锤子敲我父亲的背,想看能不能敲直,是要着玩玩的。然后叫他脱光上身衣服,用香烧背,烧了五六次,我父亲疼得直叫。鬼子还对我们小孩讲:“明天,找花姑娘的。”我第二天就躲起来了,鬼子住在村后面,我躲到村前面,村后面房子多。

笪惟庭被叫来站在凳子上,下身脱光,鬼子用扇子扇,扇了十几分钟。笪惟庭后来得了气管炎。

笪宜根,索墅的,上厕所解大便。日本人看到了,把他往茅坑里推,被淹死在里面,他当时50多岁,是日本鬼子刚来的时候发生的。

1938年春天,鬼子打死了笪惟仁,还有笪善源的二儿子也被打死了。老大叫有福,老四叫有太,老五叫有名,老六叫有富。

鬼子在村后面烧了不少房子,要烤火、洗澡,他们就拆木门、家具烧。鬼子还烧牛肉吃,切成薄片,用平底锅煎,牛肉还放糖。牛只要屁股上的肉,猪只要腿。

在郑家边,鬼子打死18个大刀会的人,在现在的公墓山那边。百合村也烧了不少房子。

大同的老婆,长得漂亮,他们原来住在南京水西门,后来跑反跑到我们村的,有亲戚住在我们村上,头发好看,后面有发髻。鬼子来了,没跑掉,被强奸了。笪宜忠的娘,男人叫笪瑞宝,30多岁,打草鞋的,跑反时,被鬼子捞到后强奸了。

22. 陈华兴口述

陈华兴,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村大花圩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7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陈华兴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日本人从句容运军火,鬼子问一个小学老师(姓陈),有没有新四军,教师回答没有,后来新四军狙击,鬼子就杀掉陈老师。

23. 笪善道口述

笪善道,男,74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村大花圩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7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笪善道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我们就跑,有的钻地洞,有的跑到下埠村,有的跑到赤山,还有的跑到灵庙。我嫂子没来得及跑,被鬼子发现了,就将她带到窑下。当时鬼子住在窑下,我嫂子一个多月后才被放回来。她姓邵,小名叫小押子。

我父亲的婶婶,60多岁了,村里面叫她三奶奶。跑反的时候,留家里看门,鬼子看见了,就在家里被强奸了。

我奶奶被鬼子捞到的时候,50多岁,鬼子要花姑娘,她说没有,鬼子就打她,她就跑了。我们村上笪惟海的老婆,穿旗袍,长得蛮有姿色的,跑反时,被鬼子发现了,在桂家塘跳塘,一起跑的人把她救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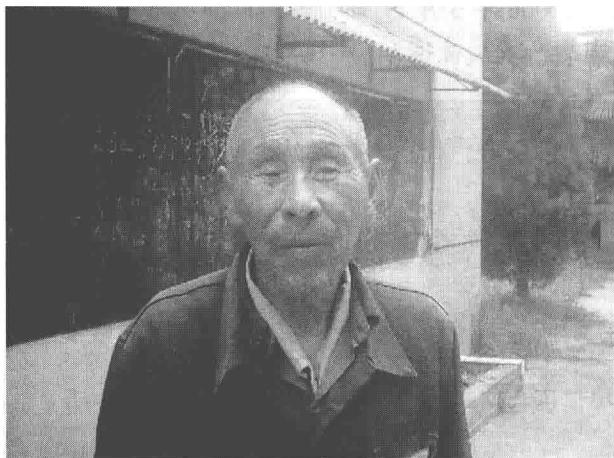
24. 笪惟才口述

笪惟才,男,82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村大花堰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7日

调查人员:陈晓红、仇松杏



笪惟才

跑反的时候,我十二三岁。我家的门板被鬼子拆掉烧了,牛也被牵走了,回来的时候,鸡鸭全没了。

25. 黄中江口述

黄中江,男,85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第二医院小会议室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7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苗李华、陈晓红、仇松杏

鬼子来时我有十五六岁,是下半年来的。阴历八月十五的时候,鬼子的飞机和蒋介石的飞机都在头上飞来飞去,轰炸得厉害,掉了两架下来,一架在曲坊(地名)那边,一架在农花(地名)那边。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反。我老大就被日本鬼子打了三枪,他叫黄中海,比我大三岁,当时没死。鬼子来得相当猛,农民都跑。我带着我的一个小妹妹跑的。当时父亲生病,我大哥、我母亲要照顾父亲,没跑。鬼子来了,是先烧房,再把我哥抓起来,推到渣子沟,打了三枪,都打在屁股上。我大哥在床上睡了几年,当时拿出了一颗子弹,还有两个夹在骨头里。我妈没事,快60岁的人了。妈妈服侍他们两人(父和哥),歇了四到



黄中江(中)

五年,后来慢慢地把子弹取了出来。

我们当时住在淳化的青龙。我父亲是河南人,逃荒过来的,别的地方不给住,祠堂过去闹鬼,没人敢住,我们就住在许家祠堂,没人管。

在铁丝塘抓了30人,大约1939年吧,新四军还没过来呢。

在淳化小学活埋了28人,祝寿时抓了32人,半路跑了一个,好像姓陶。还有几个是被保出来的,但后来也被杀了。有个叫孙震环的,还有个叫郭祖前的。孙的大哥好像当时在南京做官,所以才能找人作保。

在青龙的大呈村,明礼国的两个堂兄被拖到大坑里杀了。是上半年四五月份,天还下着雨,是下午。坑还是日本鬼子叫他们挖的,鬼子后来用刺刀逼他们,就把他们捅到坑里了,然后洒硝磺水,埋掉了。

在青龙,鬼子一边打仗一边杀人。有个叫王思新的,30多岁,是个农民,看鬼子来,躲在田埂下。鬼子发现了,他就跑,被打了一枪,王思新翻了个跟头就死得了。我们当时就在田垄的对面,亲眼看到的。鬼子走了,我们过去一看,人已经死掉了。

鬼子来了,村里人看到他们杀人、放火、抢妇女,害怕就跑。在刚来的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了,鬼子把村里人集中,杀牛、杀猪、拖女人。当时我也在的,有三个呢。拖走的时候大约是晚上六七点钟,回来是下半夜,是爬回来的,人都不成形了,简直不像个人,哪还能走?哭的噢,说不能过了。有一个是蒋汉生的女儿,还有一个是周家的丫头,另一个家里是

卖豆腐的，是二丫头。

贴出安民告示后，鬼子就住下来了，索墅、淳化和湖熟都有。

涧家边那边的沈家俊，我认得，开杂货店。他的老婆就被日本人抓到侮辱了。后来他们就搬到东山来了，住在土山路那边。

沈秀俊有个弟弟，叫沈秀坤的，被鬼子打中了脖子，但没有死，活到70多岁，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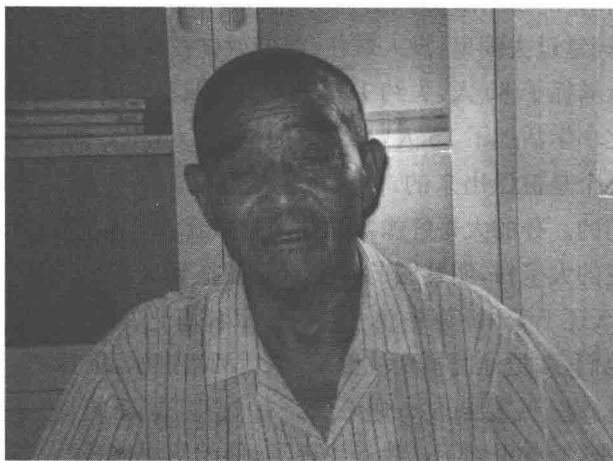
26. 万开沅口述

万开沅，男，1926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民主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万开沅

那时候我12岁，鬼子进南京是从茅山过来的，走天王寺到句容、汤山。开始的时候鬼子烧杀淫掠，好多难民跑反跑到我们这里。当时是冬天，我家住满了难民。他们住了三四个月后，平安了才回去。句容窑下有鬼子驻扎，过去那里有个庙，鬼子在那里挖壕沟、拉铁丝网，住在里面。后来平安了鬼子会下来要鱼要鸡吃，年纪大的和小孩就在家里，年轻人跑圩里躲。

我们村当时不通大路，交通不好，鬼子很少来。鬼子来的第二年我们这里就有新四军了。新四军一般是晚上来，住一天，第二天晚上才走。农历六月初二的时候，新四军住在我们村，有汉奸报告鬼子。句容、湖熟、郭庄的鬼子都来了，把我们村包围了。下半夜了，站岗的新四军睡着了，一直睡到鬼子进村了。鬼子晚上不敢进村，句容的鬼子等到天亮了才进村，湖熟的鬼子就在前头等，郭庄的鬼子在赤山等，等到天亮了才一起进村杀新四军。村上一个老大爷每天都早起，鬼子天亮进村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他就推醒站岗的新四军，告诉他鬼子进村了。新四军看到鬼子已经进村了，回头报告已经来不及了，就朝天放了三枪，告诉新四军敌人来了。新四军听见枪声就跑，老百姓也跟着跑。我一个姐夫，叫陈仁盛，被鬼子打了一枪，子弹穿过去了，没有带到肚子里面的东西，后来看好了没有死。任友苗的老婆背着她四五岁的女儿跑，女儿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妈妈没有被打死。任孝礼当时 30 多岁，抓了几件衣服就往外跑，鬼子开枪打中了他的头，当场就死了。庄头的一个老头叫王衍南，当时 60 多岁，他端着个水烟袋站在门口望，被鬼子一枪打中头部打死了。鬼子见人就打，其他人都跑到圩里了。新四军也被打死了两个，其他新四军已经跑了，是我们村里的人把他们埋掉的。有一个新四军睡得太沉被鬼子抓到了。我父亲当时五六十岁了，眼睛看不见，鬼子叫他烧水，旁边一个老奶奶被鬼子抓到了，问她新四军在哪里，她说不知道，就被鬼子打了几个耳光。我父亲没有找到水，就说眼睛看不见，要人到西边弄水，鬼子就让那个被抓到的新四军去，新四军乘机跑掉了。烧好水后，鬼子端了一碗水叫我父亲喝，怕我父亲放毒害他们。父亲喝了以后他们才往水壶里灌水，鬼子临走丢了一支香烟给我父亲。一个半月以后，新四军又回来了，那个逃走的新四军还找到我父亲表示感谢。

绥靖队把刘德保家的两箱子衣服拿走了。任友玉家的一头猪被鬼子用刺刀戳死后烧掉吃了。这是第二年春天的事情。

任友清的女儿当时十八九岁，他（任友清）的妹妹当时 20 多岁，还有一个跑反来的妇女二三十岁，跑反时一道沟没过去，被骑马的鬼子追上抓到带到句容窑下去了。两三天以后，家里的人用钱托人把她们赎回来了。

那个时候年轻的女人吃完早饭就躲到圩里,没事了才回来。

任章伟是个开明绅士,当时 62 岁,有人看不惯他,就报告伪军说他是危险人物。伪军在秦家桥的路上把他抓到了,带到水门桥杀死了。报告的这个人是大刀会的头头,他跟新四军打仗打败了,就投靠鬼子。任章伟被抓以后,有人去保他,但是没保出来就死了。

27. 任华伟口述

任华伟,男,1926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民主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任华伟

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鬼子头一回来的时候把任文兵家的狗打死了。鬼子是熟人带来的,拖了三个女的走,一个是任友清的妹妹,当时 30 多岁,一个是他女儿,当时十八九岁,还有一个是跑反来的难民,30 多岁。她们往圩埂跑,没跑得及被鬼子骑马抓到了。这三个女的是任友贵用牲口拖去的,第二天就用钱赎出来了。回来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是强奸。带鬼子来的这个人叫梁连(音),他给日本人做事的,后来被新四军打死了。

庄上王列生的妹妹被鬼子抓去了,就关在那里,关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回来的时候鬼子给了她一些鞋子和银器。她当时 30 多岁,还没有结婚。一个 40 多岁的妈妈背个三四岁的小丫头跑反,被鬼子一枪把小孩打死了,妈妈的腰被打伤了,没有死。任孝礼穿个裤衩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 30 多岁,他死了以后他老婆改嫁到赤山了。有一个 30 多岁的跑反来的女难民住在祠堂里,被鬼子抓到任文西家强奸了,就一个鬼子,骑马偷偷跑出来的。

新四军在我们村被打死一个,村上的老百姓给他收的尸,新四军的毯子也被烧了。

任章伟在大年三十晚上被伪军在水门桥杀死了。第一枪没有打死,他爬起来被鬼子又打了一枪,当时他有 60 多岁了。

28. 赵衍仁口述

赵衍仁,男,1926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远景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赵衍仁

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走张庙过来的。鬼子在句容的岗子上杀死

了三个人,姓许,都是20多岁的人,好像是兄弟三个,用枪打死的。

鬼子在我们村的小学校里住了几天,他们挖壕沟准备住下来,睡觉的门板都摆好了,后来被新四军烧光了。小学校是三间两厢的房子,还有一个院子。每间房间大概30多个平方米,被新四军烧光了。

当时我家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四个人。跑反往江北跑的,江封掉了,我们就回来在村外挖地窖子,鬼子一来就躲进去,三四月后就好一些了。

我们这里有个翻译,姓朱,30多岁。他在日本是剃头的,懂日本话,回来给鬼子当汉奸,所以鬼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烧房子,没有杀人,也没有强奸妇女。

鬼子刚来的时候沿着句容到汤山的公路烧,碰到人就抓,走到哪里烧到哪里,一路烧到南京。

29. 王永恒口述

王永恒,男,1919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远景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王永恒

鬼子是从句容那边过来的。打鸡,要姑娘,看见青年人就抓夫,他们要杀就杀。我们大队有个人是在日本剃头的,回来给日本人当翻译。

我们没有跑反,就在圩里躲一躲。开始是想往江北跑的,江被封锁了,我们就回来挖地窖子躲了。

句容一个做木匠的人,姓邹,当时五六十岁。他看见鬼子抓到了一个姓阙的姑娘强奸,她当时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跑反跑晚了,鬼子到了村口她才跑,被鬼子抓到砸安庙(音)强奸。这个木匠在巷角伸头出来望,被鬼子一枪打到肩膀。他家有錢,后来看好了。

鬼子来了以后土匪多了,我家当时是地主,被土匪敲诈了。土匪在我家门口贴张红纸,意思是问我家要钱。我家送了3000银元给他们,用两个大箩筐挑过去,后来才太平。这种银圆叫本洋,正面是花,背面有个蜡烛台子,是国民党发行的。

30. 窦训贺口述

窦训贺,男,1930年3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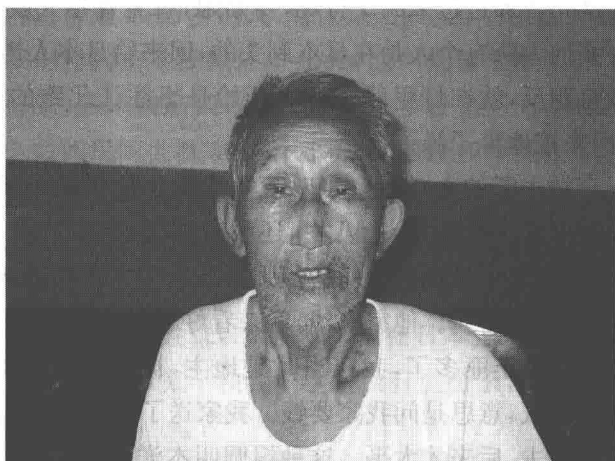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西城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住在前张村,都往大山里跑,鬼子一走我们就回来。鬼子在土桥村烧了一个姓张家的五间两厢房子,是个楼房,他家的房子正好靠在路口,鬼子经过他家就把他房子烧了。我们村的窦明贺家的三间草房也被鬼子烧了。在跑反途中有个叫曹成玉的被鬼子打死,当时他30多岁,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说完就跑,鬼子看他跑就一枪打死了他。在塘东村有一个叫董小贵的也在跑反的时候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当时他30多岁。还有一次在索墅,不知什么原因鬼子抓了十多个人,用机枪把他们都杀了,他们当时都30岁左右。

鬼子一到我们村来就抢鸡、打狗,还叫老百姓做饭给他们吃。吃之前还先让百姓吃,他们怕百姓放毒药。鬼子叫村民把抢来的东西送到索墅,不送就打、就杀。有一次我去打鱼,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在站岗



窦训贺

的鬼子,他叫我向他点头问好,当时我背了渔网点不了头,那鬼子就使劲用枪把打了我两下,把我打昏了。

在我们村和前张村共有三个妇女被鬼子侮辱了,当时她们都已结过婚,30多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了。

31. 王其才口述

王其才,男,1925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西城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跑反了,到处躲。当时我舅舅戎易根,住在句容市石狮桥邵湾村,后来他住在了我家——廖家庄。有一天,一个鬼子扛了把枪,看到了我舅舅就把他叫了出去,我听见外面啪嗒一声,我跑到外面一看,子弹从我舅舅胸前穿到背后,我舅舅就死了,当时他30多岁,之后我们就挖了坑把舅舅埋了。我有一个叔叔叫王学权,当时20岁不到,鬼子来了他出去看看,刚一出去,鬼子就向他的头砍了一刀,就这样死了。在土桥东街,光我看到的就有100多人,几乎都是老百姓,都被鬼



王其才

子杀了。鬼子还在茅山抓了六个人,把他们都杀了,还把他们的头挂在了墙上。我们村有 20 多户人家,几乎房子都被烧光了。鬼子在我们村抓的鸡、猪就数不清了。

我们村有三个女的被鬼子侮辱了,当时她们 20 多岁、30 多岁的,还有个小姑娘先被鬼子侮辱了,之后鬼子又叫人把她用稻箩抬到了他们的据点,当时她只有 18 岁。

32. 许启余口述

许启余,男,1935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西城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7 年冬天,鬼子来的时候,我家先是挖地洞躲,上面用门盖着,在地洞里面呆了三天,早晨把饭做好带进地洞里。后来鬼子到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们就害怕了,全家跑反到句容郭庄庙的卢墩里盖了个小草房住下。也就是在这年冬季,鬼子先到孙家边,有一个叫许忠文的人,当时只有 24 岁,因为当时村里年轻的人都跑反了,剩下的只有上年纪的



许启余

人。许忠文是刚从上海回来的,长得比较年轻,鬼子发现他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戳在他肚子上就走了,两天后他就死了。接着鬼子又到后张村,当时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叫许传宝,当时他生病在床,鬼子到他家后一刀戳在他脖子上,虽然没死但留下了后遗症。鬼子接着又到了塘东村,董小贵被戳死,当时30多岁。

1938年,鬼子在索墅住下后,经常到我们村来抢猪抢鸡,抢的东西多了,就叫老百姓送到索墅。我们村有一个叫刘定金的人,挑东西送到索墅,当时索墅有一个叫李金泰的大户人家,他家里的人全跑反了,刘定金在他家挑了一担铜钱回来,途中累得吐血而死。

1942年的一天,漆桥一个营的鬼子要到湖熟据点运子弹,新四军得到情报后,下午在邵家边的沙子岗和鬼子交上了火。当时鬼子用了个班的兵力,在前面探路,中间夹着帮他们运子弹的老百姓,后面是大部队。新四军将探路的鬼子和老百姓隔开,探路的鬼子见势不妙,往土桥方向跑,后面的鬼子往湖熟跑,中间送子弹的老百姓一哄而散。于是新四军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放在邵家边的邵光兴家,把武器藏在塘里的水下。傍晚,湖熟、土桥据点的鬼子到邵家边报复,烧了邵光桃、邵天余两家共四间房子。

新四军不准西城的老百姓把粮食交给鬼子,所以鬼子经常到西城来

抓人，先是白天抓，后来是晚上抓，抓不到就抢东西，每抓到一个老百姓，要家人带 100 斤稻子来赎人。

有一天夜里 3 点多，鬼子到西城村来抓了六七十个人。我的父亲也被鬼子抓去了，全都押到索墅“警卫师”，关在一个天井里。鬼子从这些人中挑出许永居、许永禄、许齐顺、徐昌明等人，先是毒打一顿，拖到索墅窑厂，叫他们跪在地上，朝天上打了几枪，然后告诉关在天井里的其他人，拉出去的人全都枪毙了，吓唬他们要他们交出新四军，后来这些人全都找人保释回家了。

陈清炳的妹夫是柏墅人，他到西城来拜访他岳父母，刚进村就听见鬼子来了，撒腿就跑，同他一起跑的有陈明才，刚跑到村东头的岗坡上，被鬼子一枪打死。陈明才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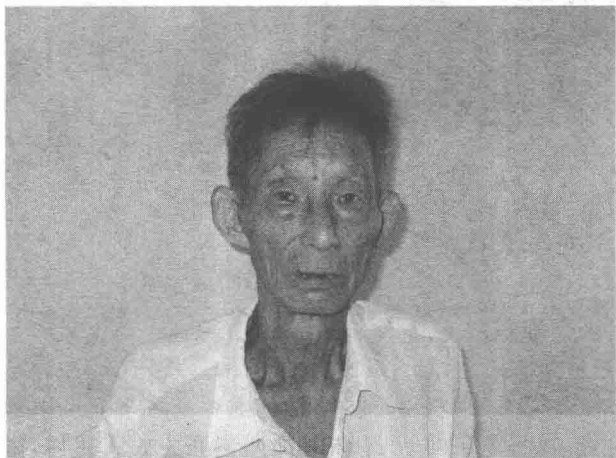
33. 许帮喜口述

许帮喜，男，1927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西城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许帮喜

1937 年的时候鬼子打到淳化，在索墅设了据点，经常到我们村来，寻

找新四军。我家以前就住过新四军，新四军干部陆纲、徐矮子等人住过我家，他们认我妈为干娘。鬼子到村里来找不到新四军就害老百姓，窑训成家的房子被烧了两间。塘东村的曹成玉，当时已 50 多岁，有一次鬼子进村抓了他，问他要花姑娘，让他带路去找，他带着鬼子没走多远，想趁鬼子不注意时逃跑，于是撒腿就跑，被鬼子一枪打死。塘东村的董小贵，当时 30 多岁，他在外面做生意时被鬼子杀了。

鬼子在我们村糟蹋了五个妇女，当时都是 40 岁左右的人，她们脸上还糊了黑灰。这些人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也不能说。吴家边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当时是躲在地洞里，上面还盖了草，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被鬼子发现了，三个鬼子把她从地洞拖出来轮奸了。

34. 柏冰加口述

柏冰加，男，1921 年 4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滨淮社区滨淮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柏冰加

我 16 岁的时候鬼子来的，来抢妇女，就来几个日本人，我们都躲在地洞里。那时每家都有地洞，可以藏七八个人。蔡友和家的三间草房被

烧的,那个时候过完年了。有个妇女躲在地洞里,没跑,被强奸了,快 20 岁了,已有一个孩子。她丈夫在上海的,男人姓秦,她娘家姓蔡,是秦家边的。鬼子把她抓到了句容窑下,离土桥五里路,抓去个把月呢,日本人换防时才把她放回来的。

我一开始就在上海的,上海失守后,我就回来了,第二年又去上海了,所以我在家呆的时间就几个月。我去上海后,三四月份,新四军围剿鬼子,有两个新四军被杀了,在水门桥那边,用刺刀刺死的。

我见过日本人,鼻子下面有一撮胡子,还有朝鲜人,是络腮胡子。

35. 蔡传生口述

蔡传生,男,1926 年 12 月 2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滨淮社区滨淮村蔡柏街 2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蔡传生

鬼子是从句容到南京的,是冬天来的,那时我 13 岁。鬼子过来要鸡蛋,要花姑娘,村里人放火迎接他们。

王家边的一个人被打死了,他姓王,日本人找花姑娘,他躲地洞里,出来望了一下,被一枪打死的,恐怕有 20 岁了。

从外地跑反过来的一个妇女,30多岁,没来得及躲,被强奸了。我们村的一个妇女,20岁,嫁到秦家边的,她男人姓秦,她姓蔡,给鬼子带到句容窑下十几天,后来放她回来了。当时她丈夫在上海,现在她还在世的,住在上海。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蔡友和家的几间草房被烧了,当时人不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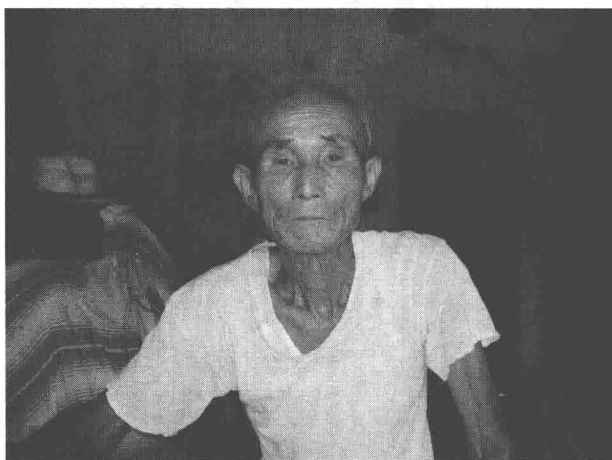
36. 甘道兴口述

甘道兴,男,1928年11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滨淮社区祝家庄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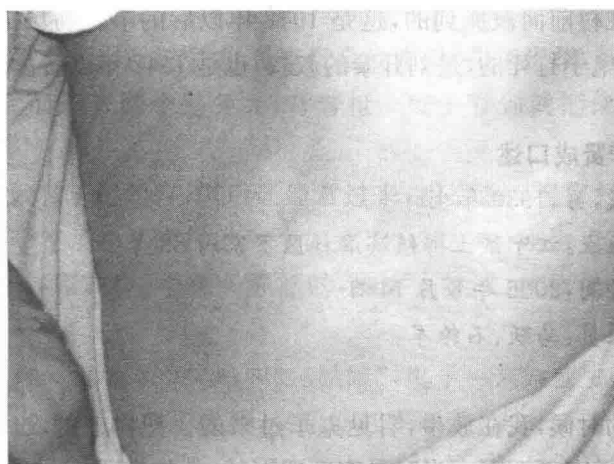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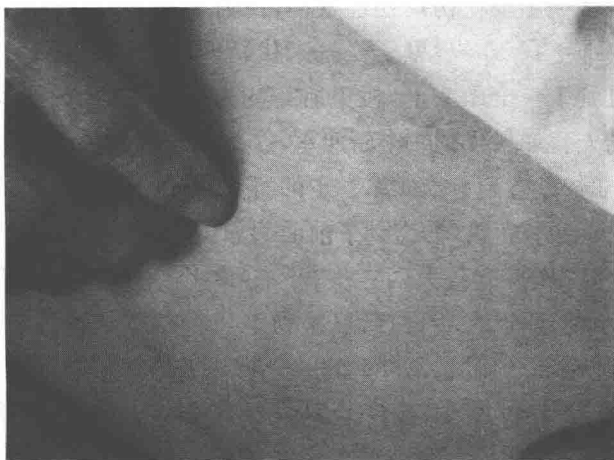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甘道兴

鬼子第一次是从句容过来的,那个时候过冬了,天冷,他们来找新四军,当时新四军一个团跟日本人开火的。

1942年的端午节那天,鬼子一大早就过来了,天刚亮的时候,有二三百个鬼子(伪军)。那时我们忙着插秧,当时不知道,我准备去放牛,看到人家跑我也跑,那个时候我还打着赤膊。鬼子看到我,要给我糖吃,鬼子叫我过去,我当时害怕,不敢去,吓得就跑。跑出去几百公尺,到一个塘边的时候,被鬼子开枪打到了。子弹从臀部后面进去,从肚子上穿出来。



(如图)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一摸全是血,我就爬到了田边,用稻草灰盖着伤口,就昏过去了,在那躺了有两三个小时。有人来拔秧,看到我了,才把我抬回去的。

回去后到句容治疗,睡了一个多月。受伤处经常会痛,也不能干重活了。家里有弟弟妹妹五六个,我是老大,我家本来是种田的,受伤后,农活只能由父母亲来干了。当时治病花了四十担大米,以后的调养不知

道花了多少钱呢。现在伤口还经常痛,像刀子挖的一样,一下雨就痛得爬不起来。那年我15岁,鬼子是过来找新四军的。当时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赶到了一个山头上,村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一起,鬼子要找身上有疤的人。如果找到一个新四军,这些人全都要被杀死。鬼子审查了好几个小时,没查到有新四军。走的时候鬼子带走了30多人,其中有阙大有、阙大荣、甘言喜等,带到了前面的赤山,后来都放他们回来了。

还有个姓祝的,比我大两三岁,小名叫“小瞎子”,被鬼子打昏过去后,又用凉水冲,醒过来后再打,也是为了找新四军。到后来,他吃不消了,就瞎讲乱说,说到后来说村里的一个叫花子是新四军,他当时就站在旁边,叫甘长余。“小瞎子”被打了,隔了两三年就生病死了,就是因为被打受的伤。

村里有个妇女被强奸的,叫张红兰,近30岁了,她丈夫姓赵,后来没生孩子。在村前面被抓到的,这是1942年以后的事。马场山一个姓刘的,也是被鬼子打死的,是刘开泰的叔叔,也是1942年以后。

37. 李贤成口述

李贤成,男,1930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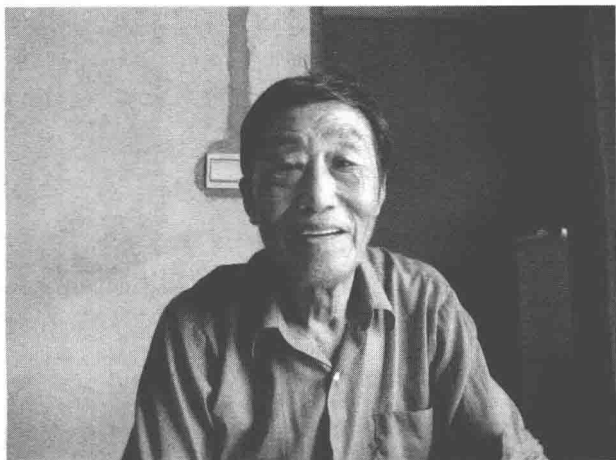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滨淮社区罗家村88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春天的时候,我在放牛,看见鬼子过来的。把村上的农民集中到一起,怀疑村上有新四军。当时是有新四军的,就住在丁家村的王中庙里,后来躲到圩里了。村里的甘长余,鬼子让他找新四军,他不找,鬼子就用枪柄捣他,被打得不能动,他是村里要饭吃的。鬼子把人集中起来,审问了几个小时。还有一个姓祝的,鬼子问他找新四军,还用枪管子捣他的。一个姓甘的,鬼子一枪打在他肚子上,子弹穿过去的,后来不能做重活。他是看到鬼子后跑到大塘时,被鬼子打的一枪。他现在还活着。

鬼子是一大早从句容过来的,在村边的毛家庵、老虎山、光山上跟新四军打了一仗。打了两三个小时,我们都跑到永平去了。



李贤成

那时罗家村一共四十来户人家，李贵余家的房子被烧的，一共五间瓦房。他家里有人当新四军的，是李贵余的堂弟，叫李贵华，他的照片就挂在墙上，后面还有两个勤务兵，背着枪。鬼子看到就把他家的房子烧了。

那个时候鬼子住句容，以后还经常过来，捞捞鸡。祝家村祝献官家的牛被鬼子牵走了。丁家村的一个妇女，20 岁左右，刚生完孩子，跑不掉，丈夫也不在家，被一个鬼子强奸的，她丈夫姓陈，大概是上午 10 点左右。

丁家村有个妇女，30 多岁，叫“三姑娘”，鬼子一来她就去迎接他们，帮着他们杀鸡，她又跟鬼子联系，又跟新四军联系，丈夫叫苏记为，解放后被枪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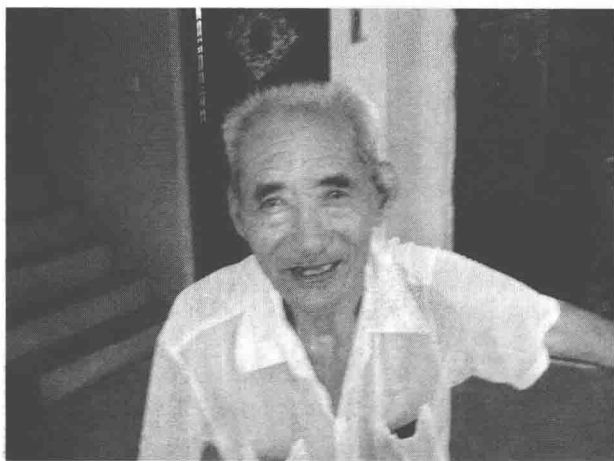
38. 阙大芳口述

阙大芳，男，1931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滨淮社区祝家庄阙家村 31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阚大芳

鬼子过来找新四军的时候我 10 岁。汉奸报告说我们村有新四军，一大早就过来了，是端午节那天，有 100 多个鬼子。当时鬼子把我们祝庄的男女都集中起来。那时庄上有 800 多人，集中了二三百人。把人都带到了井底塘边，北面架个机枪，南面架个机枪，把男女都分开，男的站南边，女的站北边。让男的朝女的看，女的朝男的看。把男的衣服都脱掉，查有没有伤疤。当时有五六个人被抓去了，有甘言喜，还有叫来成的，当天晚上就把他们放回来了。我们村一个老百姓，叫祝贤什么的，鬼子让他指认哪个是新四军，他说没有，鬼子就用枪管子打，用脚踢，打得死去活来。他母亲当时也在场，跪下磕头，让鬼子不要再打了，他母亲也被打。最后他被打得吃不消，就说甘长余是新四军，他是村里一个讨饭的，鬼子看看甘长余不像，就把他放了。那个姓祝的后来留下了病，两年后就死了。当时我也在场，亲眼看到的。

鬼子是一大早过来的，我们还没起床呢，就听见踢踢踏踏的声音。据说村里是有新四军的，听说鬼子来了就跑了。村里的甘道兴，鬼子看到他打了他一枪，就在塘边，当时没打死，走过去看到他还是孩子就没再打。现在他还活着。

1943 年的时候，六七十个日本人和新四军打了一仗，当时有二三百个新四军，就住在我们村上。

村里的房子被烧了一家,姓李的,叫李贵华,是李贤成家的爷爷。端午节那天,鬼子过来查新四军,到了他家里,看到墙上挂着张照片,穿着军衣,挂着枪。鬼子看到了就一把火把他的五间瓦房全烧了。其实他不是新四军,是国民党的常备队。

我们这当时是安全区,一般难民都跑到我们这里。我 13 岁的时候,一个外地跑反过来的妇女被强奸的。当时又把村上的人都集中起来要妇女,年轻的妇女都用锅灰抹在脸上,那个妇女被从人群里挑了出来,用刺刀对着她的颈子。她是句容县的,三十来岁,没生孩子呢。鬼子在圩子里把她强奸了,完了后就把她放了,她要寻死,说没脸见人了,村里的老奶奶就劝她。

39. 孙祖才、王乃吉口述

孙祖才,男,1931 年 6 月 6 日生;王乃吉,男,1933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西埠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孙祖才

孙祖才: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7 岁,是冬天跑的反,是回家过的年。鬼子到我们村来一般都是个把两个,三两天经常来。从土桥到湖熟必经



王乃吉

我们村,有时候鬼子的大部队也会路过,会在山头上集合,鬼子进村把鸡、鸡蛋和中意的东西抢走。

鬼子在我们村里杀过人的,这话说来就长了。有一个鬼子到我们村来抓一个女的,要把她带到山头上去糟蹋,这个女的小名叫“小毛子”,不到20岁,还是个姑娘。这个鬼子只带了一把刺刀,没带枪。村里面的一个“秃子”,叫王乃凤,当时40岁;还有一个“麻子”,叫袁光兴,当时30多岁。他们俩组织村里人把“小毛子”给抢下来了。过了两天又来了七八个鬼子,他们是来报复的。他们住在句容石狮乡石家边村,经过永平大队的上庄村,在那里杀了一个人,是个男的,有50多岁了,然后到了我们村,把“麻子”杀了,“秃子”逃掉了,还杀了我们村的孙立前,又到我们西湖大队的下桥,杀了郑家,他当时50多岁。

王乃吉:鬼子在我们村烧了两家房子,一个是我家的,是一间瓦房一间草房。当时“秃子”站在我家的后门口,看见“麻子”被打死了,他就从我家后门逃走了,鬼子来找没找到,就把我家的房子烧掉了。还有一家是陈家良,他家是四间瓦房,被烧掉了两间。孙立前要去救火,鬼子让他别救,他不听,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了。这是跑反的时候发生的,还没安民呢。

孙祖才：安民以后就好多了，鬼子也会下来，抢东西抢鸡什么都干，也有媳妇被侮辱的，两个人，当时都是 20 多岁，具体是谁就不讲了，对人家名誉不好。

跑反的时候，我家的爷爷，60 多岁了，年纪大，在家看门，鬼子到村里来，看见他，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鬼子就一拳打掉了他一颗门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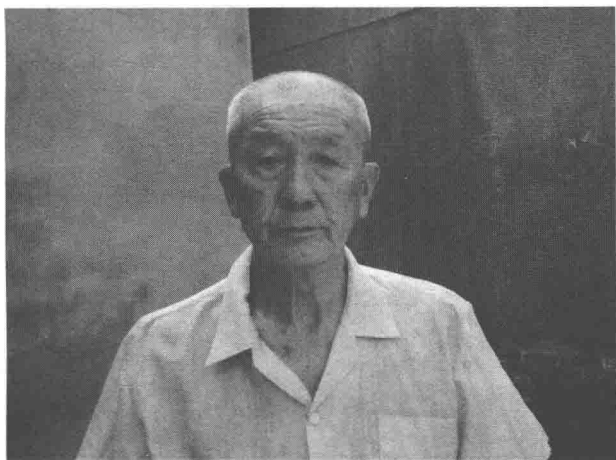
40. 陶绪保口述

陶绪保，男，1928 年 5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子村殷家边 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陶绪保

我 11 岁的时候鬼子来的，一队是从土桥过来的，一队是从句容那边过来的。当时鬼子就住在句容张庙那里，来我们村上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杀人，就打了两个人，一个叫陶泽和，一个叫陶泽家。当时鬼子来我们村找妇女，哪有人啊，人都跑了，就没有找到，把他俩抓住，打了他们两个嘴巴。

在我们村上，有一个妇女被鬼子抓到后糟蹋了。她的丈夫叫陶沿云，当时已经结婚了。她躲在圩里，鬼子到了，她跑出来不知道干什么，

让鬼子给抓到了文长庙,当时有两个鬼子。现在这个人还活着,但现在在上海,有九十三四岁了。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被鬼子抓去挖战壕、拉铁丝网,晚上回来,白天被拉去干活,大约干了一个多月。

在港东好像是沈成才家的六七间瓦房被烧了,别的没有被烧。

41. 孙孝森口述

孙孝森,男,1927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子村港东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孙孝森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跑反到赤山南面的汤港,呆了近两个月,在那边过的年,第二年回来的。沈成才家的三四间瓦房被烧,杀人没杀。陈国支被打过头,日本鬼子用刺刀打的,但没有死。沈盛支的小姨子,因为长得漂亮,有一次给鬼子看见了,就追她,她躲起来了,鬼子以为她是躲在沈成才家,就去向他家要,要不到人,就把他家的房子烧了。

我们村有三四十个人被抓去给鬼子盖房子,做得不好就打,但没有被打死或者打伤的。

42. 万道生口述

万道生,男,1926年4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子村孙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万道生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鬼子是春天时来的,那时我正在放牛。我们跑到了大屹(音)圩里的芦荡里,日本人不敢去那里。鬼子走我们这里过,是从句容那里来的,他们来打新四军的。新四军打死了许多日本人,把鬼子尸体运回句容去了,怕日本人到我们这里来报复。鬼子经过这里的时候,没有放火,在港东那里烧了,也没有人被杀。我们村没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在港东有强奸妇女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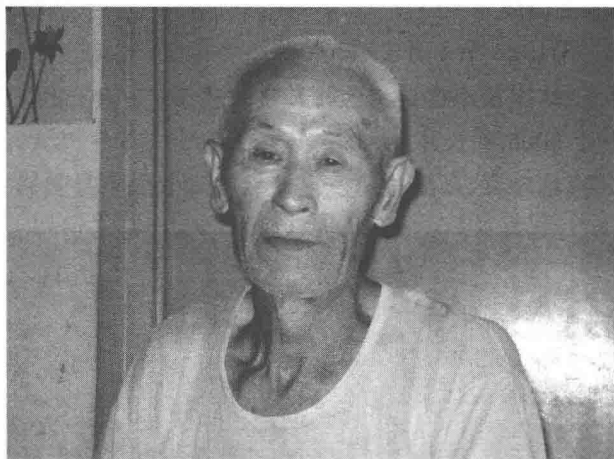
43. 陈修明口述

陈修明,男,192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陈修明

陈宜才的哥哥陈宜发当时 30 多岁,跑反跑到前村的郑屋庙,躲在坟山上的坟后头抬头望鬼子,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陈宜公家的房子被烧了。他家是四间房子,楼上一共八间,还有厢房、厨房。鬼子在我们村一共烧了四五十间房子,都是瓦房。我们村当时有四五十户人家,烧了有半个村。

鬼子看到一个花枕头,就抓到我叔叔陈宜元,向他要花姑娘。叔叔说没有,鬼子就在村上到处放火,他就跟在鬼子后面,鬼子放一处火他灭一处,就被鬼子用手枪打了一枪,打在胸口,躺了一两天后就死了。

我婶婶当时 30 岁左右,娘家是东吴村的,被鬼子抓到轮奸了。陈东成的奶奶当时二十七八岁,也被鬼子强奸了,后来她生了个小孩长得像鬼子,她就把小孩杀了,自己也气得不吃不喝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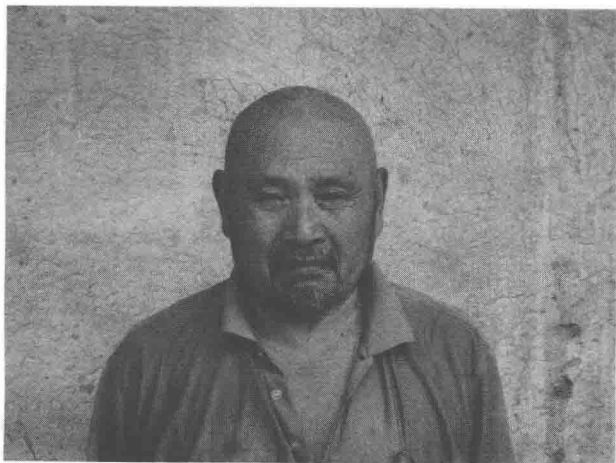
44. 陈宜才口述

陈宜才,男,1928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柏墅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陈宜才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了吴家边,那里是圩区,鬼子不大去。我们白天去赤山,晚上回吴家边住,躲了一两个月才回家。

陈东成的奶奶,被鬼子强奸以后用刺刀戳死了。当时她 30 多岁。

我哥哥陈宜发当时十八九岁,跑反的时候在郑屋庙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鬼子在我们塘头村烧了一二十间房子,都是瓦房。还把陈宜智家的 20 多头牲口杀掉吃了。

45. 吕德文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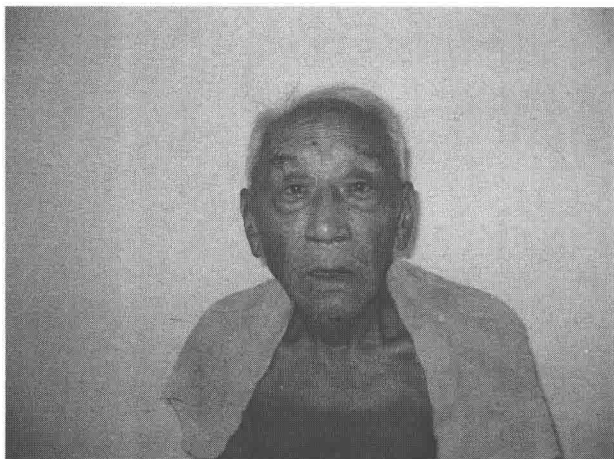
吕德文,男,1923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新兴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7 年冬天,鬼子打到土桥时,我们以为是广东兵,镇里组织人去欢迎,谁知是日本人。日本人就用机枪向欢迎的人扫射,尸体往土桥镇旁边的一个井里填,那口井被死尸填满了。我三叔从土桥跑回来告诉我一家:“来的不是广东兵,而是日本人,我们最好离镇远一些。”后来我们就



吕德文

跑反了,先后跑到水门、赤山、卢淀等地。那时太乱了,家也不要了,所有的人都跑反了。

鬼子在土桥住下后,还经常三五成群到村里来扰乱。他们到村里来有吃的弄吃的,看到姑娘就要带走。有一个姓戎的和两个姓王的妇女被带到句容窑下,被鬼子玩弄了三四天后才回来。我们村有十多个妇女被鬼子侮辱,她们都将这些事闷在心里,不肯讲,我也不能乱说了。鬼子在村里还喜欢查老百姓的手、肩膀,看是否有老茧,肩膀是否背过枪。

王柱桐、吴玉宝当时都是 40 多岁,他们都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要王柱桐带路找花姑娘,由于没找到,被鬼子开枪打死。吴玉宝不知什么原因被鬼子打死。

我还记得一件事,1938 年春的一天,三架日本飞机与一架国民党飞机在青龙山上空打起来,一直打到我们村湾堰(新兴村委会附近)。我看到日本人的飞机拦住国民党飞机,国民党飞机被压得很低,三架日本飞机在它的上方开炮,国民党飞机被打得栽进一条沟里,飞行员当场死亡。村上的老百姓把飞行员的遗体抬到村里,又把飞机头从沟里拖上来,连人和机头给上面来的人运走了,这个飞行员是常州人,二十八九岁。

46. 戎作勤口述

戎作勤,男,1933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新兴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戎作勤

鬼子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上峰村有一个姓王的妇女嫁到我们村,她长得很漂亮,当时被鬼子用牛驮走带到窑上。鬼子先是玩弄她,用刺刀把她身上的衣服挑光,叫她洗澡,然后几个鬼子轮奸她,这个女的现在已过世了。

村上有一个叫王柱桐的,当时40多岁。有一回鬼子叫他带路找花姑娘。他先把鬼子带到了甲长王雪生家,王雪生说:“把人带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赶快带他们找保长去。”鬼子不耐烦了,走在一个塘边的时候,一脚把他踢到塘里,连开两枪把他打死。

有一次,三个鬼子到我家来,那时我和弟弟都还小,坐在墙角那里动也不敢动。鬼子在我家抓了几只鸡,叫我父亲烧给他们吃。鸡烧好后,鬼子怕有毒,就叫我们两个小孩先吃,吃完后给了我们几个咖啡糖。我们站在外面,鬼子在家里吃鸡。鬼子吃完后临走时将我家灶膛里的木炭塞进我家床上垫被下面,当时床底下垫的都是稻草。鬼子走后,我父亲

发现床上冒烟,知道是鬼子点的火,我父亲吓得拿起床边的小便桶,用小便将火浇灭。鬼子还在我们这里抓夫,帮他们挑东西到句容,有的跑回来了。我记得有两个人,一个姓王一个姓吴,被鬼子拉夫后失踪了,他们当时只有 30 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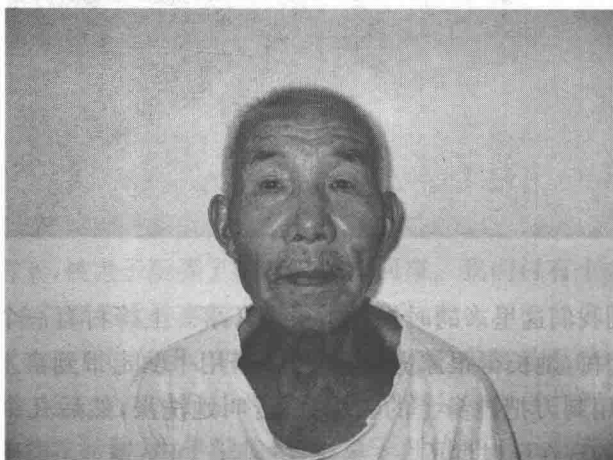
47. 戎仁林口述

戎仁林,男,1925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新兴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戎仁林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 13 岁,跟着家人跑反到下埠水门,住了个把月才回来。那时全村人都跑反,跑反时很多妇女抱着孩子,怕小孩的哭声引来鬼子,就狠心把孩子往塘里扔。我们村李昌华的妈妈,有一次抱了个刚满 2 岁的小孩跑反,因为孩子始终在哭,她只好把孩子扔进塘里淹死了。等到我们跑反回来时发现村上的保长余长华、村民王柱长等四家房子被烧了,烧了 20 多间。

我们村有一个名叫王柱桐的人,当时 40 多岁。有一次,来了三个鬼子到他家,他正在家中磨豆腐,日本鬼子叫他带路找花姑娘。他先把鬼

子带到甲长家,甲长对他发火,叫他把鬼子带去找保长,保长又叫他带鬼子去找甲长,就这样甲长和保长推来推去,最后鬼子不耐烦了,走在一个小塘边的时候,一脚将他踢下塘,然后开枪把他打死。我们村的吴月宝当时 50 多岁,也是被鬼子打死的。

我们村那时有十多个妇女被鬼子糟蹋了,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其中三人被带到句容,扣了三四天才放回来。我们村的鸡、鹅、鸭、猪被鬼子抢了无数,抢的东西多了就叫老百姓帮他们挑着送到据点。有两个小名叫“死骨头”和“四八子”的,他们当时才 30 多岁,被鬼子抓去挑东西就一直没回来,失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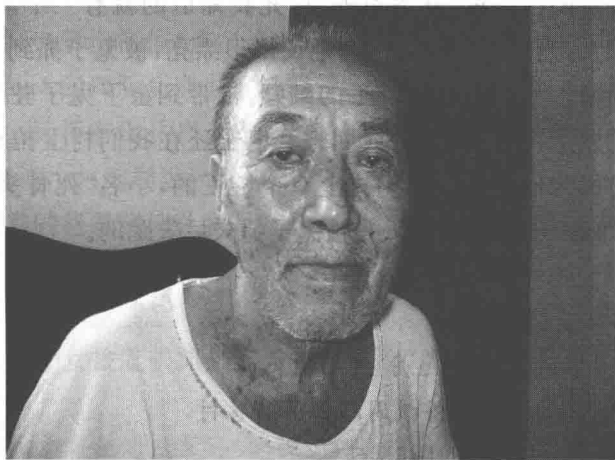
48. 戎贞尧口述

戎贞尧,男,1926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新兴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戎贞尧

1937 年冬月初三,鬼子开到土桥镇。土桥镇的老百姓就遭殃了,全镇都烧光了,到底烧了多少房子我记不清了。土桥镇被鬼子杀死了很多人,桂花园旁边有个井,鬼子把人杀死后就往里面扔,那口井被尸体填满

了。后来鬼子在土桥镇设下据点住下了，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村里来骚扰老百姓。1938年秋的一天，三个鬼子到我们新兴村找花姑娘。他们当时跑到王柱桐（40多岁）家，叫王柱桐带路帮他们找花姑娘。王柱桐把鬼子带到了甲长家，甲长见王柱桐带了三个鬼子到了自己家，很不高兴，他对王柱桐发火说：“你怎么把人带到我家，赶快带他们去找保长。”王柱桐只好领着鬼子到了保长家，保长看到王柱桐带着鬼子来了，也很恼火，连忙叫王柱桐带着鬼子去找甲长。来回跑了两三趟，鬼子不耐烦了，在走出保长家门口时，保长家门口有一个小塘，鬼子抬脚对着王柱桐兜屁股一脚，把他踢到了塘里，然后连开两枪，把他打死了。鬼子有时见人就杀，我们村上有一个姓吴的，当时40多岁，也不知什么原因被鬼子杀死了。

鬼子有时在我们村找妇女，当时妇女都跑光了，鬼子找不到妇女就放火烧房子，烧了我们村四家房子，一共20多间，其中有李昌黄、王主才两家，另外两家我记不得了。

我们村上有十多个妇女被鬼子侮辱了，那时很多妇女顾及自己的名声而把这些事闷在心里，从不对外讲，光我知道的就有三个。其中有一个姓戎的妇女，当时有40多岁了，她长得很漂亮，被鬼子抓到句容，扣了三四天才回来。另外两人是姓王的妯娌，被带到窑下鬼子驻地，那里住了一个营的鬼子，扣了三天才放回来。鬼子还在我们村上抢鸡抢猪，抢多了就逼村民为他们送。我们村上有个姓王的，小名“死骨头”，一个姓吴的，小名“四八子”，他们两人是被鬼子抓夫后失踪的。

49. 许礼龙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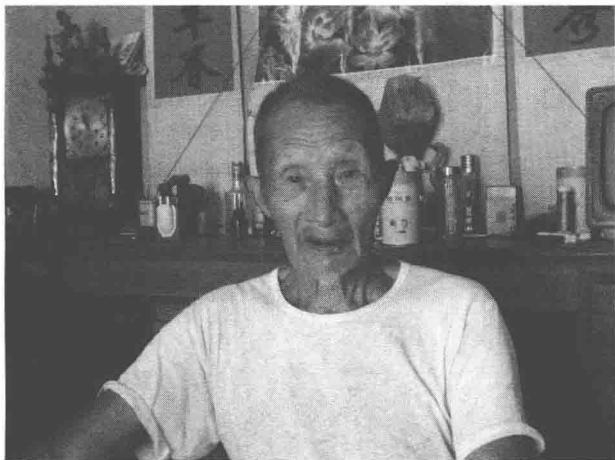
许礼龙，男，1925年10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郎社区洪巷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来我13岁，他们是从茅山来的。那天是冬月初三，天还没亮他们就过来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呢，那时我躲在了草堆里。吴云贵的



许礼龙

爷爷被鬼子捆了起来，身上绑个石头，沉到彭家塘里了。

村里有个女的，十五六岁，叫“小红子”。当时鬼子住在窑下，经常过来找花姑娘。她看见鬼子来了就跑，穿个大褂子，戴个礼帽，女扮男装，被鬼子看出来了。她躲到了许义会的家里，鬼子进去没找到，她当时从后门走了。鬼子就把他（许义会）家的房子烧了，一共是六间两厢瓦房。许义长家的六间两厢瓦房也被烧的，还有吴传安家的长厅，有十间瓦房，都被烧了。元桥有十几户人家，全被烧光了，石狮有 50 多户人家，也都烧光了，这两个村都靠近公路。

许子喜的爸爸叫许礼和，被鬼子打死了。以前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把他抓去的，他当时穿着制服，鬼子看见后就把他抓到了淳化，在路上的时候把他打死了。

村里有妇女被鬼子抓到窑下的不下 20 个人，第二天又把她们放回来了。

50. 高厚英口述

高厚英，女，1921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郎社区甘家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高厚英

我 19 岁的时候,鬼子到了甘家岗,向甘祝氏老奶奶要火柴烧房子,她当时 60 多岁了,老奶奶不给他,鬼子就一枪把她打死了,还把她家的五间两厢房子都烧了。她丈夫叫甘益镛,当时不在家,就老奶奶一个人在家的。鬼子走后村里人就把火扑灭了,现在还能看到烧焦的房梁。

51. 李有府口述

李有府,男,1930 年 7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周郎社区洪巷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那时我 8 岁,跑反到赤山,和爷爷奶奶一起,第二年春天回来的。许义会家的房子被烧了,三间瓦房。许子强家的三间瓦房也被烧了,人都不在家,跑出去了。许子强的妹妹,当时 20 岁了,看到鬼子来了,女扮男装,躲到了房子里。鬼子过来后,她就从后门跑了出去,鬼子找不到人就把许子强家的房子烧了。



李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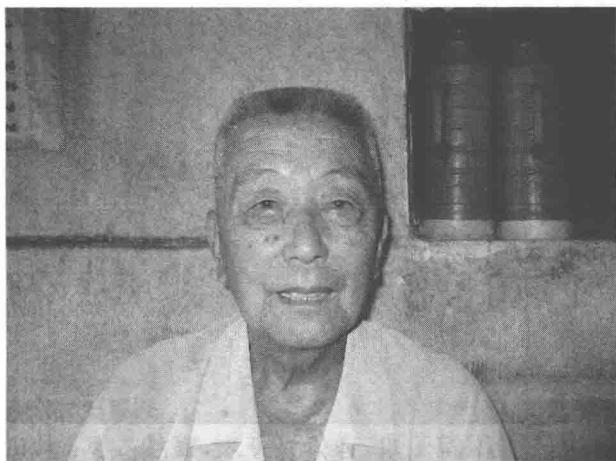
52. 赵福荣口述

赵福荣,男,1934年10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赵福荣

鬼子来时,我跟父母亲躲在挖的地洞里。

鬼子在村里逮了两个女的,都是媳妇,都有 20 岁左右。当时有个小孩,叫纪忠祥的,在旁边看,鬼子给他糖吃,叫他走,别出声。

我家门的小婶婶,当时有二十五六岁,跑反时被鬼子逮住,拖到地洞里,被鬼子糟蹋了。

鬼子在前郑家边村烧过房子的,烧了六七十间,多数是楼房,与后郑家边村是同一天烧的。后郑家边烧了近百间房子,也大多是楼房。

鬼子在我们村杀过一个人,是纪忠炳的哥哥,当时有 30 多岁了。他是跑反时过马路被鬼子看见一枪打死的。

我们跑反的时候是往圩里跑,那里有水,鬼子不敢去。

53. 郝天祥、郝天义、郝天海口述

郝天祥,男,1925 年 2 月生;郝天义,男,1929 年 12 月生;郝天海,男,1932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茶岗后郑家边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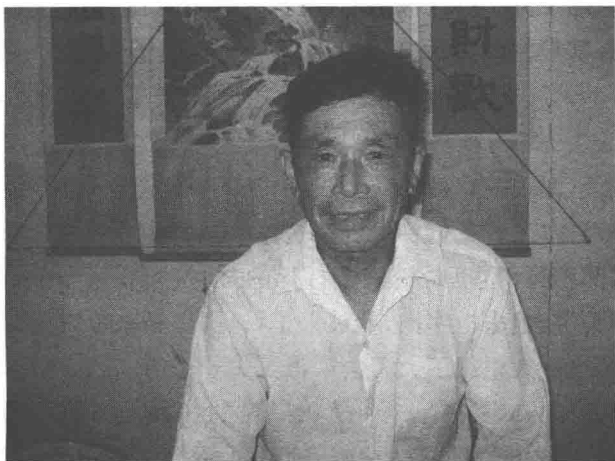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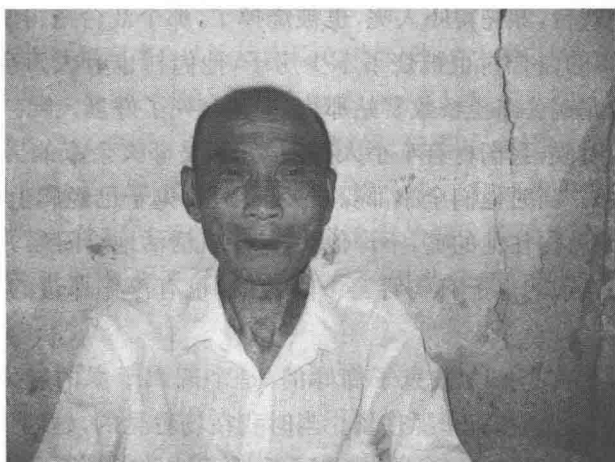


郝天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二三岁。鬼子是冬天来的,我们都往南边跑反,呆了个把礼拜回来的。因为那个村也有鬼子去,所以我们就回来了。鬼



郝天义



郝天海

子一般都是白天来,当时没有烧房子,后来烧过房子的。

我十二三岁时,村里有个老人,叫郝昌聚,快 60 岁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他是负责接待的。有个日本人喝了点酒,老人去接待,我跟着看。那个日本人问老头要花姑娘,老头说没有,鬼子就用盒子枪一枪把他打死了,就死在村里的中门附近。之后那个鬼子在村北边也打死了一个人,那人叫邵相文,也快 60 岁了,还打伤了一个,叫邵贤堂。当时他和邵相

文坐在一起,那个鬼子打在他手上,没打死。当时在一起的还有邵贤寿,被打了三枪,都没打到。后来邵贤寿还是死在鬼子手上了,是四五年以后的事。有一天天不亮,他去索墅街上卖东西,被鬼子看见了,就把他打死了。

隔了几天,谢曾荣也被打死了,他和贤寿、贤堂差不多大。他当时站在树林里,被日本人看见,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日本人枪法准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叫邵相树的,也是被鬼子打死的,他是死在索墅的。听说日本人打死了一头牛,他去挖牛肉,就被鬼子看见,也是一枪,打死了。

安民后,当地人组织了大刀会来抵抗鬼子。有一次,和鬼子开火,大刀会被杀了好多人,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叫周忠保,当时40多岁。大刀会跑了以后,鬼子进村来搜人,搜到了周忠保的尸体,就放火烧房子。我们村上烧了100多间,都是木质的老楼房,在当时是特别好的。村里还有个戏台,漂亮得吓人呢,也被烧掉了,那个戏台搭得坚固呢。那一次,上峰镇的白合村也被烧了不少房子,他们村也有大刀会的人。当时在现在的龙铜公路土桥收费站那边,大刀会死了好多人呢。

跑反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小人被闷死了,是郗天余家的男孩,不到1岁,还在吃奶。当时他们全家都躲在夹板墙里,鬼子已经爬上房顶了,小人要哭,母亲就捂住他的嘴,不许他哭,结果就活活地给闷死了。

到我们这边的鬼子有句容窑下那边的,也有淳化那边的,也有花坝那边的。

我们村上有个妇女被鬼子侮辱的,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她是小脚,跑反时候没跑,被鬼子抓住了。当时我在场看见的,她们一群没跑的老太太坐在一起,她的年纪最小,鬼子就抓了她。当时鬼子还举个棍子要打我,让我走,我就吓得奔了。

(郗天祥主讲,郗天海、郗天义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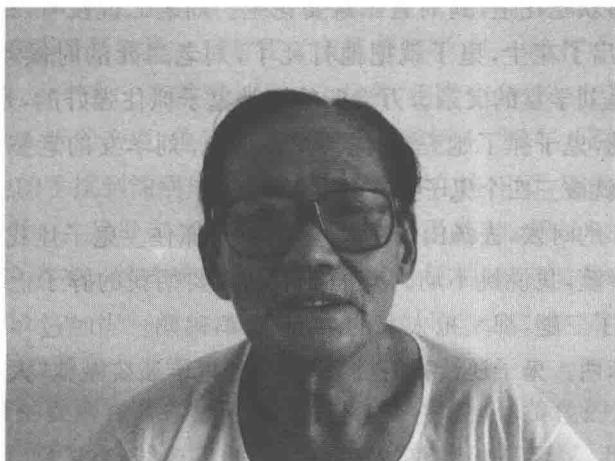
54. 孙承本口述

孙承本,男,1926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孙承本

鬼子是冬月初三来的，是从南京（方向）来的土桥。我们这有个门，来的时候就把门弄开。当时我们家靠着那个门，我们以为只是墙倒了，一看才知道是鬼子来了。我家是磨豆腐的，起得早，夜里2点多就起了，门是开着的。鬼子一到我家，就要喝豆浆。李二和家是开饭店的，有的吃，鬼子要吃的，他家门关着，鬼子就烧他家的门。我们之后把家里的黄豆、稻子全运走，运到周子大队的港东村。回家看家的时候，看见我家的四头猪被杀了。

鬼子来了，老百姓跑反，因为小孩哭，容易被鬼子发现，都把小孩往塘里推，有的小孩都七八岁了。在水门桥塘边就有人把小孩推到塘里。鬼子看见妇女，就追女的，追到港东村，找不到妇女，就把人家的房子烧了，是姓孙的房子，三四间瓦房。当时他们村有一个叫孙春子的，让村上人赶快烧火迎接鬼子，这样就不要紧了。

土桥街上被烧的房子很多，有七八十间房子被烧掉。贾大生家里躲着一个鬼子，逮到妇女就欺负。

鬼子到吕月川家，翻出他家有童子军穿的裤子。他儿子是学生，鬼子就认为吕月川的儿子是童子军，把他儿子抓到湖熟，在湖熟梁台把他儿子打死了。吕月川家人找人保他儿子都没有用，他儿子死的时候有20

多岁。

鬼子喜欢吃花生,到刘老二家要花生。刘老二说没有,鬼子就在他家里翻,翻出了花生,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刘老二死的时候 40 岁左右。刘老二就是刘学堂的父亲。万老四的娘被鬼子抓住强奸的,是在下埠被鬼子抓住的,鬼子抓了她三天才把她放回家。刘学友的老婆坐月子,还没有满月,就被三四个鬼子拖住,轮奸了她。

我过年的时候,去汤山新庄拜年,被鬼子抓住。鬼子让我帮他拖稻,要我挑大箩筐,我说挑不动。鬼子就用刺刀要朝我的脖子上戳,我只好挑,让我挑了三趟,都是抢人家的东西,有鸡鸭鹅。当时过年,人家里都有点吃的东西。鬼子还让我们挑马草,看到鬼子还要喊他“太君”才会放过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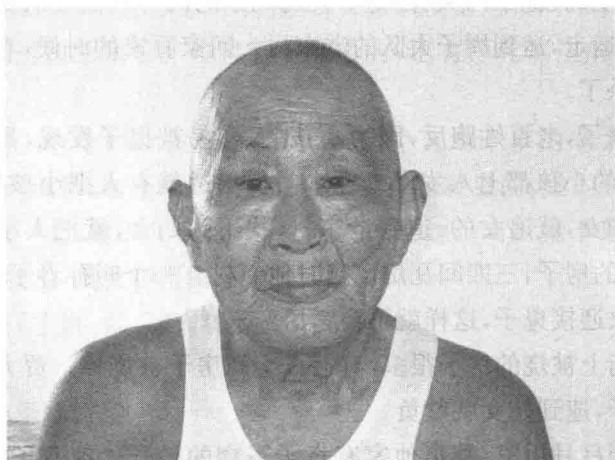
55. 栾吉如口述

栾吉如,男,1924 年 1 月 2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栾吉如

日本鬼子一大早就来了,在祠山庙死的人最多。我当时 14 岁,本来

以为是广东兵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鬼子来了。中央军死得很多,都是被枪击的。当时我家正在家里喂猪,没有来得及跑掉。鬼子一脚把门踢开,向我父亲连开了三枪。当时我父亲戴着帽子,头一枪打中帽子,没有打到我父亲,由于我父亲熟悉地形,巷子多,拐弯也很多,才没有被鬼子打到。我后来听父亲说,他看到鬼子拿人家糍粑吃,那个人跟鬼子要钱,鬼子就把他的手摆到油锅里,真是惨无人道。在桂花园,死的人很多,横一个、竖一个的。我母亲当时在家,没有来得及跑掉,就被鬼子打死了,死的时候 50 多岁。她本来是想找父亲的,没有找到,被打中腰部,子弹进的眼小,出来的是大眼,全是血。我家房子也被烧光了,是三间楼房。当时街上 95% 的房子全被烧光了。

我姑爹的女婿在曹家边,他当时穿着学生装,是黄色的,鬼子看到了,就喊住我姐夫,拖过来问也不问,端起枪就把他打死了,我姐夫当时二十一二岁。

村上被欺负的妇女太多了,鬼子用刺刀威胁女的,街上开茶叶店的韦老板的老婆被鬼子强奸了,她当时 20 多岁。还有一次,鬼子逮到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拿他们开心,叫男的跟两个女的乱搞,男的不肯,鬼子就割他的生殖器官。男的叫笪本贵,20 多岁,两个女的都是 30 岁不到。

56. 吉明春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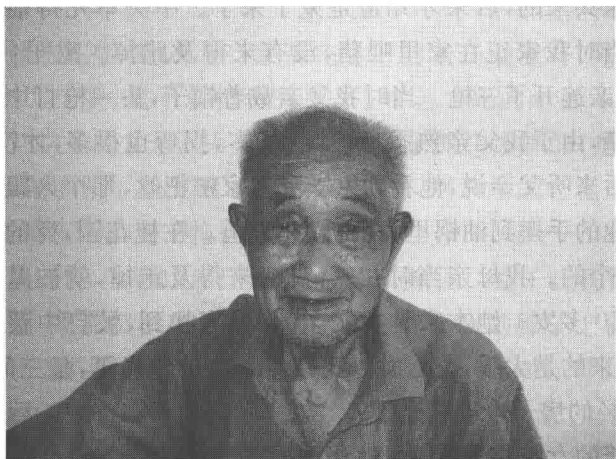
吉明春,男,1922 年 6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鬼子是冬月初三过来的,一大早就到土桥来了,看见吃的东西,先叫别人吃一口自己再吃,在土桥街上打死好几个人,在街西头的菜园打死两个人。这两人是上街的,都是外地的,穿着大褂子,两个人都是五六十岁。我当时也在那的,被鬼子看见了。鬼子叫我扛床,他先进屋拿枪的,我就乘机会跑出去了,鬼子没有打到我。鬼子快走的时候,还打死了五



吉明春

六个人。当时死的人很多，歇了一个月的样子，叫老百姓把尸体拖到大坑里埋了。桂花园有十几个人被打死。

我们当时跑反，鬼子来的第三天就跑出去了，在外面跑了一个月才回家来的，是快过年的时候才来家的。来家的时候，房子都烧光了。我家是两间草房被烧了，贾定根家的房子也被烧了，他家是四间草房，都是同一天鬼子放火烧的，我们那边是曹家边。在土桥街上一条龙的房子都被烧了，戎明道家的房子也被烧的，他家是八间瓦房，魏长保家被烧了两间草房。在街上，东西长 300 米，房子被烧了一大半。

我老婆的姑爹当时为了保护他侄女，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死的时候 20 多岁，他比我大七八岁，叫陈春发。当时他侄女被鬼子看到后要强奸。他为了保护他侄女被鬼子打死的，他侄女当时只有十二三岁。

王普才的老婆叫王连季菊，当时 15 岁，还没有结婚，被鬼子看到，鬼子把她拖到地洞里强奸的。孙老七躲在隔壁的地洞里，他伸头出来看鬼子有没有走掉，结果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就抓他，让他送东西到高桥门。后来有个日本长官写个字条给他，他才能回来。他老婆本来以为他回不来了，一直在哭，看到自己丈夫回来了，才放下心。当时好多被鬼子抓差的人，死的多，活的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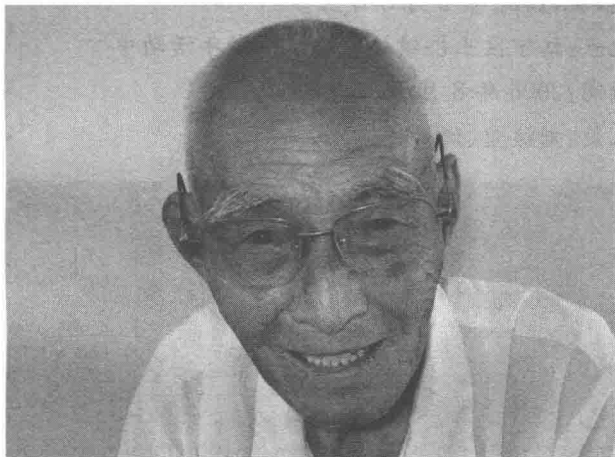
57. 李文章口述

李文章,男,1924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李文章

鬼子一来就烧邮局,断掉跟外地的联系。在街上打死三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他们是在吴大的烧饼店里做学徒的。其中一个小名叫“小根子”。鬼子腊月初八来土桥,在街上拖人送差,万德敬的孙子被抓到给鬼子送差,送到淳化的时候被日本人打死了,当时20岁上下,还没有成家。韦德凤的妈妈被三个鬼子轮奸,当时有40多岁。

鬼子在街上烧了很多房子。我们家被烧了三间门面房、张本芳家是两间门面房、罗家庄家是四间房子、我家对面徐太昌家是三间、吴仕忠家是三间、许德志家是四间、孙克玉家是两间门面房,他家后面还有两层楼房被烧,一层有三间房子,李立桃家是一间,孙正高家是两间。万恒刚的母亲被鬼子逮住,鬼子要强奸她,她不肯,鬼子就烧他家的房子,被烧了两进楼房。她家当时是当铺,鬼子是放火烧的,每进楼房是三层,一层有三间房子,她家总共被烧了18间。她当时有六七十岁。土桥街上,分东街、南街和西街,总共烧了有300多

间房子。还烧了祠山庙,有两进。

还有两个女的被鬼子欺负的,一个是罗凤翠的老婆,还有一个是杜玉堂的老婆。她们当时都是二十七八岁,有五六个鬼子轮奸她们。

58. 雷忠英口述

雷忠英,女,1922年2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雷忠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6岁。我们就往溧水方向跑,我很早就到了这边做童养媳。我的一个姐夫,回来看家的,在路上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当时就在他的家里边,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当时有40多岁的样子。

鬼子在我们家门口,烧了我家邻居家的房子。当时人们都跑反出去了,烧了有三间草房。

我还亲眼看到了有两个妇女,被鬼子拖到了,她们跑反没跑掉,被鬼子看到了。有一个姓王,另一个不知姓什么,当时她们有十八九岁的样子。

59. 栾忠英口述

栾忠英,女,1934年5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土桥镇桂花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栾忠英

跑反时我才4岁,我们跑到了水门。当时我的母亲刚生了小弟,跑反时就把弟弟放在家门口塘边挖的地窖里。因为是累赘,我当时刚有4岁,好哭,父母就想把我留下。我的姐姐当时有9岁,姐姐舍不得我,就把我带着了,我一辈子就感谢姐姐。我们跑反有一个礼拜,我的姐姐回到家来看看,找到弟弟的地窖里边,看到弟弟还会动,就用棉花把弟弟包起来,抱着去找父母。在路上被鬼子看到了,鬼子让姐姐把弟弟放下来,姐姐吓得不得了,就放下了。鬼子还用刺刀向包袱戳,后来鬼子就走了。鬼子走后,姐姐看看没戳到弟弟,就把弟弟抱到父母那边。我的姐姐叫栾红英。听姐姐说她回来的路上看到土桥西街上死了一个人。

鬼子在土桥街上烧了一家当铺,在十字街上,有十几间房子。

鬼子还欺负妇女。鬼子一来,妇女们就躲起来了。听说东头有个妇女,刚20岁,被鬼子拖走了几天,后来鬼子要行军了,就把她放回来了。

(二十一) 原汤山镇调查

1. 周庆义口述

周庆义,男,1926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桦树村周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周庆义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1937年冬月初四,有十几个鬼子抓着地图顺着我们这里的大姚山、茅草山、磨子山、铁帽山、鸡笼山一带看地形。冬月初五,天刚蒙蒙亮,中央军一个团的兵力,就在这几个山上布兵,挖战壕。不一会儿工夫,日本人从汤山南边抄过来。中央军原来是从宝华山过来的,他们的枪口、炮口都朝北边,等到日本人从南面抄过来,炮口和重机枪口来不及调,日本鬼子向山上猛烈开火,几个山上的中央军全有战壕掩护,杀伤力不大。鬼子后来又派飞机投炸弹,炸死、打死的士兵有好几百人。当时到处都是无头的尸体,有的尸体被烧焦了。鬼子撤走

以后,地方的保长、甲长号召我们埋尸体。当时我家稻田就在姚山附近,稻田里有不少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我父亲和我姐夫光从我家田里就抬走了 24 具尸体,扔进了山洞。在茅草山附近也有不少尸体,后来中央军也派人来埋尸体。有一对弟兄俩,抬着尸体一路走一路哭,这些死难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广东、四川的,这些情况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在磨子山,我和奶奶躲在山上,看到梅府一带的山都烧红了,还听到拼刺刀和枪炮声。

安民后,鬼子还是经常到村里来,要鸡蛋,找花姑娘。我们村上大部分妇女、姑娘都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躲难去了。但还是有三个妇女被鬼子糟蹋了,她们都是从外地跑反过来的。这三个人中,两个 30 多岁,姓周、曹,最大的一个 40 多岁,姓王。周长友家的一头牛拴在树上,被鬼子发现后,一枪打死,逼着老百姓把牛皮剥掉将牛肉送到据点。

2. 陆长芳口述

陆长芳,女,1920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桦墅村桦墅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7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陆长芳

1937年冬月初四晚上,我们跑反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我们看见鬼子住在山上,他们见到姑娘就拍巴掌。后来在难民区呆不下去了,就跑回家,躲在牛棚里的地窖里,上面用木板盖住,再盖一些牛粪,一个洞里有时能躲十几个人。一个外地来的精神病人,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看那个样子有40岁了,被鬼子强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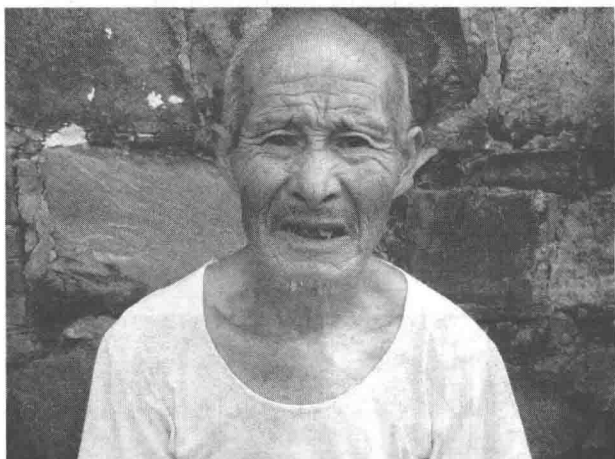
3. 胡正海口述

胡正海,男,1923年10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塘行政村白家庄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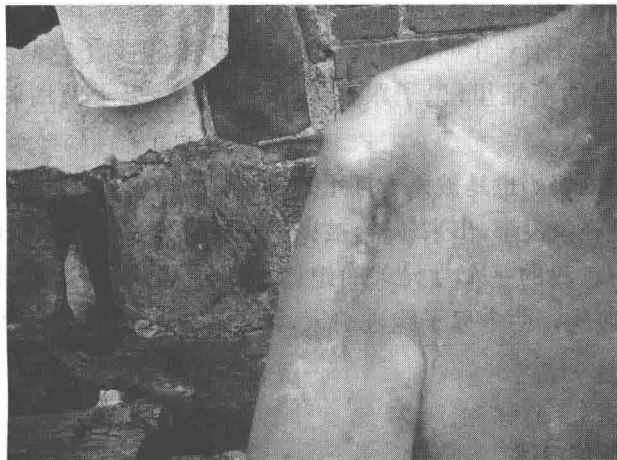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胡正海

鬼子来时我13岁了,是冬月初四下午3点钟来的,先来了一架飞机。那时南方的难民往北走,到了孟塘的公路那边,有十几个人在那边歇息,鬼子在那个地方丢了两个炸弹,有人炸伤了,有人炸死了,死的有六七个,男女老少都有。到晚上5点钟的时候,鬼子到我们这里了,有的跑到村上来,有的住在山上。他们从这里经过,朝南京方向去,他们放火烧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烧了我们村里有八九户人家的房子,那时一家约有两三间房子。



冬月初四晚上,我父亲就被抓夫抓走了。我们村有三个被抓的,只有张若忠的父亲回来了,他当时 50 岁左右。我父亲叫胡先甫,当时 52 岁,李方兵的爷爷,外号叫三箩匠,当时 50 多岁,他们后来就一直没有回来。

跑反时,村里陈志邦的妹妹,当时才七八岁,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我们跑反到宝华山那里的一个尼姑庵里,那里住有 100 多个难民。有一天,去了七个鬼子,年轻男女都吓得躲起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鬼子一把火把庵烧掉了,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女娃就被烧死了。放了火之后,鬼子把我们八九个人喊出去,我们不晓得干什么,就跟到山边,鬼子叫我们到路边的地里排队站着。年龄大一点的就知道不好,开始跑,鬼子就用枪打。我也跟着跑,当时我脚上有冻疮,跑不多远,就倒在地上装死。一个鬼子一枪打在我的脊背上(如图),我啊哟一声,就趴在地上没动,鬼子以为我死了,几分钟后就走了。那次鬼子打死了七个人,打伤了我一个,跑了一个,叫卞生源,是安基山村的。难民把我抬回家,我的伤过了一年才好,二哥一天帮我洗两次。后来我们是 3 月份回家的,因为要种田,村里只剩下地主家的仓库没被烧掉,村里有六七户人家都住在里面,搭锅吃饭。

李占春的父亲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当时 50 岁左右。他身体不好,别

人跑,他没跑。他身上系个皮带,鬼子瞧见,以为他是中央军,就用刺刀把他戳死了。还有一个叫花子,脑筋不大好,有60岁了。鬼子来了他没跑,睡在村里的草堆里,鬼子跟他说话,他不懂,鬼子就用刺刀把他戳死了。

李方兵的奶奶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她当时50多岁了,跑不动。鬼子来的时候她在家没事,出来转转,被鬼子一枪打死了。跑反的时候,妇女被糟蹋的有。我的一个堂兄弟的媳妇,就是被糟蹋的。她当时是童养媳,还没结婚呢。两个鬼子跑进她家,她想跑,没跑掉,就被两个鬼子糟蹋了。

4. 邓信华口述

邓信华,男,1929年12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孟塘村张家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邓信华

鬼子是民国26年即1937年来的,当时我9岁了,是冬月初六到我们村的。我们开始跑反,先是跑到桦墅,后又跑到桦墅湾,那边是圩区,水

多,在那呆了两个月左右,那边有个难民收容所。我们跑反回来后,发现家里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我是孟塘张家岗村的,当时村里有三四十户人家,一般每家至少有三间房子,草房少瓦房多,我们这一段全都烧光了。

我的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他叫邓子强,56岁。那是快平时时,有十几个鬼子住在陈家边村的小包家里,他家的小洋房相当的漂亮呢,跑反时没被鬼子烧。当时有个人拿走了鬼子的一支枪,鬼子就以为这里有新四军,就四处抓人杀人,当时那些在家看门的、看牛的都被抓了,那一次死了18个人。我村上的有:我父亲;张庆丰,40多岁。他们两个是死在孟塘那边。笪冬贵,60多岁;夏永元,50多岁;雷忠望,30多岁。他们三人是死在陈家边村上,那边有个大塘。剩下的那些人我记不清了,外地的也有。

我们从家里朝桦墅跑的,路上村里的笪宝河被鬼子打死了,就在宏岗头(音)那儿,被鬼子一枪打死的,当时40多岁。

糟蹋妇女是肯定有的,鬼子不是人,我们村就有七八个,都是年轻的媳妇,不讲,这不能讲的,会损害人名誉。

5. 朱士英口述

朱士英,男,1931年8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路西社区万安19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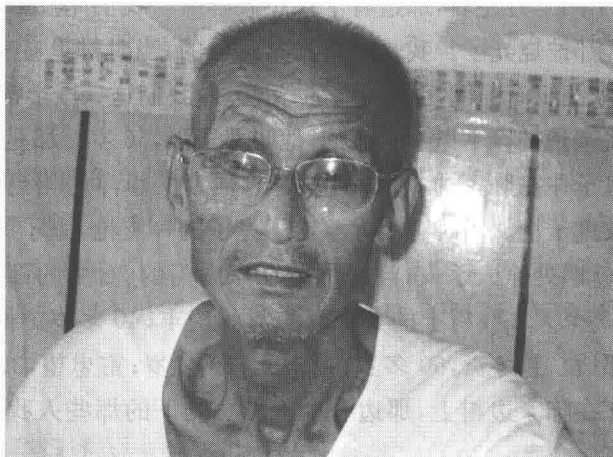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我们村上戴可久被鬼子打死的,他问鬼子是什么人,用石头砸鬼子的。鬼子端起枪就把他打死了,死的时候有20岁。李志军的兄弟,到山上砍树,回来重新盖房子的,鬼子以为他是当兵的,就用刀戳他,当场没有死,血流得很多,回来的时候死了,死的时候蛮年轻的。

鬼子还到村上捞姑娘。有一个姑娘,比我大,有十五六岁,还没有结婚就被鬼子强奸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赵天兰的姐姐也被鬼子强奸的,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奶奶当时带着我和我的兄弟,还有老世发一个,我们在开鸦片店



朱士英

的地方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就要用枪打老世发，我奶奶跪下来求情，鬼子才没有打他。

鬼子是冬月初四进村的。我们村上只有六七家房子没有被烧，其余的全烧掉了，当时村上有百十户人家。

青林大队被杀了很多，当时我们走那边走，是晚上，我当时年纪小，跨不过去，都是从尸体上过去的，杀的人很多。

6. 陈松口述

陈松，男，1932年3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路西社区万安15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村上被鬼子打死的有贾新尚，还有我爷爷。我爷爷一开始没有跟我们一起跑，他当时要蹲在家看房子，指望鬼子不会打他的，后来惊慌了，人家喊他一起跑，他背着衣服，跑到土地庙。鬼子在村上，离他有300多米的樣子，被鬼子看到后开枪打死的。还有戴可炳的爷爷、李志民的大哥小九子和戴可军也是被鬼子打死的。王老五还跟我们讲，戴可茂的



陈松

兄弟也是被鬼子打死的,是晚上,他看不清鬼子,以为鬼子是中国人,就对鬼子说,你还不走(跑反),其实是鬼子,被鬼子用刺刀戳死的,是在李家祠堂被戳死的,死的时候有三四十岁。村上人跑反的时候,最少有十几个小孩被摔掉,后来家人舍不得,又捡回来,村上被摔死的小孩有两个。

村上被鬼子强奸的有六个女的。其中有两三个是姑娘,都是十四五岁,没有跑,躲在夹板墙里的。

7. 戴宗保口述

戴宗保,男,1928年4月3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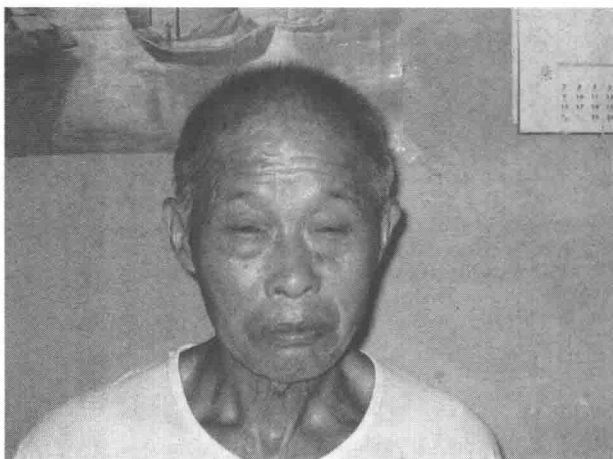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路西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头天到了下边的山上,我在村上晒太阳,还以为是国军呢。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鬼子就和国军打起来了。鬼子冬月初二过来的,到村上的时间是冬月初七,鬼子见到村上人还要搜身,要打开怀看看。

村上的贾新尚被鬼子打死了,死的时候有70多岁,鬼子让他当夫



戴宗保

子,但他年龄大了,腿不好,拿不动东西,鬼子就把他打死了。

在上峰李岗头鬼子还烧了房子,让人分组站在一起,年纪大的站一队,年纪轻的站一队,在这一次,鬼子一共打死了七个人。其中有高庄的庞其木兄弟俩,当时他们都有20多岁。这是我父亲亲眼看到,回来讲给我们听的,他当时是被鬼子抓差的。村上的戴可军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有50多岁。还有陈松的爷爷也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跑反,背着扁担,里面穿的是黄衣服,鬼子以为是国民党,是被四个鬼子打死的,这是我当场看到的。村上的戴新方,是戴礼炳的太爷爷,也被鬼子打死的,他当时有80多岁。鬼子刚来的时候,村上鄢老五的两个女儿年纪小,哭闹,大家跑反,躲起来,怕被鬼子发现,小孩子被父母扔到了塘里边。当时都是三四岁的,她们小,爱哭,跑反时是个累赘。

第二年的3月份,有一个小名叫小九子,姓李的,家里房子被鬼子烧掉了,他去砍松树修房子的,被鬼子看到打死了,当时有20多岁。

村上的李世友被鬼子打伤了,子弹从他身上打穿了,后来身上就留下了个疤。

当时村上的房子烧了很多,村上有100多户人家,只有几家的房子没烧,90%的房子被烧了,烧掉房子有300间以上,有三分之二是瓦房。

村上被鬼子强奸的妇女有好几个,鬼子来一次都是拖四五个女的睡

觉。刚开始来的两三个月,看见年轻妇女,抓到就强奸。有个女的当时二三十岁,被三四个鬼子轮奸,没有办法,不从就要被打死。鬼子要强奸鲍家珍,她不肯就被鬼子开枪打,打中她的腰部,流了很多血,她当时有二十四五岁。

鬼子还经常放炮演习,快投降的时候,鬼子放炮,飞弹打到了李陆英的腿上受伤的,她当时十五六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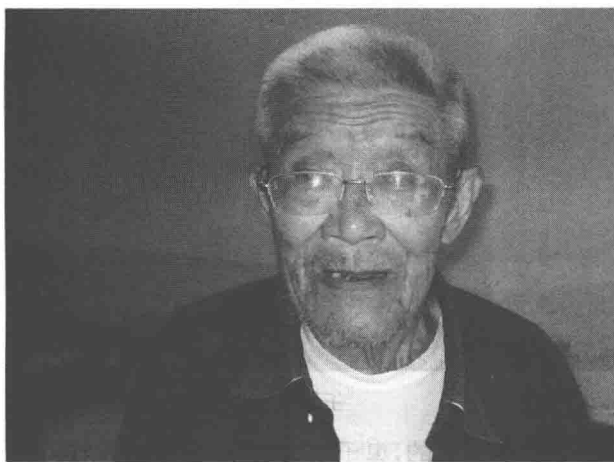
8. 李道银口述

李道银,男,1919年7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路西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李道银

鬼子是冬月初七来的,我们冬月初九跑反的,我们跑到六合,在外边蹲了两个月,一直到正月初十才回来。

在外面看见被杀了很多。

我们村上戴可久、贾新尚、李志军的兄弟(小名叫小九子)被鬼子打死的,戴可久当时有八九十岁。小九子是在盛塘被打死的,鬼子看到他手上有红印子,以为他是当兵的。

村上房子是冬月初七被鬼子烧的,糊里糊涂的,房子就被烧了,只有五家人家没有被烧,其余的房子全被烧了。我叔叔家被烧了很多房子,回来的时候一直在哭,我们都安慰他。我家牛被打死了,猪也被打死了,稻子也没有了。瓦房子被烧了,我们后来盖草房住的。

9. 王民红口述

王民红,女,1925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王民红

我娘家是上峰插花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就住在插花,我那个时候有13岁了。当时我记得我们跑反的时候是穿的棉衣,我们跑到了韦家村圩里面,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回家过的年。我们回家后,我记得烧了三间瓦房,不记得谁家的了。

鬼子在我们村上没有杀人。我父亲王光前和我们家门里面的一个姓王的人被鬼子抓差抓走了,这是我一个姨奶奶亲眼看到被抓走的,后来一直没有回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有四五十岁了。我父亲被抓走之后,我家生活就很苦了。

后来住在汤山的鬼子也去过我们村上的,去了就要花姑娘。我们那个时候听到鬼子来了,就跑。我们村上没有被鬼子糟蹋的妇女。不过他们下来捞鸡抢东西是有的。我家的两只鸡被他们捞走了,好床单也被他们捞走了。

10. 张玉兰口述

张玉兰,女,1921年9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张玉兰

我原来是上峰宁西人,我15岁就到宁西做童养媳。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那个时候我就在宁西。我记得鬼子是冬月初四来的,是吃晚饭的时候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是鬼子,我看到了一个鬼子,后来我们就跑反,我们也没有跑远,就在家附近的塘边挖了个地洞,就躲在里面。当时鬼子只是过了一下,后来鬼子走了,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发现我们村有十五六家的房子被烧了,那个时候每家大概有两三间房子,草房多一些。

有一次,我刚从门口出来,我们门口有个大塘,我看到一个人被一个

鬼子打死推到塘里了,当时我吓得赶紧跑了,我那时候小啊,鬼子没有打死我。

我还亲眼看到有三个妇女被四五个鬼子糟蹋了,那个时候过了正月,已经安民了。这三个妇女当时都有二三十岁,都是附近村上跑反过来的,她们没有地方躲了,就被鬼子抓住强奸了。

11. 吴元松口述

吴元松,男,1923年11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汤山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吴元松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我记得是冬月里来的,我们当时跑反到了龙潭圩里,在那里有亲戚的就住在亲戚家,那个时候一家住几十号人呢。我们把河里的水挖开,不让日本人过去。后来日本人还是用木盆、船划过去了,在那里抓了不少的人呢,不晓得带到哪里去了。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过了年才回来的。

我们回来之后,看到村里的房子全被烧了。汤山那个时候大概有80户人家,一家大概有两三间房子,我家有两三间也被烧了。

在这里被杀的人多呢,大概有 20 多个,都是汤山附近的,彼此都认识,现在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帮鬼子做事是有的,我们村有个叫金友发的,他给鬼子做过饭的,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有十七八岁。

12. 唐家汉口述

唐家汉,男,1918 年 12 月 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汤山社区汤泉村 12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7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唐家汉

我当时住在汤山街上现在的农业银行那个地方,父亲原来是行商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20 岁,我们听到鬼子来了,都不敢躲在家里面的,他们见到人就杀啊。当时我看到三个骑兵在前面,他们不杀人,后面过来的鬼子就开始杀人了。我们当时跑反跑到了土桥,在那里呆得时间蛮长的。后来鬼子去了,我们又跑到了句容天王金丝后村,在那里呆了年把。后来等汪精卫的“和平军”来了,我们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街上没有什么房子,鬼子没有烧。

不过在我家门口那里有个慰安所,就在现在的汤山信用社那个地

方,边上还有个高炮台,桥那边还有个炮台。当时这些女人都是为那些当官的人准备的,这个慰安所是做生意的日本人搞的,不给当兵的玩的,里面女人也不是很多,都是从外地捞来的,其中有个是我们这边的,她叫雷桂英,当时才13岁。她那个时候没有饭吃,就帮着做生意的鬼子,这个慰安所到鬼子投降的时候才结束。

当时鬼子就住在现在的八三医院后面,一直到投降的时候才走的,不记得在这里呆了几年。

13. 苏立芝口述

苏立芝,女,1922年2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孟北社区同兴村93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苏立芝

我16岁跑反的。冬月初四来了三个鬼子,我们村过去有一个庵,没有人住,鬼子在墙头上扒了三个洞,架了三挺机枪。冬月初五我们就跑了,跑到圩里,冬月十四回来的。鬼子是上午来的,下午在湖山捞了四个人,杀猪给他们吃。夜里鬼子酒喝多了,让17个人跪着,杀了16个人。在我们村作小工的一个叫腊红子的没有死,因为鬼子没有子弹了,回去

换子弹，他乘机跑了。第二天，看到田里有很多死人。

鬼子来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村里，我很小的时候就过来做童养媳。我们村上有四个人扛着旗去欢迎鬼子，被鬼子抓走了。他们是苏立道、戴兴钊、黄宏兵、还有一个姓苏的，小名叫小武子，他们都是20多岁。鬼子是冬月十四下午的时候把他们捞走的。

高庄的房子基本上被烧光了，夏忠银家的七八间房子被烧了，是草房，因为他们村上的人打死一个老鬼子，鬼子报复烧房子。我们村戴兴兵的三间瓦房也被烧了。

第二年正月初二，有四个人被鬼子打死。其中一个老太，叫戴朱氏，50多岁；一个小姑娘，是锁石的丫头，来做童养媳的；还有一个老头，叫戴兴金，五六十岁；还有一个近20岁的小伙子，他爸爸叫戴金传。他们当时躲在山上，被鬼子发现的。另外有一个老太，往水里一趴，嘴贴着水面，披头散发，鬼子过去叫她，看她不动，鬼子以为她死了，就走了，老太叫戴戎氏。

桦墅村的林桂芝被鬼子强奸的，她现在要是活着的话该有八十七八岁了。鬼子当时把她带到坟头朱砂洞好几天。

冬月十四，村上有两个人被鬼子抓去送被单，都是抢的老百姓的被单，送到许巷，被抓的一个叫戴兴传，一个叫戴兴昌，他们是弟兄两个，他们当天就被放回来了。

14. 赵礼道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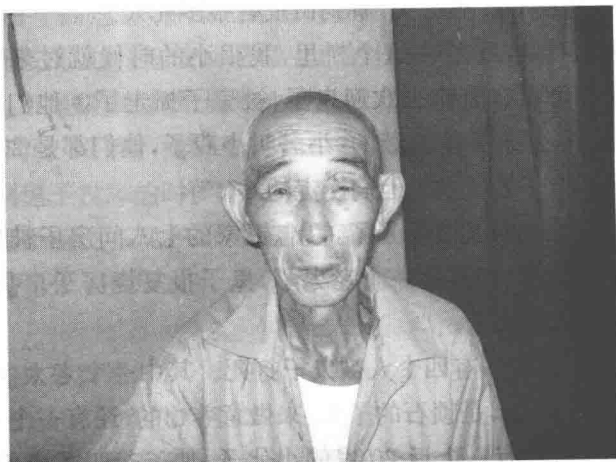
赵礼道，男，1911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孟北社区小湖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是冬月十四过来的，听见鬼子来了我就跑，一直跑到江北，住了个把月又跑到圩里。鬼子住在坟头的山洞里，天天过来打狗弄猪，叫老百姓送过去。高庄夏家仁的父亲被鬼子的狼狗咬死的。新四军住过我家的，他们经常来，晚上过去，白天睡觉，有人站岗的。



赵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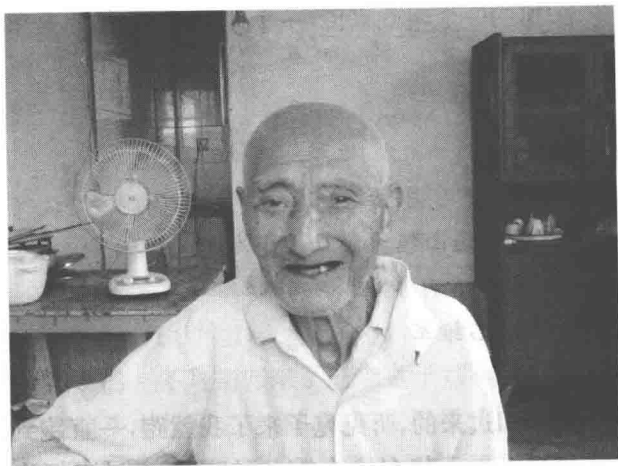
15. 方光学口述

方光学,男,1911年4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孟北社区许巷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方光学

我17岁跑反的,鬼子是冬月十四来的,我们跑到圩里。鬼子让长胡

子的站一边,没长胡子的站一边,把那些没长胡子的人用刀杀了。方光明当时 70 岁,小聋子当时 60 多岁,都被杀了。胡东喜跑反时在田里被戳死的,很多青年人都被杀死了。我们村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李有德的三间草房被烧了,其他的都记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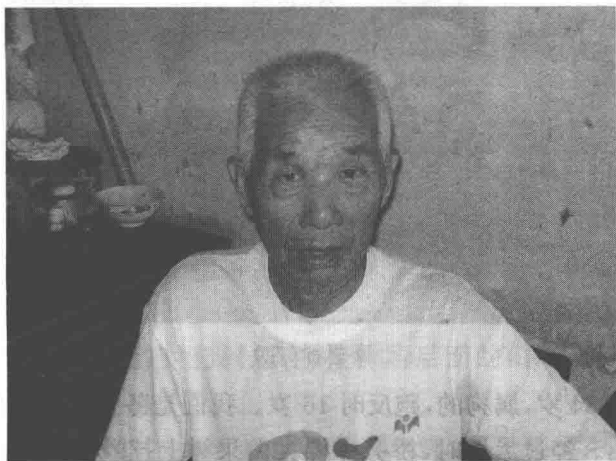
16. 谈为月口述

谈为月,男,1925 年 10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孟北社区许巷 13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谈为月

我原来是仪征的,15 岁过来的。鬼子把人叫到东边的晒谷场,用枪打死很多人。崔志远的爸爸顺势倒下,没被打死。时松岭当时 30 多岁,子弹从他腹部进去,从另一边出来,进去的伤口小,出来的伤口大,他活到七八十岁死的。他大儿子被鬼子打死了。

那时我们这边是山,有 20 多户人家。艾义荣跑反跑到村外,被一刀砍在后脖子上,当时没死。艾义贵的爸爸、艾义德的爸爸、时松山的爸爸都被鬼子打死了。他们当时是去欢迎日本人的,拿个小旗子排着队被打死的。村里有的人跑反了,有的没跑,欢迎日本人,被打死了十多个,打

过还用枪杆子捣。

17. 秦恩禄口述

秦恩禄,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34—34号

调查时间:2006年1月1日,6月20日,12月13日、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秦恩禄(左)

我今年84岁,属狗的,跑反时16岁。我们是冬月初六跑的,鬼子还没有到汤山。经过孟塘时,桥旁一棵大白果树上挂着一个死人,是日本飞机炸死的,我们吓得都不敢看。那棵树很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我们不敢走公路,就走小路到龙潭,下了圩,在我姐姐家住了个把月。正月初二,我们回到东阳,住在韩德诚的一个亲戚家里。住了个把月,没粮食吃了,就经桦墅回黄栗墅。那天下着大雪,在桦墅那边路上,一踩就踩到一个死人,那里的山上死人多呢。我们在黄栗墅见到了鬼子,但鬼子没看到我们,我们弯着腰从一条小水沟过来了。在黄栗墅住了几天,又到上峰葛家边住了一段日子,后来就从万安回到汤山。跑反时吃过的苦真是说不尽啊。

鬼子刚到汤山的时候,我大伯秦宏宝躲在黄栗墅于右任公馆的洞

里。他在洞口抽香烟,被鬼子看到了。鬼子用刺刀刺他,他的女婿张礼江就去抱住鬼子。鬼子一刀把他们两个都刺死了。秦宏宝当时年纪大了,不止60岁了。我奶奶没有躲在洞里,她躲在公馆里头,后来饿死在里面了。安民后,我们家的人把他们两个抬回来,埋在窑山(汤山的一个小山)祖坟里。后来拆迁,改葬在“大楼”旁边的大山上,那个地方叫羊泽,坟前有碑的,碑上有秦宏宝的名字。坟墓的位置我们都知道,我儿子也知道。我大儿子叫秦煌昆,小儿子叫秦煌武。秦家的班辈是“长、宏、恩、煌、进”,我是恩字辈的。

从于右任公馆的洞里逃出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张礼江的二弟张礼海,另一个是侯国志的母亲,我喊她三婶的。她当时年纪蛮大了,是个老太了。她的乳房被鬼子刺了一刀,后来我亲眼看到的。

跑反时,我从北圩回来过两次。第一次回来时,从张家岗走到春山的坳子里,就是方冲那里,走小路过来的。国民党一个师的人被日本人消灭了,死的人相当多。他们都是广东兵,穿的裤头。安民后,筹备委员会派了四个人出去收尸。有一个叫许长×,外号“三驼子”。另一个是秦宏文的父亲秦长×,外号叫“小呆呆”。还有一个叫高来银,长得又矮又胖,外号叫“猪獾”,平时替人冲炒米的。另外一个人想不起来了,他们都是汤山本地人。他们抬的死尸多数是老百姓,无家可归的,没人认领的,也有少数当兵的。死尸抬到(现在)招待所后面的山下,挖坑埋了。现在,那地方都已造上房子了。

在汤山招待所过去一点,以前有条翻水沟,那里躺了16个死人,不知是哪里来的。我回来时看到他们的血还在冒热气。沟里有乱柴挡着,看不清是男是女的。他们是被鬼子刺死的,刺的时候,我母亲看到了,时间大约是跑反开始后的两个多月。

汤山澡堂那里有座寺桥,栏杆是石板,柱子是石柱。鬼子把几个人绑在石柱上,推下去淹死了。其中有我的两个同学,一个叫彭德煌,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都比我大一二岁。我没有亲眼看到,是后来听人说的。还有一个人,不知是哪里来的,死在桥底下,裤子都没有穿。

在汤山到龙潭的公路边,就是现在汤山邮局对面的地方,有两个人被鬼子打死了,其中一个王明清的母亲,老妇女,汤山本街人。鬼子用

刺刀挑开她的下身，把肚皮都挑破了。跑反回来后我听人家讲的。王明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王本武，现在住在东山。他们同王本立是一大家子的。王本立是我的侄女婿，去年去世了。

汤山镇上有四大姓：唐、许、秦、程。唐家最有势力，唐大先生考上了官，把官让给了陶保晋。以前的皇历上有陶保晋的名字。秦家最有钱，可我们这一房到我父亲这一代就败了。我伯父秦宏宝是抽鸦片抽败的。

【2006年6月20日下午补充】许长余的儿子小名叫“小桃”，独子，是我的干哥。跑反后，稳定下来了，有个日本人喝醉了酒，在汤山老街出去一点，过了马路的地方，把“小桃”开枪打死了，我跑去看过的。许长余还有个女儿，在塘泽，姓名不知道。

【2006年12月13日、14日补充】汤山自卫团在汤山大岗子那里，就是现在的汤山卫生院那里，他们有许多房子的。金大贵的儿子金忠军原先是新四军，后来叛变了，在自卫团里替日本人办事，解放后在作厂被枪毙了。

金大贵是汤山自卫团团长，神家庄的杨厚支是副团长。有一次，自卫团抓了一名新四军，18岁左右。杨厚支同新四军有来往的，他给押送新四军的两名自卫团每人一笔钱，然后悄悄地把新四军放了。我和我哥一起把这位新四军送走的，我们从溶洞那里过去，一直送到红庙才回来。

新四军缴自卫团的枪？这事我没有听说过。

彭德煌是汤山老街人。现在，汤山街上还有姓彭的人。董德玉的家就在蒋介石别墅旁边，董家在汤山没有后代了。

上峰关塘堰的雷忠银是我老伴的家门兄弟，来往很密切的。雷忠银是同徐矮子一起的，徐矮子是正的，雷忠银是副的。解放后，徐到了上海，把雷忠银也带去了。现在，雷忠银的妻子还在上海。

“寡妇营”是日本投降后才叫出来的。抗战前，那里是卫生所，老百姓去看病的。抗战胜利后，有些国民党阵亡军官的太太住在里面，老百姓就喊那里是“寡妇营”。

有一年，日本人来了好几年了，我去关塘堰取稻种。拿了稻种刚出村，看到日本兵、自卫团在寺庄同新四军打起来了。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我躺在田埂下躲了起来。这一仗，我是亲眼看到的。打完之后，日本兵

和自卫团的人经过“石窝里”(即石地村)回炮校了。

18. 雷忠英口述

雷忠英,女,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34—34号

调查时间:2006年12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6岁,属鸡的,娘家在上峰关塘堰,在河西靠桥的地方,屋后有一个大土墩,现在没有了。跑反那年我17岁,一个哥哥在外面,抗战胜利后才回来的。家里有父母亲、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父亲叫庞就成,从孟墓涓塘招来的。父母都种田,帮老地主做工。跑反时,我打摆子,同父亲留在家里。母亲、哥哥和妹妹跑到了土桥刘家山。

刚开始,我躲在地主家的隔板墙里,看到了许多穿灰衣服的中国兵。他们叫我跟他们往北跑,父亲和叔叔不同意。后来,日本兵来了。第一天没有烧房子,第二天,我家的草房就全烧掉了。听人家讲,在关塘堰前面的一个大塘里打死了许多人,但我没有去看过。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跑到刘家山,同母亲一起,住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日本人不怎么杀人了,我们就回到了关塘堰。

日本兵在姚下住过的,我们村有好几个女的被抓到姚下,后来才回来的。有一次,三四十个女的躲在姚下附近一个地方。来了两个日本兵,又喊了三四个,来找女人。那帮女的都逃散了。日本兵只抓住一个南京来的姑娘,给她一个铜板大小的日本谷子(硬币),把她带到了姚下。人们听到她拼命地喊。后来,这个女的回来了,日本人没有弄死她。

我没有见过日本兵。日本人快投降时,我见到一个日本婆子在寡妇营那里卖袜子。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全走了。

19. 张玉生口述

张玉生,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泉源路31号

调查时间:2006年3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龚秀芬

我今年79岁,属龙的,快80岁了,今年5月2日,他们要给我办寿酒,明年还要办一次。

跑反那年,我11岁。鬼子快打到汤山时,全家从汤山跑到了南京城里,住在我二姐家。她家在上海路那里,有房子。

鬼子从中华门打进南京城,中华门那里被杀死的人多哩,有老百姓,也有当兵的,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腿。鬼子进城后,我们就住进难民区了。难民区就在上海路那里,是美国人办的,门口挂着美国国旗。有个美国人,是个女的,她同日本人谈判,保护难民。难民区每天供应两顿稀饭,我们一直住到安民了鬼子不随便杀人了才出来。我们一家人从中山门出城,跑到西村,天快黑了。有个鬼子,不是小兵,身上带着一把长刀的,跟在我们后面,一会儿把刀拔出来,一会儿把刀插进去,在威胁我们。我们拿出难民条给他看。正在这个时候,从南京城里开来一辆小轿车,车上下来一个大军官,我们就把难民条给他看看。他看了看,朝那个鬼子兵扇了两记耳光,叫他滚,然后开车走了。我们就继续往汤山走,到了坟头那里,碰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问:“你们上哪里去啊?”我们说上汤山去看看,他们说:“别去了,汤山的房子全烧光了!”我们一听,就回头往南京城里跑,在难民区里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两个多月,我才回到汤山,一看,老街的房子全烧光了,我们家的房子也烧光了。后来就拣些木料搭个小棚子,对付着住了下来。

汤山街上被打死了许多人,田野里、山上,东一具死尸,西一具死尸,还有许多死人骨头。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知道被打死的人是谁,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青林大队有个人被鬼子砍了一刀,头没有断,活下来了,大家都喊他“杀不死”。

汤山小学的大礼堂建在小山坡上,台阶很高的。蒋介石在那里作过讲演的,但我们学生没有去听。

汤山小学北面有个人叫李友钧,和我同年,他比我会讲,你可以去找他问问。

20. 李友钧口述

李友钧,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汤泉村26号

调查时间:2006年3月11日、4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李友钧

我今年79岁,属龙,跑反那年10岁,在汤山小学念二年级。

我家是在冬月初三跑反的,父母亲带着大姐、我和一个外甥跑到了龙潭龙洲圩梅子桥,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离龙潭四五里路。第二天,我和大姐到龙潭街上玩,买了份《中央日报》,报上说鬼子还在昆山,根本不对。冬月初五,我父亲回到汤山,感到形势吃紧,叫奶奶走,可她不肯。我奶奶姓朱,当时七八十岁,头发全白了。冬月初七初八,鬼子到汤山来烧杀了,奶奶被日本兵打死,推到寺桥底下。安民后,父亲回到汤山,打听奶奶的下落。有人说,寺桥底下有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父亲跑去看,从穿的衣服认了出来,就连夜收尸,运到汤山鸡场那个地方埋了。前些年,她的坟迁到了海泽沟的堰埂上,墓前有碑的。

程国富的祖父,外号“程友锤子”,当时六七十岁,也被鬼子打死,推到寺桥底下。你去问程国富,他可能知道他祖父的名字。

青林大队刘岗头的刘家凤是我姐夫,也被鬼子杀死了。汤山这里被

鬼子杀死的人很多,我当时年纪小,知道姓名的就这么几个。

当时,我家的房子在指挥营那里,靠着汤山小学,有四进,是平房。鬼子一来,全部烧光。

鬼子打来之前,老百姓都不知道日本兵是什么模样,连日本的旗子都不知道。我有个干哥哥住在安基山,战前参加过壮丁训练队,穿着兵衣。一天,一小股日本兵从宝华山那边过来,他父亲看到了,认出来了,喊:“日本人打来了,快把兵衣脱了!”他脱下兵衣从后门出去,上了山,跑掉了。

孟塘桥附近有许洪友家三间房子。许多难民跑到孟塘,被日本兵挡住了,不让过。难民说:“我们有难民符号的。”日本人说:“这有什么用?”把他们都关在那三间房子里。

在“大楼”后面的“八亩山”,也就是方冲,广东兵同日本兵打了一仗,被打死的广东兵不知有多少!广东兵很有战斗力,听人讲,他们从大赤堰一直打到炮校、骑兵营那里,日本人也吃了不少亏。(一位老奶奶插话:桦墅石膏矿那里也打过一仗,山上死的人多得不得了。)

安民后,我们回学校上学。有日本人给我们上课,还给我们吃马干鱼和豆沙羹,味道很好。我们吃归吃,吃过照样骂日本人,心里不服嘛。日本人叫我们唱日本国歌,唱之前要整好衣服,立正了,恭恭敬敬地唱,不能动。我们好多男同学就变相地抵制,腿故意弯一点,不站直。

有三个日本兵,战死后葬在汤山小学后头。安葬时有和尚给他们念经,还在坟上插了牌子,上面写着字。鬼子走后,有人就把牌子拔了,摔在厕所里。老师知道后对我们说:“这要倒霉的,日本人一查就查到学校里来了。大家只能在肚子里恨,不能做到面上。”后来就去把牌子捞了出来,重新插上。

陶庐在汤山小学隔壁,里面的鬼子平时不能出来的。我们花两毛钱,买点花生米,灌一罍壶的酒,在铁丝网外面卖给他们,一元钱,赚他们的钱。鬼子兵一边吃一边喝,说:“小孩的,良心大大的好。南京马米(花生米)大大的好!”连卖了几次,我们就想捉弄他们。有一次,我在罍壶里灌了点尿,鬼子喝了一口,连呼:“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日本宪兵队就在张静江的公馆里。陶庐里也有日本兵,但不是宪

兵。有个宪兵叫木伏，他们的队长，一个叫森下，还有一个叫佐滕。

日本宪兵全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中国话也讲得很好，穿了便衣出来，你根本认不出他是日本人。有一次，殷家边的杨二蒲在街上向人打听，问谁是宪兵队长。佐滕听到了，就把他抓到宪兵队，在地牢里关了很久。后来，汤山的绅士联名保他，他才被释放。

【2006年4月30日补充】大赤燕打仗的事，我有印象的，是冬月初五打的。为什么呢？我父亲是冬月初五回汤山的，叫我奶奶走，她不肯，他就对她磕了两个头，自己走了。他从大赤燕下去后，从南京下来一个坐马车的军需官，广东的，在大赤燕翻车了，被日本人发现了。大赤燕的人拿到了不少票子、洋钱，那是给他们部队发的给养。当时汤山乱得没有人了，成了一座空城。店里有什么东西，你随便拿就是了。

二腊子兄弟俩都是浑人，跑反跑到圩里，同我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们的说：“广东兵真不讲理，我说我有难民证的，他们却问我难民证臭不臭。”其实，二腊子碰到的不是广东兵，是日本兵，他还不知道。

孟塘有两座桥，头道桥在村里，二道桥在水库那里。头道桥上落下了一颗日本人的炸弹，弹坑的痕迹过了很多年都看得出来，那是日本人在汤山投下的第一颗炸弹。收木炭的小鬼子被宝华山下来的新四军打死了，就打死在孟塘的头道桥上。所以孟塘村上除了许洪友的三间瓦房没烧，别的房子又一次全被烧光。唐大先生把大凹、柏家庄的树砍下来，给孟塘人盖房子。

21. 雷桂英口述

雷桂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汤泉西路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4月15日、4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听我老婆婆讲，我老公公住在靠山的地方，人家喊他“靠山房”，大名不晓得。他会用中草药给人瞧病，还会打拳。他同日本人对打，在模范林那里，就是现在的汤泉水库那里，养龙山庄那个地方，被日本人拖走



雷桂英

了，音讯无踪，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边上有几间草房也被鬼子烧掉了。人家讲，他的魂落泊了，后来就剪了个纸人放在棺材里，埋了。这是哪一年的事，我也不知道，许多老人都说不清。

我娘家在上峰关塘堰。7岁那年，父亲得病去世了。那年冬天，母亲到李岗头去弹棉花，又被李岗头的人抢走了。我四个叔叔都很穷，都是光棍。奶奶讲：“我不能一直养你啊，把人（给人）吧，做童养媳。”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童养媳，就被送到了土桥王家边。我那个男的好像叫曹花，个子蛮高的，像个大人了。

跑反那年我9岁。那天，我在地里倒山芋（注：在挖过山芋的地里再挖一遍，寻找遗漏的山芋），忽然看到地沟那头来了许多人，大人小孩都有。狗也跟着跑，那舌头伸出来老长老长的。有的小娃哭，被大人摔在村前的大塘里。那时候天气冷，第二天塘里结了冰，许多小娃都冻死在冰上。不是一个两个，那塘里冻死的小娃子歹哩（多得很）。

跑反时，我们家留在村里没有跑。老婆婆家有两个大姑娘，十八九岁，都是小脚，走不远，躲在地洞里。我年纪小，一个人在家里，睡在灶间。大人告诉我：“白天不能跑到地洞里去看，日本人晓得了就没命了。晚上我们来家（回家），再给你烧饭吃。”他们给我炒了点葵花籽和黄豆，装在围腰里，我饿了就抓点吃吃。

后来,日本人到村里来抓大姑娘。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人了。有个老奶奶,是我们邻居,躲在柴堆里直发抖,被鬼子看到了。鬼子用刺刀一戳,把她抓了起来,再用水给她洗脸,一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嫌她老,一刀戳在她腰里,她就倒下去了。日本人在老百姓家里烧鸡吃,鸡翅膀是不吃的。他们开枪打牛,牛打得直跳,打了几枪才死的。鬼子割下四条腿,牛肚和牛背都不要。我家大人晚上回来说:“磨一把小刀,慢慢割肉。”老婆婆给我磨快了刀,叫我在家里割,割下来的肉放在篮里。我割了满满一篮,背都背不动。牛肉烧好后,每样给我盛一碗,其余的就端到地洞里去吃了。

我在王家边住了三年,采过桑叶养过蚕,还跟着大人到句容卖过蚕丝。后来,我那个男人得了急病,躺在床上直抖,死了。我老婆婆还有一个儿子,在汉口抬了(娶了)个媳妇,她和我老婆婆合不来。我听话,老婆婆喜欢我。可是我那个男人死了,不能再住在她家了,我就到李岗头找我妈。我妈在李岗头又生了几个孩子,我就帮着带小孩。有一次,我抱着小孩摔了一交,小孩脸上的皮擦破了,我妈妈的老婆婆就打她骂她,吵得很凶。我妈对我说:“我也不敢还手,你还是再把人吧。我们作孽,你大了就好了。”后来,我被送到李岗头旁边的寺后村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开染坊的,经常打我骂我,我就跑出来到处流浪,省得受罪。我在外面东讨一顿西讨一顿,吃不饱。汤山有个老奶奶,我不认得她,她对我说:“高台坡那里有的吃有的喝,你进去看看,能做的事你就帮着做点。”我就跑进去了。那门口是有人站岗的,穿便衣,戴的帽子是两边耷下来的,像两只大耳朵,他不带枪,讲话听不懂,没拦我。哪知道这个地方是同日本人联络好的,小姑娘进去就出不来了。

高台坡那个地方是三间两厢的平房,我刚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婊子院,在里面洗洗碗扫扫地抹抹桌子,也替他们送过烧饼等吃的东西。有一间房间里像杂货铺,有白糖,麻袋装的,专门送往部队去的,就我一个人睡在里头,地上铺的是灯草编的厚席子。年纪大一点的姑娘另外睡,他们要陪当兵的。一天,来了不少当兵的,我吓死了。那里面有一张大床,当兵的拖了姑娘就睡觉,那些姑娘在床上又喊又叫,当兵的跪在她们身上,我还以为在打架,不敢去拉。这些姑娘都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哪

里抓来的。有的十三四岁,有的十七八岁,也有在乡下结过婚的。

头几个月,当兵的没有来找我。过了两三个月,鬼子来的人多,把我也拉去了。我不肯,拼命反抗,但弄不过他们,就“妈呀、妈呀”地喊,他们淌出来的脏东西弄得我身上全是。有一天,来了十几个人,连我在内只有五六个姑娘,对付不过来,弄得疼死了。他们又不放,一个下去了,又上来一个,命都没有了。有时把姑娘弄死了,就拖到“大楼”后头,放在柴堆上,浇上煤油烧,然后摔在一条沟里。这是后来我跟我老伴在那里捡柴时他告诉我的。

在高台坡那里,我们吃的是压扁了的麦子煮的饭(麦片饭),一天三顿。我们牙齿好,能吃饱。菜吗?行行(样样)都有,有罐头,也有青菜萝卜,加点糖和酱油拌拌,但从来不加盐。他们要我们跪着吃饭,我们不习惯,还是站着吃。有一次,我被鬼子戳昏过去了,许多人都来看。唐家汉那时在家,就住在高台坡马路对面,他也去看的。后来又跑过来许多戴大盖帽的汪派(注:指汪精卫的伪军),都围着看。要不是这么多人来看,我就没命了。现在,我手上、头上、腿上还有伤疤。

高台坡的婊子院是山本办的,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不行,快垮台了。他管的姑娘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四个。他有老婆,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回来。他们有两个小家伙。小的是丫头,叫“萝卜酱”(音),才三四岁,叫我抱的。大的是儿子,叫“哈子锣”(音),七八岁,我陪他玩过。两个小家伙都不会讲中国话。山本夫妻俩也不会说,有事就同我们打手势比画。山本三十来岁,脸上没有胡子,鼻子底下也没有胡子。他不高,也不胖,但会骂人,凶得很。我们怎么叫他?我们不叫他的,他也不和我们说什么。他们一家住在一边,我们住在另一边,里面不挤。山本胸前常常挂着一块黄牌子,有这么厚(约0.5厘米),这么长(约8厘米),方方的,上面有字。土桥的老百姓来送菜,送青菜、萝卜、豇豆,他就带了他们把菜送到炮校。有时他到上海给部队买东西,就把那块牌子给我,让我挂着,把他们带到炮校。进了炮校大门还要走多远,一直送到伙房。伙房里做各种各样的饼子,都是疤疤样的(圆圆的),他们给我米西米西,让我拿,拿多拿少不管。我就在衣袖管里装一些,带回来给小姑娘吃。我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她爸爸是剃头的,后来不能剃了,他们家就没得

吃了。这个小姑娘就住在高台坡附近,我经常给她拿一点大米、烧饼,从茅房的小门那里偷偷地给她。

高台坡那里的姑娘都是中国人,没有日本人,也没有朝鲜人。她们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都不喊名字的,大家都喊“姑娘”,不分的。

后来,俱乐部里来了许多日本婆子,都是“天福鬼子”弄来的。我有个家门姐姐叫李广英,是李岗头人,在乡下结过婚的,在俱乐部里打工。她同俱乐部站岗的鬼子说了,我晚上去找她,站岗的不拦我。俱乐部里头,一到晚上鬼子就来了,星期六星期天人更多,当兵的人歹哩。接客的日本婆子站在桥上对他们喊:“刺拉的——”我亲眼看到俱乐部里面是婊子堆,鬼子同日本婆子睡在床上,他们穿着裙子,大褂子,男的把腿搁在女的身上,女的把腿搁在男的身上,一起在床上打牌。在俱乐部里打工的中国男人是不让进去的。汤林村的贡义贵在俱乐部里打过工,他知道的事多,但已经去世了。

俱乐部和陶庐是连着的,门口有当兵的站岗,带枪的。陶庐里面兵不多,主要是保护里头的日本婆子。蒋介石洗澡的地方(指蒋介石温泉别墅)有地下室,那里的日本兵养了许多狗。中国人关在里头,有钱的可以保出来,没钱的就喂狗吃。有条狗叫“演男”,日本人喊:“演男,你的米西!”那狗就去咬人了。这是听贡义贵讲的。

我在高台坡呆了一年半,吓怕了,就走茅房的小门逃走了。逃出来后,到过李岗头、寺后,又在句容帮人带小孩。

我17岁那年,鬼子投降了。当时大家传,说鬼子也要当亡国奴了。我不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只看到鬼子不凶了,他们没吃的,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也捡起来吃,还问老百姓讨馒头,我亲眼看到的。

鬼子投降后,当时传说又要跑反了。有人对我说:“你得找个男人,跑反没男人带,你怎么跑呀?”那年冬天,我就结婚了。我丈夫叫唐起云,大家都喊他唐怀宝。他比我大一转,他属大龙,我属小龙(蛇),他喊我“小姑娘”。结婚半年多,他从不打我骂我。当时我们就住在寺桥弹棉花的地方,他出去搭鱼(打鱼),我就帮他背篓子。我问他还会干啥,他说他以前是烂面行的。我问:“什么叫烂面行呀?”他说就是做烧饼、油条、金

刚肚脐(一种干饼)。后来,我们就借了五担稻谷,做烧饼炸油条。他是干那一行的,做的烧饼好吃,生意来得好。国民党兵住在 83 医院里头,有个老板天天来拿货,三四个月不付钱。国民党兵赌钱,老欠账,那个老板对我老伴说:“爷爷哎,我没有钱哎。他们不给我,我也没钱把你。”

刘幸福就是刘老三吧。他烧窑时从窑上摔下来,眼睛摔瞎了。他家原来是磨豆腐的。他以前在俱乐部打过工。他去世了,去世了 20 多天。

22. 鲍仁方口述

鲍仁方,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汤林村 14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1 日

调查人:费仲兴



鲍仁方

我今年 77 岁,属马,跑反时 7 岁,跑到了北圩,后来又跑到西谢的螺丝宕,那里没有鬼子。安民后回来,家里的三间瓦房全烧光,砖头被鬼子扒去盖炮楼。我们就住在别人家里。我们在唐家汉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家马路对面就是高台坡的慰安所,那是日本商人办的,门前没有牌子,也没有人站岗。

快安民还没安民的时候,鬼子跑到刘岗头,把枪放在门口,有一支枪

被人拿走了。第二天，鬼子就出来扫荡，在周家边和刘岗头打死了许多人。我大哥鲍海军当时才 16 岁，跟了他岳父在东湖丽岛那个地方（当时都是小棚子，解放后是菜园队），被鬼子掳到周家边被打死了。我父亲（鲍全荣）在夜里把他的尸体运了回来，埋在周棚。不久前迁坟，迁到了“大楼”后面，坟前没有树碑，坟的位置也搞不清了。那一片的坟全是鲍家的。我现在只记得我大哥个头蛮高的，其他都想不起来了。

汤山街上的董鹤生住在指挥营那边。鬼子来之前，他儿子（当时二十来岁）跑到重庆去了。他儿媳妇肚子大了，鬼子一来就用刺刀把她刺死，把肚子里的小孩挑出来玩。这件事我没有看到，是听大人讲的，看到的人已经去世了。董鹤生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张玉生可能知道。汤山下街头就他一家姓董的是本地人，其他姓董的都是外地来的。后来，董鹤生的儿子又娶了个老婆，抗战胜利后回到汤山，解放前带了妻子儿女去了台湾。

新四军打指挥营（指陶庐），日本人晚上不出来。指挥营桥头有一个日本人的炮台，那天打死了一个新四军。

跑反回来后我在汤山小学念了四五年书。有个二十来岁的日本女教师教过我们的。“没耳”是个军官，他没有来教书。他来来去去常从马路上走，是炮校里最大的军官。

23. 侯腊英口述

侯腊英，女，1930 年生，鲍仁方之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汤林村 14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7 岁，属马，娘家在寺庄。跑反时，我、我的哥哥和一个还没满月的妹妹跟了父母亲跑到了东葛墟，一起跑的还有几个叔叔婶婶，一大家人，十来个呢。

路过太赤燕时，我们听到了零星的枪声，不是连着打的。日本人占领了山头，一辆马车在路边翻车了，车上有个中央军被打死了，睡在地

上,那马在嚎嚎地叫。当时我不晓得怕,村上人都不敢跑了,趴在地上。过了一会,枪不响了,我们再跑。

我们在东葛塍山林里,躲在一个地洞里。地洞里的人见我们有小孩,老哭,不愿让我们进洞。我父亲就挖了个坑把我妹妹埋了。我们在洞里连咳嗽都不敢咳一声,更不敢哭。母亲掏出一颗蜜枣给我吃,叫我不哭,说鬼子知道了就没命了。

东葛塍那里有鬼子去,不安全,当天夜里我们就翻过大山,经过铁路到北圩,住在老百姓家里。铺稻草,睡地上,安民回来,个个身上都长脓疮,后来涂点药就好了。

我家是开磨坊的,开粮食行,有三间瓦房全摆粮食,日本人一来就把这三间瓦房全烧光了。我们住的地方离粮食行不远,有五间瓦房,两面是楼房,当中三间是客厅,厅里有块匾。第一次鬼子进屋放火,用棉花包在柱子上点了火,我奶奶和太太(曾祖母)把火扑灭了。后来又有鬼子来,到屋里一看有匾,就没有再烧,所以我们跑反回来还有地方住。

我奶奶当时六十来岁,我太太当时八十来岁,她们留在家里看门了。一天,我奶奶躲在灶间,用柴火盖着身子,一双小脚露在外面,鬼子看到后连开三枪,有一粒子弹打在她肚子上,没有出来。我父亲(侯于高,当时三十来岁)知道后连夜回来,给她洗洗包包。过了几天,我父亲再来家,她已经活活痛死了。我太太是被鬼子用棍子打死的,我们回来后看到她头像笆斗那么大。我太太装在棺材里,放在后门口,鬼子天天来看,一来就打开棺材看,看完了再盖上。平安以后就把她埋了。我奶奶没有棺材,就把她放在一个衣柜里,埋在外面。平安后再打棺材重新安葬。

我们家有三个人死在日本人手里。

安民回来后,我家做生意,做酒,卖钱过日子。日本人常常跑来要酒喝,不给钱。打炮的鬼子在村里站岗,他们来喝酒,我们骂他们,他们也不知道。

我弟弟叫侯国忠,我们家的事他知道。

24. 程国富口述

程国富,男,193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汤林村 13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1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3 岁,属狗。听我奶奶说,我祖父叫程春树,当时 40 多岁,是个瘸子,跑不了路,没有跑反,在家看门。鬼子一来,把他和他的一个连襟(姓雷,上峰关塘堰人)用铁丝反绑了双手,叫他们跪在寺桥上,然后用刺刀刺死,踢入河里。当时河里有许多死人,有的趴着,有的仰着。安民后,他们俩的尸体被捞了上来,他连襟的尸体运回了关塘堰,我祖父的尸体运到了山上。几年前迁坟时,我看到他的骨头是黄的。现在,我祖父的坟在“大楼”后面的山上,坟前有碑,碑上有字,写着名字和去世的时间。

跑反时,我跟着父母跑的,安民后回到家里,我家的瓦房全烧掉了,只剩下几根木头。有六个日本兵来抬木头,他们要烧死人,我奶奶不让抬,可他们还是抬走了。

汤山四大家,秦、唐、程、许,姓秦的和姓唐的田多,姓许的人多,姓程的盖的房子好,整齐,所以有“程半街”的说法。

25. 冯相友口述

冯相友,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汤林村 8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3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8 岁,属羊的。跑反那年 19 岁,住在个子山。跑反跑到了南圩赤山夏三叉村,那个村上只去了一个鬼子,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他没有杀人。那里比较太平,赌钱的、卖东西的、卖狗肉羊肉的,行行都有。安民后,我就回到了个子山。过了三年,我就搬到汤山来住了,生豆芽,卖豆芽。我不识字,要识字就好了。

红庙那里打死了一个姓孔的,拖差拖去了没回来。个子山的荣先生

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个瞎子。

日本人在沿城打靶，我哥冯相成去捡炮弹，捡铜捡铁，被日本人瞄准了一炮，炸死了。他比我大 11 岁，死的时候 34 岁。

26. 许长道口述

许长道，男，192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窑山北村 32—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1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9 岁，属龙的，跑反时 10 岁。

跑反前，我在汤山小学念三年级。那年割稻子的时候，经常有日本侦察机过来，飞得老高的。我们用墨涂在玻璃片上，涂得稍微淡一点，用这样的玻璃片看，飞机就看得很清楚了。后来，日本飞机炸了下关，汤山这里有飞机过来，街上就拉警报，老师就不上课了。

我们许家祖籍在安徽徽县，已经过来好几代了。家谱上有班辈的，我记得是“锁达应世文，旗开谷新长，振锡成家永，朝石如志方。”我是“长”字辈的，“锡”字辈的人往后，取名就不一定按班辈来取了，随便取。以前清明节上坟扫墓，挖坟帽，冬至在祠堂里吃一顿，各户轮流做头。现在坟都迁走了，祠堂也没有了，农村里很少有人这样搞了。

跑反前，我家住在老菜场那里，就在宁杭公路北面，现在的邮局北面。当时，宁杭公路北面没有几户人家。我们家有一间楼房，两间半平房。平房里住的是房客，孙老太一家。她不姓孙，她丈夫姓孙，她们是江北人。孙老太比我父亲大。我父亲叫许兴炎，他当时 50 多岁，快 60 岁了。

后来要跑反了，大家都说，一家人要分开来跑，不能一起跑。如果全家一起跑，出了事，一家就全完了。当时我家就四口人：父母亲，哥哥许长金和我。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她们的年纪比我哥大得多。二姐嫁在汤山古泉外干，二姐夫叫陈贞赢。

我哥跑得早，他跟了姑夫、姑妈，老早就跑到了安徽桐城。我和父母

在冬月初跑的，孙老太也跟着我们，一起跑到了汤山南边的红庙，就是现在的大凹，住在我表姐家，打地铺，睡堂屋，晚上铺，白天收起来。她家住的人很多，我们自己烧饭。带的米不多，吃完了就问她家要点稻谷，磨好，拿到碾坊去滑一下。碾坊就在红庙，那时村村都有的。

我母亲娘家在句容黄梅陈巷，姓陈。我表姐是她的侄女，表姐夫叫鲍振铭，他父亲叫鲍世成。日本人打来，第一天过来一只大气球，他们的前头部队到了。第二天又过来一只大气球，他们的后续部队上来了。这两只大气球过去了，大家就以为不要紧了。后来，听说家里的房子被烧掉了，我父亲和孙老太就在冬月初十回来看看。他们大概是从朱砂洞往回走的，走到如今地税局过去一点的老虎地，在西凹的一个凹子里，我父亲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孙老太也挨了一枪，子弹从她左耳下边一点进去，从右耳下边一点出来，进去的孔小，出来的孔大。她流了许多血，但没有死，慢慢地跑回红庙了。鲍世成用煤油灯照着，看她的伤口。他懂点医道，用酒给她擦洗，说她真是命大，差一点就没命了。后来，她家的老二、老三和老四都跑到红庙来了，有儿媳照料，吃饭有人喂。她的耳朵听不清了，话也说不清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母亲天天出去找，到处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天，我跟着她跑到了“寡妇营”南面的山头上，被鬼子的哨兵看到了。他端着枪，向我们冲来。我吓坏了，赶忙扑到母亲怀里。母亲拍着我说：“不怕，不怕。”幸好那日本兵没有开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鬼子。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跟着我母亲出来了，直到平安下来了，才回来。

母亲还是天天出来找，有时是她一个人，有时跟着二姐夫，把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她天天站在红庙村外，看着父亲回汤山的路，哭了又哭（说到这里，许长道老人双眼流泪，进屋用毛巾擦拭）。过了年，还是没有找到。

后来，大概是有人去翻尸找钱，看到老虎地那里有一具尸体。别人就跑来告诉我母亲说：“有人在老虎地看到一个人，像是老兴炎。”母亲和二姐夫马上就跑去找。父亲当时是络腮胡子，他们到那里一看就认出来了。当时，把他就地埋了。过了一年多，我姐夫割（打）了一口棺材，把尸

体运回来，葬在兽医站那儿的“八分地”。解放后，迁到矿山二处那里。后来，矿山二处要盖房子，又迁到了“大楼”后面的狼山上，墓前没有立碑。

平安下来后，我回到了汤山街。我家的楼房没有烧掉，两间半平房烧掉了。楼房里堆了一层又一层的稻草，是上海撤下来的国民党兵铺的，来一批就铺一层。最后堆到很厚一层。那时，他们乱得很。

父亲被日本兵打死了，我们那时的生活真是苦得不得了。种田种不起来了，就找我舅舅和姐夫来帮忙。后来，我一直没有念书。要是我父亲在，我怎么能不上学呢？我哥比我大5岁，平安下来后，他从安徽回来了。他挖树桩，卖给烧茶炉的。我用斧子砍小一点的树枝，一篮一篮地卖给人家。我还卖过油条、糍粑、烧饼、芝麻糖，维持生活。

孙老太后来成了聋子，讲话还能讲，就是说不清了。平安后，她回到汤山街，住到另一家，解放前就去世了。她的老二没有后代，老三有子女，回苏北去了。老四的老婆不能生养，带了老三的一个儿子，留在菜园队，就是东湖丽岛那地方。菜园队的人现在都搬到教堂那里了。

我的大大许兴聚，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他有病，没有跑反。我们跑反回来，发现他死了，被人摔在后门口的垃圾堆上。

许振明的老婆，她妹妹在孟塘葛巷。跑反时，她带了女儿想到葛巷去。走到孟塘，女儿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了，她自己的一条腿也被弹片刮伤了。她继续跑，跑到了葛巷。后来，她的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我们都喊她“老壮腿”。她活到91岁才去世。

听说韩德诚在上鲍亭的土地庙那里被日本兵远远地一枪打死了。

还有尹朝同的母亲，跑反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她。后来，好长时间下来了，有个小孩去拨垃圾，拨到一双小脚，一拽，拽出来一条腿。后来有人认出来了。

西岗头那里，鬼子一次就打死二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活下来。

这些事，解放后一直没有人来调查。

“寡妇营”在汤山小学南面一点，已经拆掉了。日本人刚来的时候，里面住过日本兵。后来日本兵走了，那房子没人住，有的人家里房子烧掉了，就到那里去住。那房子蛮好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阵亡军官的

太太住在里面，所以就叫“寡妇营”。“大楼”是弹道研究所，里面有“18间”的长房子，全是水泥捣（浇）的，在里面打枪，子弹不会飞出去，现在还在。

跑反时，汤山唐家的人早就跑了，跑到龙潭北圩，唐家的人没有打死。唐、秦、许、程，都是汤山的大姓。以前，吴家也是大姓，留下了吴家场、吴家坝等小地名。可是，后来败了，吴家的人跑散了，最后只剩下母女俩，汤山没有他们的后代了。

平安下来后，我到炮校当过小工，干了一天，在南大门那里扫马粪，集中起来，抬走。那时，一进大门，有一段轨道，推歪歪车用的。小孩进炮校当小工，就让你拎那段轨道，拎得动，让你进去，拎不动，就不让进。

日本投降后，汤山商会的人叫农民出去欢迎新六军，欢迎的人从汤山街里一直排到现在地税局那里的一个坝上，每人一面小旗子，鞭炮放了好多。我见过“大楼”里的鬼子被缴枪的场面。那时，我们在那里放牛，站在远处看，全看到了。“大楼”里的鬼子不多，就一个排的样子。国民党的军官进去，卫兵拿短枪，其他士兵拿长枪。鬼子出来，翻译一讲，一喊口令，日本兵把刀一拔，一竖，再讲几句，又把刀插入刀鞘。于是，向后转，前进十来步，把步枪架起来，回到原位，站好。国民党兵把枪收到卡车上。我们全看到的，他们也不赶我们。后来，日本兵一个两个地不敢出来了，出来都空着手。后来，在龙潭的高老坟那里，搭了帐篷，日本兵在那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火车一下子送不了那么多人。

汤山街上有好几个日本商人。一个是“天然温泉鬼子”，他的名字不知道。夫妻俩年纪都不小了，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女儿叫“史密江”。他儿子和小女儿不古怪，大女儿古怪。后来，他儿子参军了，当了海军。

“天然温泉鬼子”开旅店带澡堂子，他雇了一个老百姓，就是汤泉村的张贵宝。我家里养猪，要去那里打渥水（剩饭剩菜），认识他，进去玩过。张贵宝同“天然温泉鬼子”的大女儿好。

在高台坡那里开慰安所的是“喜鹊”，他在袁广智家也开过，后来搬到指挥营里去了。白天，日本人去，晚上，有中国人去，管不住的。有些中国人没有老婆，也要去的。

英山在汤山街上开了一家豆腐店，做的豆腐专门送到83医院，不卖

给中国人的。他雇了两个人，一个是郭宝林，就住在我家附近，去世没几年。另一个是何开鹏的兄弟，外号“二糊炮”，早去世了。英山豆腐店的房子原来是韩德江的，位置就在现在的天延饭店那里，靠着原来的粮管所。

【11月10日补充】天然温泉浴室不是慰安所，是旅店，日本商人住的，去的人不多。“喜鹊”在袁广智家开的是慰安所，日本人一来就开了。那时，我们常去“大楼”放牛，那里有一大片荒地的。

“喜鹊”这个人并不是长得像喜鹊。日本人叫他，发音有点像“喜鹊”，是这样叫出来的。

我父亲的一枪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听说他身上还有刀痕的，估计当时中了一枪，并没有死，鬼子又去补刺了一刀才死的。

张贵宝是老大，不是“小五子”。他有小名的，现在想不起来了。

新四军打陶庐打了两次。第一次打进去，听说得了不少武器。过了年把，第二次打，也不是从洋桥攻进去的。日本人有防备了，一个新四军被日本人打死了，死尸放在洋桥的栏杆旁，让大家看，他的衣裤、帽子都是黑颜色的，我们都去看了。后来，日本兵拎了两只脚把他拖进了指挥营。解放后，那座洋桥被敲掉了。

27. 侯吴氏口述

侯吴氏，女，191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寺庄215号

调查时间：2005年10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2岁，娘家姓吴，就本村。有个兄弟叫吴有生，退休了，住在东山。

冬月初四跑反，跑到了华山智来庵(音)。后来下圩，圩里一起放水了。鬼子来了，要用大盆撑，不撑就开枪。鬼子在盆里站不住，抱住了撑大盆的人脚。后来，又跑到了石狮沟上头，呆在孤庙里。又住不下去了，又跑到北庄。后来又到了孟墓陈坊，又住不下去了，就回来了。鬼子



侯吴氏

夜里是不出来的，我们在外面带着小锅，挑点米，吃完了，夜里回来搬点粮食出来。

炮兵学校拆大楼，去了多少人啊！有的发财了，木料拆回家，天天来拖。子弹箱挑回来，敲了烧锅（烧饭），做箱子，发财了。有一回，四个人跑去抬料，有我婶婶一个，拿到土桥卖，买了四斗米回来。

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了好几个：老于宝的哥哥老于银；老于福，四十来岁，打死了；春元帽子（指李春元），打死了；老于高的母亲和一个奶奶，婆媳两个都打死了，是在家里打死的。才喜子打死了，才喜的哥哥三喜也打死了；还有老于龙。还有一个庄里的，带了个姘头从土桥回来，走到万安，被打死了。

张作礼的老婆是个好人，她救了许多人。她不怕，鬼子要打人，她就上去拦，说那个人是好人。她救下了许多人。她没有被打死。

我有一个亲家，西村人，我喊她“西村娘娘”。她讲，在西村那里，一家人兄弟四个躲在孤房子里，一共有 20 多个人，可怜啊，就一个鬼子，把他们全打死了，只有一个跑出去。地上的血，脚一踩就溅起来了。就在西村，坟头过去一点。这个日本人后来受处分了，日本人的领袖说：“你这样打，人都打光了，能行吗？”

日本人在智来庵烧草堆，二十几个人，一个一个都打死了。运根帮

我们村上的人，他爬起来，一拳把日本人冲倒，夺过枪，摔在草堆上，跑了。跑到九华殿，睡在那里了。他吓得怕，第二天一早跑到智来庵，说了几句话，不能再讲下去了，吓晕了，后来害了一场大病。运根是哪个村的？不知道，他是东边的，跑反时跑到一堆了。

老于银是在万安打死的。他送一个人到土桥，在万安那里被打死了。

我见到过鬼子的。见了鬼子像躲猫猫，可怜呀，我们躲在稻仓里。日本人对小孩是不惹的。小孩在外面看到鬼子来了，就喊，我们就躲起来。我家一个小姑老太，剃掉了头发，装小男孩，留在家里，同老年人躲在一起。

我家的房子没有烧掉。

28. 韩正英口述

韩正英，女，1930年生，陈其宏之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寺庄115号

调查时间：2005年10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马，跑反时8岁。我爸叫韩德诚，是刘岗头的，姓华，招女婿招到汤山街上来，改姓韩。

冬月初三初四的样子，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一家四个人跑到东阳的娘娘家住下，准备下圩，到花洞圩我堂嫂的娘家去。我家兄弟三个，姐妹三个。三个哥哥，还有他们的小孩先走，我们后走。还有个叔叔在刘岗头，害腿病，不能走。我爸爸对他说：“你不要哭，我明天来接你。”第二天，我爸爸和我的一个堂哥（伯父的儿子）从东阳回来，走到鲍亭的一个亲戚家里。我堂哥的干老子说：“听人家讲，东洋鬼子已经到汤山了，你们不要回去了。”他们两个说：“我们两个大人不要紧，鬼子要来，我们就往山上跑！”他们从鲍亭出来，还没有走到小赤燕，也没有看到鬼子，鬼子远远地开枪，把他们两个打死了。

第二天，我母亲把我们姐妹俩带到了花洞圩，妈妈天天在圩里候，

说：“怎么还不回来呢？”就到处访逃难的人，向他们打听。逃难的人说，路上被鬼子打死的人多呢。我妈妈和堂嫂，跟了汤山的熟人，在夜里回来找，从穿的衣服认出了我爸爸和堂哥，都还没有化尸。回到圩里，妈妈天天躲到草堆里哭，她哭，我们也哭。后来，我们又到了营房口，到处访我的哥哥、嫂嫂。有个好心的老头访到我妈妈了，她就跟了老头跑，坐船过江去找。妈妈有肺结核病，过江时受了凉，老毛病就犯了。过了江，哥哥、嫂嫂和孩子都找到了，两个哥哥就跟我妈回来，要饭，做生意。妈妈生病，一口一口地吐血，一吐一饭碗，还带着我们姐妹俩跑。有天夜里，过龙潭，我实在跑不动了，就哭，有个好心人就过来帮忙，帮着背我走了一段路。

妈妈和堂嫂嫂找到父亲他们的尸体后，就找堂嫂的娘家人带了锹到那里，把他们的尸体用土盖了盖。第二年平安一点了，又跑到黄梅桥的巫家边一个亲家。那时候，妈妈的病情严重了，吐得厉害。我姐姐嫁给黄梅桥西岗头一家人家，我们就到他家去住。我的的小哥哥，比我大6岁，跑反时14岁。听说鬼子不打小孩，他就回汤山看看。小哥长得神气，鬼子见了，给他换衣裳，给他吃饭，把他留下来了。我妈妈见他不回来，急得直哭。第二天晚上，小哥哥偷偷地跑回来了。

妈妈把我和妹妹留在西岗头（注：地图上有，在黄梅桥街镇西南约两公里），她们大人回汤山过日子。家里的房子倒没有烧掉，但东西全光了，什么也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是瓦房，原来开槽坊做酒的，养猪养牛，还有头骡子，拖酒卖的。

第二年，安定下来以后，做了两口棺材，把我爸爸和堂哥拉回来，安葬在汤山。他们的坟现在没有动，墓前立碑的。母亲去世后，他们二人合葬在一起的。

我父亲打死的时候大概不到50岁。

（陈其宏补充：我们寺庄的侯于福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逼他和一个外村妇女干，他不肯，鬼子就开枪了。我们跑反回来时，看到白墙上溅着血迹的。）

鬼子打汤山时，向寺庄开炮。陈昌汉家大厅后面一点挨了一发炮弹。那是好房子，庭柱有这么粗（30—40厘米），大门上方全是栅格，等会

我带你去看看。

29. 杜义国口述

杜义国,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敬老院(原住汤山湖山圣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2岁,属猪。到敬老院来住了两年半了。

我父亲叫杜仁聚,属龙的,读过私塾,抗战时在汤山一带当过新四军,是西北区的区长。在我六七岁的时候(1943年左右),他在东流镇被鬼子抓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他三十七八岁。他有盒子枪的,我还拿了玩的。

新四军的西北区是地下的,不是政府的,管宝华山、栖霞一大片。在江乘有一个据点,新四军常在那里开会,由陈毅主持。人家看到陈毅的,戴了顶大草帽。江乘那里许多人都知道。徐矮子在湖山组织新四军,我看到过的,不胖,长得又矮又瘦。我还认得樊坚,他是苏州吴县人。我们村戎士伦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有一天,戎士伦在湖山煤矿和一个苏州人一起筛煤,问起樊坚,他回到苏州一打听,打听到了。樊坚给戎士伦写了封信,戎士伦就到苏州去找,结果找到了。戎士伦后来一直当农民,没有当干部。

我父亲当过西北区区长被鬼子抓去的事后来再也没人提,也没人说他是烈士。汤山镇政府有这方面的档案。

30. 许生国口述

许生国,男,193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古泉坟头47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6 岁,属羊,跑反时 7 岁,有点点记事了。

跑反前,我们就住在孟家场坝头四棵树那里。我爷爷带了我老子从河南逃荒过来的。跑反跑到了龙泉寺,寺里有千把人呢,就去了两个鬼子,大家都吓跑了,有的到龙潭,有的过了江。我们没钱,没跑远,白天躲在半边山的山洞里,晚上回来弄点吃的。

我舅舅姓尹,小名叫冬生,当时二十来岁,也住在孟家场。他跑到东阳去看他母亲,在回来的路上,走到湖山圣村附近,在小南宫(庙名)旁边的一个干塘里被鬼子打死了。他没有小孩,舅妈改嫁,不知去向。他的尸体是用两块板子抬回来的,埋在(永安)公墓的米字区,现在坟已找不到了。

跑反过后,我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到了坟头,我的后爸叫许光香。听他说,他在龙泉寺被鬼子一枪打中了手腕,打穿了,流了许多血。包扎好以后他自己跑到江南水泥厂,在难民区里住下了。外国医生给他治好了,没有收钱。

【许生国的哥哥许生贵补充】我今年 79 岁,属龙的。孟家场那里一天就打死了 42 个人,都是孟家场人,当天就一家一户地数的。

住在步兵学校里的两个鬼子从涧南跑到龙泉庵,看到有人,一枪就把我的家门叔叔打死在庙外头,我亲眼看到的。他叫“小呆子”,二十不到,没有成家,打死后就埋在那里了,什么也没有(指棺材之类的东西)。那天晚上,龙泉庵里的人就全跑光了。他哥哥叫许光金,小名“大呆子”。

31. 夏月祥口述

夏月祥,男,191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古泉坟头,住所无门牌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93 岁,属虎,不识字。老家在天王寺俞巷,离大茅山 15 里,跑反时就躲在大茅山的树林里,后来又在大茅山打游击。

我是在许维新手下当兵的，当侦察班长。许维新当时是新四军独立营营长，吴家民当副营长。许维新是被地方上大青帮头子王二耀的徒弟害死的。他是入了党的，党证放在他家门头上，后来扒出来看到了，才承认他是新四军。

吴家民后来到了第二团，他过江了，我没有过江。他给我写了张条子，说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我在家呆不住，就跑出来了。曾逃到汤山前村街落脚。

听说，鬼子在朱巷用机枪扫死了 200 多个人，那些人用绳子拴着，在大七亩田里被打死的。朱巷离我们俞巷不远。

32. 尹开文口述

尹开文，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古泉坟头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属鼠的。老家在江北仪征，后来我父亲到汤山，租唐大先生的田种。那时在汤山没有家，没有房子，在我的家门叔叔尹兆远家落脚，他家就在汤山老菜场那里。后来我父亲又到上峰周家边，租金大贵的田，在那里也没有家。1949 年 3 月搬到了坟头。解放前我们是异乡人，江北人，没有地位，常受人欺负。我们又不识字，受罪哪。解放后，分到了土地，盖了房子，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们了。

听说上峰周家边那里打死了一些人。姚家边的槽坊里烧死了许多人，听说好多是李岗头的人。

听我父亲讲，跑反时尹兆远 60 多岁，夫妻俩顾家，不肯跑，结果都在街上被鬼子刺死了。他们的大儿子尹茂先当时三十来岁，走到鲍亭乌龟桥那里被鬼子杀死了，尸体都没有找到。二儿子叫尹同心，已经去世了。他们孙子一辈的都不知道这些事了。现在，在汤山幸福队那里有我的家下侄儿。

33. 胡正宽口述

胡正宽,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孟塘柏家庄

调查时间:2006年12月29日

调查人:松冈环、盛卯弟、戴袁支、杨月兰、费仲兴

我是民国14年(1925年)出生的,属牛,跑反时13岁,今年82岁。我不识字。

那年冬月初四,日本鬼子到了我们这里。下午三四点钟,来了一架飞机,我看见飞机上丢下两个炸弹,在孟塘自然村那里炸死了六七个难民。过了几个小时,日本兵到我们村上来了,穿的是黄呢子衣服,个个都有枪,枪上有三角刺刀。日本人吃过晚饭,命令来了。他们嫌带的东西太重,就进屋里来抓人,给他们背东西。有三四个日本兵到我家里,把我父亲胡先甫抓走了,叫他背一个皮包,有这么长(用手比画,约30厘米),这么高。另外还抓走了卞生元的父亲和李方兵的爷爷。那时天还没黑,他们就走了。日本人一走开,村里的草房就烧起来了。当时,柏家庄只有十来户,草房全烧掉了,只剩下几间瓦房。我父亲被抓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过来的日本兵就多了,我们村六七十号人都奔宝华山了。当时我家有五个人。我兄弟三个,大哥19岁,二哥15岁。我们带着被铺和米,一手上了宝华山,住在叶庵。叶庵里面全是大和尚的像,有几十张。庙有两进,前一条,后一条,有十来间房。里面住的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有一百来号呢。年轻人白天躲在山里,晚上回庙里睡觉。老人和小孩一直住在庙里。

我们在叶庵住了一段时间。腊月十几的一天,有十几个鬼子来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有五个鬼子向我们招手,把九个难民和一个管山的和尚喊出去。走了一百来米,到一个有坡子的地方,鬼子用中国话喊:“排队!排队!”大人知道不好,就跑了,鬼子开枪打,跑几步就打死一个,一共打死七个,跑掉一个。我那时脚上有冻疮,没跑几步就趴在地上了。鬼子在我十来步远的地方朝我打了一枪,子弹从右肩膀出来,把骨头打

断了。后来，鬼子走了，我听听没有什么动静了，就抬起头来望望，爬了起来。我捏捏膀子，里面咔嚓咔嚓地响。血淌了半身，我就用左手按住右手的伤口，跑回了庙里。母亲看到我的衣服脱不下来了，就用剪刀剪开，用热水给我洗。后来，鬼子放火把叶庵烧了，我们就连夜跑到宝华山北面的石岗，住在一个土地庙里。翻山时，我们村上的邻居用筐抬着我走，两个人抬。

在石岗，我母亲每天用野菊花根煎水，给我擦洗伤口，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用棉衣里的棉花擦。她用镊子从伤口里拣出了几块碎骨头，后来就不淌血了。到了三月里，农民要种田了，我们就从石岗回家。刚回来时，我站都站不住，要靠着墙才能站起来。后来，伤口慢慢地干了，火辣辣地疼，我母亲把南瓜瓢捣烂了糊上去，那是甜的，糊在上面暖和，不疼些。过了一年左右，那伤口才收口。

我右肩没有骨头了，田里锄锄刮刮干些轻活还可以，挑担是不行了。到现在，我的右手还是抬不起来。我的一只手长，另一只手短，你们能看出来的。肩上的伤疤还在，疼是不疼了。

安民以后，日本兵还到乡下来要鸡和鸡蛋，要花姑娘。我堂兄弟的童养媳，那时还没有结婚，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亲眼看到她被两个鬼子强奸了。那是我们从石岗回来后个把月的样子，上午10点左右，我们都在家里，有几个邻居也在我们家闲聊。从汤山来了两个鬼子，看到有妇女，拖了她就在厨房灶间的锅台地下强奸，还叫我们不许走动。当时我家里有五六个人，鬼子带枪的，是长枪。堂嫂是雪浪庵（村名）的，当时才17岁，还没有过门，她哭呀喊呀。那两个鬼子强奸完就走了。后来，她不敢在村里住了，跑到叶庵那边，有一个男朋友把她带走了。

我父亲被日本兵抓走后一直没有回来。卞生元的父亲被抓到裴墅，第三天就从西边逃回来了。李方兵的爷爷也没有回来。我家一共有三个人受害。

柏家庄被日本兵杀掉的还有几个。一个是陈永雨的母亲，娘家姓刘，当时40岁左右，留在家里没有跑，在村里转着望望，见鬼子来了就躲，鬼子一枪就把她打死了，我看到她的尸体的。还有一个是陈新的女儿，当时才六七岁。再一个是陈海山的妻子，娘家是汤山刘岗头的，不知

姓啥。冬月里鬼子刚来的时候，她拉着车过马路，要到螺丝冲去。一个鬼子从自行车上下来，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找了两个年轻人，挖个坑把她埋了。

还有一个要饭的叫花子熊老四，鬼子刚来的时候用刺刀把他戳死了。

34. 秦义兰口述

秦义兰，女，193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孟塘葛巷

调查时间：2006年12月29日

调查人：松冈环、盛卯弟、戴袁支、杨月兰、费仲兴

冬月二十四跑反，那时我才7岁。我小妹妹还小呢，还抱在手上。妈妈带着我和小妹妹。小妹妹睡在摇筒里，摇筒放在田埂下，鬼子用刀戳小妹妹，把她戳死了。妈妈搀着我走，在村后的大场上，鬼子向我们开枪，打我的家门哥哥，没打着。又打另外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枪从我右膀子穿过去，把那个小孩打死了。子弹没有伤着我的骨头，当时淌了好多血，衣服也脱不下来，就随它去，没有治疗。过了十来天才把衣服脱下来。现在有一个疤，不大。

那天，妈妈抱着我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连夜跑到栖霞山一个大厂，他们把我们收进去了。那里四边都是围堰，大门不得进，我们搭个小棚子住的。难民区里给吃的，有粥、饭和馒头。妈妈的脸上抹得黑漆抹黑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装成个老太婆。我们在难民区里住，过了年才回来，跑到了桦墅。

我父亲（指丈夫的父亲）叫秦恩普，二大大（指丈夫的二伯）叫什么不知道（旁边有人插话说“叫秦恩宝”）。鬼子刚来的时候，二大大病了，躺在床上，鬼子开枪把他打死了。还有，秦进强的弟弟，当时还是个小孩，也被鬼子打死了。

我娘家是东流平家岗的，父亲叫杨坤能，今年82岁，母亲叫平芝英，84岁。他们那里被鬼子打死了不少，他们都晓得。你们到平家岗去调查，可以去找他们。

(二十二) 原上峰镇调查

1. 朱世才口述

朱世才,男,1925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上峰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朱世才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跑错了,跑到南京去了。跑到上庄时鬼子正好也往南京走,也到了那里。其实往南边走就没事了。

听说在一个铁塔边,几个国民党兵没有被白天扫荡的鬼子打死,晚上鬼子住下来后,把枪都架在一起时,这几个国民党兵打死了不少鬼子。

我父亲朱正平当时40岁,被鬼子抓到了炮校,让他抬伤员送东西。当时抓了我们村三个老头,年龄都差不多。一个是庞必有的父亲,一个叫赵文贵。他们跟鬼子请假,请了两回鬼子都没理他们,请第三次后鬼子就拔出东洋刀砍他们。我父亲砍得重,一刀下去就倒下去了。另外两

个头一缩，领子挡了一下刀，后来都没有死。我父亲爬回家后没人看病，睡了一个礼拜左右就死了。

朱宗厚跑反跑到上庄时被鬼子打死了。庞必尧伸头出来看，被鬼子看到抓起来了，到圩东时被鬼子推到塘里一枪打死了。

鬼子烧房子，我家一间瓦房被烧，20 平方米左右。地主赵元金十间两厢的房子，刚刚造好的还没装修就被烧了。赵元玉家的六间瓦房，还有草房、柴房、猪圈、碾房，他家房子多，全烧光了。

庞必向的老婆当时四十来岁，被五个鬼子轮奸的，爬不起来了，是被人背回来的。我们村上一个外号叫“耳朵毛”的女的，是浙江嫁过来的，当时 30 多岁。一个炮校来的鬼子骑马到我们村上来，背着枪要爬到更楼去找姑娘，找不到就要烧房子。一个老奶奶不让鬼子烧房子，就带着鬼子把地洞里的女的都拖出来了，大家没办法就让“耳朵毛”去应付鬼子，“耳朵毛”胆子比较大，后来这个鬼子还经常来找“耳朵毛”。鬼子也就不骚扰其他的人了。

有一次，一个鬼子把我们村上的人抓到了一起。膀子上有伤疤的就说是军人，让他们站一边，抓了七八个人，用枪拐子打他们。打完了就叫他们往菜园子里走，朱正海走在后面，进了园子就跑，他路熟，从村里跑到大路，又从大路跑到村里，后来跑到壕沟里逃了。鬼子开枪打他也没打到。其他几个人开始不敢跑，有人说鬼子追朱正海走了，叫他们赶快走，他们才敢走。后来鬼子回来人都跑光了，鬼子就抓到了一头牛，把牛打死了。

2. 赵元华口述

赵元华，男，1925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上峰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 13 岁，赵文兵和他叔叔赵文兴家一共 100 多间房子被鬼子丢硫磺弹烧掉了。我家前后十几间房子也被烧了。村上被烧



赵元华

的房子有 300 多间,都是瓦房,二十几个平方米一间。除了庞必有家的房子没有被烧外,村里其他的房子都被烧光了。

炮校的鬼子每天上午就出来,经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们村上一共死了六个人。一个是朱宗厚,一个是朱宗和,一个叫庞必尧,一个叫赵文贵,还有几个不记得名字了。

当时女的脸上都涂了锅灰,鬼子还是要摸摸看看。庞必向的老婆被五个鬼子轮奸,都不会动了,被人抬回来的,躺了一个多月才好。她当时 30 多岁,胖胖的,长得很漂亮。住窑下的一个鬼子的小队长经常来找一个浙江嫁过来的妇女,她小名叫“耳朵毛”,30 岁不到。有时候鬼子也用马来接她到营地。鬼子在窑下住了有一个连,住了半年才走。

汤山到土桥当时已经有土路了,鬼子为了把路修宽,就抓当地的老百姓修路,没几天就修好了。炮校的鬼子有时候叫我们送马草,不给钱,给吃一顿饭。

鬼子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妇女,要不就叫妇女去他们的营房。他们冬月来的,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才好一些。

有一次鬼子抓到村里好几个人,说是当过兵的,要杀他们,一个人先带头跑了,其他的人也跑了,那一次鬼子一个人都没有杀到。

外村的庞必连当时二十二三岁,在上海学徒打拳的。一个鬼子因为

找不到妇女烧了他的三间草房和一个猪圈,而且经常来,他就把这个鬼子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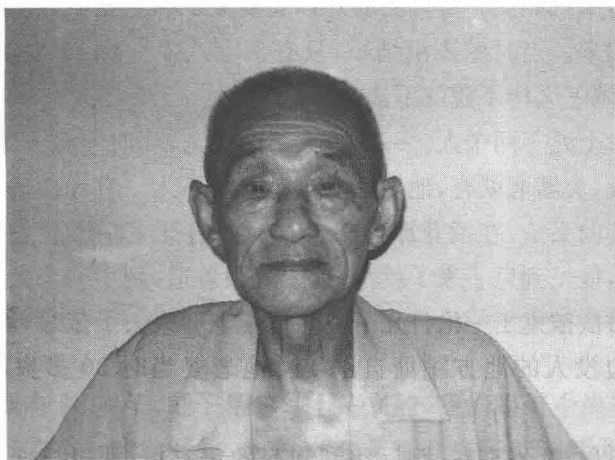
3. 詹道益口述

詹道益,男,1928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上峰社区李岗头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詹道益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我二婶婶、三婶婶、叔叔和好多人躲到了圩里,我当时小没有跑。二叔在关塘水库那边的大家河(音)的河湾里挖了个地洞,那里离关塘堰不远了,我们就住在那里。半夜的时候鬼子到了关塘堰,一到那里就把一个草堆烧了。到了下半夜,抵抗鬼子的国民党兵打败仗了,汤山的国民党部队就沿着大家河向圩里跑。我们怕被拉夫拉走,没敢动。二叔的小女儿四五岁,被捂着嘴,不让她出声。第二天我和二叔的女儿出来,在河埂上看见鬼子从詹家边往寺后村走了。我们大家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鸡毛鸡爪鸡头丢了一地。当时奶奶在家没有跑,她告诉我们,我家的院子里烧了一个鬼子,这个鬼子还没断气,不知道是生病了还是受伤了,被鬼子自己烧死了。鬼子在我家住过,在地上

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中间烧了一把火，把我家的桌子板凳门窗都烧光了。房子没有烧，但是空了。我家用桶埋起来的粮食被鬼子带走了。

我大舅舅叫李四强，几个兄弟住一起，他家的房子被鬼子烧了。鬼子到了关塘堰的时候，看见去李岗头的桥被人拆了，认为是李岗头的人拆的，很生气，舅舅家又是进村第一家，这样他家的房子就被烧掉了，是那天下半夜烧的。他家是前五间，后五间，还有一个厢房，两个长厅。

后来鬼子在窑下住了几个月，那里离我们村只有三四华里，鬼子经常到我们村来找妇女。詹修傲的外甥女被鬼子抓到据点，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才放回来。当时她还没结婚，只有十七八岁。我15岁就去上海学手艺，后来她怎么样了我就知道了。

我们村上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刀会的人，当时年轻人组织大刀会抵抗日本人，关塘堰就有，他们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有一次，一个叫三麻子的大刀会的头头，在插花跟鬼子打仗时被打死了。还有詹修能，当时快40岁了，他见到鬼子来了就跑，鬼子就跟着追，到了一个大埂上不去，在爬埂的时候被鬼子一枪打死了。结果他老婆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儿子跑到村西边没人的地方跳塘自杀了。他老婆当时30多岁，儿子才五六岁。

我大舅母30岁左右，跑反跑到句容的焦家村，那里三面环水，她们在那里搭了个草棚住了一个月左右。鬼子在土桥住下来以后就“清乡”，然后就到了焦家村。鬼子看到我大舅母就要强奸她，她当时刚刚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小孩才几个月大。我妈妈和姨奶奶跪下来求鬼子，鬼子就用枪头打她们，然后把我舅母拉到房间里强奸了。当时有十几鬼子，一个鬼子强奸我大舅母的。后来我大舅母养不了两个小孩，没有办法就把女孩丢到水里淹死了。当时是鬼子进中国第二年的冬天了。

听说有十几个人看见鬼子来了，以为是国民党的兵，就拿着国民党的旗子在村口迎接。鬼子把他们抓了以来，让他们跪在塘边，用刺刀戳，有个人被刺了两刀，没有刺到要害，他把死尸扣在自己身上，鬼子以为都死了，就走了。鬼子走了他才爬起来，没有被打死。

4. 李维顺口述

李维顺,男,1926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上峰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李维顺

当时我有12岁了,鬼子是冬月十几来的,我们跟着中央军一起往南京跑。鬼子有个气球在天上,会飞,球到了哪儿鬼子就到哪儿,它能看到中央军到了哪里。我们跑到麒麟的柏上庄(音)的一个庙里的时候,第二天鬼子就跟着到了。当时庙里住了有100人左右,早上8点的时候鬼子到的。鬼子把周围村上的人都赶出来了,站在田里。大概有万把人,望不到边。鬼子把老百姓赶出来以后就烧杀淫掠,用刺刀杀人,在路边就强奸妇女,死的人多了。当时我们跑到了山上,鬼子没上来找。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就吓得回家了,一路上看到好多死人,有十几个,都是老百姓。那个时候鬼子碰到人就杀。

我们是夜里回到村上的,寺后村的房子烧了好多。我们村的王德明家十间瓦房和两间厢房被鬼子烧了,他是国民党的保长。还有王德春家也是十间瓦房两间厢房被烧了,他们两家都是两进的房子。葛德胜家的六间瓦房也被鬼子烧了。村里的社堂是进贡菩萨的地方,也被鬼子烧了

四间房子。还有李道才家两间草房,冯德林家的三间草房和李维方家的三间草房,一共八间草房也被鬼子烧了。村后头还烧了一些,具体是谁家的我记不清楚了。

鬼子刚来的时候,把跑反的李大贵杀死了,他当时 40 多岁。张弘远的舅舅蹲在麦田里,想看看鬼子走没走,一站起来就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也是 40 多岁。还有四个人被鬼子打死的,都是村后头的人,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们当时都是 30 多岁。有两个是安民以后杀的,四个是鬼子刚来的时候杀的。

当时鬼子经常下来找鸡、找姑娘。如果见到鬼子不跑,鬼子就叫你带着找姑娘,你要是跑,他看见了就用枪打。鬼子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来,他要哪个女的跟他睡觉就睡哪个,大家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年轻的女的都躲到地窖子里,中年的妇女就在家,要给年轻的姑娘媳妇送吃的。村里被强奸的都是中年妇女,有好几个,姓王的、姓李的、姓张的、姓冯的都有。鬼子来了就找她们几个,她们为了不让鬼子再去害年轻的女的,也就应付他们,不然鬼子要逼着老百姓到处找姑娘。这些都是炮校来的鬼子,我们村年轻的女的没有被强奸的。

我们姓李的有一个坟山,上面有 20 亩的树林子,都是两个人合抱的大树,榆树、桦树、泡子树、枸树、柏树、银杏树、檀树和鸦片树都有,被炮校的鬼子砍光了。他们在树林边上搞了个窑,把大树劈成小木棍烧,烧成木炭了带走,作为工业原料。鬼子抓差的时候把我父亲抓走了,抓到炮校给他们打杂,照顾伤兵,抓了两三个月才放回来。我父亲很老实,所以鬼子后来放他回来了。有些比较滑头的人就被打死了。父亲讲杀了四五个,不是我们村的,都是不认识的人。

我们村上一个姓李的叫二麻子的人,被刚来的鬼子抓差抓走了,听讲在路上就被鬼子杀死了。他比我大几岁,当时才十七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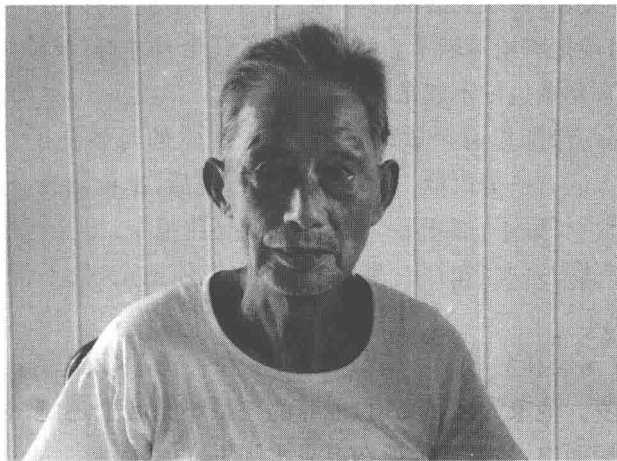
5. 庞必有口述

庞必有,男,1924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上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庞必有

鬼子来的时候我 13 岁，当时是冬天。国民党打不过鬼子，撤退的时候叫我们也往南京退。鬼子有个大气球，能上能下，日本人的前线到了哪里，它就到哪里。我们到了柏上庄，青龙山那里有个庙，我们刚到那里鬼子就到了。一早起来，鬼子就把四周村上的老百姓都赶出来了，站在田里。我两个六七岁的侄儿，被鬼子抓到了，当时小，鬼子没有杀他们。鬼子当时架两个板凳烤猪吃，烤好了还给他们吃，吃得脸上都是黑的。王德大的女儿被鬼子抓到后拖过去轮奸了。我们家十几个人跑到了山上，蹲了一个星期左右才回家。听讲在龙王庙的干塘里，二三十个躲在那里的人全部被杀死了。

我父亲当时 58 岁，被抓到炮校打杂照顾伤兵。村上一共抓了三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另外两个一个是赵文贵，还有一个是朱正平。抓到炮校后他们要回家，鬼子没理他们。他们还要回家，鬼子就拔出东洋刀砍他们。朱正平砍得最重，爬回家后淌血过多死掉了。赵文贵和我父亲伤得轻一些，没有死，第二天就回来了。

我家东边的三间瓦房和西边的 12 间两厢的瓦房都烧光了，村里就剩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我叔叔把门堵死了，鬼子进不去就没有被烧。我母亲当时 60 多岁了，生了九个小孩，我是最小的。鬼子烧我们村房子

的时候她就在家,还有我 50 多岁的三婶婶。她们知道鬼子在烧房子,就爬楼梯上了楼顶,再跳到后面的草堆里。我母亲把腿摔扭了,我婶婶胖,跳下来的时候把脚给摔断了。我母亲躺了几个月才好,我婶婶一直蹲地洞,后来一直到老也站不起来。

王连岗(音)那里有个铁塔,鬼子打国民党的时候漏了三个没有打死,这三个人还有一挺机枪。晚上鬼子住下来后,把枪摆在一起,这几个国民党用机枪打鬼子,打死不少,后来他们还跑掉了。

沈家庄的朱宗厚当时 40 多岁,鬼子要把他抓走,他不肯走,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鬼子在汤山和窑下住下来以后,朱宗和去汤山时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近 50 岁。他家人还不知道,他养的一条小狗晚上还跑出去,他侄儿好奇,跟在后面追,才发现他死在温泉水沟里。

我的一个家门哥哥叫庞必尧,30 多岁,他伸头出来望,被鬼子看见抓起来了,鬼子要杀他,他喊饶命,但还是被鬼子推到塘里用枪打死了。

王茂群的妹妹当时三四岁,父母带着她一起躲在水塘边。她一直哭,大家都害怕她的哭声会把鬼子引来,就把她丢到塘里淹死了。

安民以后鬼子还经常下来,一看到前面村子的人跑反了我们也跟着跑。后来知道鬼子不杀小孩后我们小孩就不跑了。

赵国银的母亲是浙江人,是个做裁缝的。一个鬼子来了要姑娘,踩着老百姓的肩膀爬到更楼上去找姑娘,还要烧房子。没有办法了,大家就让她出来满足鬼子,她就被鬼子强奸了。鬼子后来还来找她,她男人就把她带出去跑反了。

国民党的一个连长,是广东的,撤退的时候在我们这里被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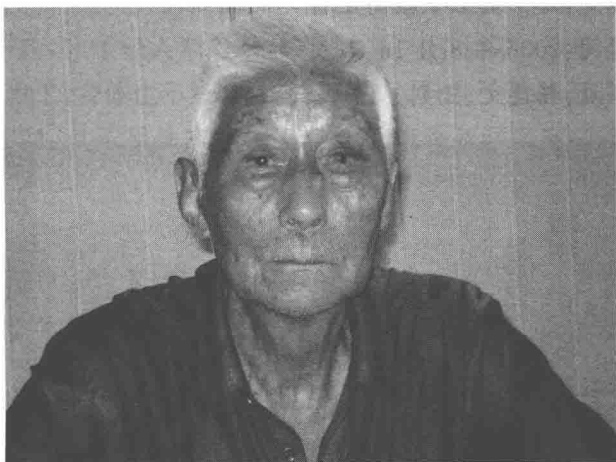
6. 朱庭荣口述

朱庭荣,男,1921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寺后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朱庭荣

鬼子来时我 17 岁,往沈家庄跑,住在西城街。鬼子也跟着到了,后来跑到了山上,鬼子到山上来找。我们又下来跑到人家家里了,躲在灰堆里,鬼子没有找到我。鬼子走后我就回来了。

秦秀齐看见鬼子来就跑,在朱家巷被鬼子打死了。打死他以后,鬼子又放火把房子烧了,二三十间瓦房全部被烧光了,他的尸体也烧了。我们跑反出去的时候,我父亲朱成义没有跑,在家被鬼子抓差送东西到南京灵谷寺,我们都以为鬼子把他杀死了,过了半年后他又回来了。

鬼子在句容窑下村住下来以后,经常到我们村上来。村里一个朱老太,一个鬼子喝酒喝多了要她烧开水,她又不懂,鬼子就叫她跪下一枪把她打死了。她当时有三十几岁。

鬼子来找花姑娘,有一次就抓了七八个,送到了窑下鬼子的据点里面,晚上放回来的。后来她们也不怕了,跑又跑不掉,鬼子来了她们就应付鬼子,鬼子不来就叫她们自己去,这样村里别的妇女就平安一些了。鬼子在窑下住了两三个月,有 100 多人住在那里。他们也经常下来捞鸡捞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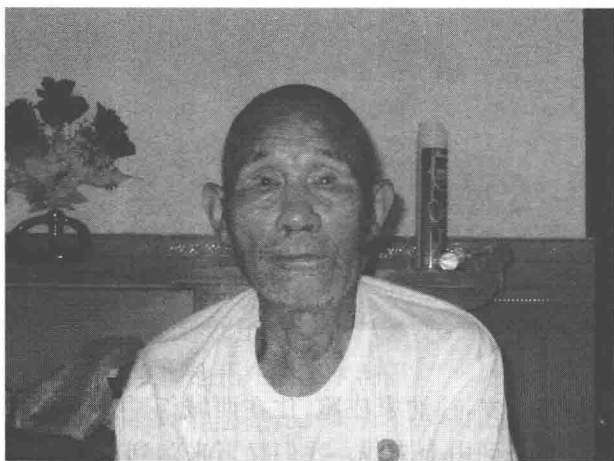
7. 庞其昌口述

庞其昌,男,1914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庞其昌

我24岁时鬼子来的,我们全家跑反到六合,住了五个月。回来后看到房子被鬼子烧了,那时我们全村80户人家房子烧了30多户。村民庞其兵那时只有30多岁,他看到了烧房子的情景,吓成了神经病,1968年时死的。

我们村的庞其德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家中有老婆和两个四五岁的小孩。鬼子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吓得跑到村头的一个山上去了,但还是被鬼子抓到了。当时他妻子20多岁,鬼子要糟蹋他妻子。他对鬼子说:“枪毙我可以,不准动我的老婆。”鬼子还是糟蹋了他妻子,然后杀死了他们夫妻两人,并且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起来戳死了。

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庞正兴的老人,当时已60多岁。他的一个女儿嫁到上峰,已40岁出头。鬼子先是强奸了她,后来又把她杀了。庞正兴知道后,像疯了一样抓了一把刀,找鬼子报仇,被鬼子抓到后,带到王八塘杀死了。

鬼子经常白天到村里来,晚上一般不出来,来了就要找花姑娘。姚家边有一个女的当时30多岁,长期被鬼子霸占,姓什么我记不得了。

鬼子还在村里拉夫为他们挑东西,并且捉弄人来取乐。他们叫上年纪的人挑东西,让年轻人牵着马,以此取乐。村上有一个叫贾太生的人已有 70 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连走路都吃力,但鬼子还是逼着他抬东西,走到高里塘时,鬼子见他实在抬不动就把他杀死了。有一个叫庞必亮的,当时已 50 多岁了,被鬼子拉去当挑夫后就失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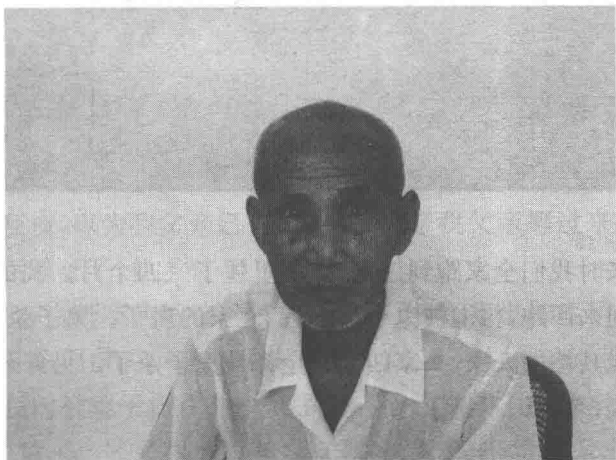
8. 庞正义口述

庞正义,男,1926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庞正义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跑反到北圩,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后来就到处躲了。我们高庄那时有 80 户人家,其中 30 户人家房子被鬼子烧了。

庞其德一家四口人被鬼子打死,还有一个叫庞正勤的人也被鬼子打死。有一个小名叫小杏子的姑娘,被鬼子长期霸占,当时她 20 岁不到,鬼子每天白天用驴把她接走,晚上再把她送回来。庞道银、庞小扣子被日本人抓去当挑夫后就失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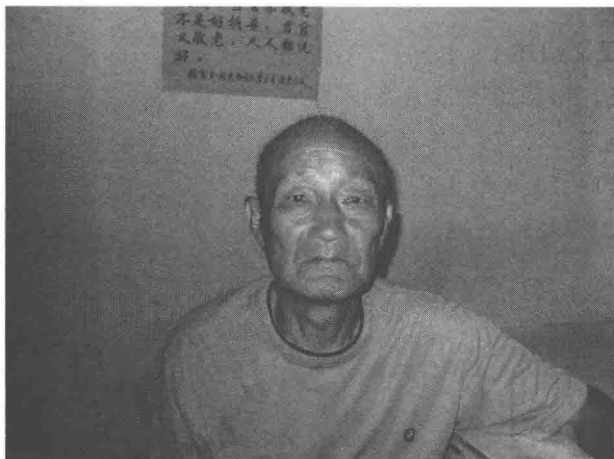
9. 庞其然口述

庞其然,男,1924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庞其然

鬼子来时我们全家跑到三岔,在那里住了三四个月。我的哥哥从三岔到家之间来回跑,村上被鬼子烧了近20家的房子。鬼子杀人很厉害,有一个叫庞其德的人家,一家四口人全都被鬼子杀了。另外还杀了我们村三四个人,名字记不得了。

10. 张海荣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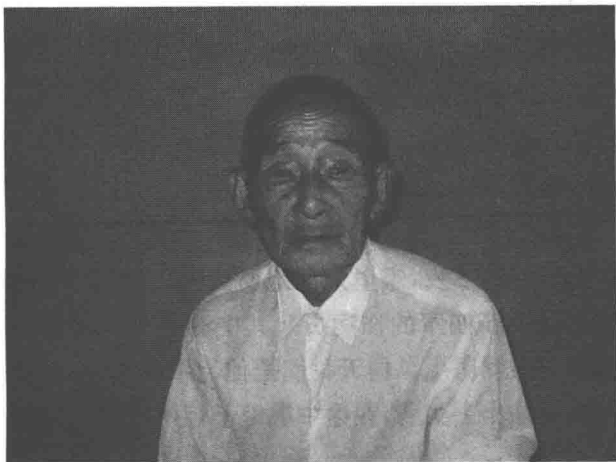
张海荣,男,1929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半边山,直到鬼子走了才回来。跑反途中我父亲被鬼子抓住,鬼子叫他带路,路过一个国民党的碉堡旁边,鬼子说



张海荣

他路带错了,一个鬼子头目,拔出小型手枪,对着他后背开了一枪。子弹没有打中,从衣服里穿了过来。接着又向我父亲后颈部打了一枪,子弹从颈子上划了一层皮。鬼子接着又对我父亲头上开了第三枪,只擦开了一道 20 公分的口子,血直淌。我父亲就倒下了,鬼子上前用脚踢了两下,见没有反应,以为我父亲已死就走了,后来我父亲醒过来,一路爬回了家,两年后就死了,他当时 50 岁出头。

有一个叫金巧英的姑娘,当时 20 岁不到,在家里被鬼子侮辱后,跑出家门口,在家门口的小塘边跳水自杀了。有一个姓邵的青年当时才 20 多岁,他跑反时被鬼子抓住并叫他带路。他趁鬼子不注意撒腿就跑,鬼子没追上。后来小邵又跑了回来,混在跑反人群中,恰巧又遇到这些鬼子。鬼子认出他后,将他从人群里拎出来,把他的头割掉了。我们村雷具才,20 岁的时候被鬼子拉差,抓到下关,鬼子飞机投炸弹时被炸伤。

日本人安民后,还是有鬼子进村伤害老百姓。有一次,五个鬼子到村里来,我们村卢顺春见了鬼子就跑,被鬼子一枪打中颈部,子弹从嘴里穿出来,牙都打掉了。鬼子还经常到村里来抢东西,村上很多人为日本人送东西到汤山。我还知道,姚家边吴广生等七八个年轻人,当时都是 30 岁左右,被鬼子拉差后就一直没回来,失踪了。

11. 康开基口述

康开基,男,1926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那年我12岁,家里人都跑反到半边山,躲在山洞里。1941年时,我家住了三个新四军的伤病员。其中有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姓陈的队长,外加三个女医生。白天我们把他们藏在山上,晚上再接回家。有一天,女医生康洁出去买药,在途中被鬼子打死,当时只有20岁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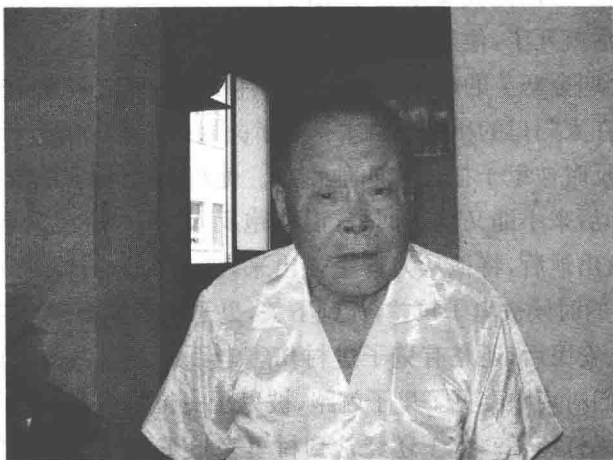
12. 时明文口述

时明文,男,1926年9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宁西社区桥东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时明文

鬼子是冬月初四来的,我12岁。我们不晓得是鬼子,还在家吃饭呢。万胜鑫说东洋人来了,快走快走。当时他穿着灰色衣服,鬼子看见

他就把他打死了，我听见枪响的。鬼子进村就烧，时文斌家的三间草房，时文治家的两间瓦房被烧掉。冬月二十几鬼子又来了，我家房子也被烧了。我们跑反了，家里没人。家里养个猪，鬼子想抓猪，没抓到，就把房子烧了。当时我们那一条龙一共四户人家九间房子，全部被烧掉了。村上另有几户被烧的，时民财家的两间，时文玉家的两间，时成银家连长厅一共五间，还有时文华家的两间，都是瓦房。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做个小旗子去迎接他们，有七八个小孩一起，鬼子拿出刺刀要砍旗子，我吓死了。村里的时成柱被打死的，五六十岁，当时他在屋里，家里有钱，没跑。鬼子先在他家里望望，走过后又突然回来对着他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鬼子在村里看见一个地洞，对着洞打了一枪，幸好里面没人。他们就住在窑下，经常过来，两三个一起。有次鬼子来，把一面国旗和一个饭盒掉在了我家里，忘带走了。有个鬼子喝醉了酒，抓住了时成元，对着他的肚子戳了一刀。他穿的棉衣厚，刀没戳进去。鬼子又拿刀架在时存富的脖子上，他当时才 10 岁，在他后脖子上划了一个伤口，现在还能看得很清楚。他们走到桥上的时候，碰到一个裁缝，把他掀到河里了，他是北庄的。

在湖山，老百姓打死了一个鬼子，埋在地下，上面种菜。后来鬼子来报复，把村里都烧光了，有一家死了八个。郭圩村的张生强也被打死的。有对从外面跑反过来的夫妻，鬼子让他们两个脱得光光地睡觉，他们不肯，鬼子就一枪把他们打死了。他们还带着一个孩子，大人死的时候小孩还趴在女人的怀里吃奶。

桥东的小虎，姓时，是时文财的弟弟，挑着箩筐，鬼子看见他，从后面一枪把他打死了，当时他 20 多岁，还没结婚。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当时我 13 岁。时高军的姑妈，当时十八九岁，头上抹着黑灰，鬼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把她送到窑下，用小驴子晚上来接，早上送回来，连续 20 多天。还有时明发的老婆，躲在家里的时候被鬼子抓的，也带到了窑下，有 20 天。阮塘圩的葛巧英，近 20 岁，还没结婚呢，也被鬼子带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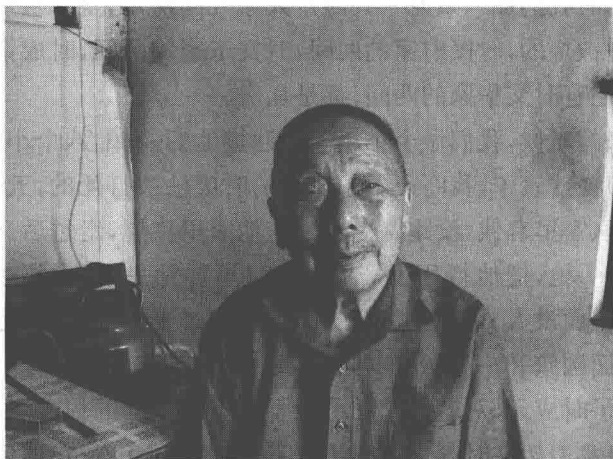
13. 万家声口述

万家声，男，1923 年 8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宁西社区万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万家声

鬼子是从镇江过来的，我当时 15 岁。冬月初四的下午，鬼子从桥东桥西过的，没到万家村来。鬼子在塘埂上烧东西，把老百姓家的桌子、椅子搬到外面烧掉，在外面生火。鬼子还在老百姓家里乱翻，在锅子里拉屎。鬼子吃的是白米饭和麦片，吃完晚饭就走了，连夜走的，在孟墓铁塔跟中央军打了一仗，打到天亮。

村里的乡丁叫万胜鑫，穿着灰衣服，看到鬼子来，他过去看看，在桥东塘埂上被一枪打在头上，倒下就不动了。他当时 20 多岁，还没结婚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桥东时文耀家的房子被烧的，还有时文奎家、时文岗家的房子，每家有两三间，都是木板楼房，小阁楼。

住在窑下的鬼子下来骚扰过，要鸡，要花姑娘。村里人烧火欢迎他们，我还端茶给日本人，我很害怕。他问我们要鸡，不会讲鸡，就讲“嘎嘎”，花姑娘他们会说。

有两个女的被抓去了。一个是下曹村陈家声的老婆，二三十岁，抹锅底灰在脸上，晒太阳的时候被抓去了，抓到窑下，去了一个礼拜。她是

到我们这来避难的，在这有亲戚。还有桥东万家荣的老婆，姓时，鬼子晚上用马把她接走，早上送回来。

一天，鬼子看到我们村一个姑娘在缝衣服。鬼子喊有姑娘，她就跑了，鬼子找不到人，就把她家的一间房子烧了，她的丈夫叫万胜富。我家的房子当时就靠在旁边，有两间瓦房，也被烧掉了。当时我就在村上，也不敢去救。

鬼子看到牛、猪，就用枪打着玩。

14. 曾兴法口述

曾兴法，男，1923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宁西社区郭圩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曾兴法

鬼子第一次来是冬月初四的晚上，我14岁。第二天早上看到满是被杀的鸡和猪。日本人是从句容过来的，达子桥给中央军炸了，不能去南京，他们就绕道经过这边。

村里很多房子被烧了，东头被烧掉的有：曾兴发家的两间瓦房，曾兴喜家的一间瓦房，曾兴友家的两间瓦房，曾兴照家的两间一厢草房。西

头有：张生元家的两间瓦房，张生广家的五间瓦房，张生朝家的八间楼房，用木板做的。

曾兴友的母亲给日本人抓去的，抓到窑下（句容）两天，又骑着马送她回来的。她姓张，30 多岁，躲着的时候被抓到的，她丈夫叫曾英金，当时跑反不在家。张生强被鬼子打死了，他看到鬼子来，跑到村前面，躲在塘口，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当时 40 多岁，死后就地埋了。张生广的女儿，不到 1 岁，父母带着她跑反，她哭。为了不让鬼子发现，他们就把孩子摔在了塘里，那个塘叫六亩塘，孩子还在襁褓里，为了让她沉下去，再用土盖在她身上。

过年后日本人就住在东营房、西营房里，就是现在的炮兵学院。他们经常下来要花姑娘、要鱼要鸡。

张生林是个老师，50 多岁。日本人向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姑娘，十里之遥才有，鬼子问他要鱼，他说这里干旱好多年了，没有鱼，鬼子就拿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周围人就说，你赶紧给他鱼，鬼子拿到鱼后就没杀他。

李贯一是新四军的科长，陈四麻子是副的，他后来叛变了，做汉奸，后来被枪毙了。

15. 戴和英口述

戴和英，女，1918 年 6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宁西社区郭圩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我是 20 岁跑反的，孩子已经有 3 岁了。日本人是冬月初四来的，我跟一个姑老太跑到了圩里，一夜都没睡。村里的房子都烧了，烧的都是好房子，楼房。我家里的家具也被烧了。

鬼子烧朱怀德家的房子，他喊，过去救火，被打死了。曾兴友的母亲，比我小一岁，跑出去了又回来，被鬼子拖去了，过了一夜又用马把她送回来了。日本人叫老头子和老奶奶睡觉，他不肯，鬼子就打他。村里



戴和英

的生强被打死的,还有时文财的哥哥,挑着东西被鬼子一枪打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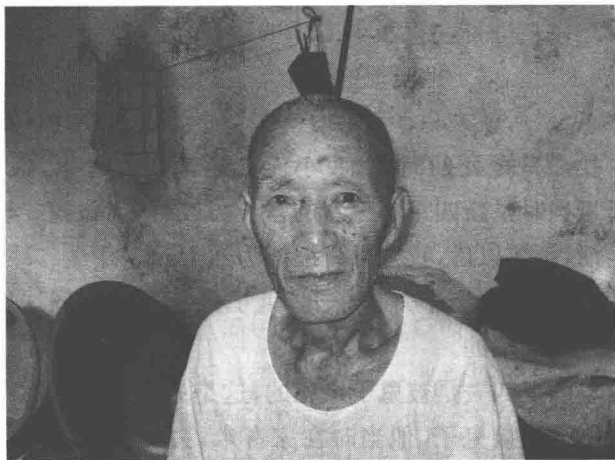
16. 许立林口述

许立林,男,1922年12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宁西社区郭圩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许立林

日本人是冬月初四来的,那时我16岁。鬼子一大早就到了,从镇江过来的,我们跑到了龙潭。冬月初四早上7点钟,我们到了龙潭,看到国民党的报纸《救国日报》上面的大标题写着:“日军占领仙涧桥”,仙涧桥就靠近我们这边。那时我们都很害怕,躲到了龙潭水圩子里,腊月快过年时回来的。

回来后房子都烧了。村东头差不多都烧了,我家的三间瓦房和三间草房、曾云昌家的三间瓦房都被烧了。那时村上有100多户人家,烧了就剩十多家。回来后只能搭个棚子住。

村里的张生强被打死的。他以为鬼子走了,回来的时候被打死的,40岁左右。有一次,西营房的三个鬼子下来,看到朱怀德家的房子在造,就讲那个木头是他们的,要烧他的房子。朱怀德就喊房子烧着了,快来救火。一喊就被鬼子打死了,他有60岁了。

17. 周之良、周之刚口述

周之良,男,1926年3月生;周之刚,男,1932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鹤龄社区小前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周之民是我二哥哥。新四军撤走的时候,他留下来了,说他是本地人,容易开展工作。鬼子把当地的三个老百姓抓去,点名要周之民去保,周之民就去了,然后就被鬼子抓住了,一个礼拜之内就被日本鬼子的狼狗咬死了。我二哥哥死的时候,我小侄儿还怀在肚子里,他现在65岁了。我二哥哥当时是新四军第三营的营长。二哥死后,我二嫂带着小侄子靠种田生活,解放以后,我二哥哥被评为烈士。

跑反的时候,是阴历十月二十九,鬼子是冬月初五到这里的。我们跑了一个多月才回来的。

我们村里的王四夫是被鬼子杀死的,这是鬼子来了以后个把月的事情。村里人烧火迎接鬼子,他当时在家舂米,去晚了,鬼子打了他一枪,然后又刺了他一刀,淌了很多血,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周国安,推个



周之良



周之刚

小车在路上走,经过小前村的时候被鬼子一枪打死了,他当时 30 多岁。我们村的汤老六,在孟墓被鬼子看见,用枪打死了,他当时有 40 岁了。还有个小家伙,是个男孩,是周国柱家的,跑反时用箩筐挑着,在村后头被鬼子一枪打死了。还有王其芳是南京人,他老婆的娘家在我们村,跑反的时候跑到我们村来,被鬼子打死在老人塘。还有个人,姓朱,跟白合村姓李的是亲戚,在后新宁村被鬼子用枪打死了,当时他才头 20 岁。

村里被鬼子强奸的妇女多呢，我亲眼看见的就有四个。有两个妇女，两个大姑娘，躲在地洞里，被鬼子找到拖出来糟蹋了。鬼子糟蹋后，还给她们每人一把糖，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有一个女的还在，叫郝正英，已经 91 岁了。还有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可以确定被鬼子强奸的女的有三人。鬼子当时住在新宁，被强奸的妇女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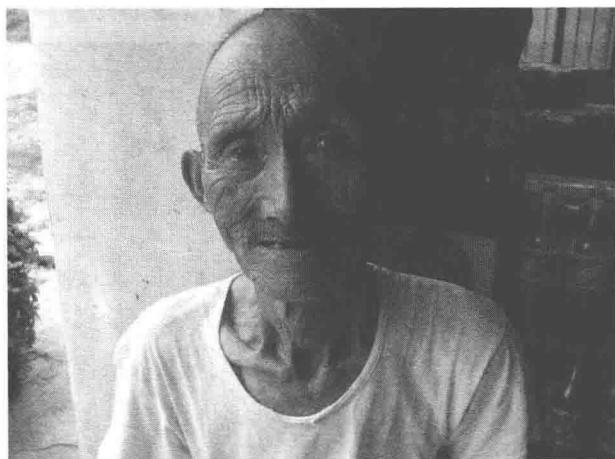
18. 傅全洪口述

傅全洪，男，1925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鹤龄社区白合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傅全洪

鬼子来时，我才 12 岁，跑反的时候往圩里跑，是冬天跑的，在外面躲了个把月。回来后，发现村里很多房子都被烧掉了。大刀会和鬼子打仗，打过后，鬼子过来把整个白合村都烧掉了，当时我们村里比较富裕，很多都是木楼，烧了有 500 多间，稻米都被烧糊了。那次村里死了有十几个人，有一个姓汤，是汤亲礼的儿子，小名叫小三子，当时 20 多岁。还有一个姓赵，当时 30 多岁。汤圣淘被鬼子戳了一刀，没死。土桥三岔那边也有一个人被打死了。还有汤家德是在鬼子刚来的时候被鬼子打死

的,当时有 40 多岁了。还有一个叫汤梅五的,也是鬼子刚来的时候被打死的,当时有 60 多岁了。其他被打死的人叫不出名字了。

村上有妇女被鬼子糟蹋的,还不少,但是她们有的人家里还有后人在,说出来对她们后人不好,还是不说了。

鬼子刚来的时候,搜胡贵身上的钱,搜走了。第二天,鬼子又来搜,胡贵就把衣服脱掉了,鬼子以为他要他,就在庙塘那里用枪把胡贵打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汤世泽的哥哥,当时 30 多岁,是在铁塔那边被鬼子杀死的,这是鬼子刚来时候的事。铁塔是蒋介石请德国的军事专家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制高点,这个铁塔就在孟墓茶场那边。

19. 王世江口述

王世江,男,1927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孟墓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王世江

我是陆家村的,我们那边大树多,当时国民党在我们那边挖战壕,也让老百姓挖。广东兵(中央军)和鬼子是临晚打起来的,我们当时已经躲

在地洞里了,打了有两三个小时,子弹劈里啪啦的。一个姓余的,当时有40多岁了,他站起来望的,就被飞弹打到了,当场就被打死了。我们村上有70多个人,有40多个人是躲在沟里的。沟比较深,没有水,还有20多个人是跑到隔壁村子的。当时村上还有一个老太被飞弹擦到眉间骨,受伤了,这个老太有50岁左右,当时没有死掉。村上还有一个姓蔡的老头,自己挖了一个小地洞,正好可以容他一个人坐在里面,鬼子看到了,用枪把他打死了。涓塘的一个姓贾的,30多岁,人走在马路上,被鬼子看到了,打到了他的腰部,当场没有死。第二天早上,鬼子骑着马,看到一个人头蒙在沟里,鬼子就让他抬头看看,他听不懂,就没抬,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开槽坊的,养了30头猪也被鬼子打死了。村上还有两头牛也被鬼子打死了。后来鬼子知道我们躲在沟里,就叫我们出来,也没有杀我们。南京失守的时候,我们这边还守着。我们30多个人出来的时候,鬼子看到有姑娘,就追我们一直到田里,正好被中央军看到了,就打鬼子。中央军在西明山有指挥所,鬼子就退了,我们就往南面的山跑,一直跑到土桥、句容那边。在那边也碰到鬼子的,鬼子也没有对我们怎么样。

后来一段时间,鬼子扫荡的时候,欺负了一个妇女,这个女的姓李,当时有30多岁。

新四军是1940年春天到我们这的。

20. 蔡文中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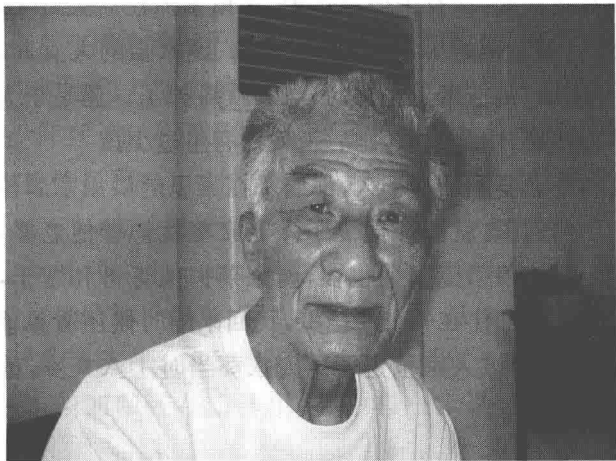
蔡文中,男,1931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孟墓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进攻南京时要经过我们这个地方的。中央军在我们村上挖了战壕,有一个营在这里守卫。我们村上现在还有当时的瞭望塔,是在王家庄那里。鬼子先来的是骑兵,后边是步兵。鬼子到我们村上,是在南



蔡文中

京城攻下的前几天。

国军有一个营的兵力，在我们这里打了两天两夜后全军覆灭，后来鬼子还来了飞机。我们村上人都跑反了，我们家没有跑掉。由于没钱，我们就跑到了山后的西明山，就躲在山石的缝隙里边。鬼子在我们村遇到了国军抵抗，就到我们村上泄私愤。在我们村上，周以成父亲被鬼子打死了，死的时候有 30 多岁，用绳子拴在柱子上勒死的。庞正锦、庞正炳两人躲在了西明山，当时我们躲在一个山洞里，据点失守后，枪声很少了，我父亲和他们两个就想着回来弄点吃的。他们刚从山上下来，就看到了鬼子的骑兵，鬼子也看到了他们。鬼子先打了一枪，先是打到了庞正锦，后边的庞正炳就愣着了，鬼子就把他打死了，跟在后边的我父亲就跑了，鬼子没有打到他。父亲就返回来了，没有再回到村上。

在鬼子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看到了村上火光冲天，烧的是庞茂余家的房子。他家的长厅被烧掉了，还有两间厢房，大概有六七间房子。庞茂余家对面的庞正福家也被烧了，被烧了三间瓦房。村上还烧了十几个草堆，还有四五头牛被打死的。

庞玉华的太奶奶当时年纪很大了，有六七十岁了，跑不动了，鬼子就把她抬着摔到火里，活活把她烧死了。

庞家同的老婆，当时有 30 多岁。她丈夫不在家，在汉口做生意。她

带着儿子和女儿在家,没有来得及跑掉,被鬼子抓住后强奸了,抓了她好几天,就在我们村上把她绑起来欺负她的。庞家强的大女儿,当时十六七岁,还没有结婚,是被鬼子轮奸的,当场就瘫掉了。还是李大福的母亲把她救起来背回家,用热水敷,她后来就没有生过小孩。

庞家葵和他老婆刚结婚不久,他们躲在家里的供祖宗牌位的桌子下面。鬼子到了他们家,就要抓他妻子。庞家葵就护着他老婆,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当时他弟弟庞家菊也在,庞家菊护他哥哥和嫂子,也被鬼子打死了。我们和他们住在一个门档里,我回来的时候还看见他们兄弟俩的尸体,后来他老婆被人家抢走了。庞家葵当时十八九岁,他弟弟比他小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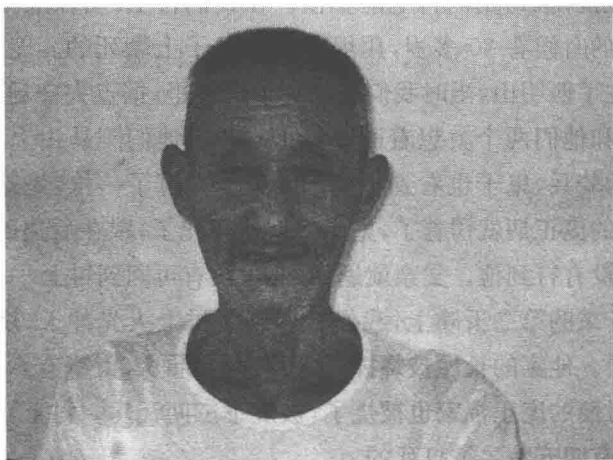
21. 李正喜口述

李正喜,男,1932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孟墓社区插花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李正喜

我是插花大新庄的,鬼子1937年来了以后,就烧了插花庙。我们村上有两个人被鬼子打死。一个是张广华的婆婆,当时70多岁,她是自己

跑到一个小山洞里躲着,被鬼子看到了打死的。还有一个是徐秃子,30岁左右,他是走在路上被鬼子开枪打死的,滚在塘里。当时跑反,插花塘箕村的13个人跑到大江山的山谷里,被鬼子发现了,13个人全被打死了,其中老少都有。有一家三口,孩子当时还抱在怀里。还有姓熊的和他母亲也是被打死的。到了1943年,地方有大刀会,大刀会有一个姓杨的,二十一二岁,也被鬼子打死了。

插花定林村(现在村子划归麒麟镇了)有七个人被鬼子抓到做苦差,抓到汤山就被鬼子关了起来,其中只有一个人被保了回来,其余的全被狗咬死了,尸首都没有了。我姨父也在其中,姨父当时将近60岁。

还有四个新四军死在山洼里,其中有一个是排长,都是被鬼子打死的。

我前面一家被鬼子烧的,他家是三间草房。鬼子是到他家里找人的,没有找到人,就把他家房子烧掉了,这户主姓孔。

插花庙也被烧的,是前一进被烧的,有五间房子被烧了。

我还被鬼子打了一顿。当时鬼子抓到我,要我带他们去找保长,我说保长在下面,我们村上没有保长,鬼子就打了我,当时我10岁这个样子。

我们村上胥春怀的老婆被鬼子强奸的,当时有20多岁,是一个鬼子欺负她的。

我们村上还有东西被抢的,母猪啊、牛啊、衣服啊,鬼子都抢的。

22. 张才根口述

张才根,男,1921年10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庄村大岗头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6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是冬月初四,我有17岁,前天晚上我还在看夜,那个时候中央军把黄梅桥和大子桥都炸掉了,人们听到声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说鬼子到张庙了,那天我们就拿着难民证赶紧走了。村



张才根

里人都朝南京方向跑，我们八个人就往南走，想到南圩去。我们走洪巷村到元桥的时候，遇到了鬼子。其中一个人叫周其道，他朝鬼子走去，鬼子就把他抓去送差了，在那蹲了两天，后来他逃回来了。我们七个人当时都吓死了，还好鬼子当时没有开枪，不然就死了，可能是鬼子刚来吧。

后来我们几个又回家看看，我发现我们村东面陶家的五六间草房被烧了。我叔叔说，赶紧走吧，鬼子来了。那一天，鬼子还烧了好几家呢，大体上有 30 间左右吧。有周其道家的九间瓦房，五间楼房；张长华家的五间瓦房；周发语家的一间一厢；张清友家的一间多瓦房。

我们跑反那时候，有十个人在新庄那边山冈上望望鬼子来了没有，让鬼子看到了，就招手让他们过来，他们就过去了。鬼子让他们去送差，有四个人不愿意就把他们杀了。一个叫张清山，一个叫张长生，一个叫李余云，一个叫李余本，他们都有 40 多岁，那个被抓去送差的叫周发语，有 30 多岁。

另外还有十一二个人被鬼子杀了，我记得有张长红，20 多岁。鬼子讲他是中央军，就把他杀了。我三爷爷张清福就出来护他，也被鬼子杀了，他当时有 60 多岁。其他人名字记不得了。

还有两个人也是被鬼子杀的。一个是周发林，60 多岁。一个是戴春来，40 多岁。当时鬼子在石地村喝完酒回来，让老百姓抬着他从我们村

经过。鬼子问周发林要姑娘,找不到,就把他杀了。戴春来出来望望,也把他杀了。

鬼子在我们村糟蹋妇女的事多呢,大概有 20 多个,这就不好说了。有两个妇女,被鬼子拖到土桥那边,呆了几天才回来的,是鬼子把她们送回来的。这两个女的一个是姓周家的媳妇,一个是姓朱家的媳妇,当时都有 30 多岁了,已经生过小孩了。

23. 皇甫大云口述

皇甫大云,男,1923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庄村西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6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皇甫大云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五六岁,是冬月来的,那个时候已经穿棉衣了。我们跑反跑到了江北的划子口,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发现我们村烧的房子多呢。我家的房子就烧了十间两厢瓦房,皇甫贤荣家的三间楼房,陈镇功家的五间楼房,皇甫有桃家的三间楼房,还有我们皇甫家的三间祠堂。我记得当时我们村大概有八九十家,只剩下三家地主家没有被烧,其余基本被烧光了。

我听说鬼子在我们村上杀了一个人,他叫皇甫大生,有30多岁,他当时穿着灰衣服,鬼子当他是新四军,就把他捞到了在我们村西面的凹山里杀了,和他一块被杀的还有12个人,这些人都是外村上的。他们当时是被鬼子拉夫拉来的,他们调皮捣蛋,鬼子就把他们杀了。

在我们村没有被抓住的妇女。当时能跑的都跑,没跑的都躲在了两墙之间的夹缝中,鬼子找不到。

拉夫的多了,在我们江宁区大约有三百人,被拉到南京,我和我们村的皇甫志和也被抓去的。当时是去南京集合,然后坐火车到芜湖,然后就步行。我们村的皇甫志和没有去,就把他放回来了。那个时候他有二十四五岁,我只有十六七岁,不知怎么搞的,就把我留下了。主要是给他们做伴,你如果跑他就打你,不跑就不打你。过了十几天,我就偷跑回来了。

24. 朱世宽口述

朱世宽,男,1924年10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朱家山56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朱世宽

鬼子是冬月初四来的,那时我 14 岁。他们是从淳化打南京的,要到中华门,经过我们村的。先头部队到了我们村,就烧村上的房子。朱怀春家的五间瓦房、朱永钱家的五间瓦房都被烧掉了,其实不止他们十间呢。在村里打死了 12 个人,有我们隔壁的小光子和他的母亲,是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后打死的。鬼子眼光好,几百公尺外都能打到,鬼子见人就打。

冬月初五的时候,第二批鬼子来了,来了一个班的日本人。我们村上没有躲的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有二三十人,鬼子要用机枪打,目的是为了找花姑娘。村上人就跟缪光寿协商,让他把他的儿媳妇交出来,好救村上的人,村上的人都知道缪光寿的媳妇就躲在村里的。没有办法,后来他就把媳妇交出来了,日本人当时住窑下,把她带去了七八天后又送回来了。她娘家姓谢,当时 20 多岁,生过小孩了。她回来后,村上人说说不许讲她的事,这是为了救人。她也不知道是她的公公跟日本人把她藏的地方说出来的。

朱怀春和陈为军去偷日本人的枪,第一次偷到了。陈为军把他偷来的枪卖了钱,朱怀春没卖出去。第二次他们又去偷,当场给鬼子发现了,就在西营房的外面被打死了,他俩都是 30 多岁。

过了两年,鬼子在汤山街上办了慰安所,女人都是从附近农村弄过来的,有二三十个。这时已经安民了,发良民证了,鬼子不敢到下面乱搞了。当时我在汤山看见过的,有三间房子,不是楼房,有个老日本人管的,就靠近现在的汤山医院那一带。里面的女人有时会出来买点东西,鬼子不怕她跑,女人都是自愿去的,有钱拿。

杨有才的妈妈被鬼子糟蹋了,是后面来的鬼子强奸的。她是躲在家里被发现的,三四十岁,她丈夫当时躲起来了,没得办法,只顾逃命。

日本人作战,天上有个球,作为信号。

25. 朱永达口述

朱永达,男,1924 年 8 月 2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朱家山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7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朱永达

日本人是冬月初四来到朱家山的，我 14 岁。我们往南边跑，跑到江宁区营房那，现在属于南京市。那天鬼子在村里打死了 12 个人。朱怀仁夫妻两人，60 岁左右；朱怀龙夫妻两人跑到村南边，人老了跑不动被打死的，五六十岁了。还有个小光子，叫朱怀选，是朱怀正的兄弟，年纪还轻，比我小一岁。还有朱德刚，当时中了一枪，手掌上被打了一个洞，当时也十几岁，隔了两年死了。当时鬼子见到人就打。

鬼子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到我们村的，从东边过来的，听讲鬼子来了我们就都跑了。鬼子是经过村里的，没住下来。后来鬼子住东营房、西营房，经常下来要鸡要姑娘，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地一起来，一来我们就跑，平定以后再来就有人迎他们了。

后来陈为军和朱怀春偷日本人的枪，被日本人打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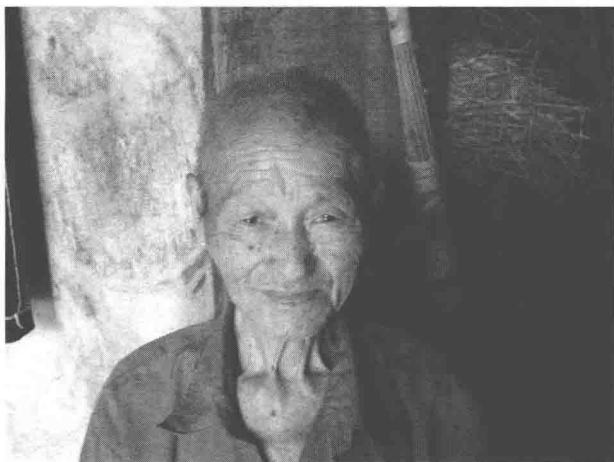
26. 黄德立口述

黄德立，男，1924 年 8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水西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7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黄德立

鬼子一来就烧杀，把朱家山一户人家的牛打死了，我亲眼看见的。黄德日的弟弟被鬼子打死的，当时有四个人，还有一个叫雷斌富，鬼子让他们送差到东营房，都是从村里抢的猪和鸡。回来后听见还有鬼子要让他们送东西，他们就躲到了东岳庙的塘边，被两个鬼子发现了，让他们跪下，用枪把他们打死了，都是30多岁，这是冬天的时候，还没过年呢。

鬼子在郭圩村烧了很多房子。村里黄福荣的老婆，是洪塘的，没躲掉，鬼子在家把她强奸了，她丈夫当时也在家的，但不敢动。袁老三的老婆也被强奸的，当时30多岁，已经有孩子了，没躲，就在家。

张福万的房子被烧了，三间瓦房烧了一间，救下来的。还有黄万富家的一间瓦房也被烧了。鬼子找花姑娘找不到，就放火烧房子，也是冬天的时候，鬼子已经在东营房住下了。东营房原来是中央兵住的，跑掉后鬼子就住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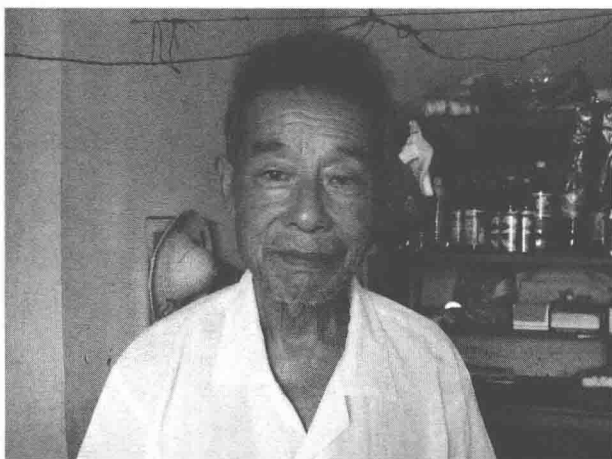
27. 张福海口述

张福海，男，1931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水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张福海

村里张福荣的老婆是童养媳，十二三岁，被一个鬼子强奸了。村里有四个人给鬼子送差的。其中一个叫黄明荣，是解放后村里副书记的叔叔；还有一个是黄福亮的爷爷。他们给鬼子送东西到营房，回来的时候又碰到了鬼子，都被打死了。当时都是二三十岁。鬼子让人送东西是一段一段的，到了另一个村就让别人送，不会让人送到底。

村里有两家房子被烧的，黄万富家的厅房两间，隔壁张福祥家的一间房子也被烧了。鬼子是过来找花姑娘，找不到就把房子烧了，把躲在里面的姑娘赶出来。他们把硫磺弹往屋顶上一甩，看到冒烟，房子就烧着了。

朱家山的一个女的，跑到了我们这，在这里被鬼子强奸了。鬼子走后，她跑到塘边跳水自杀，村里人把她救了起来，当时才20岁出头。我们村里有七八个女的被强奸的。

有一次，鬼子叫黄德胜表兄妹睡觉，他们吓都吓死了，哪敢啊，鬼子就在一边看着拍手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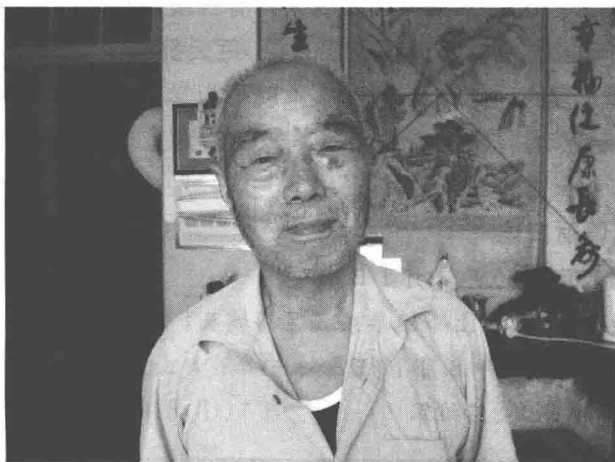
28. 笪远诚口述

笪远诚，男，1921年8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雷岗头130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笪远诚

鬼子是冬月初四来的,那时我17岁,跑到土桥。靠马路的朱家山烧了很多房子,村上的两个人被打的,是父子俩。父亲叫刘玉堂,50多岁了,儿子小名叫树根子,20岁,还没结婚。他和他的儿子去青林大队他的丈人家,在路上的时候,鬼子先打死了他的儿子,然后在老刘后脖子上砍了一刀,没砍到骨头,当时没死。以后他的头就一直歪着,后来又生了个孩子,叫刘良根。

村里有不少人被强奸的。黄铁忠的老婆;我家门的嫂子,比我大一岁,姓赵,丈夫叫笪元仁;我叔叔笪思军的妻子;外面跑反过来的一个女的,是句容人,她丈夫叫朱后义,当时躲在我家的,我家房子大,全是难民。鬼子进来找花姑娘,她们用锅灰和着唾沫抹在脸上,穿着破棉袄。

朱长东的老婆被鬼子带到窑下了。鬼子用大马来接她,歇了两天就来接,她是马墟头的。村里的笪远洪和黄明策准备杀鬼子的。黄明策的儿子黄铁忠的老婆被强奸了,那天他们把杀猪刀磨得很快,村里有个有威信的人叫黄天远,让他们别杀鬼子,不然整个村子都会遭殃的,房子都会被烧光的。

当时妇女都跑到了外面,躲在了低洼的地方,有的躲在了别人家里,

鬼子找到她们用枪指着，从里面选女的。

汪伪成立后，我去南京读书，在汪精卫组织的国立第二职业学校。我每天要从中华门进城，进城门要脱帽。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没脱，被鬼子扇了一个嘴巴。学校强迫我们学日语，每天都有一到两节，是一个叫高山的日本人教的，可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学日语。我们都是上半天学习，下半天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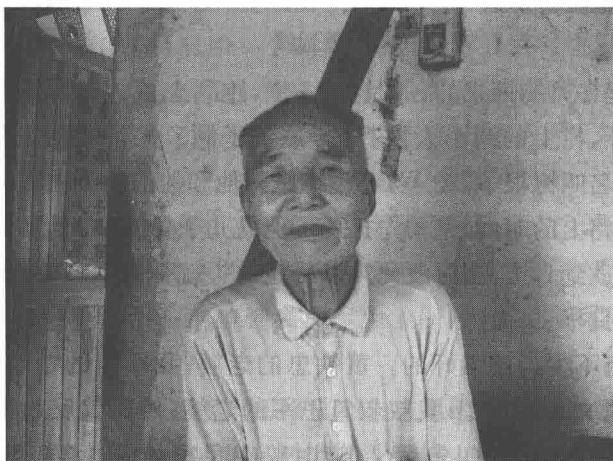
29. 葛修财口述

葛修财，男，1920年4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马墟头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葛修财

我18岁的时候鬼子来的，冬月十二在如家庄（句容）烧死了11个人。我们村有个人给日本人做皮鞋的，叫葛修荣，懂日本话，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做翻译，讲了不少好话。

我们村有个老奶奶，娘家是莲岗头（句容）的，去牵牛，被鬼子打死的。她叫戴兴芳，40多岁了，家里人给她收尸的，是1938年的冬天。

村里的祝凤英、周美英被强奸的，都是十八九岁，结过婚了，还没有

生孩子呢。村里有一二十个妇女都被强奸的。当时妇女都在脸上抹灰，但鬼子还是要找。日本的军队都住在窑下，经常带妇女过去，还叫村里人给他送去。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妇女叫施文美，20岁，结婚了，没生孩子，鬼子来时看见她，叫她家里人把她送到了窑下，歇了两夜回来的。这也是1938年的事。

国民党败退后鬼子就住在了东营房、西营房里。有一次，鬼子到村里来，叫一帮年轻人把村里的一个唱戏的台子送到了营房里。

30. 朱存英口述

朱存英，男，1921年10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阜东社区胡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7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朱存英

鬼子是冬月初三到的，我17岁。李天发家的三间草房给烧了，还有李天发的叔叔，叫李朝寿，20多岁，躲在地洞里，跑出来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李朝华家的三间草房也被烧了，李朝华的老婆，29岁，躲在自己挖的地洞里，带着火躲里面的，被闷死了。当时一起躲里面的还有朱程兴的老婆，20多岁。

第二年，鬼子到我家来，来了两卡车的日本人，带着狼狗，两挺机枪架着，二十几把刺刀对着我，说我哥哥是新四军，让我把他交出来。有个外地人叫蒋兴成，被狼狗咬死了。鬼子那天没逮到我哥哥，他不是正式的新四军，但跟他们有联系。当时鬼子把我带到了村里做酒的作坊里绑在板凳上，用水灌我，还用皮鞋踹我，幸亏有个翻译，说我是小孩子，不是新四军。后来鬼子见我不动了，就把我摔到了一边，走了。

鬼子经常过来找花姑娘，还问我：“小孩，有没有花姑娘？”当时年轻的妇女都躲起来了，躲到水西村。

31. 王干成口述

王干成，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石地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鼠，以前住在上峰红塔街，后来招到石地村。下面讲的是红塔街跑反时的事。

冬月初四，鬼子一来就打人，我们都躲起来了。鬼子在炮校南面架了大炮，对准了红塔打。初四下午2点来钟，鬼子就到了红塔街，一进村就打死了五六个，都是外村的。有一个是作厂的，还有一个老头被刺刀戳死后倒在塘里。周家边的金列安和金大贵家的两个伙计也是在那天被鬼子打死的。还有一个李岗头人，他朝作厂走，被鬼子打死了。那时候，南面的人往北边跑，北面的人往南边跑，就像塘里的鱼，乱追。

周家边高友成家有四个年轻人穿了灰衣服跑到了涧南南面的龙泉庵，日本人见到穿灰衣服的就打，以为是当兵的，他们四个都被打死了。

石地村有一个姓时的，十八九岁，还没有结婚，在李岗头被鬼子打死了。西庄一个姓皇甫的，也是十八九岁，和那个姓时的是老表，两个人一起跑的，在李岗头一起打死的。

高庄的王明光、王明堂在冬月初四被鬼子打死在高庄村上，还有他

们的老婆，一共四个人，都被打死了。

高庄一家姓庞的夫妻两个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红塔南边被打死了。

广东兵是冬月初三到红塔街的。石地村西头有一条挡坦克的壕沟。冬月初六在孟墓的铁塔那里，日本人打死了许多广东兵和民夫。

跑反时，我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跑的。我们没有跑远，就在红塔附近，不出十里路。鬼子来了就躲一躲。我家有三间草房被鬼子烧掉了，黄豆还没有打，连秸一起烧掉了，稻谷没有烧掉。

后来安定下来了。下秧时，鬼子拖差，叫我带路去炮校。到了炮校，新庄的一个老百姓把我放了出来，鬼子的一个长官点点头，同意了。出了炮校，我就像出了笼的雀子一样拼命地跑了，那时候我有劲啊。

32. 时星祥口述

时星祥，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石地村105号

调查时间：2006年5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虎，跑反时12岁，跑到了润南龙王庙。日本人到了神家庄，天上放了个黑牛样的气球。快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往山里跑，在山上住了一夜，有鬼子。第二天，父母亲就带了我、我哥和姐姐一起往回跑。前面有一个驼子探路，我们跟着。在胡家棚子那里，看到三个人被杀死了，狗还在闻死人。到了潭子头，看到了日本人的旗子，不高，上面有红月亮疤疤。当天夜里我们就跑到了南圩，到了赤山，在渡桂村过去一点，住在一个庵里。那里水多，鬼子不敢去，安全。我们在那里烧树叶煮饭。

我哥叫时星政，比我大一转，也是属虎的。他跟人回家弄米，在庄里碰到了一个鬼子，七八个人都跪下了。给鬼子带路的一个农民对鬼子说：“他们都是良民。”这鬼子就没有开枪。这时候，有个女的躲在塘口，伸出头来望望。鬼子看到了，撇下他们去追那个女的了。

我们村有个人叫时雨仁,在上海一家厂里当过总会计。安定下来后,有个骑马的鬼子军官到我们村上来,叫村民带路,后来就给时雨仁一张卡片,我见过的,有这么长(10厘米),这么宽(4厘米),上面有字,我没有看清。后来,别的鬼子进村,看到这张卡片就不再乱来了。

在李岗头,鬼子一个钟头没到就打死了18个人,打死后推在水塘里。其中有我的两个家门哥哥,一个叫双喜,另一个叫九蒜子,都是二十来岁,都没有大名。

时星荣的兄弟,外号叫“小奶子”,当时10岁左右,鬼子刚来的时候,在大凹那里被一枪打死了。还有个女的叫“九英子”,当时十四五岁,也在大凹那里,鬼子一枪打在她棉衣上,打出了一条沟,没伤着皮。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安民后过了两三年,我们村的时大汉子(当时四十来岁)到炮校去偷木头,把木头从铁丝网里推出来,被鬼子一枪打在脚上,伤口一直没治好,活活痛死了。那时候,炮校里有鬼子站岗的。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去偷木头了。日本投降后,他们也站岗的,用木棍站岗,不再打人了,见到老百姓也不管了。

安民后我到炮校当过小工,从小西门进去,给日本人翻地。在里面干活,管一顿饭,麦片饭,黄豆芽,用木桶拎来的。鬼子叫我们休息,还给我们抽雪格拉香烟。日本人来了我们就干,不来就歇着,磨洋工。他们讲的话听不懂,只知道“大白果”是香烟,“马几”是火柴,“新交新交”就是把你(给你),“死拉死拉”就是要杀你。

跑反前,石地村村西有条战壕,挡坦克的,一人多深,一间房子这么宽。广东兵在村里守着。有个营长姓南,到我们村上来找时雨仁。他们派探子去探,日本人到了新塘王家棚子,南营长派了一个班去打,结果,班长打死了,用木板抬回来,在石地村埋了。南营长要烧村里的房子,说房子挡住了视线。时雨仁求他们,他们就没有烧。

宁西的桥东、桥西也有姓时的人,和我们不是一个祠堂的。我们村姓时的是“景、星、开、道、国”,家谱上排的,后面还有十来个字没有用完呢。

33. 庞乐洪口述

庞乐洪,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百合自然村 3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1 岁,属虎,跑反时 12 岁,跟了父母亲跑到了下埠。奶奶在家看门,没有跑。我们在那里住了二十来天,平稳了就回来。家里有八间瓦房被鬼子烧掉了,其中有两间是楼房。还剩下三间瓦房,还有地方住。粮食砌在墙里,没有烧掉。被子被鬼子抢走了好几床。

大刀会同鬼子开火,鬼子就来烧房。

鬼子刚来时,在村里杀了几个人,他们的姓名记不起来。我那时还小。

安民后,有土匪抢东西,有人就组织大刀会,保护村里的人。他们发现了鬼子,就在郑家边过去一点的地方,一个叫花堰的小村里同鬼子打,打死了几个鬼子。第二天,鬼子到郑家边、百合村来烧房子,烧了几百间。郑家边是土桥的,不是上峰的。

我们村的夏老五和老全洪知道的事多,你可以去问他们。

34. 陈玉兰口述

陈玉兰,女,191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上高堰 13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1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8 岁,属马。解放后才搬到上高堰来的。跑反时躲在上高堰。

我亲眼看到鬼子杀了三个人。一个二姐家的,一个是在马路边上杀的。还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孟塘人,姓彭,男的,二十来岁,鬼子让他吃生芋头,他不肯吃,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调查时,这位 88 岁的老人正在给家人烧饭、炒菜。该村 19 号的郑怀英当翻译,传话)

35. 史六英口述

史六英,女,192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上高堰 13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1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8 岁,属龙,跑反时 9 岁。娘家在高庄,25 岁嫁到上高堰。

跑反时,我跟了父母跑到了润南,后来又到了南圩的陈家边。在润南,我亲眼看到鬼子杀了好多人。在一个菜园子里,鬼子杀了几个人。我看到有一个穿白被单的人躺在椅子上,他被鬼子杀死了。

我家三间瓦房被鬼子烧掉了。一条牛牵到润南,被鬼子抢走了。

高庄有一个老太,80 多岁,被鬼子杀死了。在高庄村边的小山上,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头(他是个瘸子)和一个老奶奶(80 多岁了),他们两个被鬼子杀死了,手里还抓着一块布。

上高堰就姓王的兄弟两个被鬼子杀死,周家边杀死的人多。

我们在南圩吃烧焦的米,挖野菜,能吃的都挖,还买豆渣吃。我们躲在一个大坟框里,夜里霜下得很重,冻得要命。

36. 时成英口述

时成英,女,1910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1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96 岁,属犬的。娘家是上峰桥东的,娘家姓时。婆家在上峰周家边。周家边的房子烧光了,十间两厢,一行也没有了。结婚七年,东西全烧光。老婆婆和大娘住在瓦屋里,我们住在草房里,全烧光。生了

八个,只养大三个。看店的是我小儿子。

跑反时,什么也没有了。留下两皮缸的糊豆(烧糊的豆子),那也得吃。

好多小娃子都摔在塘里,在(句容)狮子沟那里,大人都哭了。

周家边那里被鬼子杀死的人多呢,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辞别时,这位 96 岁高龄的老人一直送调查人走到大门外边,令人感动。)

37. 孙佩珍口述

孙佩珍,女,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高庄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1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9 岁,娘家在土桥岗东,25 岁出嫁,婆家在高庄,本村的。

高庄庞启明兄弟五个。庞启明的弟弟(老四)跑反到了润南。鬼子要强奸他的弟媳妇和两个女儿,她们不从。结果,用绳子拴在一起,自己寻死了。王仪宏的歪歪(叔叔),本打算过江的,在润南的塘口被鬼子打死了,他的坟现在还在。

听说,高庄庞毕德的老婆,不到 20 岁,被日本人抓住了强奸。鬼子是骑马的,他把缰绳拴在自己腿上,和女的干。女的把伞一撑,马惊了,拖了鬼子就跑,鬼子的头也拖掉了。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知道。

(二十三) 原麒麟镇调查

1. 马义芳口述

马义芳,女,1928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袁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马义芳

我娘家是东流街上的，老子抽鸦片烟，9岁的时候我就来这里做童养媳妇。来的第一年过了一个好年，第二年过年就在外面跑鬼子反了。我老公公周庆礼当时30多岁，跑反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当时看到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了，其他的人都跑了，我老公公胆小腿软跑不动，就躲在塘边。鬼子找到他就把他打死了，下巴被割下来了，下身也挖掉了，推到了塘里。当时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13岁的人，他趴在那里装死，鬼子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他就逃了一命。第二年我婆婆也被土匪烧死了。因为有人听见我婆婆在聊天时说要盖新房子，当时我们家是破草房。其实我家卖了一头猪，钱没收回来就跑反了，没有钱给土匪，土匪就把婆婆烧死了。婆婆和老公公都死了，就留下家里五个小孩了。没办法，把最小的才1岁的弟弟送给别人养，养了三四年后就病死了。

当时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村里其他人家的房子烧了好多。还有杨春荣、小平安父子俩和老四聋子被鬼子打死了。

有一次，一个鬼子用枪指着我问：“小花姑娘多大？”我婆婆跪下来求鬼子，说还是小娃娃，鬼子才走。还有一次，鬼子杀了猪和牛，要剥皮，问

我要刀,我又听不懂,被鬼子一刺刀把棉衣都挑破了,翻译过来说要刀,我赶紧回家给他们刀。

2. 史兴华口述

史兴华,女,1914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袁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史兴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23岁,跑反跑到了江北的上王庄。回家后发现我家的三间大瓦房被烧掉了。后面的草房没有被烧,我们就住在后面的草房里。隔壁杨春荣家的房子被烧光了,是前两间后两间的草房。村里被烧的房子很多,草房大部分被烧了。

苏文斌的父亲被土匪打死了。当时他20多岁。

有一次,我嫂嫂坐月子,被鬼子抓到了,鬼子脱掉她的衣服要杀她,她把刚出生的小娃娃抱给鬼子看,鬼子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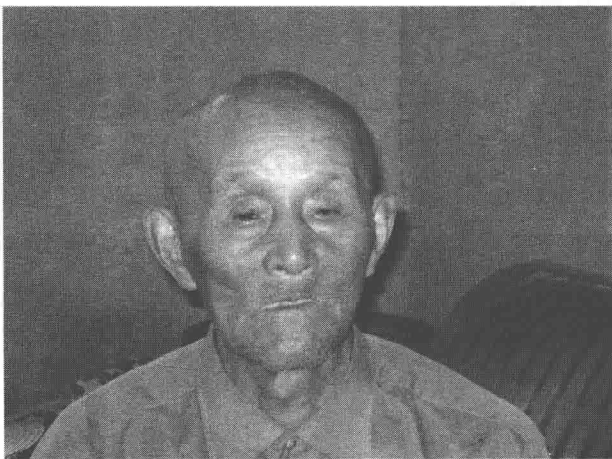
3. 周之才口述

周之才,男,1923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袁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周之才

鬼子来了把我家的十间房子烧了,两间瓦房、六间草房、一间碾米房被烧了,里面的设备值 500 洋钱,一间柴禾房及柴禾 1 000 多斤也被烧了,当时柴禾也值 100 洋钱。家里兄弟俩的两房家具、20 担稻子、黄豆二三百斤、100 斤左右的芝麻,还有山芋都被烧光了。我们村周之锡家的六七间草房也被烧了,房子里面的东西也烧光了。房子烧了以后先是住别人家,住不下去了就住到江南厂里了,那是外国人搞的,鬼子不敢进去瞎搞。

冬月初七我父亲被喝醉酒的鬼子推到了塘里,过了几个小时鬼子走了以后他才敢爬上来,到学校换过衣服。后来又被鬼子抓夫挑东西,抓到南京中央门那边,过了七天父亲才回来。因为当时是冬天,在塘里呆了几个小时,父亲回来以后到了正月十几就生病死了。

我们隔壁的严长海躲在山脚下,鬼子走西岗过来,看见了他就用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有 40 多岁。

村里一个姓李的妈妈被鬼子强奸了,她当时 20 多岁。还有一个姓严的女的,是改嫁过来的,也被鬼子强奸了,当时也是 20 多岁。

4. 薛万珍口述

薛万珍,女,1927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袁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薛万珍

当时我11岁,鬼子是冬月来的。当时我是西村人,还没嫁过来。我们跑反跑到谢塘,那里山多,我们在那里的塘边挖地窖子躲在里面。我家有个毛驴,我们听到鬼子来了就牵着驴子到了谢塘的学校里,当时那里有100多人。鬼子找到我们让我们跪在地上。我父亲薛继55岁,穿的是卫生衣,鬼子不相信他是难民,打了他一个耳光,就叫他脱衣服,他不肯脱就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我二叔叔薛义友当时52岁,小我父亲3岁,也被鬼子戳死了。第一刀没有戳死,他哼了哼,被鬼子又补了一刀就死了。我大伯父的大儿子当时十七八岁了,被鬼子脱了衣裳绑在学校的柱子上,先是用脚踢,后来就用刺刀戳死了。小叔叔当时也有四十四五岁了,也被鬼子戳死了。我一个姐夫叫陈光强,也在学校里被鬼子戳死了。狮子坝姓陈的一户人家,老子三个儿子都被鬼子戳死了。当时鬼子一共杀了20多个人。

后来回家后看见我家的四间草房也被鬼子烧了,我妈妈就哭了。后

来我妈妈带着我到处要饭到处跑。四年后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帮人家放牛,做童养媳。我们村当时烧了有二三十家人的房子,有七八十间草房被烧了。

我们村一个姓薛的女的,当时 20 岁左右,鬼子轮奸她以后还要架柴禾烧死她,老百姓跪在地上求情鬼子才没有烧死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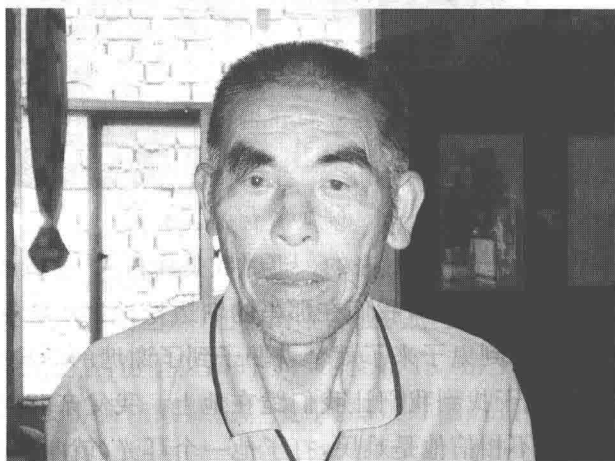
5. 叶福鸿口述

叶福鸿,男,1925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袁家边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叶福鸿

——当时我 13 岁,鬼子是冬月初七来的。我跟我母亲和几个老太坐在一起,鬼子经过的时候我母亲把我按下去,看起来像小孩,鬼子就过去了。后头的鬼子马上就来了,来了就烧房子。我家的房子也被点着了,鬼子走后我们把火扑灭了。周之才家十间房子和周之锡家的六七间房子被烧了,还有杨光连家的三间草房和两间厨房被烧了。

我们当时挖地窖子躲在山脚下。严长海看见鬼子来了,就在山脚下的石墙边躺了下来,鬼子到他身边时他又站起来,话还没说就被鬼子打

死了。村东边有个财神庙，姓房的小名叫小四子的在那里烧饭，看见鬼子来了就拿着锅铲跑，被鬼子抓到了以后，鬼子就把他抓到塘边用铲子几下就把他的头铲开来了，然后把他推到塘里淹死了。他当时 22 岁，还没有结婚。

平家岗那里有人穿着国民党训练用的服装，摇着鬼子的旗子迎接鬼子，被鬼子用机枪打死 20 多个人。

我们村姓李人家的一个女的，当时 20 多岁，被鬼子拖到平家岗的碾房里强奸了；还有姓严的，20 多岁，也被鬼子强奸了。这是安民以后的事情。

周之才的父亲被鬼子抓差抓过，后来回来病死了。

6. 李福全口述

李福全，男，1932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袁家边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李福全

当时我 6 岁，鬼子是冬月十四顺着马路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天鬼子就在马路上过没有下村里来。冬月十七那天鬼子杀了好多人。杨根桃

家的猪跑出来被鬼子捆起来抓走了。那一天,我们村没有人被杀。当时大家都以为鬼子会从大马路上来,没想到鬼子从后面的山路过来的,逃难的人和鬼子碰到了一起。鬼子把人抓到一起跪成一排,就用机枪扫,牌楼村的人被打死十几个人。杨义宽的大姐夫当时就在当场,他被鬼子打了一枪后就倒下来了,别人的死尸压在他身上,他没伤着要害,装死,鬼子以为都死了就走了。这次就剩他一个人逃了一命。

我们村的人都跑了,跑到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里面躲。走的时候鬼子就在我们村烧房子。我家的两间草房被烧了,瓦房也被烧了一个洞。孙春源家的三间草房带一间坯子也被烧了。老沙包家的五间草房也烧了。我们村当时有七八十户人家,草房基本上都烧光了,起码有200多间房子。我们跑反到了第二年开春要种田了才回家。

我们村周礼庆(三四十岁)、杨春荣(40多岁)、老四聋子(50多岁),还有小名叫小平安的(十八九岁)和他父亲(四五十岁),都被鬼子杀死了。鬼子烧老四聋子家的草堆,他就出来骂,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安民以后,土匪乘机捣乱,他们在灵山那里有个窝,他们把姓左的毛孩子和二贝子两兄弟打死了,还打死了杨坤荣的弟弟。这几个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冬月十七那天,平家岗死了好多人。鬼子把村子里的年轻人集中到村里的大场上,最起码有20多个人。鬼子架起机枪就把他们全部杀掉了,一个都没有跑掉。

我们村也有妇女被强奸的,有三四起。我婶婶当时就被鬼子轮奸了,事后走都不能走了,被人抬回去的。她当时二十三、四岁,以后一直没有生养。

我们村还有耕牛被鬼子打死的,有二三十头。我们村后面有山,还有好多从外村赶过来的牛。过后我们塘里找到好多牛骨头。我家的两头大牛就被鬼子吃了。

7. 张义才口述

张义才,男,1924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村山南头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张义才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那时我家很穷,所以家里人都没有跑反。鬼子是冬月十五从锁石来我们村的,鬼子肩上都扛了枪。我们村一个叫孙秉荣的,当时50多岁,在跑反途中被鬼子打死了,东流人知道后就跑到了我们村。到了冬月十七,鬼子到我们村来抄山,满山遍野都是鬼子。那时我们都不敢跑,因为一跑鬼子就会开枪,我们就到村口去迎接鬼子,还要向鬼子行礼。早晨8点多,日本人到了村口。我家、马东虎、陈寿月三家人扛着日本旗去迎接,我们看到一队日本鬼子从村口的小桥上走过来,走在头里的一个鬼子从腰间拔出刺刀,安在枪头上,我们远远地看见了,非常惊慌。当时我和我父亲站在一起,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我们走来。我父亲胡子大,人称张胡子,当时47岁。鬼子到了我们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对着我父亲胸口就是一刺刀。我吓得哇哇大哭,连忙跪下来,鬼子才没戳第二刀,走到一个草堆旁边,用草擦枪上的血。只见我父亲嘴里吐着血,整个身体歪在了门口,地下吐了一大摊血。我们一家人把他抬到背道的地方,下午4点多钟就死了。鬼子那天在我们村一共杀了五个人,除我父亲外,还有苏老三父子、一个夹泥巴的人和苏永茂。当时苏老三被鬼子打死,他的儿子

小六子在那里哭，鬼子也把他打死了。苏老三当时四十七八岁，他儿子才12岁。那个夹泥巴的人是西村的，当时也只有四十几岁。苏永茂是被抓到下周塘用刀戳死的，那时他才五十出头。也就在那一天我们村的房子被烧了150多间。其中我家三间、谢义贵家八间。第二天，一个鬼子来到村里，我们一家人都躲在山边的茅草里。当时那个鬼子什么武器也没带，从老百姓家摸了一把菜刀别在腰上，又摸了一把叉子拿在手中。当时我哥哥24岁，鬼子站在山边上喊，我们一家人只好从山里走出来。鬼子见我哥哥是个小伙子，从我们的篮子里拿了一根绳子，要将我哥哥绑起来。我哥哥见鬼子单身一人又没带枪，撒腿就跑。鬼子就要追，我妈妈在后面一把抱着鬼子，鬼子将我妈摔出老远。我二姐当时只有17岁，又抱住鬼子，鬼子将我二姐摔开，用铁叉将我二姐头戳了个洞，就这样二哥跑了。后来我妈妈和孙贵庭的母亲走到村里，被鬼子推到家门口的一个塘里。那时家里人跑反，怕鬼子放火烧家具，就将桌子板凳扔到塘里，两个女人在塘里抱着桌子漂着，鬼子就用砖头对着她们砸，后来这个鬼子气急败坏地走了。第二天晚上，东流镇镇长苏老四带着我们村共四五十人跑到栖霞寺，后来又回到江南水泥厂躲起来。

我们村有一个寡妇姓孙，当年二十三、四岁，被鬼子带到东流镇糟蹋了，关了一天一夜才放回来。

8. 孙永平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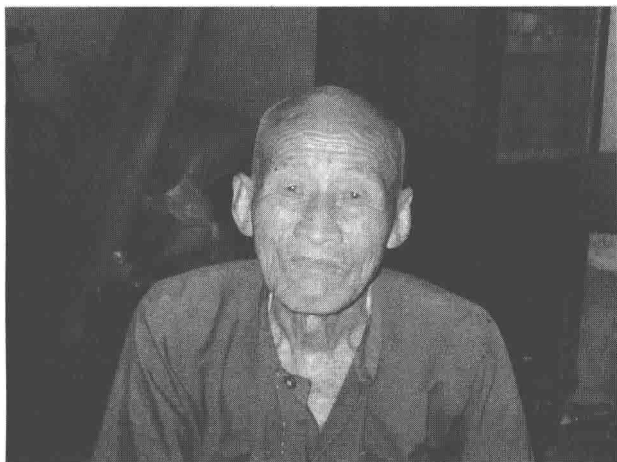
孙永平，男，1921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村后库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7年冬月初七，鬼子打到我们这里。大概在冬月十二，鬼子在我们村里检查年轻人的头、手。后库人在南京做生意的多，他们手上没有老茧，长相较好，都被怀疑是坏人，一下抓了13个人，押到村外的牌坊，用机枪扫。我的一个大哥哥当年只有28岁，生病在家，也被拖出来。他



孙永平

被一枪打在背心，第二枪打在后脑勺，脑门心被子弹穿了个大洞。吴延心当年只有二十几岁，被子弹打中嘴巴没死。李兴怀被打中腰部，躺在人堆里装死。孙家和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就趴在地下装死。这 13 个人中只有这三人活下来。

还有一个叫李牛子的人，当时三十几岁。鬼子来的时候，第一帮鬼子刚走，他便喊：“没事了，鬼子走了。”被后一帮鬼子一枪打死。有一对夫妻准备往栖霞寺跑，半路上遇到七八个鬼子，他们将丈夫撵到一旁，将妻子奸污。

9. 邹信贵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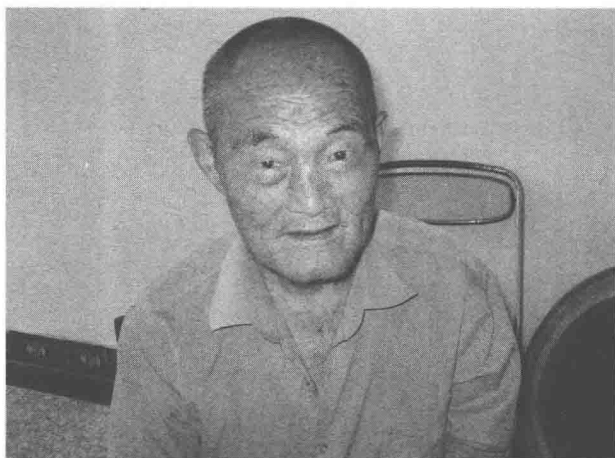
邹信贵，男，1922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 15 岁，住东流镇。我们跑反到六合东沟，呆了个把月才回来。1938 年 2 月，鬼子住在白水桥，经常到镇里来，邹智富当年三十几岁，邹伍宝的爷爷当时也是三十几岁，他们俩是在家被鬼子打死的。



邹信贵

邹伍新的大伯当年只有 14 岁，跟大人跑反一直没回来，听说死在了四川。

10. 张发荣口述

张发荣，男，1925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1937 年冬月初七，日本人打过来了，中央军从湖山方向退过来，鬼子从龙潭、宝华山抄过来，到冬月十三，开始放火烧杀。我家二伯父张文直，当时三十几岁，他们夫妻俩原来住孟墓张家岗，因为二伯父吃鸦片烟，张家岗没有就跑到我们村来，被鬼子打死。三个月以后，我们才看到他的尸体漂在一个塘里，后背心被枪打了一个洞。邹智伍当年三十几岁，也喜欢吃鸦片烟，他是在村里到处转的时候被鬼子打死的。吴长贵的父亲跑反到湖山，他第一天跟鬼子说他有文化，第二天又告诉鬼子他不识字，被鬼子杀死了。东流镇东头的邹信成、史信才两家房子被鬼子烧了，我家四间房子和隔壁吴长贵家两间房子被烧。有三个十二三岁的



张发荣

姑娘被鬼子强奸了。

邹信俭那时只有 14 岁,他和另一名 12 岁的小孩跟人跑到四川,后来死在了那里。

11. 鲍寿喜口述

鲍寿喜,男,1916 年 10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铺村 2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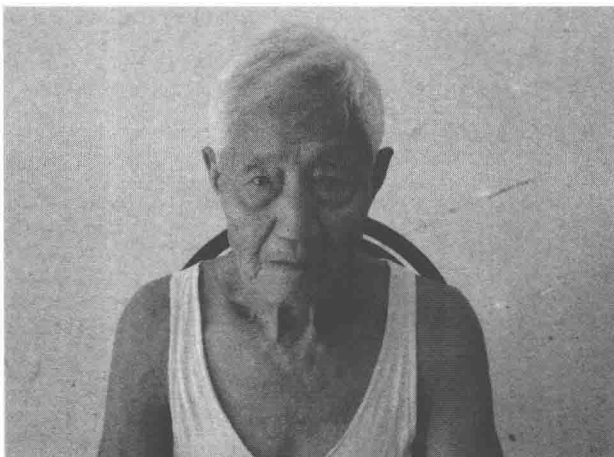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日本人是冬月初一到南京的,从龙潭方向过来的,那时我 23 岁。村里宋长富的哥哥在观音洞被打死了,当时在一起的几十人都被打死了。大部分老百姓都躲在了栖霞寺里。村里打死了一个老太,80 多岁了,当时没跑,她叫鲍沈氏。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中央军跟日本人在湖山打了一仗,在麒麟门也打了一仗。原麒麟镇政府后面有个塘,堆满了中央军的尸体。

村里的房子都烧光了,就剩一个庵和一个庙没烧,里面挂着佛像的,鬼子信佛,看见了就没烧。当时整个大队至少有 300 户人家,秦家渡没



鲍寿喜

烧,因为在地图上没标出来。我们村有三四十户人家,都烧光了,有上百间。我家当时有两间草房、两间瓦房、一间厢房(厨房),都被烧了。王家村被烧了有30间,有王万洪、王万生、王万松、王万海家的房子;鲍寿洪家的三间草房,两间瓦房,一间厢房也被烧了;还有鲍寿和家三间草房,一间厢房;鲍发生家的两间草房;鲍万林家的两间瓦房,两间草房,一间厢房;张家有张洪洲家后头的三间瓦房,前头的四间瓦房和两间厢房;夏家有夏霞余家前头的三间草房,后头三间草房,两间厢房;邵家有邵洪才和邵洪林家的一共四间瓦房,两间草房;丘大春住的曹家的两间草房,一间厢房。我家还烧了30多石的稻子,以前一石是160斤。丘大春好吃酒,上街打酒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40多岁。

我们村有三个妇女、一个姑娘被糟蹋的。张家的张夏氏,二十来岁,比我还小呢,在家被鬼子强奸的。张洪洲的老婆,还没生小孩呢,也被强奸的。夏霞余的老婆,二十二三岁,跑反回来后,在麦田里被强奸的,后来她男人不要她了。还有鲍亚洪的奶奶,当时16岁左右,还没结婚呢,是童养媳,也是在家被强奸的。

鬼子当时住在麒麟镇的老派出所里面,有十几个人,住了两三年,经常背着枪到村里找花姑娘。刘晨的妈妈30多岁,被拖到日军住所里的,三四天后才放回来的。当时鬼子抓她的时候,她一下跳到了塘里。日本

人就逼她老公公把她捞上来，还拿她老公公的衣服给她穿。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时我 24 岁，是冬天，都穿着棉袄棉裤，当时我吓得裹着棉被单就跑了。

有一次，冬天的时候，我和我表弟陈礼金做卖香烟火柴的小生意，碰到了鬼子，他们让我们两个跳到塘里。我会水，游了过去，我表弟不会水，鬼子背着枪，在岸边用石头砸他，还一边拍手哈哈大笑。后来鬼子走了，我就把他救上来了。

当时栖霞有两个难民区，一个是栖霞寺，一个是江南水泥厂，德国人开的。有一次我在水泥厂做生意时，亲眼看见一个德国人开枪打死了两个日本人。

逃难到江北的时候，过江时遇到了鬼子的船，他们上来检查，看手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是找中央军的。我表哥叫陈礼文，膀子上种了个痘，留了三四个疤。鬼子看到了，怀疑他是当兵的，就用棍子打他的头，还让他脱得精光，看他身上有没有伤痕。当时是冬天，下着鹅毛一样的雪，他冻得全身发紫，头也被打得肿了起来。我就跟鬼子翻译讲这是生下来就种的痘，后来他躺了个把月才好的。当时他比我大五六岁。

我在中山门卖柴的时候经常给鬼子打，还要跪下来磕头。

12. 费广奎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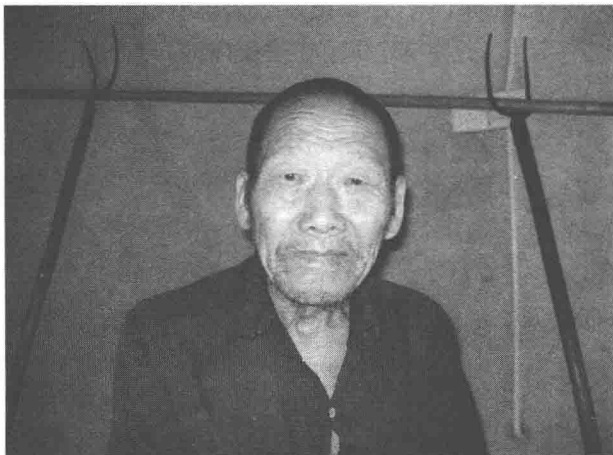
费广奎，男，1921 年 11 月 2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铺社区西林村 5—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鬼子是冬月初六七来的，我 17 岁。鬼子见人就杀，我们跑反到栖霞，呆了两年，后来去南京了。村里房子烧光了，我家三间房子被烧的。那时村里有二十来家房子，剩了五间没烧。马文姜家的两间和马文富家的一间瓦房没烧。被烧的有：费大本家三间草房，费光兴、费光炳两兄弟家的三间草房，费大龙家的三间草房，费广清家的三间半草房，王大银家的两间草房，马文和家的两间草房，马文斌家的两间草房。



费广奎

王大银和费光炳被鬼子抓去干活的，几天后放回来的，让他们拖差送东西到南京。我和刘洪亮两个被日本人抓到，送东西到龙潭。

东林村的一个女的，是刘正兴的老婆，20 多岁，被三个日本兵抓了，还有两个妇女也被抓的，长得不漂亮，鬼子就强奸的她，就在烧了的房子的下面，路都不能走了。我一个表姐，是马丈华的老婆，逃到栖霞被抓到了，鬼子当着很多老百姓的面把她强奸了。她当时 20 多岁，属马的，今年应该 89 岁了。

栖霞的一个地方打死了二三十个小伙子，现在属于孟北，鬼子用机枪把他们打死的。东林村刘应照的叔叔在鼓楼二条巷被打死的，小名叫怀子。当时有一个鬼子，抓了八九个人，有陈光炳、刘应声、刘正斌、任金富、魏家和等，日本人让他们排着队，准备一个个枪毙。怀子当时排在第一个，被打死了，20 多岁。到第二个的时候，任金富跟周围人说，等着被打死还不如拼一下。他自己跑上前，把那个日本人摔到了铁丝网里，人和枪分开了，其他人就都跑了，他会点工夫，有劲。当时我们就住在二条巷。

鬼子来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的时候，农历七月，我给鬼子拉去干活，去江西九江造飞机场，混一顿饭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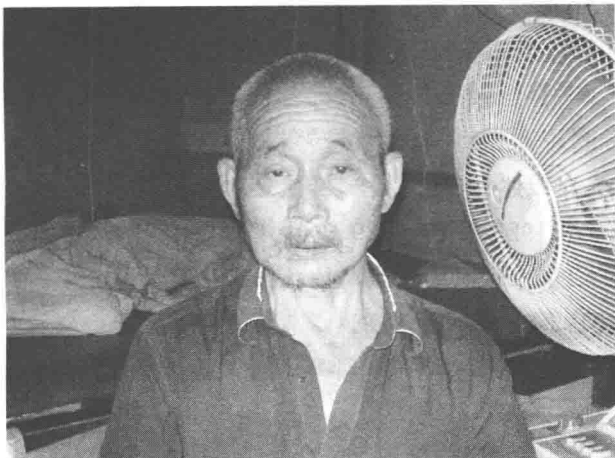
13. 任正东口述

任正东,男,1925年1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铺社区马家桥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任正东

鬼子是冬月十三来的,我13岁,南京打下来后日本人过来烧房子。鬼子还没来我们就跑了,跑到江北刘家圩,就我奶奶当时没跑,看家,鬼子来她跑到栖霞去了。我们是第二年春天回来的。

村上有15家人家,烧了就剩下三家瓦房。被烧掉的有宋桂生家的五间草房,朱有根家的三间瓦房,丁兴旺家的四间瓦房,我家的五间草房,任有曹家的三间瓦房,程朝阳家的八间瓦房,他家人多,朱太安家的五间瓦房,徐文和家的八间瓦房,朱正言家的五间草房,谢老扣家的两间瓦房,还有姓陈的两小间,杨作仁家的十二三间,他是村里的地主。

宋桂生的老婆被打死的,鬼子在村上烧房子的时候,她去救火,被鬼子用刀戳死了。宋斌前也被打死的,日本人给他一张纸条,见到鬼子的时候他就把纸条拿出来,鬼子就不杀他。后来村里老百姓都跟着他,但第二次的时候条子不管用了,这些人都被打死了,有四五十个。在灵山西坳子被机枪扫死的,是鬼子来的当年年底的腊月里。宋韦氏当时装

死,她后来抬头看了一下,被鬼子用刀戳在了脸上,没戳死,还有李长桃也装死的,鬼子用皮鞋在他身上踩。就这两个人逃出来了。

我的姑妈陈仁氏,30多岁,和我奶奶、婶婶一起去找跑了的猪,在路上给鬼子看见,姑妈被打死了,奶奶和婶婶跑了出去。

鬼子当时住在麒麟门的庵里。安民以后,鬼子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台湾银造机场,村里有人去干活的,干一天拿二三斗米。

第二年不怎么杀人了,强奸妇女很多,捞鸡捞猪,到第三年就好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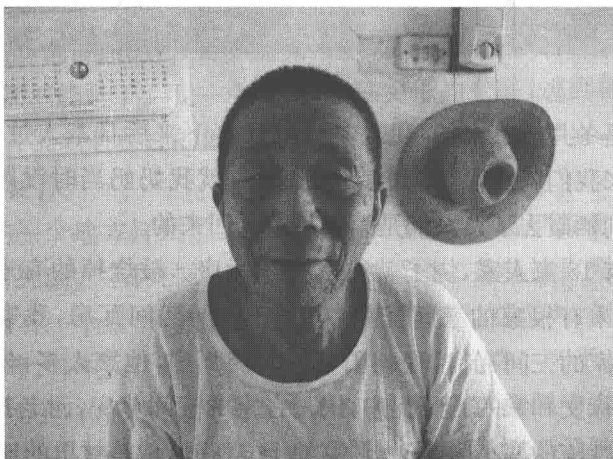
14. 陈光义口述

陈光义,男,1923年10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铺社区东林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马跃、石维军



陈光义

日本人来时我15岁,是民国26年冬月初到的东林村。我们这边陈家村烧了很多房子,有陈广正的两间瓦房,陈广德的两间瓦房,陈广华的三间瓦房,我家的三间草房。

陈炳章被打死的。他当时40多岁,在村里的稻场上,穿着灰衣服。

鬼子在 200 米外看见他,以为是中国兵,那时中国兵都穿灰衣服,一枪打在了他的膀子上,以为他死了。他后来回到家睡在了灶台下,晚上给鬼子发现了,就用石头和吃饭的碗砸他的头,把他砸死了。当时被人发现的时候还能看到他脸上留下的碗的碎渣。还有陈光银的老婆,姓任,30 岁,跑反到栖霞难民区,鬼子看到就把她打死了。费广奎的大哥也是在路上的时候给鬼子打死的,小名叫根子,20 岁。

刘正松夫妻两个,躲在观音洞里的时候被打死的。躲在里面的还有任老三、宋韦氏夫妻两个和她的老公公,当时在洞里有 20 多个人,除了宋韦氏逃了出来,其他人都被机枪扫射死的。当时宋韦氏装死的,鬼子先用脚踢她,然后用刺刀在她脸上、身上刺了十几刀。后来我们忆苦思甜的时候还能看到她脖子上的伤口。

任永才在我家旁边的塘里被打死的,死的时候还跪着。刘洪巷被鬼子打的,20 多岁。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鬼子就用枪管子敲他的头,血流了一地。鬼子再逼他到秦家渡找姑娘,看到有姑娘就把他放了。刘双和在南京城里被打死的,还有怀子在鼓楼二条巷难民区被打死的。

陈光炳家的老婆被鬼子强奸的,是在家的时候被抓的,当时 20 多岁,有小孩了。第二年的时候,鬼子在刘家抓了七八个妇女,拖到白水桥,当时他们的部队就住那。当天又让她们回来了,有刘应荣的妈妈、刘正兴的老婆、刘应汉的母亲、刘正彪的老婆,早上拖过去,下午三四点回来的。有妇女也有一个姑娘,叫刘毛毛,18 岁。后来她嫁了个外地人,不要她后又嫁给了一个南京拉车的,后来她父亲过世了,她没脸回来,跳水自杀了。

第二年时,有两个女的被鬼子拖到了栖霞山上的防空洞里,一个是王金贵的女儿,另外一个是在外地的。早上八九点拖过去的,一直到太阳落山鬼子才离开,有近 20 个日本人。第二天王金贵去找他女儿,有个和尚说昨天在防空洞有日本兵的,你去那看看。发现她们的时候,就跟死人一样,只有一点气,眼睛都睁不开。过了两天才醒过来的,后来就一直没生养。

日本人狡猾,背着稻草,里面藏着枪,经常到村里来找花姑娘,我们都不知道。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喊一声,你再跑的话就会打死你。后来我

们种田的时候经常能在田里拣到子弹壳,当时打仗时留下的。

原来麒麟镇办公大楼后面有个塘,里面堆满了死人,有老百姓,也有中国兵。我们跑反回来的时候,看到在麒麟门医院的路边上,堆满了死人,就像卖鱼的地方堆的死鱼一样,刚看的时候很害怕,到后来看多了就不怕了,都是机关枪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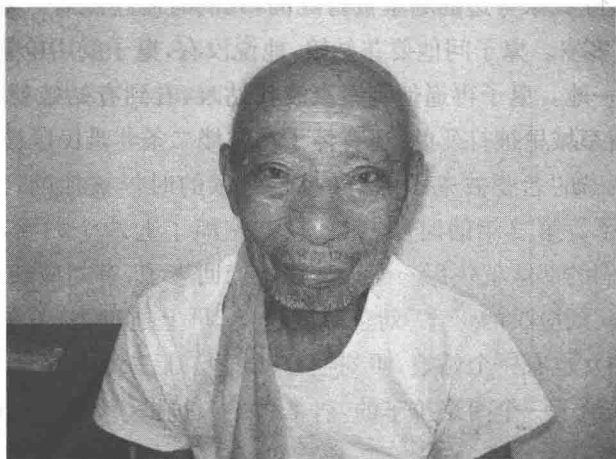
15. 王继炳口述

王继炳,男,1925年9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门社区丁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王继炳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3岁,我们是冬月朝南边山里跑的,在钱家渡村过了年才回来的。回来后发现我们的房子都被烧得差不多了。我家的三间五架梁的草房被烧得光光。当时村里有60多户人家,村西王姓的就剩王义顺和王光俊家没被烧,其他人家的房子全被烧了。当时草房多,王姓人家总共被烧了有60间房子。村东也被烧得厉害,只剩下十来户人家,其他都被烧掉了,大概有80间左右。

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64岁。还没跑反的时候,两个鬼

子过来,让我和光俊排队,要打我们。我父亲站在我旁边护我,鬼子就开枪打他了,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的,从前面出来的,我还记得他吃的饭都喷了我一膀子。鬼子没有杀我和光俊就走了,后来母亲就带着我跑反。

王光浩的爷爷叫王继来,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他当时 60 多岁。日本人要拿他家的房料烤火,他去护,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他就爬到王继生家的草房里躲着,鬼子放火烧房子,就把他活活烧死了。还有王光禄的舅舅,叫丁巧子,那时候 30 多岁,被日本人用枪打死在我们这里的六分地里。

麒麟门有个剃头的,30 多岁,穿着中央军式的灰色马甲,跑反到我们这里,鬼子以为他是中央军,要杀他。我母亲告诉鬼子他是剃头的,鬼子就没打他。过后他跑到附近的藕塘那边还是被鬼子打死了,临死前他脸上的肉被鬼子割了下来。

门口塘那边有个瞎子老太,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 40 多岁,也是从麒麟门跑反过来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一个老太 40 多岁,也是从麒麟门跑来的,被鬼子打死在丁家村一户人家的房子里。

我们村周广清的二叔,他有麻风病,当时睡在床上,就被鬼子打死在床上,死时 50 多岁,后来是周广清的父亲给他收的尸。

还有窦义和的父亲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六十来岁,他顾着一个 4 岁的小孙女,就被鬼子打死了。

村里被日本人抓差抓走的有好几个人。王祖发的兄弟,小名叫小五子,当时近 20 岁。王祖标的大儿子,20 多岁。还有一个姓马,小名叫花子的,还有一个玉皇阁的大个子,都被日本人抓走的,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村上有妇女被日本人糟蹋的,一个叫周鸭子,当时在这里做童养媳的,比我大一点,才 15 岁,鬼子糟蹋了她以后就把她摔在稻草灰里,但没杀她。

16. 苏明治口述

苏明治,男,1924 年 11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门社区上山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苏明治

日本人是冬月二十六来的,我14岁。我们跑反到苏北去了,过了一个多月,回来以后,家里的三间五架梁的瓦房和两间草房被烧掉了,还有大概千把斤稻子也被烧光了。我们村就苏明龙家的房子没被烧掉,当时我们村有七八户人家,被烧得只剩下他家。烧了大概有20多间房子,草房多,瓦房少。

我们村上被日本人杀掉的人多呢。苏明龙的爷爷和奶奶都是被鬼子用枪打死的,他们当时大概50岁左右。还有他的大爹,当时30多岁,叫苏光金。当时他带着老婆和孩子躲在茅坑里。小孩哭,被鬼子听见了。日本人让他上来,他不肯。鬼子就用柴草烧,他受不了,就上来了。他把老婆孩子也拉上来了,过了两天就死了,他老婆孩子没死。

苏光林的父亲兄弟四人都是被鬼子打死的。当时苏光林的父亲是家里的老二,40多岁。他跑反时舍不得家,就没跑,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了。鬼子让他出来,他不肯,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在地洞里了。他的四弟,就是苏明海的爷爷和他的三弟苏明发的爷爷也是被鬼子打死在地洞里的。还有他的大哥,就是苏明祥的爷爷,也是被鬼子打死的。他的腿脚不好,苏明发的父亲就把他背到贺家边那边的一个小庙,躲在内

面,没两天就被鬼子找到了,日本人叫他起来走,他不能走,日本人就拖着他走。当时他疼得直叫唤,后来鬼子就用枪把他打死了。

我的爷爷和苏明来的爷爷和奶奶跑反时,留在家里看家,都被鬼子杀死了,是用枪打死的。我的父亲那一辈全跑到苏北去了。苏光林的哥哥,腿上有残疾,跑反时没跑,被日本人发现了,鬼子先是用火烧他,烧得半死不死的,后来又用刀把他戳死了。我们村里的陈友生,那时舍不得家,没跑反,他在田里做事,被日本人看见就一刀砍死了,他当时 20 多岁。

村里还有被鬼子抓走再也没回来的。有李福荣,当时 30 多岁;还有吴老二,当时四五十岁了;还有韦光焕家的长工,小李,当时三四十岁,是安徽人;还有韦明春。他们四个人是一起被鬼子抓到汤山去的,只有韦明春跑回来了,其他人都被日本鬼子打死在汤山了,这是韦明春回来后讲的。

苏明海的大伯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当时 30 多岁;还有苏明发的姑姑,许了人家,但还没结婚,被鬼子发现要逮她,她个子大,腿长跑得快,鬼子追不上她,就开枪把她打死了。

17. 胡长英口述

胡长英,女,1934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门社区丁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我娘家是孟北大队许巷村的。日本鬼子来时我才 4 岁,是冬天来的,我父亲挑着我和兄弟跑反到圩里,跌倒了我们都不敢哭,跑了三四个月回家的。我家的房子没烧,但是村里的房子烧得很多。有百十间,当时是草房多,瓦房少。

听人家讲,村西有七八个小伙子没跑,鬼子来了,他们去迎接,鬼子叫他们跪着,用刀把他们全都戳死了。姓艾的多,我记得的就只有艾子如(音)的父亲。



胡长英

我的二奶奶是被鬼子杀死的,她当时有五六十岁了,鬼子来时没跑,就躲在房格子里,被鬼子发现用刀戳死了。

许巷村那边我知道的大约有五六个妇女被鬼子糟蹋过,具体也不好讲。

18. 丁王氏口述

丁王氏,女,1927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门社区丁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日本人来时我11岁,和家里人一起跑的,是冬天。我娘家就是丁家村的,当时舅舅带着我跑到了江北,过了近半年才回来的。回来后还没安生,房子全被烧掉了。当时我家是两间瓦房,被烧得一点都没剩。王家那边的房子烧了一半多,有十几户,一户有三四间房子。

听人家讲,王祖标的儿子是被鬼子拖走的,再也没回来。王祖发的兄弟也是被日本人叫去抬东西,以后再也没回来。

糟蹋妇女也是有的,鬼子看到妇女就拖,我跑反回来后住在后村我



丁王氏

外婆家,知道那边有两三个妇女被鬼子糟蹋过。当时大家都躲在外面,回家拿粮食时被鬼子碰到后糟蹋了。

19. 赵志高口述

赵志高,男,1930年7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晨光社区徐家边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在我们村上杀了有五个老头,还有几个是小青年。第一个被鬼子打死的老头是教书先生。跑反的时候,他没跑。鬼子到村上以后,发现了他,就把他打死了。还有一个是在西村,姓苏的老头、老太在那边卖开水,他去看,鬼子把他打死了,这两个老头当时有七八十岁。另外三个都是跑反时,年纪大,没有跑出去,有两个姓吴,一个姓苏,鬼子是在村上把他们打死的。村上的小青年都有20多岁,有一个在王后村祠堂,当时听说是有两个鬼子,杀了一个祠堂的人,我们村上的有两个,一个姓吴,一个姓苏。那一次死掉的人一共有十几个人。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姓许的,在外边被鬼子打死的。



赵志高

鬼子来的时候,村上还有人被鬼子抓夫抓走后再也没有回来的,有四五个人。姓吴的,姓王的,都是被鬼子抓走了,后来就失踪了。安民以后,鬼子还会抓夫,我们村上有给鬼子当厨子的,为鬼子烧饭,鬼子还会给些大洋。

鬼子在村上烧了不少的房子。我们家的三间草房被鬼子烧掉了,回来后没有地方住,就住在舅舅家的牛房里边。估计徐家边烧掉的房子有二三十间。

鬼子欺负妇女的事情有很多。有一个姓吴的姑娘,当时也就十八九岁,被五六个鬼子糟蹋了。我当时都听到她的哭喊声,那时也没人敢救的,鬼子糟蹋完后就走了。这个姑娘后来也嫁人了,但嫁人后四年就死了,也没有孩子。

我们大队的杨家头村,有一个丈夫姓杨的妇女被鬼子糟蹋了。后来生了小孩子,村上人都说生的是日本人的孩子,应该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孩子出生后就成了他们的儿子,这个儿子现在还在,年龄也有六七十岁了。村上人都会这样说,但没人敢当面讲这个事情。

当时村上妇女被鬼子糟蹋的至少有五六个人,后来安民以后,我还给鬼子做过工,鬼子会给些钱。在那里我还见到一个女的天天到鬼子那里,陪鬼子睡觉,当时也就是 20 多岁。

20. 苏万荣口述

苏万荣,男,1921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晨光社区徐家边94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苏万荣

日本鬼子进中国的时候,我还在上海学徒,那一年我16岁。当时是吃西瓜的时候,鬼子到上海,我们就回来了。鬼子在上海打了两个多月,是冬月到我们这的,鬼子行军的时候是跟着球跑,当时天上有一个黑球。我们跑反到江北小铜山(现在属于仪征),过江的时候,水上漂了一层,木料什么的都有,鬼子一炸,好多人落到水里,喊救命。我们是坐船过江的,在江北待了半年才回来,那一年是在外面过的年。我们村是后村,当时村上有百十户人家,有二三十户人家被烧,被烧了四五十间房子。也有女的被鬼子糟蹋的,个把两个,都是结过婚的,有二三十岁。

21. 苏万英口述

苏万英,男,1931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晨光社区徐家边94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苏万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我们当时是往南面龙都跑的,我爸爸死得早,母亲改嫁了,我跟着奶奶生活。鬼子来了,我奶奶把我送到我舅舅家。我是跟舅舅跑的反,第二年才回来,是在龙都过的年。当时老的呆在家里,有的躲在山上,有的跑反到小铜山。我们村上一个姓吴的老头被鬼子打死的,他白胡子很长,有70多岁了。老头没有跑,呆在家里的,就在他家院子里被鬼子打死的。还有一个是我们村上一个人的外甥,叫安子的,也被鬼子打死的,当时30多岁。鬼子在王后村杀了很多,就在王家祠堂杀的人,当时是两个鬼子,把人关在房子里。一个鬼子把门,一个鬼子在房子里面杀人,用刀把人戳死。那个时候人老实,有头十个人被戳死。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是我们徐家边的,姓吴,30多岁,还有我的一个远房舅爷和他的两个儿子。我舅爷是西村的,现在属于青西。

我们村上被烧了头20间房子,我家被烧了两间瓦房,房子被烧了以后,我们只能住在养猪的地方。

我们村上有一个姓苏的姑娘被鬼子糟蹋的,当时不到20岁,后来嫁人的,养了两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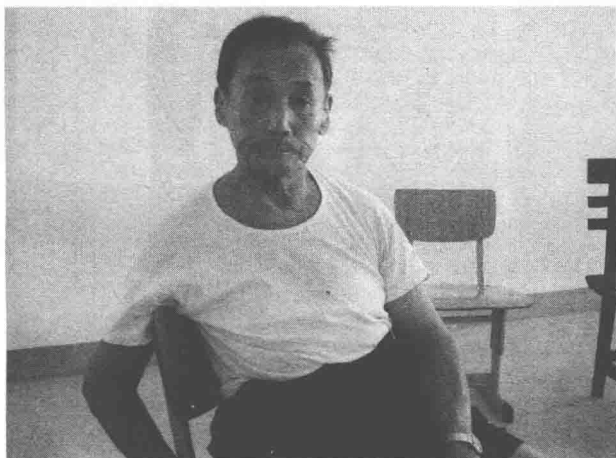
22. 高子本口述

高子本,男,1928年10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高子本

鬼子来的时候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记得穿得蛮多的,我那时住在泉水。鬼子是下午从汤山到南京去的路上经过泉水的。他们骑着马,背着刺刀,到了晚上就开始用大炮轰炸南京。经过我们村的时候,烧了房子,有三四户人家呢,有我家的三间草房,一个姓高的人家的四间草房,其余的不记得具体是谁家的了。还有索墅村的一条龙的房子全都烧了,有头200家呢。我们跑反到了栖霞山,德国人在山里搭了茅屋作为难民所,鬼子就经常来栖霞山,栖霞山里的一个大菩萨像都被鬼子用枪打了。

在青西大队的一个大庙里,有七个人被鬼子一起关在里面,当时有两个鬼子,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了,他们都有40多岁吧,姓什么不晓得,在青西姓王的最多。

我们村一个老太,被两个鬼子抓住,糟蹋了,当时有40多岁了,是姓高的人家的媳妇。当时她跑了,不过被鬼子追到了。

23. 王凤林口述

王凤林,男,1920年4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王凤林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8岁,当时住在泉水大队。我记得鬼子是冬月初八来的,我们跑反一直往南跑,跑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的,来家过的年。当时我们回家之后,看到国民党留下的一个马棚被鬼子烧了,那个马棚有三间。我们村上房子没有被烧的,也没有杀人。不过鬼子打过人,让人带路,不带就打他。

我们村那边有青龙山,鬼子在那里的山沟里面杀了七个人,是用刺刀戳死的,都是老百姓,二三十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24. 葛大英口述

葛大英,女,1927年11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葛大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1 岁,我也是泉水大队的。我记得鬼子是冬月初七吃饭的时候来到我们村的。我们当时跑反跑到了龙都,在那里呆了两个月,过完年回家的。

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近 20 家的房子呢。我家的两间房子也被烧了,一间是瓦房,一间是草房。还有姓葛家的三间两厢房子,是我们家隔壁的。其他家的记不得了。

我看到一个外村人被鬼子打死在我家门口,后来又把他烧了,这个人当时有四五十岁,是跑反过来的。我爷爷也是被鬼子打死的,他有 73 岁。当时我们躲在地洞里,他出来吃饭的,被鬼子看到了,就用刺刀戳他。我们从地洞里看得很清楚,当时他衣服多,没有戳死。他在地面上爬,鬼子又给了他一枪,当场就死了。

糟蹋妇女在我们村是有的,有两三个吧,都是 20 多岁了,我记得有一个是陈家的媳妇。

25. 王国华口述

王国华,男,1931 年 11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锁石社区孟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王国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六七岁，那个时候我已经记事了。冬月十几从句容那边过来的，我们跑反到青龙山上，在上面挖个山洞。鬼子从山上翻过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山洞。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都躲在里面，我母亲看到鬼子就到前面喊他们：“先生！”鬼子“叭”一枪，把我母亲打死了，然后就放火烧洞。我父亲王洪兵也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背心，子弹一直没有弄出来，过了几年就死了，当时 50 多岁。我一个弟弟的胳膊也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后来胳膊外面好了，里面开始往外烂，过了三四个月烂死了，我弟弟有 4 岁。我姐姐当时 8 岁，子弹从她的脸上穿过去，擦了点皮，我手上也被擦到了。和我母亲一块被打死的还有三个人，一个叫耿进喜，一个叫刘德生，还有一个叫孙福和，当时他们都有 20 多岁。他们就躲在我们山洞上面围成的石头圩子里，鬼子看到就把他们杀了。

有一次，我和表哥们都躲在山洞里，三表哥从山洞里出来撒尿，被鬼子看到，就一枪打中了他的屁股，他叫张开山，当时 10 岁。我大表哥出去看看，鬼子已经到面前了，就要他脱衣服。鬼子用刺刀插在了他的心口上，当场就死了。我家三姑父和四老表，是在山头上一块被鬼子打死的。

村里有人被鬼子抓夫抓到了大堰根那边的红瓦房附近，下午 2 点

钟,六个鬼子在大堰根前面的塘里打死了这 23 个人。有金兆坤,30 岁;孙明福的老子,30 多岁;丁良发,50 多岁;衡景山,60 岁;衡景山的儿子,小名叫三袋子,20 多岁;外号市菱眼,30 多岁;小坤,20 多岁;还有一个是要饭的,其余的名字记不得了。

安民之后,鬼子下来找花姑娘。我们村上韩忠民的老婆被鬼子强奸过,有 20 多岁,当时还没有生小孩。日本人抓到她,怕她有病,先让贺明山强奸,之后他再强奸。

烧房子的事多呢。我们孟庄的房子全被烧了,一共烧了 16 户呢,一户有三四间草房。我记得的有衡思义家的五六间,丁良发家的三间,丁良贵家的三间,丁良友家的三间,我家的一共十二三间,陈家的三间,敖家的三四间,金茂芝家的三四间,都是草房,那个时候村上没有瓦房。

在我们村上还抓走两个人给鬼子送差的,但后来都回来了,名字记不得了。

鬼子来的时候,捞鸡、抓猪、抓羊。我家的七八只鸡、一头五六十斤重的小猪、两三只山羊都被鬼子捞走了。

26. 王正云口述

王正云,男,1923 年 1 月 24 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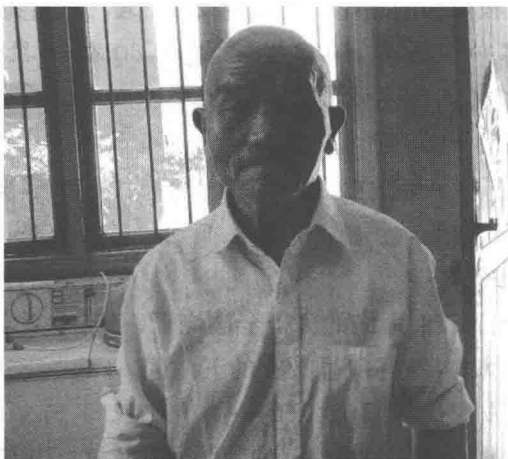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锁石社区锁石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我 10 岁就成了孤儿,后来我去南京当学徒,学做板鸭。鬼子来的时候我就住在南京,我们都躲在了原来金陵大学的图书馆(现南大)里。鬼子打下南京之后,几乎每天都去难民区找妇女。我师傅的弟媳被鬼子强奸过的,当时有 40 多岁,这种事在难民区里面每天都有。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鬼子让所有的男的都跪在一起,对他们说是中央军的出来,给吃的给喝的,结果有许多人站了出来,这些人被装在了三辆大卡车里面,拖到江东门给杀了,这时已经安民了,一卡车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吧。



王正云

我师傅后来让我们回家看看,我发现我师傅房子对过的六间楼房被鬼子的火枪点着了,一个鬼子骑着马,挂着东洋刀,让我们救火,我们听不懂他的话,后来他在墙上写了四个字:“放火者杀”。我们想要救火,又来了一个日本人,看见我们救火,就用刺刀逼着我的脖子,一个姓马的老太太,向日本人求情,说先生,他是小孩,后来就把我放了。

我回来后听老人讲我们锁石村杀了几个人。一个叫孟房栋,六七十岁,好像是为护孩子,才被鬼子杀的。一个也姓孟,是个小伙子,有20多岁。一个是姓李家的老太,有五六十岁了。房子烧得少,记不得了。

27. 贺教忠口述

贺教忠,男,191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沿河路9号隔壁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2岁,是下麒麟门的。日本人打来前就跑了,先到巢湖,后又到合肥、汉口、重庆等地,还都后第二年才回南京。

在外面流浪期间,我家有三个人先后死在外地。我的伯父贺毓文,

50 多岁,在四川万县病故。我的弟弟贺教厚有羊癫疯,他在合肥往枪林弹雨里钻,连尸体都没找到。我的堂兄弟(贺毓文的大儿子)因肺结核死在重庆。

回到南京后,听别人讲,下麒麟门的杜学清、周本茂两个人被日本人打死了,尸体在翁家底下的水塘里漂。那个水塘里死了不少人的。麒麟门城头北面一点,那里也死了不少人。

黄炎培在汉口的桥口那里办了一个“江苏省员生收容所”,专门收容教师和学生,不收普通难民。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做流亡工作。我们八个人一桌,吃得蛮好的。

28. 贺毓铎口述

贺毓铎,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宣义路 30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 日、11 月 1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属猪,贺家边人。贺家边拆迁后搬到街上来的。

跑反时我 15 岁,读到小学五年级。日本人是在冬月初七下午到麒麟门的。冬月初六,广东兵就退下来了,跑到我们村,要我、我三叔和“小和尚”三个人牵三头毛驴送他们到麒麟门。我和三叔牵着毛驴给他们驮米,每头驮十斗米的捎袋。“小和尚”那头毛驴驮的是副官,他有病,“小和尚”牵着毛驴走。这批广东兵的粮饷足得很,手里的钱全是新票子。那个副官 40 来岁,说送到麒麟门就可以回来了。到了麒麟门,天黑了,学校里到处是退下来的散兵,多呢。副官说:“再送到仙鹤门!”可到了仙鹤门,他又要我们送到尧化门。过了尧化门,他们在吴家庄(注:靠近燕子矶)住下来了。几十里路走下来,已是后半夜了。第二天太阳出来后,他说:“日本人到麒麟门了,他们用这么长的刀杀人。如果回不去,就赶快回来,跟我们过江。”临走时给我们写了张条子,说我们是到麒麟门去弄粮食的,还盖了章。又给我们一人一元钱。三叔带了我们从吴家庄出来,一路上全是国民党散兵,见了我们就喊:“来来来,老乡!”要拉差,我

们就把条子给他们看。

我们走上五旗、下五旗回来，日本人的飞机用机关枪扫，见人就打。

回到家里，我就跟着父母亲挑了箩担跑反了。到了王街的土地庙，看到鬼子从青龙山的尚庄那边过来了。他们抓中国人挑东西，有个人走不动了，在王街的车埠（架水车的地方）那里被鬼子一刀杀了，推进水塘里。当时我趴在田埂旁，看得清清楚楚，吓死了。冬月初七晚上，我们就住在王街。王后村有所小学，原先是祠堂。那天下午，鬼子把老百姓反绑了手，上衣扒掉，用刺刀戳，一共戳死27个。我们听到消息就往青龙山跑。有个人在学校里被鬼子划了几刀的，躺下装死，逃了出来，也和我们一起去往青龙山跑。他脸上白条条的，一点血色也没有，后来跑不动了，就睡着不动了。这也是亲眼看到的。

我们翻过青龙山，在龙泉寺住了个把礼拜。鬼子不断地去，我们吓跑了，就到栖霞难民区，搭个棚子住在庙外。老和尚早上打一次粥，下晚再打一次。日本人又来骚扰，找花姑娘。栖霞寺里有块碑，一人多高，这么宽（60厘米左右），据说是有个日本和尚暴发（指发病）了，中国人救济他，他后来送这块碑给中国人，表示感谢，上面有日本字，也有中国字。老和尚就叫日本兵看这块碑。有的鬼子看了就走了，有的却不理老和尚，照样闹，照样强奸妇女。

冬月初七，鬼子的大部队从金丝岗打过来，坦克在前头，每辆坦克后面跟一个排的步兵。广东兵在路上放些破铁门，挡不住，一点不管用。日本人在天空中放了两个目标（注：指气艇），飞得不高，像老鹰一样，上面有人指挥的。当时，老百姓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八月十五那天，中国飞机同日本飞机打了一仗。日本飞机是单翅膀，飞得快，中国飞机是双翅膀，飞得慢。有五架中国飞机掉下来了，仙鹤门、长城岗、沧波门、青龙山各掉一架。还有一架冒着黑烟从丁家村飞过，日本人没敢追。小茅山、栖霞都有高射炮的，一打一团黑烟，一架飞机都没有打下来。日本飞机夜里也来，中国人就打探照灯。日本飞机一来，白水桥营房里的警报就响了，紧急警报是响一会停一停，再响一会停一停。飞机飞走了，解除警报，就呜呜地响，不停的。

有一天下着雪，住在麒麟门街上的两个鬼子跑到贺家边找花姑娘。

“二和尚”没有跑掉，被鬼子抓住了。鬼子要他去找，他没找到，鬼子就用界石往他头上砸，又用刺刀戳，在“上塘”的拐角那里把他刺死了。鬼子走后，村里人用踏板把他抬走，盖了点土。后来，他的尸体又被狗扒出来了。

“二和尚”叫贺毓亮，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们贺家边就他一个人被鬼子杀死了。

我的大姐夫叫周仁和，是周边庄（在仙鹤门东南两公里）人。鬼子刚来时，一天傍晚，他被鬼子一枪打中了，当时没死。鬼子过去用刺刀戳，用脚踢，后来就死了。

下山岗苏老三的女儿，叫什么不知道，19岁，躲在土地庙里的，日本人一来被看到了，她就跑，跑到半山上，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她死了好多天都没有人去收尸，被狗拖来拖去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麒麟门一路上全是死人，多数是散兵。

我父亲差一点也被日本人打死了。我们村上的房子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只剩六家没烧。我家没有柴烧，我父亲就拿了把锯子，到青龙山上去锯烧焦的树。那时候，青龙山被鬼子烧光了，许多树都烧焦了。从杨家头来了两个鬼子，一个鬼子带枪，一个鬼子带把刺刀，他们抓住了他，把他的锯子往塘里一摔，叫他下塘去。大冷天穿着棉衣，下塘去不要冻死吗？我父亲那时五十来岁，他唰地一下把带枪的鬼子推下了水塘，拼命跑。后来跑出去好远了，鬼子向他打了一枪，裤腿上打了个洞。他跑过了山岗，逃了一条命。日本人个个都穿翻毛皮鞋，鞋底掌了钉子，他们跑不快的。

29. 苏陈氏口述

苏陈氏，女，1921年生，苏光贤之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下山岗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5岁，属鸡，娘家在雨花台花神庙。跑反时17岁，18岁过来

结婚的,那时,一样都没有。

跑反时,我跟了父母亲跑到了陶吴,安民后才回来。我们带了点米,在外面吃完了就买一点米。跑反回来,家里的房子全烧掉了,没地方住,就到城里堂姐家去住。

花神庙原来是个街市,房子全被鬼子烧掉了。我家有两个人被鬼子杀死了。一个是我的奶奶,鬼子一进村就杀了,有个山东老倭看到的,后来没有找到尸体。还有一个是我外婆,也没有看到她的尸体。

我大孙子是开汽车的,跑反的事他们都不知道。

30. 苏光贤口述

苏光贤,男,191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下山岗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2岁,属虎,跑反时24岁。鬼子快打来时跑的,在龙潭三江口坐小船过江,到仪征红庙庄。难民嘛,过江不给钱的。安民后,快下小秧了才回来。家里房子烧掉了,就住在别人家,粮食烧光了,就借一点。

我父亲苏道孝当时60多岁,没跑。鬼子刚来时,他给鬼子送南瓜(方言,指南瓜),送到上山岗,被鬼子一枪打在头上。听到消息后,我哥从仪征回来,连夜把他拖到下山岗埋了。他那个坟现在被开发区搞掉了。

鬼子打来后不久,他们到下山岗一带来拖差,抓了36个人,都是边坊人(方言,指附近村上的人),抓到汤山,在那里住下,给他们干活。后来,两个鬼子押着这36个人沿小路上山。走到两个水塘边,韦明春知道不好了,假装弯腰拔鞋,一下子把两个鬼子推进水塘,拔腿就跑。那35个人没跑,鬼子爬上来以后,叫他们跪下,全部开枪打死。地点就在汤山街西边,靠溶洞的地方。这35个人当中,有下山岗的吴老二和吕富勇(吕树牛的父亲)。别的是哪个村上的,不清楚。韦明春个子大,力气大,他回来讲的。那35个人的尸体一个也没有运回来。

贺家边“白头翁”的老头也是日本人杀死的。

31. 苏光林口述

苏光林,男,193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下山岗村32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日、11月1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4岁,属猴,跑反时6岁。我们一大家子的人都没有跑,留在村上了。

鬼子是从汤山过来的,攻紫金山没攻下来,又退回了汤山,然后再攻紫金山。我家有八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鬼子杀死的:

苏道潮(我大伯),在贺家边土地庙被鬼子的指挥刀砍死,头一劈两半。

苏王氏(我大妈),在贺家边土地庙被鬼子砍掉双手,然后被剖腹。

苏道金(我父亲),他躲在下山岗村南的地洞里,被鬼子发现,左肩胛挨了一刀。他力气大,上去把鬼子摔倒,把枪摔掉,然后逃跑。鬼子从地上爬起来,拎了枪追上去,在他下腹又刺了一刀,肠子都出来了,但没断。过了三天,他就死了。那天打他的只有一个鬼子,是从贺家边过来的。要是用枪托把鬼子敲死了,我父亲就不会死了。

苏光森(我哥哥),他躲在地洞里,被鬼子拖出来,放火烧死。

苏道平(我三叔),他回家背米,准备跑反,被鬼子发现后开枪打死。

“萝卜丫头”(我三叔的女儿),当时20多岁。鬼子要强奸她,她从地上爬起来,往村南跑,跑了一段路,被鬼子一枪击中,子弹从太阳穴这边进去,那边出来。

苏道前(我四叔),他躲在村南窑洞里,被鬼子一枪击中胸口。

苏光美(我四叔的儿子),当时20多岁。

他们八个人被打死后,母亲就带着我和姐姐(当时9岁)翻过青龙山到了龙泉寺,在寺里住了半年。回到家里,房子没烧,地全荒了,我们就到锁石的舅舅家住,过了两年才回到下山岗。

下山岗还有三个人被鬼子打死了。一个是苏光欣。另外两个分别是苏明来的奶奶和大伯,他们两个是被鬼子从旱茅厕(没粪便的茅坑)里拉出来架在火上活活烧死的。

下山岗只剩四间半房子没烧掉,其余全烧了。上山岗没有人被鬼子打死,也没烧房子。那个村在山里,鬼子没去。

我家马路对面有个小水塘(注:锦绣花园西边,通龙潭的公路东边,位于王记食品厂大门内),就是现在长着芦苇的地方。我跑反回来时,塘里还堆满了死尸,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都是机枪扫死的,枪支弹药都有。后来,村里的老百姓把他们埋了,塘也填平了。这地方被开发区买下来了,以后动工盖房子,下面挖出来,是能挖到骨头和枪支的。

32. 苏明祥口述

苏明祥,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下山岗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苏明祥

我今年80岁,跑反时跟父亲苏光桶跑到了江北。我的几个爷爷都是篾匠。我爷爷苏道潮、奶奶苏王氏在家看门,没有跑。鬼子刚来时,他

们俩被鬼子杀掉了，我奶奶的手被鬼子砍掉了。我家的三间瓦房被烧掉了。我父亲从江北回来收尸，夜里走的，白天不敢走，结果被鬼子砍了四刀。他的伤一直没好，到我 15 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兄弟四个，我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由我母亲一个人拖大，困难重重啊。为了活命，有两个弟弟招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了。

整个麒麟门，就我们下山岗和晨光的小徐家边这两个地方姓苏的死得最惨。你到晨光的小徐家边去问问，那里姓苏的死了多少人！

我二爷爷苏道金被鬼子戳死在田里，肠子拉出来好长。我三爷爷苏道平和四爷爷苏道前躲在村上地窑子里，被鬼子拖出来枪毙了。我三爷爷家的娘娘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苏光欣也是躲在地洞里，被鬼子拖出来，用刺刀戳，用火烧，活活烧死的。苏明来当过几年村长，他大伯叫苏光金。苏明来的大伯和奶奶也是被日本人烧死的。

当时，下山岗就二十来户人家，是个小村子，但靠公路，日本人常来。韦明春、吴老二、吕富勇，一共 36 个人被鬼子抓到了汤山。韦明春个头高，跑得快，他把鬼子一推，拼命跑，竖跑横跑，鬼子没打中他，他跑回来了。其他的人都被刺死打死了，一个都没有回来。吴老二就叫吴老二，没有大名。吕富勇头天被鬼子抓去，第二天他儿子吕树牛就在碾坊里生下来了。现在吕树牛也去世了。

我 17 岁那年，一个当大官的“太君”要到汤山洗澡，马路上戒严了，许多鬼子背上背着钢盔，手里握着枪，上了刺刀，站在马路上。我在路上踢狗结子（树上采下来的一种带刺的东西）玩，像踢皮球一样踢，一不小心踢到鬼子的钢盔上了。鬼子拼命踢我，用刺刀戳我。幸亏我奶奶（注：苏道潮的另一个老婆）把我拉开，化装了叫我逃走，要不鬼子戒严完了肯定要把我抓去打死了。

在青西谢塘那边的一个庙里（注：指王后村祠堂），就两个鬼子，杀了几十个人。日本投降后，栖霞那里有几个连的鬼子不肯投降，同新六军打了一仗，后来没有子弹了，他们才投降。新六军也死了不少人。这都是听老人传的。在宝华山杨柳泉那里，新六军同鬼子也打了一仗。鬼子投降后都住在帐篷里，一天吃两顿。他们不神气了，用白短袜、肥皂和香

烟同老百姓换糖和草纸。那时候我到龙潭一带去买柴,用小毛驴运到城里去卖,亲眼看到的。中国人对他们好,没有杀他们,留了一条命,还送他们回去。

33. 丁祥忠口述

丁祥忠,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上甸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6岁,属猴,跑反时18岁,跑到了龙都大庙,后来又跑到栖霞寺。栖霞寺有块碑,日本人送的。后来又到了南京难民区,在美国人办的大学里住的。前年有个日本人来,问过我的,我给他讲了。我耳朵聋了,许多事记不清。我1949年开始当工人,在3521厂,一直干到退休。那个厂是1948年建的,做一个帐篷2000元,是个大厂。我不识字,人家去上学,我跟别人放牛。

在沧波门那里,有一个鬼子喝醉了,他没带枪,就带一把刺刀。11个小伙子躲在一个坟框里,全给他杀了。还有一个伤了,没死。他们的姓名不知道,是快过年时杀的。

我们村靠公路,村里的人全逃走了,只有老头老太在家,房子烧了一大半。我隔壁有个老头,叫丁发炳,鬼子要烧房子,他不让烧。鬼子倒了些洋油,把他活活烧死了。他家里人收拾尸体埋他的时候我看到的。

鬼子打来的时候,天上有两个气球,人打到哪里,球就飞到哪里,好大呀,后来落在土城头上。日本人投降后,中国人就叫鬼子搬垃圾,他们问中国人要烧饼吃,中国人心软哪。

还有一个人叫丁祥×,外号叫“糊白帽”,比我大,三十来岁。他逃跑的时候在冯家村那里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34. 高成明口述

高成明,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冯家村4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高成明

我今年82岁，属鼠的，跑反时14岁，跑到了北圩，后来又到了栖霞寺。我们村没有被鬼子杀死的，王后村那里杀的多，杀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小伙子呢。上甸村我一个表兄弟，姓丁，名字不知道，才十一二岁，鬼子刚来的时候，他跑到我们村，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日本人到我们村上来找花姑娘，把五六个老奶奶捞在一起，衣服扒得光光的，给她们照相，有我奶奶一个。她气得生病，过了个把两个月就在上甸村我姨娘家死了，几个老头把她抬出去埋了，棺材都没有。

后来，我到南京科巷当学徒，做面行，卖面条馄饨。有一次，我进中山门，忘了给鬼子脱帽敬礼，鬼子上来就给我两个老昏，用皮鞋使劲踢。科巷那里全是窑子，那时叫慰安所。三条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有七八家呢，全是楼房。有日本窑子，也有中国窑子，墙上有牌子的。我去送面条馄饨，到里面去的。我那时有十七八岁了，中国窑子里全是姑娘，里头有照片、有编号的。你找一号，一号就来接你。没有中国人进去的，只有翻译能进去。有一次，一个鬼子喝醉了，用东洋刀削黄包车车夫的头，面条馄饨都洒了。日本人不准自己人吃中国的东西，但中

国的面条便宜,有的鬼子小兵躲在店堂后面吃。要是让宪兵看到了,那是要挨打的。窑子里的姑娘不出来,有时用黄包车拉出来,去检查身体。利济巷那里的一个窑子叫“吾妻楼”,怎么写的?不知道。我只晓得叫“吾妻楼”,大家都这么叫。

我们村上的房子只剩下两间没有烧掉。

在下麒麟门那里有个人叫高玉宏,八十来岁了,就住在街上四队老房子那里,过桥一点。他是老三,他的两个兄弟被鬼子抓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一个叫小顺,一个叫小豆,你去问问就知道了。你到丁家村,去找王光焕,他年纪最大。

35. 王光焕口述

王光焕,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丁家村30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5岁,属鸡,1921年生的。16岁在麒麟门上小学,17岁跑反。日本飞机炸南京,一来就是几十架。

丁家村当时有五六十户,现在有三百来家。我们是看到鬼子来了才跑的,一开始跟了父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拉了两头驴子跑出去。在泉水那里,有一小队鬼子经过,把驴子拉去驮东西了。我母亲去抢,鬼子就用枪拐子打她。泉水那里有两个小青年,他们见了鬼子就跑,鬼子开枪,把他们打死在水塘边上了。听说他们姓姚。我们跑到了青龙山,在茅屋住了一夜,后来就跑到了栖霞水泥厂。人家讲那里安全,我们连夜就跑去了。茅屋那里打死了一个老头,睡在场上,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

鬼子是下午3点打到麒麟门的,天上有个气球,飞得很高,他们的坦克停在麒麟门街上。快天黑时,有两个鬼子跑到村上,在扫帚上浇点汽油,点火烧房,烧草堆,烧得火光冲天。鬼子捞鸡打猪抓差,要抬到麒麟门街上。我家的房子烧掉了,稻谷烧糊了。

第二天，鬼子又来了，看到年轻人就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一个叫本慕，是在麒麟门剃头的，姓啥不知道，他躲在我们村，被鬼子用刀杀了，推在水塘里。

还有一个叫丁××，本村的，名字想不起来，四十来岁。他是在我们村里被鬼子用刀戳死的。

还有一个叫王希潮，是个老头，当时五六十岁。他去救他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小孩。鬼子叫三个小孩排成一排，他就喊：“不要打，他是我儿子。要打就打我。”鬼子向他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儿子现在还在，八十多了，我等会带你去找他。

有个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在村边，我们不认识。

王光×，我一个家门的，他被鬼子拖差拖到了麒麟门，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家门叔叔王小五子和马小华两个在南京难民区里被鬼子拖出来打死了，鬼子说他们是中央军。

36. 程庭友口述

程庭友，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马家桥56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兔，跑反时10岁，跟了姐姐到了江西。农历十月里，鬼子快要到了，我们才跑。在南京坐轮船走的，三条船有两条被炸掉了，只剩下我们乘的一条。我和我哥哥、姐姐、姐夫，四个人一起跑的，到了九江就转小船。我们到过吉安、张家渡、井冈山，鬼子投降后才回来。

我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跑反时，父亲留在家里，后来他也跑了，跑到了江北仪征。我们村当时是火线，鬼子烧了许多房子，我家的草房也被烧掉了。

我们村上的宋炳全在观音洞被鬼子杀死了，当时三十来岁。在那里被杀死的有二十来个人，多数是郭果园的人。现在，他们村拆迁了，搬到了尧化门的新区，可能是新益小区。

观音洞是天然的山洞,很大,斜着下去,很深,说是通长江的,现在还看不到底,都不敢下去了。当时,洞里躲了许多人,鬼子把他们喊出来,一起杀死了。宋炳全的老婆宋韦氏在村前的大塘边被鬼子戳了好几刀,都戳在下腹,没有死,后来看好了。以前,她在外面诉苦,诉过好多次呢,人家都来请的。

我们村西头的任正东,比我大几岁,他跑反时在家里,知道的多,你可以去问问他。我在外面8年,好多事情都是回来后听人讲的。

(程庭友之妻程钟氏补充)我和他同年,80岁。娘家在西流,后来我姑妈把我带到许巷押子(注:旧时风俗,夫妻结婚多年不生育,就领一个亲戚家的子女到家里来,以为可以催生)。鬼子在许巷杀得厉害,我看到的。我的姑夫时松赢,胳膊窝里刺了一刀就死了。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第二天早上看到的。

许巷那里是火线。鬼子叫一个人带路,要去西岗,他听错了,带到了许巷。村里的人打了旗子去欢迎,鬼子还是杀人了。杀人的鬼子是朝鲜人,我看到的,全是大胡子,豆沙胡子。不是拖得长长的胡子,而是脸的两边和下巴都长满的络腮胡子。

湖山那里死了不少中央军,孝陵卫那里也死了不少人。

37. 王秀兰口述

王秀兰,女,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灵山根29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属龙,跑反时9岁。我娘家在这个村,婆家也在这个村。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跑反时,我和父亲在村后挖了个地洞,躲在洞里。

我们村后山上有座观音庙。庙的上头,东南方不太远的山上,有个洞叫观音洞。洞口很小,只能一个人下去。里面很深,上面有个大洞,再接两张梯子下去,还有洞。为了不让鬼子看到,洞口堵了块大石头。跑

反时，躲在洞里的人没有杀死，躲在庙里的二十来个人被鬼子杀死了。那天是冬月二十左右，夜里9点来钟，来了两个鬼子，一边一个，把住庙门，把躲在庙里的人一个个地叫出来，出来一个，就叫他把衣服脱了，然后攘死。我们村上一个姓王的，原来在南京工作的，不到30岁。跑反时，他原来躲在观音洞里的，嫌洞里有股味道，出来了，到了庙里。结果就在那天夜里被鬼子杀死了。后来他的小孩死了，女的改嫁了，他就没有后代了。

在观音庙里被杀死的人多呢，有西流的，也有郭果园的，有的来收尸了，有的没有人收。后来，村上人在观音庙底下挖了个坑，把人埋了。

我父亲叫王文展，跑反那年，他四十来岁。观音庙杀过后，过了好几天，鬼子的大队人马过来了。第二天，我父亲和另外两个人拿了面旗子去迎，鬼子叫他们把衣服脱了，对准胸膛就是一刀，我父亲和一个姓杜的被刺死了。这个姓杜的是外地来的，听说老家是山东的，在这里开山。还有一个是我们村上的，姓赵，他穿的棉衣厚，鬼子在他脖子上刺了七刀，没死。他没有后代。

我父亲死后，有几个人来帮忙，用高粱秆包了包，把他埋了。他的坟就在村后头，没有立碑。

我们村上有一家，在底下（注：指村南边一个地方）做工，跑反时躲在石缝里，被鬼子看到了。机枪扫过来，两个大人死了。女的倒下来，把她的小孩又压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西流的糊老九在灵山的山根下造房子。跑反时，他躲在地洞里，鬼子放火烧，他的脸烧没了。后来，大家都叫他“糊老九”。他的叔叔，姓徐，从地洞里爬出来，被鬼子刺死了。

跑反时，我们村底下的营房还没有盖好，只盖了个墙框子。那里的料歹哩。鬼子打来后，到处抓人抬料，抬到麒麟门供他们烤火。不肯去的就用皮鞋踢。鬼子还常常到我们村来强奸妇女，四五十岁的都要。大人小孩见了他们都害怕，他们一来就用刺刀对着你，叫人提心吊胆的。

观音庙早就拆掉了，观音洞的洞口还能找到。下次来，我带你去找。

38. 葛德贵口述

葛德贵,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高井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虎,跑反时12岁。我父母去世早,我是同我哥跟别人在鬼子快来时跑到江北的。第二年开春回来,家里房子没烧掉,村上别人的房子烧掉了很多。

鬼子刚来时,葛德林躲在村前一个地洞里,他的瞎眼嫂子喊他,鬼子听到了,就把他从洞里拖出来,用刺刀刺死。他当时50岁左右,尸体当天就埋了。

西流的“糊老九”和徐老四躲在地洞里,鬼子放火烧,他们爬了出来。徐老四被戳死了,“糊老九”脸上烧得不像样子,烧糊了,但没死,所以后来大家都喊他“糊老九”。

鬼子攻下南京后,又回到灵山洗山(方言,搜山)。“大来记”在灵山观音庙里被鬼子杀死了。

鬼子洗山的时候,葛文先和章本贵在家里看房子。他们抬头看了看,鬼子一枪一个,把他们都打死了。

鬼子是从湖山打过来的,他们有气球。我们这里没有军队把守,鬼子来了,大家还不知道他们是鬼子。

39. 章友德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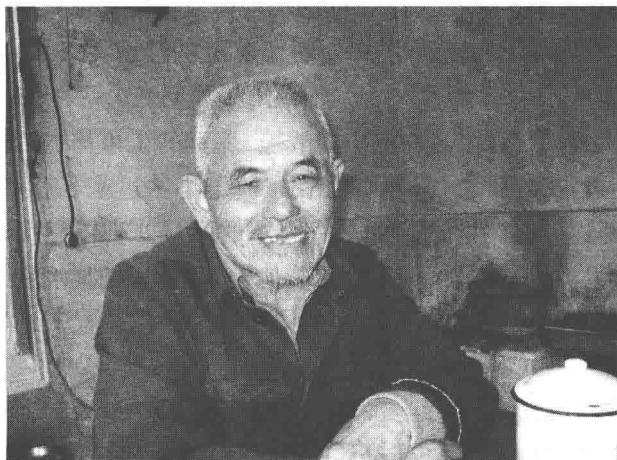
章友德,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高井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7岁,属蛇,跑反时9岁。父母去世早,我跟着二哥章友生、三哥章友贵一起跑的,从龙潭过江,再走40里,到大仪村。有人带着耕



章友德

牛过江，坐小划子船，撑船的不怕，我们吓怕了，担心船会沉下去。过一次江给块把钱。我们年纪小，走不动，就趴在牛背上。

我大哥 21 岁，在外面做木匠刚回来，没跑。他说：“你们三个先跑，我跟别人躲躲。”那时他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大来记”。我们兄弟几个都没有上过学，大名是后起的。后来，清明上坟给我大哥烧纸钱，就给他写章友喜三个字。

我父亲叫章本明，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大伯的名字不知道，叔叔叫章本海。我也是兄弟四个，我是老四。

鬼子打下南京后，又回过头来洗山。大哥躲在灵山观音洞里，那个洞可大了，能躲四五十人。洞不是直着下去的，有台阶。大哥出来大便，被鬼子逮住了，拖到观音庙。庙里有一个头子，他一看，说是中央军，鬼子一刀就把他刺死了，再一掀，掀出去好远。那天洗山时被鬼子逮到庙里杀害的一共有 13 个，其中有我们村的葛加勇和安庆。有两个人跑出来了，一个叫“秃山友”，西流人，头上秃秃的，另一个叫“大老胖”，矮矮的个，长得很不像样子。鬼子的小兵把他们两个拖到庙里，那个头子一看，不像中央军，就放出来了。他们两个都没有大名，只有外号。

鬼子洗山后，又到村里来找马草。我二伯章本贵当时五六十岁，在家看房子，伸出头来看看，被鬼子一枪打死。那枪法准得不得了。

观音庙在灵山半山腰,有三四间房子,有菩萨,“文化大革命”时拆掉了。西流有一个庙,东流也有一个庙。东流的庙会是三月初三,现在还搞。

跑反前,我们村许多人在汤山挖战壕,那里的工事修得好,可鬼子没有从防线上过,汉奸带着他们从湖山、东流走小路过来了。我们跑反回来,看到高井这里马路两边到处是中央军的死尸。听年纪大的人讲,有个师长在这里被鬼子打死了,小兵抬着他跑到村里,把他埋在村后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看到的。

40. 徐秀珍口述

徐秀珍,女,191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西流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4岁,属鼠,跑反时26岁。家里穷,没有跑远。鬼子进村了,我们还在家里。

鬼子是冬月初七下午3点到这里的。鬼子在东岳庙(东流),中央军在后面灵山上,我们躲在地洞里。鬼子打枪打炮过来,子弹打在水塘里,像下雨一样。

鬼子是从湖山过来的,走平家岗、灵山煤矿。目标到哪里,他们的部队就到那里。那目标先在孔山那边,黑的,像朵云,不散的。过了四五天就飘过来了。冬月初七晚上,鬼子的大部队和先头部队接上了,一个个打着手电,中央军吓得奔了。中央军人少,他们跑都来不及,还能还手?

中央军在冬月初就到西流了,家家都住。他们把烧过的灰倒在地上,我对他们说:“不要倒,我们是草房,要失火的。”他们说:“吊它个老母,这房子现在还是你们的,东洋人一来,杀人放火,你们赶快逃命吧。”我们想,他们争江山,不会杀老百姓,没有跑。后来,鬼子还没到这里,大部分中央军都跑了。

冬月初七晚上,钟义高被鬼子用东洋刀削掉了半只耳朵,他躺下装

死。鬼子回头又看了看,见他一动不动,就走了。“老胖子”的妈妈见自家房子烧掉了,就哭。一个骑马的鬼子用棍子敲她的头,说她嚎丧。

我二叔家有四个人被鬼子杀死了。

二叔徐坤法,冬月初八早上在村后头埋米(藏起来),鬼子呜哩呜哩招手叫他去,他没去。鬼子把他抓住了,装在一个摇篮里,摇篮撕开了,手脚捆住,用剪刀在他头上剃了个洞,使劲一推,把他推在水塘里淹死了。当时他五六十岁。

冬月十四鬼子在灵山洗山,抓住了二叔的女婿张金根(当时三十来岁),说他是中央军。他妻子去护他,鬼子在观音洞西边的獾子洞那里把他们夫妻俩都杀了。我不知道是开枪打的还是刺刀刺的,没看到。

我二叔的第四个儿子叫“小春子”。洗山时,他躲在村后的一个地洞里,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在洞口烧草熏,把他熏死在洞里了。同一天,我四叔和我二叔的二儿子躲在另一个洞里,鬼子放火烧,把他们烧伤了,没死。

冬月初七晚上,钟有宝、钟老四和高井的葛加勇在观音洞附近的场上被鬼子戳死了,钟老四的肠子都戳出来了。那时,观音井里躲了几十个人,洞口有块大石头挡着,鬼子没发现。那个洞有一间房子大小,要用梯子才能下去。

冬月初七下午,鬼子到村里抓妇女,连老太太也要。有两个老太太,一个五六十,一个六七十,被鬼子抓住了。她们往水塘里跳,没淹死,活下来了。那时候没地方躲,鬼子挂着东洋刀,走起路来咔嗒咔嗒响,打了手电挨家挨户地照,吓都吓死了。

后来,我和老伴带了女儿跑到了栖霞难民区。有日本人进来,老和尚就去接见一下,叫他们看一块碑,上面有“昭和”两个字。一开始,日本兵还听话,有的还脱下帽子敬礼。后来就不听了,瞎来了。有个鬼子一枪把菩萨的鼻子打掉了。老和尚同水泥厂联系,难民就跑到水泥厂,我们也去了。

我们村附近有个营房,还没盖好,堆了许多料。鬼子住在白水桥,天天到村里来拖差,要把木料抬到白水桥去烤火。年轻人都跑掉了,年纪大的人在家门口转(躲藏),见了鬼子都发抖。

我们在水泥厂睡在地上,受了潮,住到二月里才回来。后来,在水泥厂住过的人个个都害疮,手上脚上身上长满了蚕豆大小的脓包,疼得不得了,衣服都结住了,脱不下来。大人小孩都害,又没有药吃。有的人爬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用手捧东西吃。我妈害疮害瘫了,第二年十月二十一就去世了。我们村就钟义伦一家没有害疮。

观音庙就叫观音洞,只有一进三间房子,但有菩萨。庙外头有口井,就叫观音井,井旁有棵桃树。

(注:老奶奶原姓成,94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醒,说话风趣。日军搜山的日期,她一开始说是冬月十四,后来又说是冬月十七。)

41. 吴有荣口述

吴有荣,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西流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猪,跑反时15岁。1951年参军,但没有去朝鲜,1955年复员。

跑反时,我母亲已去世,父亲和奶奶留在家里。我跟了娘娘(父亲的姐姐)和姑爹在鬼子来了之后一起跑到了栖霞寺,快开春了才回来。我家的瓦房没烧掉,院里的柴草和一间草房烧掉了。

打仗时,国民党部队是广东兵,西流家家都住。他们一来就抽大烟,见了吃的就拿来吃。没有棉衣,都冻死了,有的就拿老百姓的衣服穿。有个广东兵在黄墟问老百姓要了双棉鞋,后来在小山那里被鬼子打死了。广东兵在西流、后库架了机枪,没怎么打就退了。他们找了些木板去烧桥,还没来得及烧,日本人就过来了。

鬼子是从湖山、东岳庙(东流)过来的,架了炮对西流和灵山打。我们在袁家边躲着,看到鬼子吃过午饭就过来了。

我们村的钟义高被鬼子砍了一刀。他头一歪,一只耳朵削去一半,没死,趴在地上了。日本人踢他,他没动,后来活了几年。

日本人拖差,我父亲吴必祥被抓到中山门,后来从东阳回来了。陈德铭被抓到了城里,再也没有回来。

鬼子在观音洞里杀死了 13 个,多数是西流的,名字不知道。鬼子洗山,见到年轻力壮的就抓,就杀。只有一个人没有杀,他叫金长裕,是个秃子。他说自己是看庙的,日本人就把他放了。

42. 钟礼茂口述

钟礼茂,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西流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3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9 岁,属兔。

我大哥叫钟有宝,是在观音洞里被鬼子用刺刀戳死的,戳在肚子上。他原名钟礼宝,后来认了个干爹,改了改名,所以叫钟有宝。

43. 苏长银口述

苏长银,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街镇 279 号后头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5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跑反时 14 岁。

民国 26 年冬月,鬼子到东流来屠杀了。一个鬼子端着枪对着我,刺刀就对准我喉咙,吓我,说要死拉死拉的。他是要山芋,后来我带他去找到了山芋,他就把我放了。后来,大批鬼子过来杀人放火,王忠凡家的房子烧得劈哩啪啦的,我跑到院子里,看到鬼子已经杀了三个人。一个是潘三秃,三十来岁,一个是周世富,30 多岁,还有一个是姓夏的剃头匠,名字不知道,30 多岁(调查者注:据东流街镇 279 号小店店主夏礼强说,这位姓夏的剃头匠就是他伯父。多年来,他多方打听,无人知道他伯父的

大名。夏礼强的父亲叫夏义洪)。他们都是本村的,在我找山芋的时候就被打死了,我看到时已经躺在地上了,地点就在我家房子的后面。

那天,我跑到了大庄,鬼子抓了我的同年同学陈双壁,还有我一个,要我们到东流给他们干活。我们就一起到了东流。我亲眼看到鬼子在东流街底下用东洋刀砍几个外地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头全砍下来了,鬼子还拍手笑。

我叔叔和我哥哥跑反跑得早,一直跑到安徽铜陵。我父亲在上海当工人,那时不在家,过了一年多才回来的。

国民党兵在东流住过的,他们是外省的,广东广西的,有的人抽大烟,他们讲的话听不懂。他们守也守不住,边打边退。鬼子占了东流以后,架了一排炮,朝灵山打,我都看到的。冬月十四,鬼子又回头烧杀,在后库杀了十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鬼子从后库过来,向东,跑到许巷,在那里又杀了许多人。有一百来号国民党兵在大庄那里,几个鬼子在黄墟头架了机枪打他们,他们不敢还手,往后村方向跑了。我亲眼看到的。时间是上午10点钟左右。

后来,边坊上有人传,说有千把人进了栖霞寺,我就跟了爷爷奶奶跑到了栖霞寺的难民区。我母亲没有跑,她是个瞎子,看不见,留在家里照顾三个弟弟妹妹。我们在庙里一天喝两顿稀的。鬼子在庙里强奸一个14岁的姑娘,我亲眼看到的。就一个鬼子强奸,旁边没有别的鬼子。后来,我和爷爷奶奶又跑到了水泥厂,厂里有外国人的。我是小孩,不要紧,我就两面跑,隔段时间回家扛上一二十斤米,扛到厂里吃。

我爷爷家的房子烧光了,粮食也烧光了。

44. 苏善广口述

苏善广,男,1914年10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村小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3岁,属虎的,跑反时24岁。我和老伴跟了一个在这里种

田的人,背着3岁的大儿子,从龙潭过江,跑到江北仪征的老二洼。摆渡过江要一元钱。老二洼那里鬼子没有去,也没有土匪,安全。后来,不乱了,鬼子不杀人了,我们才回来。家里的瓦房全烧掉了,就搭小棚子住。

东流这里没有打过大仗,国民党兵见了鬼子腿都软了。

鬼子一进村就烧杀强奸,我们是没办法才跑的。当时小庄没有多少人,就二十来户。鬼子刚来的那天,在我们村打死了三个人,我亲眼看到的。苏三海,当时五十来岁,鬼子一来就在我们村西南头把他戳死了。他的一个儿子叫“小六子”,才12岁,也被鬼子戳死了。还有一个老头叫张胡子,他家就在我们村前头,他当时有五六十岁了,正在家里剥狗肉,鬼子一来,问也不问,一刀就戳死了。他有个儿子叫张玉财,今年83岁,你可以去问问他。他是我们这里的老队长。

杀人放火的鬼子是朝鲜人,不是正式的日本人。正式的鬼子不惹人,我听人家讲的。

跑反过后,东流这里的土匪多呢。东流是有名的土匪窝,从中山门出来,东流是出了名的,人家都不敢来。26个土匪,有边坊的,也有侩子。有个头子姓胡,还有文照、关田,人多呢,吓人得厉害,不给钱就烧死你。

我养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不容易啊。现在全家有47个人呢。

45. 张玉财口述

张玉财,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东流村小庄6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鼠,跑反时14岁,没有跑,一直在村里。冬月十五,鬼子到东流,冬月十七,鬼子抄山,遍地都是日本人啊,进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我家两间小草房烧了,草堆柴堆烧了,粮食也烧掉了。

当时,我们小庄就六七户人家。我们一家老少十来个人,都站在门口,迎他们,不能跑。有我的父母亲,还有哥哥、嫂嫂、侄儿(当时,他才2岁),还有我的二姐。我记得是冬月十七,早上七八点钟,太阳快出来了,

鬼子从东边山上过来，漫山遍野，都是步兵，扛着红太阳旗子。

我们一家在门口迎，我父亲站在前面一排。前面来了一个鬼子，我们都向他脱帽鞠躬，行礼。鬼子的枪扛在肩上，过了小桥，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了，他把枪端在手里，刺刀朝枪上一按，对着我们来了。我们一看他很凶，就不停地行礼。鬼子不由分说，对准我父亲胸口就是一刺刀，他嘴里吐血，倒下了。我们就叩头，求饶，鬼子还要戳。这个鬼子还用皮鞋踢我，把我踢出去好远。鬼子又把我母亲、嫂嫂掀进了门口的水塘里，用石头砸她们。那水塘里有桌椅板凳木器家具，是怕鬼子烧掉，事先沉在塘里的。她们爬在木器上，没有沉下去。鬼子继续用石头砸她们，又叫我哥哥下去捞。我哥把她们两个捞了上来。这个时候，又来了两个鬼子，叫这个鬼子走，他们三个鬼子就都走了。

我父亲叫张布礼，他吐了一大摊血，当时就死了。那年，他47岁。

就在那一天，鬼子在我们村上一共杀了五个人。那四个人是：

三和(小名)和他的儿子“小六子”。鬼子先杀死三和，“小六子”一看就哭，鬼子就把“小六子”也杀了。就在我们村上杀的。

苏永茂，小庄人，当时40多岁。他见了鬼子就跑，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我们村前田里。

在窑塘口，鬼子杀死了一个路过此地的西村人，名字不知道，四十来岁。

第二天，我们就跑到了栖霞寺。老和尚不错的，一天放两顿粥。鬼子一来，老和尚就跟着他们，鬼子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鬼子就没有杀人。我们在庙里住了四十来天，后来庙里没有粮了，不放粥了，日本人又常来骚扰，我们就跑到了水泥厂。这是德国人开的，德国人不让鬼子进厂，鬼子一来，德国人就出来了，我亲眼看到的。我们在水泥厂住到三月里才回来种田，那时快要下小秧了。

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没文化。那时穷啊，一条命活下来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钱上学啊。

打仗前，我们村里住过国民党兵的，我家的小草房里就住了好几个，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他们是中央军。有的穿灰衣服，有的穿黄衣服。都是单衣，有的有小棉背心，双手插在背心里，冻死了。他们

讲话麻泥疙瘩的，听不大懂。他们对老百姓也蛮凶的。鬼子一来，国民党兵闻风而动，退了。不抵抗，见不到他们的人影了。鬼子的坦克开过来，后面是鬼子的步兵。

46. 李登桃口述

李登桃，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锁石四条巷20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7岁，跑反时18岁。

我3岁没有妈，5岁抬后妈，16岁抬三妈，后来三妈又死了，20岁奶奶去世。我在外面当学徒，打铁。79岁中风，现在半边身子不行。

跑反一开始，我跑到了大湖山，日本飞机投炸弹，一颗炸弹落在我身边，没炸着，我吓坏了，就跑回家。家里人怕抓壮丁，我后娘不要我，我老子也不收我，叫我走，我就躲在田里，来回转。后来跑到江北瓜埠、东沟，跑到了胡家巷，我祖籍在那里。后来又跑到栖霞山，搭个棚子，住在庙外边，夜里来家，夜里回去。

锁石当时有53户，村里被鬼子杀死的人啊，不止十个。

刘秀英婆家的奶奶，鬼子一进村就问她：“小孩的妈妈在哪里？”她大声回答说：“死了！”鬼子一不高兴，开枪把她打死了。她当时有70多岁。

刘秀英的婆婆的父亲叫孟长谐，当时60多岁，留在家里看东西，没有跑。鬼子刚来时，一进村就问他要花姑娘，他说：“不晓得。”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孟范文的哥哥孟范恢，跑反时躲在围稻谷的席条中间，鬼子看到了，把他拉出来，用刺刀戳，肠子拉出来好长，被刺死了。当时他18岁，没有成家。孟范文是有后代的。

（李登桃的妻子朱元琴补充）我娘家在龙潭，华山脚下的贾村，跑反时13岁。我的姐姐在许巷，她叫朱元红，今年86岁，姐夫叫赵礼生。我姐姐的老公公（赵礼生的父亲）在许巷六门口被鬼子打死了，他家的房子

也被烧光了。

47. 孟德明口述

孟德明,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锁石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7年4月8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属马,跑反时8岁。当时家里有五个人:父母亲、姐姐(12岁)、妹妹(4岁)和我。父母亲都是农民。我不识字。

我们跑反是在冬月里,是哪一天,记不清。头天晚上,全村的人集中在村东的“八分田”,都睡在外面。第二天一早就往江北跑,带头的是保长孟德昌。我们经东流、栖霞到石埠桥,下午3点钟坐民船过江,经划子口,到了东沟镇王子庙,几百号人住在庙里。跑反时带了些油盐 and 米,能带多少就带多少。米吃完了,就到东沟镇上向人要点钱,买点米和面粉,或者向人要点饭。后来稍微好点了,但还没有平定下来,大概在正二月里,我们就偷偷过江回来了,跑到了摄山那里的水泥厂,住在难民区里。那个难民区是德国、丹国、俄国联合起来搞的,有十字会组织的,日本人不能进去。我们住在厂里,好像是靠铁路边。我见到过厂里的外国人,有黄头发、红头发的,都是大鼻子,还有白面书生一样的俄国人。我们在厂里住的时间也不长,后来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鬼子不滥杀人了。不是不杀人,只是杀得差不多了。

鬼子在乌龟山的山顶上造了一大间平房,有十来个人住在里面,负责看守官桥。官桥就是宁杭公路上的一座桥,就在锁石村的大门那里,那是座木桥。有天晚上,我们村马长来的老婆拖了小板车要到南京去卖柴,还没到官桥,鬼子一枪就把她的腿打坏了,但没有打死。住在乌龟山山顶上的鬼子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走。

跑反回来后,我们村大部分房屋还在,没有烧掉。张华春家的草房被烧掉了。

我们村里有四个人被日本兵打死,两个人被打伤。一个叫孟繁银,

当时只有 10 岁左右,他没有跑反,留在了家里了。鬼子刚来的时候,他被戳死了。跑反过后有天晚上,住在乌龟山上的鬼子跑到村里来找花姑娘,孟繁东说没有花姑娘,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又问孟长锡和李广钦的母亲(杨奶奶),他们也说没有。鬼子又开枪把他们打死了。孟繁东、孟长锡和李广钦的母亲,他们三个都是上点年纪的老人了。

我的叔叔孟长焕,跑反时在长江边被鬼子开枪打断了腿。

跑反过后三四年的样子,鬼子跑到孟兴芝家要花姑娘,回答说没有,鬼子就用刺刀戳他。当时,他穿着棉衣,刺刀没有戳得实。鬼子又问他的爷爷,他爷爷也说没有,鬼子就把他爷爷打了一顿。孟兴芝家就在我家对门,鬼子从他家出来,就到我家。我父亲也说没有,结果被鬼子打了两个老昏(方言,指出手很重的巴掌),一边一个。当时我就在跟前,亲眼看到的。

跑反时打死的广东兵最多了,我们从难民区回来,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广东兵的死尸,有的地方多些,有的地方少些。他们都穿着单衣单裤,那布料的颜色是黄黄的、淡淡的,不是灰的。在许巷西南边的狼滩(一座小山),广东兵的死尸最多,一个挨一个的。那座小山是许巷和锁石两个村的,山北是许巷的,山南是锁石的。山不高。

在许巷村东的六门槛,被打死的老百姓最多了。鬼子来了,有人去迎他们,一个一个地跪在那里。鬼子也不管你迎不迎的,杀了不少,全是小伙子,有 30 多个呢。只有一个人没有死,他躺在地上装死,就活下来了。

新四军的徐矮子经常在小茅山一带活动,这个人命大。鬼子把村子都包围起来了,他还是跑掉了。他个子矮,看到一个小孩在放牛,就把放牛娃穿的蓑衣借来,穿上,伏在牛背上跑了。鬼子哪里会想到这牛背上的人就是徐矮子啊?

48. 谢万彬口述

谢万彬,男,1921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青西高璩 12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谢万彬

我今年 85 岁，属鸡的，跑反时 17 岁。广东兵在（农历）十月里就住到我们村里了，他们抬了 100 多箱子子弹，准备打仗的。他们住了个把月，在村里捞鸡吃，有的还抽鸦片，许多人家里都住了。兵马过，篱笆破，老百姓见了当兵的总是怕。他们说：“日本人来了，烧杀掳抢，三光政策。”可日本人还没有到，上面就打电话来，说：“撤、撤！”那些子弹箱又抬走了。他们头天走，第二天第三天鬼子就来了。日本人放大气球，做目标。

国民党兵在村上的时候我们就跑了，跑到余村，后来又回来盘粮。鬼子在村里打伤了两个人，一个伤在肩上，一个伤了膀子。后来我们又跑到尚庄，来了两个鬼子，几万个难民一个也不敢动，全散了。我们又跟着大伙跑到了孟墓百合村。又来了两个鬼子，我们又跑到南圩。后来没钱了，就往回跑，到龙泉庵住了一夜。那天下着雪，我们住在庙外头山沟沟里。鬼子又来找花姑娘，我们又跑到尚庄。后来就跑到了栖霞，住在一个师范学校里，住的人多呢。学校里一天打两次粥，不够吃。鬼子又来了，抓了 18 个人，但一个都没打死。后来我们到了摄山水泥厂，是德国人、丹国人办的，牌子挂在大门外，鬼子不敢进去，只在外面转转。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要种田了才回来。家里的房子烧掉了，村里四十来户人家，大部分房子都烧掉了，只好搭小棚子住。回来后，害疮的人

多呢,普遍的,身上一片一片的,痒,出黄水。

我们村有三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王大×,外号叫“小中仓”,20岁,比我大三岁。他跑到了青龙山的卵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他的尸体拉回来了。他有童养媳,但没有结婚,就没有后代。但他有侄子的。

牛大财,六七十岁了,在家看门的,被鬼子拖差拖到白水桥,在丁家村的一条沟里被打死了,到第二年的三月里才找到。他儿子媳妇跑反走了,好长时间不见老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人在丁家村的沟里把一个人的尸体翻了过来,一看,认出来了。

朱德富,八十来岁了,住在家里不能动的。鬼子对他讲,他听不懂,鬼子就开枪了。

长城岗那里有三个人被鬼子拖差拖走了,再也没有回头。他们是孙有贵父子俩和一个剃头的,你可以到那里去问问。

49. 高子明口述

高子明,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泉水长城岗26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跑反时11岁,没有跑出去。

孙有贵被鬼子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个剃头的拖到了贺家边,偷偷跑回来了。鬼子都在吃饭,叫他在外面站着。他看看天黑了,就爬出了村,一出村就直奔高璩,回到村上。他兄弟两个都被拖去的。我们村就孙有贵一个人被鬼子拖走了没回来。

当时,长城岗有五十来户,是个小村,村里有两三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鬼子是冬月二十六到村上的,营扎在冯家村。冬月二十八,来了五个鬼子,个个带枪带刺刀,到村里来打人了,就在我们村南面的场上。有三个人被打死了:

孙来发,当时二十四五岁,



高子明

张老二(张广林的弟弟),属鸡的,当时二十五六岁,

高从云(我的三叔),当时五十来岁。鬼子拖姑娘,姑娘哭着奔了,奔到村后头。我三叔也跑,鬼子向他开了一枪,没打中,他躺下来了。鬼子上去刺了七刀,把他戳死了。我三叔身体好,平时七个人都打不过他的。鬼子用刺刀戳他,他的头在地上拱出了一个洞,有这么大呢(约 30 厘米)。

有一个袁礼金,鬼子第一枪打他,打中了,但没打死。有个围着围巾的鬼子小军官喊了一声,摇摇手,小鬼子就没开第二枪,袁礼金就活下来了。

到了腊月十几,鬼子又在村上打死了一个小裁缝(句容人)和一个小和尚。小和尚的头打开了,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哪个庙的。

——(注:调查时,高子明的弟弟高子忻也在场)

50. 孙礼炳口述

孙礼炳,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城头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鼠,跑反时 14 岁。父母留在家里看门,我跟了哥哥嫂嫂跑到了龙都千地(音),住在亲戚家。安民后回来,家里三间房子烧掉了,一条黄牛给鬼子打死吃掉了,我们就住在祠堂里。

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有好几个:

陈东金,当时五六十岁,在家看门的,被鬼子拖差拖到紫金山打死了,尸体没找到。

李昌生的母亲,当时 70 多岁,在家看门,被鬼子掀到茅厕里淹死了。李昌生是从沧波门招女婿招来的。

李光和,偷日本人的东西吃,鬼子把他的心挖出来了。

“小扣子”,姓曹,当时三四十岁,他给日本人做工,偷吃了鬼子的东西,被鬼子踢死了。

我们村当时有一百来户,是个大村。村前的善司庙有 99 间半房子,很出名。南至牛首,北至长江,每年八月十五,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庙前有戏台,日本人一来就把戏台拉倒了。

51. 陈锦德口述

陈锦德,男,191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城头村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8 岁,日本人来的时候在南京新街口沈举人巷那里给一个姓金的看门。他兄弟俩都在银行做事,待人蛮好的。

中山门那里有一个师长被打死了,他两个老婆后来回到了汉口。

听人家讲,中央军的子弹都是木头子子,鬼子见了中国人就杀。在南京难民区里,没有人敢开门,我去开门的。鬼子举起东洋刀削我,我一蹲,没削着,我笑了笑,他就不削我了。有一次,我从太平路回来,看到一个人双手伸开了钉在门面房的门板上,两只脚离地两尺。

我们村有个大庙,叫善司庙,管 48 个社呢。鬼子打来的时候,八个和尚躲在庙旁那棵大树下的草堆里,鬼子点火把他们活活烧死了。我只

知道其中一个当家和尚叫道南,别的不知道。

有一个老太姓孙,80多岁了,被鬼子摔在茅缸里呛死了。

李光和我家后头被鬼子剖开肚皮死的。

陈正金的外婆跑反时在家看门,被鬼子用刀砍死了。

谢元红在村后城墙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陈东金、陈东见兄弟俩被鬼子拖差拖去,打死在南京体育学院那个地方。

我们村的“小扣子”(姓曹)和一个外号叫“蚕豆瓣”的人(许四华的弟弟),他们两个绑在一棵树上,鬼子用开水烫他们。“小扣子”咬断了绳子跑,被鬼子打死了。

安泉村的郭老四跑反时躲在塘边,伸出头来看一看,被鬼子开枪打死。安泉村的郭有才被鬼子拖差拖去后打死。

在新街口大圆圈那里死了五六十个人,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中央商场对面有十来亩地,那时是垃圾堆,堆了一大堆死人。山西路那里有两个水塘,里面(许多尸体)十个一捆、二十个一捆,被机关枪打死了,塘水全红了。

在冬瓜市那里,跪了一千多个妇女,日本人的机枪都架好了,准备打。鼓楼医院的黄小姐把她们救下来了,还问要多少米,烧多少粥。这是我听人说的,我没有看到。

我亲眼看到有两个人被打死了。有个老头到山西路去登记良民证,走得慢吞吞的,鬼子把他拉出来,一枪打死了。

有一回我看到一个鬼子,就走过去向他敬礼。他一把抓住了我穿的一件好衣裳,用刀戳了一下,要我脱下来。我脱下后,他就穿上了。这个鬼子外面穿件黄呢子,里面就是衬衫,没穿别的。还有一次没柴烧了,我去拆楼板,被鬼子看到了。他叫我下来,然后掏出手枪对准我胸口。幸亏他没开枪,要不我就活不成了。

52. 丁长英口述

丁长英,女,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城头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鼠的,娘家在泉水长城岗,父亲叫孙有贵。我嫁过来后改姓丁。

跑反那年,我父亲38岁。他被鬼子拖差拖到上合门(音),就是高桥门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舅舅回来告诉我们的。

我大哥孙来发在家门口被鬼子开枪打死的,一起打死的有好几个人呢。当时有个外地人被打了一枪,负了伤,但没有死,过了几年才死的。我父亲和我大哥打死后,我母亲急坏了,过了年把也死了。

我跑反跑到了摄山渡的山上,太平了才回来,什么苦日子都吃过。

53. 陈殿坤口述

陈殿坤,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城头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猪,跑反时15岁,跑到了龙泉庵。头天到,第二天鬼子就来了,把我们冲散了。我们就回到尚庄,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个把礼拜就回到了安泉。一看,房子烧光了,粮食没有了,就跟了父母又跑到龙都。我奶奶在家看门,她七八十岁了,我们在村外田埂上找到了她,她可能是在外头冻死的。

安泉村被鬼子打死的人不少。鬼子头一天经过我们村,那天就打死了六个人:郭有才、郭老四(外号“矮老四”)、高金喜、高老四、高老五。郭有才是在城头(注:指麒麟门的土城头,不是南京的城头)被鬼子用东洋刀硬砍死的。高老四带着驴子躲在村西一个塘里,正在看驴子,被路上的鬼子开枪打死了。

高金喜的儿子高元财在南京电厂干活,为了多挣两个钱,鬼子打来了还在厂里干。鬼子说他是中央军,把他捆起来摔在河里淹死了。他那

时三十二三岁，人长得漂亮，个头也不矮，南京电厂的石碑上有他的名字的。电厂有个同事是窦村人，鬼子要拖他，他儿子抱住了他的腿不放，鬼子就没有捆他，逼他干了一个礼拜的活。他回到家里一说，我们就知道了。

讲到狗日的日本人我就来气。南京体育学院那个地方死的人像劈柴一样横七竖八的，多得不得了。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我们去玩的时候亲眼看到的，那时候还没有人去收尸。

中国人打败仗主要是出了汉奸。汪精卫把地图卖给日本人了，日本人的地图上什么都有。他们的地图不是一张大纸，而是一本书、一个折子，他们边走边看，照着地图走。日本人打到城头，中央军向他们开了一炮，他们就在城头这里停下来了，他们的气球就后退了，我们躲在东边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中央军没有子弹了，就不打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有少数中央军打完仗就留在村里不走了，他们说发下来的子弹是木头的，弹壳里装的是棉花。

周一平是跟了日本人从孟墓那边过来的，他替日本人瞧马（兽医），后来留在村里了。他个头不高，我们就喊他“小鬼子”。“四清”时还专门调查过他的，后来说他没得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麒麟门卫生院，一个在家里。周一平早就去世了。

54. 鲍孝全口述

鲍孝全，男，1933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大定林12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3岁，属鸡的，跑反时才5岁。

冬月初七日本人刚来时，鬼子把我们村后面土地庙里的道人老学智开枪打死了，小定林、大定林、后庄头三个村上的人把他埋了，埋在庙西“八分地”的边上，现在坟头没有了。

这个土地庙是小定林、大定林、后庄头三个村的，有三间两厢，一百

来平方米,里面供着土地菩萨、观音菩萨和财神菩萨,年纪大家里穷没后代的人就住在里面,称为道人。老学智当时 60 多岁,圆圆的脸,瘪瘪的嘴,个头不高,人蛮好的。平时看庙,打扫打扫卫生。哪家有红白喜事,只要他晓得,就跑去帮忙。

我跑反时到过窰村,一条小毛驴就拴在山下塘口。也经过小茅山的,小茅山庙外头全是国民党的兵,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

小茅山山上的庙就叫小茅山庙,没有别的名字。庙有一百五十来平方米,庙门对着鲤鱼拐。鬼子从西边绕,在鲤鱼拐架了炮对庙里打,庙的墙上打了好几个大洞,有的墙倒了,庙里的和尚道士一起死光了。庙门对面有个小水塘,供和尚道士喝水的。小茅山下面,十里长山凹里头有国民党的子弹库,运子弹都在晚上运,一车一车地运。

55. 方秀琴口述

方秀琴,女,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大定林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鼠的,跑反时 13 岁,跟着公公婆婆跑到了龙都朱村的圩里,鬼子没有到过那里。第二年回到家里,我家的房子烧掉了,村里的房子都烧掉了,就搭个小棚子住下来,后来再盖草屋。

我们村上有两个人被鬼子拖差拖去了,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打死了。一个叫李少怀,是保长,四十来岁,他是外来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另一个是姚东良,副保长,也是四十来岁。他没有后代。

我们跑反,一开始跑到余村。鬼子在那里杀了一个年轻人,是高桥门的,鬼子说他是中央军,多少人跪在那里求啊。那个人是个独子,腰里系了一条皮带,跑反跑到余村来,鬼子说他是中央军,把他打死了。我当时没有看到,听人家说的。

朱村离龙都还有十多里路,那里安全,去的人也多。我们住在一个祠堂里,一共住了四五家人呢。

56. 袁兴荣口述

袁兴荣,男,191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后庄头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7岁,属羊。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龙王庙(注:村名),在山上树窝里住了个把月,快过年了,就回家。回到家里,又待不住,鬼子打死人了,又跑,跑到了龙都,住在龙都大庙里,第二年二月,当地人说土匪要来抢难民的东西了,我们就跑到城里开小店。解放后土改,要分田了,我们才回来。

跑反时,从沧波门到城里,马路上全是死人,堆了这么高(用手比画,约一米高)。万字会的人去收尸,发了财。他们在小竹杆上绑着刀,往死人身上一戳,有钞票的就露出来了。到三月里,死尸还没收完,死人的脸都黑了。鼓楼那里有一个大塘,填一层死人盖一层土,都填满了。那时候我们好玩,跟着去看的。日本人对收尸的人是不管的。

我们村的人都姓袁,是一个祠堂的。每年清明、冬至,家里的男人到祠堂里去,有的吃的。

我们村上烧死了一个老太(袁兴财的母亲),鬼子到村上来烧房子,她不让烧,去抢,结果被烧死了。还打死了三个人。一个是袁兴兆,比我还小一点。另一个是袁兴富,小名“双狗”。他们两个是鬼子刚来的时候被打死的。还有一个是姚二呆子,才十来岁,被鬼子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出来了,走路不能走了。后来在徐家山住了几天就死了。

还有两个汤山作厂人,是我们村上一家人的亲家,跑到我们村来投亲靠友的,他们躲在村里,被鬼子打死了。

我们村有两个人被国民党拖差拖到中山陵,其中一个叫袁盛发。他回来讲,中山陵那里的国民党兵,发的子弹是木头的,当兵的都哭了。后来这些兵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袁兴荣的妻子郁秀华,83岁,属猪,麒麟镇上甸村人,调查后插话)我跑反时15岁,16岁就嫁过来了。跑反时先到栖霞难民区,后来米吃光

了,待不住了,又跑到城里,住在三牌楼难民区。城里有粥吃,那粥烧得很稠,蛮好吃的。跑反时,有的小孩哭,大人怕被鬼子听到了牵累别人,就把小孩摔掉了。舍不得呀,可又没有办法。

57. 王在全口述

王在全,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大湖头村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5岁,属鸡,跑反时17岁。我1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兄弟俩是在鬼子打来后才跟着母亲一起跑的。一开始跑到小茅山,那里死了一窝子的人。我们在茅屋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上龙都,住在大庙里,到第二年二三月才回来。家里房子没烧掉,村上烧掉的房子也不多,但打死的人多,都是鬼子刚来的那天打死的。

李根良,当时四十来岁,就在我家门口被鬼子开枪打死的。当时我们躲在地洞里。

申仁兴的父亲申××,小名“小狗子”,快50岁了,同李根良一起打死的。

那天一起打死的有五个人,另外三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

我家的一头小毛驴在跑反路上被鬼子抢走了。

在龙都那里,粮食吃完了,我母亲在夜里跟着别人回家来背点米。那时我还小,我没有回来背过米。

跑反时,我们村只有三十来户,是个小村子。

58. 申德彪口述

申德彪,男,193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中泉水村34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8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5 岁,属羊,跑反时在南京难民区住过。

鬼子刚打来的时候,他们翻山过来,见人就打,我的三叔申兴根就是那时被打死的,地点就在我村后头的小山上。他当时三四十岁。

59. 申龙锦口述

申龙锦,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麒麟镇小泉水村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申龙锦

我今年 82 岁,属鼠,跑反时 14 岁。我 4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跑反时,大姐已出嫁,二姐、三姐都送给人家了,我是跟了父亲随村里人一起跑的。翻过山,跑到了龙泉庵,住在大殿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睡在一起,多少人啊,我们村里许多人都去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鬼子,带着枪,把厢房的门封起来,不让住。后来又到大殿里打菩萨,叫一个外村人擂鼓,叫我们村的一个童养媳(姚兰英,当时 15 岁)拿一把镰刀,把做饭的锅一个一个都砍坏了,不让做饭。那么多人,都怕他一个鬼子。后来,他把一扇一扇的格子门关了,用绳子拴起来,准备放火。大家一看鬼子要放火烧庙,就把格子门弄破了往外跑。

这个鬼子看到这么多人跑，也吓得跑了，翻墙往外奔了。大家把门打开，跑到了七家村，在村外铺点稻草，睡在外面。后来，我和我父亲就回来了，年轻的都跑到了龙都。听他们讲，那里有条河，鬼子不去的。鬼子要去，由一个翻译带着，听他指挥。

鬼子打来之前，石子坝、白水桥、马群那一带的难民都住在我们村。中央军同日本人打，那些炮台一个也没有用。他们抬了伤兵从我们村经过，我们躲在后面的沟里。那天日本人打炮打得厉害，中央军就撤了。第二天，日本人从茅屋翻山过来，从小茅山过来，我们躲在稻场边，看到鬼子过来了。石子坝、马群的难民也躲在村上。鬼子把我的堂哥申龙和抓住了，另外还抓了六七个外村难民。他们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都剃着光头，鬼子说他们是中央军，抓到照壁后面的田埂上，叫他们走。我堂哥走在最前面，其他人在后面跟着。然后，鬼子就开枪，一枪一枪地打。我堂哥枪一响就倒下，趴在地上没动。鬼子打完了，又一个一个地去翻，翻了四五个，看看都打死了，就走了。我堂哥没有打伤，等鬼子一走，他就爬起来跑了。那些被打死的人都是马群、白水桥来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鬼子刚来的那天，我们村的申有明、申有浩兄弟俩，还有他们的一个侄子，三个人正在挖防空洞。鬼子发现后，把他们打死了。

有一个东林耀的人在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了。中泉水的夏光喜，那时才14岁，他的腿被打伤了，后来好了。他去世20多年了。

第二年，我15岁，我父亲就把我送到南京华侨路的难民区。那里离五台山不远，我去打难民粥的。那里的粥是用安南米（越南米）烧的，不好吃，一人打一大勺，蛮干的，装一大碗，有时还吃不掉。

我18岁挑柴进城卖柴，见了鬼子要脱帽敬礼。绥靖队的二鬼子常常来断柴，不给钱。夏天进城卖西瓜，半夜里走，到了双拜岗，二鬼子就来断西瓜。

我们泉水村是出名的。出了中山门，个个都知道我们泉水村。因为村上有泉水，冬暖夏凉，一年到头地淌，能喝能做饭。山口那里也有泉水。

我1952年入党的，解放后当了20多年小队会计，人家到现在还叫我老会计。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一字儿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F.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的特讯，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德国代表通知其政府说，“暴行和犯罪行为不只限于个体，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说日本人。”日本军队，在后来的报告中，被称为“野兽机器”。

——东京审判判决书，第7册《东京审判》，第607页

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那天，我就在南京，目睹了整个实际情况。……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

——中村弥咲《南京大屠杀证言——想说的全说出来》，第10册《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第20页

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2日，第13册《拉贝日记》第138页

全城有数不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老百姓平白无故地遭到枪杀或刺杀的事件层出不穷。

——美驻华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至美国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5日），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第318页